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七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80-9



9 787533 305802 >

EC11/05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七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5.2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經部第七三冊目次

經部·詩類

詩問一卷

〔清〕吳肅公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一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

〔清〕張能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一九

毛詩日箋六卷

〔清〕秦松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尊賢堂刻本

三二二

詩經疏畧八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至四十年著蔡張氏刻五經四書疏畧本

三八九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清〕毛奇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六二三

國風省篇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六三四

詩傳述蘊四卷

〔清〕姜兆錫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六四七

詩問一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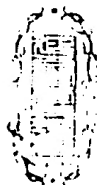
〔清〕吳肅公撰

北京圖書館藏清鈔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問一卷》

提要

詩問



宣城 吳肅公 著

變風變雅之目宋儒本於鄭康成獨鄭夾
漈曰此不出於夫子未足信也小雅節南
山大雅民勞謂變雅可也鴻鴈庭燎嵩高
烝民之美宣王謂變雅可乎詩首文武成
康厲王繼成王後宣王繼厲王後幽王繼
宣王後皆順其序國風亦然斷、無正變
吳氏詩問

一

之說此夾漈定識也夫世有升降治有盛
衰詩豈有正變乎即或輟調節奏之殊庸
有之未可以正變分也召穆之賦蕩與民
勞凡伯之賦板與瞻仰召旻芮良夫賦桑
柔衛武公賦抑皆蓋忠獻替安得爲變雅
而少之淇奧美武公緇衣美鄭伯秦寔同
仇之烈衛文楚宮之營安得爲變風而少
之如鴈平以下爲變雅則周穆以降爲變

書乎朱子不主漢儒而獨用其正變之說
所斥爲淫詩者多本夾漈而于此何獨異
焉

閼雒之詩宮人爲后妃而作妃之得不得
何與宮人事且文王爲世子莘爲侯國王
季爲西伯大明之詩曰文王初載天作之
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渙文王嘉止大邦有
子視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

吳氏詩問

二

梁不顯其光又曰纘女維莘長子維行則
所以訪求淑配備六禮而親迎者無所不
極矣曾何左右無方之求若不知誰何氏
之女者且求之不得而展轉反側耶琴瑟
之友鐘鼓之樂皆不似宮人事此予童時
搜讀即已疑其非理今思得之首章言太
似之爲好述二三章言太似亦欲求窈窕
淑女以備嬪御爲助也後二章淑女指所

求者言苕之參差指羣女年齒色貌之不
同也左右流之言所居之或遠或近也寤
寐求之至于思服及側則太姒求賢之切
可知采言選芣言薦也采之宮庭薦之侍
御逮下之惠也琴瑟友之娣姒之情而有
比輔之義也鐘鼓樂之則陶：坎：暢于
中而聞於外化行南國而及于天下周之
王業基于門內者此也子曰樂而不淫哀

吳氏詩問

三

而不傷言其聲之和也鄭樵云人之情樂
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
傷惟閼雒不然從樂奏言之非以別其文
義也樵之言是也豈展轉反側之謂哀琴
瑟鐘鼓之爲樂乎

自平王之時岐豐之地盡没于西戎雖以
其地賜秦終襄公之世不能取而有之至
文公始逐戎而後有其地是時岐豐故墟

有遺黎故老隱于河上者初以周亡于戎有左衽之痛既而復更爲秦有河山之感不肯仕進人亦不得而見之所謂伊人在水一方蓋此輩也薰葭之詩所爲作也其願爲秦民者先困于推髮及見秦有錦衣狐裘蔽衣繡裳去戎翟之俗復觀衣冠之舊則深相慶幸終南之詩所爲賦也齊欲以丈姜妻鄭公子忽：辭曰物各有

晏氏詩問

四

耦齊大非吾耦也及救齊破戎齊又欲妻之他女辭曰奔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也民其謂我何具後見逐而無大援國人追惜之賦有女同車之詩毛氏以爲忽有功于齊：女賢而不妻卒以無助故刺之謂丈姜也若後女時忽妻陳女久矣豈以齊女而棄陳媼耶齊則無禮而忽也守正有詞何爲刺之初辭丈姜人謂忽善

自爲謀蔡仲曰君多內寵子無大援將不立皆以成敗論而不知義理之安者也丈姜爲魯桓夫人禍有明鑑作詩者不預知夫子讀詩者何取焉愚玩詩非刺忽亦無追惜意若追惜之何于媼無抑詞有女陳媼也舜華舜英言色之美也同車有親迎之禮翱翔有倡隨之歡佩玉言綢繆之眷瓊琚亦是都雅鏘將豈非德音而彼美之

晏氏詩問

五

詞反若不足於外言者蓋美陳媼正以嘉忽之能守正而不爲孟姜所移故聖人深取是詩耳解此詩者以譌相承無有晰之者

邶之北風有先幾之遯衛之考槃有永矢之棲鄭風女曰鷄鳴有偕隱之樂魏風十畝之間有農圃之歡秦則薰葭之伊人不仕于異姓陳則衡泌之棲遲不汨于淫靡

皆高節無求超然流俗者也易曰嘉遯貞吉聖人亟錄其詩如見其人所以風世之逸于利祿而迷于濁亂不止者也

二南首婚姻次女紅故葛覃續事也采芣蘿事也芣白蒿也爾雅謂之瞢蒿蓋蘿未出以此洗之蘿生未齊未可食葉亦以此咬之故幽詩曰采芣苢：正治蘿之日也采芣為蘿而非為祭也明矣禮記祭義云吳氏詩問

六

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蘿室近川而為之注云近川便蘿浴也故于澗于沼也夙夜在公者蘿事三眠三起勤苦凡二十七日而畢若祭事不連夙夜也詩為夫人世婦而賦也古王后親蘿三灑夫人世婦登其事而夫人為之帥賦事而不獻功故曰于以用之公侯之事公侯之宮也周禮后服首飾有副編次三者少牢禮云

主婦被錫蓋別賤者髮以被紒為飾故謂之被后妃祭服首飾皆副不用編次乎詩所稱被即次也被非祭服故知非祭祀之事此係錢飲光所述蓋信此詩為蘿事作也

周南卷耳之詩猶召南之草蟲也草蟲婦人思其夫卷耳乃軍中思其室家也壘兒曉酌以遣懷至馬病痛終不能遣矣然但吳氏詩問

七

吁而無怨者何也岐周之旁小國諸侯苦為紂役文王以西伯奉命連率之感以忠薰勗勞故咸知文義而詩語涵蓄不似北山苞羽憂我父母也且文王當日必有以經營布置瞻其家室俾無內顧之憂特其別離睽睽不能寘懷耳序以為宿官求賢非也或以卷耳喻賢以周行喻在位或以登山喻圖治之艱皆心非朱註而思以易

之遂失於穿鑿也

出車禦獫狁城朔方也城工既畢歸而在塗忽被命而伐第三章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始而召僕夫趨函門有死氣是以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大將受命于內軍士不得而知也至于傳宣王命往城于方而憂心者曉然矣而出車之初不遽宣也于此見軍機之密焉鳥隼之旗在牧龜蛇之旒

吳氏詩問

八

在郊設此建彼世所謂前朱雀後玄武也于此見部伍之整焉獫狁勢強禦之使無內侵不交戰也西戎勢弱伐之使無北附無肆殺也故末句曰獫狁于夷而戎靖而獫狁孤于此見廟算之審焉西伯二虜相犄角為戮惟與西戎連和乃可以全力制北狄然非薄伐不能要其和也此詩專脩獫狁以餘力伐西戎以孤獫狁之勢耳兵

家勝算也

按世歷紀帝乙二十一祀癸巳命周公昌拒昆夷獫狁此詩必此時作也王商王帝乙也承命遣南仲者文王也

苑柳當是諸侯盟太室時詩也竹書及左傳皆有諸侯盟于太室之文何以謬太室謀伐申也時宜曰奔申王將伐之以殺太子國語史伯謂桓公曰申繒西戎方強王

吳氏詩問

九

室方騷王欲殺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中申人弗畀必伐之繒與西戎方德申呂方強其嚮受太子可知也王師若在其救之必然矣王心怒矣虢公從矣凡周存亡不三稔矣愚謂諸侯盟太室不肯從王伐申以成伯服故作是詩苑柳比伯服也言柳方盛豈不足蔭息我乎而此乃上帝所怒我不敢悖也所謂人皆集于苑已獨集于

枯也小弁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正以鳴蜩
比人之息于苑柳者有鳥高飛亦傳于天
言褒姒賤妾而得天王為配也若從王伐
申以靖之後必至嬰大禍蓋指周之存亡
也如毛序朱傳謂王暴虐諸侯不朝而作
此詩是無王之心形于篇章夫子何錄焉
讀大雅常服黼黻及周頌振鷺有客之詩
知周之忠厚古聖王有道之隆也尋殷冠
吳氏詩問

十

而諸士服以裸將白為殷色而微子以之
求朝當維新之政改正朔易服色不以為
嫌也先儒熊去非曰王訪于箕子稱十有
三祀奔走臣我監稱五祀猶用商之紀年
也一則曰商王士再則曰殷多士何常有
鄙夷之心其視後世亡人之國則絕人之
祀毀其先代之衣冠籍貫者相去遠矣每
讀詩書非去非史言未嘗不三嘆也

大明之詩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詩人微
意蓋言人主賢德為本大位不足恃適嗣
不足物也胡氏曰堯舜與賢三王與適然
聖人有權焉未嘗執一也太甲雖適又有
成湯之命而幾不免于廢武王雖弟上承
文考之命而終不失為君帝乙泥于立適
而不知紂之亡天下亦不知變之過也予
謂不特此也太王泥此則王季不立矣王
吳氏詩問

十一

季不立而周不王矣堯舜之與賢不難舍
子而擇之異姓嫡果不賢舍而立庶何不
可哉唐高祖舍秦王而立建成尤為非宜
高皇帝明知燕王之雄武太孫之仁柔乃
以劉三吾之腐言泥古昔之成憲卒以成
靖難之師而肇無窮之殺戮嗚呼皆未知
天下之大計通權變之宜者也
生民之詩可疑者二其一帝武之說予嘗

辨之詳續書

大畧謂姜源往于郊踵帝嚳

而行敏歆者急於享禋之禮也忽然震夙

心虞疾病孕而生子故以不祥而棄之耳

其一嗣歲祈穀之祭也諸說皆以為孟春

元日祈穀于上帝配以稷愚按祈穀配

后稷是也但周以子月為正月為孟春然

郊天必在冬至冬至之日大抵在子月中

旬或下旬若以月初祈穀則是先祈穀而

吳氏詩問

十三

後郊天耶倒置極矣諸家所泥者月令也

不知月令用夏正詩乃周制不當以月令

之孟春解此章嗣歲也家語哀公問寡人

闕郊而莫同何也孔子曰郊之祭也迎長

至之日也周之始郊其月以日至其日用

上辛至于啟蟄之月則又祈穀于上帝夫

言啟蟄之月則建寅之月也是則周人所

穀之郊仍用寅月于夏令為正月于周寔

三月也諸家引月令正月孟春而誤以為
周之正月謬矣月令注元日乃上辛日亦
非元旦也

較者五祀之一月令冬祀行者即此而非
行道之神也行道之神乃一切遠行所祭
禮謂之祖不論四時但出行即輶此詩專
為冬祀攷曰以興嗣歲言今歲之事畢而
來歲之事新也又按五祀則羊人供其羊

吳氏詩問

十三

牡若出行之輶則以犬此云取羝為冬祭

之行益明矣蔡邕獨斷曰行在廟門外之

西輶壤厚二尺廣五尺輪四尺北面設主

于輶上出行之祭亦曰輶與此不同

叔於田註云段不義而得眾國人愛之夫

不義安能得眾且使之愛夫子何銀焉玩

詩以居人擬之其仁可知飲餽服馬誇之

其好武可知蓋訊之耳下章全是諷語如

倚嗟之美魯桓公意全在言外戒其粗而
傷汝知者已見其端倪井不悟耳果如序
及朱註是群宵阿諛耳

艷有若葉士傷淫俗而不肯苟婚之作觀
首末兩章非詩人專刺淫也禮霜降至冰
泮皆可為昏過時而不能行禮則媒氏以
仲春會男女之無夫家者雖奔不禁奔非
淫奔謂不脩禮也禮之不脩猶艷之未可
吳氏詩問

高

用方便宜猶深厲淺揭也濟盈雖鳴時方
仲春爭奔走為昏連中所見也有溺濟盈
言濟之多濟本欲盈不濡軌而亦濟雖本
欲偶不當偶而強求士知禮者必尊雁冰
泮時為得耳人有招我、弗應必須我友
指嘉偶及媒妁言也序謂刺宣公非也北
鷄雄孤不必以死鳴分別而曰當求其雄
也

將仲子毛序鄭箋及歷來諸解皆謂刺莊
公害弟叔段而托于畏母詩人借莊公之
口以發莊公之心耳獨朱註本鄭夾祭以
為淫奔之詩文義明順可通但無踰無折
有婉絕之辭畏人有廉恥之心亦猶感悅
吠虎之語不得直指為淫奔也按左傳晉
侯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鄭伯子展賦此
詩取兄弟相護之意則豈淫奔語乎

吳氏詩問

十五

山有扶蘇刺無賢也韓分校童褻裳皆惡
祭仲足陰謀逐忽而作褻喻忽之將敗而
思伯叔之援又望其涉溱洧而求救仲足
本以驀幸進身故呼之曰狡童狂且
東門之皞懷友也風雨思賢也遭大路留
賢也蔓草朋友莊荆相遇也揚之水厲公
之詩也概以為淫何淫之多而夫子悉存
之今詞家選詩每什艷冶之篇不錄况聖

人之著經存教耶誤以鄭聲為鄭詩放淫聲獨不削淫詩乎

鄭厲公哭以蔡仲殺雍糾出奔入櫟昭公立昭公殺子亶立齊殺子亶子儀立在此十四年子儀忘哭謀奪其國有內外蛇聞之謬愚謂揚之水詩蓋厲公防禍之及作此以解其忌以安其心耳觀厲自櫟侵鄭因傳瑕卒有有鄭國隨殺殺其平日陰謀吳氏詩問

六

可知原繁之徒必有以告子儀者故曰母信人之言人寔是汝時莊公子皆死獨儀哭在耳故曰終鮮兄弟惟予與汝惟予二人云其入國即殺瑕及繁必嘗教子儀圍櫟親厲公惡繁及繁臨死之言可推已揚之水凡三見王風言平王之弱不能制諸侯也彼其之子指他國之當戍者唐風言晉昭公弱白石比曲沃之強也鄭風言

子儀之弱信讒臣而失兄弟也

蔓艸為朋友期會之詩出自子意及讀韓詩外傳則古人有先獲我心者矣杜預可証愚說故附錄孔子適齊程木子于邠頃蓋而語終日顧子路束帛十匹以贈先生子路對曰士不中道相見女無媒而嫁者君子不行也孔子曰夫詩不云乎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

吳氏詩問

七

相遇適我願兮齊程木子天下之賢士也吾于是而不贈終身不之見也

東方之日即下篇不能晨夜號令無節左傳襄公立無常故刺之也彼姝者子指其自公來召者不必女子或曰指文姜在室在閭蓋言門內之亂也夫人如齊師于防于穀皆所謂履而相就也

唐風揚之水本發潘父之謀面以為晉人

叛昭侯無衣美秦襄奉宣王命伐戎報仇
而以君為好戰苑柳諸侯不從幽王伐申
而以為不肯朝周蔓草朋友期會而以為
男女相遇采薇勞戍臣而以為遺毛序之
誤而朱子因之然朱子于序多所駁異而
偏于其誤者顧反有取耶

下泉詩以下國慨念周京按春秋昭公二
十三年子朝之亂入王城稱西王敬王居
吳氏詩問

六

于狄泉稱東王狄泉者即下泉也下泉成
周之地也自周公營洛廢而不居今夫子
居之諸國供億輸王粟具戍人不勝其苦
是以慨念周京京師者謂王城也及定公
七年晉籍秦送天王入于王城四國乃有
王矣王室之亂垂二十年糧蕭為黍苗而
王澤如膏雨矣黃父之會危之會曹人皆
與焉晉魏舒韓不信如京師合諸侯之大

夫於狄泉尋盟且城成周曹人又與焉曹
之賢大夫自親其役故先言下泉之苦而
思念周京後乃因王室之定京師之復而
喜之也邵伯必有所指今無所考矣何氏
者此詩確不可易但以京師為下泉非也
若周京、師即下泉乎慨念文理說不去
矣

文王有聲專美武王鎬京之事以其繼文
吳氏詩問

九

王豐邑之功也故首二章推本文王非並
舉文武也三四章言其營鎬也鎬與豐時
故曰匹鎬為藩蔽故曰垣特未出鎬字耳
五六章言遷鎬末二章言定都也而該侯
稱王后天子稱皇王後稱武王也
生民之詩帝武為大人跡天有足乎鄭氏
之謬也謂帝嚳是矣然祀郊禘之後豈無
房櫛晏私之事而云無人道何也蓋必以

介止震動心竊疑怪如有鬼神如嬰疾
遂不敢即于宴私帝亦深信而俟之以至
于載生載育也踵帝步武而敏于祀事神
歆其享介助也止憇也祭畢而憇諸郊乃
震而動也夙時之久也久而生育斯理明
而辭亦順矣玄鳥之詩推本有娥氏謂玄
鳥降之日久偏信史記鄭箋而朱子從之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源

吳氏詩問

二

也祖先祖也或以為變文叶韻非也按周
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是周人
祀姜源不及高辛也國語亦謂之皇妣大
姜又周禮大司樂注周以后稷為始祖而
姜源無所配是以特立廟祭之謂之閼宮
此又一証也周禮春官守桃奄八人注天
子七廟通姜嫄為八廟又一証也漢原廟
之祀具來久矣先儒謂堯有天下則為嚳

後者屬堯之子孫故周不得祀嚳而止立
嫄廟是也周人稱嚳乃有天下而推邇之
耳

武王既喪管蔡流言謂公不利于孺子周
公乃告二公居東避之二年罪人斯得後
公昭王以鳴鵲之詩及風雷之變偃耒耜
木王將卜之乃得金縢之書始泣而迎之
天乃反風起禾此金縢本末也王既迎公

吳氏詩問

三

歸攝政三叔懼遂與武庚叛成王命周公
東伐之作大誥此作大誥之本也鄭康成
之說亦然居東二年東征三年自是兩事
獨孔氏以避為致辟居東為東征朱子嘗
論之曰周公居東二年成王乃知罪在管
蔡若曰所謂罪人者今得之矣或問居東
非東征乎曰居東即居魯也公方見疑豈
得即東征乎二年猶待罪也及朱子註鵲

鴉詩則曰二叔以武庚叛且流言于國故周公東征乃得管叔武庚誅之而成王猶未知公意乃作此詩以貽王而東山詩註亦云成王既得鴉之詩又感風雷之變始悟而迎之于是周公東征已三年矣以居東為東征又以先誅管蔡後乃貽詩毋論與書叙刺謬亦何自相矛盾耶豈平居議論而註經反疎忽乎學究墨守朱註如

吳氏詩問

三

顧麟士祇依阿不能置喙可笑也

鴉之詩戒王以先事之防而自鳴其勤勞之意既取我子謂誘管蔡致得罪也無毀我室知其構兵為亂也若詩作于殷人叛後何以云未雨綢繆乎居東亦非居魯周公生未嘗至魯朱子謂東都者亦誤時未有東都也乃周之東野耳若居魯則千里之遠何以書云親迎出郊耶

何彼穠矣按詩說齊襄公殺魯桓公莊公將平之使榮叔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耻之而作是詩蓋王風也召南時安得有平王孫女嫁齊事乎春秋莊元年夏單伯逆王姬秋築王姬之館于外冬王使桓榮來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傳以莊公三年之喪不當主昏于齊不戴之仇不可為之主啖助曰桓公

吳氏詩問

三

殺召王不能討而追錫之命故主不稱天以其寵篡弑賣三綱也非周召之詩可知然吾以為詩說亦非也所謂王姬者蓋星桓王妹王桓在位二十三年莊王四年而始歸齊計其年且三十矣何其晚耶魯莊公十一年為周莊王十四年亦書王姬歸于齊則齊侯為桓公也何彼穠矣之詩殆為此作而詩說以姬為桓王妹蓋以桓王

為平王之孫故耳其寔曾玄亦可稱孫胡
傳承訛謂西周王姬下嫁皆未深究耳

衛莊姜戴鵞許宋夫人之賢共姜之節谷
風箏兮之婦泉水竹竿之女皆情婉而思
正擊鼓式微旄丘凱風之忠厚簡兮北門
考槃之守貞于旌之好賢所謂康叔武公
之德也獨宣姜之惡國人屢刺獨風之隆
也集傳詆其士地性情故其旨亦淫靡以

吳氏詩問

四

詞攷之獨氓蚩蚩女采唐可嫌然序說皆
謂刺淫朱子于采唐辨至千言以為淫者
自言不知古人代為之言正形容而深刺
之也有孤木瓜強坐以淫何衛風之不幸
也

序謂衛有狄難處滑齊桓公救之遺以車
馬罷服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木瓜之詩是
也有孤之詩明為士大夫不得渡河喪其

車服按左傳閔二年狄滅衛宋桓公逆之
河上瀉濟正此時也衣裳帶皆士大夫章
服孤豕有尾之子無服蓋反興耳序謂男
女失昏非也以嘉婦見鰥夫而欲嫁乃蒙
序而臆度之辭

有孤之子指士大夫避狄難者非寡婦謂
鰥夫也揚之水之子指諸國之不預于戍
者非戍者謂其家室也鴻雁之子指使臣

吳氏詩問

五

安集流民者非流民自相謂也

夫子放鄭聲而不刪淫詩謂深絕其聲于
樂而嚴立其訓于詩噫豈聲足以傷人而
詩固無害反足以為訓耶或曰一國之風
不得而廢也然則太史采之已耳而必登
之簡冊施之宴歌傳之後世奚為哉謂示
戒耶男女期會只以誨淫何戒之有或曰
夫子刪之後世詞人膺補之以尼三百五

篇之數皆未得其理者也。鄭詩淫者刪之，久矣。指為淫者，皆以鄭聲淫一語逆億之也。所謂鄭聲好淫，志世俗靡之樂，非詩也。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籥兮，狡童，扶胥，蓂蓂，風雨，子矜，揚之水，蔓草，按春秋傳，皆非淫詩。溱洧乃譏刺之詩。玩士曰：女曰正，傍人語也。

宣王既命秦莊公破西戎，于是復予秦仲。

吳氏詩問

云

後及其先大駱，地大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無衣之詩，謂是作也。申包胥求救，哀公為之賦。此王于興師，正指宣王。蘇氏曰：民思周盛之先王，豈其然哉？謂強悍樂聞七國之秦，非常日之秦也。

鄭伯如晉，子展賦。將仲子，鄭享趙。孟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子之惠也。鄭六卿餞宣子，藋賦。蔓草，子太叔賦。蓂蓂，子游

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籥兮，向韓起。無訊焉，起曰：不出鄭志。鄭其庶乎？季札觀樂于魯，謂其細不謂其淫也。果桑濮里巷狹邪之詩，則周樂安得備，而魯工安得歌之乎？

小序不必盡合古義。然漢猶近古，毛萇、毛亨、衛宏皆有授，特其時代篇次不無紊亂耳。齊魯韓三家嚴而毛詩傳鄭夾漈考亭

吳氏詩問

云

出而毛詩廢矣。馬融、鄭玄、孔穎達、劉焯、劉炫、疏、解、毛詩數十家盡廢矣。考亭曰：舍明白可信之詩詞，而信臆度難憑之序說，夫以漢人視朱孰為可憑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詩詞明白，而何為舍之？鵲與書異，無衣與史記異，召南鄭衛諸詩與左氏春秋、毛鄭諸家異，經生家莫能考，莫敢異議，八股業網之也。

今所傳詩說魯申公培書其編次列國點
魯頌為風附幽于雅：正有續有傳朱子
弗之及而用毛萇朱子或末之見耶朱子
既斥小序謬誤何不徵時代核事寔改而
正之大學古本不當改而改之何也
又按隋經籍志齊詩止于魏魯詩止于西
晉則詩說非申公書乃後人作也小雅鹿
鳴四牡皇華常棣以及伐木其次第見左
吳氏詩問

六

傳而詩說以伐木次鹿鳴又以小弁為尹
伯奇之鄰大夫作故知非申培書乃後人
心不服朱子又不敢直斥其非故托之與
若詩傳又因詩說而襲之古策闕文托子
貢尤為可笑亦豈坊古大學之類也
吾友劉望之著詩論三篇遵詩說詩傳其
論變風變雅皆宋儒之固言不特周公碩
膚之德宣王中興之烈不可云變淇澳之

美武公緇衣之答鄭伯秦襄同仇之義晉
文欒杜之好謂禮義政教之失而作可乎
小雅怨誹諸什亦莫非賢臣閔世嫉俗之
作也云變雅可乎蓋詩止云者詩之教止
也邶鄘而外多作于春秋之世詩何云止
也宋儒謂黍離降為國風而雅止然而無
正節南山都人士篇皆作于平王之世雅
亦未亡也所宜辨也但望之主詩說而與

吳氏詩問

二九

小序異亦非也

召穆公賦鵲巢與民偕凡伯賦板及瞻仰在
里尚良夫賦桑柔衛武公賦抑皆幽厲之
世蓋忠獻皆故列之人雅此足見黍離降
而雅亡之說非妄竊之初蘧衛武公為王
卿士幽王沉湎而作列之小雅者為宴享
之戒也若悔過之詩則與抑詩皆同淇澳
入衛風矣周之國無所謂幽也幽者七月

王風揚之水

詩之篇名也周禮篇章逆暑迎寒則吹幽
 詩祈年田祖則飲幽雅祭蜡則飲幽頌一
 詩三用以器別之則幽謂之雅亦謂之頌
 云錢飲光曰公旬不在朝其詩不得立于
 雅亦未嘗居魯又不得列為風思王業之
 始于幽以之名篇亦稱今士大夫書題姓
 氏而標其先世郡國也此言得之東山亦
 公詩其辭皆為公而作序詩者采附之其
 吳氏詩問

三

實非幽也

太子宜臼申出也后與太子見廢申侯
 而戎攻王是時太子在申而殺其父申
 仇也痛恨宜何如鄭衛秦晉相與耶申而
 立之德其立已遠畿內以戎申何為也哉
 後人徒以東遷為咎不知其罪之大者知
 母而不知父懷私恩而忘大義也抑秦與
 西戎世仇也驪山之禍鄭桓死焉秦鄭同

唐風揚之水

仇亦自為也予秦以岐豐猶曰不能自取
 也予鄭以虢檜予晉以河南皆感而報之
 亦過矣文侯之命徒示弱耳說者曰平之
 東非遷也廢于申即立于申不能有其國
 拱手而公之藉諸侯之師以居于洛若太
 康之見罪于羿不得已而棄冀都夏陽非
 盤庚之遷殷比也遷之云者周人諱其失
 國耳竹書紀年戴而戎入周弑幽王殺伯
 吳氏詩問

三

服申侯魯侯許男鄭子立宜臼于申號公
 立王子余臣于攜按左傳昭二十六年王
 子朝告諸侯之辭曰攜王奸命諸侯替之
 指余臣也然則攜王平王分立者二十年
 也

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及滿父
 弒昭侯而迎桓叔晉人攻桓叔敗之立昭
 侯子平是為孝侯莊伯弒孝侯子翼晉人

與論世哉

又攻之立孝侯之子邾是為鄆侯鄆侯卒
莊伯伐晉：人立鄆侯子光為哀侯曰沃
三舉而國人不附也武侯誘小子侯殺之
晉復立哀侯弟緡是國人終無叛者至武
公滅晉侯緡緡以寶器賄周厲王：命之
為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蓋屢世
矣凡六十七年而始有晉陳桓有齊三卿
分晉不如是艱也揚之水乃忠臣智士痛

吳氏詩問

三

詩問終

卷八

昭侯之不悟託為黨沃之言以聳動昭侯
使急為脩耳豈有畔志而為詩以宣之者
況屢世民情若此而云昭侯微弱國人將
畔而歸沃是必不然嚴粲曰沃有篡謀端
氏陰主之為內應是詩為忠于公者發滿
氏之謀也凌氏曰素衣朱襪何等服色我
聞有命何等密謀而明見于詩是巧于告
密者皆得之矣青衿白首訓詁中亦何足

詩問一卷

浙江朱彝尊家
曝書亭藏本

國朝吳肅公撰肅公字雨若號街南宣城人是書大
旨攻朱子詩集傳然亦不甚從小序往往皆臆揣
武斷之說其中引世歷紀一條證出車爲文王詩
又引竹書紀年一條證苑柳爲諸侯盟太室詩皆
牽附雜說不足據以解經也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

〔清〕張能鱗撰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清初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傳說》
取裁十二卷《提要》

詩經傳說取裁序

按五經皆紀聖人之言猷
詩紀聖人之聲聖人之意
寄于聲故入人也深感人
也微深且微故可與言詩
者益難數千載之後其聲
已寂而欲得聖人之意則
必求聲於言歷秦漢迄今
守箴門稟師訓僅得子夏
序爲証嚮乃誤爲傳習其

言誤並聖人之意亦誤終
身佔俾復錯簡於毛氏逐
流忘源莫得其解夫五經
垂世煌煌乎如五星之麗
天屹屹乎如五嶽之鎮地
五星有搖坼變動斯責在
保章氏營裁祥而告之矣
五嶽有朽壤斯止樂不舉
以禳之矣聖經踈鑿則考
古規今士君子與有責焉

奈何其沕沕相延而弗爲
釐正也逃稽前賢雖多揣
摩辨駁之家而靡惑寡憑
孰爲滑疑之耀賴大道不
闕有子貢詩傳現於世與
序迥異與經文極符國風
則以國相敘以風相次篇
章以世代相及二雅各爲
三則爲盛代和鳴爲中興
嗣響爲叔季咨嗟諷諫頌

則魯列風中商附周末屬
前朝之登歌屬後王之奏
假秩狀有倫而有要也亦
既見止錫我百朋闕文無
徵意殊未愜復得魯申公

序附

詩說相尋以顯與傳允乎
與經文愈爲覈實悉補其
闕而正其違再兌毛本樊
狀殺亂彰彰矣嗟乎唐以
詩賦設科而梁之沈約拘

以四聲八病多有吳音之
誤第因禮部掌貢舉事易
名曰禮部韻略雖有知其
非者弗卽背違夫以聲韻
之差與經學孰重輕乎而

序五

武夷吳棫猶竊竊憂之朱
夫子據其說以協三百篇
之音識者且爲大快則毛
本之誤余敢不仰承朱子
協音之功以求正於今日

哉夫音韻之備莫踰於四
詩詩乃夫子所刪舍夫子
弗從而區區沈約之是信
固爲大惑若端木子可與
言詩聖門僅有乃不從其

序六

傳而從毛氏其失也奚翅
詞家耽耽枯吟墨守沈韻
爲七音之準乎雖朕百慮
一致千里比肩蘭臭攸同
異代符旨乃得詩測以解

傳更得六帖以衍說使人
心折而不敢蘊立諸如詩
說詩通詩故詩評與副墨
傳意卮言日出和以天倪
各採厥長玄風斯暢復詳

序七

稽春秋左傳譜考補續說
以明其肯其地與世系俾
朕有據毛本雖爲近世所
宗而其傳譌習舛不亦了
了証明哉嗟乎去古日遠

汲古日艱如大正續考補
石本漸滅所可辯者僅十
四字再延後世吾烏知可
辯者不併漸滅無存乎可
患孰甚焉余故稽謀自天

序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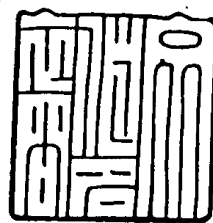
以及古人之德覺詩之得
傳與說也如夜汎大海而
得斗極井井狀縷析條分
殆受至美而游乎至樂亟
本傳說以博叅於諸家名

言命曰傳說取裁妄爲簡
編成其自信自好之事且
願海內名通碩士揚挖遐
邇尋孔門之嫡脉作朱子
之功臣俾三百篇旨趣受

序九

厄二千載一旦日月重新
將後之學者可從言見意
可因意聞聲惠迪彝訓允
升大猷聖經之幸萬世之
幸也

古燕西山張能鱗題



詩經傳說取裁凡例

一是編以子貢傳爲主。申公說次之。其餘諸名家輔之。故凡傳文說文俱極頂書而詩淵六帖等落一字書之。

一每傳說前必標本詩篇名以便覽落二字書之。

一風雅頌前後次序傳說與毛本多不同有毛本以爲風而傳說以爲雅有毛本以爲

詩經傳說取裁凡例

凡例

一

疏

雅頌而傳說以爲風。又有毛本在召南傳說在王傳說在齊晉。毛本在鄭。細參深考。覺傳說爲長。今皆仍傳說分註毛本出某處。

一傳文原闕一字者代以一圖。今仍之說文亦有遺漏數篇者皆仍之。

一詩篇名有毛本所無而傳說有者如唐棣麥秀之類有傳說與毛本異者如營之類。

篇名字數有增減不同者如丘中煌等之類今皆仍傳而分註毛本作某於篇名下字畫有殊亦從傳

一採用續說考補毛傳鄭箋等書皆因詩測六帖中所原引者非擅自採用也

詩經傳說取裁原次篇目

國風

周南

關雎

葛藟

毛本作覃

桃夭

蟋蟀

毛本作螽

麟止

毛本作趾

卷耳

兔置

樛木

汝墳

毛本作墳

漢廣

采芣

毛本作芣

詩經傳說取裁

目錄

一

召南

鵲巢

采芣

江有汜

毛本作汜

羔羊

采蘋

殷其雷

艸蟲

小星

鄒虞

毛本作鄒

標有梅

禁有死麋

毛本作麋

行露

甘棠

魯

采葛

無將大車毛本出小雅

君子陽陽

黃鳥毛本出小雅

我行其望

毛本出小雅 雅莖作野 都之粦 毛本出小雅 作若之華

中谷

毛本作中 谷有

有兔毛本作 兔爰

齊

東方未明

盧毛本作 盧令

營

毛本作 還

丰數容切 毛本出鄭

敝笱

南山

載駸

毛本駸 作駸

猗嗟

風雨

毛本 出鄭

鷄鳴

四

詩經傳說取義目錄

東方之日

甫田

著

魏

伐檀

十畝之間

杕杜

毛本 出唐

陟岵

圖有桃

碩鼠

揚羽

毛本 出唐

葛屨

唐

蟋蟀

山有樞

采芣

毛本 作芣

錫之水毛本 錫 作揚

無衣

葛生

采芣

杕杜毛本作 有 狀之杜

芣有蔓艸

毛本出鄭作 野有蔓草

羔求

毛本 求 作裘

彼汾

毛本出魏風 作汾沮洳

綢繆

曹

尸鳩

毛本 尸 作鳩

下泉

蟋蟀

候人

詩經傳說取義目錄

五

節

毛本作 節

羔求

毛本 求 作裘

匪風

萋楚

素冠

錫之水

毛本出鄭 錫作揚

大路毛本 出鄭

鄭

緇衣

將仲子

赤于田

毛本 赤 作叔

大未

毛本作 大 叔于田

有女同車

蓍兮

清人

扶胥

毛本作 山 有扶蘇

麥秀	疑卽毛 本發童	寒裳
漆洧		羔求
		毛本求 作裘
女曰雞鳴		出其東門
陳		
宛丘		衡門
株林		墓門
防有鵲巢		澤陂
東門之枌	以下三章 傳說皆闕	東門之池
東門之楊	毛本楊 作揚	月出
黍		
無衣		小戎
車鄰		終南
鸛鳴		渭陽
黃鳥		兼葭
晨風		權輿
小正	正伊假切毛本作 雅乃借用鳥雅字	
小正正		
雀鳴	雀毛本作鵲 此章屬修身	鹿鳴

伐木		青莪
		毛本青 作菁
隰桑		白駒
		以上五篇皆 燕賢屬尊賢
常棣		頍卬
		毛本卬作介 二篇屬親親
魚麗		嘉魚
		毛本作南 有嘉魚
瓠葉		南山有臺
天保	以上五篇皆 屬敬大臣	煌煌
		毛本作皇 皇者華
四牡	以上并出車 篇屬體羣臣	杖杜
邠風	毛本出國 風作七月	南山
		毛本作 信南山
楚茨		甫田
大田	以上六篇皆 屬子庶民	斯干
		落成宮室故 屬來百工
鴻雁	毛本作屬 屬系遠人	蓼蕭
常常者粦	毛本作裳 裳者華	湛露
彤弓		桑扈
		毛本扈 作扈
采芣	毛本未 作菽	瞻彼洛矣
鴛鴦		魚藻
		以上九篇俱 屬懷諸侯
小正續		
六月		出車
采芣		采芑

大正	大正正	文王	公劉	大明	早麓	皇矣	大武	行葦	鳧鷖	文	卷阿	大正續	雲漢	烝民	江漢	大正傳	蕩
		生民	緜	棫樸	思齊	靈臺	文王有聲	既醉	嘉樂	洞酌			崧高	韓奕	常武		桑柔
									毛本嘉作假以上十六篇共一句傳								

民勞	二頌	周頌上	清廟	維清	天作	離	振鷖	賚	般	桓	周頌下	閔予小子	敬之	載見	有瞽	緜衣
板	召旻		維天之命	思文	我將	烈文	武	肯邁	勺		訪落	毖	有客	潛	臣工	
												毛本作	毛本作			

豐年

載芟

良耜

昊天有成命

噫嘻

執競

商頌

那

烈祖

長發

毛本次在玄鳥後

玄鳥

殷武

詩經傳說取裁原次篇目終

詩經傳說取裁目錄

士

讀詩諸說

詩測曰。詩言志。故三百篇總只是思無邪。夫詩內天時地理人物不可勝紀。而獨約之以思者何。情動乎中。而形於言之謂也。故揭而言之曰思。究之又盡於無邪。夫子謂不淫不傷。荀卿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史遷謂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合韶武之音。統是無邪之意。

風以體言。雅與頌雖皆足典。然思致飄揚。神情灑蕩。令人讀之。颯颯乎潛融默渙而不自知。若風之動物然。

詩經傳說取裁

讀詩諸說

一

者。惟諸國之詩爲然。所以謂之國風。至周召之詩。尤爲和暢。若風中之南風也。所以謂之二南。詩曰凱風自南。又曰飄風自南。此國風與二南之謂乎。

以變風不宜有美詩。盡以爲刺。此是小序差處。夫所謂變者。豈其事之可刺而爲變。或以其體之變耳。今子貢傳申說。并未見變風變雅之說。又謂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今考饗賓命將不小於秦公。作人卜錡遷幽不大於徂東。相洛是政之大小未可定矣。蓋古者后王會朝。受釐燕饗。皆有樂會朝政所自

出燕饗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正也。小雅王事大雅大
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所以別也。其小先大
者君先達下則臣忠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
一也。

此者比方於物與者託事於物同一附託於物也故關
雅註云與是譬喻之名意有不盡故題曰與爾雅序
註疏引鄭玄註周禮大司樂云與者以善物喻善事
詩序疏云與者起也取譬引類起發已心

詩註曰與者感物而發此皆與之爲意也特此顯而

詩經傳說

二

與爾爾毛傳特言與也爲其理隱故也總之要識詩
之與爾易之象其義恰恰與正意合不得其與義何
以知其正意蓋正意全在與義中也多有不得其義
便擬作無義之與殊不知既是無義詩人何爲而取
與哉

詩有工歌者有合樂者全詩皆周惟商頌五篇附爾
商周二頌皆以告神魯頌用以頌禘及傳說既出始知
魯乃一國之風綴列周召後可謂數日中天矣

詩經傳說取裁國風卷之一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邦上後學
古崇後學孫河如校

按十五國風之次歷來皆無快論緣毛本既舛後儒
以臆逆之蓋其難哉得端木序置申說攢之有倫有
脊夫亦以國相次以風相次也文王至德綏民而親
親以相及周南王化根本也召南而德化成矣周公
成德以啓宇故首魯風封建親戚原先管霍故次邶
鄘二叔不咸定于康叔之勳且皆殷都也故次衛厥
後二南風邇王室東矣故次王城王室微而齊始伯
泱泱大風足表東海故次齊而美哉風風乎大而婉
者魏也故次魏魏北涉汾水隣于叔虞之所封故次
唐唐卽晉地晉武之穆也曹文之昭也鄘鄭祝融之
虛也陳太暉之虛也封豕土畧非越以鄙遠詎能不
紀于近第風靡習浮惟秦奮厥武所謂能夏則大駭
駭乎有代周之樂矣故以終國風與書之秦晉同厥
旨焉

十五國篇次按傳說所編種種賞心闢雅以中闢求

賢。膾炙今古。宜冠三百。自家及國。釀化洋洋。召南多
傾心雅化。無平王嫁姬。所應無也。以幽爲魯風。而附
魯頌。允于魯也。邯鄲無衛事。信屬管霍矣。衛始柏舟。
終蝦蟆。世繫秩然。何草七篇。列于王。居然王風也。齊
咏風雨。魏首伐檀。唐歌蔓草。曹弁尸鳩。皆悅賢而尚
德。樂善不當如是耶。邠之錫水遵路。諷篤倫也。鄭陳
多時事。國政扈民于淫也。秦以無衣。局周人。以小戎
爲勞其大夫。千秋可易乎。聖人復起。必從無疑矣。

周南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二

謝仁

開雕

傳曰。文王之妃。姬氏。思得叔女。以共內職。賦開雕。子曰。
開雕哀而不傷。樂而不淫。能正其心。則無怨嫉邪辟之
思。心正而身修。身修而家齊。家齊而國治。國治而天下
平。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其奏樂也。必歌開雕。以亂之。
所以風天下也。詩之義六。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
興。五曰正。六曰頌。開雕兼比興。以賦而爲風之首焉。是
王化之本也。叔古淑字。非伯叔之
叔伯叔之叔古爲本

說曰。開雕。文王之妃太姬。思得叔女。以充嬪御之職。而

供祭祀賓客之事。故作是詩。首章於六義中。爲先比而
後賦也。以下二章。皆賦其事。而寓比興之意。

詩測曰。按序云。開雕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
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窮寃。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開雕之義也。今據傳文及子曰。以下似明爲
妃氏求淑女。而發無乃謂開雕爲妃氏之所作乎。若
謂宮人所作。宮中何人。如以爲文王宮人。古諸侯一
娶九女。姬娣從之。未有妃氏。未至。文王已先有妾勝
者。或又以爲王季宮人。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
豈有王季宮人。在父王之側。當直是妃氏。爲文王求
淑女。思淑女。友淑女。樂淑女。其名正。其言順耳。或又
謂哀止於輾轉反側。不至涕泗爲不傷。樂止于琴瑟
鐘鼓。不至沉湎爲不淫。則顏淵歟。子哭之慟。樂正子
爲政。孟子喜而不寐。皆不得爲性情之正乎。只緣在
淑女共內職上着脚。雖極其哀樂。何傷何淫。雖鳩者
王雎也。其性自然。知有君臣。杜甫詩曰。生子百鳥巢。
百鳥不敢喧。仍爲餒其子。禮若奉至尊。故謂之王雎。
然不再匹。所謂生有定偶。而不相亂是也。又謂之鶉。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三

徐化

其性好峙。每立不移。故今人每云鶚立。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朱子云。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亦不相近。立處常隔丈許。所謂偶常並游而不相狎是也。關者。關白。關說之。關。王褒傳。進退得關其忠。前倭幸傳。公卿皆因關說。又通也。貫也。禮記註疏云。關中言之。謂通取中央而言之也。儀禮喪服傳註。關已許嫁。疏云。通已許嫁。今律文有虛出通關之條。則關之爲言通也。西漢書王嘉傳。大臣括髮關械。今有關三木之刑。則關之爲言貫也。曰關關者。雌關雄。雄關雌。彼此相關。故曰關關雎鳩。雎鳩之性。常在幽澗遠人之地。人亦罕見。故曰在河之洲。此八字之義。一明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之義。宛然在目。中矣。按說文。窈。深遠也。窕。深肆極也。箋云。言后妃之德和諧。則幽閒處深宮。正義云。窈窕者。淑女所居之宮。形狀窈窕。狀今按二字皆從穴。窈從穴從幼。言其深遠若幼小之未可量也。窕從穴從兆。言其深肆。若朕兆之未有形也。况淑女已爲善稱。則窈窕宜爲居處之狀。淑女處于幽閒之深宮。爲君子好逑。與雎鳩在于幽遠之河洲。而

雌雄相關。其義不益協哉。狀女之淑。無可比倫。無已其荇菜乎。故首章旣以雎鳩兼興淑女。君子。後二章乃以荇菜專興淑女。一淑女也。旣取諸雎鳩。又取諸荇菜。擬諸形容者。無所不至。謂之比可也。謂之興亦可也。夫子所謂兼比興以賦者歟。流似未可說到取上。尚是爲水所流。如下章采則取矣。思服卽傳文思得之思。乃如氏思之也。三章采亦未可說到擇上。按字義。擇菜爲芼。芼則擇矣。芼亦未可說到熟而薦上。薦豈可以左右言耶。友之樂之。據傳之說。乃未得而思。冀其既得而樂也。全詩大意。謂此窈窕淑女。乃君子之好逑。其未得也。不勝其思。若俾而得之。將友之樂之。而無所愛于琴瑟之音。鐘鼓之聲也。總要識思得二字。玩其語意。似熟知此女賢淑。可共內職。亟欲得之。羣處裏事。故思之如此其切。真性情之正也。夫子錄詩。取此冠三百者。志欲行周公之道。見此詩雖閨閣中。憂思想念之詞。其正大之情。舉此加彼。真有治天下可運之掌。故凡作樂者。必以此詩亂之。庶幾習聽熟聞。感發興起。而成功極治。可期而至。故曰所

以風天下。是王化之本也。

六帖曰：六經皆記聖人之言。而詩獨記聖人之聲。天下之感人者莫如聲。而今只心和氣平。將開雕等篇。三復一過。便有不覺手舞足蹈之意。

詩故云：小序何以言德。廣嬪御厚國本也。國本莫重於嗣續。婦德莫難于不妬。太姒能求庶女于窈窕側陋之間。廣爲則百斯男之地。厥德何以加焉。雖從毛傳爲說。此鳥鵲而善漁。每得隈澤澳渚。輒盤飛雲際。哀鳴求類。而後下集焉。非有別之謂也。此與樂得淑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六

張明

女共事意更協。窈窕猶言幽篠。謂窮巷深閨淑女之所在也。

韓詩外傳云：子貢問大臣。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否。齊有管仲。鄭有東里子產。孔子曰：產薦也。子貢曰：狀則薦賢賢於賢。曰：知賢智也。推賢仁也。引賢義也。有此三者。有何加焉。關雎廣求賢助。無我之至也。故曰：后妃之德也。

按：速合也。聚也。好速者。能體坤之順以承乾也。求之不得。當與堯不得舜三句何看。

此詩非聖手不能。宮人能作此詩。又是一聖女。與太姒並駕矣。故謂太姒所作。確乎不可易也。

葛覃

毛本作覃

傳曰：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說曰：葛覃。此亦太姒所自作賦也。

詩測曰：歸寧者。歸而安父母之心。凡女初嫁。其父母之心。必以爲不知我女。至於夫家。能執婦道與否。其心每爲不安。故女必及期歸而安之。歸寧古禮。玩傳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七

張試

文將之一字。見得太姒在父母家。切於女功。及既嫁而歸寧之期已迫。必女工成功。而後可以歸寧。不朕有未可以歸寧者。

說通曰：服之無數。是心之所期如此。歸季思曰：服絲綌之事。無厭數。詩評曰：四字自有深意。開國母后語。惜福惜勞。都下一層。

詩六帖曰：薄發語詞。猶楚詞之言蹇言蹇也。或云：薄是畧施其功。不爲過飾。則薄言采之。是畧采。薄言往愬。是畧愬耶。師氏卽古所謂姆也。左傳：宋伯姬傳。

不在宵。不下堂是也。

桃夭

傳曰周人美后妃之德終始婦道賦桃夭子曰宜其家人而後可以教國人見君子之修其身矣

說曰桃夭周人美后妃終始婦道之詩肯此而後賦也

詩測曰后妃云者姬氏初爲西伯夫人後六州之君

尊西伯爲王姬氏爲后故兼二號而稱之篇中之子

皆指后妃也宜家教國后妃之德如是而後謂之終

始婦道此非后妃不能于歸乃通指其嫁來爲婦言

詩經傳義疏

卷之一

人

張氏

之若以華之灼灼葉之萋萋謂于歸爲初嫁之時則

實之有黃已夏矣亦可以于歸爲初嫁之時乎總是

以桃之天天而華葉實盛與之于歸而家人室家

宜也况詩中言于歸未必盡是初嫁如燕燕之子于

歸亦初嫁乎惟于歸二字未分曉遂曰知其必有以

宜其室家則凡女以此時嫁者皆能宜其室家乎傳

與說始于經文無不通矣

家語云霜降婦功成嫁娶有行焉水泮農業起昏禮

殺于此焉故曰霜降逆女水泮殺止謂九月至正月

也夏小正仲春會男女已是期盡蕃育之法非正昏之時也

蟋斯 蟋毛本作蜚

傳曰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蟋斯

說曰蟋斯美周室多男之詩興也

詩測曰慶文王卽慶后妃也后妃胞生十子長伯邑

考次武王發次管叔鮮次周公旦次蔡叔度次曹叔

振鐸次成叔武次霍叔處次康叔封次聃季載左傳

云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郕雍曹滕畢原豐邠文之昭

詩經傳義疏

卷之一

九

月

也刑晉應韓武之穆也凡持那茅胙祭周公之胤也

天橫繁衍何慮千億

詩心印曰說說始化未能飛時振振掘起奮盛意堯

堯既化能飛時繩繩連翩而起也揖揖既飛而歛翼

蟄蟄見胎孕無窮且伏藏無盡也

詩評曰說說堯揖揖非和也能爲說說堯揖揖

卽和矣蓋指和之象以示人也

詩緝云風人意在言外但言宜其如此而不明言之

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

較集傳覺含蓄。季思云。竊斯句。羽詵詵兮。

麟止。止毛本作趾。

傳曰。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止。

說曰。麟止。文王之子多仁賢美之。皆比中有賦也。

詩測曰。此詩似無歸美文王后妃之意。言其子其姓。

其族一家皆祥瑞之氣。故直嘆其為麟。即有祥瑞之。

反者。亦不能掩。如武周聖矣。此外康叔曹叔尚不失。

為賢者。若管蔡烏在其為麟。要之祥瑞之氣。彼不能。

掩也。傳說一多字最妙。未必盡仁而多仁。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一

十

穆桂

說通云。朱傳麟字作兩解。又以麟為瑞。亦少悠長。愚。

欲只兩兩敘述。而嘆美之大意若云。麟之有趾而不。

踴也。公子之振振而不殘忍也。豈無所本而若此哉。

吁。嗟麟兮。有麟而後有是趾也。有文王太妃而後有。

是公子也。二章倣此。只咏嘆麟而歸美之意自在。所。

謂闕雅之應也。

歸季思云。公姓公同生兄弟。禮記納女于天子曰備。

百姓。注云。姓之言生也。公族公同祖。趾定角自下而。

上。則公子公姓公族亦自下而上。故知公姓是同生。

兄弟。

左傳昭公十一年葬齊歸。昭公不感。史趙曰。必為。

魯郊。歸姓也。不思親祖不歸也。杜預註云。言公必出。

在郊野。不能有國姓生也。言不思親不為祖考所歸。

祐。後果薨乾侯。

卷耳。

傳曰。文王遣使逮賢而閔行役之難也。勞之以卷耳。

說曰。卷耳。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以詩。首章先比而後。

賦也。後三章皆賦也。難音。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一

十

潤齋

詩測曰。勞之云者。于使還之時。代其室家為未還時。

思念之言。所以為閔。篇中我字。皆代為室家之自我。

也。大意言我之采此卷耳也。采之又采。非不用力。而。

頃刻邪側易盈之僅。亦不能盈。何也。我有所嗟而狀。

也。嗟我所懷之人。既不得居息于家室。又不得安處。

於朝廷。徒棄置于周行道路之間。奔馳疲瘁。無時休。

息。是以不勝其嗟嘆。至于采采卷耳。不盈頃筐也。我。

之嗟念若此。必往從焉。狀後可將欲陟彼崔嵬。以從。

之。而我馬虺隤。不能前進。將奈之何。我姑酌彼金罍。

維以不永懷而已。將陟彼高岡以從之。而我馬玄黃。不能前進。又奈之何。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而已。於是決計行曰。吾其陟彼俎矣。以適臻于懷人之旁。誰知我馬既瘠矣。併我僕又痛矣。僕馬交困。一無可恃。又將奈之何。卽有金罍兕觥。亦不能酌。狀則云。如之何。亦徒付之長吁而已。晉束皙讀書賦有云。讀卷耳則忠臣喜。誦蓼莪則孝子悲。可見子貢述傳。未嘗不傳。特陸沉至今爾。內恭採心印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主

林廣

詩六帖曰。登山以望君子。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之意。唐人詠園情云。裊裊庭前柳。青青陌上桑。提籠忘採藥。昨夜夢漁陽。卽首章意也。又曰。鶯啼綠樹深。燕語雕梁晚。不省出門行。沙場知近遠。又曰。夢裡分明見。關塞不知何路向。金微卽後章意。

兔且

傳曰。文王得良臣于豎。周人美之。賦兔且。說曰。兔且。文王闢太顛。閔天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其事而美之。皆比而後賦也。

詩測曰。傳文得字要緊。良臣在豎。必得之。而後可以

爲于城好仇腹心也。上篇言遣使選賢。此言得良臣于豎。蓋得者以迷而得也。公侯之所賴備捍禦者。所賴相先後者。所賴任心膂者。得之于兔且也。全詩是賦。不是興。

詩六帖曰。趙趙言無文飾也。嘉耦曰配。怨耦曰仇。詩評曰。好仇二字。入君臣尤奇。此詩固是周之多才。亦是古人看人才特達精細處。具此心眼。有才何患不知。知之何患不用。用之何患不盡。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主

謝凡

文王尚武事。觀此與械櫜六師及之。當時遇密侵阮伐崇。戡黎。其於武事大畧可觀矣。

樛木

傳曰。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說曰。樛木。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焉。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詩測曰。逸周書云。文王四十一年。六州之君咸戴于周。又虞芮質成。天下諸侯聞之。而來歸者四十餘國。其慕而歸心之謂與。通篇樂只君子。是骨而興意盡。于南有樛木。故二句通不變文。福履之履。按易序卦。

云。物畜狀後有禮。故受之以履。蓋履者禮也。爾雅註云。禮可以履行。九卦又曰。履以和行。履和而至。惟福而履。以履爲福。乃可以綏將成。而與樂只類應矣。荒者。水雜草掩地之象。將者。大也。莽也。却似與荒字相蒙。

詩六帖曰。繫者。維繫荒者。徧覆繫者。盤旋蓋高而能施。天之道也。與天合德。故福履及之。

按詩評曰。樂只二字。便是君道。黃葵峰曰。人以樂易爲心。自朕行與吉會。所履皆福也。履卽踐履之履。毛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 謝札

氏以履爲祿者。未是。

汝濱 毛本作憤

傳曰。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濱。

說曰。汝濱。商人苦紂之虐。歸心文王而作是詩。首二章賦也。末章興也。

詩測曰。此商人初歸文王之詩。君子謂文王也。若謂婦人喜夫歸。豈婦人不被文王之化。遂不能思夫。不能見夫而喜乎。遵彼汝濱者。自朝歌而來至于汝正。歸之之謂。愁憂也。調饒正形容其憂處。未見君子。愁

如調饒。惟以不得見文王爲憂。不我遐棄。乃歸而得見。喜之之詞。魴魚類尾。乃商人之自喻。王室如燬。正所謂受辛無道也。父母指文王。父母孔邇。卽不我遐棄之云。歸而得見。則邇矣。邇者。對遐而言之也。此則中心悅而誠服。不勝其慶幸。得所依歸矣。伐條枚條。緯紀其供役之時也。

毛傳曰。調朝也。疏云。如朝飢之不可忍。焦氏易林云。怒如旦飢。

詩評曰。詩以物紀時。所謂以草木爲春秋也。如條枚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謝札

條緯。標梅之實。七實三堅之。杖杜之有皖。其實。其葉。萋萋。其葉莫莫。不過一物之中。更易數字。而時序相去了。朕移不動。而讀者若不覺想見其筆端之妙。

山陰陸氏曰。魴一名魴。江東呼爲魴。音邊。細鱗縮頭。闊腹。其廣方其厚。福故曰魴。方也。曰魴。福也。

詩六帖曰。潘岳西征賦云。環四海以爲鼎。跨九垓以爲鑪。爰以毒燎。煽以虐焰。卽所謂如燬者也。

後漢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充。當誦詩至汝濱之卒章。慨狀而嘆。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蓋以韓詩解

孔邇。爲父母迫飢寒之憂。辭家爲祿仕故也。

漢廣

傳曰。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

說曰。漢廣。文王化行江漢。而男女知禮。國史美之。而作是詩。皆比中有賦也。

詩測曰。知禮二字。從篇中八箇不可字生來。只識得不可之意。禮在其中矣。後凡言淫烝之事。多曰無禮。又曰不閑于禮。而昏禮不備者。亦必曰不能其禮。知禮則以爲不可求。而求之必以禮也。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一

去

謝孔

說通曰。水上挺而無蔭。女高潔而難攀。此興意也不可求者。使人望而知敬。淫惡之意自消。必父母以命之。媒妁以先之。六禮以將之。此求游女之道也。猶之涉江漢者。理舟楫。此涉江漢之道也。如不畏漢之廣而思潛行以泳。不畏江之永而思乘桴以方。江漢何地。而可漫試乎哉。

詩心印曰。非求而知不可。蓋不求而知其不可也。

解錯薪二句。云薪中挺楚。豈以無刈之者。輟其貞。朕不以刈自媒。不能不以可刈者。予人以媒。則芻蕘者。

往焉。楚秀錯薪。豈以有刈之者。增其色。朕不借刈以重。偏以不容不刈者。爲人之重。則薪樗者。趨焉于歸。抹焉亦復如是。

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薪長先刈。婦良先娶。翹錯薪各四句。言男女之正。有先之者矣。不可得而求也。其說妙甚。

詩評曰。章三覆說。詠嘆得妙。首節妙在從一漢字。映帶得來。作比看。便隔一層矣。最忌補出正意。便索朕。若曰。日毛本作茲。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一

去

周禮

傳曰。文王之時。萬民和樂。童兒歌嘯。賦芣苢。說曰。芣苢。童兒闌草嬉戲歌謠之詞。賦也。

詩六帖曰。讀此詩者。可以述求。非天下康熙而無兵戈之擾。夫婦相守。而無征役之悲。時和年豐。而無流離之苦。何以使之優遊自得。相與賦詩而樂其事哉。詩心印曰。序謂和平。則婦人樂有子。與註引治產之說同意。且與盛時生齒阜蕃有關係。不可忽。

大戴禮曰。君先立於仁。則大夫忠而士信。民敦工璞。商懋。女懷。婦空。空七者。教之志也。七者布諸天下而。

不窳內諸尋常之室而不塞。是故聖人等之以禮立之以義。行之以順。而民素惡也。如灌。此可想見。茅昔之所以朕。

大

林

召南

鵲巢

傳曰。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

說曰。鵲巢。諸侯嫁女。其民觀焉。卽其事而賦之也。

詩測曰。歸于諸侯者。爲諸侯之女所歸也。觀字最有

情趣。此詩正觀者所賦。乃目擊其盛。有賞于心也。鵲

爲巢。取木杪枝。不取墮地。亦必以其時。冬至架之。至

春乃成。故禮記月令。十二月鵲始巢。非苟苟者。有尾

勉求家之象。固是興隆禮。朕小序謂諸侯積行累功。

詩經傳記取義

卷之一

尤

張定

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亦與鵲巢有情。鳩不能爲巢。恒居鵲巢。有男子生而願齊室之象。二維字不可忽。言凡鳥雖皆有巢。凡鳥雖不無居巢者。惟鵲有巢。維鳩居之。非鵲巢不能致鳩居。非鳩亦不能居鵲巢也。凡女雖皆于歸。凡歸妻雖皆有御者。惟之于歸。乃百兩御之。非之子于歸。不能當百兩之御。非百兩無以御之子于歸也。御卽御車之御。不必作迂訓迎。且韻與居叶。將卽無將大車之將。方者。方所也。謂爲鳩所有也。

詩評曰。方之謂橫據意。並慙報遜避之意。亦無之。所謂惡知非有。居之不疑也。亦見他性拙處。朕本肯不及此。味首二句。省多少心力。落多少受用。

六帖曰。毛傳以與同比體。如鵲巢則直以鳥爲其人。故訓詁曰。盈滿也。謂衆媵姪娣之多。朱子始謂引物起興。不用毛例也。此處襲用良是。

詩故曰。序云。夫人之德也。何德乎。能將姪娣俱來也。諸侯一娶九女。當有挾忌不與偕行者矣。夫人獨能將之。故作者歌樂其事。猶關雎之求淑女以進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

子

張明

采繁

傳曰。諸侯之夫人。勤于親蠶。國人美之。賦采繁。親古親字

說曰。采繁。美夫人親蠶之詩。賦也。

詩測曰。繁以生蠶。而禮有親蠶也。蠶繅以爲衣服。而服之以奉祀也。必沼沚澗。且夙夜其勤于禮也。躬親臨視。亦卽爲親。故云采之也。君主灌獻。夫人有薦豆之禮。故曰用之公侯之事。君位阼階。夫人有東房之立。故曰用之公侯之宮。事在宮中。先戒其事。而後入宮也。朱子集傳。原存兩說。謂從來說繁所以生蠶可

以供蠶事。何必抵牾說道。只爲奉祭祀。不爲生蠶事。禮記祭義曰。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築宮仞有三尺。卜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桑于公桑。

毛傳曰。被首飾也。編髮爲之。考天官王后配六服之副。編次。副以覆首。如今之步搖。朕編髮爲之。次次第髮爲之。但祭時服翟。則首當副。不當編次也。孔氏疏云。被之僮僮。是未祭而視。既濯饌饗之時。諸侯之禮。夫人先一夕視。既濯朝視。饌饗。所謂夙夜在公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

主

被之所祈。是祭畢而釋服以去之時。明此時必不服翟。則首或編或次耳。理似近之。蓋毛傳訓首飾以被。爲副編次之總名。必粗編髮爲之。便似專言編次矣。至偕老章。亦云編髮爲之。則混編次于副。更不可矣。詩六帖曰。昧晦未分爲夜。天光向晨爲夙。一時事也。家語所謂贊明行事。

江有汜

汜音似毛本作汜

傳曰。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說曰。江有汜。諸侯之媵。始不容於嫡。終而進之。故作是

詩興也。

詩淵曰：此賸所自作。各章興意至末。言江之水初岐而流其末也。復還本水而為汨矣。之子歸初不我以。其後也。本心萌動而悔之矣。江之水初岐而流其末也。水復合注而成小淵矣。之子歸初不我與。其後也。悔之而我得其所處矣。江之水初岐而流其末也。往而復來而為汨。之子歸初不我遇。其後也。悔之之極。感口山聲而為歌矣。

詩六帖曰：悔處嘯歌。是賸行時大喜過望。遙想正嫡。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一

如此嘯即悔時歌即處時併作一句。纔增二虛字。遂爾微妙玄至。句法神品。

詩評曰：一歌字便有琴瑟鐘鼓之意。

按詩淵曰：渚字考海篇從之為小淵。雀鳴魚在于渚。豈有魚而在小洲者乎。汨固江水別而得名。亦往而復來為汨。廣韻又遺汨沙。水往來貌。

羔羊

傳曰：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說曰：羔羊美大夫之詩。賦也。

詩傳意曰：初曰皮。又曰韋者。毛毳而韋存也。縫者。韋敝而縫見也。晏子一狐裘三十年。必希韋而縫見。縫中突兀曰純。縫界曰緘。合二為一曰總。

詩淵曰：惟退食自公。一於委蛇。自非養定德成。齊境貞遇者不能也。故屢言而不變其文。以深美之。

詩故曰：古者五羊而成一裘。百里大夫五穀見稱。即其事矣。純絨皆五。知其皮之五也。羔裘之值。敵數羊裘。以尚節儉。故寧羊裘。

說通曰：人不自朕。賢者特甚。苟着一節儉于胸中。縱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一

不露于大廷。必不能渾忘於私室。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故羔裘不難。退食委蛇。難稍有意。便是公孫弘之布被。

書畢命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俊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侈。將由惡終。文王一先以卑服。道以懿恭。而過化若此。非至聖就能之。

采蘋

傳曰：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

說曰：采蘋內子敬祀。詩人賦之。

續說內子卿大夫之妻也。

六帖曰祭之菹皆以水產取其潔也。

說通曰自采至奠主婦常職耳獨尸之以齋齋固所以貫于采盛湘奠之中而昭其明信者也曰季女見非歷練之世婦尤為難耳本之則家訓推之則婦順於此可想焉。

詩六帖曰宗室大宗之廟大夫奉祭之所也蓋惟諸侯之嫡子世為諸侯其第二子以下謂之別子別子始為大夫乃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雷

周禮

室以祀之為百世不遷之廟若諸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繼禰之小宗不得祀于宗室矣。廟下古人廟堂南向室在其北室之前面西牖東戶從東向西入故西南隅牖下神主在焉古註婦人先嫁三月教以公宮教成祭之戴岷隱取其說云與昏義合。

殷其雷

傳曰召公宣布王命諸侯服焉賦殷其雷。

說曰殷其雷武王克商諸侯受命于周廟出就終南之

館故作此詩皆比而後賦也。

詩六帖曰殷殷輕雷不動聲也雷本無定反有定君子有定反無定也。

詩測曰大意言殷狀而盛之雷在于南山之陽何君子之宣布王命也去此之彼莫敢或遑乎無他惟君子之振振故也振振君子服勞極矣歸哉歸哉庶其或遑也哉此心悅誠服不勝其珍愛願望之情也。

謝疊山曰始不敢暇中不敢止終不暇居處一節緊一節也六帖曰雷乃發聲故言殷雷蟄蟲始振故言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雷

草蟲阜螽草木萌動故言采芣苢俱即時即景而言。

艸蟲

傳曰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睹召公而歸心焉賦艸蟲說曰草蟲南國大夫夏聘于周次于終南睹王室之多賢相率以歸心焉賦也。

詩測曰京師鎬京也睹因聘而得睹也君子指召公我者南國之大夫自我也蟲之在草間者曰艸蟲蟲之在山阜者曰阜螽與族薇等皆追述其聘時在道

所觸所遭者也。以平日想望之殷。願見之切。甫就道而心神意氣。卽已畢聚於公。及至京師。得視而夙心頓慰。故敘之若此。旣曰見止。又曰覲止。當知見與覲之別。凡見曰見。接見曰覲。集傳以遇訓覲。接遇之謂見者。觀其儀容。觀有密邇親洽之意。

詩故云。草蟲。蜻蛉寒蟄之總名。張衡大火流。草蟲鳴是也。阜螽。螽斯也。草蟲鳴。阜螽躍。深秋候也。采芣采芣。莫春候也。秋深而往。春暮未還也。

左傳襄公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等七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

毛

子從趙孟曰。七子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卒君貺。武亦觀七子之志。子展賦。艸蟲。趙孟曰。善哉。民之主也。抑武也不足以當之。與傳說極合。

小星

傳曰。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小星。

說曰。小星。小臣奉使行役之詩。賦也。

初讀傳文。似不及序之惠下者。情景逼切。狀衡量全詩。更無確于傳者。且詩說亦同。不得不從傳也。

詩評曰。三五在東。維參與昴。說殘夜之景在目前。肅

肅二字。便有安命意。實命不同大識語。

按詩測以抱衾裯。如近時行役者。帶被囊行李之類。未審是否。

詩心印曰。實命不猶。則是髣髴且未能也。况與之同乎。

鄒虞 鄒毛本作騶

傳曰。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鄒虞。

說曰。鄒虞。美虞人之詩。賦也。

續說。虞人掌收獵之官。鄒其姓。虞其官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毛

張明

詩測曰。此詩重在禽獸之多。一邊言今春和時。彼苗者。發一發其中而視之。其中有五羝。蓋發隱其羝。羝藏于蔭。如此乎生養之蕃息也。非鄒虞之舉其職而有是乎。故卽其姓與官而嗟嘆贊美之也。

呂東萊曰。彼苗者。蔭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勿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羝。獸之多也。

詩故云。蔭遂記其時。羝縱之五記其物。一發而罷記其仁。騶也。虞也。記其官。于騶乎者。隱痛之詞也。呼騶

虞者所以止殺也。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羣。五犯而取一焉。明不掩羣也。騶虞之爲官也顯矣。

毛傳云。白虎黑文。兩雅釋獸所不載。豈其狀乎。

說通曰。葭蓬記春蒐之時。不待言。以一發爲一矢。似太虛。不合三驅之義。當作獸盛爲是因言春田獲多如此。吁嗟乎。將騶人範馳驅之力。與將虞人厲山澤之功。典意若歸功於二官。而二官卒不能有也。則侯之仁及庶類。不言而瞭然矣。

標有梅

詩經傳記東萊

卷之一

張定

傳曰。召南之人安于治。○○○時擇。○賦標有梅。

說曰。標有梅。女父擇婿之詩。典也。

按說文。摘傳文。則時擇二字。上下缺文。或者婚時擇婿也。詩測以爲急欲嫁者。太倨。作急於求賢看。則迨吉。迨今於徵賢聘士。那得如此刻期者。至謂之句。更說不去。惟在女父口中。始無所碍。說文爲最的者也。按詩測曰。七兮三兮者。十分存其七。存其三也。項篋堅之言。梅之實。無有存于樹。亦無有得于樹者。第以項篋取于地。結土濕之中而已。書云。惟其塗堅。次。按

塋。本訓塗也。

塋有死麋。

麋。毛本作麋。又作麋。丘倫切。

傳曰。塋人迷昏而不能具禮。女氏拒之。賦塋有死麋。

說曰。野麋。昏嫺惡無禮之詩。賦也。

續說。女氏謂女之父。

詩測曰。強暴者欲以不備之禮。爲侵凌之具。不必作與。夫婚禮用雁。未聞麋之與鹿。亦可以求昏者。况又非專取爲用者。麋死于野。乃哀棄無用之物。顧以白茅包之。遇有女懷春。而吉士以此誘之。豈貞女之所

詩經傳記東萊

卷之一

張成

能行者哉。林有樸檖。樸檖之野有死鹿。乃以白茅也。聚而束之。以誘女焉。顧女德堅白如玉之潔。終不可以非禮。汚而誘之也。故其拒之之辭曰。舒而脫脫兮。不當棘欲。當度禮義也。母感我悅兮。我身必不可犯也。無使尨也吠。我家必不可近也。舒者。散也。開也。脫。入聲。脫解之脫。言爾當散開解脫而去。無感我悅而使尨吠也。考檖。叢生也。檖。小木也。樸檖者。叢生之小木也。純音屯。義亦同。謂聚也。謂以白茅屯聚而束死鹿也。

詩六帖曰。末章決是惡強暴之言。氣和而莊。語婉而切。於調笑戲劇之中。寓深惡痛絕之意。反覆申詠。酷似當日從旁呵止之狀也。訓詁家滯一我字。遂展轉跌盤耳。

行露

傳曰。楚人強昏不得而訟。女氏終拒之。賦行露。

說曰。行露。強委禽而不受。至于興訟。大夫以禮斷之。而國史美之一章比也。二章三章皆興也。

詩測曰。此連上篇。通要得其拒之之意。雖訟獄而亦

不從。所以爲終拒也。

詩評曰。夙夜可畏。不止行露。然只此一端。已爲女子所當避矣。遠嫌慎漸。以禮守身。勿云彼於我無家。無如我何也。此等橫暴。理外意外。何所不有。

詩六帖曰。誰謂四句。連類精切。情詞懇至。說者將語氣一直說下。殊少情致。今照他辭氣。何以處。還着一轉方是。言雀能穿屋者也。能穿屋似乎有角矣。誰謂雀無角乎。使其無角。何以穿我屋也。言外便見穿屋而實無角之意。角音鹿。嘴之銳而鈎者。凡鷲鳥皆有。

之。雀有喙無角。鼠有齒無牙。自訴自暴白也。亦是作詩者代言。非實是女郎所作。

按詩測曰。室家不足。言如此之人。不足爲室家也。烈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於鄆。夫家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正其本。則源潔而流清。所以傳重承業。繼續先祖。爲宗廟主也。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操。而不往。而作是詩。

甘棠

傳曰。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

說曰。甘棠。燕人追美召公之詩。賦也。

詩測曰。召公名奭。文王庶子。一說王季庶子。文王弟。勝殷之後。封于北燕。留周佐政。食邑于召。輔成王。康王。卒謚曰康。本伯爵。以其爲成王三公。故稱康公。勞者。如省風俗。勸農桑。恤勤苦。平訟訓禮義之類。曰燕人懷之。當其分布王命。巡行諸國。必首及燕。故曰燕人懷之。爰爲草舍。乃草率舍止之。謂樂記論武樂。

曰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則召公爲伯在武王時此詩稱伯亦後人追稱之耳

按詩測曰風有二南者以詩之體言非以詩之地言也彼正與頌雖均之爲詩均可以興而其思致飄揚神情洒蕩令人讀之颯颯乎潛通默契而不自知惟各國之風爲然至風中二南尤爲和暢其薰蒸融液之意祇令人可挹而未有令人可遠者若風中之南風所以謂之二南大舜歌曰南風之薰兮云孔子教小子學詩而於伯魚獨教之以爲周南召南亦此

詩經傳說

卷之一

三

張明

二南之意乎

魯鵲鳴東山狼跋九蹊伐柯破斧楚宮朝汴水有駟閑宮凡十一篇

鵲鳴

傳曰周公孫于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脩政以備之

賦鵲鳴孫音運

說曰鵲鳴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居於魯殷王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以貽成王欲王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成巢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之爲言也

詩測曰此詩作于居東之時非作于東征之時魯原是公之封國因有流言避居封國故曰遷于魯居夷二年罪人斯得者成王初聞流言亦不知罪人爲誰二年後始知罪人爲管蔡公乃作鵲鳴貽王王亦未敢謂公及感風雷之變乃親迎以歸而三叔懼遂脅武庚以叛王始命公東征之其東征往返又自三年此居東與東征之辨也

詩經傳說

卷之一

三

同前

言倡亂而于二叔有憫恤之意親親也

按詩測曰桑土土音杜韓詩徑作杜朱子因方言有云東齊謂根爲杜故訓土爲桑根蓋杜者杜之杜也鳥之所徵卽桑可矣何必于根况根藏土內鳥能徵乎還以桑杜並言爲是如楊柳松栢之類是也詩六帖曰今此二句庶幾之辭意其可以免患也若作決驂用離取字則漂搖翹翹處既不能通且與周公事迹不合矣○捋茶蓄租是創造時事上文綢繆屬戶則旣成之後又復纏綿補葺以圖萬全防不測

也。故集傳三章曰：王室未集，則未成時也。二章曰：深愛王室，則爲既集時矣。此意在綱繆一句看出。讀鴟鵂一詩，想見公忠誠懇惻之心，以叔父之親，居攝相位，自訴其忠赤，比鳥之哀鳴，無一毫怨懟不遜之詞。何嘗以孺子視王哉？萬世而下，誦公之詩，見公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可掩也。卽是可以律操懿之罪矣。詩傳意曰：予羽二句，謂拮据雖非羽尾之所爲，而一身聯屬，手口並作，則羽毛之勤動亦隨之而殺且敝矣。風雨正應陰雨，暗指流言而言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蕭

林寅

詩評曰：維音嘒嘒，在鳴鵲鵲，四字上見之。

東山

傳曰：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上賦東山。

說曰：東山，周公伐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詩，皆賦中有興焉。

詩淵曰：武王克商之後，封紂子祿父爲殷公。傳云：征殷者，祿父也。祿父，卽武庚之名。克之云者，祿父之奔北狄而死，管叔之自縊而死，蔡叔之囚於郭鄰，霍叔之降爲庶人，皆在其中矣。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該一篇之意。既歸矣。又心悲何也。可思。可思曰：歸者將歸未歸之時。猶俗云：說起歸也。心悲正在於此。鄭箋曰：我在東山，常曰歸也。我心則念西而悲。說通曰：卽杜詩：喜心翻到極，嗚咽淚沾巾之意。烝在桑野，及二章烝字，程子皆訓爲進爲升，未可槩爲語辭。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蕭

謝仁

白魚者是也。

詩六帖曰：蟻封，名埵。小丘亦名埵。此埵自是小丘。鶴鳴于埵，自是兩微耳。何必以爲蟻封？謂蟻出埵而鶴就食之。何曾聞鶴食蟻乎？且蟻封曰埵者，蟻壤之積，有如塚耳。曾幾許大，而曰鶴鳴其上，豈成物理？詩心印曰：梁薪者，梁已爲薪，非活木也。爾雅曰：婦人之褱謂之縹。縹，卽悅巾也。衿，衣小帶也。婚禮結綰者，欲其既永，戒命罔結不忘也。

狼跋

傳曰。周公居于魯。魯人觀焉。賦狼跋。

說曰。狼跋。周公居于魯。魯人賂其德容而作是詩。先比而後賦也。

疏正義曰。跋前行曰跋。吟却頓曰意。以跋爲躑者。謂跋其胡而倒躑耳。老狼有胡。謂領垂胡。

几取安義。如几之可憑以爲安也。公遜碩膚。正如公遜于齊之遜。謂遜居東土。諱辭也。勿露遭謗字。新解云。天下至變者。凶人之暴。不變者。吉人之遜。吾乃今知聖人之無變境也。正以其有常心耳。夫今之忌碩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美

張虎

膚者何人耶。蓋狼而進退失據者也。公視碩膚如浮雲而遜之。舉趾自如。坦然得之心而應之。身則几几其象乎。今之毀碩膚者。其人何如耶。蓋狼而前後受困者也。公置碩膚于度外而遜之。輿論自明。猶然本之德而播之音。則不瑕其微乎。彼跋胡蹇尾。蹇尾跋胡者。適足以自累耳。分毫有加于公也哉。

九歌

傳曰。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歌。

說曰。九歌。周公歸於周。魯人欲留之。不可得。作是詩興

也。

詩六帖曰。褒衣繡裳。與衛充耳琇瑩二句。一例說服飾處。便是說德。不必說服以德感也。只要形容快觀之意。

詩淵曰。言鱗魴之魚。不易得也。惟有九歌而後有鱗魴之魚。之子不易親也。惟我親之子。而後得見夫褒衣繡裳。想見一時扶老携幼。喜躍不勝。舉手加額。相顧誇詡之狀矣。第不久於此。將奈之何。鴻飛則遵渚。公歸豈無所。今特于汝信處耳。鴻飛則遵陸。公歸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毛

不復。今特于汝信宿耳。然公之舉動。豈輕乎哉。我之爲情。豈易釋乎哉。惟公之告于二公。暫居於此。是以此中方有服褒衣者。是公之來也。非易易也。若遽迎公以歸。其復來也。必無其期。我心之悲。當何如者。無以我公歸。今無使我心悲。今金滕曰。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王曰。未可。公召公也。

伐柯

傳曰。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說曰伐柯。管叔以殷圍衛。大夫議迎周公。乃作此詩一章。全比也。二章比而興也。

詩測曰。周公居東時。而周人思之。序以爲美。周公周大夫刺朝廷不知公意。亦相合。惟申說圍衛事未詳。首章言周之不可無公。猶伐柯之不可無斧。娶妻之不可無媒也。後章言欲公之歸。亦非難事。毛傳曰。柯。斧柄也。禮義者。亦治國之柄。媒所以用禮也。治國不能用禮。則不安。鄭箋曰。伐柯之道。唯斧乃能之。此以類求其類也。以喻成王欲迎周公。當使賢者先往。媒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无

者能通二姓之言。定人室家之道。以喻王欲迎周公。當先使曉言與周公之意。以先往。其則不遠者。以其所願乎上。交乎下。以其所願乎下。事乎上。不遠求也。則法也。伐柯者。必用柯。其大小長短。近取法于柯。所謂不遠求也。王欲迎周公。使還其道。亦不遠人心。足以知之。

按詩測曰。違與觀雖均之爲見。須知有別。觀者接見之謂。違者遇也。有結構之意。其義深于觀矣。必遵豆之踐而後可。故從之之違。三百篇中。獨見于此。昏禮

用特豚。夫婦各一胾。令升于俎。所謂同牢而食也。其禮有鹽醬二豆。菹醢二豆。無設籩之文。

新解。謂公居東時。周人日夜望王。決意以歸公。兼望有人如召公者。道王以歸公。若謂枿鑿既形。須用獨斷。故曰伐柯如何。匪斧不克。魚水歡合。先借良媒。故曰娶妻如何。匪媒不得。有斧斷之明。則心迹易白。其故武可接。舊柯卽新柯之法。故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有合好之媒。則慙慙易通。其喜起可聯。一見有大烹之饗。故曰我違之子。遵豆有踐。歸季思云。公之東也。朝廷有人左右之者。則君臣之交合矣。詩評曰。其則不遠。極奇之想。極近之事。時朝臣尚惑于流言。不知周公之聖德也。故云然。

破斧

傳曰。周人○○○賦破斧。

說曰。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賦也。

詩測曰。魯詩以爲周師敗東山之詩。賦破斧。其說尤通。四國是皇者。清禍亂之源。不開反側以安援之路。使觀望者盡知邪苗難逞。而肅然于懿親之不少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无

庶人人棄于斧鉞而戴天澤之分耳。

詩六帖曰。叱者化其邪而使之正道者。萃其美而使之固。嘉字本訛字來化而為善。皆不累于私。豈不嘉乎。休字本道字說。萃渙合離。無不蒙其惠。豈不休乎。四國不是四方之國。毛傳曰。管蔡商奄也。當武王克殷。使管未霍。未蔡。未康。未監。殷四國妨周公。則所謂四國者。適殷奄邠鄘四國也。殷奄邠鄘四國虐用其民。故東征而皇之叱之道之。皇四國。叱四國。適四國。正是哀我人處。此周公真正心事。却被周人一口道盡。傳說取義。卷之一。早。

出周公之心。歸士能知之。司馬昭之心。路人能知之。故曰。鶴鳴九皋。聲聞于天。

楚宮 毛本出衛作定之方中

傳曰。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史克頌之賦楚宮。

說曰。僖公城楚丘以備戎。太史克美之賦也。此章說僖公

續說春秋隱公七年。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莊公十

八年。公追戎于濟西。故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備戎也。

詩。測曰。毛本出衛風。以為衛文公復國之事。今考楚

丘乃魯邑。僖公二年。春。王正月。城楚丘。經不書國名。

為魯城可知。後襄公以游楚宮。遊疾而薨于城中之

宮。則楚丘為魯邑明甚。公羊誤為衛地。小序因而附

會之爾。又以為齊桓公救衛。封衛城楚丘。今考齊桓

公並無救衛。封衛城楚丘之事。且詳玩詩文。其前後

始終。善處周詳。盡出貽謀立國久遠之計。大非濟弱

扶傾一時之事。而未章語意。又與下篇思無邪。思焉

斯徂等句大類。則傳乃實錄也。章首二句。是順天時。

次二句。是因地宜。不止是正方面。末二句。是計久遠。

即此已見秉心塞淵矣。營室星。一日玄宮。一日清廟。

傳說取義。卷之一。早。

建亥月。定星昏中。此成周以後之制。上考唐虞時。定

星以戌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時。始以亥月昏中。下

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揆日者。周禮匠人云。

水地以縣。置槲音以縣。抵以景為規。識音日出之景。

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考之極星。以正朝

夕。註云。水地者。先以水平地。無有高下。乃為位。以樹

八尺之槲。槲柱也。縣。垂繩也。柱有四角。四中。垂以八

繩。皆附註。則其杜正矣。杜正。然後視之以測日景也。

又轉筵畫地為員。規。朝則景端指西。暮則景端指東。

兩端長短必與規齊則東西正矣又於晝刻漏午時
春日中之景日中之影最短者也。可以正南方之位。
南正則北亦正矣。極星北辰也。

升便是升高。亦有高而不虛者。前遮後掩。左蔽右塞。
豈能望乎。惟擇其高而虛處一升之。無所不見。故堂
邑。景山。商丘。皆在望中。堂常是今屬東昌宗邑。景作
商都。景山爲是。若必以景爲日景。本文曰景山與京。
則京亦在所景乎。蓋望之一字。括楚與堂。景山與京。
七字也。終焉猶言到今日也。兩一降。凡枯稿者。勃然
而變。何靈如之。

詩六帖曰。終焉九域。承上望景觀。卜來稍換開說。如
安國家。輯人民之意。塞漏則推之政。無所不善。獨言
馬者。馬政天下武備國家所重也。若乃內多欲而勞
師。大宛之求。德多慚而招來。骨利之驥。何足語此。

駟

傳曰。倍公。○○○○賦駟。

說曰。明史克美倍公考牧之詩。賦也。

按。測曰。駟。頌倍公也。倍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

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於駟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
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爲作是頌。華谷嚴氏曰。駟實
風耳。存其頌名。謂之變頌可也。

毛傳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
駑馬。疏云。一章良馬也。朝祀所乘。故曰彭彭。有力有
容也。二章戎馬也。齊力尚強。故曰仉仉。有力也。三章
田馬也。齊足尚疾。故曰緹緹。善走也。四章駑馬也。主
給雜使。貴在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易曰。牝馬地類。行地無疆。馬之臧者。其行無疆。故應
上無疆字。驥雖不稱力。而有材力者。能耐。久。故應無
期字。易廣八卦傳。于坎曰。爲馬足。爲作足。馬之作足
者。其行無止息。故應上無數字。徂往也。馬之善徂者。
不失其馳。故應上無邪字。斯皆與末句相關。

郭璞曰。黃白雜毛曰駟。今之桃花馬也。青驪驥曰驥。
色有淺深。班駁隱鱗。今之連錢駟也。陰白雜毛曰駟。
今之泥驪。陰是名色。孫炎曰。陰淺黑也。形白雜毛曰
駟。形赤也。今之赭白馬也。一目白曰駟。二目白曰魚
六帖曰。易坤之所取象。周禮馬質之所掌。伯益知鳥

獸之情而畜馬息。故帝舜氏之以羸而俾世其任。非子牧馬汧渭而有功。故周孝王邑之於秦而不奪其業。馬之所係固非輕矣。

泮水

傳曰。僖公獻捷于太廟。史克頌之。賦泮水。

說曰。泮宮。僖公作泮宮而落其成。太史克頌禱之詞。前三章皆賦其事以起興也。下四章皆賦也。

詩測曰。篇中有既作泮宮。卽序亦以爲能修泮宮也。僖公克服淮夷。雖不見于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一

四

齊桓會于鹹。爲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

淮。爲淮夷之病鄆。故胡新安劉安成。皆以修泮服淮

爲僖公所有之事。此詩實乃僖公獻捷于泮宮。而史

克頌之也。獻捷者。獻淮夷之捷也。如此。與既克淮夷。

淮夷攸服。獻猷獻囚。獻功之文。無不協矣。然既云太

廟。又云泮水者。按天子辟廡在太廟之中。月令論曰。

取其家廟之清。則曰清廟。取其正堂之貌。則曰太廟。

取其堂。則曰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

周園壁。則曰辟廡。總在大廟之中。而爲學。所以教人。

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盡畢于此。故云太廟。又云

泮水也。首言泮水可樂也。所可樂者。有芹之可采也。

思以樂夫泮水者。而薄采其芹。則泮水誠可樂矣。魯

侯每戾于泮也。將欲戾止。必有旂之可觀也。魯侯戾

止。而言觀其旂。則知魯侯誠戾止矣。戾止者。以獻捷

而止也。獻捷何事。小大相從。固其所耳。此是何等舉

動。其音安得而不昭昭。且古者學校之制。養才於此。

受成于此。獻功于此。飲酒特共一事耳。篇內養才受

成。獻功之事。盡擲勿論。獨指爲飲酒一事。又不是尋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一

聖

常燕飲。明明以獻捷而飲。乃盡拋撇之。爲頌禱虛詞。

似乎不像。

毛傳曰。筏筏言有法度也。

詩六帖曰。平易近人。立教之本。書曰。直而溫。敬敷五

教在寬。匪怒伊教。文選。民之不臧。公實貽恥。誘接恂

恂。降以顏色。其音昭昭。一作蒞學講藝論道之音。

芹取其馨。藻取其文。菲取其味。

鄭箋曰。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

而因以謀事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

者最壽考也。如王制所云：八十月告存，九十月有養。者與時。淮夷叛逆，既謀之于汴宮，則從彼遠道往伐之。治此羣爲惡之人。

按詩評曰：難老者，祝君以其所難也。又兼君德清明，政治脩整，於難字義始備。解者未明。

禮記王制注曰：受成，決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曹氏以載色二句爲允文，順彼二句爲允武。

說通曰：克廣德心者，見淮之所以服，先整暇而後干戈，勝之于廊廟，而非勝之疆場也。德心最要，勇以成

功，和以居功，俱本諸此。然以力服之一時之伐也，以心服之，斯百世之業也。故又進之曰：式因爾猷，而以

懔懔貢獻之事終焉。鄭箋曰：孔淑不逆，其士卒甚順軍法，而善無有爲逆者，謂堙井刊木之類。

詩說通曰：大路廣路也。君及卿大夫皆有路，如齊人

賂晉侯是也。

毛傳曰：桑黼，甘肅，鴈革，故云好音。

徐儆弦曰：此詩四章化民，與三章服衆不同。服以長

異

謝仁

道服之化，則觀感自化也。五章明德，與四章明德亦不同。敬明其德者，就已德言。所謂明明德也。克明其德者，德能服人。所謂修文德以來之也。一就體言，一就用言。七章卒獲，與八章懔懔，亦不同。獲者，我以智力屈之。懔者，彼自覺悟而來也。

詩評曰：廣德心章，千古功臣護身之寶。

有駢

傳曰：僖公燕飲，而史克頌之。賦有駢。

說曰：有駢，燕飲而頌禱之詞，與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一

聖

張定

按詩測曰：序謂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乘黃乘牡，乘

駟，皆卿大夫所乘，以至于公者。夙夜，則以卿大夫在

公之時言之。而燕飲未必便是夙夜。故每章重言在

公，謂既勤于在公，而在公之所，有時而飲燕也。振鷺

季彭山以爲不應作舞者所持，似矣。却亦不必作興

當燕飲之時。鷺飛鷺下，鼓聲咽咽，其所見所聞，景之

可樂有如此者。乃君與臣之所共適也。故曰于胥樂

今

鄭箋曰：有駢二句，言馬肥強，則能升高進遠。臣強力

則能安國。夙夜二句言時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于公之所在。于公之所在。于公之所。但明義明德也。

毛傳曰。在公飲酒。臣有餘歡。君有餘惠也。鷺白鳥以與潔白之士。箋曰。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以鼓節之。鷺于飛者。喻羣臣飲酒欲退也。

詩評曰。振振鷺四句。風致似漢樂府矣。孫子者。子而又子。孫而又孫也。年必有所以致之。穀則君先自有之。皆頌中寓規。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一

異

張明

閼宮

傳曰。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頌之。賦閼宮。

說曰。閼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十一章皆賦也。

詩測曰。禮記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勲勞。賜伯禽天子禮樂。墨子書曰。魯惠公請于平王而用之。先儒互有是非。今子貢以爲實始于僖公。于春秋所祀最合。而記亦言諸侯之僭禮。自齊桓公始也。魯僖之

前桓有大雩。閼有吉禘。漸已僭越。而未有郊也。至僖而郊禘始見于春秋。蓋僖與齊桓同時。皆有功周室。恃功而僭禮。夫子所以嘆之也。

春秋僖公八年秋七月禘于太廟。用致夫人。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注云。致者。致新死者之主於廟。而列之昭穆也。

僖公事當信其有。則魯詞未可謂之夸。至荆舒之事。初莊公十年。書荆以正其夷狄之號。僖公元年。即改荆稱楚。四年從齊侯等伐楚。遂有召陵之盟。此事之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一

異

王于

出於春秋者。舒則以荆之與國而併言之。又豈爲必無是事。而以頌禘之詞爲解乎。

詩六帖曰。實始剪商。追言之也。與肇基王迹。皆武王以後推邇之辭。致天之屆。致極也。言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有絲毫未絕。則武王無絲毫變節之意。惟到天命窮極。牧野之師。不得不興。此形容武王應天順人之意。已盡句法神品。

詩測曰。乃命魯公四句。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孟子說。周公之封于魯。地方百里。胡相遠若此。

按周室封建之法分土惟三魯侯爵地方百里積田萬井乃班祿之制此所謂錫之土田田制之外山川相間廣狹不齊而城廓宮室塗巷亦復猝然此所謂錫之山川若顧史若邾若須句地皆不足五十里不能自達于天子因魯以姓名通此所謂錫之附庸蓋亦在田制之外者也是魯之疆域固不知七百里之說何如實亦不止於百里矣孟子謂地方百里者得無直據王制公侯之田皆方百里而言亦正言所錫土田之一而山川附庸其不與乎

詩經傳說纂要 卷之十

手

張生

六帖云龍旂二句斷主郊祭說按明堂位魯君孟春乘大路載孤齔旂十有二旒日月之常祀帝於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又按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十有二旒非龍旂而何說者謂建日月之章則不建龍旂疑龍旂為廟祭大謬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此尤龍旂祀帝之明證也梁徐陵勸進表云揚龍旂以饗帝鄭箋曰此皇祖謂伯禽也

毛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祫秋禘則不嘗惟天子兼之言秋嘗則四時皆舉之七句內俱要見用天子禮樂籩豆之陳周公之事十六羣公之事十二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魚鱸之載以三羊膚之益以五奇陽之義也

詩測曰半體之俎按周語云郊禘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全烝者全載牲體也殽烝者體解節拆也非全非殽而曰房則為半體可知此朱子之細處

詩經傳說纂要 卷之十

王

張

禮記明堂位季夏六月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牲用白牡尊用犧象山罍尊用黃目尊也黃目黃彘也白牡尊之類以黃金鑲灌用玉贄大圭以大圭薦用玉豆雕篋以玉飾豆也簋用土琖仍雕受世爵各琖以玉飾之仍因也加以璧散壁角加者夫人亞獻于因爵形而雕飾之也夫人獻後則賓用璧散獻尸也祖用散爵皆以璧飾其已此先言散後言角便文也祖用琖燾燾則加橫木于足中央為橫距之形并歌清廟下管象象武詩也朱千玉戚見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褐而舞大夏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納

夷蠻之樂於太廟。言廣魯于天下也。

詩六帖曰。方盛爲熾。無所不盛爲昌。有年爲壽。維祺爲臧。富是年富之富。謂來日尚多也。昌明盛之意。大恢弘之意。昌而大者。單厚之集。極于無涯也。耆老父養也。耆而父者。胡考之休。日益願養也。

戎狄在魯西北。荆舒在魯東南。彼入寇而我當之。謂虜我伐寇而彼畏之。謂懲我既直前而不避。彼又創艾而不來。此便是莫我敢承。卽齊桓公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荆楚。倍列于會事也。

詩經傳義疏

卷之十

聖

張明

疏曰。滕謂約之以繩。非訓滕爲繩。

荒卽幽居允荒。太王荒之之荒。言由此開荒而日拓之也。

詩傳意曰。居常與許。正是復周公之宇。天子有事于明堂。故錫魯以朝宿之許田。常見侵于齊。許見易于鄭。故願復之。燕喜句。承上起下。燕安也。令妻壽母者。會于下。以釋齊人之討。聲姜之善也。禘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

按詩測曰。新廟。季彭山謂爲周公之廟。宜從之。奚斯

以周公爲重。盡心營作。故併頌焉。本魯君主之來。萬民是若者。以先公功德在民。故禮明堂位。山節藻梲。復廟重簷。刮楹達鄉。以審石磨柱。使之精澤。故曰。刮楹達鄉。言姑出在尊之外也。崇坫康圭。疏屏。崇也。康安也。主禮器之重。不可不謹。故爲此高坫。以康主也。疏屏者。刻鏤於屏。使之文理疏通也。天子之廟飾也。修成此廟。萃萬民之歡。以祀其先。而非拂百姓之情。以從其欲。此閭宮之有恤。大禮之攸行。史克爲善頌也。

詩經傳義疏

卷之十一

聖

張成

魯無風有頌。種種疑之。不得其解。今傳與說。皆列魯于二南之後。乃知魯之無風有頌者。誤也。併邠之不宜爲國風。而詩之不宜附于邠者。爽然無疑矣。或曰。孟子引戎狄是膺之詩。而曰魯頌曰。是魯明明有頌。何以云魯無頌。不知事之可美者。爲之詞。以頌美之。皆謂之頌。如禹河工成。堯命史臣爲詞。以頌之。又如風正中。大田斯干等篇。皆謂之頌。美又如後之酒德頌。聖主得賢臣頌。皆是孟子曰。頌其詩。則吟哦諷咏。亦謂之頌。要知孟子所謂魯頌者。非對正言之。乃頌

美之頌耳。按魯僖數篇。皆云史克頌之。則所稱魯頌者。或緣此故也。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一終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一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二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邠上後學李長科訂

古棠後學孫沂如校

邠

考補。管未當文王時。爲大夫。食邑於管。武王封爲邠侯。後以國除。止稱管。

栢舟

傳曰。管未封於邠。與蔡未霍未康未監殷。四國妨周公。康未諫不聽。三未遂以殷畔。康未憂王室。賦栢舟。子曰。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二

一

張生

仁矣。吾於栢舟。見匹夫之不可斂志也。

敗與奪同

說曰。栢舟。康未因管未欲害周公。挾武庚以叛。憂之而作一章。與也。下四章皆賦也。

考補。按太公金匱等書。紂之末年。八百諸侯。請武王伐紂。管未曰。商而可伐。則先君其伐之矣。武王欲止。太公周公贊之。既克殷。封武庚爲殷公。武王領管未曰。存殷者其于哉。故使監殷。武王崩。武庚行善。稍致富強。從之者十七國。管未使告周公曰。盍尊殷爲天子。而周復爲西伯。不然。將不利於孺子。周公不聽。管

未遂率蔡從武庫伐周以復殷爲名周公東征與
康未夾攻而破之管未自繼施榜其辜以示天下四
蔡未於郭鄰使其子仲續封於蔡降霍叔於廢人三
年不齒殷公祿父出奔北狄而死殷之頑民追謚之
曰武庫

詩測曰此詩舊以爲賢婦所作却未嘗一字及夫婦
又以爲仁人不遇而作俱可模稜說去今讀傳說殊
覺爽然何也篇中兄弟羣小等語皆似有着落不可
那移則爲康未愛王室無疑通篇要得其憂之意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張生

大意言吾謀可用而不用將吾完策付之東流如栢
舟可載而不載汎彼栢舟亦汎其流而已是以展轉
反側不能即安止有憂之一途恍在目前耿耿不寐
如有隱憂焉此等情況豈無酒耶豈不可以放而以
遊耶愛自不可解耳不可解而解之意者惟鑒可以
反照而自付自茹乎乃我心匪鑒不可以茹亦有兄
弟同胞而不同心豈可以據薄言往愬冀其從耳反
逢彼之怒豈欲我之從彼耶我心匪石不可轉也孰
移我之貞固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孰屈我之平直

也威儀棣棣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循時也此心此
儀尚不諒於兄弟寧不忤於羣小故憂心悄悄無往
不爲所愠焉觀閔既多矣受傷不少矣切悼沉憂
明難訴靜言思之寤辟有據而已悲哉憤懣填胸迷
惑於晝夜陰陽失次顛倒乎盈虧日居月諸胡迭而
微乎心之憂矣有隱又且爲有垢如匪澣衣一息難
安者靜言思之必高飛遠舉不在人間而後可不能
奮飛將奈之何耶語意大約如此厥後三叔同挾武
庫以叛怒康叔獨不附已遂相率而伐衛此非愠怒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三

張之

與觀閔受傷之明驗乎

黃葵峰云此詩當從序說首章上不得於君也次章
下不得於僚類也三章內不失乎已也四章外不理
於口也五章仍歸在憂君也

此詩舊作女子說然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矣今欲
據之將歸而相依相居耶抑借兄弟爲重使與已復
相得耶是所未喻

首章隱憂憂君慮國也四章憂心憂讒畏譏也
同姓之臣義無可去安於分之所當盡故曰不能奮

飛卽箕子我不顧行避之意也

詩六帖曰詩中假托寓意無所不至彼明言夫婦而意在君臣故古有不得於君托諸棄婦者况此無一語及夫婦徒緣子政影響之譚遽變師承專門之說何也可謂濟師偏邦稱兵大國謬甚

雄雉

傳曰管未將叛大夫諫之賦雄雉

說曰雄雉即之臣諫管未而作此一章二章皆與也三章四章皆賦也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二

四

版之

詩測曰此詩要識諫字詩箋諫之言千也千君子之意而告之也謂直言以悟人也周禮司諫注諫猶正也以道正人行也大夫知管叔將叛而諫之根究於德行是乃深於道者

大意若謂雄雉于飛無拘無礙泄泄其羽矣我之懷矣有室有窶實爲伊阻誰實詰之自詒之耳雄雉于飛且飛且鳴下上其音何音不適乃伊阻之懷極力躊躇莫能獲遂君子之勞我心者有如此哉展矣君子實勞我心也人心既勞天光更有以觸之瞻彼日

月悠悠我思焉思此伊阻之道萬不能至馳而忘返奚其適歸是道之云遠曷云能來也獨不思有願無阻莫如德行百爾君子豈不知之如不伎不求何用不臧自無阻矣苟不其然毋乃雄雉之不若也耶說通云言雄雉者雉性妬壘護疆飛不越域舉雄而此雉彼應不待言矣

詩六帖曰瞻彼兩言情緒萬端含蓄無限但云思從役之久未盡其妙也不伎不求杜甫出塞曲從軍十餘年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欲語羞雷同百爾云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二

五

張明

者背叛之事黨與必衆故云然

按詩評曰此不是夫婦泛常離別之詩蓋其君子在外而又或履憂患其室家非惟思之且憂之非惟憂之且爲之求善處之策觀自詒伊阻一語可見實勞我心悠悠我思從自詒伊阻生來百爾君子四句又從勞心生來所謂善處之策也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着婦人自言方妙有深情大抵古人作者所處時地不同胷中各有緣故玩文察義亦自可想見一二無千篇一律之理讀漢魏人詩亦然按此論隱隱合傳

說見人心之靈歷測漸通也

匏有苦葉

傳曰管未以殷畔。即人風之賦。匏有苦葉。

說曰匏有苦葉。即人刺管未之詩。一章比也。二章興而比也。三章四章全比也。

詩測曰通詩旁引托喻而未嘗直指其人。陳說古義而未嘗一及今事。諷刺之意隱然見於言外。所以爲風首章言殷未可用。周末可闕。故曰匏有苦葉。濟有深涉。當度其時勢之宜。舊解匏未可用。比男女未婚。

詩經傳義取義

卷之二

六

張定

既爲未婚。如何刺淫。此說不去者。次章言周勢方盛。故曰有淵濟盈。即是濟有深涉。其中有陰謀首唱者。故曰有鸞雉鳴。以若所爲輕舉妄動。是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必不得之數也。三章舉婚禮。以見管叔無禮之甚。蓋厲以貴別。旭以貴始。婚姻如此其不苟。况君臣耶。六禮在先。逆女在後。有室家者。如此其不驟。况有爵土者耶。四章言管叔殊不知類。涉水者尚須其友武庚何人。而可附之乎。通篇寓言。故曰風。凡謂之風者。雖不明言其事。其人人尤深。

詩六帖曰水自帶以上至腰曰鴈。繇膝以下曰揭。渡

水不露體。故着裡衣而渡。謂之鴈。裏衣禪也。繇膝以

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又近岸危處曰鴈。故有狐

曰。在彼淇厲。顧大韶曰深則鴈。深字與上深涉字別。

孔疏曰深涉不可渡。則深於厲矣。厲言深者對揭之

淺耳。

詩緝云鳴鴈章言士之歸妻。猶循禮如此。而况國君乎。詩評曰四章止濟盈不濡軌二句。帶刺餘皆說正理。而其失自見。又妙在四章開說若不相蒙。

詩經傳義取義

卷之二

七

張定

北門

傳曰管未以殷畔。仕者苦之。賦北門。

說曰北門。即之仕者。處危國。事亂君。因征役而出門。賦之以自嘆也。

詩測曰每讀此詩。疑衛之賢者。何以及於王事。繇傳言之。乃即之仕者。非衛之賢者也。以殷畔。則事多涉於王室。故曰王事全詩。要得傳文苦之二字。終者據昔至今而言。又無計可免之詞。室人指一家言。盡人而求曰交。每事而責曰徧。責其貧之謂謫。拂其所爲。

之謂摧。戚少賤曰。莫知我艱。貫通章。

莊子曰。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

東兮毛本作簡

傳曰。郎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

說曰。東兮。伶官心乎王室。而自傷之詩。前三章賦也。末

章興也。

續說。伶。樂官。東。其人之名。

考補。伶氏。伶倫之後。東古簡字。其名也。舊說訓爲簡。

傲。猶易震用伐鬼方。震。通華伯名。而訓爲震。揚威武。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八

穆桂

書孔壬。乃其工名。而訓爲包藏姦惡。

按詩。測曰。心乎王室者。管叔以殷畔。王室恐多事。而

東心在王室。故思西方美人。萬舞者。考于羽之舞。起

於有虞氏征苗。取旗干之羽爲舞。以習指麾。而以萬

人爲義。故曰萬舞。日之方中云者。乃知此舞爲燕飲

而舞。若祭祀。則以旦明行事。不以日中矣。有力如虎。

豈從武舞中得此形狀乎。簫。秉翟。乃文舞中所用

之節度也。

說通曰。重言簡兮。而卽曰方將。陸沉金馬之意。見乎

詞矣。日之方中。其弄影時乎。在前上處。其揚眉地乎。

伎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如是之伶人者乎。

無論其他。卽同在執簫秉翟之列。其顏色氣槩。迥然

獨異。而公但錫以一爵。與韞胞閣寺無殊焉。所以動

西方之思也。若遠若近。無限深情。

古樂用舞。容與聲等。今其法不傳。錄執簫秉翟之解。

備攷。蓋有舞必有節。用聲宣之。而簫之爲言躍也。其

數竹。其中虛。其音清以亮。吹之爲聲。繇陽來者。于左

手執之。而萬舞有左旋之續。有舞必有蔽。爲容翼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九

王明

而翟之爲名狄也。其屬羽。其色備。其用輕。以揚建之

爲容。繇陰作者也。右手秉之。而萬舞有右轉之輝。蓋

致右憲。左右之以足用也。循武坐之儀。此僅以手

所。所以振文東之彩。周左召右。左右之從象分也。按

五成之位。此則從手分。所以生三步之光。此皆出樂

記可証。

詩評曰。西方美人。美人西方。只倒轉兩字。而意已遠。

詞已悲矣。前三章自是一種素位之樂。末章自是一

段用世之思。然末章意。卽在前三章中。

北風

傳曰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

說曰北風邶人厭亂之詩皆比而賦也

詩測曰叔鮮不義衆叛親離是爲危亂此乃相攜而

去危亂之詩也同行同歸同車不必分貴賤北方賤

者亦多乘車只渾渾說士民便是

時解狐鳥言狐乃妖淫善媚者陽不敵陰赤帝盈廷

於是勝狐者降爲狐不如狐者學爲狐遂至莫赤匪

狐鳥亦毒口工譏者妖日勝德黑貂滿國於是貌似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十

王明

鳥者微鳥之靈不似鳥者附鳥之翼遂至莫黑匪鳥

谷風

傳曰邶之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說曰谷風邶之良婦見棄於夫而作是詩一章比中有

賦也二章賦也三章比而賦也四章比而後賦也五章

六章皆賦也

詩測曰此淫於新昏棄其舊婦舊婦怨之之詩須篇

中得其良處始得首節言習習而調之谷風天地之

氣和以陰矣以雨矣夫婦配陰陽原貴於和宜勉勉

同心不宜有怒怒則有棄無采誰處不爲苛求乎不

知采葑采菲無以下體下體豈掩夫可采者耶但德

音不違其初則可及爾同死以終其身矣

詩六帖曰黽勉同心要之於久意德音莫違對顏色

之違說中心有違形容不忍相違之意極爲可憐句

法妙品涇水出涇陽斧頭山渭水出隴西首陽山二

水會處在今西安府高陵縣二水合至同州馮翊縣

入河母逝四句致絕意之詞乃其不能絕意之甚者

神品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十

王明

按詩測曰朱子謂涇濁渭清乃其誤也考涇之源清

渭之源濁及渭流與涇流合而涇始濁故曰涇以渭

濁言涇本清也非濁也以渭而濁也所謂涇以渭濁

湜湜其沚者言涇本非濁也特以渭之合而遂謂之

濁然其湜湜者自在也湜湜其沚也以比已本無可

棄也特以新昏之來而見其可棄然其不可棄者自

在也德音莫違也此文勢頗順

六帖云東漢竇玄妻與夫書曰永不厭新人不厭故

彼獨何人而居我處卽母逝我梁之意三百篇中有

擬篇有擬章。擬句。或一二語相同。獨母逝我。梁并。要草虫四句各再見。

洗者水之湧。武勇如之。潰者水之火。盛怒如之。詒我肄。乃將棄時。故委以不堪之事。令彼處之不能。而後借口棄之也。末二語有無限悽愴不平之情。

凱風

傳曰。即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焉。賦凱風。

說曰。凱風。即人母不安其室。七子自咎而作一章二章比而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詩經傳義疏卷之二

主

張定

詩測曰。欲去者。謂不安其室。尚未嫁也。清江劉氏謂七子之母。因子自責。止而不嫁是也。有子七人。四字嚴甚。其負罪引惡之意。有非言詞之所能悉者。稱母聖善。說者謂過爲歸美之辭。不知彼誠心直道。自謂我非令人。即自見其母之聖善。豈他人所得而知。自他人觀之。謂凱風母淫。自七子處心積慮言之。惟以爲已之不令於母。無與也。聖善其母。真以爲聖善也。儻心見其母實非聖善。直是爲歸美之辭。卽爲緣飾矣。恐非所語於七子自訟之心也。凱樂也。風性樂萬。

物喜樂。故凱風能養萬物。凱風自南者。言凱風木養萬物。而自南來。則益能長養矣。不可以凱風爲南風也。

妍女 妍毛本作靜

傳曰。時不尚德。○○陳古以風之。賦妍女。

說曰。靜女。陳古諷今之詩。賦也。

詩測曰。妍與靜同。蓋女人之貞潔者也。字從女從井。謂女如井之潔也。彤管者。鉞筆樂器。皆有管。按內則云。子事父母。右佩玼珩。註云。管。筆。珩也。玼音渠。所

詩經傳義疏卷之二

主

居婦事舅姑。右佩箴管。註云。箴在管中也。箴鉞同。此爲女人所貽。當屬箴管。春秋定公九年。左傳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註云。言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亦管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按此詩序云。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諸說皆以爲陳古刺今之詞。其義似不類。至傳文亦云。陳古以風之。必有深意。蓋古人著作。無可勸戒。必不流傳。夫子亦必刪去。此詩若只作淫蕩讀之。導惑有何勸懲。左氏舉此章與干旄甘棠並論。必有所見。竊嘗妄揣。或

如後世文君紅拂之流。自抱才質。遭時不偶。若配擇吉士而贈彤管。欲托其身。以垂淑德於琬琰。若曰當共矢千秋。母虛度此生。且歸。莫以象其柔潔。不與弱草同腐耳。爲所贈者咏此以報之。更闢其辭。殊變美之德焉。毛傳以爲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

左傳曰。苟可以加於國家者。棄其邪可也。杜註云。加益也。棄不責也。愚於此詩亦云然。

六帖曰。凡朱子所謂潘奔之詩。俱屬臆斷。易大過枯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二

古

楊生稱鄭康成易作義。又晉書生繁華於枯莢。美者蓋凡草木萌芽皆是。恐不獨茅也。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立言亦自婉致。

鄘

考補霍叔初封鄘侯。後徙霍。成王嘉康叔。故鄘之入衛。其詩則二叔在國時作也。

牆有茨

傳曰。三未葺。周公鄘人風之賦。牆有茨。

說曰。牆有茨。鄘人刺三監之詩。興也。

詩測曰。茨非不可埽者。而牆有茨。則不可埽。葺之言

亦有可道者。而中葺之言。則不可道。興義如此。中者

宮中也。謂兄弟骨肉之間也。葺者結構也。謂相與結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二

主

構爲禍也。中葺者。謂宮中相構爲禍也。四月我日構

禍。青蠅構我。二人葺之義如此。至公子頑事。乃後來

衛事。非鄘事。此曰鄘人風之風。三叔也。按愧心負情

皆爲醜。虧體辱親。皆爲辱。不獨潘穢中閨。乃爲醜辱

也。

相鼠

傳曰。未處不義。鄘人刺之。賦相鼠。

說曰。相鼠刺三叔之詩。興也。

詩測曰。處霍叔各篇中。所謂人者。皆指處也。叛君謗

兄何不義如之。既不義則無儀無止無禮皆不義之形著爾。

詩六帖曰。爾雅翼。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詩義或取於此。禮以反爲文。曰止者。謙抑退損之意。

詩評曰。春秋時。朝會聘享。執玉俯仰。諸般議論。決人生死吉凶。皆從此看出。

伯兮

傳曰。三木以殷。昨遂伐衛。鄘人從軍。其妻怨之。賦伯兮。詩經傳說取裁。卷之二。未。林

說曰。伯兮。鄘人有從武庚而伐衛者。室家憂而作一章。

二章賦也。三章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

續說。三叔之叛。獨康叔心乎王室。武庚怒其不肯附已而伐之。即柏舟。所謂逢彼之怒也。

詩測曰。初只以此爲衛詩。不知爲鄘詩。故於之東之說不得其解。不得已。因有爲王前驅之句。又強自猜度。以東或爲東都。繇傳言之。乃知之東者。繇鄘之衛也。衛在鄘東也。執殳前驅。不是今日。乃言夫之平日。如此周禮選國之勇士。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

夾王車。意必其夫曾執此役。今思念而及之耳。適作適意。不必音的。註主還音式。言夫既不在。誰爲適意。而能爲容。適意。正悅已之謂也。

詩六帖曰。父擊兵也。車有六建。受居一焉。周禮王出入。則自左馭而前驅。兩願言字。卽甘心之意。稽康養生論。合歡獨忿。萱草忘憂。兩物也。朱註謂一物。再考本草。合歡見木部。萱草係草部。

攷槃。攷毛本作考。

傳曰。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攷槃。子曰。見逐世而無悶矣。詩經傳說取裁。卷之二。七。張成

無悶矣。

說曰。考槃。美隱者之詩。賦也。

詩測曰。槃通作盤。蜀江三峽中。水波圓折者。名曰盤。劉邵趙都賦。牛首潏潏。波池潺湲。經絡嚙邑。詰曲縈槃。槃之義如此。言成其隱處之室。槃旋在澗。頌人之寬廣自如者也。弗諉者。弗忘此寬也。弗過者。弗有過於此。適者也。適者。草草得過之義。弗告者。不告人以此軸也。人之在世。意氣多激於旦晝。而真情每形於寤寐。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無往

不獨亦無往不樂也。永有終其身之意。獨中所失。其神甚遠。爲寬爲碩。福世無窮。然英雄難識。真隱難知。歌考樂者。非凡人也。

詩六帖曰。弗諉其志。堅弗過其願。足弗告其樂。深

詩故云。考者。尋討之義。樂謂樂也。古言考樂。猶今言尋樂耳。適與輶通。劉向別錄。所謂炙輶輶。是也。輶以運車。輶以脂軸。皆進退自得之喻。

詩心印曰。澗旁有阿。阿旁有陸。只一處耳。

木瓜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穆桂

傳曰。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

說曰。木瓜。朋友相贈之詩。賦也。

詩測曰。序以爲衛。因狄人之敗。出處於漕。齊桓公救而封之。爲城楚丘。而欲厚報。謂此詩作於城楚丘之時。今考春秋。衛懿公伐周。出惠王。立子頤。齊桓公奉王命伐衛。非齊桓公救衛也。狄乘衛兵敗。殺懿公。而戴公文公皆衛人自立。非齊桓公封衛也。魯僖公二年。城楚丘以備狄。非齊桓公城楚丘也。况又鄘詩。非衛詩乎。則朋友相贈。苞苴之禮。傳文自了了矣。詩箋

凡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之。以草裹物爲苞。以草藉器貯物爲苴。

歸季思云。投者。平居分義。無往來之道。出於望外者也。彼而投我。是其好矣。故晷永好。

六帖曰。詩發乎性情。本乎心志。人之性情心志。固有所身相與處。而有未悉其底裏者。況古今相去。以意迎之。安能一一盡得其旨哉。此篇如集傳所云。則朱子之詩耳。何所據爲。湣詩傳說尤爲明証。

芄蘭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克仁

傳曰。子不孫。鄆人刺之。賦芄蘭。

說曰。芄蘭。刺霍叔也。以童子僭成人之服。比其不度德量力。而助武庚作亂。

詩測曰。傳闕文。當爲童字。全詩要得其不遜之意。其意盡於各章末二句。故通不變文。芄蘭莞也。草之柔弱者。恒蔓延於地。卽有支葉。不能自植。以興童子雖佩觿佩鞶。而能不我知。不我甲也。不我知者。言我不知其能也。不我甲者。言彼之能不甲於我也。容者。容飾之謂。遂者。直遂之謂。悻者。心驚而動之謂。其盡帶

也。中不足以鎮之。第覺其悸然而心動耳。靈光賦曰。心愧愧而發悸。都人士曰。垂帶而厲。曰厲曰悸。在心不在帶。是可思矣。

詩六帖曰。按說苑云。能治煩決亂者。佩麟能射御者。佩韞。此可補朱註之闕。說不及傳爲長。

有狐

傳曰。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曰。見惻隱之仁焉。說曰。有狐。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詩測曰。全詩似興。狐本依山。山率草者也。顧綏綏然在。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子

克仁

淇梁淇厲淇側。乃不得其所矣。故以言之。子之無裳。無帶。無服者。正國亂民貧之象。註謂在梁。則可以裳等再四求之。不得其解。近岸危處曰厲。

氓

傳曰。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鄙人刺之。賦氓。

說曰。氓。淫婦爲人所棄。鄙人述其事以刺之。首二章皆賦也。三四章皆興也。五章賦也。六章賦中有比也。

詩測曰。篇中多禮法之語。末章根極於不思其反。尤爲炯戒。謂鄙人刺之是也。卽序亦謂刺淫佚也。

詩六帖曰。前半以色帶人。以計籠人。何等驕僂。巧後半乞哀追悔。何等蕭索淒涼。可謂曲盡人情。但指畫情事。過於發露。未便委是婦人之言。若從序說作刺奔之詩。則情理俱愜。尤可嘆咏。

詩評曰。奔豈有媒。曰子無良媒。謔之也。並將子無怒二句。亦是謔辭。以爾車來。以我賄遷。畫出私奔圖一幅。在目。于嗟鳩兮。事後追悔。看出許多正理。說出許多正論。與烈女貞婦。只爭事前事後之別耳。淇水湯湯二句。寫得敗興。光景難堪。谷風見棄。以色。此云三。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王

歲爲婦色未衰也。直輕其人耳。靡有朝矣。妙語。

六帖曰。淇岸濕泮者。凡事俱有到頭處也。是反興反復也。非反覆也。序所謂美反正。反正云者。復之謂也。近說多主反覆之義。亦無不可。局面一更。都非往昔。盟言在耳。逝若東流。追惟前事。有足悲者。傳曰。思其復也。註曰。思其可復行也。若據此。則正是慎終之意。按詩測曰。朱子謂鄙人不詳其始。封又謂其後不知何時。併爲衛所得。是鄙人二風。雖與衛並傳。其各其所自作。無從考証。今得子貢之傳。乃知鄙人爲管叔改。

封之國。而其詩卽爲管叔居邶之詩。邶爲霍未始封之國。而其詩卽爲霍叔居邶之詩。二叔誅徙邶。邶國除。成王嘉康叔之心。乎王室有夾攻之功。遂以邶鄘之地人衛。而邶鄘之詩亦非可混爲衛國之詩也。此二國詩之起落源流昭然可據矣。嗚呼。數千載悠悠疑誤。今日披玩始開積迷。傳之爲功。可勝論哉。

衛

考補。衛國名姬姓。侯爵。武王以封康叔。

柏舟

傳曰。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說曰。柏舟。衛釐侯在位。世子恭伯先卒。恭姜守義。齊武公欲召之歸寧而嫁之。恭姜不許。故作此詩。興也。

續說。世子餘者。衛釐侯之長子。武公兄也。謚共伯。共姜其妻。齊女也。婦人從夫謚。故曰共姜。

考補。按此云。世子未立而卒。則共伯固卒於釐侯之

前。是共伯何嘗見殺。史記世家謂武公和弑共伯而立謬。甚。呂東萊云。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年九十有五。猶歲數於國。計其初卽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篡位。則共伯見弑時。其齒又長於武公。安得謂之早死。詩安得謂髡彼兩髦乎。呂氏考最確。史記不可信。

詩測曰。儀固是匹。匹實不足以盡儀。儀乃儀刑之儀。猶刑于云也。天字更難理會。不必說父母之恩。如天罔極。此與恩字稍隔。若謂母耶。母耶乃天也。何以

不諒人也。次章特之爲義本一也。獨也。若以爲亦如治亂日亂愈不能曉。蓋特者特立獨行之特也。音特之特也。元自明白。乃婦人尊夫美夫之詞。猶良人之謂也。夫婦相謂多曰特。婦之謂夫。則曰實維我特。夫之謂婦。則曰求我新特。此詩中之明據也。舟有定在。與已有定。耦無他適也。即風栢字。從水從百。此從木從白。雖義同而字有辨。

淇與

傳曰。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淇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雷

林寶

說曰。淇與。美衛武公之詩。與也。

續說。武公名和。釐侯之子。

詩故云。河朔無竹。淇與獨產。非王芻也。淇獨產竹。與武公特稟異氣而生也。

詩傳意曰。首言進益。斐之精神也。次言尊嚴。斐之氣象也。末言成就。斐之體段也。終不可謬。猶云到底不忘。不是後世也。切磋是剖析其界限。而相參相駁。不使有幾微疑似之留。琢磨是克去其瑕疵。而愈熟愈瑩。併不使有勉強矜持之迹。

說通云。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刊也。似之故曰切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也。似之故曰琢磨。

詩訓曰。瑟二十五弦。其弦甚密。瑟之云者。言其密如瑟也。倜訓威嚴。又訓武毅。固是尚覺義之未盡。左傳倜然授兵發陣。唐王叔文傳。倜然以爲天下無人。蓋武公資性嚴武。故謚曰武。此云倜者。須會此意。會弁如星者。會猶合會之會。縫中也。皮弁縫中。結玉爲飾。謂之綦。天子玉用五采。綦飾十二。武公諸侯。玉用三采。綦飾七。蓋皮弁之飾。玉有七。而其玉則三色。三色朱白蒼也。圭璧已是成器。生質之溫潤。不切進修。當云圭璧。言其雕琢之完全也。工夫熟後。有以復其本體之自然耳。倚依也。君子所依之依也。重較者。周禮無重較。單較之文。訓詁謂植木之上。出兩橫木。在下者爲軾。上者爲較。謂之重較者。軾上有較。肩出也。寬綽戲謔。從心不踰矩之妙也。爲此詩者。亦武公之流。不然。不能形容至此。若說樂易而有節。是不爲虐。當其樂易時。若又將禮來防節一下。早已虐矣。樂易是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重

徐成

甚麼防飾又是甚麼是二之也。武公聖人地位似不可以賢人知見測度。

詩六帖曰。有謂上二章末四句。猶有英氣。末章末四句。渾化無迹。爲公漸進之益。此說不是。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僖赫喧。當和而和。則寬綽戲謔。如孔子時而取黯色勃。時而申申天天。豈有到寬綽戲謔時。便不瑟僖赫喧乎。詩言本自互見也。

詩故曰。瑟今僖今者。戰兢節制也。赫今亘今者。尊其瞻視也。如金如錫。知剛知柔也。如圭如璧。能方能圓。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朱

朱

也。登車而倚重較。易於矜嚴者也。公則寬綽其容。歡宴而至戲謔。易生陵侮者也。公則自閑於禮。是皆剛柔方圓之相濟者也。

詩評曰。此篇講學。何曾着一講學語。

干旄

傳曰。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

說曰。干旄。美武公好賢賦也。

詩測曰。干。竿也。非盾也。旄。本幢。音以旄牛尾結爲之。

旄牛者。山海經有獸如牛。四節有毛。謂之旄牛。以其

尾結爲之。注竿頭爲幢。故謂之干旄。卽韓奕淑旂綏

章之綏也。紕飾也。謂建旄於車後。旄下用素絲織組

爲飾。卽旗幟也。卽繆也。旗與旄皆注干竿。故曰干旄。

干旄。干旄者。旄幢之下有繆。以組維於竿。畫日月蛟

龍熊虎鳥隼龜蛇之形於繆。以識四方。乃旗幟也。此

所謂旗者。鳥隼之繆。卽前朱雀也。旄者。旄幢之首。析

翟羽插之以表其高。故謂之旄。周禮司常。全羽爲旄。

天子諸侯之旗。用之析羽。爲旄。大夫之旗。用之。故曰

大夫以旄。武公亦建旄者。下不得僭用乎。上上得以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朱

兼用乎。下也。但析羽者。非以一羽析而爲二。蓋翟惟

二羽在尾。最長。謂之翹。全用之。則爲全羽之旄。半用

之。則爲析羽之旄。又按古者以羽毛爲葆幢之制。羽

毛異用。以毛爲旄。在干之上。以羽爲旄。旄又在旄之

上。旄旄皆非旗幟也。旄之下。始爲旗幟也。祝訓屬。謂

綴貫聯結之也。駕車四馬。常制。漢制。太守四馬。其加

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驂。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

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古有此制。或行臨邑。國欲居

之安。恐馬力或疲。而或代之。故因而外加一馬。二馬

以爲備與

詩六帖曰何以畀之。謂經綸之蘊。非淺近所能窺不盡詩旨。蓋下賢之典。曠闕已久。一時創見。在詩人亦出不意。極爲賢士慶其遭際之隆。其意以爲不知何等陳說。方可報稱殊遇也。要在何以上認出他誇美讚嘆。矜詡不盡之意。反不重在賢身上。方是語氣。方是詩旨。

碩人

傳曰。衛莊公取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美

說曰。碩人。衛莊公娶于齊。曰莊姜。賢而公不禮焉。國人閔之。而作是詩。前一章賦也。二章賦而比也。三章賦也。四章興也。

詩測曰。莊公初娶而美之。蓋盛其事也。若因莊公後有嬖人事。不答莊姜。併以此爲閔詩。似未穩。說與序皆不及傳。

說通曰。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容貌益所不重也。推而至於來歸之儀衛。通國之人情。抑末矣。又推而至於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

抑更末矣。蓋備述人情之易曉者。通之見。卽此詩。姜已無可議矣。况其美又不止此乎。

詩評曰。手如柔荑。五句。猶狀其形體之妙。至巧笑二句。並其性情生動處寫出矣。莊姜自言曰。我思古人曰古處。而此詩一字不及正理。通不言其德。皆意在言外。

詩測云。鑣馬銜也。釋名包也。謂在旁包飲其口也。一

名扇汗。一名排沐。幘。纏鑣者也。其色朱。故謂之朱幘。

人君用朱。以朱纏鑣扇汗。而鑣鑣然盛也。朱幘卽鑣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美

附注

而遂以鑣鑣贊之。此以實字爲虛字也。施風濊濊者。畧入水磔流有聲。其聲濊濊然。此句寫物精妙。詩六帖曰。凡古書重字。大半借實字用。如螽斯蟄虫也。遂言蟄蟄。木杪稍也。遂言稍稍。

黃葵峰曰。大夫速退二句。言維時君行大婚之禮。大夫皆輟事早退。無敢以諮決路寢。勞吾君者。所以重嫡夫人正始之禮也。如註太俚。

某衣

毛本某作綠

傳曰。衛莊公之嬖人。生州吁。好兵。莊姜愛之。賦采芣。

說曰綠衣衛莊公嬖人生州吁有寵而好兵莊姜愛之而作前二章皆賦也三與四皆比而賦也

詩測曰此尚是州吁未弑桓公之時莊公弗禁其好兵且寵之故姜憂之惟其生州吁而好兵恃其子有武畧才能益加專寵夸矯故咏黃裳喻幽顯失宜咏黃裳喻尊卑倒置然憂之而不思所以處之亦徒憂耳蓋弱子必至於禍國而善處斯可以得全故必思古人以自處古人有處之盡善者實得我之心我但以之自安也

詩經傳說卷之十一

三

附

詩評曰俾無說兮者失意之人不求他好但求立身無過之地以免於罪而已猶有畏心實獲我心若以爲固然而安之矣

詩六帖曰我意已定於此矣而考諸古人確與我相合恰似我先有此物而古人得之故曰實獲我心此等處有欣然會意之狀句法神品昔人讀莊子曰丁不異人卽此謂也文賦云雖杼柚於予懷林他人之我先緒兮紛兮凄其以風班婕妤怨歌行新製齊統素皎潔如霜雪裁爲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

袖動提微風常恐秋節至涼颼奪炎熱葉捐篋詩中恩情中道絕

詩心印曰過時猶言違時謂非時尚也若作色衰愛弛則不得爲賢矣

終風

傳曰莊姜見怒于公賦終風

說曰終風莊姜戒州吁公不悅姜憂而作詩四章皆比而後賦也

詩測曰通詩傷公之不答已又冀公之答已乃見其

詩經傳說卷之十一

三

厚終風且暴等卽是說莊公以下不須補出正意若謂狂風不及夕今終風已甚矣且暴焉雖有顧我則笑之時乃謔而浪焉非常謔也笑而做焉非誠笑也使我心中爲是而憚耳終風既暴矣而且霏焉雖有惠然肯來之時道是往又似來道似來又忽往莫往莫來也悠悠然係我思而莫置也終風既霏猶見日也而且曠焉掩蔽彌天矣不見其日惟有曠耳我爲之寤言不寐致有氣室而莫通者願言則嚏焉終風既曉遂曉曉其陰又積而成虺虺之雷殊無霽期矣

我爲之寤言不寐。尚不能忘情者。願言則懷焉。
顧我則笑。二句與惠然肯來二句中。間用不得一轉。
爾雅釋靈。大風揚塵。自下而上也。蒙霧蔽塞不開之
意。

詩六帖曰。莫往莫來。還作不一於往。不一於來。莫者。
難必之意。懷如懷抱之懷。藏於中而不能釋也。

說通曰。寤言二句不平。各重下句。言提起不氣結而
病。卽心結而不能忘也。總是憂之非恨之也。

詩評曰。後二章。各首二語。寫出千古黑暗世界。不疼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二

三

不寢。光景尤妙。

日月

傳曰。衛州吁弑其君桓公。莊姜歸於齊。賦日月

說曰。日月。州吁弑桓公。莊姜大歸而作。是詩賦也。

詩測曰。桓公名完。州吁弑之而自立。故併其母而逐

之。猶齊公子商人弑其君舍而出子叔姬於魯。魯宣

公殺惡及視。而夫人姜氏歸於齊。此皆所謂大歸也。

胡能有定。一篇之骨。故通章不變。此詩謂子弑國危。

其事有不忍言者。此之謂胡能有定。是莊姜所傷。非

止一身之故矣。乃如之人。指州吁也。大意言日居月

諸。照臨下土。乃照臨之中。有如此之人。逝不古處也。

及古悖常。紛紛攘攘。胡能有定。誠有未可知者。寧不

我顧而已哉。次言逝不相好。惟務相殘。大命將傾。胡

能有定。寧不我報而已哉。三言乃如之人。德音無良。

致此危殆。胡能有定。其能使我爲可忘者哉。終言父

今母。今育我不卒。有始無終。稔禍無窮。胡能有定。其

報我不述。一至此哉。不述。卽不古處之意。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二

三

韓

處也。不知胡時能有定乎。使其定也。寧終棄我而不

顧乎。三章言不定而我不可忘也。何時能有定乎。而

使我可忘也。可忘猶言放心也。四章言惟不定。而報

我不述也。何時能有定乎。而豈其待我如是之不循

理也。

燕燕

傳曰。戴嬀歸於陳。莊姜贈之於埜。賦燕燕。

說曰。燕燕。莊姜與嬀戴嬀。皆爲州吁所逐。同出衛野而

別。莊姜作詩以贈嬀焉。前三章皆興也。後一章賦也。

續說戴謚。戴陳國之女桓公之生母也。州吁既弑桓公。並其二母逐之。故莊姜歸齊。戴嬀歸陳。

詩測曰。篇中悽慘之意。殊不能當開口燕燕二字。便有意義。已與戴嬀二人。恰是二燕之象。燕之宿也。相向其飛也。相背也。故以差池其羽。為別離之意。古詩東飛伯勞西飛燕。蓋本於此。

鄭箋云。頤之頤之。戴嬀將歸。出入前却也。下上其音。語言感激。聲有大小也。無聲出涕曰泣。蓋畏州吁不敢號慟也。

詩經傳說卷之二

毒

徐廣

詩六帖曰。如雨方別也。佇立已別也。實勞我心。別後也。曰實勞我心。深乎傷哉。目斷行塵。無淚可揮矣。輔氏云。以思相信。嫡妾相與之情。於是為至。末章敘德尤屬苦心。凡人朝夕聚首。雖深恩厚誼。都可相忘。一經別離。便想像他平日。許多好處。詩之曲盡人情。於此可見。

詩評曰。下上其音。音字從飛字看出。故曰下上妙手。終溫且惠。惠與慈同。即風惠之惠。兩人胸中各有一段說不出來之苦。吞吐言外。

擊鼓 數毛本作鼓

傳曰。州吁求寵於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魯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

說曰。擊鼓。州吁伐鄭。國人怨之而作賦也。

詩測曰。此詩乃衛州吁復以諸侯之會伐鄭。衛人從軍者。不勝其怨。臨行之際。與其室家相別而為之也。南行云者。鄆衛之鄭。渡河而南也。

說通曰。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又未嘗敗也。舊說以居處喪馬。為實有之事。不活不信。為敗忘還念之辭。非

詩經傳說卷之二

毒

徐廣

也是伐鄭之令初下。而行者哀怨決絕之詞。死生契濶。作二事看。契合也。濶離也。一死一生。一合一離。俱不忘棄也。重濶邊。故註解隔遠之意。大意若謂。哀哉我民。何不幸而有今日。擊鼓其鐙。踴躍乎其用兵也。無人不役。土國矣。城漕矣。我獨南行。更甚危焉。行而從者。孫子仲也。從而平者。陳與宋也。統兵而約與國。喜功督戰。不我以歸矣。憂心不有。冲乎。因與室家訣別曰。是行也。不知於何居乎。於何處乎。於何喪馬乎。如求我者。亦必于林之下耳。當時死生契濶。與子成

說矣。當時執子之手。與子偕老矣。誰想鋒鏑驅起。南行不歸。今復休論成說也。于嗟澗兮。不我活兮。今又休計偕老也。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親臺 親古新字。毛本作新。

傳曰。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親臺。

說曰。親臺。衛宣公爲伋娶婦而美。築親臺而自納之。衛人惡之。而賦其事也。末章比中有賦也。

詩測曰。宣公名晉。莊公庶子。衛人殺州吁而立之。

說通曰。詩中止言齊女之失配。不言宣公之責倫。仍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一

三

孫氏

不失爲溫厚。泚不是鮮明。國人惡其事而醜之。視其臺亦若泚然而汗出者。然慚之賤之之甚也。酒者如水。酒臺上。淋漓下流之象也。

詩六帖曰。曰泚曰酒。皆從水義。臺在河上故也。輯錄

謂鮮明高峻。皆水中臺影。

按詩測曰。蓬條。口柔也。話語不分明也。口柔者。必仰面觀人之顏色。而爲辭。似不能俯之人。因名口柔爲蓬條。按蓬條。本粗竹席。其爲用也。常仰而不能俯。戚施者。齊以疾爲戚戚感也。施從從也。乃旗貌。旗之

爲物也。逶迤其爲用也。常俯而不能仰。戚施云者。廢之感感然者也。

二子乘舟

傳曰。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說曰。二子乘舟。宣公欲立少子朔。使伋壽如齊。而沉之於河。衛人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詩測曰。集傳所引。乃左氏之說。與經傳不合。經云乘舟汎汎。則非待於隘而殺之於陸。傳云及母弟壽。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二

三

朱氏

壽爲伋之同母弟。非宣姜所生之長子也。蓋伋壽同母而皆長。宣公寵宣姜。欲立其所生之子朔。將并殺二子以傳位焉。故經云。二子乘舟。今考自衛之齊。道必涉河。宣公伏盜於河畔。俟二子登舟而沉之中流。故云二子乘舟。汎汎其景。汎汎其逝。韓子曰。春秋謹嚴。左氏浮夸。至此一事。或謂左氏出於傳。聞詩人得之目擊。子貢里中事。宜得其真。養養者。養之於中。不能置也。猶云不忍釋也。不殺有害。瑕疵玷也。害若云止害其身。仍淺促無味。盖有大傷天倫骨肉之誼矣。

衛自朔立。是爲惠公。左右公子。怨朔之殘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惠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惠公。黔牟奔周。惠公怨周之容黔牟。與燕伐周。立子頹爲王。周惠王奔溫。後惠公卒。子懿公立。百姓大臣。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嗚呼。衛之禍亂流毒子孫。且餘殃波及王室。蓋綱常道盡。天地幾於傾陷矣。推原亂根。始於夫婦之不正。祗席之禍。一至於此。戒之哉。按史記。伋同母弟二人。一曰黔牟。嘗代惠公爲君。八年復去。二曰昭伯。今傳謂壽同母。似更確然。

輒有死耳。惟死而後心卽安心。安卽理順。未嘗執道理。掩人情處。人情孰樂於死。況死於骨肉不防於寬。故伋壽二子。宜哀之憐之。不必爲苛論也。胡休復云。伋尊父命。壽先兄死。一往不返。蓋有獨至之性焉。廢長立少。豈正命哉。伯夷逃之。齊終棄其命。而從兄。未嘗有以陷父不義非之者。伋壽卽不得比二子之無怨。爭死不悔。亦足追蹤孔子仁夷齊。必錄伋壽。不然事著春秋。何無一語貶之耶。

君子偕老

傳曰。宜姜不閑于禮。衛人風之。賦君子偕老。說曰。君子偕老。刺宣之詩。賦也。

詩。測曰。不閑于禮。卽不淑之註脚也。副者。后夫人祭服之首飾。副。轉從覆。爲覆蓋之義。所以覆首。周禮有副。編有次。編。剔刑人賤者之髮。編。列爲假紒。音形加於首上。以被之。卽采芡所謂被也。其遺象若後之步搖然。故疏。謂之僮僮者。謂步雖移而被不動。次者。次第其髮之長短。爲髻於編之下。以益之。卽下章之所謂髻。統謂之副也。笄六珈者。以玉爲衡。笄卽今之簪。

也。又以玉加於笄爲飾。其類有六。懸於副之兩傍。卽下章之所謂瑱也。象服象翟形而綴於服。卽下章之所謂翟也。周禮內司服。掌王后之服。有祿衣。有榆狄。有關狄。謂之三翟。翟卽狄也。雉名也。祿者蔽膝也。與翟同音。卽當爲翟。榆當爲鷄。聲近而誤。翟與鷄皆翟雉之異名也。玉后之服。刻繒爲之。而畫于衣上。蔽膝也。爲文章。祿衣畫翟。從王祭先王服之。榆翟畫鷄。從王祭先公服之。關翟不畫。以其未備。故謂之關翟。翟小祀服之。三翟之首飾。皆以副。故曰副祿。祭統曰。夫人副祿立於東房。則諸侯之妻亦副祿與后同矣。獨以祭服言者。夫人與諸侯共承國祀故也。云如之何。如今諺云。却怎麼說也。揚且之皙者。色以白爲美。白而不揚。亦無爲貴白也。姜之皙。乃揚且之皙也。卽其皙而嘆其揚也。清揚二字。所包者廣。亦未見其必爲美目也。顏如輯柔爾。顏如舜華。顏如渥丹等。大凡顏貌以清揚爲美。故凡言人之不美者。多曰貌不揚。詩中言人之美。多曰清揚。如清揚婉兮等。此姜之皙。乃揚且之皙。姜之顏。乃揚且之顏。卽皙與顏而嘆其

揚。乃美之所以爲美也。胡然二句。展如二句。呂東萊一以爲問。一以爲惜。似俱未然。胡然者。言非人間所有。胡爲有此天帝也。展如者。言非天帝誠如是人。乃邦之媛也。邦之中。無有美於此者也。而一種不忍言者。俱在言外。說通云。其之者。言非他人。乃夫人之翟與展也。瑤玉色鮮白也。六帖云。揚眉上廣也。上卽高字。意廣卽長字。意眉下而盛。則醜惡以上廣爲美。難之責責。毛本作勃奔。傳曰。衛昭伯無禮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難之責責。說曰。難之奔奔。刺姜與公子頑之詩。與也。續說。昭伯衛宣公庶子。公子頑也。謚曰昭伯。無禮謂上烝。詩測曰。難非鵲屬。乃爲之別名。四月日。匪鵲匪鵲。鵲本作鷦。今借爲鵲。鷦字者。古人居欲如燕。行不欲如鵲。故借鷦以爲行戒。責者。飛舉不相隨之謂。鵲者。跳躍不相馴之謂。難從難。鵲從鵲。無相資也。兩無良。是無良心。無良何以爲人。人字有味。

按左氏齊人使昭伯烝平宣姜不可強之而後從之杜預註不可者生齊子戴公文公及宋桓夫人許穆昭伯不可也

夫人爲私產之女敢舉而育之爲本國之君他國之夫人耶雖奔者新臺之報天道不爽可畏哉

說通曰此詩爲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頑蒸宣姜至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賦君子偕老不及惠者恕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恬然相安不知耻故爲惠之詞以刺之曰我以爲兄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聖

刺其安然爲弟而不知逐也曰我以爲君刺其安然爲子而不知開也頑與姜不足刺矣雖性妬淫而雄相見必盛氣而剛惡亂其匹也鵲傳枝而孕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

采唐 毛本作桑中

傳曰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

說曰采唐宣姜召公子頑於公桑久處而遠送之國人刺之而作是詩興也

詩測曰桑中未必是桑間漢上故傳不以名篇據鄭

氏謂濮水之上地有桑間者亡國之音於此水出也

昔殷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已而自沉於濮水後師涓過焉夜聞而寫之爲晉平公鼓之據此乃濮上之桑間今考淇水東去濮水尚隔漕涕等地不但數百十里而遙既曰沫之鄉淇之上必以爲卽濮上之桑間恐未可遽信樂記曰鄭衛之音亂世之音也非謂亂世之詩也惟錯認詩之與聲詩之與音又執夫子放之之說觸之輒辨不知夫子之錄鄭衛諸詩原非以其事卽此諸詩之事其所謂思無邪者自在荀子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聖

陳

曰詩者中聲之所止猶夫子所謂思無邪也第無邪以思言中以聲音言若以此等諸詩必在無邪中聲之外是思無邪之一言不足以蔽三百矣是詩猶不止於中聲者矣傳云公室無禮者以上宮字而斷之耳我者衛人托爲無禮者之自我也以采物爲名而遂其思又揚揚然數其期會之處其無禮亦甚矣敘其事述其言所以爲衛人刺之也

說通曰唐也葑也麥也皆易求之物喻孟姜孟弋孟庸求之易許也桑中蠶妾之所聚上宮樓閣之通名

始通好於桑中終成歡於上官耳。

詩故云。弋。苦女也。庸卽鄆女亦國姓也。

中聲者合爲黃鍾之宮。尺爲林鍾之徵。四爲太簇之商。工爲南宮之羽。一爲姑洗之角。上爲中呂之角。凡爲應鍾之角。勾爲蕤賓少宮。皆可爲旋宮之調。共夷則無射夾鍾大呂爲四清聲。但可役於八音而不可爲調。此中聲之說也。

按十二律呂兼四清聲樂家相傳有十六色字母爲之譜。今太常樂亦仍十六聲之舊而用者止黃鍾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聖

詩仁

合太簇之四姑洗之一仲呂之一蕤賓之勾林鍾之

尺南宮之一應鍾之凡清黃鍾之六清太簇之五其

餘皆設而不用。猶隋所謂啞鍾也。蓋諸祭祀所歌奏

實不出黃鍾仲呂之二均爲已足矣。此今時所尚也。

如竹音之屬。凡吹令字必吹六字亦取清中相和至

文廟樂章所用只合四上尺六六聲而已。

載馳

傳曰狄入衛衛戴公次於漕許穆姬聞之賦載馳

說曰載馳許穆夫人聞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

歸唁其兄義又不得故賦是詩前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

詩測曰戴公名中許穆姬許男新臣之夫人戴公女

弟也狄人侵衛衛懿公與戰敗死於焚澤之野衛遂

滅宣姜之女爲宋桓公夫人宋桓公迎衛之遺氏渡

河而南立宣姜與公子頑所生長子申是爲戴公廬

於漕戴公隨卒又立戴公弟燬是爲文公亦尚廬於

漕許穆公夫人亦宣姜所生之女憫衛之亡自傷其

力不能救將以唁衛侯於漕是必得穆公之命勿遽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聖

而就道也已就道矣許大夫始議其不可歸又請於

穆公追而止之夫人終不得歸故賦此以道其意實

憫之也不遽不闕者言我之思實迫切之至情非迂

遠而不切者也實顯明之常道非幽深而不明者也

女子宗國之懷乃爲善懷幸而父母存則有歸寧之

行不幸而邦家亡則有歸唁之行實各有行非無事

而空行未可尤也許人尤我之歸意者皆憐乎且狂

乎何其不相體恤不識緩急若此也是則不能歸矣

庶幾乎其能救也我行其野茫茫其麥傷時觸目噴

無所歸。將欲控于大邦。不知誰因誰極。而大夫君子。惟我有尤。是亦難矣。我之所之。終無尤也。其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以止我之之。不如我所之也。

詩評曰。控于大邦二句。女俠此詩情至處。生出義來。發情止義。說不得我心則憂。不待跋涉之時也。

詩六帖曰。此詩與卷耳采絲一側。皆想識所為。都非實語實事也。朱註自言其意最得。而以首章為實然。尙未得。涉麥。寓言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景象。

泉水

詩經卷之二

果

傳曰。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說曰。泉水。宋桓夫人。閔衛之破而作。首與後皆賦也。

詩測曰。通詩是知義不可歸。但懷思之情不可已。故作此以自道。非真謀之也。謀是謀其歸。非謀其不歸也。通詩不可歸之意。衛女口中。並不說出。一章發其謀之端。二三章遂謀之曰。昔我來嫁也。宿于泂。泂于禰。女子有行。遠其父母兄弟矣。是以禮緣人情。使得歸寧。非無謂也。我以是情。問我諸姑。以及伯姊。豈為犯禮也哉。而止我也。如果行也。當宿于下。餞于言。脂

舉其車。駕而之衛。爾寧不殺疵而有害乎。無也是以

思肥泉而咏嘆。思須漕而悠悠。不知何日出遊其地。以慰靡日不思之憂也哉。只如此敘過。而不可歸之義自在矣。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不得歸。衛女必不忍說破。諸姑伯姊。是同支而嫁於別國者。其思衛之心。當與已同。故欲就而問之也。

呂東萊曰。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爾雅歸異出同。曰肥泉。

竹竿

詩經卷之二

聖

傳曰。宋桓姬之廢。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

說曰。竹竿。宋桓夫人之廢。和泉水而作。首章與也。二章

三章。先此後賦也。

續說。廢為姪婦。即泉水所謂與謀之諸姬也。和之云者。以小君之意。同聲而為之詞也。

詩六帖曰。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源在右。

遠莫致之。只說遠。不添說妙。遠而可致。非遠也。遠不可致。莫遠也。遠而不可致者。猶可致也。可致而莫致者。終莫致也。舊國舊都。望之暢然。曰歸曰歸。不暇有

害至巧笑之瑤佩玉之儺妙景妙語以上三詩皆出於異國皆繫於衛者以衛女爲衛事也巧笑駕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舊說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

河廣

傳曰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

說曰河廣宋桓夫人生襄公而出歸于衛襄公卽位夫人思之而義不可往故作此詩賦也

續說襄公名茲父桓公之子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哭

詩

六帖云作此詩時宋桓公尚在襄公方爲世子言卽

位非也按說苑襄公爲太子請於桓公立目夷公問

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往矣夫

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志也母之慈子

之孝皆止於義而不敢過焉若襄公卽位衛已自河

北渡河南不須曰誰謂河廣矣

詩測曰一葦猶後人所謂一葉之舟也杭之杭木以

度也不容刀者謂消不得一刀卽可至也

詩心印曰小船曰刀言快也

旄丘

傳曰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怨之賦旄丘

說曰旄丘狄逐黎侯黎侯寓於衛衛穆公不克納黎大夫怨之而作是詩一章與也二章三章四章賦也

續說狄北狄也黎國名在上黨壺關縣任姓侯爵衛

穆公名邀文公孫成公子也春秋晉景公時士會帥

師滅炎狄潞氏伯宗數其奔黎氏地乃衛穆公六年

也按今開州有旄丘在衛之東黎在衛西壺關縣卽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二

哭

詩

今潞安府黎城縣

詩評曰叔兮伯兮不必補衛君卽王之蓋臣不必補

王古文法皆然多日二字立言最妙不作絕望之語

深於責人者也第二章替他解說寬一步人益難堪

說通曰昔黎侯寓在衛東羈旅之人見衛大夫過者

甚多終莫肯有動心者故嘆而言曰非衛大夫之卑

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不然旣云寓於衛

矣何以又云東告於衛

流離烏名泉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爲名

按詩測曰。衰字從衣從禾。乃服飾盛若禾長貌。言衛之叔伯但衰衰然。盛其服飾。而黎事如克耳不欲聞焉。克耳。卽以純懸填之克耳也。瑣尾。是氣勢細微不振。威靈尾末不張也。

詩六帖曰。克耳。卽填所以塞耳。恐不應以耳聲爲訓。且言衛之不救。而曰衰然而笑。如耳聾之人。亦少意致。當作衣衰之衰。言其衰如克耳之垂。不一引手極救也。正與奮臂攘袂相反。

楚辭茲歷情以陳辭兮。胡佯聾而不聞。

詩經傳義疏卷之二

王

式微

傳曰。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說曰。式微。黎侯失國而寓于衛。其臣勸之歸。賦也。

詩測曰。式當爲惜其式廓之式。乃黎之式也。若云黎之式微矣。黎之式誠微矣。然胡以不歸。卽微亦君之故國也。胡爲乎中露。而不爲典復之舉。又呼曰悲哉。式已微矣。胡以仍不歸。雖微亦屬君之躬。胡爲乎泥中。而不爲自振之圖。

詩心印曰。中露泥中。君非獨微之也。有忍事乃濟。齊

慮固自難量。而君之中露。君之泥中。臣不能爲君耳。之也。主辱臣當死。私心竊欲自奮。夫古不有一成旅。與其臣共造中典之業者乎。

毛傳曰。中露泥中。二邑名。鄭氏曰。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於衛。衛處之以二邑。

詩六帖曰。按黎國。在上黨壺關縣。屬今潞安府黎城縣。卽其境中露地名。今屬山西。則泥中亦必有說。此足補傳註之缺。漢耿純謂光武曰。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爲久自苦也。大衆一散。難可復合。式微詩人。與此同意。

詩經傳義疏卷之二

王

蝦蟆

傳曰。衛靈公召子都于宋。國人譏之。賦蝦蟆。

說曰。蝦蟆。衛靈公爲南子。召宋朝。國人譏之。二章皆先比而後賦也。末章賦也。

續說衛靈公名元。襄公惡之子。穆公之曾孫也。子都宋公子。朝有美色。靈公之夫人南子通焉。

詩測曰。春秋有兩子都。皆男子。此乃宋朝。一則鄭大夫公孫闕。山有扶蘇。所謂不見子都者是也。

詩故云。陽蘊於上。陰蒸於下。二氣交構而爲雨。陽蘊已解。陰蒸未已。則折而爲虹霓。朝謂之晴。暮謂之蜺。鍊是地氣之淫也。冥漠若無朕兆。倏爾成形。則其氣其象。變現而無主。班駁而逆行。其色夫天地信於四時。陰陽信於雨露。蜺妖幻而匪傳者也。莫之敢者。以其爲君夫人之事也。陳伯玉曰。月令孟冬之月。虹藏不現。虹不收藏。婦不貞一。

詩心印曰。從一而終曰信。信卽天所命之正理。有先天之命。稟坤之柔者。亦當稟坤之貞。而之人不知。有後天之命。稟命於親者。亦如稟命於天。而之人又不知。有腴面目。亦蜺鍊之倏起而倏滅耳。雖不敢指。孰不得而指之。

按詩測曰。人無信不立。又當知所信者何事。信命也。必知之而後能信。不知命則欺天罔人。縱欲敗度。無所不爲。卽語以不可爲。亦不之信。又何懷婚姻之足諱耶。懷婚姻也以大無信也。大無信也以不知命也。人之於命。可憐惜而已哉。

按邯鄲入衛。在管繼霍徙之後。管未繼而居邯之時。

其陳於太史者。則爲邯詩。霍未徙而居邯之時。其陳於太史者。則爲鄆詩。有其君。有其地。乃有其詩也。邯鄆已入衛之後。其地爲衛地。其所有之詩。始可統爲衛詩。邯鄆未入衛已先。其地非衛地。其所有之詩。不可混爲衛詩也。傳文鑿鑿如此。毛本存三同之名。而混其詩何居。

謹按傳文與申說編次。邯風凡九篇。鄆風凡八篇。俱與衛事。毫不相涉。及編次衛風。凡二十一篇。以千旄次。淇奧以策衣次。碩人以擊鼓次。燕燕以竹竿次。水等何等序置得宜。信乎毛本之錯亂矣。

卷終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三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邢上後學張能麟訂

古棠後學孫洲如校

王

疏曰按本紀平王宜曰崩太子泄父早死其子林立是爲桓王桓王崩莊王佗立今所載皆三王詩

黍離

傳曰王世子宜曰弑其君幽王自立于維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三

一

王

說曰黍離幽王伐申申侯逆戰于戲射王弑之立平王于申自申遷洛命秦伯帥師逐犬戎于鎬京尋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秦人皆墜爲田咸生禾黍旁皇不忍去故作此詩賦也

續說幽王名宮涅宜王子正后申侯之女生太子宜曰既而幽王寵褒姒生伯服乃廢申后宜曰立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宜曰出奔申幽王召之申侯不與王伐申申侯以宜曰拒戰弑王于戲戲申地也在鄭楚之間宜曰遂立于申申侯又遣兵會鄭人犬戎攻

鎬京殺伯服于驪山衛武公唐文侯鄭世子招突迎

宜曰都維是爲平王趙盾與桃源之謀則趙穿不爲首惡子干竊楚靈之位則觀從不名弑君子貢明乎春秋之義是以書法如此維卽河南懷孟等州尹伯封尹吉甫後妻之子伯奇之弟仕於平王爲大夫西都鎬京也

詩測曰黍稷離俱有要緊關係離者陸離之離散亂參差之貌亦弗離之離弗離卽彌離猶蒙龍也謂草木之叢茸翳蒼也又按周禮四夷之樂西方曰柷離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三

二

王

疏曰離象秋物成而離其根株也又按虞傳云陽伯之樂舞柷離鄭註柷離舞曲名言象萬物生柷離若詩云彼黍離離是物生亦曰離又相如傳離靡廣衍是離離之義必如此始明盡與靡靡之義相發明黍乃穀之最美者稷雖五穀之長而美次之故其饒伊黍註云豐年之時雖賤者亦食黍故云彼黍之離離然而散亂參差者其中乃彼稷之苗也非稷之苗何以離離若此以興行適靡靡然若前者却如無所之者乃中心之搖搖也非中心搖搖何以靡靡若此何

也。外者中之形行者。心之表也。夫中心搖搖者。心憂也。知我者云。

詩六帖曰。時說不知者。固不知。卽知者。亦未知。我所憂者何在。此說非是。詩人實是心憂。寔說知我。至其所以憂者。尚自含蓄不露。且一詩綱領。全在心憂二字。何緣以謂我心憂者。亦作不知耶。

易之水 易毛本作揚

傳曰。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易之水。

說曰。易之水。荆子討申侯。弑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三

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興也。

詩測曰。按易字。遍考韻書。從山從易者。有之。從石從易者。有之。獨不得此字。今據從丘從易。大約可與從山從易者類看。不宜以從才從易解會也。蓋易之義。開明也。丘之開明處。而有水焉。乃敷淺之水。故不流。

束薪。若作悠揚緩流。豈不能流束薪耶。

詩說通曰。詩意思處。卽是其怨處。不明言役。非其職。而但言思歸。詩之委婉如此。嚴氏云。彼其之子。指諸侯之人言。言束薪本易流也。而敷淺之水。則不能流。

轉之以喻戍申。非難令也。而微弱之勢。則不能號令。之。惟其號令不行。故彼其之子。凡屬諸侯者。不與我戍申。而使我畿民遠戍。久而不得歸也。懷哉懷哉。不知何月得旋歸哉。而以彼其之子。指其室家者。殊不可解。

君子于役

傳曰。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說曰。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賦也。

詩測曰。上篇言曷月。此篇言不日不月。總之不知其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四

期。此所以思之而怨也。不知其期者。以戍言。不必以

大夫言。婦人稱其夫爲君子。乃通稱也。

說通曰。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佑。傷來日也。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嘆。如之何勿思。沉迴綿邈。不能已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各末二句。復提唱君子于役。大有意味。

詩評曰。不知德行。深得妙。苟無飢渴。淺得妙。然愈淺愈深。

堙雅。羊性畏露。晚出而早歸。常先于牛。

葛藟

傳曰。平王之族。流散而賦葛藟。

說曰。葛藟。王族流散而作興也。

詩測曰。序亦以此爲王族刺平王。謂周室道衰。棄其九族。却與傳合。闕文疑是怨字。各章終遠兄弟及末一句。皆謂平王也。兄弟正傳所謂族也。遠者王遠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五

張成

也。終遠者。似無具題之日。我者。兄弟之自我也。

左傳宋樂豫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若去之。則本根無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況國

君乎。此諺所謂庇焉而縱尋斧焉者也。

必曰在河者。洛爲河南之地。背河。

子衿

毛本出鄭作衿

傳曰。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

說曰。子衿。王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背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賦也。

詩六帖曰。朱子白鹿洞賦。有曰。廣青衿之疑問。樂菁莪之長育。用此二事。仍從序說。黃葵峰云。世亂學校不脩。學徒離散。賢者昔司學校之教。隱身無與其修。故賦此詩。重致意焉。

毛傳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嗣習也。古者教以詩樂。樂誦之歌之。絃之舞之。佩服玉也。士佩瑞珉而青一綬。鄭箋曰。學子而俱在學校之中。已留彼去。故隨而思之耳。嗣續也。汝曾不傳聲問我。以恩責其忘也。國亂。人廢學業。但好登高。見于城闕。以候望爲樂。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六

謝仁

惟欲常見而戒諭之。故思之甚。

說通曰。小序云。刺學校廢也。疏云。學廢而生徒分散。或去或留。此陳其留者。責去者之詞。

大意若謂。學校之音。人人所當嗣。而往來不容間斷也。今青青子衿。絕此音久矣。悠悠我心。營迴不已焉。我原有去留之義。子不必拘往來之常。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也。耶。青青子佩。其不來久矣。悠悠我思。係念不置焉。縱我不往。子寧不來也。耶。然子之不來。嗣音者。果何在也。挑兮達兮。在城闕兮。我心思之。悠悠。

者果何如也。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箋曰：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此思良友也。

何艸不黃。毛本出小正末

傳曰：桓王○○卒，苦之賦何艸不黃。

說曰：何草不黃，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

周人苦之，而作是詩。前二章興也，三章賦也，末興也。桓王名林，平王之孫，閔文或作好，兵士三宅。

箋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矣。何

草而不黃乎？言草皆黃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而不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七

謝禮

行乎？言常行勞苦之事。

詩評曰：何草不黃四字，寫盡幽荒之景。

毛傳曰：芄，小獸貌。箋云：狐草行草止，故以比棧車輦

者。詩測曰：棧車不是役車，庶人乘役車，駕牛以任載

者。士乘棧車，駕馬以行役者。云士卒苦之，則棧車為

士矣。棧，閣也。閣木於車上，故曰棧車。

薪薪之石。毛本出小正薪作漸

傳曰：周人從征，賦嘯嘯之石。

說曰：嘯嘯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賦

也。

說通曰：嘯嘯，見所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割馬

之蹄，且高峻峭拔，非攀援不可登。今五溪之路，皆如

此。曰悠遠者，謂山窮者水斷之川，盡者山間之重丘，

相間遠不可及也。

埤雅：馬喜風，豕喜雨。洪範：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

從星，則以風雨。又月水之精華，好雨之星。

六帖云：白鵝涉波，久雨停潦，多故也。停潦既多，雨歇

未久，而月離于畢，又將滂沱矣。此解最得。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人

王予

詩測曰：凡用武者，皆可謂之武人，不必將帥。如易曰：

武人爲于大君，利武人之貞。未見必爲將帥，故傳曰：

周人從征，不遑他知，慮廢而憂患專也。

采芣

傳曰：周人從征，室家怨之，賦采芣。

說曰：采芣，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賦也。

集傳：綠王芣也。爾雅注：芣，蓍也。今呼鴉脚莎。

毛傳曰：詹至也。婦人五日一御。箋曰：五日六日，五月

之日，六月之日也。說通曰：五日六日，時未久而怨者

古新昏三月不從政此新昏者之怨辭也

六帖云末二章言君子得歸狩則報其弓釣則綸之
絕釣而有獲我亦得與君子觀之相親相暱不至如
今之怨曠也便是思切如註近便

詩評曰二章當領其意不當泥其事有借隱意其釣
句有致薄言觀者餘音悠然

大車

傳曰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說曰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賦也

詩經傳義疏

卷之三

九

月精

詩測曰訊其室家於詩文了未有滯奔而可以明
言同室同穴者也爾思爾字指室家言奔走也如鹿
斯之奔奔而殿亦滯奔乎檻字從木從監乃開柙也
謂車上之尊嚴蔽密也若嗥嗥從口則爲聲矣義者
細毛也毛細則如莢如瑞之溫嫩矣子者行役之人
指將帥者言即乘大車衣毳衣者也蓋將帥自有法
令未可以私情犯之舉其所乘所衣正以見法令凜
然可畏而不可犯也故有異室同穴之盟而又指髮
日以示信總之一畏字盡之則非說以使民者矣傳

文訊者告也問也辭也逆知其未必得歸又恐室家

疑怨故爲此訊告之辭以安之耳况同穴之葬在葬

已者不在已者也豈有生前私欲而歿後能奉行也

哉確確乎非淫奔也有如皦日左氏云有如河有如

日有如白水

何彼穠矣

毛本出召南

傳曰齊襄公○○王周人恥之賦何彼穠矣

說曰何彼穠矣齊襄公殺魯桓公莊王將平之使榮叔

錫桓公命因使莊公主昏以桓王之妹嫁襄公周人傷

詩經傳義疏

卷之三

十

林義

之而作是詩一章賦中有比也二章賦也三章興也

續說齊襄公名諸兒僖公之子荒淫無道周畏其強

而與之結昏故可恥也

詩測曰傳缺文當爲上娶于三字通篇要得其耻之

之意按莊王四年戊子夏單伯送王姬秋魯築王姬

之館于外冬王使榮叔如魯錫桓公命王姬歸于齊

是年即魯莊公元年春秋書王姬歸于齊則平王之

孫爲莊王齊侯爲僖公齊侯之子爲襄公也的有明

証無疑大意言何彼穠矣何華乎唐棣之華也夫以

以唐棣之華。宜其盛矣。曷不肅雍。何車乎。王姬之車也。夫以王姬之車。宜其肅雍矣。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可謂同芳矣。平王之孫。齊侯之子。亦共麗也。耶。其釣維何。維絲伊緡。固比其類矣。齊侯之子。平王之孫。亦合其好也。耶。肅雍二句。卽條華冲冲之意。言車如是誠可嘉也。以畏之之故而下嫁。卽伉儷締結亦足羞矣。

唐棣

毛本脫首章作東門之墀

傳曰。○王棄賢。大夫風之賦。唐棣。

詩經傳說義

卷之三

十一

王予

說曰。唐棣。信王者棄賢而諷之。首章與也。二章三章賦也。

經本文云。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

東門之墀。茹蘆在阪。其室則迤。其人甚遠。

之粟。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按詩評曰。初讀此詩。因不得本篇全文。直謂全文不

可考。止于論語之所引。及讀傳至鄭終鄭不見東門

之墀篇名。後讀魯詩世學。見王唐棣傳文之下。註有

毛本作東門之墀非八字。始疑毛本之誤。尚兀兀于

中。不知所處。及讀至鄭。見扶胥正說中。傳數毛氏編次錯亂之失。有云。王之唐棣。刺王者之棄賢也。錯之于鄭。脫其首章。而以爲男女不待禮而相奔。始知詩傳原文。乃唐棣一篇三章。論語所引者。爲唐棣之首章。鄭東門之墀二章。爲唐棣之第二章。第三章。而今所誦習者。毛鄭之錯脫也。蓋以魯申公得之。必真豐原學。傳之必的。而其文意又甚相協。不得不從耳。從之。有無限滋味。

全詩乃諷王者之棄賢也。唐棣與東門之墀。東門之

詩經傳說義

卷之三

十一

王予

粟。皆賢人所居之處也。本謂王之棄賢。而首章婉辭

以爲思賢而室遠。次乃婉辭。以爲非室之遠。乃人之

遠。末又婉辭。以爲非人之遠。乃人不我卽。前後婉曲

爲游移靡定之辭。而棄之之意。在言外。有不能當者

所以爲風。

按詩評曰。其室則迤二句。千古相思深微。盡此二語

亦說得其人甚高。秦風所謂伊人六句。意象縹緲極

矣。此詩以其室二句盡之。必坐以潘奔枉甚。通詩之

意。亦描寫思景。始焉如自語。既焉如與其人語。意味

淵源玩之不窮。

疏陸機曰茅蒐一名地血。齊人爲菑。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

丘中毛本作丘中有麻

傳曰留子賢而退隱。周人嘉之。賦丘中。

說文遺

序曰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毛傳曰留大夫氏。子嗟子國。其字也。

詩經傳說叢書

卷之三

主

謝仁

考補蘇頌演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植麻麥果實。以爲生。民思其賢。而庶其肯徐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

詩測曰。末章直曰彼留之子。其爲姓氏可見。貽我佩玖者。言其果施施而來食。則慶溢意外。光被身中。恍然報我以瓊瑤也。卽錫我百朋之意。

詩說通曰。玩黍離以下諸詩。大抵迫感憂傷之詞。夫人滿心生于侈靡。節于憂勤。東周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爲務。朱子以大車與此爲流詩。意既疑之。

姑闕疑可也。

采葛

傳曰。王好譏。大夫憂之。賦采葛。

說曰。采葛。賢者被譏。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興也。

序曰。采葛。懼譏也。

說通曰。彼謂君也。葛性善攀附。蕭艾俱腐穢之物。喻小人也。采。喻君方睚近之也。小人本好譏。君又睚近之。則易譏。故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不可知也。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詩經傳說叢書

卷之三

古

張成

呂東萊曰。葛爲絺綌。蕭艾供祭祀。艾療疾病。特訓釋三物。非取義于此也。葛生于初夏。聚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爲佳。故下承三歲。

黃葵峰曰。此詩蓋喻君子出而有爲。或奉使刺方。或承事他境。睽違雖不多時。然而譏邪方盛。乘間而投。未免風雷交異。禍生不測。故雖睽違一日。其心兢兢。恐懼。卽如三月三秋三歲之久也。莫道兩京非遠。別春明門外。卽天涯。亦是此意。是錯之與景帝。非不愛。

也。袁盎一言。頃刻便斬東市。離構之生于不相見。豈可不爲之寒心哉。

詩評曰。情語到至處。不論邪正。動人則一。

無將大車

傳曰。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說曰。無將大車。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詩測曰。序以大夫悔將小人。固自不明。集傳爲行役

勞苦。惟傳以周人諫大夫。自是也。然蓋曰百憂所任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五

張

必重。似大夫之事。缺文似是憂思之意。故無思百憂

通篇不變。諫之者。諫其思百憂也。大意言車不得不

將。將大車則塵憂不得不思。思百憂則底通。詩是興

頌音拱。光也。與上冥冥反對。不出于頌者。言不得光

也。雖讀爲壅。塞也。蔽也。重者輕之反。凡思多者。自是

不得輕爽輕快。故曰祇自重。今重亦累之之意。

詩六帖曰。頌訓小明。凡人有一事關心。此心全向此

一處芥蒂。只見有此一事也。不出者。人心有憂。則耽

耽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所以無思百憂。

說通曰。憂而敢思。猶可言也。憂而不敢思。不可言之。

詩評曰。詩以頌字言憂。已妙矣。又曰不出于頌。更妙

更苦。頌者沉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持。各

不出。卽沉思意。衛風如有隱憂。細玩如有字。可得

出之意。重。猶累也。謂空自憤懣。一翻多憂損志。多

思損神。故曰自累。

君子陽陽

傳曰。刻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說曰。君子陽陽。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諷之。而作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末

張

是詩。賦也。

詩測曰。君子。謂景王也。我者。大夫之自我也。其詞若

甚美之。其意則甚不足。故曰風。

說通曰。諸說皆以爲賢者居亂世。而爲伶官相招。執

役之詞。程子云。揚揚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房。小

寢也。由房。入奏房中之樂於小寢也。敖。舞位。記所謂

綴兆是也。其說絕佳。若從集傳。則閨闔之中。無端而

執簀執翫。由房由敖。殊亦無謂。

詩心印曰。陽陽。爽暢也。陶陶。和適也。

黃鳥 毛本出小正

傳曰民適異國○○○賦黃鳥

說曰黃鳥民適異國見拒於人而思歸故鄉乃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詩測曰此適異國不得其所而思歸之詩首三句指邦族之人而託之乎黃鳥也初因邦族不能爲生至於此邦乃此邦之人亦復如是惟有旋歸而已詩故云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來依於王室者及其季年政怠禮衰窮困不遂思返故國而作是詩理

或然與

詩評曰黃鳥集穀啄粟回想悲甚不我肯穀言其薄不可與明言其昏薄者必昏鄭箋曰明當爲盟信也穀木之穀從木穀善之穀從禾始言邦族次言諸兄終言諸父困苦愈甚思則愈親也

我行其野 毛本出小正

傳曰士就親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望

說文遺

詩測曰蔽芾其樛當與蔽芾甘棠同類不必作依惡

詩經傳說纂要 卷之三

七

周禮

詩經傳說纂要 卷之三

大

林廣

木以自蔽曰蔽芾其樛則依之之意自在始以婚姻之故就爾居冀爾之久爲畜也不畜而何如復我之邦家繼而就爾宿猶冀爾之暫爲畜不畜而能不與思於歸復復則行野而來者復行野而往向之依樛而采遂者更依樛而采蒿傷哉何不見恤于昏姻之故耶末章語意又深一步當云爾不我畜其情則有大可異者我者詩人代昏姻之自我也末二句好難理會富還他一富字異還他一異字瓏玲融會爲是若如註便不像詩人語意異如諺云異樣之異又如駭異之異凡事之非其常忘其初者皆異也此詩非泛常親戚所爲乃婦之父母與其壻情分之最相關者相指而言也壻不念嬾之父母併其婦而疎棄之人紀于是絕矣故異之

詩評曰婚姻之故四字責得甚深不思舊姻求我新特出脫舊新二字成不以富亦祇以異似爲薄者間一生路然詞益怨而意益深矣

六帖云常人處此不早屈詣依則將苛責痛詆無所不至此詩始曰復我邦家未嘗卑其身以必求終曰

亦祇以異。未嘗甚憾其人而奇怨性情之正。如是夫。

蔀之雩

毛本出小正蔀作荝

傳曰。王室亂。人不。生。賦蔀之雩。

說曰。荝之雩。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自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二章興也。末章賦也。

續說。春秋昭公二十二年。葬景王。王室亂。劉子單子。以王子猛。居於皇。入于王城。天王居于狄泉。尹氏立。王子朝。此詩殆作于是時乎。

詩測曰。傳文闕者。當是聊字。蔀音邵。蔀之華葉雖盛。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九

然附物而生。豈能久榮。今我當此之時。不久爲他人臣僕。何以異之。所以憂傷。且以爲不如無生也。牝羊本首小。以羸瘠而首大如墳。

疏義云。荝。陵荝。黃華。蔀。白華。菱。鄭箋云。陵荝之華。紫赤而繁。陸機疏亦言其華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衰衆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典者。陵荝之幹。喻如京師也。其華猶諸夏也。故謂諸夏爲諸華。華衰則黃。猶諸侯之師旅罷病將敗。則京師孤弱。其葉青青者。

京師以諸侯爲障蔽。今陵荝之華衰而葉見。青青然。

喻諸侯微弱。而王之臣當山見也。毛傳曰。群羊羶首。

言無是道也。三星在罍。言不可久也。箋曰。無是道者。

喻周已衰。求其復興。不可得也。不可久者。喻周將亡。

如心星之光耀。見于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

詩故云。羊羶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罍。水無魚也。人

食鮮飽。饑饉甚也。天下將亂。必先飢饉。而戎馬是生焉。

詩評曰。三星在罍。實有此景。創有此言。拈出使人笑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十

王予

哭

中谷 毛本作中谷有雅

傳曰。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說曰。中谷。民饑而流。夫婦不保。君子閱之。而作是詩。興也。

詩測曰。京師。王城也。雅。一名羌蔚。一名菴蘭。能旱草也。凡早必高地之物先萎。故從乾處說起。至修而長者亦曠。生于濕者亦曠。則旱勢愈甚矣。曠其乾。貧者先瘁也。曠其修。則粗給者亦乏絕矣。曠其濕。則富者

亦不免矣。條如條暢條達。如漢郊祀歌。聲氣遠條是也。又條教條貫。條件條理。謂一一而疏舉之。若木條然。又書厥木維條。註長也。又白虎通曰。距冬至四十五日。條風至。條者生也。總是木出于枝。長遠之意。獻者。獻口出聲。吹氣若歌也。其中憤懣之氣。口吹長出。若木條然。故曰條其獻矣。正與修義。恰相照應。何嗟及。無尤人之意。

詩評曰。二遇字。義命之言。末語促而悲。

有兔 毛本作兔爰

詩經傳說最義

卷之三

主

張定

傳曰。莫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周人傷之。賦有兔。

說曰。有兔。趙鞅殺莫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比而賦也。

續說。莫弘。周大夫。趙鞅。晉大夫。春秋敬王二十三年。

秋。趙鞅殺邯鄲午。荀寅士吉射。以晉定公伐鞅。鞅入

于晉陽。以叛。韓魏爲之請。鞅歸于晉。莫弘事劉文公。

劉與吉射世爲昏姻。鞅以弘爲黨也。伐劉而殺之。兔

喻趙鞅難喻莫弘。無爲言無爲此百罹者。

說通曰。玩詩詞。蓋新罹禍亂。憤怒悲傷之極。不自知

其言之激切者然。若止作刑政失常。奸良顛倒。則其

詞似過于厲。所謂忠厚和平者安在耶。

詩傳意曰。刑罰不中。便有許多事。如黨錮之禁。造者造端。如羅織之謂。庸者用意。如故出入之謂。無恥無作爲也。無覺付天下事于不知也。無聰付天下事于不聞也。俱不必泥定作死說。

韓詩外傳曰。璵玉瑤珠不知佩。雜布與錦不知異。閭姬子都莫之媒。嫫母力父是之喜。以盲爲明。以聾爲聰。以是爲非。以吉爲凶。嗚呼上天。曷維其同。其此詩之意象乎。

詩經傳說最義

卷之三

主

禹稷當平世。逢也。顏子居陋巷。亦逢也。逢之時義大

矣哉。知逢則可以尚寐矣。

按詩測曰。舊多以爲徙居王城。王室遂卑。故其詩降

爲國風。余每以爲不然。蓋詩之分風正頌者。以其體

之異也。非有所升降于其間也。又謂東遷後。天子不

巡狩。無太師陳詩之事。不知詩雖不陳。太師之職不

廢。觀孔子七世。宋大夫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

太師。又從周太師。校其舛繆。以邠爲首。歸祀先王。乃

東遷後七王時事。可知周太師之藏詩。卽東遷後未

晉廢也。王安得無詩之傳哉。

自何仲不黃等七篇。居恒讀之。覺其意態飄揚。大是風人之致。卽摘之非正也。尚無所據。及讀傳至王。智皆爲王城之詩。身心躍然。口耳俱喪矣。

齊

譜曰。齊自武王封太公於營丘。五傳至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諍之。周懿王使烹焉。齊風始作。

疏曰。世家周懿王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爲胡公。哀公之同母弟山。弑胡公。是爲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脫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是爲襄公。詩以之爲次。

東方未明

傳曰。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說曰。東方未明。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故作此詩。首二章皆賦也。末比而賦也。

詩測曰。魯詩之文云。齊厲公虐而無常。大夫怨之。賦東方未明。序曰。刺無節也。意不甚異。若謂公家之無節無常如此。吾屬相戒勤公。則彼不得乘吾屬之情。而罪謫亦無所施矣。

說通曰。序云。犖壺氏不能掌其職。焉以末章爲犖壺者之詞。若君爲其所誤者。意更深婉。

盧毛本作盧今

傳曰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說曰盧齊襄公好田君子風之而作是詩興也

詩測曰襄公厲公六世孫田獵也盧黑色也世稱韓盧疏義云犬有田犬守犬戰國策韓云國盧天下之駿犬是盧為田犬也嚴氏云古有聞環聲而喜者非

喜其田犬也其人美且仁也襄公不美之意在言外仁與偲俱從田上看出來纔是偲字正切偲之偲訓

詳勉又訓強力朱子因二章偲字遂以偲為多鬚考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重

按定

字義慧為多鬚春秋傳于思乃思慧通用也美者伎

藝之美也即便捷輕利意

鄭箋曰慧讀當作權權勇壯也

營毛本作還

傳曰齊俗習于田賦營

說曰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賦也

詩測曰營之名不得其說豈取往來之義乎疑卽序

以還名者也齊襄公從獸無厭國人化之以習于田

獵為賢閑于馳逐為好故有此詩集傳謂其來必有

所自公實致之公正謂襄公非謂太公也技藝之美

曰茂才能之富曰昌狼牡名驪北名狼想見齊兒技

擊語態

詩六帖曰馳驟相遭互為稱譽呂氏所謂意氣飛動

鬱鬱見于肩膊之間得其神矣狼子微絕有力迅陸

機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

步其猛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皮

可為裘故禮記云狼屬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狼

裘是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重

張明

半毛本出鄭

傳曰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半

說曰半襄公無道卽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

慕之而作是詩賦也

續說小白齊僖公第三子襄公庶弟也春秋傳襄公

立無常鮑叔牙曰亂將作矣奉小白以如莒小白好

賢國人多歸之

詩測曰通篇咏之風調極佳未見有滯靡之氣且錦

衣裳而聚必待駕而行豈可輕以語于市井隘嫌之

間又且既日子。則其情已有所屬。又曰叔伯將何所歸。況以丰昌稱人。而不以德貌飾已。僅自炫其衣裳。安能動悅已之心。卽在目挑心招者。未必如是。皆說之難通者。至讀傳文。大爲灑然。平日之疑盡釋。至慕之一字。尤曲盡此詩之情景。爲此詩者。必公子之舊識。亦深知公子者。方公子適莒臨行之時。曾俟別而不得送。是以悔之。欲與其同類之衆。駕子與行。而往覲之。駕子與歸。而返國耳。衣錦褰衣。裳錦裝裳。乃齊人想像公子在莒之服飾如此。服此衣裳。愈見其丰昌也。然使人之愛慕若是。公子之爲人可知。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幸

張生

敵笱

傳曰。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敵笱。說曰。敵笱。魯桓與夫人文姜如齊。而襄公通焉。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續說桓公名軌。惠公之次子也。弑其兄隱公而自立。求援于齊。娶襄公之妹。文姜爲夫人。其十八年。齊魯會於濼。遂與姜氏如齊。襄公舊通文姜。至是復通焉。

桓公知而諱之。襄公怒殺桓公。

鄭箋曰。鰥。魚子也。言文姜初嫁魯桓公時。其從者之心。意如雲然。雲之行。順風耳。後知魯桓微弱。文姜遂淫恣。從者亦隨之爲惡。如雨。言無常。天下之則下。不下則止。水之性可停可行。皆言姪娣之善惡在文姜。詩傳意曰。雲象擁簇。雨象連綿。水象奔流。總是多意。而義稍別。

南山

傳曰。襄公留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刺之。賦南山。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天

張生

說曰。南山。襄公久留文姜。齊人刺之。比而後賦也。

按左傳。桓公十八年春正月。公與姜氏如齊。申繻曰。女有家。男有室。無相濱也。謂之有禮。易此必敗。不聽。夏四月。齊侯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註云。乘公者。抱上公車而拉殺之也。此南山之詩。兼刺二君不偏貸也。

說通云。後二章刺魯桓。意則以襄爲主。何也。魯桓弑兄自立。有危心焉。結婚于齊。歸田於鄭。成亂于宋。樹

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潘文姜挾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姜。以齊之勢重也。襄敢三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屨有纁黃黑白散五等。故曰五兩。又伍伍相兩。非五屨之說也。雙曰葛屨五兩。喻文姜於姪婦。及傳母同處。冠纁。喻襄公也。人五為奇。而襄公往從而雙之。冠屨不宜同處。猶襄姜不宜為夫婦之道。

載毆 毛本毆作擊

傳曰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毆。

詩經卷之三

先

月布

說曰載毆。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猜師齊人刺之賦也。

春秋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蓋因襄公伐衛納朔。而假猜師之行以會之。胡文定曰。日會日享。猶為之名也。至是如齊師。羞惡之心亡矣。

毛傳曰發夕。自夕發至旦。詩故云。急於赴齊。即夕啓行。不能待旦也。較註更勝。

六帖曰。說云。輿前謂之輿。後謂之郭。郭璞曰。輿以革。輿車拭也。郭以革。郭後戶也。又云。行前謂之禦。後謂

之蔽。孫炎曰。禦以革為車飾也。郭璞曰。蔽以革衣後戶也。

通章一車二馬三四僕從。皆極道其明目視顏了無顧忌之狀。

猗嗟

傳曰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說曰猗嗟。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禚。齊人刺之。賦也。

詩測曰。此詩因會狩而作。故每言儀貌之美。而必悉

詩經卷之三

羊

未明

其射技之善。纔有若落目之動者。精神之流動也。論衛云。人心惠而目多采。禮記註。行而張足曰趨。禮有疾趨徐趨。為之有巧拙。踰正狀其趨走之巧。毛傳曰。目上為明。目下為清。射主賓射說。諸侯來朝與之射。于朝曰賓射。將祭。擇士射于澤宮。為大射。燕賓客射于寢曰燕射。齊人所見于魯君。則賓射也。

詩六帖曰。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張五采之侯。則遠國歸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此所謂正。則五采之侯也。記言聲音必及于戚羽旄。然後謂之樂。

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於成均。亦必成童。舞象既冠。則舞大夏也。故舞是兼文武言。選謂於倫等最上。貫習也。射必四矢者。象其能禦四方之亂也。新解展我甥兮。非指其不為齊侯之子也。若云是甥我者矣。非仇我者也。傳參考。

風雨 毛本出鄭

傳曰。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

說曰。風雨。齊桓得管仲以爲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三

至

周柄

按詩測曰。序以爲思君子。尚不知爲齊詩。今讀傳文。乃知所謂既見君子者。爲既見桓公之相管仲也。快哉快哉。風雨鷄鳴云者。乃昏晦維亂。未明將明之際。以喻春秋之天下昏亂已極。將有待于匡之之人。當此時得管仲而相之。則尊攘大有望矣。云胡不夷。云胡不瘳。云胡不喜。

詩六帖曰。微弦云。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讀之者有天地晦冥。異喙爭曉之盛意。黃葵峯云。君子當昏亂之時。舉世波蕩風靡。而以得見中立不變之君子爲喜。

凡有感時憂世之心者。未嘗無是思也。安得以邪心觀之。則亦安往而非邪哉。

毛傳曰。興也。風且雨。淒淒然。鷄猶守時而鳴。喈喈然。嚴氏曰。膠膠羣鷄之聲。

左傳昭公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于郊。宣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至子游賦風雨。宣子喜曰。鄭其庶乎。賦不出鄭志。時子產在列。子游駟。偃也。一羣英才。千古博物。若果潘詩。豈敢賦以餞大賓。弟謂鄭志。似仍屬鄭詩耳。今傳說皆齊。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三

至

林寅

鷄鳴

傳曰。桓公好內。衛姬諳之。賦鷄鳴。

說曰。鷄鳴。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賦也。

續說。衛姬桓公夫人。烈女傳云。桓公好畋。衛姬爲之不食禽獸之肉。好音。爲之不聽樂。賢可知矣。

詩測曰。諳胡介切。音解。卽解之義。不曰諫。諱箴。而曰諳者。既不悅從。又惡于激直。惟忠告善道以諳之。使其好內之意自解。此衛姬所以爲賢也。

詩六帖曰。警畏之意。詩人口中不要發。放在言外。

更爲得旨。大槩風人之致。多是借有爲機。倚無爲用。說處不是詩。詩在不說處。譬如車輪之轉。非穀非非。妙在于空。又如鼓響於梓。聲不在木。火傳于薪。光不在燼。若將意思一句說盡。便如嚼蠟無味矣。

詩評曰。匪鷄則鳴二句。情在景中。添一層妙手。蟲飛句。寫景入妙。同夢二字。情理深微。予字苦想。

東方之日

傳曰。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

說曰。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賦也。

詩經傳記東萊

卷之三

筆

王明

續說。莊公名光。靈公環之世子。桓公之玄孫也。潘子崔杼之妻棠姜。爲杼所弑。

詩測曰。無禮云者。莊公之潘縱。無分于蚤暮也。此齊人所以刺之。我者。詩人托爲棠姜之自我也。

六帖曰。室在寢內。閨在門內。旦來暮去。來則在室。去則在閨。在閨將行也。日月皆曰東方。昧爽而來。初昏

而去也。履卽迎之也。履發送之也。

毛傳曰。月盛於東方。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

月也。

甫田

傳曰。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說曰。甫田。齊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二章與也。未比也。

續說。景公名杵臼。靈公庶子。莊公兄也。

詩測曰。通篇寓言。故曰風求之云者。非能安分自強。乃喜功生事之謂。大夫風之。或晏嬰之流與。

詩六帖曰。吳作則事不遂。妄想則心徒勞。齊急功利。故以此戒之。桀桀。特然獨出之貌。但怛惻然不安之

詩經傳記東萊

卷之三

筆

王明

意。婉變切之容。總角幼之飾。新解。驕驕。若縱之蔓。延侵陵。嘉禾之狀。切切。所謂傷心之痛也。

按詩評曰。一反一正。無折腰之病。好法好力。宜書座右。消人躁心。

著

傳曰。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說曰。著。齊俗廢親迎之禮。君子譏之。賦也。

詩測曰。詩文曰我。傳曰君子譏之者。豈托爲婦辭以

譏之耶。豈婦不知其非禮。爲此寧喜之詞。而君子述

之乃所以譏耶

詩六帖曰此詩疑以刺俗而托爲婦言者不言其不親迎而但言其俟我之處及服飾之美語氣含蓄意旨躍然有味乎其言統用雜采每章舉一色言之瓊華與英瑩亦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華瑩瑩英瑩皆以草木之華形容玉之光色也

說通曰設爲新婦始見壻而誇述之詞使人讀之不親迎自見禮唯天子不親迎使三公逆后魯哀公

詩經傳說纂要

卷之三

臺

周橋

問孔子曰見而親迎不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無不親迎也此特卿大夫以下之事而國君可知已何以知無國君事按統君五色臣三色曰素曰青曰黃故知卿大夫以下事也

魏

考補魏國名姬姓侯爵周成王以封文王之子畢公高之後後爲晉獻公所滅而取其地以與畢萬

詩故曰魏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周初以封同姓魯閔元年滅于晉

說通曰魏無世家不可考詩中多言侵削之事按周桓王十二年秦人圍魏此侵削之始歷桓而莊而僖而惠王十六年爲魯閔之元晉獻滅魏詩作於未滅前知桓莊僖三王時也

詩經傳說纂要

卷之三

桑

林廣

伐檀

傳曰魏之君子○○○美之賦伐檀

說曰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比而興也

詩淵曰此魏之人美魏之君子美其食力也若謂有君子於此始而坎坎焉伐檀爲車分既而事與願違竟寘之河之干今祇見河水碧流清而且漣潏然檀可寘而君子之用力不寘也河于非稼獵之地而君子坎坎之志對清漣而愈厲也如謂其不稼不穡彼

禾之三百廛。胡爲而取今。如謂其不狩不獵。彼兩庭之懸貍。胡瞻而有今。彼君子兮。伐固坎坎也。所取所有。仍如是坎坎也。真不素餐兮。若以不稼四句爲志。則未嘗有此實事。何以爲不素餐。試一詳之。用力指砥行自食其力。指用世。若謂屹屹攻苦。止爲身家之計。則所謂非力不食者亦細矣。

詩評曰。伐檀稼穡狩獵一例看。非以伐檀作實事爲主。而以二事比之也。

詩心印曰。真河干者。車成而適與水值。則便置之水。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毛

周橋

畔以俟時。更不別爲遷就以求售耳。通詩重坎坎字。中德未大。恥坎之不盈。小得弗求。耻坎之未出。坎愈習而愈深。愈入而愈亨也。間間泄泄者。魏多紮於素。故茲以坎坎砥之。

無色無味謂之素。貪者高爵厚祿。都看得容易。却像平淡受用的。君子故不素。

詩六帖曰。釋水文云。大波謂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湮。瀾言渙瀾也。淪言蘊淪也。湮言徑湮也。

十畝之閒

傳曰。魏之君子。○○○賦十畝之閒。說曰。十畝之閒。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于農畝賦也。

詩測曰。此魏之君子。自爲言者也。不是慕別人之詞。只自家想像隱居之妙。閑閑蕭洒無累。泄泄優游不迫。桑者如老農老圃之謂。不論其爲植桑採桑也。羨在畝畝。則厭在朝廷可知矣。畝畝之人安。則朝廷之人危可知矣。

杖杜 毛本出唐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美

林園

傳曰。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杖杜。

說曰。杖杜。君子教人孝友之詩。興也。

詩測曰。我者。君子代爲無兄弟者之自我也。末四句。以皆兄弟之意。望行之人。乃所謂訓民孝弟也。不如我同父同姓。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同姓矣。大意若謂。有杖之杜。其華滑滑。不相比矣。獨行而至于踽踽。豈無他人乎。不如我同父手足情深。安危可與共也。嗟行之人。際可合也。胡不比焉。人無兄弟。所當聯翩者也。胡不仗焉。有杖之杜。

其葉菁菁鮮所蔭矣。獨行而至于憂。豈無他人乎。不如我同姓本源誼切。緩急可相須也。嗟行之人。踈可戚也。胡不比焉。人無兄弟。所當協從者也。胡不伙焉。

毛傳曰。興也。滑滑枝葉。不相比也。箋曰。菁菁稀少之貌。詩測曰。踴踴踈行貌。比如易比卦之比。次義同。代也。遞也。及也。助也。

詩心印曰。通詩卽凡令之人。莫如兄弟意。言同父重一本矣。言同姓重九族矣。杖杜詩人。其有陶唐親睦之遺風。而或目爲途次乞憐之語。何誤也。

六帖曰。踴陸機云。赤棠與白棠同耳。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溫而酢無味。

此詩只言兄弟親厚。不當言他人踈薄。恐碍下文。

陟帖

傳曰。魏人○○○○賦陟帖。

說曰。陟帖。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賦也。

序說。魏介泰晉。迫于誅求。終歲奔命。有往無返。見役

者。自審危亡。而作願像曰。夙夜無已。知征役不息也。曰。猶來來不來。未可知之詞也。

六帖云。孝子思親。不言已之念親。反言親之念已。不言已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焉。猶唐人云。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也。詞旨深婉矣。

毛傳曰。父尚義。母尚恩。兄尚親也。

時解。猶來無止。氣斷語連。總見情之迫切。猶來者。不敢必。慎心所發也。止。謂止彼而不思歸也。棄謂棄此。

而不復返也。尚未說到死。夙夜必偕。言吾儕方作。吾何敢不作。吾儕未息。吾何敢獨息。見離我同胞。而與同儕爲侶也。

詩評曰。上慎旃哉。非守身養志人。不能道此語。

園有桃

傳曰。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

說曰。園有桃。君子憂國而歎之。故作此詩賦也。

詩測曰。傳缺文。當是小而無政四字。我歌且謔。固是憂之所爲。亦是寫憂。二說原不相左。夫人有所蘊結。

于中則必有所寄。以發抒其懷抱。但歌謠刺時。便見倨慢無禮。睥睨世界之氣象。故曰驕。

說通云。此興之兼賦者。國小無政。亦只是安於儉嗇。固陋而不知經制之大。振起之謀。如閨桃以爲穀。園棘以爲食是也。故以爲興耳。

詩評曰。彼人是哉。二句亡國之言。其誰知之。覆一語悲甚。聊以行國。妙于自寫。次章自彼人是哉。至末再說一遍。更難堪。

時解謂。若行光。則臣口滅。既曰彼人是哉。久則舉世

詩經傳說

聖

皆彼人矣。以迷迷迷。顛倒日甚。通不識如何是非。肉食既久。籌策盡覺其短。怡堂已衆。悔吝翻幸其無習。慣于細娛。倡者和者。共恬爲明。時碩畫一。聞憂國之言。反誣爲治。世妖譚。曾不知凶于轉盼。亡在目前也。

悲夫。

埤雅。大者藟。小者棘。於文重東爲藟。並東爲棘。蓋藟性重。喬棘則低矣。故制字如此。本草註。棘有赤白二種。小藟也。叢高三四尺。

碩鼠

傳曰。魏人困于○○○其國賦碩鼠。

說曰。碩鼠。大大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比而後賦也。

傳缺文。當是貪。碩鼠去四宅。

詩六帖曰。此詩托言之比。與各處不同。蓋爲尊者諱。

故寓意於鼠。不必補出正意。下段亦不必言鼠。亦不必言人。只順本文說。爲是黃葵峰曰。爰得我直。遂其

生無屈伸也。郭璞云。大鼠頭似兔。尾有毛。青黃色。好

在田中食菽豆。關西呼鼯音鼠。許慎云。碩鼠五技。能

飛。不能上屋。能遊不能度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

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陸機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

詩經傳說

聖

立。交前兩脚于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孔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

鼠也。

詩故云。三歲貫女。貫習慣也。言始以國家多故。暫重

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爲常法矣。以是

終身。豈我力之所能任乎。

詩評曰。碩鼠碩鼠。呼得貪人。心寒面熱。

鵲羽 毛本出唐

傳曰。魏人苦于征。○○○○賦。揚羽。

說曰。揚羽。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興也。傳。缺。文。當。是。役。不。得。終。養。五。字。

詩六帖曰。此詩之比。又是一體。以首二句。比中三句。

末二句另說。若於苞栩下補出正意。而推言所以如此者。王事靡盬之故也。不知詩中斷無推原之體。或疑其似興。謂作詩遂無明比。則白華諸章。其意難通。且王事三句。正意中原無不便勞苦。則上半節分明。是比。原與興體不同。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聖

詩心印曰。此比乃明比。鹽易化。故訓不攻。繼靡盬。言非可不攻。綴也。此句亦不可涉怨望。蓋此乃孝子。未有孝而不忠者。有極。謂役事盡也。

詩評曰。有所未敢言得所也。要看之。何食何嘗語。質甚。說通云。有常。人子奉養之常耳。不敢有他望也。大意若謂。嗚呼。父母生我。有何益乎。故夫揚不能樹止也。樹止則苦矣。民不堪久役也。久役則困矣。今肅肅。揚羽。集于苞栩。非所集而何。集焉。王事靡盬。不能蓺稷黍。父母雖欲怙而何。怙焉。悠悠蒼天。今失所甚矣。

曷其有所乎。序云。昭公之後。大亂者五世。箋曰。五世

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按隱公五年。王命虢

公伐曲沃。而立哀侯于翼。作詩者。其此時乎。故云王

事靡盬。

葛屨

傳曰。魏之內子。○○○○○怨之。賦。葛屨。

說曰。葛屨。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廢者怨之。一章興也。二

章賦也。

詩。測曰。魏卿大夫之妻。新歸而怨。此其怨詞。若謂霜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聖

有履者。糾糾葛屨。詎可以履霜。家有縫者。慘慘女手。詎可以縫裳。彼謂州家。莫如儉。教婦莫如初。一家而烏可一人報功。一人而烏可三月坐食。遂命要之。褫之。而好人服之矣。彼固自以爲好人。而吾從外貌觀之。提提然宛然左避焉。佩其象。怖焉若無處。非好者。惟是要褫之心。褫心也。褫心一起。處世無餘地。處人無餘力。處已無餘情。舉先王宜人適節之禮。不堪彼褫心之一擲。而國事隨之矣。是以爲刺耳。黃葵峰曰。此詩乃詩人詠以爲刺。亦非女子所作。

詩六帖曰。唐人論詩。有隱字體。謂可以履霜之上。隱下不字。其說非也。本是不可履霜。却用以履霜。一似可以履霜者然。此與宜岸宜獄一例。意旨殊佳。若作隱字格。反無意趣。惟不戢不難。受福不那。古詩黃鳥不戀枝。此則不字上似有豈字。枯桑知天風。海水知天寒。此則知字上似有不字。庶近隱字體。然尋其語氣。頗似詰問之意。會得此意。當知豈字不字。亦不消得。故曰古人文字。圓滿具足。後人補綴。皆畫蛇添足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聖

徐成

毛傳曰。提提安諦也。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箋曰。婦新至。慎于威儀如是。使之非禮。此解於女字更為關切。左辟者。古人以右為尊。故讓者辟右就左。賓主相接。主阼階。賓西階。則左乃主位也。

唐

譜曰。唐堯墟。周封其弟亦虞。是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其子燮。改為晉侯。

疏曰。君世遷徙之次。自未虞始。封于晉陽。三世至成侯。自晉陽徙曲沃。成侯生厲侯福。福生靖侯宜。宜曰生僖侯司徒。司徒生獻侯籍。籍生穆侯費。費自曲沃徙絳。穆侯卒。弟殤叔立。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自絳徙翼。七年為大臣潘父所弑。子孝侯立。為曲沃莊伯所弑。子鄂侯郤立。卒。子哀侯光立。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武公伐緡滅之。復自曲沃徙絳。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時武公已自立三十七年矣。又二年卒。子獻公詭諸立。今詩以之為次。

駘驛

傳曰。唐○○○○○賦駘驛。

說曰。駘驛。唐人相戒之詩。與也。

詩測曰。傳文闕玩經文。大約是唐俗勤儉。燕樂相戒。

之詩。以主訓職良是。言當專主于思。如云以思居思。外思憂為主也。小正職競由人。此職字也。今云職此之故。亦此職字也。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常。時不能挽其去也。有無限咨嗟。日月其除。只就現在務間之歲月言。過此則歲事將興矣。當是閒時既過忙時。又來口氣。

詩六帖曰。外深於居。憂深於外。懼懼未見於爲。至蹶蹶則爲矣。蹶蹶未至于安。至休休則安矣。然相照看。懼懼正是思居情態。思外則趨此又恐失彼。所以蹶蹶思憂乃能無憂。故休休。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畢

元

說通云。外註餘也。是居中之穠事。居是本分常事。外則及其餘。猶是過而備之耳。憂則操心危。慮患深。舊以水旱疾疫爲外患。與思憂何異。新解。蹶蹶者。蹶而又蹶也。顛仆跌宕。百嘗于意外。而知險知阻。製曳崩墜。百防于望外。而如臨如集。世界以動相生。精華以動愈出。前蹶者。後動之師。外蹶者。內動之準。在心而不在境也。憂意頗深。如夫子云。季孫之憂。宋人云。參政他日之

憂皆同此意。孟子云。終身之憂。蓋外却似一朝之患。憂却似終身之憂。休休不是安樂。乃知止知足之意。人惟貪念。一不斷絕。便妄想。妄想便妄爲。詩評曰。忽說向憂處。作者亦不自覺。

山有樞

傳曰。唐侯。○○○○○○○○賦山有樞。

說曰。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興也。

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

有鐘鼓不能自樂。有朝廷不能酒掃。政荒民散。將以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吳

元

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詩測曰。自初誦詩。疑各章末句。今傳文有唐侯二字。未必蒼前篇也。蓋曲沃強大。將窺晉鼎。昭公守儉約之行。頽廢不振。山樞暗刺而諷之。其曰他人是保。他人入室。已預知其然耳。若謂凡屬我有者。無一能爲我有也。爲山有爲。隔有始爲子有者。終且爲他人有。彼他人者。兢兢在旁。俟居諸之審務。將併而有耳。尚可言哉。蓋古來亡國敗家。豈盡出荒淫之主。政惟恭儉自守。而莽伏其間。至于敵國外患。原卽在耳目之

前。故雖憂思有餘。而奸乘其後。危哉子乎。他人之俟子也久矣。

詩六帖曰。多憂則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日居幽處。獨慙慙慕遠。則雖短而似長。應務營業。矻矻勞生。則雖長而似短。憂則一名。實有二義。

邊讓章華賦云。登瑤臺以回望。今其彌日而消憂。即喜樂永日之意。

前漢書地理志。蟋蟀山有樞。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處。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張明

毛傳曰。興也。國君有財貨而不能用。如山隰不能自

用其財。充先貌。

朱聊 朱毛本作敷

傳曰。曲沃盛疆。○○○○。憂之賦。朱聊說曰。朱。唐昭侯封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聚盛疆。師服憂之而作是詩。比中有賦也。

續說。曲沃。唐邑名。昭侯以封其未父成師。以為桓。其後盛疆。國人恐其為亂而憂之也。

詩測曰。篇中彼其之子。正指桓。未。非盡美之辭。序曰。

刺昭公也。嚴氏云。晉人言桓未之強。而不及昭公。意則憂昭公之弱。而非主桓叔。言在此而意在彼也。說

詩者不用首序。則以為美桓叔可矣。為告昭公。故稱桓叔為彼其之子。言外見沃日強。昭日危。可不備哉。

椒樹既有針刺。其味尤為辛烈。非平和之物。離騷謂申椒其不芳。註云。椒。臭草。以喻邪佞。此詩取此。不為

無義。聊有訓且者。有訓賴者。又有地名聊城者。又有木名者。如此。朱聊云者。當從木義。聊者高木也。又穆

也。木下曲也。若以為語助。本句且字。已是語助詞。豈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張定

有一句三字。而二字為語助者。遠條訓長枝。然長不

可以訓遠枝。不可以訓條。即以條為枝類。接條者。枝之所出。此遠條之條。當從條暢條達之義。碩大。就威

靈氣。焰上說。無朋。暗指晉不能比意。篤是盤根深厚。不可拔意。曰遠條且者。見今日之沃已盛。而他日之

盛更不可言也。

場之水

傳曰。曲沃盛疆。○○○○。賦場之水。

說曰。場之水。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比

而後賦也。

詩測曰。序云刺昭公。若真以爲戴桓未之詞。夫子何以不刪也。諸家皆以沃爲篡宗奪國之謀。而昭公不知。晉人賦之。以警悟之耳。嚴氏云。設爲國人相語之辭。此微辭以泄其謀。使昭公戒懼而早爲之備也。所云從沃者。亦潘父之黨耳。非國人也。又云我聞有命。二句。謂國人助之而匿其情。且引齊陽生事爲比。不知晉之異于齊也。自桓叔至武公。屢得志矣。而晉人終不服。相與攻而去之。其後更六世。六七十載。迫於王命。而不敢不聽。在昭公之初。晉人之心。豈從沃哉。若助桓而匿其情。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於詩。使采風者聽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爲匿之也。設爲秘密。正所以深告昭公也。

詩六帖曰。素衣朱襮。諸侯朝祭服之裏衣也。衣本丹朱。而曰素。素卽純字意。謀自上出。謂之命。非命令也。言不敢告人者。蓋反詞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公知之也。此說良是。蓋旣欲從沃。宜隱其謀。而反播之聲。歌何哉。

詩經傳說纂要

卷之三

聖

經

左傳。穆侯太子曰仇。其弟曰成師。穆侯薨。仇立。是爲文侯。文侯薨。昭侯立。封成師于曲沃。師復諫曰。吾聞國家之立也。本大而末小。是以能固。故天子建國。諸侯立家。今晉侯甸也。而建國本旣弱矣。其能久乎。

無衣

傳曰。曲沃僻。弑其三君。僖王命爲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

說曰。無衣。唐公孫俛弑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爲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賦也。

詩經傳說纂要

卷之三

聖

經

嚴氏曰。武公之初。弑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于晉。又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是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爲諸侯。則紀綱蕩然矣。他日三家分晉。周又移其命。武公者。命三家矣。悲夫。三君。哀侯。小子侯。侯緡。詩說通曰。武公滅晉自立。三十七年。始以寶器請命于僖王。其目中豈嘗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爲請命之詞。故爲僮寒者。蓋誅其意。非必武公有是言也。此與傳文唐人刺之極相合。

吉有尊榮交集意。煥有子孫承襲意。

詩評曰。煥字非惟久假不歸。抑且居之不疑矣。六世天子反爲亂人之資。此曹操所以終身不廢漢獻帝也。五代史劉仁恭謂梁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其言一也。

葛生

傳曰。晉人久于從。○○○○賦葛生。

說曰。葛生。晉獻公之時。國人久於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二章典也。後三章賦也。傳缺。當是役其室家思之六字。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重

說通曰。玩詩詞。蓋思存而非悼亡也。前三章思而自傷。後二章思而極望。蒙楚蒙棘。葛有所依而生也。于野于域。蘇有所託而蔓也。物各有所附。人獨無偕。何以堪之。此詩曲盡閨怨。錦衾角枕。抱之獨旦。夏日冬夜。岑寂無聊。游于不歸空房。獨守。忽忽百年。總成虛度。情深恨極。如何可言。思到生離死合處。皆因久出不歸來。然枕衾燦爛。將旦方見其然。故曰誰與獨旦。是亦卿大夫之室矣。

詩六帖曰。此詩宛曲有味。善於立言。夏之日。冬之夜。

古詩愁多知夜長。仰觀衆星列。陶愆歌楚調。未夕思鷄鳴。及晨願鳥遯。江淹別賦。夏簟青兮晝不暮。冬缸凝兮夜何長。此等翻案最多。終是本初二語宛轉無盡。含蓄有餘。

毛傳曰。葛生延而蒙楚。蘇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于他家。陸機曰。蘇似枯樓。葉盛而緝其子正黑。如燕真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煮以哺牛。除熱。

采芣

傳曰。晉獻公好讒。○○○○賦采芣。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重

說曰。采芣。晉人諷獻公信讒之詩。賦也。

續說朱子曰。觀驪姬讒殺太子。及逐羣公子等事。可見。

序亦曰。刺晉獻公也。芣采于閭。苦采于澤。葑采于園。皆非山中之物。曰藟曰下。曰東。歷歷可指。喻讒口之善狀。

詩測曰。說在一爲字。言出於有爲。便不可信。苟亦無信。只就說言不足信上說。註可字下得明。當苟亦無然。方着聽讒者身上看。胡得重我不使他得。行其言。

不重讒人自止上。讒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已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惟能審察而真見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讒之法也。

扶杜

傳曰。晉文公好賢。○○○○○賦扶杜。

說曰。扶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興也。

晉文公名重耳。獻公子。

鄭箋曰。道左。東道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奎

徐成

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此解最有深味。

詩六帖曰。若以易飲食之。直作無自而得飲食。則又是噬肯適我之意。不惟語意重複。且中心好之句。辭意反輕了。無意趣矣。

說通曰。以扶杜比寡弱。好賢之謙詞。其實皆非寡弱之邦也。賢者去留亦不以勢好賢之心如此耳。新解道左則僻。道周則迂。噬字即易噬嗑之噬也。噬肯適

我。猶世人云咬定不肯隨我也。

莖有蔓艸。毛本出鄭。

傳曰。白季遇卻缺于冀。薦于文公。○人美之。賦莖有蔓艸。

說曰。野有蔓草。晉曰。季薦卻缺于文公。晉人美之比也。

續說曰。季晉大夫。卻缺。一曰冀缺。國語曰。白季使舍

于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

芮之子也。與之歸。既復命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

告。文公曰。其父有臯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滅其首惡。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奎

徐成

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焉。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臨事。其何不濟。文公見之。使為下車大夫。

詩測曰。按左傳。昔宋之盟。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以七

子從。趙孟請皆賦。以觀志。子太叔賦莖有蔓艸。趙孟

曰。吾子之惠也。又鄭六卿餞晉韓宣子于郊。宣子請

皆賦。子賦賦莖有蔓艸。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

是已。可為此詩之證。而今乃知為白季薦卻缺于文

零多貌。

詩六帖曰。婉如清揚。如字亦與而字通。猶言清揚婉如。倒句法也。左傳昭十六年。鄭六卿餞宣子時。子賦此詩。子太叔賦寒寒。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薄兮。若皆潘奔之詩。諸子者何爲不諱于客乎。不然則諸子之志荒矣。

詩評曰。晤好友也。卽班荆意。婉如清揚妙句。

歸季思云。有美一人。猶楚詞所謂美人也。何必指男

女耶。

羔求 求毛本作裘

傳曰。晉大夫賢。○美之賦羔求。

說曰。羔求。晉人美其大夫之詩。興也。

詩測曰。此詩疏義爲喜其大夫之詞。小序作刺在位不恤民。澤山云。疏義于詩詞順。小序與時事合。然朱子終無定解。至方山聚岡傲弦。尚依小序說。今得傳文。乃晉人美晉大夫之賢者也。祛。袂口也。

孔氏曰。袂是祛之本。祛是袂之末。總是衣袖。袂卽音袖。亦袂也。禮記狐裘青豹褱。麕裘青犴褱。與褱如充。

耳之褱不同音。彼音有大意云。子之羔裘而豹祛也。何所自耶。自我人居居。而翫止衆焉。有此幘幘。有此衣被矣。豈無他人。可以居哉。居居之故。維子耳。子之羔裘而豹褱也。又何所自耶。自我人究究。而痛厥褱焉。有此體褱。有此領袖矣。豈無他人。可以究我者哉。究究之好。維子耳。哀我人斯。舍子其誰與歸。新解。晉值此時。其君愈遷愈弱。其民屢弑屢叛。民無寧處。一時在列。猶有能歷國本者。詩蓋慨慕之。味自我人語氣溫藹。想見其能親民之意象。咏自我人而

但指羔裘曰羔裘者以裘則尊同于君以羔則羣而不失義取于比民也羔裘而曰豹祛者以祛則體殺于君以豹則孔武有力能護持民也蓋從絳徙異前此之居日瘠從沃從鵠後此之居更危故曰自我人居居至宛宛者又詳覈其所居之甘苦也說通云當作晉人重去晉之詞它人指曲沃也言羔裘于我人居居宛宛非一日矣豈無強大之可從但舊好情深自不忍去耳亦通

彼汾 毛本出魏作汾沮洳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美

卜元

傳曰晉大夫○○○○○譏之賦彼汾

說曰彼汾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興也

序曰刺儉也

說通云舊以爲與無取義非也公餞子爲魯相拔其國葵以卿大夫而與民爭利難乎爲下矣各章興意至末沮洳見卑下之處一方一曲見壤地無多不宜與民爭彼其鄙薄之詞

鄭箋曰言我也采莫以爲菜是儉以能勤雖然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執事庶子爲之晉趙盾爲執

車之族是也

疏陸機云莫莖大如著赤節節一葉似柳今人綴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生食五方通謂之酸述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釋草云賈一名牛屑如續斷寸寸有節今澤潯也

詩測曰詳味篇中未見儉不中禮之意豈因其誤出于魏魏俗儉晉遂云然耶再考汾晉地此詩以汾爲言明是唐詩則毛本之誤爲魏也明矣

綱繆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三

本

卜元

傳曰晉亂民窮○○○○○傷之賦綱繆

說曰綱繆晉亂民窮昏嫗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興也

續說晉自文公始霸主諸侯者九世至定公時趙鞅荀寅士吉射各據其邑以叛遂至衰亂

詩測曰此詩列唐風之終蓋與衛靈之毀壞齊景之甫田正同時也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綱繆二字暗照男女情好新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綱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知名亦

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婚

朱子以此詩爲相謂之詞則子兮子兮首章爲末章爲男中章通男女今釋傳說當爲傷之者指其夫婦而言然述其過時之慶則傷之之意亦不相悖如此良人何猶唐人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歡樂有極喜幸無量有心所欲達口不能言光景註以三星爲心從鄭氏也心昏見東方是今三月也視仲春期盡蓄育之時爲後故曰過時若毛氏以三星爲參正當十月霜降逆女水泮殺止正婚始也曷得已過乎或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三

至

過其昏嫁之年爲過時亦通

詩評曰邂逅着在中章章法不板若庸手定在末章邂逅上加一見多字古人文字鄭重處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三

終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四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邢上後學李長科訂

古棠後學孫沂如校

曹

考補曹國名姬姓伯爵周武王以封其弟振鐸太姬第十子也按管未世家以振鐸爲太姬第六子譜曰武王封弟叔鐸於曹卽今濟陰定陶是也至十一世周惠王時昭公好奢乃有刺詩

疏曰叔鐸十一世爲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譜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四

卷之四

以爲止此二公時詩而傳不謂然

尸鳩尸毛本作勝

傳曰曹叔振鐸○○○○○○之賦尸鳩

說曰尸鳩曹叔爲政有度國人美之而作是詩興也

詩訓曰通篇之意盡於尸鳩在桑四字尸鳩終只在桑便見專一便見有常而不忒識得尸鳩在桑之象而君子之樂見矣尸鳩又謂之桑鳩按鳩有五視鳩氏司徒睢鳩氏司馬鷦鳩氏司寇鵲鳩氏司事尸鳩氏司空尸鳩平均故爲司空平水土也其飼子朝從

下上暮從上下平均如一。故取以興淑人君子。通篇惟尸鳩在桑與淑人君子二句。其文不變。儀一心結者。君子卽儀卽心。卽心卽儀。常合而一。如云見物便見心。無物心不見。又曰凡所見色。皆卽見心。若以爲儀之一絲於心之如結。又或以爲外之一。而其中之如結者。可知胥失之矣。故後面各章只說儀不及心。非遺之也。卽儀是心。不可得而異也。夫一與結云者。乃內外動靜隱顯無間之謂。無內無外。無動無靜。無隱無顯。凝合圓融。分析不開。則一矣。結矣。此淑人君子。豈易言哉。當時傳大學者。引置家齊條下。乃格致誠正修齊工夫。一切俱到。卽謂之大人可矣。此詩始於身心。及於國人。終於萬年。蓋已之與人人之與天。其理本一。身心已物。人天之理。混合渾成。會於一揆。而正已正物。得人得天。寧有外哉。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不一也。其儀一心如結。君子也夫。

說通云。伊絲者。言無他飾。伊騏者。言無他色。不忒便是正處。須覓說帶升在其中。四國不可一日不正。則

不可一日無君子。胡不萬年。重在番法之久。不是託詞。在我無遷徙之德。在彼自無傾覆之端。雖以萬年可也。自是實理。

詩評曰。其子七兮。均平意。卽在此四字看出心如結。今形容深妙。其帶伊絲。重一語妙。正是四國說得有漸。正是國人更不說心。說儀映帶甚妙。

下泉

傳曰。曹之君。○○○賦下泉。

傳曰。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皆比而後賦也。

詩六帖曰。此詩以比體爲興。與他詩不同。說者多於首二句。講未。攬入正意。又作興語以起下意。是一語重出。既非詩體。或將正意。先說在前。却將首二句貼正意說明。而因咏嘆其詞。以興末二句。此則先正後比。尤非托物之旨。要知首二句中。卽具比興二意。只順本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不必畫蛇添足。亦不必頭上安頭也。

新解若謂今日之周京不能望其有所潤。止見其有所浸。故夫測彼下泉。浸彼苞稂矣。愾我寤嘆。寧不

念彼周京也耶。今日之京周。其有所沒者。尚夫艾也。刈彼下泉。又沒彼苞蕭矣。愼我寤嘆。寧不念彼京周也耶。今日之京師。其有所沒者。更未已也。刈彼下泉。又沒彼苞蕭矣。愼我寤嘆。又安得不念彼京師也耶。若昔日之京師。何等潤澤也。芄芄黍苗矣。陰雨復膏之。四國有王矣。郇伯又勞之。豈若今日之漸浸漸敝也哉。蓋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衰周之比也。周京諸夏之根本。惟其凌夷。所以小國失所。君子何日得置於懷。惟寐則稍忘耳。一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四

寤則愼然發嘆矣。

戚少賤曰。涼薄下夷之意。勿作暴虐。積害苗之草。蕭則可用以祭者。著則更是靈草。史記云。蕭滿百莖者。其下有神龜守之。上有青雲覆之。還言之者。比大國吞嚙小國。必先借口攻取。昧如除稂莠。次則漸及無罪。加有功。如蕭亦受傷。又次則雖文昭武穆。神明之胃。亦不免如蕭並受害也。曹文王後故云。然苞比衆小國。郇國今河中猗氏縣。屬平陽府。蒲州。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恐有天子。而小國利之。

以此詩驗之。其理益明。

蟋蟀

傳曰。曹○○○○○賦蟋蟀。

說曰。蟋蟀。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皆比而賦也。

詩測曰。昭公好奢。而用小人。曾無圖大謀遠之慮。惟

知潔衣服。以自娛。喪無日矣。衣裳楚楚。卽指蟋蟀言。

不必添猶字。卽楚楚采采。卽是可憂。其朝生暮死。亦

須在言外。蟋蟀甲下有小羽。如雪之白。故云。麻衣掘

聞者。此土裡化生掘地而出。忽朕聞目。說蟋蟀處。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五

卽是說人。不必又添人之玩細遺遠。亦猶是也。

詩六帖曰。此詩憂心。不曰啓發告戒。而曰歸處歸息。

歸說者。蓋欲朝夕相與。從容開論。然後卯翼乎化。今

舍其舊而新是圖也。卽習與正人居之之意。

詩評曰。云歸處者。猶今人言這裏說不得。到家裡與

你說。歸息歸說者。猶言急忙說不得。歇一會與你說。

妾心妾舌。從心之憂矣。一句生來。

鄭箋曰。掘聞。掘地解音。聞。謂其始生時也。以解聞喻

君臣變易衣服。

侯人

傳曰曹○○○○○賦侯人

說曰侯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首章賦也後三章比也

序曰侯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周禮侯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其徒百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侯迎賓客何戈與祓則其徒也

詩測曰殺者父也其義殊也謂以殺殊人也又從殺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木

詩

以木爲質積竹爲之建於兵車旅賁以先驅有所撞挂於車上使殊離也三百赤節已服之盛而寵之至故下曰不稱不遂服冕服則必用蔽膝故註云冕服之鞶鵠洿澤水鳥好羣飛食魚者入水食魚則濡翼濡味乃其常也鵠在梁雖亦止於食魚狀不濡翼而得魚不濡味而食魚則非其常故以與不稱其服不遂其鵠鵠訓寵謂遇合而相愛也遂字字法妙品沈仲容曰鵠於魚勤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於梁因人以飽曾與之不濡猶之子無功食祿也

說通曰蒼蔚象穢雜也南山象崇高也朝階象君復假之氣勢也婉孌象美也季女象貞也斯饒象君之復損落之也亦有交互相乘之意

詩心印曰朝家止此服止此媾而既以優匪類又何以崇正人世道此爲長則彼爲消而小人之赫奕愈彰斯君子之淪胥愈苦三百赤節吾不咎其服與媾而咎其服之媾之者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七

鄆 毛本作檜

考補鄆國名在鄭地其君姁姓祝融之後後爲鄭桓公所滅而遷其地詩緝曰檜世次莫考日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爲檜君言不刺仲也又何以知其非宣周道復興豈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也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潁之間子男之國號檜爲大號叔恃欽檜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可滅也檜之爲檜可知矣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八

羔求 毛本作裘

傳曰鄆君○○○○○○○之賦羔求

說曰羔求鄆君不能自強於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賦也毛傳曰諸侯之朝服細衣羔裘大帶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潔衣服也先言燕後言朝見君之志不能自強於政治

說通云狐裘有白有黃有青玉藻云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褻之又云狐裘黃衣以褻之又云君子狐青裘豹褻玄綃衣以褻之注云君子大夫士也則青裘諸

侯不服矣此詩狐裘不定何色鄭氏以爲黃謂以祭服朝也蘇氏以爲白以朝天子之服聽國之朝也今從蘇說者以序云好潔其衣服當服白不服黃也在堂塊然在堂而已凡人憂勞恐懼不暇鮮其衣衣服鮮明志慮凡近可知矣切切思之也憂傷危之也悼則悼其不可復救矣

書云服美於人驕淫矜誇將繇惡終

匪風

傳曰鄆之君子○○○○賦匪風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九

王克

說曰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久而作賦也

詩測曰周室衰微人不知有周匪風詩人獨瞻懷宗周誠賢人也却純是一箇根本之思此詩作於未東遷時故曰誰將西歸首二句逆喝法奇蓋有發卽有不發惟是發不屬風則無時非板蕩者何時得恬謔也有偶還有不偶惟是偶不屬車則無時非顛蹶者又何時得安全也則世道之一大變也毛傳曰禦禦無節度也

詩評曰好音動之名也清議存而主權亡矣

蓑楚

傳曰：郢人困於○○○賦：蓑楚。

說曰：蓑楚，郢人困於賦役而作賦也。

序曰：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恣者也。

詩：測曰：物有偶榮，人有常瘁。從來陵民者曰：草菅其

民已甚矣。此更不敢望草菅也。形軀一範，陰陽即助

賊之媒。丁齒纒編，天地亦股生之祖。傷哉。

毛傳曰：與也。箋云：鈍弋之性，始生正直。及其長大，則

枝猗，健而柔順，不妄尋蔓。草木與者，喻人少而端慤。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十

王充

則長大無情慾。

漢文帝詔曰：方春時和，草木羣生之物，皆有以自樂。

而吾百姓鰥寡孤獨，或陷於危亡，而莫之省愛，是言

出於上，所以為治朝。蓑楚作於下，所以為亂世。南

史：公主云：願兒生生世世，莫作有情之物。語意類

此：聞者悽絕。

詩評曰：此詩更不說自家苦，只羨蓑楚之樂，而意自

深矣。凡苦之可言者，非其至也。

本文却無處下役賦事，要說得含蓄。

素冠

傳曰：素冠不終○○○賦：素冠。

說曰：素冠，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賦也。

續說：素冠不終，謂不能三年喪也。

詩：測曰：因冠以想見其人，因人以想見其情狀。天理

民彝在人心，自有一種惻怛相觸處。憂勞愛慕，皆從

此來。

詩六帖曰：此詩不言衰服，而但言素冠等，極有意味。

蓋齊衰之服，未嘗不服，但不終三年耳。素冠，素衣素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十一

韞，皆既祥之服。既不行三年之喪，安得見此服哉。

詩傳意曰：庶見二字，緊貫到底，不可於樂纓下添出

不得見，揮斷語氣，傷悲蘊結下，亦不可添若得見之

意。

鄭箋曰：樂纓，腰帶也。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朝

服，緇衣素裳。然則此言素衣者，謂素裳也。聊且也。且

與子同歸，欲之其家，觀其居處。

韓太古蔽芾之象也。見服謂之芾，古者漁佃而食，因

芾其皮。先之蔽前後之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

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芾韞之制一也。但尊卑異祭。異其名。吉凶殊禮。珠其色耳。玉藻韞制云。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芾形亦同。

歸季思云。此君子耻獨行終喪之詞。最有深味。

同歸如一者。凡可遵先王之典禮。而立於無過之地者。皆與之同。非苟同其服已也。

場之水。毛本出鄭。場作揚。

傳曰。鄆人兄弟相棄。○○○○賦場之水。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主

張生

說曰。場之水。兄弟爲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比而賦也。

詩測曰。蘇傳言之。經文自明。乃兄弟二人。信人言而

易其友愛者。故有此詩。惟誤出於鄭。謂鄭聲滿。遂謂

潘者相謂耳。

詩六帖曰。場之水。不流束楚。力則弱矣。終鮮兄弟。惟

予與女。儔則寡矣。復可信人言而相棄乎。誰女所欺。

者一人也不信。則平日是無信之人。誰人多矣。

大路。毛本出鄭。

傳曰。鄆人夫婦相棄。○○○○賦大路。

說曰。大路。棄婦之詞。賦也。

詩測曰。以爲夫婦相棄而作。自是了然。夫惡我者。則不寃。故無我惡。今不寃。故也。寃故者。連如其故也。

我者。則不寃好。無我親。今不寃好也。寃好者。連於好合也。袪袂口也。總是衣袖。

以上二詩。毛本皆出鄭。蓋因鄆本鄆地。而鄭又減鄆。豈未及考正。遂以其詩混入之耶。詳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主

鄭

請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爲幽王。大司徒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得突。定平王於東都。王城併號。檜以下十邑。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漆汭焉。是爲新鄭。疏曰。世家。武公生莊公。寤生。莊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爲昭公。一曰友。是爲厲公。又公子廩。公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奔衛。厲公立。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而弑子廩。立子亯。殺子儀。立已。又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復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古

入七年而卒。子文公踰立。詩以之爲次。

朱鬱儀曰。鄭詩始武莊。終忽突。皆國事也。其他亦多賢人君子之詩。而宋世之儒。誤認放鄭聲一語。遂去小序。盡以潘奔目之。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措諸文辭。是爲詩。被諸管絃。首律是爲聲。鄭聲好濫而潘志。故仲尼放之。豈緇衣仲子諸詩乎。

緇衣

傳曰。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

說曰。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賦也。

詩測曰。此詩非以下供上之辭。或拘於緇衣字。按卿士朝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食私朝。則服緇衣。以聽其所朝之政。是緇衣未可謂爲卿士之服。不通用者。如孔子亦緇衣。何可遽因此定爲桓武哉。館客舍也。禮館有積。以待朝聘之客。是館之一字。亦未可定爲桓武之居。卽適之一字。授之一字。皆非國人所宜施於君者。如躋公堂。稱兕觥。乃爲下之供上。方無所容其疑矣。今讀傳知爲武公養賢而賦緇衣。不惟詩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五

王明

語意一一通順。凡說詩之辭。如所謂好賢如緇衣。於緇衣見好賢之至者。靡不叶矣。

詩六帖曰。緇衣卽士冠禮所謂玄冠朝服。緇帶素鞶。是也。蓋服之以聽政者。序傳曰。司徒之職。掌十二教。考工記曰。染法三人爲纁。五人爲緇。七人爲緇。注云。染纁者三人而成。又再染以黑。乃成緇。此詩好德。却不說出德字。止首一語微露之。

將仲子

傳曰。鄭莊公封弟段於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

將仲子

說曰將仲子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陽拒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皆賦中有比也

序曰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不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詩測曰莊公名寤生武公子段其同母弟也祭足鄭大夫仲子其字也事詳左傳

鄭箋曰仲子祭仲也驟諫莊公不能用其言故言請固拒之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無折我樹杞

詩經傳說

卷之四

六

王克

喻言無傷我兄弟也仲初諫曰君將與之臣請事之君若不與臣請除之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與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懷私曰懷言仲子之言可私懷也我迫於父母有言不得從也

詩故云莊公志在除段欲其積累累段而後動鄭人已知之審矣故托爲公拒祭仲之詞

萬思文曰此詩當祭仲初諫之時大夫因莊公有子姑待之之言知其處心積慮在養成段之惡欲以叛逆爲名而誅之故其編次在未于田大未之前傳文

所謂風者風莊公也風莊公而賦將仲子仲子祭足

之字故又謂之祭仲樹杞樹系樹檀若謂未段也折

之云者謂諫莊公而務傷之也豈敢愛之云者若謂

未段不足愛而父母諸兄人之多言實可畏也仲可

懷者謂祭仲深憂至計蚤見預待有可深長思者也

父母諸兄人之多言亦可畏者若謂天倫骨肉之間

有非謀國之人所當徑情直遂者也此詩本因莊公

不聽祭仲之諫深罪莊公乃借祭仲爲言序之所謂

諷諫正此類爾

詩經傳說

卷之四

七

卜元

毛傳曰桑木之衆也諸兄公族

陸機曰檀木皮正青滑澤與繫迷相似又似駁馬駁

馬梓櫨故里語曰斫檀不諦得繫迷繫迷尚可得駁

馬繫迷一名羣櫨故齊人諺曰上山斫檀羣櫨先殫

杞是里域之杞桑即墻下之桑檀即園內之檀

未于田

傳曰大未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未于田

說曰叔于田叔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

也

詩淵曰通詩皆私黨者之詞。循河朔之人以安史爲重也。

詩故曰里塗曰巷。里巷細民所居。段都京既有人民社稷之寄。宜求良士以輔弼之。今乃爲里巷小人所好。是速亡之道耳。美還以態度言。方有着落。但須各照居人飲酒服馬看出耳。仁者相周相恤。煦煦相親也。好者獻酬款洽。情意交通也。武者聲控馳騁。力能使馬也。

詩評曰巷無居人巷無飲酒巷無服馬似索居空世。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大

其有所見之言。不必問未段及美叔段者何如。語意却工。想亦奇情亦深。

大未 毛本作大叔于田

傳曰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未。

說曰大未段不義而得衆。大夫憂之。而作是詩。賦也。

詩淵曰此鄭人歸未段之詩。歸則愛之成矣。及伐京而京叛。何哉。不義故耳。

說通曰前未于田。叔白出田也。此則叔在鄭從公于田也。觀獻于公所可見。五御之法有舞交術。所謂

兩驂如舞也。

詩傳意曰。磬者騁馬從禽。隨其所使。馬卽從之。曲折得宜如磬也。以行言。控者止馬待獸。隨其所制。馬卽止之。節制在手如控也。以止言。拔矢括卽箭尾含弦處。弓引滿則放矢括以任其去。故曰縱就矢上言。滿弓稍也。覆倒也。弓滿時弓稍向內。既舍矢則以手放弓。隨勢傾倒。其稍反外以送矢。故曰送就弓上言。要識磬時未始不控。縱時卽爲之送也。非二事。

鄭箋曰如組者如組織之爲也。如手如人左右手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尤

相佐助也。此解佳。註解無味。

時解馬遲發罕覆矢曳弓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爲之四顧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見叔段洋洋之意。不重喜其無傷。

詩六帖曰讀以上二詩固足以見陝洛之間。背公私黨之習。亦足以見其鼓勇任俠之氣。

詩說通曰二詩小序俱云刺莊公。則非真美叔段之詞矣。蓋段以君之介弟。日與市井羣小。諂諛馳騁。又好勇恃武。搏虎以獻。氣凌其兄。從容畢事。旁若無人。

輕佻豪厲如此。豈今終之器乎。莊公稍有人心。則當置輔弼以正之。不然。立法制以防之。又不然。垂涕泣以道之。舍日不然。而一則曰無庸將自及。再則曰厚將崩。是叔之恃材黨衆。人以為必敗之徵。而公喜其為將決之毒矣。微公養之。叔亦何敢至此。故左氏曰。譏失教與序之旨一也。

有女同車

傳曰。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說曰。有女同車。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足諫之。而作

詩。是詩賦也。

手

是詩賦也。

詩訓曰。忽。莊公長子。昭公也。按春秋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祭仲諫而不聽。及即位。遂為仲所逐。金仁山云。文姜有秀慧之資。晨化之才。雄狐之事。計必已欠。鄭忽之辭。亦可謂明於禮義矣。祭仲不能將順其美。顧乃勸之娶淫女。以求強援。是知有勢不知有義。况因其無援。黨突而逐之。則仲亂賊之黨耳。故春秋齊宋人執鄭祭仲。突歸於鄭。鄭世子忽出奔於衛。所以舉仲而明忽之正也。祭仲因鄭忽辭

文姜之昏。故為此以諫之。既言其容貌服飾。又言其德音。無非欲其成婚。爾其詞固未必盡實。似亦出於審時度勢之意。所惜者自求多福。忽徒能言而不能踐耳。

楊用修云。孟姜世族貴女也。美質之佳麗也。都飾之閑雅也。蓋冶容艷質。多出於膏腴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野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瓊琚之佩。所謂婢作夫人。鼠披荷葉。舉止羞澁。烏能閑雅乎。漢宮尹夫人之見邢夫人。賈充家郭氏之見李氏。是

其證也。

六帖云。將舞將翔。神女賦。婉若游龍。乘雲翺。洛神賦。

疎輕。輕以騁立。若將飛而未翔。史記。司馬相如之臨

叩。從車騎。閑雅甚都。則都與閑雅。當是二義。

釋兮

傳曰。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釋兮。

說曰。釋兮。鄭莊公卒。公子爭立。而齊楚交伐。忠臣憂之。欲相率獻謀。以救其國。故作此詩。皆先比而後賦也。

續說鄭莊公之子忽突登儀莊公卒忽立祭仲逐之而立突突患仲專謀殺之不克仲逐突而納忽高渠彌弑忽立臺齊襄公伐鄭殺臺立儀突入于櫟使傳瑕弑儀而入鄭緩告于楚楚人伐之

呂東萊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稿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兮伯兮盍各自謀爾倡我則我和女要女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謀欲諫而救正相為倡和也

陸機曰落葉因微風以墮而風之力蓋寡孟嘗遭雍詩經傳取義卷之四

門以泣而琴之感以末何則欲墮之葉無所假烈風將墜之泣不足煩哀響也

詩評曰倡和二字明明朋友何必說到男女上

清人

傳曰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清人

說曰清人鄭文公惡其大夫高克欲遠之而使禦狄于境久而不召師將潰散公子素憂之而作是詩賦也續說文公名捷厲公突之子莊公之孫也高克鄭大

夫潰者散也衆散流離若水之潰大夫毛序以為公子素也師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克進不以禮而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而憂之詩評曰傷無紀也不必說到師潰

詩六帖曰方言云矛吳揚江淮南楚五湖之間謂之鉞音蛇反五湖今吳興太湖也或謂之鉞音或謂之鉞反其柄謂之鈴反鄭箋云喬矛鈴近上及室題所以懸毛羽按題頭也室劍削名也劍削自河而北燕趙之間謂之室此言室謂矛頭受刃處也前音將軍則將在

詩經傳取義卷之四

圭

中左執御右執兵帶士卒之車則左持弓右持矛中人御時狄侵衛故曰禦狄于境

扶胥毛本作山有扶蘇

傳曰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說曰扶胥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嬖人狂狡子良諫之而作是詩興也

續說靈公名夷字子蠻文公之孫也世臣即子都子充之屬狂氏狡名靈公之嬖臣也三人名字見左傳子良名去疾穆公庶子靈公襄公之弟

詩測曰。首章斥其姓。次章斥其名。言山爲美材所聚。乃有扶胥。照爲嘉卉。所植。乃有荷華。人爲所願見者。有子都。乃不見子都。而見狂且者。何爲也哉。次章亦復如是。通詩要得其憂之之意。賢者不任。任者不賢。可憂爲何如者。橋松。松之偃曲若橋。狀也。

黃葵峰曰。子都子充。以喻賢才。狂且狡童。以喻奸佞。此昭公之所美非美。而無以自立也。

鄭箋曰。扶胥之木。生于山。喻忽置不正之人於上位也。荷華生于隰。喻忽置有美德者于下位也。此言用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詩

臣顛倒失其所。高松在山上。喻忽無恩澤于大臣也。紅草放縱枝葉于隰中。喻忽聽恣小臣。此又言養臣顛倒失其所也。二解皆本于序云。刺忽。惟傳說謂鄭靈公編次世系。更不系前後。狀俱不作淫解。亦可確狀無疑矣。

毛傳曰。子充。良人也。箋曰。狡童。有貌而無實。

詩評曰。不見子都。二語要知一字不是正說。方妙。

麥秀 疑卽毛本狡童

傳曰。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

說曰。麥秀。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諱以責狂狡一章興也。二章賦也。

詩測曰。麥秀不知爲何。錄傳文而參繹之。或卽序以狡童名篇者也。昔箕子過故殷墟。欲哭則不可。欲泣則近於婦人。乃作歌以詠之。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童兮。不與我好仇。遂名之曰麥秀。又岳武穆王遺秦檜書。內有云。咏宋徽子麥秀之歌。吟周大夫黍離之篇。豈微子亦嘗咏其歌。而武穆云狀耶。今據傳說篇名求之。必其作者。感遇之相同。故不覺其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重

義之大類耳。大意言我將去矣。于狡童已矣。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狀我去之後。不知國家之事。以子所謀作何究竟。我爲之食不下咽也。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我方忘餐於此。而子乃獨餐於彼。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若我去之後。不知國家之民。以子所囑。將於何從。我爲之寢不安席也。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寒裳

傳曰。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寒裳。

說曰：褻褻子良如晉，作詩以寓靈公賦也。

詩測曰：邪正不兩立，子良之所以去者，狂狡之故。故

去國而痛恨之。詩文所謂子謂靈公也，大意謂子惠

思我，我則涉溱洧以赴之子，如不我思，豈無他人士

之可用，而必於狂狡也耶？夫狂童之人，殆日恣其狂

也。且通詩要得去國不忘諫君之意。

毛傳曰：狂行，童昏所化也。鄭箋曰：狂童之人，日爲狂

行，故使我言此也。

按左傳宣公二年：鄭穆公與宋大棘之戰，宋狂狡輅

詩經傳說義卷之四

宋

鄭人杜註狂狡宋大夫入於井，倒戟而出之，獲

狂狡。明年穆公卒，靈公嗣，不半載爲公子歸生公子

宋所弑，卽食靈公指事。鄭人立子良，辭曰：以賢則去

疾不足，去疾子良名以順則公子堅長，乃立襄公。卽公子堅也

襄公將去穆氏，逐羣凡弟也而舍子良，以其子良不可曰：

穆氏宜存，則固願也。若將亡之，則亦皆亡去，疾何爲

何爲？乃舍之。皆爲大夫。子良之賢如是，宜乎有褻褻

之諫。

溱洧

傳曰：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子譏之賦溱洧。

說曰：溱洧，刺亂也，皆賦體。

詩測曰：傳缺文，多是之君二字，倡女樂也。俗作娼化

者，上行下效，而妓女衆多也。故君子譏之，敘其事述

其言，乃所以譏也。

詩六帖曰：黃葵峰云：此詩作淫者自敘之詞，非也。觀

詩內曰：士曰女，則非其自作可見。淫風雖行，詩人指

其事而刺之，亦可謂思無邪者矣。

詩心印曰：大意若謂嗟乎吾鄭之風流士女，殆乘天

詩經傳說義卷之四

宋

時，擇地勝而極人情者乎？當上巳之芳晨，修采蘭之

故事，羨水解而水散，恒女蕩而士嬉，女先曰觀乎，無

奈士之既觀也。士雖曰既觀乎，卽欲偕女而更觀也。

縱不能并及乎其溱，且往觀乎其洧，其地洵大而可

樂，其采愈盛而可觀，於是携手同行，極人間之戲謔，

含情相結，贈芍藥以交驩，蓋自溱與洧，觸曉風而方

渙，士與女，擷朝秀而方來，固此往此觀，此謔此贈也。

卽至溱與洧，徐瀏狀而澄清，士與女，既殷狀而盈盛，

猶此觀此樂，此謔此贈也。春水濯襟，芳原恣目，香蘭

盈掬。各卉實心。觀止矣。嗣歲後除之日。無待要矣。詎知欲不可縱。樂不可極也哉。

說通曰。士曰既且。復曰且往。觀乎順適女意也。婉轉流連。不自爲主。動于欲也。稍異註。却有情事。

釋文曰。芍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古今注謂芍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狀則芍藥江離也。鄭箋曰。伊。因也。將大也。

羔求 毛本作求

傳曰。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產美之。賦羔求。

詩經傳說最難 卷之四

天

說曰。羔求。鄭子皮卒。子產思之。追頌焉。賦也。

詩測曰。忠直文武。括盡此全詩之旨。篇中彼其之子。皆謂子皮也。子皮乃直饒之士。觀其於子產辭政而曰。虎帥以聽。誰敢犯子。又于子產之告危。卽以爲忠而委之以政。其忠直文武可樂見。子產美之思之之意。多在於此。

詩六帖曰。舍命舍字與敬以作所。所其無選。二所字同義。字法能品司直猶司馬司命之類。不專指諫君只是中立不倚。危言危行之意。

毛傳曰。三英。三德也。箋曰。三德剛克柔克正直也。衆意。

詩評曰。末章合上二章。見真文章從真氣節出。

說通曰。序以爲陳古刺今。亦有說。玩詩中凡言彼其之子。非外之詞。則追論之詞。申說最爲有得。

左傳。鄭六卿。錢韓宣子。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豈此詩。子產本專美子皮。亦可借以他用耶。

女曰雞鳴

傳曰。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雞鳴。

詩經傳說最難 卷之四

元

說曰。女曰雞鳴。夫婦相警戒之詞。賦也。

詩測曰。傳缺文。多是君子二字。勤生樂善。括盡全詩之旨。琴瑟靜好。正其善也。蓋古之學者。琴瑟不離于側。所以養心。其中無養者。琴瑟之音。躁而不靜。便不好矣。琴瑟靜好。何善如之。狀善不獨成。必賴相知之助。故苟有知而來之順之好之者。正所以結之也。閨內女子。能物色英雄。三知字。大有賞鑒。凡負奇于人倫者。世不得而親。彼亦不輕與世親。意內之肝膽自熱。目中之顏面自冷。來之順之好之三之字。大有工。

夫有來之者而後來也。有順之好之者而後順也好也。朕已不向往。爲誰滿腹。已不投分。爲誰莫逆。已不傾心。爲誰披赤。三子字大有責成。蓋欲其夫之先施也。解佩其餘事耳。

詩六帖曰。翱翔有急速爭時意。淮南子云。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莫不靜好。如漢書。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來之是意氣所感。有以致同類之應也。既致其來。故思贈其往。順卽莊子所謂莫逆於心也。不忍其疎濶。故思問之。凡遺人物曰問。左傳衛侯使人以弓問子貢。好之者。好其善也。我好彼善。是彼以善施我。故有報。下字俱有別。須知此是三樣朋友。不是指定三人。朕此節有韻疑。來贈之叶。不得其故。或贈顧問同。而來字非韻。疑不能明也。詩評曰。雄雉之離居。則勉以知德。雞鳴之相聚。則導以取友。如此婦人。良師友也。

出其東門

傳曰。鄭有貞士。宜其○○○○。俗賦出其東門。說曰。出其東門。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

詩賦也

詩測曰。傳缺文。卽是室家不染淫五字。詩思無邪。當看思字。樂字以樂止思。妙理妙法。匪我思存。卓朕見。祇柱中流。念頭。縞衣綦巾。固是自指其室家。朕只是渾渾融融。模寫其思不在彼。而樂惟在此之意。則其悠朕恬適之意。不以所見而移。反以所見而驗者。躍如於言表矣。

鄭箋曰。如雲者。如其從風。東西南北。心無有定。

疏曰。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菜。邠風誰謂荼苦。卽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三

苦菜也。周頌以勗茶蓼。卽委菜。鄭於地官掌茶。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朕則此言如茶。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比二種茶草也。毛傳言茶荑。茶者。荑是白貌。吳王夫差。黃池之會。言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增。望之如茶。

詩六帖曰。夫子所存三百篇。皆雅詩也。中有刺淫之什。亦一時君子。開時悼俗之所爲。序說斷無可疑。所謂雅樂者。其曲折抑揚。咸有度數。使人聽之和平。整肅。世下風移。趣求悅耳。變爲柔曼之調。音律悽婉。使

人聽之。心意蕩溢。不能自禁。故謂之淫。而鄭衛並居東土。有師延之遺聲。獨長於此。且鄭爲尤甚。如左傳所載。師悝師蕢。師伐師慧。諸人以爲上賂。行於諸侯。此其徵也。若其詩。則鄭衛所奏之詩。與雅樂所奏之詩。一狀無異。獨其音聲順耳。蕩人情性。非復作樂之本意。故舉爲戒焉。且此爲鄭聲。則所云雅樂者。定是大小雅也。詞意邪正。天淵不啻。何以曰似而非。若莠之於苗。紫之於朱乎。而所云淫樂之矇。徒以其能奏此輩鄙穢褻瀆之辭而已。亦何難之有。列國之工。何遽不能而獨責師慧諸人。以爲賂於上國乎。又可據者。假如以鄭詩爲鄭聲。而放之。則緇衣與羔裘如濡。女日雞鳴等篇。亦當放之乎。益見以鄭爲淫詩者謬也。

陳

考補陳國名。周武王以封帝舜之胄。有虞閼父子蒲。是爲胡公。

疏曰。胡公媯滿五世。至幽公寧。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琬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桓公鮑立。其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伋而立佗。是爲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伋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以好女誘殺厲公。躍立。是爲利公。卒。弟林立。是爲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爲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卒。子共公朔立。卒。子靈公平國立。詩訖於此。

宛丘

傳曰。陳○○○○○賦宛丘。

說曰。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賦也。

詩。溯曰。序以爲刺幽公也。荒淫昏亂。游蕩無度。焉情者。風情之情。望者。開望之望。伍卽今之瓦盆。有三用。易。離。鼓。缶。而歌。乃飾樂之器。此樂伍與。逐客論。擊壤。

扣甌者是也。易坎樽酒簋二用。乃又酒器。左傳襄公九年。宋災。具饔餼。乃又是汲器。爲三用也。翺卽翬也。本聚羽注旗干之首。有覆幬之義。故謂之翺。起於舜之征苗。取其旗干之羽。爲舞以習指麾。所謂舞干羽是也。後以翺訓翳。翳者隱也。蔽也。本旗干上之羽。葆也。亦幢也。實翳藏之義也。考山海經。五采之鳥名翳。卽謂雉翟。毛氏謂可以爲翳是矣。郭氏遂謂舞者所持以自蔽。則失之遠矣。值。遇值也。無冬無夏。值其鶯羽之舞。則一於遊蕩。無時休息矣。鶯之云者。民俗不便取雉翟。則便取鶯羽用之。

衡門

傳曰。陳之○○○○賦衡門。

說曰。衡門。君子樂隱之詩。賦也。

詩測曰。棲遲者。棲而遲遲於此也。樂飢之文最妙。言雖飢而樂也。如疏水曲肱。樂在其中。簞瓢陋巷。不改其樂之意。若云玩樂而忘飢。便不妙矣。只可以字。豈必字正反翻弄。而自得無求之意。躍然。衡門泌水。與我原不相涉。亦未始不相關。魴鯉。姜子。與我雖未始

不相關。亦原不相涉。蓋可以衡門泌水者。不必境若此也。不必魴鯉姜子者。又可以境若此也。總之。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關窮通也。如此方看得玲瓏。

株林

傳曰。陳靈公如夏氏。○○○之賦株林。

說曰。株林。陳靈公通乎夏姬。國人刺之。賦也。

考補夏姬。鄭穆公之女。陳大夫之妻。微舒之母也。微舒字子南。夫字御叔。名少西。

按左傳。楚莊王滅陳。欲納夏姬。申公巫臣曰。貪色爲

詩經集解卷之四

五

淫。淫爲大罪。王乃止。公子側欲娶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蠶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人生實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側乃止。巫臣導夏姬歸鄭。竟娶之。側怨巫臣。殺其族。而分其室。巫臣奔晉。晉叔向欲娶夏姬。其母曰。子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國。兩卿矣。可無懲乎。夫有尤物。足以移人。叔向懼。不敢娶。平公強使娶之。生楊食我。竟滅羊舌氏之族。

說通曰。首章一問一應。又一解。言馬又言駒。非一往

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非夜聚也。詩者禍亂之原也。難且發矣。猶朝夕株乎。詩人危之。未敢言也。詩評曰。疑信信。隱隱明明。妙得立言之法。

墓門

傳曰。孔寧儀行父從君。○。泄冶刺之賦墓門。

說曰。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冶作是詩與也。

詩測曰。以墓門之棘。與夫之不良。以斧之斯。與國人之知析者。剖析之無所避也。猶人之知其情狀。無所

詩經傳說

卷之四

美

通也。知之底乎其能已。乃知而不已。更有誰人在昔。以之爲厭哉。言未有以之爲厭者也。衆所棄也。首言其積惡不悛。故追其始。次言其悔過無及。故慮其終。提醒處。全在顛倒思予一句。

說通曰。墓門。隱道。陰闇之地。喻陰謀也。棘防道。無不斯之理。鴆萃樹。無不彈之理。喻夫不良。無有不及禍之理。

防有鵲巢

傳曰。靈公聽讒。囚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說曰。防有鵲巢。泄冶被讒。內子憂之。而作此。比而後賦也。

詩測曰。凡卿大夫之妻。謂之內子。泄冶被囚。泄冶之

妻爲之憂也。併者有靡散也。當與譚同用。謂譚張也。

予美者。內子謂泄冶也。葛生亦曰予美亡此。

詩六帖曰。鵲善相地。安則爲巢。若宜荒地。不戢則有。

中唐有變。人罕踐之。則成其美。卽有旨鵲。人莫戕之。

則成其文。翻本鳥各。咽下有囊如。小殺具五色。草色似之。

說通曰。鵲巢。積累喻讒之漸積。若草延蔓。喻讒之浸

廣。變亦積累之意。鵲草。雜衆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積

詩經傳說

卷之四

美

以成惑也。

澤陂

傳曰。陳殺其大夫泄冶。○。傷之賦澤陂。

說曰。澤陂。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與也。

左傳。魯宣公九年。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皆衷其相。服以戲於朝。洩冶諫曰。公卿宜淫。民無

故焉。且聞不令。君其納之。納。藏也。公曰。我能收矣。公告

二子曰。國人知之。我不害也。洩冶知之。寡人恥焉。二

子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冶。孔子曰。民之多辟。無自

立辟其洩治之謂乎。

詩測曰。通篇皆傷悲無聊之况。確如傳說所云。非淫
靡也。彼者深下之處。以澤之陂而有蒲與荷。荷苗茁
生焉。其幽深慘淡之景。有蕭然在目者。故以之傷洩
治之殺。篇中有美一人。皆謂洩治也。言有美德之一
人。其可傷當如之何。要明傷之一字。夫不能救於未
殺之先。又不能正於既殺之後。於泄治之事。何能為
哉。故曰寤寐無為。惟涕泗滂沱。中心悵悵。輾轉伏枕
而已。寤寐云者。見其情之真。傷之至也。

詩經傳說

卷之四

夫

詩六帖曰。疏釋草云。荷。芙蕖。其莖茄。其葉蓮。其本菰
其華菡萏。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薏。李巡曰。皆
分別蓮莖葉華實之別名。菡萏蓮花也。的蓮實也。薏
中心也。郭璞曰。薏莖下白藕。在泥中者。今江東人呼
花為芙蓉。北方人便以藕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
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花名。或用根子為母葉號。此皆
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

陸機云。蓮青皮裏白。子為的。的中有青為薏。味甚苦。
故里語云。苦如薏是也。

東門之粉

傳曰。陳○○○○○賦東門之粉。

說曰。東門之粉。文闕

序曰。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業。亟
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故有此詩。

說通曰。一章聚而相誘也。二章誘而相期也。三章趨
約而欲成也。陳都宛丘之側。東門宛丘。其國之交會
處也。粉棚之陰。人所走集也。子仲之子。陳大夫氏。知
貴族也。穀旦。無陰雲風雨也。市如河北。所謂趕集。廣
詩經傳說

卷之四

夫

中所謂赴虛也。因赴南原之約。而經過於市也。士大
夫女。不得過市。今日婆婆。無愧恥矣。此猶期約之詞
也。于逝則成往矣。續箋曰。總也。於是。以總行。欲男女
合行也。視爾如夜。男悅女也。貽我握椒。女贈男也。椒
芳物。握。見手授也。此二句本淫亂之所繇也。舊說為
男女賦其事以相樂。味不續其麻。非淫者自樂。語當
作刺淫者為是。

郭璞曰。菝。今荊葵也。似葵紫色。孔氏曰。一曰蚍蜉。水
草。多花少葉。又翹起似蕪菁。漢氏曰。此菜。紫荊。春時

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接甚密有類蟻窠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蟻

東門之池

傳曰陳○○○○○○○○○○之賦東門之池

說曰東門之池文閣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詩測曰序說爲通故云美淑姬姬本周姓貴於衆國之女所以婦人美號皆曰姬

說通曰嚴氏云疾倍公淫昏不可告語惟思賢妃以

詩經傳說東門之池卷之四

卑

配蓋外此無策矣

水經注陳城東門有池水至潔清而不耗竭區者漸漬之詞見可以浸漬而練其性也

詩評曰晤字乃會晤之義解字在可與二字看出以解字釋晤字欠的

濮氏曰左傳雖有絲麻無棄菅蒯蒯與菅皆謂蒺也黃華者俗名黃芒卽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卽菅也

東門之楊毛本楊作揚字

傳曰朋友○○○○○○○○賦東門之楊

說曰東門之楊文閣

詩測曰此約會過期而不至之作東門之楊其葉牂牁以時而盛未嘗爽也吾之約與會者皆以爲期乃至啓明之星煌煌狀猶不至則愆期已越宿矣吾何以爲情耶詩評曰楊卽揚古字通用

鄭箋曰楊葉牂牁三月中也與者會時晚也失仲春之月親迎之禮以昏時女留他邑不肯時行乃至大星煌煌狀亦近之

月出

詩經傳說東門之池卷之四

卑

正

傳曰朋友○○○○○○○○賦月出

說曰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興也

詩測曰疏正義云方言自關而東河濟之間凡好謂之佚則謂使人者好人也况宛丘通國豈無一可好之德卽謂好德之詩無不可者首言月出皎兮使人僚兮舒狀而窈窕兮我不得見而勞心悄兮僚好貌舒遲也正義曰謂其形貌好言色美身復美也窈者深遠也糾者繫也皆舒之姿也側或作瀏其清矣之側爲清亮亦誤也瀏深貌此側從心考字義乃定意

慢受亦舒遲之貌。言雖受之以憂。亦安恬如故也。蓋
愁也。怒也。言其心之騷動也。末章天者。天天之天。紹
者。緩也。匪紹匪遊之紹。慘悲愴也。舒筓糾。舒慢受。舒
夭紹。皆言倭人之舒如此。此人之倭處。盡在一舒。故
倭舒二字。通篇不變。錄今思之。人果是一舒。其所見
笑非倭者。人呼月曰望舒。故以起興。
新解云。倭人僚今。正當月出時想見之。

詩評曰。急調似賦中亂辭。

按東門之楊。與月出二詩。傳文多闕。而各存朋友二

詩經傳說纂要

卷之四

四

王克

字。則知爲朋友之詩也。而申說月出者。似屬東門之
楊。俟再考。

秦

譜曰。皐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其末孫非子。
周孝王使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
其曾孫秦仲。宣王命之爲大夫。平王東遷。仲孫襄公。
以兵送之。命逐犬戎。賜以岐豐之地。始列爲諸侯。春
秋時止稱秦伯。

疏曰。非子之曾孫爲秦仲。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襄

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

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宣公卒。

詩經傳說纂要

卷之四

四

王克

弟成公。立。成公卒。弟穆公任好立。卒。子魯立。是爲康

公。詩以之爲次。

無衣

傳曰。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

說曰。無衣。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也。

詩測曰。此周人之詩也。秦本周地。秦襄公克戎。定周

之後。平王始以周地賜之。周地始爲秦地。方未賜周

地之時。岐周之人自爲周人。故此爲周人之詩。乃王

命襄公征戎。而周人赴王命從征而賦之者也。故經

曰王于興師傳曰以王命征戎卽弑幽之犬戎同仇者欲以相死非相恤也。借作我奮子不得獨怯。借行我先子不得獨後。亦有相死意。

新解謂師出貴有名。惟不以爲仇。但以爲敵。是以士氣不奮。正名曰仇。而士怒百倍矣。故丁寧其說曰。與子偕作。若曰。苟在戎行。吾聞鼓音。不聞金矣。狀從仇者。豈可待仇之我。卽而取之哉。必將往求之。故曰與子偕行。行則千里。尋敵不能須其至也。

毛傳曰。袍襦也。疏曰。玉藻云。纁爲襦。組爲袍。純著新。詩經傳說取義。卷之四。王克

綿名爲襦。雜用舊絮名爲袍。

詩六帖曰。晁錯有言。合刃之急有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業。三曰器用利。夫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能合其三。故世世有勝兵。非幸也。

左傳申包胥如秦乞師。秦穆公爲之賦。無衣。九頓首而坐。蓋一韻一頓首。

小戎

傳曰。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賦小戎。

說曰。小戎。秦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賦也。

詩測曰。此襄公勞征戎之大大。而代爲室家之言也。代言而模寫其憂思之極。至於溫其如玉。溫其在邑。與篇末二句。可謂推心置人腹矣。凡創業之君。必非偶爾。小戎之制。收以爲藏。輶之者以爲扼。環以爲控。御制以爲防。係齒以養安。轂以利轉。其收。取諸疾速。其輶。穹。其皮束之班。取諸便於衡而扼。固。環則游之。制則當服。脅而驅之。又爲之陰。制以續之。並於其續而鑿之。齒則文而轂則長。此小戎之制也。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四。璧

璧

詩六帖曰。輿下三面材曰軌。車人短轂則利。長轂則安。此爲秦人詩。當省秦人語言。收輶一韻。至屋音。鼻上聲。曲字去聲。與驅續。馬玉爲一韻。止是兩換韻耳。若以屋曲入聲作一韻。此是南音。嘗謂古今沿革。多所不同。惟方俗音韻。日用相傳。當終古不變。故古人文字。與今人俗語。大半相合。不論中州齊魯。雖荆楚閩越。莫不肯狀。地里志云。天水隴西。民以板爲屋。秦之西陲亦狀也。龍盾之合。盾狹而車廣。必合載之。始足以衛。非防破毀也。于大者爲櫓。中者爲伐。

伐中故不書龍而書易羽也。公牙二句。韓子曰其牙之利。無物不陷也。其盾之堅。物莫能陷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鋒。進矛戟者。前其鏃。是矛之下端者。當有鏃也。銳底曰鏃。平底曰鏃。

按詩測曰。末章伐駟者。乃伐收之駟也。此句重在羣字上。似不必淺薄之金爲言。備考兵車之馬。未見以甲言者。常疑馬如用甲。非惟不可說易於旋習。恐亦深不便於旋習矣。且惟用淺薄之金。亦何貴於金甲哉。鏃盾與各篇鈎盾鏃錫不同。各篇以盾爲馬當盾。以其上下文皆爲車馬之飾。此上文爲鏃。下文爲弓。亦以鏃盾爲飾。馬當胸帶。則上下文不相屬矣。范氏以鏃盾爲飾弓室之胸。而嚴華谷甚以爲然。是宜從之。

時解。秦俗雖悍。朕行師事大。非恣睢者所能辦。曰溫。曰厭厭。見君子。今日人衆所推。故扶義而西。又曰秩秩德音耳。

車鄰

傳曰。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四

四末

說曰。車鄰。襄公初爲諸侯。周大夫與燕。美之而作。首章賦也。下二章比也。

續說。平王以襄公有克戎定周之功。封爲諸侯。初命者。秦自非子至於莊公。襄公世爲附庸。今初得命也。詩測曰。序以爲美。秦仲。今詳秦仲。但爲宣王大夫。後國雖始大。尚止爲附庸。當無寺人之官。傳以爲國人榮襄公者。誠定論也。鄰近也。比也。此所以爲衆車之聲。車馬以千乘言。車多則聲必盛。馬多則色必奇。前此百乘時。安得有此。故開口就下兩有字。見其長駕遠馭。凌駕一時。氣概。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四

聖

王明

詩六帖曰。君坐臣亦坐。便是並坐。不必比肩。既見二句。簡易相親之俗。今者二句。悲壯感慨之氣。鼓瑟鼓簧。豈復彈箏拊髀。擊壤扣缶。而歌呼易易快耳者乎。說通曰。未見而傳衛之森嚴。卽他日聞聲稱朕之氣象也。既見而畧其名分。與中國雄傑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就功名。卽安能邑邑待數百年之意也。讀車鄰一詩。秦之規模定矣。

詩評曰。描寫草昧君臣。真率景象在目。暴富之家。其僕多狎。創立之國。其臣多野。此天子之尊。必假叔孫通也。

終南

傳曰。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說曰。終南。襄公初爲諸侯。秦人祝之而作興也。

詩測曰。終南山名。在岐地。襄公克戎。採周。平王賜周。西都岐豐之地。八百里。言昔夫得岐周之地。不知終南之所有。今一得岐周之地。則知終南之有條梅。有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四

幽六

王克

紀堂也。君子至止者。至此終南而止也。至止於終南。而衣則若此。顏則若此。其君也哉。非復附庸之比矣。壽考不忘者。言已得此。他無足願。惟壽考不忘而已。此則矜之之至。矜字與始字相應。

疏釋木云。孫炎曰。條。栢也。今山楸也。梅。栢。荊州曰。梅。楊州曰。栢。陸機云。梅樹皮葉似豫章。豫章葉大如牛耳。子青不可食。栢葉大可三四葉。一葉。木理細緻於章。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脆。江南及新城。上庸。蜀。皆多栢栢。終南山與上庸新城近。故亦有栢也。

詩六帖曰。以錦衣加於狐裘之上。以黻繡於裳之上。

君子至止。亦見始蒞新都意。不必盡泥時說。渥丹花

名。色正赤。今江南人猶以是稱之。不忘。猶無窮也。毛

傳云。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畢。終南之道名。邊如

堂之墻狀。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鄭箋曰。至

止者。受命於天子而來也。

新解。佩玉將將兩句。見得聆音知變。而見神理之獨

厚。循聲察理。而知氣候之方新。此時響答。覺山靈隱

隱。聞萬壽之呼。臣工躍躍。獻南山之壽矣。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四

兗

王克

駉賦

傳曰。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駉駉。

說曰。駉。駉。秦人從狩而作賦也。

詩測曰。車鄰一榮字。終南一矜字。此篇一喜字。說盡

秦人之情狀。

鄭箋曰。媚子。媚於上下。能使君臣和合也。

新解。中章末章。見得虞人張翼合圍。武夫奮臂聽命。

公且指顧曰。其逐禽左。麾聲齊諾。六轡如綵。轉轂風

馳。兩騾如舞。落雕沒羽。雨血風毛。公曰。是可以畢狩。

矣。揚旌返旆。貯壘釋棚。望雲隨幕捲。獵馬帶禽歸。軍中且傳旨曰。相有北園之役。山鳴騎出。惟聞驅馬之悠。雪盡蹄輕。祇聽還轡之殘。鳥稀影沒。獸匿山空。迴瞻車上。檢也。獨騎也。具載鬱鑣之際。夫亦與有餘休哉。

詩六帖曰。末章諸說紛紛。皆非詩旨。有作以馬駕車而載犬尤謬。蓋車馬不專爲載犬而設。而車上所載亦不止於一犬也。人遊而馬閑。車輕而犬休。俱見從容整暇之意。只宜疊疊說去。細玩本文自見大抵說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王

明

詩要析肌分理。但其條理脈絡。頗與他書不同。他言記述古人議論事迹。其對待照應。言下燥狀。詩則記古人聲音。其對待分析。只論其音律。不宜論其事理。風雅之體。大率二句爲一節。惟三頌稍有變體。狀如常爲多。全要認取韻脚。審其用韻。便可得其節奏。如此章圓與閑叶。鑣與騎叶。則上下二句。斷狀各爲一節。若將遊于北園。以人作主。而下車馬分對。以犬帶說。此在他書則可。以之說詩。決狀非是。又如四方既平。四句。平定爭寧。一韻。兩兩自相呼應。斷狀各兩句

爲一節。若以四方爲頭。王國定。時靡爭。爲對而歸重王心。決非詩人之旨。自韻學久廢。盛用英才。老叶音。雖朱子未免據此。此義寥寥。千古絕響矣。

渭陽

傳曰。晉重耳入於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穆公名任姒。

賦也。說曰。渭陽。晉公子重耳歸於晉。秦穆公送之。而作是詩。

續說。晉驪姬既讒殺太子申生。遂譖二公子曰。皆知之。於是重耳奔蒲。僖公五年。公使寺人披伐蒲。重耳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四

王

明

曰。君父之命不校。乃徇曰。校者。吾仇也。遂出奔狄。復奔衛。及齊。及曹。及宋。及楚楚送之秦。二十四年。秦伯納之於晉。是爲文公。

詩測曰。魯詩云。晉重耳入於晉。秦世子嬴送之。賦渭陽。帶秦康公名。此云穆公送之者。納重耳者穆公。則康公之送。亦穆公之送也。

詩六帖曰。通詩委曲深至。悠悠我思一語。含悲蓄怨。酸楚無量。有云亡者有還之日。死者無生之年。又不如顧東江云。驪駒駕矣。而繼終於方寸者無窮。豈但

別離之是念耶。數語蘊藉尤深。

毛傳曰。母之昆弟曰舅。疏曰。舅之言舊。尊長之稱。

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皆諸侯也。故人君之車曰路車。按重耳之君。晉穆公之力居多。康公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

左傳文公七年。秦康公納公子雍於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晉人秦人戰於河曲。爲報令狐之役。不書敗績。交綏而退。不大崩也。

詩經傳說卷之四

五

黃鳥

傳曰。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說曰。黃鳥。秦穆公卒。世子罃以三良殉之。秦人傷之而作是詩。與也。

續說。康公穆公子。子車氏。秦大夫。按殺人以葬。旋環其左右曰殉。穆公葬於雍。殉死者百七十人。殉哀三子者。傷善良也。

時解。黃鳥聲音。羽毛之美。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上。且桑亦人所常採。楚亦人所常刈。鳥性見人則駭。皆取

以興三良之死。非其所也。

六帖載應邵曰。秦穆公與羣臣飲酒。酡公曰。生共此樂。死共此哀。於是奄息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陶淵明詩曰。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東坡和陶詩云。三子死一言。所死良以微。又曰。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至過秦穆公墓曰。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蓋戎狄之俗。沿傳已久。武公六十六人從死。其所從來。穆公未能改弦易轍。又安望諸康公哉。毛傳曰。交交。小貌。箋曰。人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情。善人之甚。

詩經傳說卷之四

五

兼葭

傳曰。君子隱於川上。慕之賦兼葭。

說曰。兼葭。君子隱於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與而比也。

詩測曰。川上有所指也。考今關中延安府屬有葭州。州治在巖石之上。面臨黃河。背亦有一小河繞之。小河南岸皆蘆葦。遂名葭蘆河。此云兼葭。水一方。水中矣。似卽指葭州而寄興也。兼葭皆葦屬。

詩六帖曰。首二句形容秋色。蕭索淒涼。宋玉悲秋一章本於此。所謂伊人。便有可望而不可即。可想而不可名之意。所謂字有味。正是意中之人。在水一方。是水雲烟霧間。便自一洞天。道阻且長。就水上形容。勿就道路說。曰宛然。便非實境。曰中央。便不可即。想像。僕擬恍然如見之意。若髣髴若滅。若沒。此等語言。吾不自知其所從來。殆神化所至。朕當以意會。若泥其辭。則天下豈有不可至之道。與水哉。逆流曰迴。迴順流曰遊。見用非其道。則其人遠。用得其道。則其人近耳。

詩經說義

卷之四

五

新解此章詩人自寫其況。但云伊人耳。未嘗言懷伊人也。但云所謂伊人耳。并未嘗實指伊人也。則非况人而自况也明矣。若曰對境懷人。必不對境而不懷矣。所懷不亦淺乎。若曰。寓言伊人。夫舍對境之人。寧更有寓言之人。蓋望空情。有在遙指。意難量。水萍風絮。不相緣。梅月松風。自來韻。所謂非有想。非無想者也。又曰。此詩鍾情深。而寓意微。寓則不獨當前。惆悵為在水際。為非水際。意中寄託。為是懷人。為非懷人。

卽蒹葭白露。豈必待觸於境哉。毛傳曰。湄。水際也。

宛字可味。縹緲無際。光景非真。點出中央。分明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亦不在中間。阻且長。波濤之洶湧無涯。且躋者。水勢高注而難上。且右者。水勢渺茫而難值。

晨風

傳曰。○○○○○○○○賦晨風。

說曰。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與也。

詩經說義

卷之四

五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毛傳曰。鬱積也。先君招賢人。賢人往之。朕疾如晨風之飛入北林。箋曰。先君謂穆公。欽欽者。言穆公始未見賢者之時。恩望而憂之也。如何二句。此以穆公之意責康公。山之機隲之駁。皆其所宜有也。以言賢者亦國家所宜有之。

毛傳曰。駁如馬。倨牙。食虎豹。

詩訓曰。標者。秦人謂為柞標。葉似刺榆。乃椒櫞之屬。駁者。色不純之馬。梓榆樹皮。青白駁皴。遙視似駁馬。

山有叢生之柞櫟。照有如駁之六木。皆靡可樂者。故以興靡樂。棠棣子如櫻桃可食。棣實如小梨可食。皆醉。俱有如醉之義。故以興如醉。

權輿

傳曰。○○○○○○賦權輿。

說曰。權輿則與前篇同義賦也。

序曰。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無終也。

詩六帖曰。此詩與彈鋏之歌相似。夏屋還作授室看。

前集傳卷之四

五

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此言每食四簋。則燕食。非禮食也。內方外圓曰簋。內圓外方曰簠。皆容斗二升。造車自與始。造衡自權始。故借來當始字。

新解。謂臣主不合。立談引決。亦遭際之常。此爲全我以養食之腸。還我以驕人之骨。惟是始仲終屈。始貴終賤。始愛敬而終羈縻。良可嘆也。相見無幾。而意已索然。虛拘雖久。而情已不屬。吁嗟乎。衡不承其權。不可以平施。車不承其輿。不可以行遠。禮賢而不承其始。又何可以收士用。始惟不愛吾國。誤信虛糜之招。

今卽不悔吾來。其奈此不承之逐。獨恨我藿食之腸已汚。驕人之骨已脆。卽欲拂衣而去。猶恐兼葭秋水間。有遠我者矣。則甚矣秦君之辱我極也。吾能無吁嗟也哉。

六帖云。第二章首尾同韻。中二句同韻。與誕寘之隘。卷同體。首章。乎。渠。餘。乎。與。

次章。乎。乎。與。隔簋飽。

按詩測曰。夫子刪書以秦晉爲殿。至十五國風亦以秦風終焉。知代周者秦也。傳秦風以寺人之令爲初。

前集傳卷之四

五

命秦伯。知亡秦者寺人也。聖人無不知者。特以近怪而不言耳。按十五國風。序以二南之後。皆爲變風。讀傳文及申說。未見以何爲變風。亦未有變風之說是宜詳之。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四 終

詩經傳說取裁小正卷之五

正伊何切字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邦上後學孫沂如校

後學人曰。在治忽。汗不可以涸隆。類族辨物所從來。

一錯而與觀靡定。好音與哀響各奏。乃雜列而或泣。

或歌。孰調我性情。今傳說兩本。食無此疾。初曰正。周

公定也。次曰續。宣王時事也。次曰傳。昭穆以下之詩。

也。世代朗然。聖否秩然。理亂褒譏。區別井然。所謂體

兼風騷者。小雅也。俟聖人而不惑矣。

詩經傳說取裁小正卷之五

小正正考補正小正三十二篇

傳曰。周公制作禮樂。用之燕享。有小正焉。

雀鳴雀毛本作鶴

傳曰。雀鳴。所以修身也。

說文通

詩測曰。序以為誨宣王。集傳謂為陳善納諄。尚不盡

其旨。此詩稱名取類。喫緊為人。皆稽實待虛之辭。可

以類萬物之情。悉天下之理。若易之立象盡意者。乃

斯道之大全。教門之極則也。傳以為周公制作禮樂。

用之燕饗。且冠于小正之首。其意誠深。試以修身之

之說。窮之於雀鳴。而有得焉。則真心實理。撥地而天。

妙用靈機。足此通彼。修身之能事畢。而制作之大義

明矣。闕文疑為君子二字。或王者二字。

詩心印曰。開野喻誠之著于下。天則微於上矣。淵而

渚者。喻理自微而顯。渚而淵則顯而又微矣。檀而華

喻所愛者。自身有醜態也。檀而穀則招匪類。可惡尤

甚矣。石而錯。喻所惡者之利於用也。石而攻玉。則用

之至貴。可美尤甚矣。通斯說也。因知九重一意旨。豈

詩經傳說取裁小正卷之五

但遍傳於幽谷。並開馨穢于玄穹。萬機有闔闢。固當

轉索其端倪。亦貴深察其間奧。城為憑者。匪惟自覆

其短。而且互匿其奸。介於石者。非惟自效其磨礱。實

以砥成乎令器。則近習胡可以弗察。而疎逖詎可以

弗收乎哉。

詩故曰。鶴性嗜魚。籌量進止。所取必得。方其欲漁之

時。寂然若寐。魚不之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魚聞

其聲。爭自潛藏矣。故曰。鳴卑潛淵。喻殺伐之志。外形

人將震懼而遠去也。詩道廣博弘通如此。

淮南子曰。鷄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雖者聲差下。頸翼有黑。尾則未嘗黑也。註誤。

毛傳曰。阜澤也。言身隱而名著也。良魚在淵。小魚在渚。箋曰。此言魚之性。寒則逃於淵。濕則見於渚。喻賢者世亂則隱。治平則出。在時君也。之往爰曰也。言所以之彼國而觀者。人曰有樹檀。檀下有樺。此言朝廷之尚賢者而下小人。是以往也。他山喻異國。疏陸機云。荆揚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樺。今江南積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樹皮斑者是樺。白者是穀。攻玉。

詩經卷之五

五

言山林藪澤之人。皆王之利器。

鹿鳴伐木青我。隔桑白駒。

傳曰。鹿鳴伐木。青我。隔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鹿鳴

說曰。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蓋鹿鳴伐木。青我。隔桑。皆燕賢者。而詞有重輕。故有隆殺。所謂尊賢之等也。三章皆以鹿鳴起興。而賦之。

詩淵曰。此傳以爲燕賢也。燕與養不同。燕輕養重。燕設于饗。養設于廟。燕則天子不親獻。養則天子親獻。

其用歌樂。則一也。取興于鹿者。鹿仙獸。其性驚烈。多

別糧草。恒食九艸。餘則不啗。九艸者。葛藟也。葛花也。

鹿藿也。白蒿也。水芹也。甘草也。齊頭蒿也。山耳也。薺

芑也。其性如此。故取以興嘉賓。其性不苟食。如此。故

取以興嘉賓之必待于禮意。首章言鹿惟食野之華。

也。則其性得其意適。故呦呦而鳴。我有嘉賓。惟禮意

如此。其厚也。則其敬達其情乎。故好我而示以周行。

詩六帖曰。首章庶幾周行之示。後二章。但曰式燕以

款。曰燕樂其心。而乞言之意。隱然見于言外。蓋不敢

詩經卷之五

四

朱

必也。亦可見詩人傳承之旨。古者三王有乞言。五帝
憲首章乞言也。次章憲也。三章言安樂其心。並憲亦
不待言矣。末章尚說教示。朱傳未是。

說通曰。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雖賡謠史諫士

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不在此。故示周

行。乃見其好我。典式燕以款。燕樂其心。一例看。若歸

重乞言。似認客作主。

詩心印曰。教者從容款洽。非出遊也。以教者正以其

動靜之間。皆大道所著。而莫非教示也。

鄭箋曰。飲之而有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侑幣也。燕饗有幣。燕無幣曰承。僅是將。是饗非燕矣。傳云燕者。當是爲饗作。而燕通用之歟。

伐木

傳總在前

說曰。伐木。天子燕友之歌。興也。

詩淵曰。此傳亦以爲燕賢也。嚶嚶亦非和鳴。乃驚懼相命之聲。鳥聞伐木之丁丁。驚而相命。其聲嚶嚶。狀恰協朋友切磋相正之義。故出自幽谷以下。遂言鳥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五

五

詩子

而及於人之友也。箋曰。嚶嚶兩鳥聲也。

毛傳曰。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謂卿時之鳥。出從深谷。今移處高木。嚶其鳴矣。遷處高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得則復鳴。嚶嚶。

新解。王者下交于臣。而用一求字。乃用上敬下之義。凡友生懷道德者。不求則不我尊。友生挾維城者。不求則不我親。故須委曲去求。下兩章總完得一求字。神之聽之。卽天高聽卑之聽。終和且平。只是人心和

平。通于鬼神。終無怨恫而已。推到治平上。是文家救飢法也。曰終有萬年一日意。

鄭箋曰。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等也。此言心誠求之。神若聽之。使得如志。則友終相與和而齊功也。此解亦微勝天下泰和方隅砥平之說。

次章以伐木無不用力。興求友無不用情也。

說通曰。遠不一召也。微我二句。最難幹旋。言速諸父諸舅者。極欲其來也。寧適朕有故而不來乎。我亦必設是燕。以盡吾情焉。儻酒殺不具。是於諸父無顧念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五

六

詩子

之情。微我弗顧也。儻陳饋不豐。是于諸舅有疎遠之咎。微我有咎也。寧適是就使之義。非寧可之詞。

詩六帖曰。朋友之隙。常生於連相責望。故此詩之意。但欲盡其在我者。而不問彼之於我何如。是善處朋友者也。末章以伐木必于所生之地。興燕飲必於所親之人。喬君求曰。有酒湑我。連用五我字。婉篤淳至。事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也。正與微我我字相應。楊璞山云。常期則不定也。佳德則不舉也。深得追字之旨。

詩評曰友聲二字妙理神之聽之怡人民之失德乾餱以愆世故得力之言。清我四句四我字倒得奇甚篇首二句波瀾。

青莪 青毛本作菁

傳 總在前

說曰青莪天子燕賓與之士則歌此詩比而賦也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燕賢也首言青莪者莪在彼中阿固茂美于曲陵矣君子在隱曲之處委蛇自適者也而我既見之樂固不容言而且有儀焉凡可以致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五

北七

敬者無不盡也青青者莪在彼中止固叢美于淵藪矣君子在深潛之地泊朕自如者而我既見之欣欣有快于淵衷則喜我心者乎青青者莪在彼中陵又暢美于高阜矣君子在高尚之區曠朕自得者而我今日既見之無量珍奇獲諸意外殆錫我百朋者乎朕不觀未見無以知既見也不觀未見靡定之心無以知既見喜樂之心也汎汎楊舟載沉載浮矣何如其搖蕩也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何如其安崇也哉有儀自不容已耳

漢書食貨志以貝爲貨貝有五等大貝此貝公貝小貝不成貝二枚爲朋價各有差非總五貝爲一朋也

隰桑

傳 總在前

說曰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前三章比而賦也未章賦也詩測曰此傳亦以爲燕賢也以隰爲說者溫潤之所宜桑故桑有阿而葉盛

鄭笑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朕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與者喻時賢人君子不用而野處有覆養之德也正以隰桑與者反著此義則原上之桑枝葉不能朕以刺時小人在位無德於民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五

北七

詩六帖曰其樂如何者欲自言而非言語之所能形容也云何不樂者欲自止而非在我之所能遏佚也三章其葉有幽者深綠而似黑也字法妙品德音孔膠者既見君子則喜其德音之相契而固結之不解誰得而間之劉峻云心同琴瑟言鬱郁于蘭茝道協膠漆志婉戀于墳笮是也未章思深意切玩其語脉辭氣便有一段不啻若自其口出氣象展轉諷誦如

見其人。真所謂鬼神于文者矣。唐詩胸中裝積千般話。及到相逢一句無。正遐不謂矣之意。

按詩訓曰。末章遐遠也。乃遐心遐福之遐。集傳因表記作瑕。鄭註。瑕之言胡也。遂每每以何訓遐。今考何奴曰。胡亦遠之義。又假遐通用。楊子。假言同于天地。漢郊祀歌。假遜合處。皆以遐爲遠。如詩中遐不作人。遐不肩壽。遐不黃耆。不遐有佐。不遐有愆。俱以遠訓。無不通者。如此章言我于君子。惟心愛之。至於久遠。亦不以之告語。第中心藏之。何日忘之。更明截。

詩經傳義疏

卷之五

九

詩經傳義疏

樂府視刀環歌。常恨言語淺。不如人意深。今朝兩相見。脉脉動人心。

白駒

傳

說曰。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賦也。

詩訓曰。此傳亦以爲燕賢也。皎皎白駒四字。最有意義。惟卽此皎皎白駒。一想像之。則賢者之爲賢者。從可知矣。朝夕非永也。於不可留之人。而得留朝夕焉。不啻永矣。公侯內要見道德事業。意無期。是無限量。

易卦山下有火賁。不去便是來。言皎皎白駒。伊人所駕也。或食我場苗乎。我則繫之維之。以永今朝焉。以白駒而得一朝之永。所謂伊人于焉逍遙矣。皎皎白駒。伊人所乘也。再食我場藿乎。我則繫之維之。以永今夕焉。以白駒而得一夕之永。所謂伊人于焉嘉客矣。皎皎白駒。殆將長往矣。非不可以轉志也。賁朕來思乎。吾則以爾公爾侯。而道行志適。逸豫無期焉。既有此之逸豫。何必戀爾之優游。况世愈輕。志愈不必肆也。胡可縱意于栖遲。則優游之樂。爾慎自裁焉。一

詩經傳義疏

卷之五

十

詩經傳義疏

不慎而爾真遁思矣。不復賁思矣。爾思遁。將斯世沒。不加意。而不知未嘗無可圖者。曷不勉焉。勉爾遁思乎。孰知爾之不勉也。皎皎白駒。爾朕引去。在彼空谷矣。生芻一束。取諸空谷而足矣。而其人之乘駒者。嚼朕不滓。粹朕無瑕。乃如玉也。夫以人之如玉。而優游空谷。彼亦何求於世。何戀於我。而金玉其音。自有遐心。固其所也。爾豈可如是耶。心如不遐。庶乎聆金玉之音。儼朕見如玉之人。而逍遙佳客之思。藉是以少慰乎。

詩評曰。此章論出處之道甚深。慎勉二字下得妙。章末二句。與此二字正相呼應。直是古今極善招隱者。遐心。卽遠心也。讀其室則邇。其人甚遠。及邇。洵從之。六句。遐心二字。不勞註脚矣。

陸士衡樂府曰。景絕繼以音。

新解謂詩有其人。則曰君子。無其人。則曰伊人。世無不可留之賢。皆托于留而思焉者。苗董思餌之。繫維思羈之。公侯思勸之。慎勉思勸之。而空谷遐遺。思得其片辭。聊自慰耳。不朕。豈慰勉至此。猶不邇車。未聞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士

周世有巢許流也。當與咏兼葭同。

常棣

傳曰。常棣。燕兄弟也。

說曰。常棣。天子燕兄弟之歌。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至末皆賦也。

詩測曰。首章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大有意義。華而何以言鄂。鄂字從鄭字說來。修僊家每言鄭鄂。乃以象藏神之處。鄭者牙下肉也。所以載齒。鄂者華下蒂也。所以承華。齒不得鄭無以載。華不得鄂無以承。華之

與鄂。其相比相切爲何如。華鄂之義明。則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意。寔朕在目矣。

詩六帖曰。按不字。古文作𠂔。華之足象形字也。假借爲可不之。不。轉註爲不朕之。不必改作𠂔字。乃爲華足。常棣今在處有之。吳人呼爲玉馬鞭。其華與諸華異。一拊輒生二萼。兩兩相麗。故稱韡韡。以爲興者。亦取兄弟同生之義也。若止謂韡韡狀盛。則華之盛者多矣。何必常棣以比兄弟乎。因嘆古人比興。定非漫朕聖門學詩。稱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當時必有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士

此種傳授。如兩雅之類。當非一家。若秦火失傳。漢儒毛鄭輩。極力鑽研。止得十之七八。宋儒長于義理。畧于名物。并毛鄭之說。芟削無遺。故近時說經。于比興之義。大畧由莽。愚故于傳箋比興。悉爲拈出。其二家所未備。更願同志之士。相共講求之。

疏曰。棠棣一名棣。郭璞曰。今關西有棣樹。子如櫻桃。可食者也。此與棠棣異木。故爾雅別釋云。唐棣。移也。常棣。棣也。春今尾與首應。亦有手足相揅護意。小宛取義于飛。此詩取義于行。故獨言在原。箋曰。離渠

水鳥而今在原。失其常處。則飛則鳴。以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于急難。急難者。急即相救也。春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高誼。能急人之困。每有字有味。不得以雖有代之。

按詩測曰。况情況也。與出車僕夫况瘁之况同。務與侮同。狀不用侮而用務者。大凡專力于事務者。多激于意氣。必強遽以趨之。若易視天下之事。以為無難為者。常輕易陵人。故字從矛。從文。從力。丞。謂衆也。與嘉魚。丞。單單之丞同。戎。兵也。伐也。書云。惟口出好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三

王

戎。註戎。謂伐惡。此云丞也。無戎者。言良朋雖衆。無有因外務而與兵以伐之者。禦務者。惟閑墻之兄弟耳。詩說通曰。况者。交好之情況也。丞者。憤氣之鬱積也。良朋當急難時。豈無一種不安之情況。是况也。莫能用情也。付之承嘆而已。良朋當外禦時。豈無一種不忿之鬱。是丞也。匪不反兵之譬也。其可以與戎乎。此說更勝。

六帖云。五章承上接下。作一組子。有頓挫。有起伏。章法神品。價爾二句。室家聚會之樂也。通一家言。具字。

當以無故而咸在之說。孺字。不離和樂。自有一段真情。縫捲不舍。假令室家會集。妻孥燕婉。豈非生人所樂。而我一二同生。或睽違異域。或相怨一方。忽焉念及。能不悽狀。此一點真心。既狀萌動。雖曰惟笑。終屬強顏。何孺之有。忡忡惓惓。既遣還來。何湛之有。究是究圖。其孰宜之。孰樂之也。火藏于灰。閒忽不見。若能尋得。光醖自存。豈其狀乎。作問辭看。更妙。註豈不二字似煞。

類歸 鼻毛本作弁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古

王

傳曰。類。鄰也。皮變。燕親戚也。親古切。

說曰。類。鄰。此燕王族之詩。賦中有比也。

詩測曰。此詩總是賦而比。首六句。乃呼應之詞。女蘿

兔絲。松蘿也。喻諸公非自有尊。託王之尊。王明則榮。

王衰則微。釋文云。在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天子之

親。散處藩封。不難于富之貴之。而難于見之。故親親

之意。以見為重。但未見既見。與他處不同。當以未宴

既宴說。奕奕。飄散無棲泊意。伊何。是問何人斯。故

下應以兄弟匪他。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

具來時。善也。物得其時。則善矣。恹恹盛滿。不它舒意。臧對恹恹看。形相隔而情相遠。有無限猜忌嫌疑。何等不臧。此憂之所以盛滿。今惟朕聚天倫之樂。則臧矣。章末二句。主人自言。當自盡其情。非勸他人也。生前可憂。與身後可慮。一切置之度外。殆超朕于世俗。形骸。鵠朕于天倫骨肉。謂非周公制作。詎能朕乎。大戴禮。陰氣勝。凝為霜雪。陽氣勝。散為雨露。

魚麗嘉魚鰕葉

傳曰。魚麗。嘉魚。鰕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九

魚麗

說曰。魚麗。此詩全篇皆賦也。

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疏曰。釋器。娶婦之笱。謂之留。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各為留也。以曲薄為魚笱。其功易成。疏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按曲薄。周匝魚之人其中者。無得而脫。後世魚麗之陣。取義于此。

詩測曰。君子有酒。酒字。未可專以在爵。竿者為言。乃通其所設者而言之。如今整酒。擺酒。辦酒之云。所包

者。廣物之云者。不止般饌之類。卽幣帛亦物也。要之統于有酒之中者也。說者謂物與酒稱。似未朕。前云多旨。有後。卽多旨。有而衍之。多或博取以求充。故患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備。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皆自其所難者美之。

說通云。宴獨稱魚者。北方牛羊多而魚少。舉其貴者言之耳。諺云。秦水無魚。至今猶朕。

嘉魚 毛本作南有嘉魚

傳 總在前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九

說曰。嘉魚。此前二章皆賦也。後二章。先比而後賦也。

詩測曰。此傳亦以為燕大臣也。燕。衆也。與意。謂必南有嘉魚。衆人始來取之。或罩或汕也。必君子有酒。嘉賓始式燕之。或樂或衍也。魚欲逸。則罩之罩者。以籠籠之於上也。魚欲伏。則汕之汕者。以罟撿之於下也。兩雅。櫟謂之汕。今之撿罟也。樂衍俱以心言。樂是情意。淡洽。形神舒暢。衍則勢分兩忘。形迹都釋矣。衍卽樂之甚也。三章言。樛木下垂。使甘瓠得以繫其上。主人親賢。使嘉賓得以安其心。瓠有甘有苦。此以甘瓠

爲言所興嘉賓也。箋謂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四章言離之飛而復來與燕之畢而又舉離鳩也。亦名鵲鳩。卽離鳩也。亦名王離。其性至孝。乃鳥之最謹怒者。取之與嘉賓非無義也。毛傳云離壹宿之鳥。箋曰壹宿者壹意於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

詩心印曰樂衍綏又四字總是樂賓總重我心要去樂他上樂如鐘鼓樂之之樂暢于外也衍如衍我烈祖之衍決于中也曰樂已非憂謔畏譏之比而衍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七

陳德

精待神契恍消宗祖之悠惘曰綏已無功高寵偏之虞而又則日接時承常見地天之會合

瓠葉

傳總在前

說曰瓠葉全篇皆賦也。以上三詩子貢傳以爲皆燕大

臣之詩而其詞亦有陸殺焉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燕大臣也亨熟也熱瓠葉者以

爲飲酒之菹也菹不必嘉蔬餽不必異膳會數而禮

勤物薄而情厚真德實意於是乎可驗自歌工而指

主人故曰君子非主人自言也

詩心印曰意若云予一人頃刻不與仁賢相胥接則鄙吝多而予一人必待羅山海以無詒几筵羞則晉接少故瓠葉卽伐木之意也免首卽魚麗之心也嘉賓鑒而教之幸甚

詩六帖曰豐以燕賓客魚麗是也易鼎曰大烹以養聖賢薄以燕賓客瓠葉是也易損曰二簋可用養

每讀毛本至此怪前後各章美刺不倫考諸序曰大

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

用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箋曰牛羊豕爲牲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六

謝仁

繁養者曰牢熟曰饗曰餼生曰宰不肯用者自養

厚而薄于賓客尚未釋朕如傳說何等快心且編次

極爲調協並以絜黍次青莢以類與次常棣以桑扈

采未次湛露彤弓益信毛本之紊亂也

南山有臺天保

傳曰南山有臺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

南山有臺

說曰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興也

詩測曰此傳以爲大臣所以報上也序以爲樂得賢

詩故云。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以答嘉魚也。古者君臣燕飲。必賦詩。或以通誠。或以宣志。故小雅菁莪以前。多上下報施之辭。

詩說通曰。各家諸說。俱以樂只君子。屬王者言。與傳說極合。

說通曰。玩詩詞曰基曰光曰父母。是美其已狀之德也。曰無期曰無疆曰不已。祝其將狀之壽也。見有是德。且終膺是壽也。或曰德音不已。非壽也。曰不已。則壽亦可知矣。曰遐不眉壽。黃耇。美其必狀之壽也。曰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左

詩

是茂曰保艾。又美其修德以保是壽也。或曰保艾爾後。非德也。曰保艾亦有引翼之道焉。亦德也。通是贊詞。未嘗不諷之以惠迪感召之理。是謂盛世之雅也。邦家之基之光。直指其德。非德足以基之顯之也。民之父母。言君子有父母斯民之德。非說民戴之爲父母。不已以時言。卽令名無窮意是茂以地言無間遠近內外意保合太和曰保。願養元氣曰艾。爾後就本身說與無有後艱同。與取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地者且多根。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揚也。遠條

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也。李也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栳也。枸桠也。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其取材之相當。非直叶韻而已。

疏曰。臺可爲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毛傳曰。臺所以禦雨是也。萊葉可食。兗州人烝以爲茹。謂之萊烝。鄭箋曰。只之言是也。遐遠也。遠不眉壽者。言其近眉壽也。

天保

傳總在前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子

說曰。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賦也。

詩淵曰。此傳亦以爲大臣所以報王也。保定二字。前三章之骨。弔之一字。後三章之骨。保似未可以安訓之。保則必安。而安未足以盡保。保者。若保赤子之保。師保之保。有許多意思精神在其中。乃一團天意所在。未可輕淺看過。除者。積以待用之謂。如除戎器。除授官職之除也。

說通曰。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謂之詞。而必稱天保定之。先公先王以貽之。尊敬之義也。狀而猷

穀孝享大有規諷人主一事不殺則不獲一宜雖與之單厚多益而中不安不安即非福一時不孝享則神不弔將君壽民德俱無默詒者烏能事迎其吉履會其昌此多福在自求也

詩六帖曰命不于常故曰保爾厥位維危故曰定爾無時不福積之則厚無事不福積之則多通解云俾爾單厚何福不厚俾爾多益何福不益最好截有一齊意善有一個源頭一善即無不善矣

儀禮有饔飧注云炊黍稷曰饔傳言酒食蓋指載清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五

醑潔榮盛之事醑酌也烏彝象尊酌新菜也祠者祠也歲初而祠往歲之事也膏者秋物成而膏新穀也

烝進物品也冬則物衆其享也烝物具焉箋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詩言羣黎百姓而堯典亦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

黎民百姓何以分蓋古者天子因生以賜姓賜之以姓者有限故曰百姓黎民者庶民也但謂之黔首而未有賜姓也傳曰百姓百官族姓也

按詩測曰弔字只宜如字訓悉訓恤節南山不弔昊

天蘇氏已訓恤而從之矣徧爲爾德者徧皆也一切也德本合上下而同朕者其中或有一之弗若于訓而德其所德非徧爲爾德也惟人人則君以自治其所修爲之德一切皆爲君德無有一人自私其學者何福如之如月之恆恆音互居鄧切中從月非從日與亘異亘者延袤也今誤作亘恆者月上弦而就盈也恆又常也以弦爲常對關爲變言

六帖云月恆日升呂氏謂有進無退是也不蹇無缺損指山之一處不崩無傾覆指山之全體或承或字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五

張戒

不知誰何之辭舊福方來新福已繼不知不覺已自有在

煌粦 毛本作皇皇者華

傳曰煌粦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饒之首章與也下四章皆賦也

詩測曰此卽穆叔所謂君教使臣是也曰必諮于周

臣聞之訪問于善爲咨咨親爲詢咨禮爲度咨事爲詠咨難爲謀臣獲五善敢不重拜毛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駢駢者

敏事之狀。每者每事。每念之每也。周咨二字。四章不變。乃通篇之要領。凡訪問于善爲咨。徒知訪問而不訪問於善。何可達信。訪善不周。有所及有所不及。何以集衆思。廣忠益。故必教之周咨。周咨豈易言哉。不諏而利病不悉也。諏得其情。則謀所以處之之法。已得其法矣。則度所以行之之數。已得其數矣。又以餘議詢其旁雜。計以盡事之利。而又皆期于周也。期于周。豈遂能周。而精神所至。遺者或寡矣。又按諏者。從言從取。卽于聚議之中而有所取也。謀者。從言從計。于訪問之中。看得某如何。某如何。而必求其是也。卽變彼諸姬。聊與之謀之謀也。度者。裁度之謂。凡治木通謂之度。謂判也。量也。料也。計也。付也。左傳。咨禮爲度。又心能制義曰度。杜預註曰。問禮宜也。謂咨禮義所宜也。此度之義。卽于付度之之度也。詢者。訪於親戚之謂。毛傳。親戚之謀爲詢。左傳註曰。問親戚也。走馬曰馳。策馬曰驅。通解云。大小行人之職。詳于周禮。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俗作繡衣持斧者誤矣。

四牡

傳曰。四牡。勞使臣之勤也。

說曰。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首二章皆賦也。三章四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詩測曰。凡勞詩重私情。遣詩重公義。此勞詩也。通篇以豈不懷歸爲骨。我心傷悲。爲王事靡盬。不專內顧而傷悲。宜渾說。毛傳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啓訓。跪者。古者席地。跪而後起。跪而後坐。將母來。諡者。勤王或見諒于父。而倚闥獨切于母也。君門萬里。語勿用。當云。君誠恤吾私者。特未有以此言告耳。詩六帖曰。上之勞下。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矣。今勞其人。反托爲其人之言。具道其明發之懷。此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母來諡。又甚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于繡宸之前。而惻朕推赤心以置人之腹。盛世君民一體。至于如此。想其至誠所動。真足使人截脰碎首。而不悔。文章之用。乃能動天地。感鬼神。

者。凡以此也。卽此想見詩中托詞寓意。有入神之妙。如此諸詩。比于正言直述。巧拙之數。豈不相去十倍。所以風人之言。大都托言以見志。如美正刺淫。間或摹畫其詞。以爲懲勸。皆不必正爲其人之言也。且雅之體。視國風爲嚴。王者勞下。尚托爲其下之言。以擬議情事。感動人心。而國風諸詩。獨斷以本文爲正。如行露。氓。著之類。皆以爲婦人所自作。拘之甚矣。如四牡。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其不定爲久役而怨其上者乎。毛鄭之流。雖百口何從辨哉。據此則子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重

徐成

貢傳與申說所當亟從。確不可易。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秋杜

傳曰。秋杜。勞戍也。

說曰。秋杜。勞還戍之詩。前三章皆與也。末章賦也。

詩測曰。此乃當其還時。爲未還時室家思望之言。摹寫種種逼真。人情者。聖王之田。惟聖人通天下之情。真可與東山同視。信非子庶民如周公者。不能作。首言杜實。乃去冬十月。念其當暇。是方畢戍時。尚未至

于春也。次言杜葉。乃今年仲春。念其常歸。猶是春將暮時。未過期也。三則期已過。故以車馬遠度之。四則過期而不至。故以卜筮決之。一片在室家口氣。滾下一節緊一節。繼嗣我日。言自往役至今。說意句俱妙。秋杜雖感時變而取義。亦因征夫在外。而傷其孤特無依也。遑止。言此時縱未卽歸。難道還不得暇。說通曰。三章四章。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疑。忽信之詞。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車敝馬罷。以兩期之久。知之。征夫不遠。又於車馬知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美

徐成

六帖曰。禮。大事先筮後卜。小事龜筮不相襲。今卜筮相襲。思極而靡所不爲也。繇辭也。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謂之繇。征夫不遠。料想之辭。征夫通止。決定之辭。此詩勞歸士。曲盡人情。所以師出可與危。師入可與安。不及論功行賞者。下不以賞望乎。上不以賞誇乎。下上下上相與之至情也。

邠風

毛本出罔風末作七月

傳曰。邠風。陳農政也。

說曰。邠風。周公陳農政之詩。賦也。

續說成王初立。周公慮其年幼。未知稼穡之艱難。故作此詩。命朦瞽。目夜誦歌於王側。以訓之。其後因用爲農桑之樂。所謂邠正。此篇是也。齊韓毛鄭錯于變風。

按詩測曰。此卽毛本變風七月之詩也。余每讀毛詩。疑邠何以爲國風。謂之國風者。天子巡狩至於其國。太師陳詩。以考其風俗。邠之先。豈屬于周天子。而有邠詩。陳于周天子爲邠風耶。又自七月至狼跋。何以謂之邠詩。如此篇者。以爲周公陳邠事。敎成王。雖不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五

毛

同

可謂之邠詩。尚可謂之邠事。若鴟鴞六篇。或出於周公所作。或出於爲周公而作。卽謂之邠事。亦不可。何謂邠詩哉。是用仲仲于中。無以自釋。今讀傳而知邠風爲小正一篇之名。殆如發覆矣。夫所謂邠風者。周公舉先世發迹于邠。憂勤農事。漸磨成俗者。若爲詩篇。付之歌誦。使成王聞之。而悟王業之所由成者。如此。故謂之邠風。是邠風云者。非若衛風齊風唐風等也。後之人不察其傳流之誤。以小正一篇之名。目爲邠國之風。舛謬甚矣。再考周禮籥章。中春。鼗擊土鼓。

吹邠詩以迎暑。中秋夜迎寒。亦如之。又曰。祈年於曰祖。則吹邠雅以樂田畯。祭蜡。則吹邠頌以息老物。卽此邠風也。以其用於祈年。則爲邠雅。以其用于祭蜡。則爲邠頌。通謂之邠詩。

六帖云。火旦中天而寒退。昏中天而暑退。大火者。寒暑之候也。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日言。感發者。無風猶可言也。栗烈者。有風不待言也。說文云。感。羗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感栗。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五

毛

同

埤雅。倉庚知分。鳴鴈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陰氣至而鴈鳴。

時解。女心傷悲。言目下又適有此事。見益不可不急。于趨事耳。無感時意。須還他女字。不宜似婦。還他心字。不宜似情。傷悲在心。要知是說不出之苦。

說通曰。求柔桑采簋。皆稱蠶時事也。蠶月四句。則蠶肥時事也。中間間以七月流火。八月萑葦者。正見轉以而八月萑葦可伐。又是來歲蠶工之始事矣。况當蠶月而可不汲汲乎。又有作追敘者。憶昔流火既謝。

崔葦聿收其蓄之者正爲今日。況今蠶月攸局求。正殷而爲之者尚可緩哉。舊說作來歲治蠶之月。文勢平順。似遺却蠶盛時一段。又接下鳴鵲載績將屬之今歲乎。來歲乎。姑兩存之。

疏釋草云。亂五忠切似葦而小。初生爲莢。長大爲亂。成則名爲葦。則名爲葦。初生爲莢。長大爲亂。成則名爲葦。

毛傳曰。猗彼女桑。角而束之曰猗。謂枝條開張。則擎

欽而束之。左傳曰。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猗之。猗

角皆遮截束縛之名也。女桑。葉桑也。箋曰。女桑。少枝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五

无

陳德

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

六帖云。賜以夏至鳴。應陰氣之動也。三陰用事。陰盛也。鳴聲尤多。陰盛則衆芳歇。而麻以時成熟矣。故可績。

地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爲正卒。以其餘爲羨卒。惟田與追胥竭作。特牲云。惟爲社田國人畢作一之日。止是正卒往。二之日。則正卒羨卒俱往。故曰其同。古者狩獵之禮。以講武事。歲歲不廢。故曰載績武功。豨豮皆取其皮爲藉。以禦寒也。古者士坐

犬豕

毛傳曰。斯螽。螞蟴也。莎鷄。羽成而振訊之。箋曰。自七月在野。至入我床下。皆謂蟋蟀也。

按詩訓曰。按斯螽。蝗屬。莎鷄。促織也。蟋蟀。蛩也。自是三物。安得云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徒以七月二句不言何物。故爲此說也。說通謂斯螽。蚱蜢也。莎雞。絡緯。非卽促織也。再証。

詩六帖曰。古者子弟舉酒於長必祝。賓主勸酬必祝。

燕不徒燕。祭而後燕。故賓祭並言之。但章意重養老。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五

辛

陳德

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壺。

詩說通曰。上入執宮功。註存兩說。而先治邑居一段。第邑居已詳言于五章矣。嚴氏云。邠民相告戒曰。嗟我農夫。稼既同矣。野中無事。當上入都邑。執公室之役。宮功若畢。卽治私家。故晝茅夜紉。以亟乘屋。屋方告終。又播百穀之始也。此見場工甫畢。卽執宮功。宮功方畢。又治野廬。極得邠民憂勤之旨。且詞不重複。較更得之。按庶民邑居。止稱家室。君公所處。方命曰宮。此云宮功。後說較長。

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卽以其月納之。非必俟正月藏之也。十二月陽氣甚微。于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太壯。恐其太過。則微陽幾于息滅。于是開冰而頒之。逮火出而畢賦。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天地之道在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耳。

詩測曰。凌陰。冰室也。冰既鑿。而分則爲凌矣。故曰凌。陰。凌陰者。凌藏于陰也。肅霜者。有霜卽肅。如烈日和風。甘雨之類。祭韭。下過云。惟啓冰。以變陰陽。故輔農以豐萬寶。是以九月肅霜。十月終場。而備物以享君。

詩經傳說

卷之五

王

明

也。終章及此者。祭祀燕享。亦爲食之餘也。鄭箋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見后稷先公。禮教修也。詩心印云。仰觀天道。星飛與日麗。交驚中。察人情。白叟與黃童。共惕。俯參物理。鳴蟲與候草。互觸而先防。是何風化哉。惟上有課耕勸織之主。而後下有苦耕力織之民。惟前有宵衣旰食之勤渠。而後今有錦衣玉食之富貴。王能無念諸。

詩六帖曰。周公此詩。陳王業艱難。不言祖宗拮据。胼胝之勞。惟述一時之民風土俗。詳味其辭。則祖宗節

理人情。恤隱民事。奕世戴德。銖積寸累。端可想見。深心遠致。無過於此。記云。周公上聖。日讀萬篇。而公亦自稱曰。旦多材多藝。故詩書所載。凡出于公者。皆委曲詳盡。若郊風無逸。東山常棣。信令辭人掩口。

南山楚茨甫田

傳曰。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南山 毛本作信南山

說曰。南山。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賦也。

詩測曰。此傳以爲所以勸農也。通篇以奉黍稷爲主。

詩經傳說

卷之五

王

明

重曾孫之穡。以爲酒食。二句第四章。言借黍稷以俱獻者。則有瓜瓞。五章言佐黍稷以成享者。則有騂牡。祭以清酒。從以騂牡。重在從字。末章苾苾芬芬者。牲牲與黍稷俱馨。瓜瓞並潔也。

詩六帖曰。周禮百畝爲夫。夫間有遂。深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爲井。井間有溝。深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深廣各八尺。洫上有涂。千夫有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焉。川上有路。遂在井之內。周遭一夫

之田溝在井之外。周禮十夫之田。洫澮川做此。南東其畝。自遂之達于溝言之也。遂是井中通水小道。溝是沿遂的小岸。凡地勢東南下。水必趨之。如其遂自西而東入溝。必由田之南首。使無以障之。便溢在南邊田內。故爲畝于遂之南。使水得直下就溝。而不南溢也。卽遇旱而東引溝水。以均于遂。亦藉此畝以爲之漳。東其畝可例。

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爲疆。在內爲理。如就一夫論。則遂徑爲疆。中間畝畝爲理。就十夫論。則溝澮爲疆。中間遂徑又爲理矣。推而至于萬夫。則一同之外。川路爲疆。中間澮道洫涂。溝澮遂徑。皆爲理矣。考工記曰。凡溝必因水勢。防必因地勢。善溝者水漱之。善防者水淫之。

詩說通曰。畝是田之身。遂是田首之小溝。故有一縱一橫之象。其遂橫趨于溝者。則南其畝。南畝者。謂畝形自南而亘北也。其遂縱趨于溝者。則東其畝。東畝者。謂畝形自東而亘西也。蓋古人之畝。皆廣一步。長百步。非如今人之正方耳。今人以畝爲防水之具。不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三

知何始。當由未曾考周禮左氏也。左傳宣公十五年。初稅畝。非禮也。穀出不過藉。以豐財也。杜註。民耕百畝。公田十畝。借民力而治之。稅不過此。若以畝爲防水之處。豈能出穀。此所稅之畝。卽民私田也。

詩訓曰。煥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或或與郁郁同。言黍稷之有文章也。畀我尸賓者。尸以象神。筮族人之無父者爲之。凡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也。以祖考之神。降而託之。而祖考不泯之靈。賴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言

以安。故楚茨謂之神保。賓者。賓客也。卽楚茨之爲賓爲客也。特牲饋食禮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此言獻賓。正主奉祭宗廟時。主人獻之。非指尸酌酢賓。及祭畢而燕于寢也。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瓜卽祭時豆登之物。適際瓜熟故獻。所謂苟可以薦。莫不咸在是也。非薦新之謂。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有三酒。以人養之也。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鬻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執鬻刀只以啓毛。蓋此時牲已殺矣。取血在啓

之先取骨在剝之後。皆宰夫事也。燂骨在奠熟以後。此時猶未燂。正以骨亦是殺牲時所取。故帶言之。營者。腸間脂也。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便先作樂發散。卽以陽氣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鬱鬱以求之。先祖是皇。皇之爲言。煌煌狀也。禮諸侯皇皇。疏云行容止之貌。儀禮聘禮。賓入門。皇。註自莊盛也。是皇之義如此。

疏正義曰。天官酒正辨五齊之名。一名泛齊。二曰醴齊。三曰盎齊。四曰緹齊。五曰沈齊。辨三酒之物。一曰

詩經傳義疏

卷之五

量

月令

事酒。二曰昔酒。三曰清酒。酒正掌爲五齊三酒。祭祀則供奉之也。鄭注云。泛者。成而滓浮。泛泛狀如今宜城醪矣。醴猶醴也。成而汁滓相將。如今甜酒矣。盎猶翁也。成而翁翁狀。慈白色。如今之鄮白矣。緹者。成而紅赤。如今下酒矣。沈者。成而滓沈。如今造清酒矣。齊者。每有祭祀。以度量節作之也。又云事酒。酌有事者之酒。其酒。則今時醇酒也。昔酒。如今之酋久白酒。所謂舊醖者也。清酒。如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者也。

楚茨

傳總在前

說曰。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詩。賦也。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所以勸農也。與南山甫田。似皆非告神之樂歌。胡新安謂歌咏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是也。此所以爲勸農。詩六帖曰。通詩有次序。祝祭于祊。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索祭祝于祊。是也。繫兩牛羊。割烹肆將。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妥侑者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妥。

詩經傳義疏

卷之五

美

林氏

尸使安坐是也。肝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膳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洗爵獻尸是也。獻酌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旅酬之時。特牲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是也。孔熯不怨。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女孝孫是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是飲福以後而孝孫往阼階聽祝致告成時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利成是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饌禮尸俎而作食徹之是也。燕私則徹饌以後。既歸賓。

俎之時。儀禮主人阼俎簋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詩評曰。力農說到奉祝上。自是大題目。農事之重可知。已自昔何爲句。深長之思。

詩測曰。自古未有不先致力於民。而後能致敬于神者。黍盛犧牲。皆民力之普存。故首言執黍稷。要者。要尸也。尸初至廟門之外。祝設几酌奠于筵。君西面再拜。不出迎。惟祝出迎。尸入升筵。祝詔君拜。受尸尸不言。各拜遂坐。此之謂受也。侑者。侑尸也。食時尸先飽。祝獨侑之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此之謂侑也。

絜爾牛羊者。絜謂度長絜大。言圍束之也。或作稊。荀子非相篇。不揣長不稊大。是絜之爲義如此。牛羊而不絜其大小肥瘠。何以盡物而致孝。絜而非濟濟。踰何以萃精而格先。故必濟濟踰踰。絜爾牛羊。以往烝嘗。而刺烹肆將。如此。則將事神矣。尚不知神之所。在不博求之。無以冀其皇。而必其饗彼廟門內。先祖生時所。寧立見賓客之處。誠意所聚。肅恭所存。意其

神或在於此。故祝祭以求之。郊特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或諸遠人乎。祭于祊。尚曰求諸遠者與。

六帖云。絜謂省牲。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

疏云。剝烹肆將。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則六牲各有司也。既絜此牲。其理治之。亦各有職。有解剝其皮者。有煮熟之者。有肆其體骨于俎者。有奉持而進之者。說通曰。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敫。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卽剝也。熟謂解體而燭之。卽烹也。周禮內饔掌

割烹之事。是司剝事者。內饔也。烹人掌供鼎鑊以終水火之齊。是司烹事者。烹人也。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供其脯脩刑臠陳其鼎俎。實之牲體。是司肆事者。外饔也。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享。又小子職掌祭祀。羞羊。肆羊。般肉豆。則司將事。司徒小子之類也。

詩測曰。爨有二。一曰饗爨。以煮肉。在門東南。北上。維是饗人。實概鼎七俎于此。一曰廩爨。以炊米。在饗爨之北。惟是廩人。實概甗。七與敦於此。各有司存。均謂之執爨。踏踏狀而敬。其所司者。俎也。爲俎孔碩。牲

體碩也。燔肉炙肝。乃所以從獻而賓。俎者。燔者。火燒之名。炙者。遠火之稱。以難熟者近火。易熟者遠之。故肝炙而肉燔也。按儀禮。主人洗爵酌醕。音孕。酒也。尸既獻酒。賓長卽以燔從之。置之於俎。主婦洗爵酌亞獻。尸既獻酒。兄弟卽以炙從之。置之於俎。此所謂從獻。此之謂或燔或炙也。君婦疏云。凡適妻稱君婦。妾曰女君。爲豆孔庶者。豆以盛內羞。凡飽食糝食。爲穀物者。無不具。亦以盛庶羞。凡羊臠。音熏。肝也。豕臠。音號。豕也。爲牲物者。無不具。何其庶耶。獻酬交錯者。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又自飲。再酌飲賓。賓莫解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解。酬長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卒解。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其家賓及衆兄弟。交錯以徧。皆如初儀。此之謂獻酬交錯也。東西互對飲曰交。東西邪行錯綜互飲曰錯。狀皆有法度。不可亂雜。而賓客之禮儀。皆合法度。故曰禮儀卒度。此時安得有笑語者。古者于旅也語。鄭射記文註曰。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之言語無節。于旅而語之時。亦有樂狀後笑。不失其宜。

者。故曰笑語卒獲。此既獻尸而行旅酬之禮。要知是尊飲。非祭畢之飲。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飲七。以瑋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以齒。此上三章。皆一時事。但每章各發一意耳。下章總承此三章說。我孔熯矣二句。就主人身上說。自入祭至此時言之。爲飲福受胙時也。詩傳意曰。如幾如式。幾訓期。是意中之所期。如其期。言遂意也。式訓法。是事理當狀之法。如其法。言合理也。如法。卽戢穀所謂穀。聲宜所謂宜。註補出多字。卽戢聲字意。在如法上一層。不是以法爲多之比。亦不是以如法爲多之實。照其來如幾例看。使得勿誤認。此兩如字。爲如似之如也。齊疾匡救。亦未必專是禮容。只統言祀事爲是。至善之謂極。萬億以事言。事不一而得乎善之極則一。正所謂永錫爾極。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詩人祝君以福。多言致福之本。人君能建其有極。則五福備矣。錫之爲言。猶云天賜其衷也。永卽有壽意。鄭箋云。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

言多無數。

詩六帖曰。第五章總是祭畢而循禮之次。既備者。禮終三獻。既戒者。樂終三闕。利成者。利訓順成。訓畢。言順養禮畢也。上祖齊孝孫之位。是孝孫主祭時。酌尸之位。此孝孫徂位之位。是卽未祭時分列之位。徂於此位者。以候神之出也。尸以神爲度。故神醉而尸起。神以尸爲依。故送尸而神歸。送尸者。君送之。廟門之內也。君迎牲而不迎尸。又送尸不出門。別嫌也。尸在門外。則疑于臣。在門內。則全於君。故迎尸送尸。皆以

詩經卷之五

聖

門內爲飾。主人之祖佐食。徹之。賓客之祖。有司徹之。君婦所徹者。蓬豆而已。卽內羞庶羞。而九嬪養之者也。祝及兄弟來賓之祖。則皆自徹而出。拜賓于門外。而不敢留。歸賓祖而不敢遲。所以尊賓也。特性曰。祝執其俎以出。所謂賓客之祖也。燕私者。燕而盡其私恩。主人以昨俎豆。蓬及尸祝兄弟之庶羞。宴族人于寢之堂。主婦以覲豆。蓬及姑姊妹之俎。宴內兄弟于寢之房。所以親親也。樂具入奏者。樂樂器也。其樂章。則不得以其歌于廟者。歌之于寢。何也。燕祭不同。

樂也。以綴後祿者。綴安也。安。欣受後福祿也。箋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孔惠以禮之不煩。不簡言。願其分也。孔時以時之不疎。不數言。中其節也。上言福壽未及子孫。此處補完。竿頭進步。

詩評曰。卒度卒獲。有無倦意。如幾如式。妙想深文。鼓鐘二句。楚詞九歌語意。本此孔惠句。盡祭義。

甫田

傳總在前

說曰。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賦也。

詩經卷之五

聖

詩訓曰。此傳亦以爲所以勸農也。首言食我農人。尤加意于髦士。次祭方社田祖。必曰農夫之慶。穀我士女。三言巡省。必歸美于農夫之克敏。終言收成。又必歸慶于農夫。且欲報之以萬壽。前後始終。殷勤懇至。總是重農之意。彼農人聞之。能無感發而輸心于上乎。所以爲勸農而來大田之答也。

鄭箋曰。甫之言丈夫也。古時以丈夫稅田也。九夫爲井。井稅一夫。其田百畝。井十爲通。通稅十夫。其田千畝。通十爲成。成方十里。成稅百夫。其田萬畝。欲見其

數從井通起故言十千土地穀畝一鍾

攸介攸止介舍也止息也農人所居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也謂此南畝中我農人早出暮還之所介者也祈寒暑雨之所必止者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暇則於廬舍及所止息之處以技藝相講肄以進其俊士之行

詩六帖曰此詩相沿以祭方社田祖為主終屬奉合按禮仲春祭社秋祭四方報成萬物秋備之禮羅弊獻禽以祀飭羅弊謂止也秋田用閑皆殺而閑止來皆飲其所獲禽焉飭當為左聲之誤也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五

聖

十有二月大蜡合聚萬物而索饗之孟冬祈來年于天宗大割祠于公社孟春祈穀于上帝季春爲麥祈實季秋祈來年百穀于公社並無三夏之月祈報方社田祖之文惟龍見而雩當在建巳之月朕此由辟音由此以辟災兵非報非祈唯噫嘻序言春夏祈穀于上帝仍非方社田祖則以此祭爲在耘耔時皆曲說也大抵通篇始終無非爲民首章述耘耔之勤二章說祈報之禮三章省農之時上能感乎下末章收成之事君欲報乎民各舉一事各敘一時原不

爲報賽專爲勸農則所祭所祈皆追述總敘之詞非拘拘以時月爲先後也

說通曰孔云后土者地之大名也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勾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社而祭之曲禮曰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田祖者神農始造田器謂之田祖先爲稼謂之先膏神其農業爲神農名殊而實同也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五

聖

三章舊說謂祭畢省耘亦非也卽首章之今適南畝而反提起言之故曰曾孫來止耳安知非省獲之時徒以禾易長畝易字終善且有終字認爲省耘不知易其田疇是通用字終字猶俗言畢竟對自古有年而言如終溫且惠亦言常常如此之意泥此二字遂以爲省耘又曲說也六帖云如茨如梁者未獲時密比不概故如茨實繁碩而垂末故如梁如茨卽是實粟如梁卽是實穎若

既獲而積之則如茨如梁不足言矣

鄭箋曰稼禾也謂其藁者也上古之稅法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庾露積穀也慶賜也年豐則勞賜農夫益厚既有黍稷又有稻粱報者爲之求福助于八蜡之神萬壽無疆竟也須臾農夫方好有飽淳和而安田畝意

新解惟其主于勸農故或耘或耔黍稷薿薿之時望士于是乎烝社方田祖之祭於是乎舉左右自否之味于是乎嘗茨梁倉箱之富于是乎卜農夫之慶于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五
是乎歸三復詩詞可想見其旨焉

大田

傳曰大田農夫所以報上也

說曰大田農夫報上之詩賦也

詩測曰通篇頌美其上以答前勸之意故曰報上大
意言曾孫之所重者農也我農夫不過既種既戒俶載南畝使至庭碩所可以若曾孫者止此耳不能使蟲之必去也澤之必及時也今以蟲則去以澤則周此皆曾孫平日事神得天有以致之故遂言曾孫報

賽之事以祈其景福焉

箋曰大田謂地肥美廣袤可墾耕多爲稼可以穀民者也袁既備句承上以起下備是備于今歲之冬事是事于來歲之春

新解云既方自孚甲始生而將合者言既阜自孚甲始合而將實者言方訓房謂米生於中若人之房舍曰孚曰甲皆粟皮也甲在米外若鎧甲狀

六帖云食禾心爲螟言其奸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螟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五

果

王明

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曰蠶也孫炎曰皆攻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螟禾所在之名耳螟與蠶古今字耳陸機云螟似子方而頭不赤
騰蝗也賊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蠶螟蝥也食苗根爲人患許慎云吏犯法則生螟乞貸則生騰舊說螟騰蠹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內外言之耳故健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別釋之

毛傳萋萋雲行貌詩評曰雨我二語不獨明于大義

自是上下之情所生。彼有四句。好光景。坊記。君子不盡利以遺民。夫陳者以食。人棄者以利。寡婦何其意之廣而密也。前事可爲懷存者之戒。後事可爲暴殄者之法。

毛傳曰。駢牛也。黑羊豕也。箋曰。陽事用駢牛。陰事用豕。

按禮記者。通於諸祭之名。舜典禮于六宗。卽六宗而言。禮非以禮爲六宗之專名也。但以致敬曰禮。以盡禮曰祀。祀又可與祭享並言。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五

里

斯干

傳曰。斯干。落親宮也。親卽新。

說曰。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賦也。

詩測曰。古者築室既成而落之。必有頌禱之詞。據其見在而稱之曰頌。望其將來而祈之曰禱。按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祖宗創造之艱。多覆墜于子孫。則此二者。實人君莫大之福。

詩六帖曰。秩秩是狀。近景幽幽是狀。遠景兄弟三句。當就居室上說。式相好二句。勿涉戒意。一正一反看。

無相猶只不相計較之意。

訂正古文云。君子營室。先宗廟。次廡庫。居室爲後。似續章是宗廟。記云。齋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是一証。約之章。是廡庫。羊卽穀中之羊。栽之土中。生子甚衆。廡庫皆取生殖之意。故用此字。如豳二章。方是天子之官室。

鄭箋曰。杯。謂榴。

大牛勑。周二反。

土也。取壤土投之版中。榴使

平。坎狀後築之也。榴者。以手平物之名。羊當作憮。覆也。其墻屋弘。厥則風雨之所除也。其堅致則鳥鼠之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五

里

所去也。其堂室相稱。則君子之所覆蓋。

按詩測曰。羊當徑作羊。栗之羊。蓋羊之爲物。大葉實根。狀如蹲踞。韻會直訓爲覆。其葉大能覆。其根實不搖。儼狀一居室之象。故以爲言。章內除去羊。皆仄聲。協韻也。舊以四章爲堂之美。拘一躋字也。以五章爲室之美。拘一寧字也。不知堂豈遂無庭與檻。正與其乎。室豈遂無廉隅棟宇等類乎。按堂下至門謂之庭。庭三堂之深。語正者莫如堂。何以爲室。今玩四章似總言宮室之大。五章似備舉宮室之細。處實不必泥。

跡寧二字。而分堂堂也。

時解大勢嚴正。自前後左右言。廉隅整飭。自堂之四角言。棟是脊柱。宇是室之四垂。簷是前後正簷。阿是棟邊飄出側簷。華者振羽變華也。矯翼者奮飛也。四如字是形容之辭。不作譬喻說。

鄭箋曰。棟。戟也。如人挾弓矢。戟其肘。如鳥夏暑希華。張其翼時也。詩評曰。四句工甚古甚。六帖云。曰正曰冥。一室而有陰陽。西南隅曰奧。東南曰突。

周禮大卜爲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五

吳

人占夢。皆一屬焉。占夢一曰正夢。無所感動。二曰噩

夢。驚愕。三曰思夢。覺時所。四曰寤夢。覺時道。五曰喜

夢。六曰懼夢。占夢季冬獻羣臣之吉夢于王。乃舍萌

於四方。以贈惡夢。含讀爲釋。萌始生菜也。贈送也。祭

於四方而遣之。以明逆新善而去故惡也。

說通曰。室家君王。指婚姻之室家言。與君王對看。蓋

築室而子女生。則本支甥舅。從此開矣。世說以一國

爲室家。以天下爲室家。不可從。楊韓詩作補。小兒被

也。侯苞云。示之方也。祿制方。令其方正事人也。詩故

云。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褻之。并手

足而褻之。示無外務也。女以紡織爲事。故弄以紡

無非易知。無儀難見。所謂好尚不可爲。而况惡乎。卽

此意也。狀指才能言。非德也。如哲婦之謂。所謂有非

家之索也。有儀國之傾也。

毛傳曰。婦人質無威儀也。

詩測曰。無儀似應儀容之儀。男子則貴儀容。女子而

專事儀容。大非美事。故易曰。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

袂良也。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五

張定

楊升菴曰。噉噉其冥。屋深响也。如空谷之傳聲。周禮

赤璋以禮南方。弄璋。南面之象也。箋謂裳。晝日衣也。

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褹夜衣也。明當主于內

事。

鴻雁。雁毛本作屬。

傳曰。鴻雁。懷流人也。

說曰。鴻雁。王者懷柔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比而賦

也。

詩測曰。周成王初立。二叔流言。三監起釁。殷奄卽鄰

四國虐用其民。以致萬民離故。周公征平之。而流民復歸。故爲此詩。懷之云者。周公能置流人于懷。而流人懷而歸之。不懷則不歸也。此詩乃痛定思痛之謂。正集傳所謂喜末章哀鳴替替是也。哀鳴替替四字。是一篇之骨。真沐浴膏澤。而歌咏勤苦者也。流離者。皆謂之鰥寡。不是從流離中。獨指二人爲可哀。詩六帖曰。鴻雁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此以所避。與避危就安。不止云轉徙無定。且鴻雁聲哀。故末章以爲比。哀此鰥寡。彼一時也。膏肓截胥及溺矣。敢望今日之及此乎。其究安宅。此一時也。固可室家胥慶矣。寧復向日之可哀乎。維此哲人。四句感慨極佳。與王風知我者四句大異。彼說人不盡諒。垂重不知一邊。此則全重哲人。說愚人。正見感哲人之意。言哲人洞悉民隱。謂我劬勞。彼愚人者。慮不周於民瘼。且謂我宣驕矣。欲如哲人之知我得乎。生我矜人者。哲人知我矜人者。亦哲人。俾我安宅者。哲人諒我哀鳴者。亦哲人。不能忘哲人。烏能忘前勞也耶。淮南子曰。窮者欲達其言。勞人願歌其事。

春秋傳曰。五版爲堵。五堵爲雉。按註一丈爲板。言高也。凡版欲短欲挾。則築土堅。高二尺。廣六尺。此其制矣。五升其版爲一堵。則是高一丈。廣六尺矣。如是者五。爲一雉。高一丈。廣三丈也。考工記。雉廣三丈。高一丈。度高以高。度廣以廣。蓼蕭常常者。考湛露彤弓。桑扈采芣。傳曰。蓼蕭常常者。考湛露彤弓。桑扈采芣。皆天子之燕諸侯也。蓼蕭說曰。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與也。詩測曰。此傳以爲天子之燕諸侯也。首章以蓼蕭承天澤之厚。與君子被君寵之隆。次章以後。皆卽物盛而被天澤。與德盛而獲天休也。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箋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國在九州之外。時解王者有燕有饗。饗在廟。燕在寢。燕必升。散于俎與之共食。以示慈愛恩惠。與饗訓其儉者不同。蓼蕭湛露皆燕詩也。不嫌重複。彤弓饗詩也。故曰一朝。

通篇重既見二字。蓋天子與諸侯聯屬一脉。只在來朝既見而慰其想望。安得不心寫。即美其德處。原不離既見到末章。遂舉來朝之儀以結之。全詩說德處。只根既見看不偏重。

六帖云。天子稱其美曰譽。諸侯適其情曰處。易曰終以譽命。上達也。

詩測曰。龍者。能膏澤下民。光者。能照臨下國。龍謂龍是釋字。若正講。當見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為變化。霖雨天下。君子若為龍狀。如所謂人龍也。龍光。即是德。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聖

王克

不必言德足為龍光也。不爽。即此德之有常。不忘。猶言不已。長享藩封。永作龍光也。孔燕豈弟者。言甚哉燕會間。如此乎豈弟也。因其德之形于燕。知其必宜于家。毛傳曰。宜兄宜弟者。為兄亦宜。為弟亦宜。宜兄弟。即令德足以獲壽。豈弟者。永荷天休。而且優游順適也。萬福攸同。徑接上二語。極有意。蕭惟夢。故零露漙漙。濃濃者。比濃濃泥泥為尤厚。既見君子。惟絳革冲冲。和鬱離離。故萬福攸同。其中冲離離。有所以將之者。全是忠順溫恭。溢為儀度。故君寵愈渥。不特

車服以庸之。蕃庶以錫之而已。凡九重殊恩。無不昭受。萬福之所同者乎。

說通云。京山程云。和金口木舌。金口金舌。鬱在衡上。近於馬。和在軾上。衡是車前橫木。駕馬者。即軾也。軾車前橫板。手所憑也。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鬱鳴。鬱鳴則和應。舒則不響。疾則失音。集傳於駟職以為乘車之鬱在衡。則此處鑣字。恐當作衡字。鄭云。戎車鬱在鑣。乘車鬱在衡。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香

王明

疏釋草云。蕭香蒿也。荻也。牛尾蒿也。箋云。蕭香物之微者。喻四海之諸侯。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而不及也。

常常者考

傳總在前

說曰。常常者考。天子美諸侯之詩。前三章與也。末章賦也。

詩測曰。此傳亦以為天子之燕諸侯也。前三章以常常之考。與君子俱。自其英考在外。可見者言之。蓋和順者召福之本。文章者和順之發。故有文章斯有福。

慶而要之君子非務華者必有所以出之也左之左之偏君子宜之右之右之隨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章華之在外者似之也如是蓄故如是流如影之摹形如此發由如此存如跡之印踪斯充積之盛隨取隨足時措之宜盡利盡通不可以方物者未嘗不是才全德備若拘定才德字面便體貼不來時解宜者大小常變處之皆當有者千變萬化用之不竭宜有皆互見其實無所不宜是為有故起一句只言宜而後一句纔言有狀才德非二件皆自內說

所謂維其有之者有此也與上有字不同鄭箋曰與者華堂堂于上喻君也葉滑滑于上喻臣也華芸狀而黃與明王德之盛也不言葉微見無賢臣也華或有黃者或有白者與明王之德時有駁而不純

說曰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與也

詩測曰此傳亦以為天子之燕諸侯也儀禮燕禮有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空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為大燭于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

鄭箋曰與者露之在物湛湛狀使物柯葉低垂喻諸侯受燕爵其義有似醉之貌諸侯旅酬之則猶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晞也毛傳曰厭厭二句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潔宗也箋曰天子燕諸侯

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之儀也豐草喻同姓諸侯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讓之則止

六帖云厭厭訓足亦是盡情之意不宜就物品說按詩測曰不醉無歸所以盡樂在宗載考所以成禮宗者集傳以為宗室不知為何地又云路寢之屬夫寢者室也凡所居室皆曰寢故曰庶人祭于寢若天子所居則為路寢謂正朝也正朝之次燕寢又次小

揮方有着落

杞棘中實故以興德。桐椅外文故以興儀。顯者其心明白洞達也。允者其心忠信誠慤也。

詩評曰。末二章自是良箴。不待監史之設。重殺之詩矣。當觀其用意深厚處。

彤弓

傳總在前

說曰。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賦也。

寢。按公羊傳。路寢者何。正寢也。何休註曰。公之正居也。路者大也。寢者居也。據此。寧有正朝而可燕飲乎。

考燕禮。膳宰具官饌於寢東。豈路寢之側。別有室爲尊者所居。名之曰宗。所以設燕而尊之歟。晁公武曰。既燕于宗。當合詳之。弟曰考。則雖曰不醉無歸。非迷於麴蘖者矣。故末二章又取興以深美之。言湛湛之露在于杞。亦在于棘。顯允之令德有於此。亦有於彼。離離之實。桐有之。椅亦有之。豈弟之令儀。此有之。彼亦有之。莫不字最要緊。顯允豈弟。俱從飲酒上。理會發

詩訓曰。此傳亦以爲天子之燕諸侯也。序謂天子燕有功諸侯。而錫以弓矢。所謂覺報宴是也。

詩六帖曰。各章首二句不輕。惟上以爲重。故下以爲榮也。錫必先饗。饗必用樂。蘇氏曰。凡賜弓矢以饗禮行之。內疑其臣。而外牽於功。內忌其臣。而外迫於勢。皆非中心之脫也。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燕或至于夜。饗則如獻數。禮成而罷。左氏鄭饗趙孟。禮終乃燕。是其念也。按饗烹太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一朝饗之亦重。與得其人無吝惜是說。詩斷意。若入講。是重王者。不重嘉賓矣。司馬法曰。賞不踰時。欲其速得爲善之利也。

二三章弓挽于禁。今體常正。禁以囊。今色常新。皆藏之中事。

說通曰。按饗既實事。則右醕亦當作實事看。註右勸也。尊也。嚴云。右侑通。左氏王享醕。命之有註云。以幣物助歡也。又禮云。致享以剛幣。明親知右。卽侑幣也。醕卽獻酢醕之醕。或疑享訓恭儉。爵盈而不飲。未必

有獻醕。按享有醕幣。則有醕爵可知矣。爵卽醕爵也。潘勗九錫文以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桑扈 毛本扈作扈

傳 總在前

說曰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前二章皆興也。後二章賦也。

詩訓曰。此傳亦以爲天子之燕諸侯也。按桑扈有青素二種。青者俗呼爲青雀。嘴曲食肉。好盜脂膏。淮南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堯

子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是也。素者其翅與領。皆有文章。鳴鳩率場啄粟。此有鶯其羽。有鶯其領是也。鶯其羽。鶯其領。言桑扈之羽領。乃鶯之羽領。鶯有文采可愛者也。其文法猶言儒其冠。儒其衣云爾。詩評曰。有鶯句巧甚。

六帖曰。桑扈交飛。則彼此相輝而有文。君子受燕則上下相與而獲福。樂胥指豈弟樂易言。是中之和順所發者。此從燕飲看出。受祐重在君子有以受之。不重在天之降福于君子。屏者捍衛之。使無侵侮。翰者

植立之使無傾覆。爲憲重我足以爲憲。指屏翰中修已治人。附衆威敵事。非法共屏翰。

新解不戢二句。以爲有所戢。而自戢翼翼者。原不戢也。以爲有所難。而自戢戰戰者。原不難也。性天樂易。哀聚休嘉。其福豈不那乎。而自受者觀之。一似量無窮而福有數。蓋不那也已。

鄭箋曰。興者。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喻君臣以禮法威儀。升降于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胥有才知之名也。王者樂臣下有才知文章。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本

則賢人在位。庶官不曠。政和而民安。天子之以福樂不戢二句。王者位至尊。天所子也。狀而不自歛。以先王之法。不自難以亡國之戒。則其受福亦不多也。兕觥。爵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上下無失禮者。其爵爵徒解狀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其其樂匪教者。見其在國在朝。只此一拘匪教之心。故功雖高。終不驕。情雖通。終不肆也。

記曰。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臣下竭力盡能以立功。是故國安而君寧。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

采禾 禾毛本作菽

傳 總在前同麥蕭等篇

說曰采叔諸侯免喪入朝天子錫賚之詩前二章皆興也中一章賦也末章皆興也免喪未詳何據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天子之燕諸侯也首章言盛物必有器以興待臣必有禮君子兼同姓異姓雖無子之無限情理在此四字又何子之句法繚繞錫車馬以分氏族也同姓金路樊纓九就異姓象路樊纓七就是也就成也以一結爲一成錫衣服以別官階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奎

精

玄克以錫上公及黼以徧列侯是也黼則五品皆有朕不必分析

毛傳曰菽所以毛太牢而待君子也羊則苦豕則薇箋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爲藿三牲牛羊豕芼以藿王饗賓客有生俎乃用銅羹故使采之疏孔氏曰公食禮云銅芼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注云藿豆葉也苦苦茶也滑莖莖之屬是也以鼎煮牛取其骨髓置之于俎其汁則芼之以藿調以鹹酸乃盛之于銅謂之銅羹

詩測曰芹之爲物多生于有泉水之地泉水未出已有其芹泉水正出則采其芹以興車旂驂駟所以備君子來朝之用君子未來無旂可觀君子而來則旂可觀載驂分言四馬之中兩爲驂也載駟合言一車之馬駟爲乘也

傳意曰芾以蔽膝諸侯赤芾曰在股者服于腰而垂于股以蔽膝也邪幅以束脛自足至膝故曰在下在股之下也諸侯來朝服無不備獨言二者蓋蔽膝以謹拜跪束脛以利趨踰舉此以見其餘耳幅亦音逼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奎

餘

其義卽爲通爲驅故集傳訓偏邪纏于足如今行膝左傳曰帶裳幅舄昭其度也說通曰今之布襪是邪幅之遺制匪紆是從儀容上流露出中心敬謹來一敬感動乎君心而爲君所嘉予也予字虛看命如一命再命之命天子褒嘉錫予其臣必有言以將之故曰命

鄭箋曰祚之幹猶先祖也枝猶子孫也其葉蓬蓬喻賢才也正以梓爲興者梓之葉新將生故乃落于地以喻繼世以德相承者明也

左傳注曰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邦鎮也軍後曰殿慎重之義平平訓辨治辨則不雜治則不亂言不惟一已爲朕卽左右之人平平朕亦如是之率從也

毛傳曰纓綬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箋云楊木之舟汎汎朕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纓以制行之猶諸侯治民御之以禮法

詩訓曰葵草也葵傾葉向日不令照其根此云天子葵之言天子以之爲葵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奎

仁之

詩評曰葵字作如字解尤妙優哉游哉卽有來雍雍之意亦是二字想見優游之神

六帖云臆有厚積之意優游是戾一氣讀言非爲畏威懼請不得已而來也亦見不特在朝能敬在道亦敬矣言外總見侯之無一不可美如此而所子者止于車服之常安能以無歉哉

心印貫云采菽采菽有所以置菽也筐之舊之矣君子來朝有所以待君子也何錫予之乎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已辨等威矣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已彰物采

矣等威之辨卽辨于來朝者也威沸檻泉有不澤片

以生耶言采其芹焉君子來朝有不建旂以朝耶言

觀其旂焉其旂旂飛動于車上也鸞聲嘒嘒和鳴

于馬鑣也馬且載駟車且載駟知君子之所屆矣物

米之彰卽彰于彼交者也而蔽膝以謹拜跪見其赤

芾在股矣束脰以利趨踰見其邪幅在下矣彼交天

子者何其匪紆也天子所予者嘉樂何已也樂只君

子天子命之命此匪紆也乎樂只君子福祿申之申

此匪紆也乎匪紆之所駢集不直一身已也維柞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奎

仁之

枝根深而條茂矣其葉蓬蓬朕何如其叢盛焉樂只

君子鎮重本朝也殿天子之邦樂只君子翕聚繁祉

也萬福攸同雖左右之臣無不平平焉亦是率從矣

何如其辨治也耶匪紆之所綰結不止一時已也汎

汎楊舟必以紼而纒維之斯繫而不可解矣樂只君

子忠貞專向于主也天子葵之樂只君子休嘉厚積

于躬也福祿膺之卽當來朝之時已見其優哉游哉

亦是戾矣彼交匪紆何如其固結也耶而錫予之常

典莫罄于情矣

傳曰瞻彼洛矣。鸞鰲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瞻彼洛矣。

說曰。瞻彼洛矣。天子會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

詩測曰。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八字。便盡此詩之槩。蓋洛邑之營。本爲朝會諸侯。以諸侯同軌畢至。而天子居中。馭之奔走爵命。賞善罰惡。福祿何如此。所以謂如茨而旣同也。

說通曰。此詩非成康之盛。不足以當之。

詩經傳說取義

𡗗

王明

書云。予惟乙卯。朝于洛師。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澗。

水東瀝水西惟洛食。我又卜瀝水東亦惟洛食。

詩測曰。韜韞也。蔽膝也。合韋爲之。戎事之服也。不兼

弁看。而韋弁韋衣在其中。考韎音義。足衣也。海篇金

鏡以爲赤韋。集傳以爲茅蒐所染色。考茅蒐染草乃

韎妹頁二音又東夷樂名非韎則赤韋之說似長。故字從韋而

文曰有與。

六帖曰周道尚文其勢必趨於弱六師之作得豫之道矣作者久安之師必玩玩者吾勵之不教之師必

弱弱者吾奮之皆所以作其氣也

毛傳曰天子玉璆而珽音遙璆徒黨反諸侯璆而璆璆

大夫鐔音連而璆音求璆音求士璆音求璆音求而璆音求璆音求說文云璆

蜃甲也。黃金謂之璽。其美者謂之璆璆。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鏐。瑤蜃屬。而不及蜃。用其甲以飾。

詩心印曰。後二章卽洛水以近言之。與豐鎬而並峙。

者儼然君子之家室。故琫琕一佩萬年而保其家室。

卽洛水以廣言之。統夷夏而環拱者。恢乎君子之家。

邦。故福祿既同。萬年而保其家邦。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五

奕

王明！

鸛

傳總在前

說曰。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興也。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諸侯所以報天子也。君子萬年。

四字是骨。自身歷年之長。子孫卜世之遠。二意兼有。

宜之。自福祿宜我言。與罄無不宜宜字同。宜其自我。

宜福祿言。與宜爾子孫宜字同。首言畢則執之以掩。

鳥者。羅則張之。以待鳥者。皆自鳥之不飛者用之。今

鴛鴦于飛。或欲畢之。或欲羅之。飛者自如耳。君子萬

年。福既宜之。祿亦宜之。君子自得之耳。說通云。先王之時。人澤設。爵皆有時。殺胎。覆巢。皆有禁。合。回。掩。翠。皆所不爲。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鴛鴦待其長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張羅以待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壽考而福祿也。

毛傳曰。鴛鴦匹鳥。太平之時。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箋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此交萬物之實也。戢其左翼者。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迄

鴛鴦休息於梁。明王之時。人不驚駭。斂其左翼。以右翼掩之。自若無恐懼。斬芻曰。推粟食曰。抹。挫。今莖字也。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莖。有事乃予之穀。言愛國用也。以典於其身亦狀此之謂有節也。

詩心印曰。良禽幽棲而得所。明主淡宅而迎庥。其宜一也。德著威宜。本配天而行德。故社。隆。尊。養。亦應地。以無疆。斯又以乘馬取典。

魚藻

傳總在前

說曰。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典也。

詩訓曰。此傳亦以爲諸侯所以報天子也。詞意大類。鴛鴦不頌其德。不敢形容。敬之至也。較天保尤爲渾厚。但美其飲酒安居。則非德之盛者不能矣。詳味此詩。似武王定鼎。鎬京。諸侯來朝。叨陪王燕。見得宅中御極。何代無王居。而此居有那樂飲其中。使萬物各得其所。故三咏在鎬。而六疊在字。王者在宥天下之意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五

矣

詩故云。萍藻魚之所庇。網罟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蘋藻生焉。魚養于此。乘流沫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豈樂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天下也。卽指當日之燕說。曰有那其居。又不止飲酒。無時不樂矣。

續說以上凡三十三篇。皆成康以前之詩。多周公所定。故子貢作傳所以序之者如此。

按子貢傳與申公說。兩家編次中倫中慮。再讀毛本。忽刺衰亂。忽咏明良。真爲錯紊無序矣。

卷終

詩經傳說取裁小正正後原文卷之六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邢上後學李長科訂

古崇後學孫泚如校

子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修身則道立。

續說。雀鳴以之。

尊賢則不惑。

續說。鹿鳴伐木。青莪。罔系。白駒。可見。

此五詩。如白駒。序以爲刺宣王。罔系。序以爲刺幽王。

其餘三詩。未有所考。爲何王之詩。傳以此五詩。皆爲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六

周公制作。用之燕賢。却自爽朕。

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

續說。常棣類。可見。

細玩二詩。語意果甚相類。傳以爲皆周公所定。用之

燕賢以親親。誠不爲謬也。

敬大臣則不眩。

續說。嘉魚以下四詩。禮敬大臣至矣。天保祝頌。無非

引君當道。而使之不眩也。

南山有臺。天保二詩。雖云大臣報王。實以王之禮敬

致之。故續說云朕。

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

續說。煌煌四牡。出車。可見。

細釋煌煌四牡。出車三詩。體羣臣者。可謂曲至。第出

車。傳本出小正續。而魯詩以出車采芣。列于四牡。杜

杜之間。故續說因之。而併云朕。

子庶民則百姓勸。

續說。杜杜以恤其兵。邠風。楚茨。南山。甫田。以勸其農。

皆所以子庶民也。大田一詩。則庶民勸矣。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六

來百工則財用足。

續說。斯干爲官室而作。亦爲百工之一事也。

柔遠人則四方歸之。

續說。鴻雁近之。蓋成王之時。殷奄彫厥虐用其民。周

征平之。而流民歸之。是亦其一端也。

序以鴻雁爲美。宣王傳。謂爲周公所定。乃時世適絕

所宜諦審。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續說。蓼蕭至魚藻九篇。則所以懷而畏者可考矣。

斯周道之所以正乎。

續說。子貢言此三十三篇。所以爲正小正者。以周王能盡九經之道耳。惟申說遺霍鳴一篇。

詩測曰。孔子刪詩之時。未必照會九經之說。以爲編次。乃子貢傳詩至小正。正。見其恰與九經之說。通合無間。故深有契焉。而引孔子之言。以嘆周道之至。要之治世之大經。無論有周。卽百王不能易矣。

小正續

考補續小正十一篇。

傳曰。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

說曰。此卷十一篇。皆宣王中興之詩。當時亦奏之燕饗。以續周公之正樂矣。毛氏爲變小正。非也。

續說。宣王名靖。厲王子。

六月

傳曰。六月。北伐也。

說曰。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篇美之。賦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詩測曰。北伐云者。獫狁在北也。第考厲王居虢十四年。始崩。十四年之內。周召二公爲政。號曰共和。豈當共和之時。獫狁尚乘虛而侵于北。蠻荆尚乘虛而叛于南乎。六月。紀時也。棲棲。紀事也。戎車有五。一曰戎路。王在軍所乘也。二曰廣車。橫陣之車也。三曰闕車。補闕之車也。四曰革車。卒猶屏也。所用對敵。自隱蔽之車也。五曰輕車。所用馳敵。致師之車也。載常服者。戎車。有守衣裝五人。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故載之也。匡王國。與定王國不同。匡以正大分。定以

固大業。一扶冠履之分。一奠中外之疆也。

詩評曰。比物四驥。閑之維則。二語深妙。亦不獨可說馬。又心印云。閑之人。演習馬也。維則。馬中法。我服乃軍士之服。上常服。乃將帥者。將帥服便。故曰載軍服旋製。故曰成。

六帖曰。有嚴有翼。所謂威克愛者。濟敬勝怠者。言今師之羣帥。有威嚴者。有恭敬者。共典是兵事。言文武之人備。

說通曰。匪茹。不度順逆之理也。整居。大眾盤據也。侵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五

張定

則遊兵深入。至則深入之界也。織上有文。乃鳥隼之章。白旆。是以帛綴旄末爲燕尾。故曰繼旆。非二物也。白當帛字看。原是絳色。乃元戎車上之旆。獨言旆者。凡未戰。則建而不旆。戰則旆之也。

毛傳曰。元大也。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曰。鉤。轡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軍前曰啓。軍後曰殿。啓。選鋒也。軍無選鋒。曰北車。十乘爲馬四匹。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韓詩傳曰。元戎者。車綴綸。馬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

名曰陷陣之車。戎車既安。非指元戎。卽首章所銜者。輕軒分前後不得。車必覆于前。而不倚于前。却于後。而不側于後。方纔是安。如輕如軒。猶云輕如軒如也。非如似之如。考工記累言不盡。四字寫出。

副墨曰。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鄆山之禍。已兆于此。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六

張定

爲一說。不知三代將帥。必文武全才。可爲萬邦之法則者也。

說通曰。末章中有二燕。首二句。是飲至之燕。來歸以下。是吉甫自敘其契濶。而私燕以相樂也。舊說通作公燕。則不應吉甫爲主。通作私燕。則燕喜受祉等語。敘在前。玩既多二字。亦非語氣。言張仲。舉一人以爲重也。無將相相成意。若謂燕中有一人焉。德不出家。行不出鄉。責狀來思。似不知今日之主人。從收拾乾坤中來也。而主人之品愈重。並不知今日之脫義。從

勳臣幕府間飲也。而勳臣之座更輝。則維張仲之孝友耳。

毛傳曰。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

焦獲太原。舊俱未有的考。季本云。焦獲澤名。今陝西涇陽縣北去鎬京百里。太原即今固原。去朔方五百餘里。嚴允在其東北。則入周要路。當在此矣。

出車

傳曰。出車。勞將帥也。

說曰。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七

史籍美之賦也。

詩測曰。此詩或為詩人之詞。或為大將之詞。或為室家之詞。錯舉成文。正見善體人情處。

六帖曰。閭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于君。故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召僕夫。即有轅意。君言不宿于家。王事不留于境。左傳。某人御某。某為右。可見古之御者是副偏之任。此詩所謂僕夫。亦非卒伍輩也。觀次章僕夫况瘁。意亦見矣。謂情況憔悴也。出車在郊。視前在牧之車。為

後軍。則所見止是設旄建旄。而設旗建旄。已在彼牧。故繁頂曰。彼旄旄斯。

毛傳曰。旄旄旄垂貌。城彼朔方。是據城以保障。堅壁清野。以扼其前。擬其後。非築城也。曰于襄。則亦以固吾圉而已。未嘗血戰也。

傳意云。黍稷方華。前歲之季春也。雨雪載塗。今歲之孟春也。見得歷時已久。成功甚艱。報命既遲。除氛匪易。

六帖云。薄伐西戎。是擬議之辭。蓋室家思念。無所不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八

至。故作此意外之想。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絕不經見。則西戎之伐。斷為室家料想之辭。執訊獲醜。更不須添之人二字。直作已執已獲說。于襄者。自城守之時言。其功在一方。于夷者。自凱還之後言。其功在天下。

采芣

傳曰。采芣。勞師也。

說曰。采芣。宣王之世。既驅獫狁。勞其還師之詩。前四章

皆興也。下二章皆賦也。

詩測曰。序以此爲遣戍役。考古者之于率役同遣。特不同勞。卽以此爲遣率役同歌之詩。亦未嘗不可。而傳獨以爲勞。且以爲勞師。申說亦同。必有所據。不得不從耳。

箋曰。重言采薇者。叮嚀行期也。歲亦暮止。勿作怨辭。又叮嚀歸期。定其心也。薇作。是今歲之春。暮止則來歲之冬。陽止是明歲之十月。盛暑非無陰。故四月而靡草死。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而薺麥生。時以微陽始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六

九

胎。故名。月。來猶反也。據家曰。來。

說通曰。我行不來。則孔疚。句下轉語也。蓋忽爾奮揚。自誓之詞。若與孔疚句。作一意。則不我以。歸情景矣。詩測曰。兩者華盛也。君子者。卽將率也。將率何以有路。按周禮巾車之五路。玉路以祀。金路以賓。同姓以封。象路以朝。異姓以封。韋路以卽戎。以封西衛。木路以田。以封藩國。是路者人君之車。而將帥亦得稱路者。左傳鄭子僑叔孫豹。王賜之士路。又鄭賜子展先路。子產次路。是卿本得稱路。故此于將率以路言之。

狀此所謂路。乃戎路也。又路者。言行于道路。亦以露而得各言所蹈而路。又露現而來也。故有路門。又有路寢。詩中凡言路者如此。

六帖曰。彼爾二章。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敵皆用車戰。所以防敵騎之衝突也。自晉敗戎于大鹵。而車戰之法廢矣。若以房琯爲口實。豈非懲饑廢食乎。豈古無以步騎敗者乎。君子依之。運籌以決勝。小人腓之。進退以止齊。腓。芘也。進而部伍。賴爲捍衛之資。退而營柵。藉爲歸宿之地。又腓足肚也。易之咸艮。皆取象于腓。以著其隨物而動。勞師而兼言君子。特因車而及之。勿以將卒平說。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此一言。真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野草而不悔也。章法神品。

鄭箋曰。三捷。謂侵也。伐也。戰也。

說通曰。末章首四句。與出車不同。此是戍人。又是兩期畢戍之常。出車是將帥。又是應變專征之事故。此當敘驅馳之勞。彼當感成功之難也。依依霏霏。非止是敘光景。昔之所見。景則和而心則慘。今之所見。心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六

十

王明

雖樂而景復悲。見往來各有關情處。莫知指君言。莫知歸時復有此道途之苦也。

采芑

傳曰。采芑。南征也。

說曰。采芑。宣王命方叔征荆。荆人來歸。史籀美之。前三章皆興也。末章賦也。

詩測曰。此詩或謂作于出師時。或謂班師時作。俱未可知。卽作實敘其事亦無碍。克壯其猶。是一篇之骨。疏陸機曰。芑。菜似苦菜也。青州人謂之芑。西河雁門

詩經傳記取義

卷之六

上

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靡維芑。梁也。田一歲曰菑。始反草也。二歲曰新。漸和柔也。新田菑田。除草未遠。故芑猶存。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齋持勞頓之苦。于此亦皆可想見。采芑之易爲力。喻方叔之征蠻。不難克也。蒞與率不同。蒞。秉鉞以臨之。率。統率之以行也。魚服與采薇魚服不同。彼言矢服。此言第飾。左傳夫人歸魚軒。註云。魚皮又可以飾車也。鈞。膺亦不可忽。五路。惟金路有鈞。以金爲鈴。

乃馬領之飾。此云鈞者。見非華路。乃金路也。所以不

華路者。華路乃臨陣所乘也。膺。胸也。註有樊有纓。非

解膺字。而在膺有樊。有纓而後膺之文始該也。按金

路鈞。盤纓九就。同姓以封。或方叔同姓也。方叔。元老

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卽非同姓。或得乘金路矣。

次章其車三千。卽車以該徒。交龍之旂。龜蛇之旐。卽

左以該右。卽後以該前。

白虎通曰。帝。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以韋爲之上。

廣一尺下廣二尺。黃朱以別純朱也。繫組。貫珠而以

詩經傳記取義

卷之六

主

玉爲之者。珩也。三命。赤芾。慈豹。自三命至九命。皆慈行。非謂方叔止三命也。

六帖曰。芾。服非戎服。和勢非戎馬。亦如吳起將戰。不

帶劔。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

名。杜預身不跨馬。自能制敵。欣詩人鎬張之意。亦不

重此。朱芾。斯皇有珍。慈珩。勿法錯綜。如趙辭吉日。今

辰良。西京賦。正紫宮於未央。表曉闕于閭闔。退之詩。

豆登五岳。濂四尊。春秋僖公十六年春正月戊申朔。

隕石于朱五。是日六鵠退飛。過宋都是也。

說通曰。鷹之擊物。猶有失。唯隼爲有準。今飛而集。必搏物也。與方叔之師。不虛發。必制勝也。此章原非有將戰未戰之事。只言紀律如此。紀律只在進退上。註動靜。又進退中事。蓋進退皆是動。進而止。退而止。則靜矣。鉦人句。是金鼓以司之。陳師句。是號令以申之。伐鼓二句。是開習於其節。述方叔兵法如此。凡軍進退。皆以鼓動鉦止。又兵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鉦鐃也。鐃也。鐃似小鐘。鐃似鈴。通謂之鉦。周禮鼓人以金鐃節鼓。以金鐃止鼓。據此。鉦人伐鼓者。一人也。以其用鐃用鐃。謂之鉦人。以其節鼓止鼓。卽謂鉦人爲鼓人。本自一人。特周禮以鼓人言。此以鉦人言耳。淵淵深也。師衆則鼓遠。鼓遠則聲深。闐闐。程云。整緩之狀。顯允。粘軍事說。顯是號令明允。是賞罰信。蓋爾二句。只引起下文。非聲其罪之意。與下來威首尾相應。言據其始。若敢與大邦爲讐。而方叔何以使之畏。蓋以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或云。意方叔之已老。語覺不貫。穀梁傳。楚何謂之荆。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元老尊之之詞。易曰。田

有禽。利執言無咎。長于帥師是也。歷事五朝。而精練國體。積起兵間。而熟悉夷情。故曰元老。六帖云。克壯其猶者。精明強固之謀畧。出于兵家常法之外。得于敵人未發之先。不是上文進退有節。執訊四句。俱作實事。執訊獲醜矣。而兵威不解如此。所以能寒敵人之心。而來威耳。或疑來威不當主戰伐說。不知采芑之師。非必不戰也。但攝于名望。不主於戰伐耳。詩訓曰。言此顯允之方叔。爾知其素乎。固昔之征伐。猷猷者也。昔征伐猷猷。今又來威于蠻荆。其執訊獲醜宜耳。來威者。非蠻荆之來。實方叔之來也。方叔用威于蠻荆也。若果如蠻荆來畏服之說。畏服便畏服。何必云來。既云來。實乃方叔來此南方威之云耳。詩評曰。師于之試。論兵制約而盡。末二句妙于論將。妙于論兵。黍苗。傳曰。黍苗。城中也。說曰。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還申伯。史籍美之。

首章與也。下四章皆賦也。

詩測曰。此詩似作于謝功既成。而將歸之時。觀徒役之詞。所以尊召伯者。不容口。則召伯入之者可知矣。自古興大事。動大衆。行者鮮不告勞。無不切懷歸之想者。此詩言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若有欣狀竣役之意。使申伯無功于國。宣王封之。勞民動衆。能無怨乎。固知宣王之能任賢也。

我任我輦者。人輓車行。而以人所負任之器物載之于輦也。我車我牛者。以重載之車。而駕之以牛也。此

詩經卷之六

王

王

皆言役夫也。如此而行。必期于集。行之不集。敢言歸耶。今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此皆言征夫也。如此而行。必期于集。行之不集。敢言處耶。今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說通曰。二三章行者。述召伯慰勞之語也。蓋者擬議之詞。言此事既集。即與爾歸矣。

詩測曰。四章言肅肅乎。此謝功也。實召伯營之。非營于召伯。有如此之嚴正也。耶。烈烈乎。此征師也。實召伯成之。非成于召伯。有如此之武勇也。耶。首章勞字。

正在此成之之中。勞之正所以成之也。成者撫綏有

道。使情者勉而能者勸。怠者奮而懦者激。用許多調

停劑量。故能成其烈烈也。末章言所謂謝功者。何功

也。以原隰則既平。以泉流則既清。何如其肅肅也。而

成之者。實召伯焉。若謝功不成。則申伯不重。而封亦

不果。申伯不封。則南服無鎮。而周且無翰。王甚焦勞

於心。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也。心寧。兼親待元舅之

情。與式是南邦之命說。六帖曰。末二章皆預道之詞。

周禮稻人掌稼下地。以豬畜水。以防止水。以溝瀆水。

詩經卷之六

去

二克

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漚瀉水。

左傳。襄公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拜師。晉侯享之。范宣

子爲政。賦苗國季武子興。再拜稽顙曰。小黍之仰大

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膏雨之其天下輯睦。豈惟

敵邑。

詩心印曰。物生惟陰雨能膏。遠行惟仁人能勞。至王

心寧者。天子重親賢之託。爲計基祚。尤爲計本根大

臣展疆理之功。既經野無遺。自體國無慮。

說通云。朱子謂此章與崧高相表裏。亦合於以詞之

大小分二雅之說。狀何以不列之。車攻吉日之次。而列之於此。則小序思古之說。未爲非也。今傳文申說。果列諸此。人心至當。千古同狀。

車工吉日

傳曰車工吉日。閱武也。

車工毛本工作改

說曰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稱美之。賦也。詩測曰。此傳以爲閱武。而東都之行。重在會同。故駕彼四牡。章爲一篇之骨。篇內數旣字。俱見法度修饒。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六

有夙備之意。

副墨曰。田事齊足。尚疾也。我馬旣同。同足也。狀曰四牡。則不獨齊足而齊力矣。曰四黃。又不獨齊足而齊豪矣。

毛傳曰。甫。大也。田者大芟草以爲防。或舍其中。禍纒旂以爲門。裴纒質以爲機。音藝。木間容握。驅而入。繫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狀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狀後諸侯發。諸侯發。狀後大夫士發。天子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於其下。故戰不出。項田不出防。

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說通曰。甫草。猶周語所謂藪有圃草。固有林池是也。因爲畜牧之地。故曰甫草。行狩。分明是大蒐。以收文武之舊業。以震聳宇內之人心。不止爲區區獲禽也。田獵之徒。有麓人以戒途。獸人以辨物。司常掌旂。虞人植旌。故選之器器。

左氏晉師抹鄭。在放郛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放前。則放山之下。平曠可以屯田。蒼翳可以設伏也。

六帖曰。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蒐。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六

六

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注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爲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股見者。王不巡狩。則六服盡朝。王則爲壇。旅見諸侯。而命之以政焉。按當時不是會同兼舉。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亦猶春蒐冬狩。而四時之田。通稱蒐狩。秋嘗冬烝。而四時之祭。通稱烝嘗。南觀北譯。而四方之譯。通稱觀譯。如此篇中于苗。豈必實是仲夏。駕言行狩。豈必是仲冬也。諸侯宜朱芾。特黃朱耳。故方叔曰。朱芾斯皇。此云赤芾何也。

禮以朱臨下。以赤朝上。臨其臣庶君道也。故以朱帝。朝會于王臣道也。故以赤帝。若戎服則爲韞矣。天官屨人注云。屨有三等。赤爲爲上。冕服之爲也。下有白爲。黑爲。無金爲之文。故云飾以金也。毛傳云。鳥達履也。言是履之最上達者。箋曰。金爲黃朱色也。射夫既同。同心同力也。不是比耦舉柴以射而獲者言。

請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尤

水屈曲不墜水也。過君表。褐纓旂以爲門。問客振。蹕而不繫也。舞交衢。御車交道。如舞節也。逐禽左。御蹕逆之車。使左射也。白矢。矢貫侯。見其鏃白也。參連放一矢。三矢連去也。剡注。羽高鏃低。去剡剡狀也。襄尺。臣不與君並。退一尺也。井儀。四矢貫鏃如井也。蕭蕭悠悠二語。形容靜治。最爲曲盡。王籍詩。蟬噪林愈靜。鳥啼山更幽。杜甫伐木丁丁山更幽。俱出于此。狀行事從容。馭軍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備。俱于此章見之。

毛傳云。諸侯來朝。先令習射于澤宮。已乃射于射宮。課其中否。田雖得禽。射不中。不得取禽。田雖不得禽。射中。則得取禽。有聞無聲。有善聞而無謹誼之聲。箋曰。晉人伐鄭。陳成子救之。舍于柳舒之上。去穀七里。穀人不知。可謂有聞無聲。

傳意曰。之子指王者。于征自徂東。至終事。皆在其內。有聞輕輕說。聞其有此行耳。無聲。是無聲名之可訖。所謂事已立而迹不見。功已成而人不知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辛

子。亦王靈震疊。有以顯攝人心。故曰展也。大成一篇。關鍵總在無聲二字。

詩評曰。篇中選徒。言約而該。不失其馳。情理俱微。有聞無聲四字。甚深厚。允矣君子。一篇本領。馬鳴四語。莊點太平氣象。大道理。大議論。

吉日

傳總在前

說曰。吉日。宣王收獵復古。史籍美之。賦也。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闕武也。前篇是獵于東都。此篇

是獵于西鑄。東都原以朝諸侯。西都無朝會之禮也。胡安國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凡祭祀爲內事。田獵行師爲外事。戊寅皆剛日也。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天駟爲天馬主車駕。南星曰左驂。次左服。次右服。次右驂。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禱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圭

六帖曰。曰既好。曰孔阜。神實相之。故曰從漆沮二句。語意婉轉。要得體認。言禽獸衆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彼其禽獸之盛。誠爲天子之所也。悉率二句。亦要見中興復古意。親下之人如此奉上。則所以致此者。躍欣言外矣。若一直歸重宜王身上。反覺索然。燕天子須以中興大氣象說。合天下之心。復古人之制。成一代中興之盛。王者之樂。孰大於是。

詩測曰。發彼二句。謂中微而制大。似未朕。夫發雖發矢。不可以中言。亦有發而不必中者。故曰發多而殺

少。孟子亦曰。發乘矢而後反。此發彼小。殪此大。兕云者。言小。犯第發之。不必于中。大兕則立死之。何也。小犯尚無意于必死之也。

詩心印曰。賓客句重。御賓客酌醴。則飲御奠。犖之時。鹿鳴示周行。彤弓陳右享。固文德武功之所繇兼備。而上殺薦宗廟。其餘分澤宮。亦奉先接下之所以悉周。豈直一從獸之爲娛也哉。

庭燎

傳曰。庭燎。勤政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圭

說曰。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之賦也。

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詩。故曰宣王始勤。終怠。姜后脫珥。此殆姜后之作乎。

六帖曰。三章一時之語。惟其心之不安者。愈切。故其言愈深。非三告之例。夜未央。庭燎之光。上句詰問之辭。下句料想之辭。其交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如明珠走盤。春鶯轉舌。可想其義。莫得其端。詩味詩理。於此大宜理會。會得是旨。坐進是道。著一雖字。便非玄解也。光是燎光初明。盛時。斯則光已衰。輝是光將

絕而有煙色。與天明之光相雜也。疏曰庭燎者樹之於庭燎之爲明。釋文云在地爲燎。執之曰燭。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朕未能安定。疑止。雖朕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於恭默則反掌中興矣。

鄭箋曰。艾未曰艾。以言夜先鷄鳴時。

汚水

傳曰。汚水念亂也。

說曰。汚水。宣王卽位。乞言于羣后。而作是詩。皆興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圭

副墨云。首以水猶歸其壑。隼猶得其止。興人不反其本。次以水方盛而未艾。隼方揚而未止。興憂方深而未息。末以隼不自縱。人乃縱。以人不加物起興也。鄭箋曰。興者水流而入海。小就大也。喻諸侯朝天子亦猶是也。載之言則也。言隼欲飛則飛。欲止則止。喻諸侯之自驕恣。欲朝則朝。自錄無所懼心也。毛傳曰。其流湯湯。言放縱無所入也。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

六帖曰。以之惑世。謂之訛言。以之誣民。謂之謔言。

詩心印曰。念非虛念也。公道鬱于上。公論當伸于下。宜有以懲之。懲非懲彼也。媒孽雖從外入。辨隙還從內出。卽在以自懲。懲之。彼流水之無心者。勿論已。以飛隼之疾。猶有所循也。豈民言之訛。寧無所懲乎。

詩測曰。旣言我友。胡又言反諸已。蓋所讒者對讒者而言。則所讒者爲已。讒者爲人。天下無無因而至之事。亦無不風而起之波。惟敬則讒言自止。敬者反已一念。冲冲漠漠。十二時中。只在自己身心上洗刷。更不向別人身上去起心作念。其敬之謂乎。盡其在我。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言

正是真念。正是不忘父母處。

無羊

傳曰。無羊。考牧也。

說曰。無羊。宣王考牧。史籀美之賦也。

詩測曰。考牧者。言牧事之成也。明是一幅羣牧圖。

六帖曰。問庶人之富。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一庶人之富已耳。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副墨云。誰謂字矜。詫其新有。見前此亦有謂者矣。

詩評曰。首四句。妙于發端。中二章。不惟言其富庶。想

見人物閒適。休養氣象。狀富庶從休養中來。當觀其
言外之意。而其追隨于淡烟微雨之中。出入于峻坂
叢林之內。景象風物。皆可想見。

左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腍。謂民力之普存也。謂
其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癘也。謂其備腍咸
有也。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

說通曰。以薪以蒸。游牧也。以雖以雄。別羣也。皆牧法
也。賈思勰言牧羊者。須緩驅遊行。勿令停息。乃能肥

充。大率十羊二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羣。不孕必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重

王明

瘦。瘦則經冬或死矣。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陵
矜不讓。曰矜矜兢兢。非堅強也。羊皆健前。知其舉羣
無病。不虧損矣。少損曰蹇。全壞曰崩。畢來。自野入家
也。既升。自家入牢也。

六帖曰。衆維魚。旄維旗。只是恍惚所見如是。非似人
實魚。似旄實旗之謂。亦非人變爲魚。旄變爲旗之謂
也。陰陽不和。魚何以育。故夢衆而魚。則爲豐年。生聚
不蕃。旗何所統。故夢旄而旗。則爲人衆。兩言曲盡夢
中情狀。

鄭箋曰。漆漆。子孫衆多也。

車牽

傳曰。車牽。樂親昏也。親古新字。

說曰。車牽。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首
章賦也。次章興也。三章興也。四章興也。遺五章

說通曰。首章是追述始事。匪飢匪渴。深於飢渴矣。言
非飢也。非渴也。而若飢渴。望賢女之以德音來括耳。
果其來也。雖無好友。亦式燕且喜矣。

六帖曰。燕飲聚會。有好友在焉。最爲可樂。無好友而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六

弄

王克

德音來括焉。亦當燕飲以相樂。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固不在好友之下矣。婚姻以時。故曰。辰女以德故碩。
德音。聞其有是德也。令德。見其有是德也。來教。來相
助。我內治也。不是言語譽樂也。卽韓姑燕譽之譽。雖
無字不重謙意。重相樂之情。庶幾冀之之辭。情最深
者。畧其物之輕。恩有餘者。忘其德之薄。

毛傳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箋曰。平
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焉。喻王若有茂美之德。
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修德教。雖無章。諸

大夫覲得淑女以配王。於是酒雖不美，猶用之。此燕飲，殺雖不美，猶食之。必皆庶幾於王之變改，得輔佐之，雖無其德，我與女用足歌舞相喜樂之至也。登高岡者，必析其木以爲薪，析其木以爲薪者，爲其葉茂盛，敵岡之高也。此喻賢女得在王后之位，則必辟除嫉妒之女，亦謂敵君之明，鮮善也。善乎，我得見女如是，則我心中之憂除去也。陟彼高岡，析其柞薪，匪陟其高，鮮得其析矣。析其柞薪，其葉湑兮，不負陟之之勤，愜其析之之願矣。鮮我覲爾也，亦既覲止，我心寫

詩經說義

卷之六

七

今景明也。諸大夫以爲賢女既進，則王亦庶幾有高德者，則慕仰之，有明行者，則而行之。其御羣臣使之有禮，如御駟馬，駢駢狀持其敎令，使之調均，亦如六轡緩急有和也。

說通云：有高山而不仰，有景行而不行，情必有所不能已。有賢女而不得覲，心必有所不能慰，蓋自敘其意中之事耳。爲此詩者，有好德無窮之意，如好友來教，豈世俗尋常夫婦所能出諸口哉？高山仰止二句，尼父亟稱之以爲好仁，豈無所契合而云狀乎？詩評

曰：辰彼碩女，辰字奇。雖無德與女，與字妙。

解頤曰：正小雅有鹿鳴以燕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有伐木以燕朋友，獨夫婦缺焉。此詩其亦昏禮上下通用之樂歌也與？

續說以上十一篇皆周宣王中興以後之詩，故續于正小正之後。

南陔

笙詩無辭，按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狀後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

詩經說義

卷之六

八

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華，狀後笙人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乃有聲而無辭也。

白華

笙詩說見南陔。

華黍

笙詩說見南陔。

由庚

笙詩有聲無辭，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樂歌鹿鳴，四牡皇華畢，皆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

歌南山有臺。笙由儀。言一歌一吹也。賦則此六者。皆一時之詩。皆為上下燕饗賓客通用之樂。

崇丘

笙詩說見由庚。

由儀

笙詩說見由庚。

詩測曰。以上笙詩六篇。原傳不載。今不忍棄。故存于小正。續之末以備稽考。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六

完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六

詩經傳說取裁小正傳卷之七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邦上後學張科訂

古棠後學孫汧如校

考補小正傳二十五篇。毛氏謂之變小正。

說曰。小正傳鼓鐘而下二十八篇。蓋自昭穆至于幽平。或公卿大夫諷諫于上。或士君子怨思于下。亦皆出于好惡之公。而得夫情性之正。夫子錄之以存鑒。或謂之傳者。以其非奏樂之正經。而亦可傳也。大正傳倣此。

鼓鐘 鼓毛本作鼓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七

十

徐

傳曰。昭王南。大夫憂之。賦鼓鐘。

說曰。鼓鐘。昭王南遊。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賦也。

續說。昭王名瑕。成王孫。康王釗之子。南遊于荆。荆人膠舟以進。渡漢。膠液舟解。王溺而崩。

歐陽氏曰。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遷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傳以為昭王南遊。大令謬。且說亦同之。更確狀矣。淮水云者。自鎬而南。遊其西為漢。南為荆。東為淮。地勢相距如鼎足。賦可以相及。故云。

朕也。

詩測曰：懷加允字，言懷之信有不能忘者。淑人君子，只還他一箇淑人君子，不必說古之君子。

六帖曰：懷者，但懷其人，不言其懷之所在，含蓄無盡。

矣。妯字，字法妙品，甚于傷悲，言憂結于心，爲之妯動。

而不寧也。其德不猶空空言其德，與今人不相似。微。

微，卸到王身上，而荒亂意未嘗說出，疾上下相比，曰。

同音以詩歌，則音律分明，以舞蹈，則堂徐有節，所謂。

不借也。以雅以音而奏大雅也。以南以音而奏夫南。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七

也以箏以箏而協夫音也。

副墨曰：升歌，字字皆金和玉飾，以磬爲主，衆音並存。

以笙爲主，磬止則笙亦止，先之以雅，終之以南，衆羽。

吹南，箏而舞之，舞必依樂音以爲節。

毛傳曰：欽欽，使人樂進也。樂音笙，磬，東方之樂也。同。

音四懸皆同也。爲雅爲南，舞四夷之樂，大德廣所及。

也。東夷之樂曰昧，南夷之樂曰南。一作西夷之樂曰。

朱離。北夷之樂曰禁，以爲樂舞若是爲和而不借矣。

箋曰：同音者，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雅萬舞也。萬。

也。南也。箏也。三舞不借，言進退之旅也。周樂尚舞，故。

謂萬舞爲雅。雅，正也。箏，舞文樂也。

說通曰：王維，凝碧池頭，奏管絃，同是感矣。

圻招。毛本作祈父

傳曰：圻招，○○道。穆王西征，祭公遂民，怨以諫，賦圻。

招。招音韶

說曰：圻招，穆王西征，七萃之士咸怨，祭公謀父作此詩。

以諷諫賦也。

詩測曰：左傳，祭公謀父作圻招之詩，必本諸此圻之。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七

云者：天子之地一圻，書作圻父。春秋襄十六年，冬，穆。

叔如晉，聘見中行獻子，賦圻父。亦此圻字。圻，祈畿通。

用圻招者，多卽祈父也。酒誥曰：圻父薄違。

蔡九峰曰：祈父，追逐違命者也。追逐違命，則不道矣。

傳文缺者，似是違命不三字，則穆王之征，祭公之諫。

有以哉。

副墨曰：重久役上，禁兵遠戍，獨子從軍，初或許以爲。

一時權宜之計，而竟久于役，此所以怨也。虎賁，掌先。

後王趨以卒伍，旅賁，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

者也。

詩心印曰。過至末章云。予靡所底止。王之職何。父亦不明矣。匪直不明也。又豈不聰焉。有母有字。見非其職中。更有如此非其法者。甚哉不愛王之爪牙矣。

六帖曰。曰予王之爪牙。不惟見其爲近衛。亦見其有定職。曰有母之尸養。不惟見其爲孤子。亦見其無妻室。此詩人之善於立言也。

北山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四

徐中

傳曰。懿王之時。大夫勞于王事。賦北山。

說曰。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賦也。續說。懿王名繁。尾共王子。

副墨云。首二句。要知其賦。只覽物興思意。言偕偕強壯。便伏下未老方將意。言朝夕從事。便伏下盡瘁。勞意。王事靡盬。與他處不同。憂我父母。念子劬勞也。鄭箋曰。登山而采杞。非可食之物。喻已行役。不得其事。

說通曰。第二章。正言不均。而又不直言。設爲疑惑之

詞。而隨下轉語。若曰。普天非王土乎。率土非王臣乎。

何大夫之不均也。亦以我之獨賢耳。非是不敢斥王。而曰大夫。明是大夫自言其不均。我從事獨賢。卽不均矣。三章。正所謂獨賢也。曰。嘉我鮮我。若以之爲知已者。朕而僅曰。未老方將。方剛是不策才。猷姑述年。力。薄量天下士。而所賢非所以賢也。旅與簪同。勞。脊也。書旅力既愆。亦此旅字。

副墨云。燕燕二句。以安危分。息偃二句。以行止分。叫號二句。以動靜分。棲遲二句。以勤惰分。湛樂二句。以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五

後之

憂樂分。出入二句。以親疎分。大抵嘆不均之意。言國事艱難。非協力不濟。而多安逸。自便者。止令獨賢從事。任其經營。何以報國。所謂同獎王室。共贊王業者。蓋有深望焉。

新解十二句中之不均。惟出入風議者。尤爲病根。蓋耽燕居。懷息偃。絕叫號。任偃仰。酣飲酒。不過一房帷中人。一床第中人。一酒杯中人。惟風議者。出入禁闥。居已于逸。擠人于勞。且毀人之勞。謀已之逸。使役使不均者。皆此人致之也。

詩測曰：執者馬頸組也。所以勒者，掌者人手心也。所以主持者，皆以喻王事束縛拘迫之意。又執以控馬而執在手，一脫手則馬奔而不可御矣。總攬國事亦朕，故曰執掌。息偃之偃臥也。偃仰之偃俯也。燕燕重言之見安之甚。

綿蠻

傳曰：○王之時，大夫辟○○○○賦綿蠻。

說曰：綿蠻，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作是詩，與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六

張之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箋曰：微臣謂士也。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賜贈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本其亂而刺之。

毛傳曰：綿蠻，小鳥貌。鳥止於阿，人止於仁。箋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

按詩人思託之意，必其人之責任當周恤已，當指示

已當振拔已，遇非其人不克如願，而後託爲鳥言，遠而已，豈敢憚行畏不能趨而極耳。况曰教之誨之，必有統屬之任，當受其戒令者。若曰：途窮計止，望憐恤於無因之人，此乞人之趨向耳。絕無此理。詩評曰：作此詩者，必非庸賤之人，諒矣哉。

韓詩外傳曰：君子之告人也，微其救人之意也。婉詩曰：豈敢憚行畏不能趨。

青蠅

傳曰：厲王信譏，大夫憂之，賦青蠅。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七

張之

說曰：青蠅，厲王之世，譏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典也。續說：厲王名胡，夷王之子，嘗使衛巫監謗，是其信譏也。

詩測曰：考之蠅有二種，青蠅亂色，蒼蠅亂聲。蒼蠅能遺蛆於俎豆中，青蠅則善點汗人物，能汗白使黑，汗黑使白，謂能變白黑是矣。恐以管管爲飛聲，亂人聽，尚宜斟酌管管，只好作往來貌。

樊棘榛俱非漫用者，樊者，閉隔之物，棘之與榛皆牽纏之物，以青蠅之汙穢止于間隔牽纏之處，豈坦易

安平之象。謔言之于人。能間隔。又能牽纏。未有若此之明者。此詩人所以爲取義之精也。謔人罔極。罔是用言以害人。狀且如山與川。何所窮極。何所底止。故交亂四國。明謔之醜。禍遠構我二人。明謔之兆。端微蓋謔之始。必構於二人。而漸及於四國。故詩人窮本以刺焉。

詩心印曰。亂四國流毒之大。構二人。中害之深。

副墨云。豈弟云者。有優容不斷之意。謔言所以得入。未必不由此罔極。以心之難險。反側言。

詩經傳說卷之七

人

小東 毛本作大東

傳曰。厲王之時。諸侯勞。賦小東。

說曰。小東。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大夫作此以告病。首章賦中有比也。次章賦也。三章興也。後四章皆賦也。

六帖曰。通章總是哀我憚人。亦可息也之意。維天有

漢以下。只將下土。件件空虛。而西人爲虐不已。極其

形容。直從望天處。說到怨天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

到反助西人處。縱橫變化。不可端倪。

說通曰。首章困而思古也。簋殽黍稷也。棘七。鼎食之

用。原二物。餼抹皆富足之象。嚴氏云。言周之盛時。侯

國富足。其簋中之殽。餼狀而滿。其鼎有棘木之七。球

狀而長。此由周道如礪石之平。如箭之直。言賦役均

也。其在上君子。則履行之不敢違異。以過取。其在下

小人。則瞻視之。莫不仰望之。而依賴。此事在上世已

往矣。周道依朕。履視頓異。簋之如砥。有不砥者矣。簋

之如矢。有不矢者矣。是以顧之。而出涕耳。

疏孔氏曰。禮。簋盛黍稷。禘記。喪祭七用。黍。吉祭及賓

客之七。則用棘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肝。故

詩經傳說卷之七

九

徐氏

賓用七載之謂。出於鼎。升之於俎也。肝。青判牲之半體。

毛傳曰。如砥。役賦均平也。如矢。賞罰不偏也。

鄭箋曰。小也大也。謂賦歛之多少也。小亦於東。大亦

於東。言其政偏失。砥矢之道也。

六帖曰。契契寤歎。詩人自謂哀者。我哀之也。君謂契

契而寤。嘆者。乃可哀之憚人。與興意不協矣。契。刻也。

契契者。憂苦切心之意。

說通曰。薪是獲薪。見薪非他人之薪也。亦可以載矣。

憚人非他人之憚人也。亦可以息矣。下章正不見息。

之事也。曰職勞不來者。若以勞爲職而不當撫恤者。狀見虐用之也。

副墨云。漿卽酒也。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韜韜玉貌。璫璫佩璫者。以瑞玉綴於佩綬也。要知酒與佩亦在供億之外。因西人需索不巳。出於無可奈何。不狀東人且饗殮不給。何有於酒。衣服且不完。何有於佩。維天以下。見東人之力。取之地者已竭矣。意者其望之天乎。

詩經傳疏義

卷之七

十

補仁

毛傳云。漢有光而無所明。箋曰。織女有織名。爾駕則有西無東。不如人織。相反報成文章。河鼓謂之牽牛。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星。在牽牛北也。或名爲河鼓。亦名爲牽牛。啓明卽太白也。長庚不知是何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

說通曰。李白字太白。白之生。母夢長庚星。故因以名。韓退之詩云。太白配殘月。東坡詩亦曰。長庚至曉猶陪月。觀此。則是以長庚爲太白也。鄭樵又謂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

故日將沒。則西見。又爲二星矣。

疏正義曰。二十八宿。連四方爲名者。惟箕斗井壁四星而已。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旁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爲名。

詩評曰。歷數星名。想頭甚奇。出語似謔。顛倒淋漓。變幻鼓舞。總是窮極呼天常態。生出許多波瀾。蓋愁煩之人。物物生悲。失望之時。處處歸咎耳。

詩經傳疏義

卷之七

士

克仁

苑柳

傳曰。厲王不禮于諸侯。相戒以辟之。賦苑柳。說曰。苑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興也。

續說。厲王暴虐。觀其執齊哀公而烹之。宜諸侯之思辟之矣。

詩測曰。序說亦同。但以爲幽王耳。至相戒以辟之云。于詩文更覺親切。興義自明。蹈者動足而履之。謂故毛傳謂動也。疏云。上帝之王甚變動。正義云。可以蹈善。可以蹈惡。故曰動。亦變動之謂也。註謂神者。仍職

國策文耳。狀變動亦神也。始曰上帝不忍斥王也。終曰彼人不敢指王也。末句哀音。

說通曰。俾使也。假使也。曰。曷子靖之。則正言何爲而靖之乎。靖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亦所以靖王室也。居以凶矜。目前卽不能堪。不待後日矣。

史記。魯仲連曰。齊威王朝周。居歲餘。周烈王崩。齊後往。周怒於齊曰。天崩地折。天子下席。東藩之臣田齊。後至則新。威王怒曰。叱嗟而母婢也。卒爲天下笑。故生則朝之。死則叱之。誠不忍其求也。

詩經傳說

卷之七

主

克仁

剛墨云。此詩猶有宗周之意。嗣是以降。則天子有下堂之辱。諸侯有問鼎者。有射王者。甚至狄泉之盟。狐偃南面以主會。滅周之役。魏舒易位以蒞政。周之威靈何在。蓋始于畏周。遂沿襲以至于滅周也。噫。

小明

傳曰。厲王出居于彘。賦小明。

說曰。小明。厲王流于彘。大夫之從行者。歷時既久。悲傷而作。皆賦也。

詩測曰。傳缺文。當是大夫從之四字。蓋從王者勞而

苦。在都者逸而樂。故篇末安處安息之說。爲諄諄也。

彘在汾。乃晉地。近秦。以地里方向言之。秦晉在西。故

曰我征徂西。秦地產芄。藥名有秦芄。河陝軍多有之。

故曰芄野。共人云者。每章見之。不爲無意。非如秦人

哲人之稱也。考厲王流彘十四年之內。周召二公爲

政。號曰共和。故從王于彘者。指在都共和者。爲共人

而念之也。夫在都共和。則爲安處。爲安息。故又戒之

曰。無恒安處。安息。卽共人也。正所嗟爲爾君子者也。

朕共豈易言。必靖共而後可。靖如自靖。自獻之靖。書

詩經傳說

卷之七

主

徐成

註云。靖安也。各安其義之當盡也。恪守本職而安分。無擾。孟子曰。共爲子職。懿戒曰。克共明刑。桀爽處共。兩位皆安分無擾之謂。却又不是安處安息。如何理會。小明詩人亦淵矣。曰。罪罟。如以罟取物。不使知也。曰。譴怒。見暴橫妄加也。曰。反覆。見刑罰無常也。皆亂世之象也。

剛墨云。自貽伊戚。與邶風自貽伊阻一例。是以分義

自安。非自咎不能見幾之說也。與言出宿。言既臥矣。

復起而宿于外。憂念之甚也。古詩云。出戶獨徬徨。愁

思當告誰引領選入房。淚下需衣裳。曰正直是典。則平日之惡直隴正可知。正直亦暗指自己。一輩人說不無望其培植保全意。照上三章末句似謂萬里孤臣全仗良友。

孔氏曰。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爲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箋曰。介助也。助女以大福。謂遣是明君道施行也。

小弁

傳曰。尹伯奇。○○後母。鄰大夫閔之。賦小弁。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古

朱

說曰。小弁。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鄰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首章至第五章皆興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興也。八章興也。

詩訓曰。續說子貢刺向趙岐。皆以此爲尹伯奇事。是也。序以爲刺幽王也。太子之傳作焉。夫太子臣且子也。其傳何人。顧可刺王。且宜曰弑逆之賊。又安有親親之仁。而孟子稱之。孔子作春秋以誅亂賊。托始平王。其旨深矣。豈肯錄其怨父之辭。以示後世。而不之削乎。惟鄰大夫比肩事主。則於吉甫有友道焉。朋友

責善固其所也。

按尹伯奇被譖見放。乃集芟荷以爲衣。采芣花以爲食。晨朝履霜。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吾心。今聽謠言。孤息離別。今摧肺肝。何辜皇天。今遭斯愆。痛沒不同。今恩有偏。誰能流顧。今知我冤。會宣王出遊。吉甫從。伯奇乃歌以勸宣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辭也。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其事之顛末如此。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主

張

大夫以之加於吉甫者。三章不屬不離句。明謂後母非生我育我者。卽此已足爲傳文之據。至末章信謠言易言。及篇首何辜等語。恰與琴操合。則傳文益了矣。通篇于字我字。皆鄰大夫代爲伯奇之言。首譽爲興。蓋烏孝烏也。能反哺。毛傳曰。弁樂也。提提羣貌。箋曰。樂乎彼。羽鳥出食在野。甚德羣飛而歸。提提欣。一似入之父子兄弟飲食出入者。以興已之放逐。無所歸也。此烏好羣聚。故云提提羣貌。殺養也。天下之人。無不父子相養者。我獨

于罹見放於野。無所依歸。不得安處。曾參斯之不如矣。

說通曰。何辜于天。天即親也。不敢斥言之。云如之何。非安之也。若云將何處置也。二章言周道之歟也。一棄置。則榛蕪矣。父子之親也。一隔絕。則愛變矣。此與意也。

六帖曰。怒焉如擣。深悲至痛。如有物之擣其心也。事關心者。夢中亦長吁。故曰永嘆。憂愁多者。年少而髮白。故曰用老。疾如疾首。不病而似病也。瞻者仰望敬。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六

附七

事之意。依者。顧戀追隨之意。語勢猶云。更無依賴。惟有父母耳。毛在外。陽以言父。裏在內。陰以言母。

詩測曰。我辰安在者。辰時也。大正桑柘曰。我生不辰。今俗呼時亦曰時辰。尚書撫於五辰。謂金木水火土五行之時也。春秋桓公二年。左傳曰。三辰旂旗。昭其明也。謂日月星三辰也。日以照晝。月以照夜。星則運行於天。此三者。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時。天之生人。必有其時。五辰以撫之。三辰以照之。今我獨于罹。豈天之生我。我之辰皆不在。無所以撫之照之而朕乎。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七

吳定

之知也。註言人莫之知。非也。

孔氏疏曰。鹿之奔走。其勢宜疾。今乃維足伎伎。朕安舒而稽留。以待其牝鹿而俱走也。與雉雛求雌。與故棄而室家不得與聚。又鳥獸之不如。

六帖曰。壞木無枝。卽股仲文所謂生意盡矣。蓋見棄於親。無復生人之樂也。箋曰。放逐而不得生子。猶內傷病之木。內有疾。故無枝也。

詩測曰。投兔者。投歸投適之兔也。投如飛鳥投林之投。又如人投宿之投。先者前導也。相彼投兔。欲逐而

取者固多。亦或有爲之先導。令得歸於所止者。人之於投兔尚狀也。行有死人。掩鼻而過者固多。亦或有爲之埋藏。令得免於殘毀者。人之於死人尚狀也。何也不忍故也。按塋路塚也。左氏道殣相望。

六帖曰。凡飲酒一獻一酢。往而必返。至醕爵則來而必受。往而不返。若能舒緩究察。還以相質。則其奸立見。今乃如石投水。泛焉不疑。如土委地。莫狀無間。曾無阻却推委。核實考驗之意。故曰如或醕之。四句一順說。不舒究。正足上二句意。

詩經傳說

卷之七

尤

吳明

副墨曰。伐木四句。不是說他刑罰之失宜。亦非望他罪譏言而不罪。已總是嘆君子之不惠而不舒究之也。猶如犄角之犄。三方犄之。恐木顛而本傷也。掩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析之。則迎刃而解。全重不妄挫折意。罪人不當。則是妄也。于之佗矣。言黜逐我之他所。無易繇言者。無輕易其所繇言也。只意向纔有所左右。便令小人得以潛伺而竊聽也。以爲莫高矣。却不是山。以爲莫深矣。却不是泉。見宮垣無甚高深。言不可易。註解其上一層意。泥之便於詩語。多所添。

入。

詩評曰。歸飛二字妙。鳥得所歸而飛。不若子之無所歸也。怒焉如擣數句。古今說憂。盡此數語。維憂用老較沉憂。令人老減。却一字。覺其中藏轉更多。此古今筆力不相及處。維系與梓。必恭敬止。有此二語。反身自盡。乃可作許多憂愁之語。我辰安在。窮極之想。投兔章調促意苦。秉心維恐。是感以一體之至情。不舒究之。聽言也。耳屬于垣。出言也。口爲禍福之門。可畏哉。通詩操心危。慮患深。

詩經傳說

卷之七

尤

吳明

詩副曰。續說謂孔子不肯錄其怨父之辭。尚非定論。孔子刪詩之意。原非以其事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卽大舜之怨。不過如此。若只用首章。高子亦不得以小人病之。因後面許多說話。不覺情之盡而詞之溢。令人識其怨之不同舜耳。傳謂鄰大夫問之。代子鳴哀。更爲無礙。按宜曰。戊申。知立已爲有德。不知弑父爲可怨。豈能爲此詩。亦未必有代述之賢。此詩冀望感悟。愈深愈微。綢繆繆繆。甚於痛哭。非賢哲衷腸。仁聖手筆。誰能。

傾吐。朱子亦以序爲太子之傳作。不知何所據。則傳文申說諒矣。朕不屬宜曰。孟子何以謂親之過大。想父子相離。不祥莫大焉。故亦以爲過大者也。

巷伯

傳曰。幽王○○○○賦巷伯。

說曰。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爲寺人。而作此詩。前六章皆賦也。末章先比而後賦也。

六帖曰。按宮中之獄曰永巷。此所謂巷伯。掌宮中之獄者也。記曰。惡惡如巷伯。則爵不漬而民愿。刑不試。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干

聖桂

而民服。貝錦者。錦文如貝也。貝中肉如科斗。而有首尾。以其背用。故謂之貝。貝背也。箕星常見於南方。故謂之南箕。喻讒言羅織。文采可聽。故曰貝錦。南箕主口舌。大東亦云。載翕其舌。故以爲喻。

毛傳曰。嗟大貌。侈之言。是必有因也。斯人自謂其辟嫌之不審也。

緝緝者。其接續增益。如女之績。翩翩者。其往來輕飄。如鳥之飛。緝有羅織之義。人人罪各翩。是往來蹤跡之狀。同人過失。故下文曰。謀欲譖人。此二句有似非。

一人意。捷捷幡幡。則指其禦人以口給之事也。捷是習於應答。幡是巧於變換。故下文曰。謀欲譖言。譖言者。譖人之言也。輕信之門既啓。則反中之禍不測。且駕妄鑿空。猶使忠賢之臣。橫罹其毒。而况罪盈惡積。能保護佞之輩。不服其辜。故曰。既其女遷。既字。作終字看。好好。猶揚揚。有志得意滿意。草草。猶慘慘。有懼禍不測意。視者。鑒觀而別白之。猶俗所云看他不過也。禍福意。且落下一層。投畀之意。見豺虎不食其餘。窮荒不蔽其躬。無可奈何。反作此奇想。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圭

聖明

詩測曰。猗于畝丘。當從倚重較今之倚。箋曰。猗。依也。言下地之道。依倚於高地。亦或有所賴於高地也。訓加似說不去。敬聽者。因言而敬其身。以免於禍也。寺之爲言。侍也。侍王於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工之戒令。蓋奄人也。

毛傳曰。寺人而曰孟子者。罪已定矣。而將踐刑。作此詩也。箋曰。既言寺人。復自著孟子者。自傷將去此官也。詩心印曰。姜斐參後。亦已之履。正坐不敬。

巧言

傳曰。大夫傷於讒。賦巧言。

說曰。巧言。周幽王時。大夫傷於讒。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興而比也。五章興也。下章皆賦也。分何人斯二篇非也。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至爾居。徒幾何。六章章八句。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至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八章章六句。共十四章。爲一篇。九十六字。

詩測曰。魯詩世學云。毛本前六章名巧言。後八章名何人斯。非乃知分爲二篇者。毛公也。子貢述傳與申。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三

王

說原。無何人斯篇。集傳亦云。二篇文意相似。疑出一手上。篇先刺聽者。後篇專責謾人。其實聽者聽謾也。總之一謾字盡之。故傳以爲傷於謾。謾者必巧爲之言。而後其謾得行。故因第五章巧言字面。遂以名篇。此爲蘇公傷於暴公之謾。似無可疑。

詩心印曰。四非爲罪。顯犯於法也。自辛爲臯。隱虧於情也。副墨云。亂如此。憮者。善惡混淆。是非顛倒而已。被其害也。鄭箋曰。憮。教也。教慢無法度也。已威。謂讒言之肆虐。太憮。謂謾人之罔極。已字。泰字。猶今人言。

勾了也。不容復加之詞。

說通曰。前六章。總錄諸始。既海。惟其涵之於始。所以心易度而不度。言易辨而不辨。人易除而不除。卒信之以成亂也。四字寫古今亂本入微。蓋絕之猶親者。謾言也。一言足以廢千百言者。謾言也。故涵卽是不能怒。此不能怒。則彼不能喜矣。便是不如社。

六帖曰。怒則箴砭去疾。社則梁肉養生。沮如築堤壅水。已如斬草除根。屢盟正與如社相反。能社則君臣之間。剖心析肝相信。寧假盟誓哉。安有君與臣以要盟相固。而保無猜疑者乎。而况屢盟者乎。愈盟愈疑。并其盟誓之言。亦漬而不足信。所謂盟可尋也。亦可寒也。以此待君子。雖有忠言至計。豈能入懷疑之耳哉。至於小人。則信之而已。甘之而已。如石投水。莫之或拒矣。如水潤高壤。飲之而不疑矣。以此已亂庸可得乎。

說通曰。嚴氏云。長加長也。暴驟進也。餒。傳云進也。愚謂饜飮之意。謾人甘言。以致亂。饜。炙適口以屑毒王之甘言是饜亂也。惟王之巧。見信謾者王也。受禍者。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三

周

亦王也。止共止字。亦盡心竭力之意。

詩故謂君子屢盟。蓋與褒姒定盟。約立其子。廢置六事。安危攸繫。如作寢廟者。經營非一日。定大猷。若聚議非一人。可不深爲忖度也乎。足備參。

副墨曰。前曰廟。後曰寢。君子不忘祖考。恒存孝敬。故能作也。莫是品節裁成也。他人有心。卽孔艱之心。排陷善良。偷弄國柄。令人不可測識。故下文以狡兔影之。

六帖曰。柔木均之可用。故君子樹之人有讒信之不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詩

六上

同。故必以心辨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爲興行言者好醜。祿出而無所準也。說通云。言獻於君。忠邪易見。如往來之人。過於前。未有有目而不見者也。豈有有心而不能數之者乎。下四句正數之也。詩評曰。數字妙。不得作辨字解。曰數之。辨不足言矣。善言出口。順理成章。所謂言敵天地而無慚。教開百代而無恥。何拘何疑。何顧何忌也哉。若巧言變亂。雖文飾其情。講張其辭。如簧之可聽。而察其情狀。定有慚負怙恠之意。蓋頌言心如其口。故曰自口。巧言口覆其心。故當顏

厚。

詩訓曰。麋者。水麋也。博物志。鹿聚草澤而食。其場成泥。名曰麋。故從鹿。集傳。謂水草之交。意必出此。拳之云者。勇力之士。多以拳擊人。故曰拳勇。齊語有拳勇股肱之力是也。微者微細也。尪者癰腫也。既微細又癰腫。此有何勇。似更直截。若曰肝癆爲微。則肝脚脰也。與腫足之疾。同在膝下。何爲用。既且字爲猶者。與之謀者也。言將謂爾爲猶者之多。爾居徒幾何。誰與爲猶乎。此章乃極其賤惡。言其居其勇。其猶。無一足數者。何巧言爲耶。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五

周禮

六帖曰。大都亂世小人。多有乘權握勢。憑靈藉寵。枝黨扶疎。盤結根據。人主縱欲驅遣。莫可誰何者。此其言其易去。見王任用之過也。亂如此。德誠非降自天矣。

詩訓曰。第七章彼何人斯。言雖無足數。狀其心亦甚艱矣。以後皆其心之艱爲之。艱之一字。乃諛諂之張本。而終之曰以極反側篇中所言。不出艱險反側之意。小人情態。盡於此矣。伊誰云從。伊字跟何人來。言

問此人爲從誰者。乃云從暴公者也。從暴公之行者。二人。不知二人之中。誰爲此禍。不言暴公之爲禍。而言其從行者。此詞之婉也。不必說暴公與其徒矣。詩評曰。牽說二人。立言甚妙。

薛仲常云。大抵諧人者。自是無面目見人。狀其自解。必謂其人不足見也。故曰始者不知。今云不我可。說通曰。不愧二句。注作直刺。於詩氣似早。蓋謂爾之。不見我者。豈爾之有愧於人乎。爾固不愧於人者也。豈爾之有畏於天乎。爾固不畏於天者也。詞氣極肖。

詩經傳說卷之七

美

林其

勝註解

副墨曰。疾如飄風。就徒聞其聲。看出相值而不相入。則意其疎我。而又若近。喜其親我。而又實遠。故曰祇攬我心。脂車是遊梁遊陳之托詞。亟行是不入門不見身之托詞。言爾之往而不入也。既云亟行矣。顧豈有往而亟行。還亦亟行者。儻還而入。則曩者不入之疑。可復矣。易還而不入。則云不我可之心。轉難測度。壹者之來。上章以往時言。此章以還時言。伯氏吹壺。章發透始者。不如今二句之意。和盤托出矣。疏云。詛

是詛過往。盟是盟將來。釋文以禍福之言相要曰。詛三物者。君以豕。臣以犬。民以鷄。此云三物。鄭重其事之詞。斯卽指此事也。

洪範五行傳云。蜮如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惑亂之氣所生也。陸機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之水中。令水濁。狀後入。或云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埤雅曰。有長角。橫在口前如弩機。臨其角端。曲如上弩。以氣爲矢。因水勢以射人。俗呼水弩。鵝能食之。

詩經傳說卷之七

毛

張氏

詩評曰。篇終用好歌二字。謾人愧死。通詩寫暴公百千閃爍逃避之狀。着骨着髓。微詞緩調。無可藏身。真甚於豺虎有北之投也。

小旻

傳曰。大○○○○○賦小旻。

說曰。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詩。賦也。

副墨曰。通詩刺王而不露一王字。卽疾威之布。亦托

之於天。此其立言渾厚處。以謀獲回運作主。而不歸咎於王之不斷。淪淪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我志章言小人爭智而讓過。哀哉章言小人忽大而爭細。正所謂謀猶回運。

詩評曰。數字是好字。而用在疾威上最苦。淪淪訛訛四字。末世器許傾險情狀。往往用疊字。寫得入微。具違具依。已成一雷。同世界。國欲不亡。不可得矣。既厭即屢。盟意此更入妙。執其咎三字難言。非膽識兼到不能。

詩經傳說叢書 卷之七

宋

謝

六帖曰。凡事有利必有害。有成必有敗。一人獨斷。成則任功。敗則任罪。所謂執咎也。左氏鄭子駟曰。請從楚驛也。任其咎。又如衛殺孔達。以說於晉。可謂執其咎者。見襄公八年達如彼築室于道謀。韓文衣食於奔走。祖此句法。盤庚殺越人於貨。亦同。箋曰。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於跬步。

傳意曰。程先民即是大猶。凡仁義禮樂之常皆是。而上聽即啓下爭。通言功利近圖。不爲天下萬世之計。莫敢執咎。即先民大猶亦無所成。况通言乎。與行道

之人謀。正譬通言。蓋築室自有工師。亦先民也。且有繩墨。亦大猶也。行道者。皆習俗之見。如何得成。故是用不集。

洪範次二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解之曰。貌恭則氣象嚴整。警頑起懦。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乂。視明則知見微。故哲。聰聽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也。通微則無不通。故聖。

詩經傳說叢書 卷之七

宋

張

詩評曰。此章望以用賢。正是前三章謀字有歸着處。狀止逮賢者名目。而不敢聲言用賢。知其言之無益。而事之無濟。直付之流泉一嘆而已。

六帖曰。朝廷謀議。關社稷安危。漢制。國有大疑。則使公卿以下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涓天之患。鹽鐵之議不決。遂有瘡民之憂。唐維州宋靈州之議不決。卒啓吐蕃之叛。開西夏之釁。皆謀之不決致之也。喪國亡家。孰不始於國是之不定乎。說通曰。莫知其他。言君臣皆智短狎禍。他即指時事。

也。夫人者有回亂之責者也。苟知之方能救之。人皆莫知。則禍不可支矣。故已懼之。而曰戰戰兢兢云。如臨將值其禍也。如履現在於禍也。凡厥有諫。皆以暴虎憑河之心將之。謀庶其遠乎。

鳴鳩
毛本作小宛

傳曰。○○○○相戒賦鳴鳩。

說曰。鳴鳩此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首章興也。二章賦也。此下三章皆興也。

六帖曰。相戒之意。只求無辱於親。以謹儀教子作眼。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辛 張成

喫緊在一敬字。轉到末路。更洗發出敬字精神。禮曰。身也者。親之支也。敢不敬與。子也者。身之支也。敢不敬與。鳴鳩小物。決起而飛。槍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勉強故也。以多聲。故曰鳴鳩。詩測曰。首言本乎天者。親上。宛彼鳴鳩。則翰飛戾天矣。人之窮也。反本。我心憂傷。寧不念昔。先人乎。明發時之始。不寐思之始。此時此念。提醒最真。天命指自家身上說。舍下時變意在。須知士氣國運。盛衰治亂一體者。此以大氣數言之。禍福在其中矣。天命去來。

只就敬不敬決之一不敬便去。一去便不來矣。不又二字危甚。土蜂不就土中爲窟。謂捷土作房。細腰物無雌。皆取青蟲教祝。變成已子。嘗拆窠而視之。亦生子如半粟大。所負蟲却在子下。樂記注云。以體曰姬。以氣曰煦。謂負而以體煖之。以氣煦之。令變爲已子也。

副墨曰。穀所以終禾菽之興。似所以終螟蛉之興。所謂穀者。不離敬字。似之。直是在我身上使之克肖。不止求其肖我。題彼脊令。以物之飛鳴。不得休息。與兄弟之進修。不得暇逸。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辛 陸明

鄭箋云。邁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只言日月逝矣。而勉強爲善之意。自昭朕言外。朱註既亦二字。亦只是言歲月易邁。當及時努力。所謂解不得的意思。却在說不得的意思裏面。詩測曰。哀我填寡。填。顛義同。言顛連無告者也。宜岸宜獄。二宜字可憐。與糾糾葛葛。可以履霜。可以字同。有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阱。意。握粟二句。不待讀履水語。而局促畏懼情形。可掬矣。溫溫恭人。章前章念。

字懷字無忝字精神在此寫出

詩故云。菽荻善折。采菽者必乘其晨露未晞之時。則無遺脫。喻教育之宜早也。螺贏生卵於空穴之中。必取桑蟲以嫗之。喻教子者宜擇所師也。春令警悟。兩相覺察。惟恐或貽畢弋。喻兄弟砥礪以德。求免禍也。祭扈啄粟。違其性矣。人不養之以學。則天性謬矣。勢必陷於刑辟。卜以求免。不亦晚乎。握粟出卜。細民事管子稱庶神不格。守龜不兆。握粟而啗者屢中是也。末章集木臨谷之戒。正成德之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三

指明

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剝之無咎。蓋處羣陰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剝陽之黨。而獨能應善。鳴鳩大夫可謂兼之矣。

白芻

傳曰。申后。賦白芻。

說曰。白芻。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興也。詩測曰。傳缺文。當為被黜二字。首言野芻之未漚。為管無有束之者。野芻之既漚。為管而以白芻束之。是白芻與管相須為用。芻未嘗遠夫管。而管亦非獨矣。

今之子之遠。俾我獨兮。曾不如管之與白芻也。郭璞曰。白華亦是芻之類。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為管。因謂在野未漚者。為野芻也。

六帖曰。水氣夜升而為雲。朝降而為露。毛傳曰。英。英。白雲貌。露亦有雲。箋曰。白雲下露。英彼可以為管之。芻使與白華之管相亂。易猶天下妖氣生褒姒。使申后見黜。毛傳曰。步行也。箋曰。天行此艱難之妖久矣。王不圖其變之所由耳。謂二龍玄龜之妖。龍池在咸陽西北。合鎬水。嘯歌傷懷。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矣。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三

詩測曰。樵彼桑薪。薪非不美也。而不以烹飪。特烘於熒焉耳。今我獲配於王。王非不尊也。而不得承事。空視其尊焉耳。

說通曰。鼓鐘二句。非比誠意。不足以動王。乃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曹氏曰。幽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心本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

鄭箋曰。王失禮於內。而下國聞知而化之。王弗能治。

如鳴鼓鐘於宮中。雖欲外人勿聞。亦不可止。飲左翼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良善也。王無答稱已之善意。而變移其心志。令我怨曠。

副墨曰。扁石履之而卑者。蓋言之子遠。我不足恤也。而之子以尊貴。自處於卑賤。君身一失。何以履至尊。統萬國。是不爲已憂。而爲天下憂矣。此詩言天步言傷懷。言勞心。言念子。皆不獨言一身廢立。若豫知有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蕭

張成

犬戎之禍者。

詩評曰。蟲飛麋麋。朝景之有聲者。蒼蔚朝隤。英英白雲。露彼菅茅。朝景之有色者。皆一幅畫圖。狀蒼蔚二語。景密而濃。白雲二語。景疎而淡。各自成家。

角弓

傳曰。兄弟○○○○之賦。角弓。

說曰。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五章比也。下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六帖曰。禮大傳云。人道親親。是故有上治下治。旁治之道。是故有合族屬。治際會等。此詩是王不能篤親率之以薄。而入遂相率爲薄。故怨而賦此。翻其反矣。便是兄弟婚姻遠去之象。可謂妙訓。

綽裕狀相與之和。交瘡狀相煎之急。衛叔寶云。兄弟之間。雖或以不善相加。意不無出於過誤。惟以慈念攝之。雅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若斤斤絕墨。不少假借。彼以逆來。我以逆往。情散而不屬。愛構而日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卿雲。妖氛厲鬼。皆自一念之寬窄始。詩謂綽裕有裕。交相爲瘡。民之無良。相怨一方。真可謂熟於人情。老於世故者也。一方字佳甚。已斯亡已字亦佳。交傾互軋。同歸於盡也。今人兄弟分爭財產。兩俱破敗。非受降不讓。至於已斯亡者乎。故曰兩人相讓。則俱得食。兩人不相讓。則俱不得食。政此意也。

鄭箋曰。良善也。民之意不獲。當反責之於身。思彼所以朕者而恕之。無善心之人。則徒居一處怨恚之一端。反得疎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乎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蕭

張成

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

副墨曰。老馬二句。是終受爵不讓之意。下兩句設喻。以戒其知足。當日知足。正所以免後之覆敗也。負重而不顧。必至於敗轅。既飽而求食。必至於潰腹。惡醉而求酒。必至於濡首。

詩測曰。自五章至末。若謂受爵不讓者。孫不量力而不知足也。故馬已老矣。而反爲駒者。不顧其後之竭耳。朕吾不憂其竭。更憂其滿而汰也。無論滿之必損。卽滿者可懼。如食之僇。及今止之。不亦宜乎。無論汰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美

朱

之必敗。卽汰者足畏。如酌之取於今不止。亦已甚矣。乃猶朕行險而無恐。墜之思其巧爲援也。是孫之升木也。胡可教也。耶。處汙而無若浼之思。其工爲陷也。是塗之泥也。胡可塗附也。耶。此固不知其所終。而轉移之柄。惟在君子耳。君子有徽猷。而反薄爲厚。小人與屬羣。朕胥效之不夷矣。夫薄道猶雨雪也。徽猷猶太陽也。雨雪濛濛。未有見睨而不消者也。奈之何莫肯下遺式而用之。居朕屢驕。而相怨復奚禁焉。雨雪雖至於浮浮。孰是見睨而不曰流也。今王以夷狄之

道待之。而如蠻如髦。我是用憂。而相瘡其誰挽焉。夫始而曰遠。猶未甚也。而民卽以相瘡相怨。斯亡矣。况且如蠻如髦乎。

六帖云。與屬屬字。搏散合離之意。孫爲獼猴。楚人謂之沐猴。老者謂攫長臂者爲猿。猿之白腰者爲獼猴。獼胡猿。駿捷於獼猴也。蠻南蠻髦。西夷別名。武王伐紂。其等有八國從焉。

詩故云。老馬識道。引駒而行。數數反顧。恐其失路也。王爲諸侯宗主。可不顧其後乎。毛傳曰。已老矣。而孩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七

毛

謝

童慢之。箋曰。此喻幽王見老人反侮慢之。遇之如幼稚。不自顧念後之老年人之遇已。亦將朕王如食老者。則宜令之飽。如飲老者。則當孔取。孔取謂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老者氣力弱。故取義焉。王有族食族燕之禮。

詩評曰。兄弟相遠。總根於受爵不讓。不讓則爭。爭則怨。怨則讒。乘之大抵小人之性。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安於官。傾危攘梓。身名俱喪。而後已。至于已斯亡。千古小人結局如此。

卷終

詩經傳說取裁小正傳卷之八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和上後學李長科訂

古崇後學孫沂如校

十月之交

傳曰。皇父專政。○○○賦十月之交。

說曰。十月之交。幽王之時。天變見於上。地變動於下。而姦臣亂政於外。嬖妾敗德於內。大夫憂亂亡之將至。故作此詩賦也。

詩測曰。十月之交四字。最有意義。按赤道天之中。乃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八

一

諸明

日月所行也。日行黃道。月行九道。日月會時。月不行黃道。只行其餘八道。青道二。出黃道東。春行之。朱道二。出黃道南。夏行之。白道二。出黃道西。秋行之。黑道二。出黃道北。冬行之。謂月行九道者。通黃道爲九行也。按曆家有合朔之時刻。合朔者。月一歲十二次。周天每一周。天時與日躔同道同度。故爲合朔。合朔即交也。月一日行十三度。則一時行一度。有奇。愚輯此章爲天啓丁卯七月朔日乙丑日。在星初度。至午時初三刻。月行亦到星初度。此爲合朔。至未時。月行到

星二度。至酉時。月行到星五度矣。夫日行一度。月行十三度者。非日行遲而月行疾也。日輪天。比月輪天。高無量數。而二十八宿。比日輪天。又高無量數。人在其下。觀之日方歷一度。月已歷十三度。日遠而月近。故也。先解此義。始可與論日食之故。

左傳昭公二十有一年。秋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爲也。物事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爲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爲災。陽不克也。故常爲水。杜預註。二分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八

二

日夜等。故言同道。二至長短極。故相過。陰侵陽。是陽不勝陰。今十月之交。非分非至。失其常度。正謂之災。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三川震。岐山崩。此詩作於營向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召也。六帖曰。天干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則爲陰金。地支寅卯屬木。而單闕之木。則爲陰木。鄭箋曰。日辰之義。日爲君。辰爲臣。辛金也。卯木也。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按十干寄宮。辛寄在戌。戌土。卯木賊之。故云卯侵辛。告凶者。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不用其行者。日食

月食皆是月不避日故也。

禮曰男教不修陽事不得請見於天日爲之食。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士文伯曰詩所謂彼日而食

于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

則自取譴於日月之災故政不可不慎也務三而已

一曰擇人二曰因民三曰從時

郭林宗曰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卽日月告凶四國無政之意

副墨云此日而食與此日而微稍別前以陰陽之本

詩經傳說

卷之八

三

注

體較此以陰陽之勝負較則惟其常亦是變中之常

也陰至勝陽必有大不善事爲之感召但不知應在

何事何人耳于何二字最有味不寧者暴氣憤興而

靜者亂也不令者沴戾因作而順者逆也俱以非時

言

鄭笑曰雷電過常政教不善之徵勝乘也百川沸出

相乘陵者繇貴小人也山頂崔嵬者崩繇君道壞也

高岸二句毛傳言易位者君子居下小人處上之謂

也

詩測曰胡憐莫憐憐訓曾於義無當錢氏訓痛良是

考韻書惜者慘戚愁恨也如今每云痛自刻責痛絕

之痛於義甚通凡遇惜字須依此訓

六帖曰四章卽不用其良而詳言之卿士爲權之首

皇父爲奸之首奸臣女寵勢常相倚後世宰臣亦有

精宮掖之助以柄用者故此章以小人女后並言之

詩人稱太姒曰淑女稱褒姒曰艷妻淑之一字可蓋

其賢艷之一字已見其無德

三代之君不敢鄙夷其民以從已之欲每有與作謀

及虐民如盤庚遷殷登進厥民而告之三代世守此

道故曰胡爲我作不卽我謀田卒汙萊禮曰汙其宮

而滿焉田廩生草謂之萊曰予不戢之句假大義以

欺人酷是昏暴人口角

說通曰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

都去西鎬千里而遙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法

當二卿而置三有事者蓋僭比於列國之諸侯矣曰

多藏蓋富民之以賄進者皇父卽以之爲卿耳一老

若作老成人又是用賢矣只是舊在王室之臣皆不

詩經傳說

卷之八

四

注

肯留之以衛王也。

末二章言已獨受皇父之毒也。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託附和。以肆其讒虐者。故被從者傷感而為此言。無罪遭讒。卽下民之孽。當時所從者必大家巨姓。而皇父左右。非朋黨之子。則嬖幸之人也。相聚而言曰。嗚呼。再三申說曰。嗚呼。皆陽爲相悅情狀。而轉背便相詆毀。讒人之反覆如此。此指皇父所用之小人。而好讒者實錄皇父。

鄭箋曰。職就錄人言爲此者。錄主人也。

詩經傳義疏卷之八

五

六帖曰。宣侯多藏。擇有車馬。專與富人往來。則其人可知。我里孔彘。空說曰。我里曰四方。皆徒者對不徒者言之耳。幽王之時。民亦無大羨且逸者。此亦徒者之詞。欣也。凡人之情。已處其樂。不知人之憂。已處其憂。但見人之樂。自傷之至。則視天下之苦。無甚於我者。不是真逸且羨。如四月篇。民莫不穀。我獨何害。亦此意。

副墨曰。末二句有悲天憫人。尚冀王心一悟。意不止是無可奈何而安之。逸曰自逸。明是燕雀怡堂也。故

曰不敢傲。

詩評曰。善於自處。省多少怨尤。

蓼莪

傳曰。○○○○○○思○○○○母賦蓼莪。

說曰。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有沒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前三章皆先比而後賦也。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興也。

序箋曰。不得終養者。二親病亡之時。時在役所。不得見也。

詩經傳義疏卷之八

六

穆桂

詩訓曰。傳文多缺。釋經文。真爲孝子以行役喪親。哀思而作。只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八字。卽已不忍讀矣。蔚亦蒿也。一名馬薪蒿。蒿之尤麗大者。卽茺蔚也。中谷有蓀是也。我與青青者。我同。爲蘿蒿也。蒿草中之高者也。管子云。嘉穀不生。而蓬蒿蒺藜秀是也。箋曰。我已蓼蓼長大。貌視之以爲非我。故謂之蒿。與者喻憂思雖在役中心。不精識其事。

詩心印曰。父母日短。故以餅之小比。子日長。故以疊之大比。大無以給小。比長無以益短。皆可恥也。

詩測曰鮮民云者。按爾雅。小山別大山。鮮疏云。謂小山與大山不相連屬者。名鮮。大正皇矣。度其鮮原。毛傳亦以此訓之。此鮮民處。須以此義理會。方有意味。子不能養其父母。却與父母不相連屬。若此民者。何以生爲。又一解。影下文兩獨字爲解。

六帖曰。生者本其氣。如萬物養生之生。鞠者胎養也。搏旋以成其形也。拊者拊循之。防其驚畏。育者如畜養鳥獸。節其起居。謹其出入。長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體。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也。有如鷄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人

七

之抱卵。煦姬煥休之。顧旋視也。復反復顧之也。一曰親行而兒不隨。則回顧之。兒行而親不隨。則追喚之也。嗟夫。君之恩。捐軀足報。以身爲吾有也。至於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况身之外乎。而况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親乎。

詩測曰。九我字。形容父母之於子。無以復加。此卽德也。之德猶言是德。謂父母之德也。言父母之德如此。而欲報之。此德乃昊天罔極。難乎其爲報也。若說人子報之以德。似纏擾。

副墨曰。怙瞻仰也。恃依賴也。抱苦在心。鬱鬱不自得。神魂不寧。悵悵無所之。銜恤靡至四字。形容真切。末二章。孝子既抱銜恤靡至之情。觸目生感。觀南山感風。俛仰悲傷。而不能已也。

詩心印曰。我獨何苦。我獨不卒者。承上不能報德而自反自責也。意與伊蒿伊蔚應言外。要見創艾於未死。以報親於既死。方妙。興以山高。大則風飄疾。物理甚齊。反民皆善。我獨苦。人事不齊也。末繳云。哀哉。非親無我。乃有我無親。豈親之忍舍我而逝哉。愛養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人

八

成之念。卽地下以猶殷遷延展轉之間。忽生前之盡誤。則皆我伊蒿之罪也。皆我伊蔚之愆也。惟無系生我。庶報德於萬一乎。不則亦何用此我爲也。

賓之初筵

傳曰。衛武公。賦賓之初筵。

說曰。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賦也。

詩測曰。序以爲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是詩。箋曰。武公入者。入爲王卿士也。韓氏以爲

武公飲酒悔過而作則闕文當爲飲酒悔過四字

六帖曰首二章每章俱有三段飲酒飲酒孔偕未射之飲舉爵逸逸將射之飲以祈爾爵方射之飲射飲不分先後飲而後射射而復飲司馬司正三耦衆耦非一人故曰左右

副墨曰先王將射必先行燕禮既安賓狀後改懸以避射既旅狀後張侯及弓既耦狀後拾發求勝

詩測曰侯之所以得名者古者以射選賢射中者獲封爵爲列侯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言射爲諸侯

禮記集說卷之八

九

王明

也射中者得爲諸侯不中者不得爲諸侯此侯之所以取義而得名也大射張皮侯設鵠賓射張布侯設正此賓筵大侯乃布侯也抗亦張之之意而張實不足以盡抗之義抗者以手高舉之謂古祭侯之祝曰惟爾寧侯毋或不寧侯不屬於王所故抗而射汝此大侯既抗之謂也

疏正義曰白質赤質者皆謂采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羆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

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也其畫之者皆毛物也凡畫者丹質言賓射燕射兩侯皆畫雲氣於其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記曰詩云發彼有的以祈爾爵所求也求中以辭爵也酒者所以養老也所以養病也求中以辭爵者辭食也

射義曰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

六帖曰錫爾純嘏以上主人獻尸也各奏爾能以上子孫獻尸也以奏爾時以上賓客獻尸也各段內俱

禮記集說卷之八

十

王明

有尸酢之爵卽是祭飲

副墨曰以洽百禮者以樂之節奏合於禮之次序也禮樂合一之旨於此一字看出以奏爾能就洗解獻

尸尸酢以爵受而飲之言無勉強以將事所謂能也佐食賓佐尸食者也於賓客之中取人令佐主人爲

尸設饌名曰佐食所謂室人也三獻禮成又多之爲加爵此原是獻尸之禮非就賓客所酌之酒再加滿

些之謂爲此說者只爲看室人是執爨一類不知此亦賓也賓載手仇載則也仇訓挹蓋拘執之義總是

以手挹酒也。賓獻尸而尸飲乎。三尸酢賓而賓飲乎。

一

鄭箋曰：士之祭禮，上嗣舉奠，因而酌尸。天子則有子孫獻尸之禮。文王世子曰：其登進獻受爵，則以上嗣是也。康之云者，方象神之時，其體爲之不安，故酌此爵以康之也。

酒誥曰：飲惟祀，德將無醉。又曰：爾尚克羞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謂可以自副而用宴樂也。

詩評曰：古人造酒，原多爲燕饗祭祀而設，故此詩從

詩經傳說叢書

卷之八

士

射祭說起。文甚典則。後二章仍以賓之初筵一語接之。似亦承射祭之飲始治終亂如此。蓋當時或有此事。射燕禮法之飲，其夫如此，則凡飲可知。故因以爲戒。不然，首二章覺無謂。後二章又不相蒙。禮云：君子可以宴，可以時，不可以沉，不可以酒。

六帖曰：四章極盡醉態，載號載呶，口容之不禁也。屢舞傲傲，身容之不正也。側弁之俄，頭容之不直也。毛傳曰：傲傲，舞不能自正也。倭倭，不止也。

說通曰：從謂與應和也。與應和是反助之，俾太怠矣。

君子以禮自處，亦以禮處人，不肯陷於非禮，故曰：式勿從謂，無俾太怠。

淳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古制如此。監卽執法也。史卽御史也。

詩心印曰：匪繇言不當從也。語人者必欲人從我也。不當從則當勿語矣。三爵者，獻也。酬也。酢也。

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聞。斯禮已也。止三爵而油油以退。

懿戒 毛本出大正作抑

詩經傳說叢書

卷之八

士

傳曰：衛武公○○○○賦懿戒。

說曰：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首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與也。六七章皆賦也。八章賦中有比也。九章與也。至末三章皆賦也。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共三十二章總一百一十四句。

詩測曰：序以詩此列於大正，爲衛武公刺厲王以自儆。玩篇內末章及辟爾爲德，用邊蠻方，弗念厥紹等語，似是說厲王事，則刺王之意，果不能無及。考左語：明言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作懿戒以自儆。侯包亦言如此，而篇內謹爾侯度一語，似又在武公身上，則

所謂自微者是也。自微實所以刺主。傳缺文。當爲刺王自微四字。傳說以此二詩先後編次。其標合品類。統理情詞。可謂至當矣。

首以威儀爲言。其意自有所重。中間敬慎淑慎等詩。諄言之。又合觀賓筵四五章。其形容威儀之治亂。曲盡其狀。而必歸之於伐德。可知武公平日學問工夫。重在謹儀。謹儀正所以修德。故此開口便言德。問中間每章言德。結以回通其德。則實言懿戒。乃修德之全功。而謹儀之極詣也。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八

三

六帖曰。此詩之作。以聽言修德爲主。欲聽言修德。必先磨去一段矜許自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乃可。故曰。虛以受善。又曰。滿招損。謙受益。此章全是發明此義。以爲一篇提領。抑抑者。抑而又抑也。謙遜卑下之貌。有此威儀。便想見他虛中受善之意。故曰。維德之隅。此等人。其中全無纖翳障塞。廓然空洞。湛然虛明。故又謂之哲人。人亦有言。靡哲不愚者。哲。卽德也。愚。卽抑抑威儀也。惟哲故愚。惟愚益見其哲也。後四句。又言愚有不同。斥至也。言哲人之愚。是

其盛德容貌。收斂退藏。乃所繇以至於道也。老子之若愚。顏子之如愚。烏得與庶人之愚同類。而稱哉。第九章說修德之事已畢。重宣此義。溫溫恭人。卽是抑抑威儀。維德之基。卽是維德之隅。哲人順德。卽是靡哲不愚。其維愚人。卽是庶人之愚。語意相應。脉絡粲然。儻遇知者斯言不謬。威儀所繇來極重。大學指爲至善。孟子稱爲盛德之至。雖就容貌顏色言。其實已該得言語。北宮文子以聲氣可樂。言語有章。謂威儀可見也。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八

古

詩訓曰。無競維人者。言不與人爭競也。夫惟不與人競。四方有不奉之爲訓乎。有覺德行者。言德行覺而不迷也。夫惟覺而不迷。四國有不順而從之乎。謨卽是猷。經綸國家之本。命卽是告。鼓舞萬民之術。計與建。定典與義。義亦相成。敬勝其怠。慎防其疎。斯可爲法也。其在于今。則不然。不知其爲訓者何如。不知其爲順者何如。不知其爲民之則者何如。所與者。迷亂于政耳。文法猶書。微子方與相爲敵。譬方與沉酗于酒。我與受其敗等類也。夙興二句。莫認作細微。有一段

勤厲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於此有備無患
戒之卽所以遏之人民不質乃禍之所歸生故須令
之質乃天保民之質矣之質無言不備備猶應也郊
祀志其方盡多不備注云譬應當也其文從言從備
離鳥之雙也人之離然不顧禮義則如禽鳥之爲兩
怒而有言在其間必溢惡之言若禽鳥之聲然

六帖曰譬爾古字通用戰國策蘇厲遺趙王書曰著
之盤孟屬之譬杵注與爾酢同後漢書杜傳不譬其
功而厲其用無以勸也此可証矣不疑有愆所謂且
顏卽有過愆亦不甚遠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人

主

陳德

失色於朝暮傳笑於國是也一說遐遠也言輯柔爾
顏卽有過愆亦不甚遠
副墨云輯柔爾顏以友君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可
想見古人接賢士大夫精神屋漏宇奇卽曰明日且
之意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蓋日光所漏入也雖以
地言而不愧則以心之所存言
僭是踰理是差謬處如德未至善容未中禮賊是害
理則如荒淫類喪德損儀矣投桃報李是借言感應
必然之理須知賦體不作喻說

說通曰虹亘於天須臾散滅故訓潰亂投桃報李理
之常也彼童而角其言如虹倏忽變滅不可爲常也
按武公質性嚴武篇內三言溫柔初曰柔嘉次曰輯
柔此復曰溫恭順德之行順字妙善與人同不作聰
明之意舜之若決江河順之至矣其維愚人反謂我
分不當言而言乃僭也民各有心我豈無心無知而
必爾告之話言爲耶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人

主

陳

六帖曰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必要有一段恂
恂下人氣象纔好所以說溫溫便能聽言而進德基
如基址之基能溫恭聽言便有箇進德基本今日聽
一善明日聽一善從此積向上去便高大虛能生明
溫故能哲凡人做物者客氣未消則真性未湛而理
不明苟能退然自下卽湛然虛明矣順行之哲人所
以有哲人之隅謂僭之愚人所以成愚人之疾也
副墨曰未知臧否未便是愚告之詳且切而猶然不
知難道是哲此其病全在自負若哲一念失之於盈
所以迄抱子而不知也靡盈則如前所云溫恭恭卽
哲哲卽順德之行矣知卽成夙知必夙成能聽言必

能風知不聽言必盈之爲害耳。我生靡樂言我生斯世無日非恐得罪於天之日不見猶可逸樂也。正與孔昭相關。此托爲誦詩者之言。

末章昊天不弔句說盡天道之妙。不弔處須總會之。維泰之久候之方見有少不見天多見天有鉅不見天細見天有生息不見天寂滅見天有此處不見天彼境見天有成敗不見天是非見天有現前顛倒不見天過後平定又見天有同感異應不見天異路同局復見天有百年累世尚不見天千秋萬劫乃可見天總之一人不足以論天一事不足以論天一時不足以論天。

楚語左史倚相述武公箴訓而以此篇爲懲戒則子貢傳與申說確有其傳非毛本可比也。

四月

傳曰○○○○賦四月。

說曰四月大夫通繼流離南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中三章興也七章賦也末章興也。

詩測曰序以爲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

詩經傳疏義卷之八

七

餘中

怨亂滋興焉。蘇詩文釋之乃遭亂自傷之詩。通篇想

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天札之象。首

二句言暑有時去亂無時已也。但往往者往而盛則

退之漸也。先祖二句人窮反本之辭言先祖其匪以

我爲人乎何忍使我至此極也。如注則太直矣。大意

謂四月而維夏則六月之暑極而但矣。先祖亦人也

人皆有所不忍獨非人情乎。胡寧忍予至此也。果何

時而但耶。秋日既寒必無完卉。四海既亂必無安衆

凄凄者在光景亦在人心。雖天日朗澄不能指其無

詩經傳疏義卷之八

本

餘中

故之慘淡俱勝者在精神不在柯葉。雖株莖未改無

從適其昔日之榮華三節以日寒則風疾其氣相似

興民穀而我害其情相懸。廢爲殘賊者人之爲殘賊

者必自廢不肯成立之人故今俗呼此輩多曰廢物

六帖曰我日摘禍者所謂細微克踐坑弁塞路舉手

掛網羅動足觸機陷也。江漢紀南國者流水無情尚

有環抱之樂。善人國之紀而盡瘁有職竟無存恤之

心。

鄭箋曰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紀理衆川使不壅滯

喻吳楚之君。能長理旁側小國。使得其所。仕事也。今王畫病其封畿之內。以兵役之事。使群臣有土地。曾無自保有者。皆懼於危亡也。

詩心印曰。匪鴉四句。既匪物之可逃。則當安於匪躬矣。此正言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承上莫我有來。謂已之所處。只合盡瘁。不是亂無所逃。

棧爲赤棟音者。中爲車輶。輶車之牙卽輶也。考工記

注。輶牙也。以爲輪之周抱也。若謂山有蕨薇。草依山

以咆其生矣。隱有杞棧。木托隱以植其材矣。君子有

詩經傳疏義

卷之八

十九

哀寧無所以達之也耶。故其作歌者。非以辭勞。非以謝事。維以告哀耳。

說通曰。當夏則苦煩暑。經秋則感凋傷。入冬則又苦

風寒。至於蕨薇之生。是芳春矣。人皆熙熙於艷陽。我

顧作歌以告哀。是終歲四序。無須臾之愜也。維以告

哀。有時事。令人不敢盡言之意。

正月

傳曰。西周來邇。○○○大夫傷之。賦正月。邇古改字

說曰。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

也。四五章。賦也。六章。興也。七章。賦中有比也。八章。九章。皆比也。十章。先比而後賦也。十一至十三章。皆賦也。

詩測曰。幽王嬖褒姒。用小人。將滅宗周。大夫傷之。而

作此詩。此必子身無與。見傷而懼禍者。故篇中多言

獨。篇末又結之以哀此獨。

詩評曰。一獨字。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衆。則亦

不至亂亡矣。

副墨曰。通章以憂訛爲主。訛言。小人所托。以傾君子

也。而本在王。爲內寵蠱惑。不用君子。而用小人。致此

詩經傳疏義

卷之八

二十

訛言。故欲止訛。以救亂。惟在一用君子。而當時不可望矣。大夫所以憂之深也。

詩測曰。何以謂之痒。痒與瘍同。身傷曰瘍。又頭瘡爲

瘍。曲禮頭有創則沐。身有瘍則浴。此痒之說也。何以

謂之癩。癩者。以鼠病而得名。凡物之多畏者。惟鼠

爲甚。故又曰鼠思泣血。此曰癩。憂者。鼠病而憂。在於

穴內。人所不知。故集傳謂幽憂也。幽然而憂。以至病

發於外。身首俱傷。此癩憂以痒之說也。訛言安得好

言。好醜就毀譽言也。莠能害苗。謂害正之言。兩自口

皆不出於心。則好爲不根之善。醜爲猶言之倡。正詔言之象也。

無祿不必言不幸。無祿從祿。二祿字同。無祿必從祿也。亦不必於人字上生見。謂忠臣不事二君。義士不食他粟。卽忠義士亦人也要認得此詩。因禍亂已至。爲此窮極之說。恐真正到并臣僕時。其爲臣僕與不爲臣僕。從祿與不從祿。又不可知。非能預定者也。禽經云。鳥向啼背棲。而招集流亡。稱鳥合之衆。以鳥義合而易散也。故借鳥言。

詩經傳說卷之八

主

鄭箋曰。林中大木之處。而惟有薪蒸。喻朝廷宜有賢者。而但聚小人。蘇氏曰。侯維也。中林之木。莫不摧毀。而惟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僭其虐於天下。大家世族散爲皂隸。亦猶是也。詩故云。謂林中雖有材木。都無生意。惟待斬伐而已。喻周民死亡之迫也。三說皆有意。足備參。

六帖曰。既克有定。洞觀理數之言。伊誰云憎。伊讀當爲緊。緊猶是也。知後日之禍。非憎惡。則知今日之未禍。非曲庇也。後定而今不定耳。第不知天果何時定。

乎。至實而可據者。莫如山。今謂山蓋卑。而其實則岡陵之崇。則其他無實可據者。又可知已。言至如此証妄。不斷然懲止。反召人訕之。所謂執狐疑之心。求說邪之口。誰復有能辨之者乎。雖自以爲聖。而於訛言實不知也。如鳥雌雄相似。誰能別異之。鄭箋謂山二句。喻爲君子賢者之道。人尚謂之卑。况爲凡庸小人之行。

詩經傳說卷之八

主

傳意曰。局以立言。卷曲而立。身之倭也。踣以行言。累足而行。步之伏也。恐天將墜地。將陷也。倫序者。事勢必到此也。脊理者。事理當如此也。毛傳曰。譬彼阪田。有莠其特。言朝廷曾無傑臣。箋曰。阪田崎嶇。曉曉之處。而有莠然茂特之苗。喻賢者在閒辟隱居之時。副墨曰。抗我不克。謂挫折而困頓之。無所不至。求我則猶云。求我做箇賢人之榜樣。如不我得。必欲得之。不患其不得也。執我仇仇。是苦苦束縛。使不得展布。仇仇不一言之見。無一事不與我牽掣也。力謂力於用也。執之如此。則不必退。用之如此。又不必進。是天

之抗我。如不我克。胡爲厲矣。言必有以致此。便紹着末句。前七章皆憂訛言。此章直指褒姒威周。見王之棄賢信讒。皆繇於此。

詩測曰。滅威意同而字別。滅用水用戈。以成灰。褒姒以一婦人。實爲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故去滅旁之水。古人一字不苟下也。

傳意曰。時事危急。無計挽回。止有用賢一着。終其永懷。將車者行險不止。終將何所稅駕。君子已永懷之。此句是一轉語。一遇陰雨。則泥濘不前。而還轅無地。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八

重

知又爲所窘矣。又是一轉語。

副墨曰。曰懷曰窘。皆自君子言。王固不知也。載輪兩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於高麗。乃思郭元振。玄宗

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何差及矣。此窘陰雨而輪載

下顧輔僕而踰險。一正一反。永懷中所當取舍者也。

輻以固轂。輔以益幅。僕以將車。三者咸備。然後不輪

爾載。輔喻已用之賢。故曰無棄。僕喻繼用之賢。故曰

屢顧。

六帖曰。念國家之爲虐政者。隋天下之禍。以至此也。

正是胡爲厲矣之意。冷比者。聯合依附也。孔云者。周

旋捷繼也。後漢書蔡邕傳。速速方穀。天天亦加速速

與天天爲偶。或古本如此。據此則天天當爲微小之

義。言民之無祿者。乃天天小人。極喪之耳。今毛本作

天天。安知非字之誤耶。詩故云。蔡邕引作天天。與桃

夭同義。謂少好之赤子。以貧困不養。遂極喪之也。小

人富則民必貧。有屋有穀。皆民之財力爲之也。善政

不施。窮民固無時而得。虐政不改。富人亦有時而哀。

毛傳云。京京。憂不去也。疏正義曰。釋魚云。螻螻蜉蜉。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八

重

蟪蛄音亦。李巡曰。蜩螗一名蜩。蜩名蜩。蜩名蜩。

守官。笑曰。蜩螗之性。見人則走。

雨無其極。

傳曰。王室猶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

說曰。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於王室者。替御

之臣。閔之而作賦也。

副墨曰。此詩替御所作。通詩責難。散而詞旨嗟嘆。體

諫。至末章始窮其情。而猶有屬望之意。蓋世亂君昏

去者。原非得已。作詩者亦有意於其君。而厚望於其

臣之詞以各敬爾身一句爲主。

六帖曰：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閔下爲旻天，各以義類而致歸怨之意。合置也。猶云且置之勿論也。伏其辜，與史記伏誅伏字義同。

毛傳曰：淪率也。言王使此無罪者，見率相引而徇，得罪也。

詩測曰：若此無罪，乃淪沒而亡。宵以陳布而徇焉，誠使慮之圖之，其成果如是乎。鋪者，著門鋪首也。俗云鋪頭以金銅爲龜蛇之形，所以叩環者，門之有此，乃

請傳說東萊

卷之人

蓋

鋪陳之義。

說通曰：靡所止戾，舊說作將亡之兆。今只就周宗上說，言王之宗親既散滅而無所安定，與下文六句見親疎大小內外無一人共休戚者，所謂庭中虛無人也。覆出爲惡，箋曰：反出教令，復爲惡也。

六帖曰：敬身者，反離居之身，而夙夜朝夕恪居官次，勉濟時艱，若引身而退，便涉縱肆，非敬身矣。書曰：自靖人自獻於先王。王臣蹇蹇，以自盡其義之所當爲而已，非爲人也。夫事出爲人，尚可諉之於已，苟其出

於自爲，將誰諉乎？各敬便是相畏，相畏便是畏天。言

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臣之事君，天之制也，故以天爲言。不退者，兵勢已成，不復可退也。不遂者，機歲已成，民生不遂也。莫肯用諷，應上辟言不信，見王雖不信，而羣臣不可以不言。

說通曰：聽言不須說王欲聽其言，蓋窺君必聽之言，始答之也。答以據事而言，但不肯盡言極諫，非面從也。諍言言有可諍之機者也，不必說到諍及於已方退耳。此二句曲盡觀望，保守念頭，與敬身相反。

請傳說東萊

卷之人

蓋

晉江夏太守楊珉，嚴擊西陽夷，諸將爭獻方畧，騎督朱伺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曰：諸人以舌擊賊，伺惟以力耳。以舌擊賊，惟舌是出者，何以力匪舌是出者也。

六帖曰：巧言如流行，無違碍之意，惟曰佞躬處休，不責其失口於人也。亦云可使必有枉道之實，惟曰怨及朋友，不責其失足於人也。詩之忠厚如此。章末二句言爾自出居之處，遷于王都，則曰無室，昔爾自王都而出居，誰從爾俱出以作室者乎？出可以作室，則

還何患無家。

通章大意云。昊天而降饑饉。以斬伐四國也。其戚疾矣。豈其弗慮乎。弗圖乎。胡有罪無罪之不辨也。斬伐如是。是以親如周宗。既散亂滅亡靡所止戾矣。尊如正大夫。解官而離居矣。卑如三事大夫。藩屏如邦君諸侯。莫肯夙夜而朝夕。雖未去猶之無人矣。天變人離如此。庶曰式滅乎。乃覆出爲惡者何也。嗚呼。昊天乎。如何不信法度之言。而信非法度之言。如行邁之靡臻者。然則不知其所稅駕矣。此時難必於一人而

詩經傳說

卷之八

七

中

尚可爲於諸君子。凡百君子不可不敬爾身也。各敬卽相畏相畏。卽畏天。胡不相畏乎。豈其不畏天乎。獨不見時事耶。戎成而寇日進矣。不退矣。饑成而生日蹙矣。不遂矣。此豈一身一家之憂。而獨我替御。惜惜日瘁。凡百君子。莫肯用訊。何其愛身之周。而謀國之薄也。惟聽言則答。諧言則退耳。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甚難矣。出古瘁躬。巧言休躬矣。仕之難。棘且殆矣。直拒而君罪之。曲就而友怨之矣。人既不能爲巧言。又不忍躬受瘁。則有聽答諧退耳。既不敢得罪。

天子。又不可怨朋友。則有托詞以去耳。此去者之苦情。我豈不知之。而無迷之大義。終不可離於王都。此予所以謂爾之遷也。而爾謂我曰。未有室家。夫室家豈甚大故。而鼠思泣血。無言不疾。若思之痛也。卽曰無室家。而昔誰作之。昔可以作。今不可作乎。遷王都而輔王室。君或可悟。而天可回矣。

詩評曰。君子處亂世。身在事外。乃可用明哲二字。若身在事中。止用得一敬字。除此皆苟免矣。故我友敬矣。各敬爾身。各敬爾儀。敬而聽之。屢言之也。

詩經傳說

卷之八

七

中

節 毛本作節南山

傳曰。桓王伐鄭。○○○家父諫之賦節。

說曰。節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憂之。作此以諫王焉。首二章興也。下八章皆賦也。

詩測曰。序以爲家父刺幽王。又或以爲家父刺師尹。傳以爲桓王伐鄭。家父諫之。按春秋桓王十五年。有家父來求車於周。爲桓王之世。上距幽王之終。已七十五年。則傳文了然矣。云家父諫之者。諫王也。首及師尹者。伐鄭之事。師尹主之。咎師尹不平。正所以咎。

王故曰諫。

首章隱言其不平。而以國禍戒之。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見其積石峭厲。人不敢憑陵。止可仰望。與師尹積威不平。民畏其威。無敢言之。徒具瞻而已。

師尹之醜。禍盡在不平。不平所包。若廣。至不懲其心。方根究到心上來。有實其猗。猗字當依其楚。倚。其枝讀爲阿。方始叶韻。集韻徑作阿。當從之。言節彼南山。其阿曲處。有草木實之。則山平矣。赫赫師尹。乃不平。謂何。疏義云。草木山之實也。山之生物。平均如一。

詩經卷之八

卷之八

凡草木生於其上。無不猗猗其長。薦瘼曰方。天變方興而未已也。民言無辜。見舉世皆以災害相吊唁。而無嘉慶之言也。以天怒人怨若此。而痛莫之懲。嗟亦可異矣。慘訓痛也。

說通曰。前既云師尹。復云尹氏太師。列其名位職分。見皆不當不平者也。曰尹氏。見世臣也。曰太師。見朝督也。曰周氏。見安危存亡之所係也。曰國均。見蕩平正直之所當遵也。

六帖曰。禮言家宰均邦國。書言家宰均四海。此言秉

國之均一也。俾民不迷者。曉然知所勸懲。而無所惑也。此職盡而人望亦副。應民具爾瞻之意。東萊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謂。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疏正義曰。不平之禍。及於國者。必如是。

副墨云。問者。謀之衆也。仕者。試之事也。弗問弗仕。人誰不知其不可用。但可欺罔其君耳。故獨下一勿字。此全是心之不平。故緊緊教他平心。不要用這等人。以誤國也。天方薦瘼。則窮極矣。故曰鞠凶。此正是不均。民言無辜。則反常矣。故曰大戾。此正是不惠。屈極

詩經卷之八

卷之八

也。至也。如無遠弗届之届。是盡心竭力意。闕如樂之一成而闕也。少息之意。何以曰夷。觀不敢戲談。上必有盛氣威嚴。以箝民之口。下亦嚴怒宿怨。以心非腹誹。曰夷。則釋然無爭心。而民亦盡反其平日之惡怒矣。

六帖曰。前愛心如懷。如炎歛之乍熾。言亂之始生也。此憂心如醒。如宿酒之未醒。言亂之又生也。國成卽國均。紀綱法度。一成而不可變。故曰國成。誰秉。不是若爲不知者。乃明斥尹氏也。如云秉國成者誰也。爾

也。何不自爲政。

詩訓曰：方茂爾惡，不是泛言世之小人，正指斥師尹。卽前所謂不平也。乃益切責之言。我旣出無所之，而爾之惡方茂而未已。視爾如矛之不可近，忽然之頃，夷乎悅懌。又如相贈，秉國均國成者，乃喜怒之不可期如此。如之何而能冀四方之不感，百姓之不勞，民心可酬，惡怒可達，亂有所定，而國不卒斬哉。天平，是則昊天的不平也。我王終因之以不辜也。何也。凡此喪亂，皆爾心致之。爾能自懲之，而又能容人之正，庶

詩經傳說卷之八

至

幾乎喪亂之可平也。乃人之正已者，而使之不敢戲談焉。勢必復仇修怨，展轉相尋，亂無已時。而我王終不得寧矣。然則爲家父者，安得以其怨遂默然而處於此。故作此篇，以究王誦王之誦，皆爾之心爲之。爾若能懲其心而說之，則始於一人，終於萬邦，百姓可以不勞。民可以不迷。我師不空。民言且嘉，而國不終於斯矣。師尹其知之乎。末章之說爾心，卽九章之懲其心，皆說師尹也。

六帖曰：懲者，創其前日之非，訛者，化其前日之惡。傳

意曰：究王誦只是括上九章言窮究王政之昏亂，懲於尹氏，不曾究到王上。蓋此詩通篇前後皆謂尹氏，則說爾心者，的是說尹氏之心，而王心之蔽俱在言外，實在意中。時講俱誤，誤於呂氏之註也。並詩評刪墨亦錯。

篇內言天者六，言民者六，見得人君所恃者天，所托者民。王獨信尹氏，將不畏天與民乎。正諫王處。

谷風

傳曰：朋友。○○○○之賦。谷風。

詩經傳說卷之八

至

說曰：谷風，朋友相怨之詩，興也。

副墨曰：此詩明是患難相依，安樂棄之，猶不忍直言，以小怨大德，分任其咎，亦成不以富之意也。

說通曰：東風起則陰雨多從之，喻朋友相須以成恩義也。迴風從上下曰飈，迴風力薄不能上升。谷風併力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也。冥乎懷棄如遺，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墜諸淵也。末章言谷風之長養而崔嵬之山不無死草萎木焉，然發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也。以興朋友既有相成之

德而色不能無念。詞不能無怨。是小怨也。汝豈可忘彼而思此乎。

時解小怨。卽大德中之怨也。世之漠然無怨者。多怨一然無德。故惟有不避怨之人。斯能爲獨任德之人。亦惟有能居怨之心。乃曲全其能成德之心。蓋適意順音。有損無益。拂情辭志。成德始大。是無小怨。並無大德。而忘大思小。千古同病。此詩之轉安樂。曾受享之幾何。直將安將樂耳。乃輒思小怨。累友鄙哉。其恐懼之復至也乎。

詩經傳義疏

卷之人

聖

詩

六帖擬樂府。昔思君。昔君與我分。形影潛結。今君與我分。雲飛雨絕。昔君與我分。音響相和。今君與我分。落葉去柯。昔君與我分。金石無虧。今君與我分。星滅光離。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李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頽頽下也。扶提暴風。從下上升。謂之焱焱上也。

都人士

傳曰。君子懷。〇。〇。〇。賦都人士。

說曰。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若。賦也。

詩訓曰。各章以彼都人士。叫起感慨無窮。彼都云者。自此而指彼。明是自東都而指西都也。又明說行歸于周矣。况厲王流彘。有共和焉。厲王崩。宣王卽赫然而興。何得有此詩來。此無甚緊要。亦須分曉。不然。彼都二字。周之一字。無着落矣。

副墨云。狐裘。都人之服飾。不改。都人之儀表。有章。都人之聲華。三句不平。所以可思者。全在不改。有章上。

詩經傳義疏

卷之人

聖

詩

蓋世道人心。於是乎流彘焉。各章卽不正言此。莫非此意也。

六帖曰。行歸二句。添致願見之意。言昔時之美如此。今也一往而不可復見矣。儻得行歸于周。豈不爲萬民所瞻望也乎。久慕而忽見。如昔出而乍歸也。人士者。男之有士行者也。君子女者。女之可稱君子者也。言西都人物。合內外而皆美也。臺笠者。在田作務之服。緇撮者。在家居處之服。綱直如髮。如字古而字通用。猶言綱直其髮耳。

說通曰。一章有村庄下里意。三章有貴家大族意。言盛世之人。貴賤俱嘉。濃淡皆好也。尹吉甫之先姑。厥父之先。愛其人。故借以貴姓目之也。四章又就其容飾中。抽出美之意。重在下垂與上卷。不重在帶與髮也。見一帶之垂。亦非夫人之帶。一髮之卷。亦非夫人之髮也。厲者莊厲之厲。末章又推出自然開美一步。蓋服飾固欲其盛美。又不如無意文飾。為盛世之象也。不曰人之有餘。而曰帶則有餘。不曰人之可美。而曰髮則有餘。當時之寬舒。可想見矣。今日之迫促。亦可想見矣。肝望也。與首章望字。作快觀者。與語氣當云。使我如何其懸望乎。言望之甚也。

詩六帖曰。凡詩二句為節。止是一意。有二句二轉者。我不見。今言從之。適是也。有一句二轉者。誰與獨處。勿替引之。是也。皆句法之變格也。凡詩體不一。緩急異態。或意本直致。而雍容揄揚。朱紘三嘆。或意本繁委。而急節短腔。下骨偏疾。大約鋪張盛美。建調為多。陳敘哀情。促音獨用。因此尋之。可以盡文章之變極。才人之致矣。

卷終

詩經傳說取裁大正卷之九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邦上後學孫科訂
古棠後學孫沂如校

按大正所論。大詩傳缺有間矣。而申說頗可著。為正為續。為傳。世繫既明。提挈更約。以成議為統紀。何易簡而理得也。一觀諸要。不已王道備。人事決。體有如風為小正。純雅之體。而昌明俊偉為大正。或謂小正。施君臣之間。大正。止人君可歌。宜乎懿戒之附。賓筵也。別淑慝而定後先。易知易從。舍傳說其誰與歸。

詩經傳說取裁大正卷之九

大正

傳曰。周公。○○○○會朝。○○○○有大正焉。

詩測曰。上闕五字。當為作禮樂用之五字。下闕四字。

當為受釐陳戒四字。

文王。生民。公劉。縣大明。棧模。早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是賢。嘉樂。

傳曰。文王。生民。公劉。縣大明。棧模。早麓。思齊。皇矣。靈臺。大武。文王有聲。行葦。既醉。是賢。嘉樂。皆同。○○○○德以訓成王也。

詩測曰闕文三字當爲公述先三字共計一十六篇

一內云大武必序之下武也

詩說所次皆與傳同惟大明一篇在靈臺後大武一篇在卷阿後耳

文王

說曰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於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賦也詩評曰既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重文王格天之神見周之所繇造無非文

詩經傳說卷之九

二

訓

王也陟降二字可畏王國克生句重文王以寧有歸着穆穆文王正指其德緝熙敬止一篇綱領其麗不億句法常服繡冕不必描寫實說自然可思可畏王之蓋臣接得繁聿修厥德下手處配命二字從前人未拈出無過爾躬語屬甚歸重儀刑文王正言文王即天也以終首章意

詩測曰此傳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也周之代商者武王而受命則自文王也然周公以爲文王之德不可不令成王知之故於成王即位之初首述文

詩經傳說卷之九

三

徐

王以德受命之事而教之以法文王文王之德何德也聖人之學本諸天儒者本天自生而死不能與天爲一非聖人之學也非儒者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與天爲一乃古帝王學脉本自如是而成王未必知之故首揭而言使之聞之而知帝王祈天永命求福成孚之道盡在於此庶幾日用凜然一出入一啓居食息斯須頃刻無敢與天相違也故篇中不曰帝命則曰天命不曰駿命則曰天載所謂念祖者此之爲念修德者此之爲修儀刑者此之爲儀刑要之統於配命而已首言爾知爾祖文王之爲文王者乎文王今往矣而實未嘗不在果何在乎在上也上而昭于天也一靈真性不假胞胎命終之後鄰于日月殆與天相爲終始者天不息則文王亦不息也即以周命言之其新命者亦文王也周雖舊邦其命維新夫以舊邦膺新命有周豈不顯乎帝命豈不時乎人之知矣而其於昭于天者未必知之也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巍巍堂堂超形氣而獨存靈靈明明朗虛空而安住是則爾祀文王之爲文王者視

之雖不見聽之雖不聞。試一念之。愀然若有聞乎。其聲容者。大可念也。爾不可不知也。若於昭于天之下。加是以二字。于在帝左右之下。用是以子孫蒙其福澤等語。是爲默佑陰相之說。固理之常。殊非本文之意。且不顯不時。不必以首四句分屬。彼其在上帝。昭于天者何事。而可以有周之顯言乎。蓋生之與死。自其形體之可見者言之。而其不死者。自在人之死也。捨生趨生。一定之理。故居恒能自清靜。不沉溺於情欲。及其死而升天。居恒沉溺於情欲。不能清靜。及其死而入地。乃理之常。無足怪者。文王之無畔援。歆羨其死而於昭于天。陟降於帝者。此自正理。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四

副墨曰。儼刑文王。是通詩結脉處。而穆穆二句。則文王之德之實也。篇中反覆唱嘆。不過言周家惟有文王之德。所以受命。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故惓惓以念祖爲言。可憐。鑒殷正惕之以修德也。要知鑒殷正是法祖處。不得兩截。

六帖曰。德顯則取法爲甚。近命時。則垂裕爲無窮。文王之神。卽天之神也。上帝之命。卽天之命也。上帝之

簡一上一下。則不可。嗚呼。周公豈欺我哉。無淫乎語。及鬼神。則曰。此處不曉得也。罷。若此處可以不曉。其吃緊應曉處。更在何處。卽周公之戒成王。諄諄若此。亦安望成王之能信而受耶。

二章言。爾又知爾祖文王之爲文王者乎。文王罔生而疊疊者也。勉而敬也不已。則其令聞亦不已。盛德所至而譽隨之。實大聲宏。固其所耳。是以上帝之教。錫于周者。使其子孫臣族。咸得以蒙其休焉。聖人固不勉而中。然當精神意氣稍寬釋時。勉而之敬。此何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五

月

害於聖人。惟聖人而後能勉也。故下文之勉。以緝爲言。斷者緝之。非勉強而何。况核核已自明言。勉勉我王矣。維周之楨。今考築堵。具題曰。楨旁曰。幹。楨乃築堵所立兩頭橫木。幹乃兩旁木。從以制版。所以當堵兩邊障土者也。是楨與幹。雖皆爲築堵之用。然楨不可以爲幹。幹不可以爲楨。以幹訓楨。似宜再詳。

說通曰。文王以寧作寧。文王之神爲是。然文王陟降。既無不在。則寧文王之子孫。雖謂卽寧。文王可也。須知文王與周士。不分兩體。錫子孫與臣庶。不分兩事。

下章呼王之蓋臣正是雙關語。

詩訓曰自四章至末言爾又知爾祖文王之爲文王者乎。文王固生而穆穆者也。穆穆然深遠而不可窺。惟緝熙光明敬而止爾。無不敬然後可以對上帝。以敬止而昭事上帝。上帝之命卒有不能違者。是以商之孫子多士皆不得而有焉。此二章從穆穆處說來。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所以爲文王者。亦此穆也。以敬而止而後有此體段。不敬則不能止。必止而後可以言敬。敬而止。不過是常緝而常明耳。一點靈

詩經傳說

卷之九

六

明惺惺歷歷。其在上而昭天者此也。在帝左右而陟降者此也。使已之子孫臣庶本支百世世之不顯者此也。使商之孫子多士侯服于周。裸將于京者亦此也。爾祖如是。是尚可悠悠視之。漫然而不之念乎。故曰王之蓋臣。無念爾祖。念之如何。修德而已。修之云何。誠知命之維新也。命之時也。天命之假也。天命之靡常也。永言配之而已。不知配命。則命令自命我自我。命之與我既判。然不相關。配命而非永言。則天命有時而違。多福奚自而至。亦非求福之道也。試觀諸殷

殷之未喪師。亦能配帝命者。而今何如哉。宜鑒于殷。

駿命不易。命既不易。爾無使命之逼于爾躬也。必宜昭其義問。義問者。乎於人而本於天者也。爾不徒鑒殷于喪師。又當虞殷於自天。然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孰從而虞之。文王卽天也。儀刑文王。則萬邦作孚。而義問可以宜昭。天命可以不違。非自求之多福哉。自無念爾祖以後。只配命二字盡之。配命者。卽是法天說者。乃謂凡欲配天命者。當法天。大欠分曉。命之云何。從前言之。則曰其命維新。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上

詩經傳說

卷之九

七

卜元

帝既命。天命靡常。從後言之。則曰駿命不易。命之不易。配之云何。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是配命二字。本文之中。一一分明指點。若必以天理言命。必以所行合於天理言配命。不得其解。理未嘗不是命。而天命却不盡於天理。所行合於天理。未嘗不是配命。而配命却不盡於所行。合於天理。命是命。理是理。未可以命卽理也。易繫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不惟文王一篇。而大正諸篇。所以發揮天命者。既詳且盡。奈何而不通極於此。耶。學不通極於此。非本天也。非儒者也。

嗚呼。天命聖人之言也。知天命而畏之。惟大人爲然。不知天命而不畏。則爲狎大人。侮聖人之言。君子之。三畏胥失之矣。惡乎可哉。

時解。配命者。命有不已之貞元。而以今聞適相合之。謂配命有於穆之亨始。而以緝熙恒相結之謂配。爾祖之陟降。曰在帝左右。蓋言配也。天人有相配之宜。而盡入合天。乾坤有並配之道。而法坤承乾。蓋必使冲漠之微機降。而與淵涓相麗。而動靜之全體。又仰而與玄宰相參也。

詩經說義

卷之九

八

六帖曰。德曰自修。命曰自配。故福亦曰自求。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上天之事。事宜渾說。或以禍福興廢言。則皆可度矣。

說通曰。文王之令聞不已。本疊疊穆穆而來也。後王之宣昭義問。繇修德永命而來也。古人論名正其論實處。張子云。存文王卽存天載之神。極有見。

生民

傳總在前

詩曰。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

推本其始命之祥。明其受命於天者。其原如此賦也。

詩評曰。厥初生民。時維姜源。生民何如。不言生后。稷而言生民。開口便奇。載生載育。時維后稷。纔說破題。以赫厥靈四字。可該全詩之意。易乃去矣。餘音不斷。有相之道。參贊化育。天生稷稷配天。皆統此句。以歸肇祀大題目。庶無罪悔三字甚深。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后稷周之始祖。故文王之後。必首述焉。乃制作禮樂。尊以配天。而述以聞於成王。使之知也。按郊祀獻后稷。

詩經說義

卷之九

九

其樂歌已見於周頌之思文。此詩必郊祀後。用以受釐頒胙。非用於郊祀上帝之時也。思文之詞簡。蓋郊祀主於嚴肅故耳。此則尊稷配天。而推本言之。乃叙事之詩也。叙事期於詳盡。故篇內各章。惟各陳其事。未有咏嘆之意。思文篇內有立我烝民之語。此詩惟以肇祀爲言。不及於民。非略之也。立民而教。以供祭祀。則率育之全能。而陳常之首務也。後之力田者。必曰奉祭周官。士之無田。則亦不祭。同生民之重農而謹祭者。爲之肇與巨跡。胤卯。既載經文。乃理之常。非

理之變可信而不必疑也。

六帖曰：生民肇有厥從，何始？巨跡之疑，正得釋然。郭景純所謂宜領其玄致，歸之冥會，此類是也。郊姆宗嗣之祭，禮天子所幸者，使太祝酺醴酒，餘之於郊，媒之庭，以神惠光顯之也。韋弓衣也，帶弓衣，執弓矢，冀生男也。既曰天子所御，則安得謂無人道乎？無人道字，斷不可從。履帝武敏，故只作恍惚間，若見上帝，而追隨步武，精神欣懣，勿云如有人道之感，攸介攸止，還是嫌從祀所還宮寢，非禋祀之所也。正寢之室在

詩經傳說卷之九

十

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生子不於夫之正室，及妻之燕寢，必於側室，不敢當尊也。載生二句，猶言自是而生育出來，乃是后稷也。與上如何相應？答詩心印曰：居然生子者，無子而忽有子也。勿作無人道而徒然解，誕實六句，非因無人道而不祥之說。蓋禋祀求之，赫靈生之，豈有惡其不祥之理？如此絮置，因其先生如達，頗有靈異，特借以驗其靈耳。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又何足異耶？

傳意曰：容貌魁梧，為岐神采峻發，為鄭箋曰：岐岐

然，意有所知也。其貌疑疑然，有所識別也。釋草云：戎菽，謂之荏菽。春秋傳：齊侯來朝，獻戎菽。管子亦云：北伐山戎，出冬蔥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

詩測曰：有相之道，通篇所重。第厥豐草，王氏以為草盛曰第，治草亦謂之第。猶治亂而曰亂，然愚解此一地也。初為第，厥豐草，而乃種之黃茂，更為直截。誕降嘉種，秬秠糜芑，即種之黃茂，而詳悉之曰種之種字，亦未嘗不降於民，非謂種只是自種。至此而後降於民也。恆字，又即本章之降字，而悉詳之。恆，偏也，竟也。從互，延袤而取義也。誕降三句，即書所謂稷降播種也。恆之句，即書所謂農殖嘉穀也。至於以歸肇祀，見田中所入，不敢止以之自養，且先以之供祭，則宗廟羣神之祀，皆始於此，而獲之得國，實神人之主矣。六帖曰：秬秠可以釀酒，醴而和，鬱鬱糜芑可以供粢盛，而實簠簋。月令云：乃命大酋，秫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水泉必香，陶器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母有差貸。

鄭箋曰：跡之言潤也。大矣，我后稷之祀天如何乎？美

詩經傳說卷之九

十一

王克

而將說其事也。春而榆出之。簋之。又潤漑之。將復春之。越於鑿也。釋之。烝之以爲酒。及簋簠之實。

毛傳曰。載謀載惟。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艾。禘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祿。所以興來而繼往也。笑曰。惟思也。思念其禮。

詩測曰。取蕭祭脂。祭之爲言際也。謂接也。取蕭與脂相接。鄭氏所謂與蕭合燒之是也。取羝以飯者。周禮大以掌犯軼。註云。行山曰軼。犯者。封土爲山象。以苦芻棘栢爲神主。祭之以牲。既祭。乃驅車轅其山而去。

禮記集說卷之九

王克

王克

之。喻無險難。故曰犯軼。轅者。車所躡踐也。是本山行道之名。以祭道路之神。求無險難。故取名焉。跋涉之。跋義亦本此。羝之云者。天子諸侯有牲。卿大夫惟用酒脯。而牲亦有等。天子用犬。諸侯用羊。此云羝以軼。蓋諸侯也。羝。牡羊也。必以羝者。祭不用牝也。疏義曰。取蕭祭脂。先宗廟也。取羝以飯。偏羣神也。五祀行最。小又最後。故舉行祭。則餘祭在其中矣。燔以備庶羞。烈以實薦豆。皆以獻神。不必泥獻尸。后稷義起之禮。不須一一附會周制。與嗣歲者。興起將來使嗣茲歲。

所肇之祀也。言我祀如是。所以佐此嘉種者。詩且密矣。而不足以興嗣歲乎哉。吾藉其興者。以有今日之

郊天。吾卽題其所以興者。以爲今日之配天。而非於天亡當也。卽盛于豆矣。于豆于登矣。其香始升。上帝已居歆矣。其所歆者。不在臭也。蓋后稷教民稼穡。封部肇祀。維天眷之。世未有艾。繇肇祀至今。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如一日焉。今日之配天。而遠歆上帝者。先德之所詒者。遠祖功之所格者。神也。胡以其臭之賈時哉。可見后稷之功。直通於天尊之配。饗易可以已。

禮記集說卷之九

王其知之

王其知之

傳意曰。卽自今日奉郊祭者言。上章是后稷有部。奉一國之祭。此章是今日有天下郊天而配以稷之祭。要說得分曉。言上帝居歆。不言后稷者。此章重在推原上帝之所以享。以稷之配之者當也。鄭箋曰。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六帖曰。后稷肇祀三句。形容祖宗功德純而暢。典而實。漢人符命。萬分不及一。祭統云。顯揚先祖。所以崇孝也。身比焉。順也。明示後世。教也。宜其然乎。

公劉

傳總在前

說曰公劉周報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賦也說惟此屬召公餘七篇未標所作傳皆屬周公是宜從傳

詩評曰篤公劉例句法匪居匪康立國之本既庶既繁既順適宜而無永嘆得勞民動衆之道于時廬旅廬字字法既登迺依網處踰踰濟濟君之宗之周家禮樂文治始此微田爲糧微字始見此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周

詩經卷之九

周

周

自后稷之後不崩失其官自厲於西戎至三世公劉起而遷國而周之王業始有其自故述后稷之後必述公劉之事以告之公劉之事莫大於遷幽故通篇惟悉其遷幽之始末各章通冠以篤公劉是公劉之集一篤字盡之篤者厚之至也以爲厚哉公劉之於民固未嘗不是要之所謂篤者不止於厚民厚民特其一耳特其厚之本耳試以各章求之遷都營室相宇落成授民廣地上之爲祖宗光統緒下之爲子孫計長久無一而非其厚之所在而其深衷至意有非

尋常淺薄之見得窺測於其間也儻得其爲厚之意則所以興周者千載如見而後世子孫自不能忘矣首章匪居匪康思輯用光俱生於先世失官來先世失官思欲復之即欲居康而不可得又有爲苦戎之侵者謂不安夷狄之陋日夕謀遷也遷國之計必先聚糧治兵而兵食又有先後故先言揚疆饑糧橐囊之事而推其心曰凡此皆思以和輯人民而除侵淫橫加之困先大國祚而脫荒涼險僻之陋矣故武備具而後決遷焉非朝夕之故矣

詩經卷之九

五

周

六帖曰公劉不輕於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用民之力其篤於爲民之心可見矣毛傳謂爰方啓行蓋諸侯之從者十有八國焉次章於胥斯原猶率來胥宇謂卽幽之原而相視也庶人衆也繁人雜也四民之屬非一類也順言來至幽者皆安之也宜畢至而盡安之也副墨曰得仁人而依歸焉則所存者大懷土固非其情當草昧而慰止之則所感者深負擔亦非所苦視旅處如其舊都尚何永嘆之存

說通曰。甫胥原。而卽三日既。一日廼。又曰無永。見從者如市。遷者忘亡也。民居雖定。仍爲草舍。故陟嶽降原。察其山川風氣。擇可居者以授民也。

三章營度都邑也。瞻潁原而必逝百泉者。原惟廣。必周流而後可以徧覽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也。觀于京而必陟南岡者。京惟高。必登其尤高者。而後可以遠視其拱峙之勢。向背之宜也。上下山泉。迴詳審視。始得其京師之野。儼然一大都會。枕岡而依京。面泉而據原。可爲不拔之基。于時處處廬旅。言言語語。言請經傳說取義。卷之九。末。林

施教令也。語謀政事也。不可專就營度言。四曰于時。見此爲風氣之交。陰陽之會。于此無一不宜也。亦見卽於此時舉之。不待永日也。讀此二章。固知公劉乃深於形家者。太王胥宇。周公相洛。其家法與第從此中看出他厚處始得。蓋土地以精氣應人。善作者據形以求氣處。斯能預知其微。而禍福之驗。往往而信。故地有吉凶。迎於言土之氣。則人之精神。與爲佳美。又居有新故。迎於新至之氣。則地之津脈。亦與爲竭。輪所以遷居無幾何。而富庶已成風矣。

四章落成而宴享。非以示惠爲民酬勞也。厚積而崇儉。非以惜費哀民失業也。觴政而約法。非以崇體示民有禮也。是爲篤公劉也夫。

六帖曰。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之分。不患不明。特患簾遠堂高。九閣萬里。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燕飲之設。主於導和。創業之君。與臣披蓑斬棘。沐雨櫛風。奚翅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誼未明。相率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故燕飲之設。主於辨分。周之詩曰。嘉賓式燕。曰不醉無歸。此獨言君之宗之時。各有所重也。

五章言授田之事。景岡相觀。不必相承。總是辨土宜也。橫說爲澤。直說爲長。公劉遷邠之時。尺土皆非其有。故美其能廣長之也。既溥且長。不容不詳慎矣。景者。審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察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煖得宜。遂生成之美。觀流泉則灌溉有資。無旱潦之患。

說通曰。賦因田出。卽未必如周禮井邑丘甸以出軍。

或如小司徒。徒役無過家一人。一井出一人。一成出一車。井有十萬。則人亦十萬。成既十千。則車亦千乘。大國三軍。爲車三百六十五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餘者爲美。公劉遷邠時。適滿三軍之數。而無美。故曰三軍。此從單字起義。於公劉軍制無關。通融之當是重本息民。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副丁。如後世耳。稅因田定。原隰異宜。故須度徹。未必如周之百畝。井田自唐虞有之。夏商因之。損益什一而稅。是卽徹也。此周家軍政徹法之初也。

詩經傳疏義

卷之九

大

謝孔

時解國之大事。無過兵。兵聚則擾。兵散則盜。後世之兵。皆無鄉井者也。有事費人。無事費食。後世之兵。皆非土著者也。公劉制兵。於一井擇三。於三中選一。一居卒伍。則城廂有干城。二居鄉井。則八家亦有武備。軍制矣。備設矣。無食猶無兵也。則度田爲徹。徹者徹也。徹國與民而合計之。徹兵與農而合計之。徹地與食與人而合計之。故徹之法。不盡爲軍。而徹田之糧。卽以供三軍之用也。

說通曰。嚴氏云。末章處新附民也。新附之民。公劉作

館以居之。將治其宮室。於是先涉渭水。取厲鍛。既定其止居。乃疆其田畝。其相率而來者。遂日衆而日有也。舊作總其始終。不勝重複矣。

副墨曰。涉渭欲取材以作宮室。爲亂所以涉渭。非取材以爲舟也。涉渭所取者多。厲鍛皆在所取之中。非但取材木也。鍛以制器。厲以磨器。皆作室所必資者。兩面相對而居曰夾。一面相連而居曰邇。

鄭箋曰。鍛石所以爲鍛質也。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渙。水之外曰翰。

詩經傳疏義

卷之九

尤

張成

呂東萊曰。止旅迺密。芮翰之卽。此時風氣日開。編氓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與未艾之象。周之王業。旣盛於此矣。

詩心印曰。當止基乃理之後。爰衆爰有者。爲篤之驗。當思輯用光之前。匪居匪康者。爲篤之原。王撫公劉遺民。可忘其篤。而不繼其思也哉。吁。成王不敢康。匪康之訓居多矣。

餘

傳總在前

說曰。縣。周報太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首章起句。爲比。下五句皆直賦之也。下七章皆賦也。

詩評曰。縣。縣。瓜。臠。只四字比盡一篇意。又是一法。而筆力高簡。來朝走馬。至聿來胥宇。數語。倉皇暇整之意俱有。迺慰迺止。至迺立。卑門章。見周家經制多出古公。其才不減周公也。削屢焉。爲四字。細人寫不出。柞械拔矣。四句。說到文王處。若斷若續。妙甚。結四語。奇。見周多才。勉後王以用人也。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周

詩經傳義疏

卷之九

辛

注

之王業。成於文王。肇於太王。故述后稷公劉之後。必詳述太王之事。又必歷叙其先世之微。後王之盛。使成王聞之。而知太王之創胎若此。不得不謹戒而保守之也。要之。此詩專是述太王之事。首從公劉說起。說到文王結果。總是說太王之創胎若此。非如他詩言以德受命。直推到精神感應處也。末揭四臣。自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

說通曰。初生。厥生。相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繇此而遷岐。繇此而服昆夷。繇此而虞芮質成。有興起之勢。

矣。故曰。文王。厥厥生。以終瓜臠之比。而篇末揭出四

臣。見興王非一世之事。非一人之爲也。厥初生民。維姜嫄。周民之始生也。不宿失官。公劉再造。周民之再生也。繇其中微而復振。若初生者然。公劉云。于邠斯館。夾皇邇過。七月云。入此室處。民間亦未必皆陶復陶穴。只是地近西戎。穴處者尚多耳。家室兼民居下文廟社宮室等包在內。此章之古公。自公劉推及之。見風氣非一日而開也。下文始正言古公之事。

凡詩之言沮漆漆沮。自是二水。沮水出北地郡直沽

詩經傳義疏

卷之九

壬

縣。東入洛。漆水出扶風漆縣。西北至岐山。東入渭。其在幽者。漆沮之上流。在岐周漆沮之下流也。二水發源於幽。而東流。乃過岐周。觀吉日。潛言漆沮而指鎬京可証也。

六帖曰。太王至岐。孟子謂非擇取。亦不可拘。下文分明言土地之美。則去邠遷岐。自是因其可居而居之。豈漫無簡擇。苟且稅駕乎。董有二種。註云。鳥頭也。非是大者爲天雄。旁生者爲附子。爲附子。藥有大毒。豈可食也。此章之董。內則所謂董。蓋粉榆。鬼臈。修澁。以

滑之菜之美者。茶若菜言土田饒沃。不問菜之美惡。皆如節也。笑我龜。朱子以爲楚煇。周禮春官。華氏掌。楚煇以待卜事。注云。士喪禮曰。楚煇置於煇。在龜東。楚煇卽契也。楚荆也。以荆楚之木。燒於煇炬之火。既。然執之以灼龜。曰止曰時者。龜告之也。築室于茲。乃。豫定之辭。

凡吉遇者。繼事之詞。箋曰。時耕曰宜。自西徂東。周爰。執事。從西方而往東之人。皆於周執事。競出力也。幽。與周。原不能爲西東。據至時。從水滸言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圭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致衆庶。令徒役。司徒之職。易卦萃。渙。皆以王假有廟爲言。蓋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心。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志。太王知此義矣。

揀之。陔。陔。章。只以陔。陔。等字。義玩味。而築墻之聲。響。景象。宛然入於耳目。豈非賦家之祖。周禮地官。鼓人。以鼗役事。注云。鼗者。緩也。以役事勞民。故節之。欲其。緩也。古者上之使下。常欲緩而不迫。故名鼓。以鼗。所。爲節者。如時可以食。則擊鼓。時可以息。則擊鼓。皆以。

止之也。弗勝者。節之愈勤。而趨之愈競。鼓弗能勝也。宜者。祭社之名。爾雅曰。以兵凶戰危。慮有負敗。祭之。求福宜。故謂之宜。春秋傳曰。脣宜社之肉。

副墨曰。天子之宗社曰太社。天子爲群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曰帝社。命將出師。必於此社。授以。政書曰。不用命。戮於社。與王社有辨。

柞械句。似應主文王。但自太王而後。尚有王季其勤。一段德業在文之先。還從太王荒岐。漸說到文王康。岐時。纔無滲漏。當時周公歷叙世業。遺却王季。此意。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圭

徐成

舍在木枝道通內。特不明言耳。凡人畏罪而奔。往往。不顧衝突。故駢。凡人氣不得伸。必張喙而息。故曰。喙。四矣。字是不期然而然之意。質成者。謂以其訟端來。質以求其平也。此正訟獄者不之商而之文王。是何。等氣勢。

時解。厥生奇從民之初生而已培也。生久則滋深。傾。心者衆。而國勢張於不可遏。又從文王之生而已定。也。生者則力厚。薰被者多。而王業萌於易可已。然則。明明者。生氣之不滅。緝熙者。生機之不稿。有克生之。

佐爲王國之楨。有篤生之子。爲熒伐之主。而虞芮質厥成。亦爾時歸附中一事耳。何足係國之興替乎。

說通曰。舉疏附等。不止空嘆其得人之盛。欲享成業者。念其主以及於臣鄰也。孔叢子。周文王有胥附。先後奔走禦侮。謂之四鄰。鄰不可以臣言也。故宋李劉啓宣。參政云。天子必有四鄰。又云。臣哉孰重於鄰哉。此臣鄰之辨也。

六帖曰。厥者如弩斯張。發不可禦。書曰。無能往來。茲迪異教。文王茂德降於國人。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

詩經傳疏義

卷之九

重

詩

吾得回也。門人加親。非疏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非奔走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先後有輝。非先後乎。自吾得由也。惡言不至耳。非禦侮乎。

大明

傳

說曰。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八章皆賦也。原編此篇在靈臺後。文王有聲。前今從傳。

詩評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汎言天人之際。使不挾四方。使字說出威靈。華仲氏任以下字。字有原委。無

皮厚之病。小心翼翼。作聖之本。倪天之妹。傷巧。綴女維辛。縮字法。保右命爾。句法鄭重。涼彼武王。涼字作嚴肅。不可犯看。於武字亦切。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周之王業。開於文王。成於武王。而文王武王之所自來者。非偶也。先有王季太任。而後有文王。先有文王太姒。而後有武王。祖宗積累。已非一人。天心眷顧。已非一日。始終前後。莫非天意。宰於其間。故周公詳述。使成王聞之。知兢兢業業。持其盛而守其成也。繼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讀大明之詩。則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應矣。

詩經傳疏義

卷之九

重

詩

傳意曰。明明者。明而又明也。念念悉明。在在普明。世世常明。有此三意。方管得下文之翼翼。武之清明。文武之世德。繼明意。命之分數。如其德之分數。赫赫與明明應也。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以殷商對周京。便見有天命自商而周之意。就父家曰嫁。就夫家曰嬪。乃

及及字。謂王季之德。不可及者也。而太任實能及之。
列女傳曰。太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
不視惡色。耳不聽謠聲。口不出教言。生文王而明聖。
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
胎教。

副墨曰。三章正言文王之德。小心非畏懼之心。是心
體之。飲藏細密處。翼翼是本體如此。不着工夫。昭事
上帝。卽顧提明命。回者非直心之謂。於方國或有一
毫覲覲要結之心。卽回矣。

詩經傳義疏

卷之九

美

六帖曰。小心字法。飲求此中。不敢後泰也。聖人一念
之敬。足以凝上天之福。一德之正。足以翕下國之心。
所以得天人之歸者。誠心盛德而已。天命必有所厭
也。而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
非鑒觀之久。而睿顧之深。固不輕集也。初載猶云。幼
年。莘在治之南。故曰。陽在渭之側。故曰。溪。主以天意
產以地靈。見生不偶。意有子言。足以應文王之求也。
詩。測曰。倪天之妹。言文王之德。與天爲一。譬則天矣。
太姒附胎。同其於穆貞靜。配其純一。譬則天之妹也。

易兌少女曰。歸妹。爲生武生。正中庸。因材而篤之。篤
不必以先生文王。後生武王爲篤也。伐而曰。變者。以
不拂人。不違天論之。正爲和也。變字。從三火。和光之
象。用之以切明明字義也。文之小心主敬。武之變伐。
主利。總此明明之德。存之爲敬。發之爲和也。商而曰。
大。周商何仇哉。其心之尊敬如故也。

後二章大意。謂以變伐之事言之。殷商之旅。其會如
林。子師惟三千焉。共矢牧野。或謂武王不免於貳。故
奮然而惟子之興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武王於是

詩經傳義疏

卷之九

美

蒲

乎。一心以奉上帝。不知有強弱衆寡之足貳者矣。但
見其於牧野洋洋之地。惟檀車煌煌而已。不及乎矛
戟之利。是無待於擊刺也。惟駟騶彭彭而已。不及乎
弓矢之良。是無待於貫革也。維師尚父。時維鷹揚而
已。不及乎徒御之衆。是無待於選鋒陷陣之勇也。如
此乎。涼彼武王也。於此朝而肆伐大商。卽於此會戰
之朝。而天下遂清明焉。夫以三千之衆。應如林之衆。
而竟也若此。衆果可恃乎。又豈天位之足恃乎。殷適
之足恃乎。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誠有毫忽之不與者。

王其知之。涼彼武王。涼字對炎字看。言其涼涼然。未嘗若凡征伐者。威靈氣酸。炎炎然不可當也。何也。殷商之不敵已久。此惟一決焉耳。肆者陳也。開也。卽上矢牧野之矢。會乃慮勝而後會之會。

毛傳曰。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尚父者。可尚可父。周人尚赤。戎事乘騾。

鬻子曰。武王率兵車伐紂。紂虎賁旅百萬。起自黃虜。至於赤斧。武成有戊午師度孟津一段。

棧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天

附

傳 總在前

說曰。棧機。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首章興也。二章賦也。三章興也。四章五章皆先比而後賦也。

通評曰。左右趨之。奔走使令之臣也。髦士奉璋。則賢俊進矣。六師及之。則得人益衆矣。水氣至薄。積而爲雲。漢猶爲章于天。周王壽考。德教入人深矣。遐不作人乎。追琢曰其章。文德之顯也。金玉曰其相。文德之純也。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乃

詠歌文王盛德之得人。首言叢生之械。惟芄芃然。所以有薪之者。有樵之者。此辟王也。惟濟濟然。所以有趨於左者。有趨於右者。興意如此。樵者積柴燎以祭天也。序謂此詩。文王能官人。嚴氏云。薪樵喻文王養人材。或器使之。或儲養之。無棄材也。次章言左右趨之。於何見之。見濟濟之辟王。左右奉璋。其奉璋者。皆髦士。無有不宜者也。三章言不惟奉祭。卽一邁往之間。有足觀者。涇水之舟。惟不行則已。湔然而行。則丞徒楫之。此周王也。惟無所往則已。周王于邁。則六師及之。楫本行舟之具。而云楫之。文法也。于邁以往。伐爲言。因有六師字面故然。其實亦不必。天子之出入。必有師從也。及之。亦不必說追而及之。及者與也。連也。乃相隨而不相失之謂。小正及爾如賁。大正及爾同僚。及爾出王。及爾游衍。皆連與相隨之謂也。

四章以天象大。而成其文者亦大。興聖德久。而成其化者亦久。雲漢爲章者。融液乎析木之津。昭回乎東井之位。著於尾箕。沒於天稷。遐遠也。壽考。則作人遠。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无

王明

矣。五帝不必作興。更覺真切。言我王之章。何如章也。人工已極。追琢其章乎。我王之相。何如相也。天美更純金玉其相乎。追金珠玉。極精純於世間。至章至相。常永貞於天下。卽此純一不已之本體。便有範圍一世之精神。勉勉我王。綱紀四方矣。四方孰能外之乎。總舉之使。皆有所繫。曰綱。詳理之使。皆有所屬。曰紀。皆是聯比之意。綱則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四方皆在線索內。牽着都動。

早麓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早

傳總在前
說曰。早麓。詠嘆文王之德。前三章皆興也。第四章賦也。五章六章皆有義之興也。

詩評曰。干祿豈弟。四字合得妙。縮得尤妙。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自是雅頌佳語。高飛二句。雖然是一作字。光景以享以祀。內含豈弟意。勞字在介福上層。回非邪也。正直之操。一有回轉。卽入於邪。不可復反。篇中曰玉瓚。曰駉牡等。若偏主於祭祀者。詩故云。王用享於岐山之詩也。備考。

詩訓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乃詠歌文王盛德之得天也。豈弟二字。是一篇之骨。首言必早麓。而後榛栝濟濟。榛栝固無擇於所生之地。而榛栝之濟濟於早麓者。則早麓自爲之濟濟也。以興必豈弟君子。而後受天之祿。祿固不繇於君子之干。而祿之因於豈弟者。則豈弟若爲之干也。

副墨曰。培塿無松栢。其氣薄也。早麓不然。榛栝可以供邊。栝可以爲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草木望澤。生於山足者。得潤厚。故爲君子干祿之喻。然敏樹之道。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圭

得祿相通。豈弟二字合看。兼內外說。

毛傳曰。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

六帖曰。聖人一身。理氣之所統會。爲德有至順之實。則福卽在於至順之中。非有心求福也。理全於已。氣全於天。不期然而然耳。漢人云。和氣致祥。張子曰。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蓋天地間種種福祿。不過是和順之氣所凝成。而聖人溫良易簡。與和順之氣自相湊泊。在天則和風慶雲。在人則心安體豫。在家則雍雍穆穆。在國則怙冒咸若。在萬世則太和常在。宇

宙故爲福祿所歸。自是實理。

詩測曰。黃流在中者。賁中之潛。乃以鬱金草和之。使
其黃色。如金之流動。故謂之黃流在中。天下有聖
人。亦宜有聖物。人之聖者。每與聖氣爲逆。物之聖者。
亦恒與聖類相引。

三章言豈弟君子。豈徒自成而不及人乎。以天淵高
深。與君子豈弟。以鳶魚飛躍。與人心鼓舞。洪範曰。皇
建其有極。欽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蓋聖人之得名
位者。豈以其身自欽其福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
其行。而邦其昌。然後爲福也。遐遠也。言文王之作人。
非止於近也。非止於一方也。乃無遠不屆也。作人而
遐。與飛天躍淵正相應。

四五章言以享祀而介景福者。非以清酒騂牡之故。
以君子之豈弟也。故梓械惟瑟然。則民所燎矣。燎之
則旁草除而梓械益茂。君子惟豈弟。則神所勞矣。勞
之則慰撫動而景福益介。箋曰。燎燎者。艾草燒之爲
燎。程子曰。今人種榆。亦焚之使茂。疏義云。從此說則
二者皆有栽培之意。六帖謂勞者眷顧保愛。使得爲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聖

善之利。不虛作德之勤也。字法神品。大戴記曰。德盛
者神歆。求福不回。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表記云。
得之自是。不得自是以聽天命。不回之謂乎。
鄭箋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後盛。喻子孫
依緣先人之功而起。

此章作人。主人自感化言。與梓械作人不同。

思齋

傳總在前

說曰。思齋。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賦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聖

詩評曰。思齋。太任文王之母。味開頭語氣。專美太任。
爲文王所以聖也。太姒嗣徽音。乃永任使嗣也。神罔
時怨。神罔時憯。說勞字怨字憯字。說出鬼神喜怒哀
情。雍雍在宮。二章平實板語。寫得文王精神生動。無
射亦保。學問中深至語。此章絕亦不已也。四章從容
中道也。五章至誠爲能化也。言文王之德。皆聖人極
致之事也。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
副墨云。全詩重德字。精神在第三章。古之人無斂一

語說盡二南之化。始於宮幃。乎於祖考。達於家邦。首章是叙起法。勿依序說。便作主腦看。

說通曰。舊說首章母妻並重。非也。言此思齊之太任。乃文王之母。上以致孝於姑。則婦愛太姜。以盡婦道。下示法於婦。能使嗣其美聲。不妬忌。而子孫多以見文德之所餘起也。惟其有所稟受而來。是以格先而鬼神歆之。齊家而家國順之。

詩心印曰。首章齊媚二字。卽影下刑惠二字。總不外於肅雍。用家世德。肅雍盡之矣。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肅

終之

傳意曰。惠是平日所行。繩武追孝。默順宗工之意。不主祭時說。子孫顯履厥德。祖宗懌之爲。怨子孫愚駭不肖。祖宗痛惜之爲。惻閭門之內。威不能及。惟以身儀之。纖毫無愧。隱微之間。若有嚴刑在側者。然刑于是身教。還專屬寡妻。至則以薰染言也。御者統御之。御如御天。御煩等。鄭讀如字。爲是寡妻寡有之妻。言賢也。此節極有意。神之怨惻。微而難知者也。曰罔怨罔憫。非仁孝通乎冥漠不能也。恒言家難而國易使毫釐有慚德。寡妻未易刑也。况兄弟與家邦乎。畧舉

二端。幽明之理盡是矣。

副墨曰。若論本體。肅雖自分不得。而流露於宮廟。則隨在各呈一極。如此惠之義近。雖而此以肅爲惠。刑之義近。肅而此以離爲刑。于此見和敬同原。故互爲用。不顯是心境幽獨處。隔以天之監視言。無射是心幾融洽處。保以如有操存言。不顯句似戒慎不覿。恐懼不聞。無射句是不動而敬。不言而信。四節勿認作德見於事。亦不必推原到性天。總之德妙於純。自然不受人損。不待人益耳。文王蒙難而正志。遇坎而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肅

有孚。易曰。困而不失其所亨。亨處是光大。不失是不瑕也。亦式者。法錄我立。不待學而能。亦入者。錄仁義行。不待矯而正。章末二句。是贊嘆語。非推原也。不然則肆字何以着落。

末三章大意言文王之格神齊家。一德耳。在宮則爲和。在廟則爲敬。一和敬耳。非臨不臨之可分。無保不保之可貳。常人指視之。傷衷不及聖人。退藏之。顧諟常人兢業之深心。不過聖人渾涵之定體。故一時所遭。雖戎疾之不殄。而其烈假自如也。未嘗少暇也。雖

未有以聞之者。而其法度亦自粲然。曷嘗有所違越焉。雖未有以諫之者。而其所入亦自優然。何嘗自作限量焉。式入如是。而一世之心。已隱隱偕式入矣。易世之人心。亦且油油同式入矣。以成人則有德。以小子則有造。熏心者何止在宮之寡妻。秉德者何止在廟之顯相。譽齊烈假。髦等肅離。豈多士實速化哉。非古之人無敦不及此。敦則肅離未純也。使人耳目岐而精神散。無敦則臨寶式入亦冥也。使人神明動而知識忘。不然安能舉髦斯士。若此哉。文王之德。乃如是。王其知之乎。

六帖曰。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後爲功用之全。故棧樸早麓。皆言文王之作人。思齋又發明作人之意。更加詳焉。可謂善言文王矣。東萊云。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於作人。所以續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得其旨矣。

此章內惠于宗公一節。三句爲節。秦碑所自出。首句起。三句應之。四五句轉妻第二韻。而末句不同元韻。亦用韻之變也。

皇矣

傳總在前

說曰。皇矣詩。叙太王太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賦也。

詩評曰。求民之莫。一篇主意。爰究爰度。說得天有心。帝省其山。說得天眼甚近。帝作邦作對二句。大識大議。看斷商周運數。太伯王季行藏。維此王季。因心則友。數句立言之妙。載錫之光。妙極。比于文王。其德靡悔。遇到文王。妙甚。微甚。施于孫子。暗藏武王無然。吁。

援無然。歆羨言用兵。從道德學問說起。何等原委。是伐是肆。等作西伯。自然少不得此番舉動。

詩淵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大旨是求民之莫。而所謂莫民者。只在明明德之人。此詩言德。曰帝。還明德。曰其德。克明。曰子懷明德。可知人惟一明德耳。故大學曰。在明明德。易曰。君子以自昭明德。書曰。克明德。克明峻德。看來這一點靈明。不昧。了了常知之物。固四方所以照。而帝命天命所不違者乎。

首章上帝者之者音嗜義亦同謂嗜欲喜之也禮記
者欲將至孟子者泰人之矣皆此者字惜其式意惜
如字乃愛惜之惜謂上帝者好太王以沮滌之地逼
近西戎且苦寒不足爲興王之地其式廓固可惜者
惜其式廓乃眷西顧以此岐周之地與之爲居宅式
廓猶今云格局邪廓也西之云者岐在幽西故錄曰
率西水滸

說通曰惜其式廓自邵窳幽公劉事也乃眷西顧此
維與宅自幽遷岐太王事也次章作屏八句舉一以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天

吳之

例其開闢耳

毛傳曰樹榘也邪璞曰榘樹似栗樹而痺小子如細
栗今江南呼爲榘栗陸璣疏曰若如榆也木理堅韌
而赤可爲車輪

說通曰三四章述太伯王季意則重文王作邦卽與
宅之命也作對謂生出文王也如云指王季何又曰
自太伯王季言天命文王之意自太伯之逃王季之
嗣之日已定矣因心則友者友固弟道之當朕若以
兄之讓而友卽有爲而然乃作意也非因心也王季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堯

張定

當日應得之分乎見莫非天也

六帖曰觀因心二句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讓
則讓不邀其各可受則受不避其跡無意無必忘爾
忘我其於天顯之愛鞠子之哀分毫無損極而論之
堯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是

王季上承太王下開文武雖有其勤之績無事實可
稱詩人止稱其德而已朕如此敘述豈不寂寥却從
太王說到太伯之讓直說到比于文王施于孫子他
人枯淡處轉翻出許多波浪生出許多關節如椽之

筆也。此等處可悟作文之法。

帝度帝躬。卽于貢天縱意。克明能察是非。亦是覺照自己念頭。是非不在事上說。明類長君。皆本諸身。未及徵諸庶民也。故又着王此大邦句。王于兄切訓與也。岐周自太王以來。木拔道通。生齒日繁。歸附日衆。爲大邦。至王季益興旺焉。不然。王季追號未爲王也。左傳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熙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實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

詩經傳說卷之九

早

聖明

作事無悔。盛德在前。而後人。愧其前。曰無忝。盛德在後。而前人不愧其後。曰靡悔。

說通曰。五章以後。皆文王之武功。而冠以心體語者。聖人之事功。卽聖人之心體也。呼離於我也。援附於彼也。故物有以動我。如凡神之居歆。形未交而氣已接也。美有慕而熱中也。要君入網。不必呼理。援欲。卽呼欲。援理。猶未免理與欲對。歆美不必見欲而動。卽見理而慕。猶未能與理爲一。常人有意造道。而道終不合者。往往坐此。無呼援歆美。便是岸。其機關甚捷。

故曰先登。身先登于岸。然後能極援生民之陷溺。故赫怒振旅。入人之都。奪人之地。篤周祐而對天下。以對對字。應前作對。

副墨曰。彼入我地而禦之。曰遏。我入彼地而伐之。曰侵。依字就心上說。應上怒字看。與不震不動同意。可怒而怒。雖怒亦安。正是無畔援歆美光景。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曰。侯其在京。兵法左山陵。右水澤。故特言無矢無飲。玩七我字。則審之土地。文王已據而有之矣。我陵我阿者。陵爲我陵。陵之曲而爲阿者。亦我阿也。我泉我池者。泉爲我泉。泉之鍾而爲池者。亦我池也。度地作邑。以安新附之衆。不是自京徙都於此。爾雅小山別大山曰鮮。隴云。謂大山與小山不相連屬者。名鮮。今所徙之程邑。在岐山之南。雖去舊都不遠。却與岐山不相連屬。正鮮原也。下民之王。卽及爾出王之王。謂爲下民所歸往也。七章因文王有德而眷念之。故上曰無然。此曰予懷。不大四句。卽是明德總一自晦而不自用之意。間乃

詩經傳說卷之九

聖

爲章穆乃爲熙。所以爲明德也。聲色夏華。皆知識之用。不大不長。則活之辭。不是猶有聲色者存。知識正是大與長的根苗。與帝則相衡者。帝則亦未必并聲色夏華而空之。第知識不忘。則逆而之人。知識忘自順而之天耳。

六帖曰。帝則。是事理之至當。而爲吾心之本體者。謂崇爲仇方者。虎倡紂爲不道。肆行暴亂。不遵西伯約束。是與我爲仇敵也。若引史記以譖已故仇之。是文王爲復仇報怨之師矣。且崇侯若無他罪。但以其譖已故。讎而伐之。恐紂亦不能容也。左傳謂文王因崇亂而伐之。最爲確証。同爾兄弟。非徒借援。亦見人心共誅之也。

末章全是以帝則爲操縱。致附是仁。所以則帝之春生。絕忽是義。所以則帝之秋肅。兩四方句。正與莫民相締。設之而不用。故開闢言者。任其高大。不卽攻也。類表其罪於天。禡昭其罪於神。致附全爲崇民。而其君若肯自新。亦在赦例矣。無侮者。服王師之不暴。無敢應援也。弗弗。言必攻也。仇仇。尚負固也。忽卽其

亡也。忽焉之忽。無拂者。以帝則順而人心無不順也。按因壘而降者。對壘合兵。不戰之謂。此言肆。似非不戰之謂。况已降矣。又絕之忽之何也。因彼犯不赦之條。造難宥之孽。爲人神共憤。非絕以殄其世。忽以滅其國。不足以平人心之公憤。敢不體上帝求莫之心。以莫人心哉。

鄭箋曰。肆。犯突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詩評曰。古公傳季歷。以及文王。經史中無如此詩說。得明僂婉至。不露嫌疑形迹。大要歸之天意。開口便

把上帝求莫。提出綱領。所謂莫民。不獨指古公王季時。言天豫知有紂之虐。而欲傳文王以安之。不得不立王季。况王季又復賢明。古公亦承上帝求莫之意。以立王季。耶。帝謂文王四章。詳言文王以終古公上承天意。立季傳昌之意。周家王業機緣。決於此矣。言止文王。不及武王者。似爲古公諱剪商之迹。獨於王季章。以施于孫子一語。暗帶之。以當伐人。言當代難言之事。無妙於此者。

說通曰。此詩述文王伐密伐崇之事。而推本其始以

見天之爲生也。序謂天監代殷。莫如周。周世世修德。莫如文王。篇中帝謂文王。凡三見焉。可証。

靈臺

傳總在前

說曰。靈臺。文王遷都於豐。作靈臺以齊七政。秦辟離。周公述之以訓嗣王。賦也。

詩評曰。寫太平君民氣象似頌體。大抵言文王登臺而在囿。在囿而觀沼。觀沼而幸學。而民因所見而歌樂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雷

王克

詩淵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乃舉文王作樂於太學之事。爲王述之。使王聞之。而思設教興賢。感靈致異。亦有如文王者。不必拘孟子引君之言。與民偕樂。固在本文中看出。玩經文。俱是周公陳說之句。如庶民攻之。庶民子來。未見爲民樂之。訖至天子靈臺。在太廟之中。古制而然。其名未必起自周民也。集傳望氛云等。似泛論國家之臺。此所謂靈臺者。古制在太廟之中。臺下有囿。囿中墜之以沼。故謂之辟。沼水圓而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故謂之辟。

靡。卽旋丘之水。爲澤。故謂之澤宮。以其習射於此。故

又謂爲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孟子所謂序者。射也是也。說文。天子饗飲辟靡。是亦有時而游觀於此。

故其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觀也。又莊

周言。文王有辟靡之樂。是又以爲習樂之所。蓋古之

教者。多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又其制在南

方七里之內。立明堂於中。覆以茅草。取潔清也。故應

邵曰。辟靡。明堂靈臺也。月令論曰。取其家廟之清。則

曰清廟。取其正室之貌。則曰太廟。取其堂。則曰明堂。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聖

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太學。取其水周圍壁。則曰辟靡。總在太廟之中。而爲天子之學。所以教天下。春秋饗尊事三老。五更畢。盡於此。故張子曰。靈臺辟靡。文王之學。是靈臺靈囿。至靈沼。卽辟靡總是一處。於此而遊觀。於此而教育。乃一時事。非國家泛泛觀望之臺也。靈臺之下有沼。沼圓之中自有鳥獸魚鼈。而鐘鼓行禮。固其所耳。

鄭箋曰。神之精明者稱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稱靈臺。

更爲靈德之應。非實鼓也。是宜從之。

說通曰。考八音之章。皆以牛。無用鼙者。鼙鼓象其聲也。故曰達達。

詩測曰。公。公所也。奏公而必曰。矇瞍者。矇瞍樂師。司音樂之事也。大意若謂仁君與民物同豫。大樂與天地同和。先王慎所以感之。故文王之學。靈臺辟廡。今儼然也。抑知其創建之初。所得於民力者。神和樂之至。所通於物靈者。異乎。蓋國家陰陽消復之機。渺則察之以聲。明則候之以氣。故知音而不知樂者。庶民

是也。未嘗不欣悅其情。知聲而不知音者。禽獸是也。

未嘗不豫順其性。彼經始靈臺。其經之營之。而庶民已攻之。不日成之矣。雖文王戒令勿亟。而庶民無不子來也。臺下有囿。王而時在靈囿。則見麀鹿攸伏。其性適也。麀鹿濯濯。其體充也。白鳥鵲鵲。其色潔也。囿中有沼。王而時在靈沼。則於仞魚躍。其多而適可知也。靈沼中之辟廡。則樂器具焉。鍾鼓設焉。其論而樂者可知也。百物之氣。萃爲金石之和。六代之懸。總收魚鳥之韻。察其虞業。則維樅也。其鼓則賁鼓。其鍾則

維鏞。於論哉。此鼓鍾乎。於樂哉。此辟廡乎。於論鼓鍾。詎樂聲之和而已耶。於樂辟廡。詎民情之悅而已耶。聲和氣和。相爲感召。遂至鼙鼓之鳴。達達而和。而矇瞍之在公者。隨以靈應之事。奏于公焉。達達鼙鼓。儼然伏躍之情性。奏公矇瞍。依然子來之精神。是文王之爲文王者。不獨臺池眺覽。俱播爲色笑休風。直舉魚鳥優游。盡暢爲天淵教化。王其知之乎。

於樂者。言以是樂。奏是地。爲可樂。不是樂得其地。呂氏云。三代人主。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習。御征行之

危從無所往而不與俊髦俱焉。樂正司樂、父師司成、則樂者同學士之所常練也。

大武 即下武

傳 總在前

說曰：大武，康王大禘報祀成王，奏大武，六成既畢，受釐陳戒之詩，賦也。原大在卷阿，後今從傳。

詩評曰：下武維周，下字固不可解。以王配于京一語想之，自朕單指武王，與文王無干。永言孝思，孝思維則，忽入孝思二字。孔子看武周本此。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吳

詩測曰：此傳亦以為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卽序以下武名者也。乃美武王之詩，序曰：下傳曰大者，惟下而後能大，亦惟下而後爲大也。首章統言武王之繼往配先，二三四章言其配之之實，末二章是據見在者而知其將來之辭。首從周家源流說起，言自古開國之君，未有不以武者故湯必曰武湯，亦曰武王。高宗中興，亦必曰殷武，亦曰武王。是武之於君尚矣。朕武者未必能下也。武而能下者，周乎？故曰下武維周。其語意猶渾渾皆維周之云。何以言周之下武如

太王來朝走馬，武也。始而事狄，繼而避狄，亦何下乎？

如王季其勤王家，武也。而王此大邦，克順克比，亦何

下乎？如文王赫怒整兵，武也。而小心翼翼，昭事上帝，

亦何下乎？所謂下武維周，此類是也。是以世有哲王，

卽如太王、王季、文王，皆周之哲王也。此三者皆已

在天，而武王能配其在天者于鎬京焉。以一在京之

王，配三在天之后，若周也。詎不謂之世有哲王，而爲

下武維周也耶？然王之配京，何以配之？世有德焉，王

作而求之，爾何以作求？永言配命，以成王乎而已。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晃

王克

乎既成，下土爲式。其式于下土者，以求德之思，孝思也。永言孝思，孝思維則耳。則其孝思是媚茲一人，而所以應之者，維以順德故。彼其永言孝思，以嗣先王之服者，固如此其昭明哉。夫曰孝思，曰成乎？曰永德，曰配命。武王之爲武者，亦何其下，而以此嗣服。詎曰嗣先王之服已乎？既昭明如此，則其靈靈昭昭，在于萬世，猶如一日者，而來世之子孫，儻亦能永言孝思，繩其祖之下武焉，將于萬斯年，受天之祐矣。天之所與人，豈能外之，而四方將來賀也。賀之所在，卽佐之

所在。于萬斯年。不遐有佐乎。遐遠也。萬斯年而有佐。其佐寧不遠耶。夫一武王也。上之繼往哲者如斯。下之開來嗣者如斯。而孝思一念。其所創貽者。詎能忘哉。

副墨曰。孝者通乎古今。而無久近。貫乎宇宙。而無廣狹者也。在武王爲求德。在來許爲繩武。在今日爲媚茲。在萬年爲有佐。孝之分量固如是也。作求者三后。世德累積已久。而醞釀處尚多。至武王之時。如拘常守節。不鼓起精神。爲之觀揚。則世德之銷沉久矣。作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辛

王克

求之云。以述而兼作者也。維則者。立愛皆同。良知不異。道理到極至處。人自不能出其範圍耳。非必以武王之事爲法。昭哉二字。全是通先人之節。濟天下之變。光明正大。不止是尤昭三后之服也。萬年不替。維則嗣服之休。便是受天之祐。萬年此式之相之者。便是有佐。此見武王配京之業。可以垂之無窮。

文王有聲

傳總在前

說曰。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前七

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詩評曰。通觀厥成四字。寫出聖人急急救民念頭。若者羣也。羣天下之民而安之也。詒厥孫謀。以燕翼子。必翼子而後享其燕安。樂豈容易哉。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序謂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通詩以求寧爲主。文之遷豐。而追來孝者此心。武之遷鎬。而詒孫謀者亦此心。蓋天之立君以爲民。必安民而後爲克君。故烝之一字。章章咏嘆。使成王聞之。知盡君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圭

張定

道也。

傳意曰。來孝者。先世以來相傳之孝。如公劉遷邠。以思輯爲心。而修后稷之業。是公劉之孝也。太王遷岐。以慰止爲心。而大漆沮之業。是太王之孝也。歷來都以安民爲孝。今日作豐。所以安民以追來孝也。豈曰棘欬哉。

六帖曰。攸同者。歸之也。維翰者。附之也。此處勿云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蓋文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未成。不無待於武王也。五章攸

同與上別。上只同其歸附之心。此是同其臣妾之類。上維翰只倚賴意。此維辟便稟其政教號令了。周都於西。豐流於東。故四方臣民。因神禹之故迹。遷大河之安流。得以來同於豐邑。而以武王爲君。此周文王安民垂緒。亦武王遷鎬之發源也。記曰。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繇學乎。孫者。無窮之稱。曰燕翼子。不翼亦不燕矣。帝王視天下重。而自爲也輕。爲萬世之子孫謀。卽爲萬世之天下謀也。

詩經傳說卷之九

聖

張明

詩心印曰。論君德者。必曰文武維后。假令我周文或不足於武。武或不足於文。毋乃君道未備乎。此未以遷豐遷鎬之事觀之也。文何以遷豐。文之聲滿天下也。以文王求寧觀成之心在天下也。寧則何但辟塵鐘鼓。以文德綏太平。蓋尤有武功焉。而伐崇以爲作豐之舉。是已。夫有以畜衆則民安。畜衆於去其桀衆之後。則民久安。故伊滅伊匪。奉先志以輯寧也。彌小而攸同維翰。仰王靈而震疊者。彌大。文之爲君。蓋武以濟文。吾故謂之烝哉。且不一謂之而足也。武又何

以遷鎬。武之心。安於豐也。而武王皇王維辟之勢。不能安於豐也。辟則何但牧野干戈。以武功勝禍亂。蓋尤有文德焉。而辟靡立於建鎬之初是已。夫有以建極。則有服。建極而示以心極之同。則民心服。故考卜龜正。人之爲萬世開皇圖者。不輕。不知詒孫燕子。爲萬世開道統也。慕重武之爲君。蓋文以濟武。吾故亦謂之曰烝哉。且不一謂之而足也。文經武緯。彰王道之全。觀文揚武。立君模之極。續文武之緒者。鏡諸

行葦

詩經傳說卷之九

聖

傳總在前

說曰。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首章興也。下三章皆賦也。

詩評曰。牛羊勿踐履。溫細戚戚兄弟。莫遠具迓。戚戚二字動人。肆筵設席。細極四簋如樹。入徵之言。曾孫維主。映上二賓字。

詩訓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集傳與說同。殆所謂燕私者與。開口數句。讀之藹氣沁心。疏正義曰。葦之初生。其名爲葭。稍大爲蘆。長成乃

名爲葦。行葦本有生意。但懼其害。兄弟本皆至親。但懼其遠。

六帖曰。鋪陳品物曰筵。踏籍曰席。少者設席而坐。老者加几於席。使有所憑。席設在筵上一層。故曰重席。設席投几。總一肆筵。非三件也。

副墨曰。次章都要點祭餘意。如侍御在駿奔之后。獻酢沾旅酬之餘。飲食則自廟而徹。爲燕私之需。歌樂則自廟而入。爲後養之奏。緝御卽禮所謂更僕也。洗爵示不蕪也。奠葦示有終也。爵卽竿也。

詩經傳義疏

卷之九

六帖曰。序賓以賁。禮所謂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灌勝者跪曰敬養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背立踰言者。有常爵。若是者浮是也。按射有大射鄉射。此所謂燕而射。乃鄉射也。大射主于射。未旅時卽射。燕射主於飲酒。旅時之後方射。射畢而宴不徹。衆解無筭。爵獻酬尚多。故有酌大斗之文。毛傳已均中燕筵曰。燕質也。疏曰。大射禮措三扶一。此謂卿大夫。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親挾也。詩訓曰。酌以大斗。酌者盛酒行觴之謂。卽勺也。瓚之

類也。第瓚用之裸爾。周禮皂人設斗。斗有柄。形如北斗。故謂之斗。徑六寸。容五升。柄長三尺。故謂之大斗。切不可認爲爵竿之類。乃從大器挹酒而注之。爵竿者也。必大斗云者。欲其酒多盡醉之意。

六帖曰。年高志易昏。以引者開其迷。啓其惑。使智慮益精。年衰氣易惰。以異者懲其逸。作其勤。使鼓舞不倦。有德則日休。故曰吉。景福卽壽祺也。攸好德然後考終命。

坤雅云。周官王燕則膳夫爲獻主。臣莫敢於君抗禮。詩經傳義疏

卷之九

今北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耆。所謂親袒割執爵而酌。所以爲厚也。

既醉

傳總在前

說曰。既醉。至俗與燕會行葦之詩賦也。

詩評曰。既飽以德。何雋永。介爾景福。與以介不同。以介自我致之介爾。自彼錫之也。通後世而言。故云萬年。次章淺得妙。令終有傲。下語斟酌。是豆靜嘉。靜字。添祥胤二字。互說得妙。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集傳同說。不用序宜從之。述之之意。言周先王所得於父兄者老耆如此。使成王聞之。亦思所以獲報於父兄耆老也。

六帖曰。自其亨嘉和順爲景福。自其光輝盛大爲昭明。昭明有融高明。皆以福言者。大抵不受福者。昏墜於六極中。而受福之君。爲赫赫之命所屬。是以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熙洽。子孫繁衍。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耳。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五

毛傳曰。旣者盡其禮終其事。箋曰。禮謂旅酬之屬事。謂施惠先後。乃歸俎之類。在意云滿。是謂之飽德。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說通曰。尊其告爲嘉告。猶尊其祝爲工祝也。必曰公尸嘉告。見非醉飽之溢辭。臣子之私願也。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謂之賓客。亦謂之朋友。孝子舉奠謂迎牲之前。祝先酌酒奠於神席前。在酬羹之南。祝祭告畢。迎尸入至獻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之酒飲之。以致傳附祖考之意。嗣子

乃沈爵醕尸。當旅酬告成之後。而心若祝祭迎牲之始。其誠易竭。惟不匱爲難耳。

其告維何以下。俱代尸敷陳之詞。假辭不如是多也。籩豆至不匱。敘其事。見有所以致福。非卽福也。當重君子上朋友之敬。亦君子之敬。孝子之孝。亦君子之孝也。

祭義曰。奉薦而進。其親也。慤其行也。趨趨音促以數。又

曰。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誦。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字如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五

之色。不絕於面。正此所謂孔時也。六帖曰。室家之壺。卽有那其居之意。所以修玄默而近天休者。於是乎在。見擬承之地。淵而遠。秘而不可窺。意如豐屋之飾。亦可醜也。高明之職。亦可懼也。那能承得福祉。南都賦云。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承錫祚胤。重承錫上。如一王秩祀。列辟承禧。今日已有祚矣。七鬯用升。儲嗣舉奠。今日已有胤矣。但爲之承錫于萬年耳。被者自其敷錫言之。僕者自其依附言之。俱字法能品。僕訓附者。僕御必附於人也。一

尸之人。遂有此詩。述之者。見先王加禮於公尸。使戚

詩評曰。此詩笑君子。重在君子。勿以君子與子系對。

說美君子之子孫。重在子孫。勿以子孫與臣庶對說。狀總以君子為主。

詩測曰。此傳亦以爲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者也。集傳與說同。宜從之。假與嘉同音。其義爲遐。故毛本作假。中庸引之作嘉。從傳也。顯憲同音。義亦不甚遠。故中庸引之作憲。亦必從傳也。首章言君子有令德。受祿于天。而天申後三章正其申處。申者申其祿也。夫祿不自至。以令德而受。則是王者之祿。若王于之。故又曰干祿百福。既曰祿。又曰福。蓋祿止於一身。福則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幸

所被無窮矣。後馬道一答洪州康使。喫酒肉話曰。若喫是中丞祿。不喫是中丞福。却自伶利。狀王者之福。他不足言。所貴者子孫之多。故千億爲百福。子孫雖多。或作聰明亂舊章。亦非福也。故願其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子孫雖千億。而爲天子者。所係尤重。故後二章專以宜王者言之。天子雖貴。不能獨治其民。故不惟願其威儀德音。必願其由羣匹。燕朋友。以不解而堅民也。

副墨曰。德以光明爲善。卽洞開重門。以照八荒意。若

疑聖疑神。使人不可窺測。卽不得謂之令矣。故令德曰顯顯。宜民照下。綱紀四方。看謂政教善也。宜人照下。率由羣匹。看謂用舍舉指之當也。千億不止。就一世言敬者。德之聚也。聚則有幽深玄遠之意。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充也。充則有盛大宣著之象。故曰皇皇。愆者。狂慧自逞。以舊章爲不足法忘者。遺棄忽畧。漫不加檢點於心。舊章本先王令德。著爲今典。宜民入之善經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幸

六帖曰。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逸豫者。棄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不忘。可謂曲盡其意。文選從政咨於故實。播憲稽乎遺風。抑抑。密也。合大小隱顯。無疎散意。秩秩常也。合遠近始終。無非間意。羣匹。用率由二字奇。凡情相拂。則怨生。意相反。則惡作。故有愆忘之心。則無以遵舊章。有怨惡之心。則無以率羣匹。威儀。德之隅也。令各德之興也。如漢文帝能容臣下守法。是率由羣匹也。匹。隅也。註曰。成王循用羣臣之賢者。其行能匹隅已之心也。又禮記淄衣。惟君子能好其匹。註云。匹。謂知識朋友。則匹

與朋友當類觀之。王嗣所喜者新政。羣臣所執者舊章。率由羣臣。卽率由舊章也。王嗣於羣臣。不作徒隸視。而作匹敵視。故怨惡無隙可生。王嗣於怨惡。非藏宿於尚有。乃消釋於絕無。故率由從心所欲。末二章。要作嫡嗣。此亦近時說者。率連之過。鄭氏箋。徑說時王。反爲直截。

說通曰。三四章。俱作王嗣未安。詩人之體。絕而實聯。觸而更起。不規規牽滯文義。况致祝之辭乎。毛鄭俱作王者說。爲是。當云王者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奎

怨惡。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饗其福祿。正其紀綱而已。是以紀綱既正。君臣無事。相與燕樂焉耳。而羣臣各不辭下位。媚天子以安民焉。太平之盛於茲想見。

洞酌卷阿

傳曰。洞酌。○○○○王也。

詩測曰。考傳目錄。載大正一十八篇。末條卷阿篇名。今大正所存詩篇之各止十有七。未見卷阿名。意此洞酌下。所缺六字。必卷阿召公戒成六字。序與說同。又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

說曰。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賦也。

副墨曰。洞酌。彼茲四字。宜玩。有遠近相須。彼此相益。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奎

王克

貴賤相資之意。正照君民之懸隔。賴君之樂易民之休戚。纔得以相通。宛如父母。豈弟自是。近下愛民的意思。全以德言。不必泥強教悅安。註脚民之父母。重在我去父母乎。民不重民。戴爲父母。攸歸是依。歸不歸。往乃寄托之意。攸歸。賴以安息。非謂民已安息也。

詩心印曰。遠酌。流潦之水。尚堪潤物。近取。君心之德。豈難親民。挹彼注茲。有尊而親用之。渙而萃用之。危而安用之之意。民皆承流仰沫。以託於人主矣。辭以

水沃米之名。鼎酒器。漑則泛以滌物言矣。疏正義釋
言曰。饒。饒稔也。孫炎曰。蒸之曰饒。均之曰饒。郭璞曰。
今呼饒。修。飯爲饒。饒均熟爲饒。說文云。饒。一蒸米也。
饒。飯氣流也。然則蒸之爲饒。必饒而熟之。故言饒饒。
音饒飯。
氣蒸也。

時解謂當竟其及民之澤。蓋君未有自宿其澤者。雖
所及愈下。而益見其及。故有行潦與有酌行潦之人。
必有所及。有王與有王之豈弟。亦必有所及。民之父
母。澤之所以及物也。其豈弟不能卽及。而先有以見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齊 王克

其端民之攸歸。端可見矣。其豈弟不能盡知。而當有
以示其總。民之攸歸。概可知矣。不厭濯暑濯漑與攸
歸攸歸。何所取義爲與耶。

鄭箋曰。行潦可以沃酒食之饒者。以有忠信之德。齊
潔之誠以薦之。故春秋傳曰。人不易物。惟德繫物。則
說之作賦。有緣狀矣。

卷阿

傳總在前

說曰。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歌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

作此以進戒。首章總叙以發端也。二章以下凡五章。皆
召公陳其歌詠之辭。皆賦體。七八章皆興也。九章卽其
所見賦之。以寓進戒之意。第十章。從上鳳皇之鳴而賦
之。以興下章之義。高岡卷阿之脊。末章賦也。

詩評曰。有卷者阿。飄風自南。景會天地之勝。游猷矢
音。見盛時廣歌氣象。伴與優游。見天下太和氣象。馮
翼孝德。見治朝師濟氣象。媚于庶人。可解親民之義。
至鳳凰鳴高岡。梧桐生朝陽。盛世文字。自然無促迫
苦氣。此詩大臣告君之體格。深婉渾大。典則風雅。讀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九

奎

之使人生歡喜心。而霍狀自悟。不可涉一庶僚諫諍
語氣。前四章渾然不露。五章以後。本旨歸於用人。大
臣以人事君之道也。

詩測曰。此篇傳未列名。而說文址詳。序謂欲王求賢
用吉士。然通篇彌爾性三字是骨。

副墨曰。極治之時。人主逸欲易生。在位老成漸謝。而
小人已伺乎其側。政府要地。非得賢者相繼乘軸。無
以保治。召康公極其憂危。故獻此歌。諷王求賢。而詞
興而有味。讀之真足以興起明良。廊廟山林。一時生

色。

毛傳曰：飄風，迴風也。惡人被德化而消，猶飄風之入曲阿也。箋曰：大陵，卷然而曲。迴風自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以待賢者。賢者則徯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爲長養民。

傳意曰：佯與二句，承上游歌來。佯與，逍遙閒散。游卽卷阿之游，優游從容暇豫。休乃休戚之休，非休息也。佯與之游卽是優游，優游卽是休。一聯下。

詩訓曰：彌爾性，不是壽考，亦不是終此生。性卽孔孟

詩經傳說義

卷之九

矣

所謂性也。彌滿也。滿性之量必至命，必無不善。自然能似先公，爲百神主。純嘏爾常，此詩人入理之微言也。言外見若不能彌，則并今日之所享亦不可知。然召公不言也。曰：佯爾見彌性，非一人之力也。已舍下用賢，意性之分量最難充滿。一民不遂其生，一物不得其所，卽爲性分之歉。而况君有天下者乎？故必彌之而後可。佯者，孰佯之。大凡人之施爲動作，必有所以佯之者。故小正天保及魯風閟宮亦累言佯。不曰佯爾以他，必曰佯爾彌性，其善頌善祝者。

副墨曰：版章者，幾句要荒，倬狀分明，無或侵陵紊亂也。孔厚是基圖，不拔意。此中卽有主百神意，非徒爲祭主。乃神之精靈，依以爲主也。受命長，只就成王踐祚以來歷年已久，不必推及文武。看爾宇可見竹書紀年，成王游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二年也。此上三章說福，一步一步，始享安閒之福，次享全盛之福，次又享長久之福。

詩經傳說義

卷之九

六主

有之也。馮者，忠誠可託心替，以一身係朝廷之重輕。翼者，才猷可任股肱，以一身關君德之成敗。必言孝德者，人主熏習於篤天親者，善端易興，故宣王之相，惟曰張仲孝友，而蕭望之謂張敞才輕，非師傳之比。皆此意也。引如引君當道之引，翼如汝爲汝翼之翼，以字卽後所謂使且命也。爲則以德言。副墨曰：願印章直從德說起，不復纏用賢一人建極天下歸之。如衆紀統於一綱，取興於鳳凰者，以其爲治世之休徵，爲天下所快觀也。維宇承多字來，隨所

用而皆能盡職也。言外便見不能使不能命則無可奈何。耶。鳳凰晨鳴曰發明。晝鳴曰保長。飛鳴曰上翔。集鳴曰歸昌。翼挾義。秉抱忠。足履正。尾繫武。小聲合金。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光備舉。

詩淵曰。鳳凰靈鳥也。惟不鳴鳴則天子庶人之休徵。於此先發。梧桐美材也。惟不生。生則天子庶人之取材。於此先資。故鳳凰鳴矣。于彼高岡。一天籟。一地勝也。鼓暢於天地之機。梧桐生矣。于彼朝陽。一天植。一地靈也。妙合於天地之氣。欲奏離騷暗喑之響者。先

詩經傳疏義

卷之九

六

致其兼奉。養養之盛而可矣。狀致此非難也。君子之車。萬乘而後先。既廢且多矣。君子之馬。列騎而驟策。既閑且馳矣。即未見其用。狀非不足用也。即不知何用。狀非不可用也。詞若不可止而輒止。意非不可盡而不盡。使王不能不動焉。矢詩不多。非謙詞。忠愛無已。所謂不啻若是其口出也。王來歌而遂歌之。猶大君倡臣和之常而已。若中心所欲言。正非歌所能盡也。古大臣之飛。君篤至而寬平如此。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誼之於漢文。陸贄之於唐德。言非不切。

直而無補於治。或反爲人主輕。於是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古樂府。成王時。鳳凰詳舞於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嵇康琴賦曰。惟梧桐之所生兮。托峻嶽之重岡。披重壤以誕載兮。參宸極而高騫。含天地之醇和兮。吸日月之休光。鬱紛紛以獨茂兮。飛英蕤於吳蒼。夕納景於虞淵兮。旦晞翰於九陽。經千載以待價兮。寂神歸而永康。

詩經傳疏義

卷之九

六

卷終

詩經傳說取裁大正續卷之十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邢上後學李長科訂

古棠後學孫沂如校

考補石本磨滅僅可辨者十四字

傳曰宜王中興而大正續焉

中興而大正續
六字原缺

說曰此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奏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桑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

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十

王克

傳曰雲漢○○○○高○○○○伯○○○○○

○○伯也韓奕○○○○○○○○漢平○○○○○

○○○也共缺三十三字

詩測曰按傳目錄載大正續可讀者凡四篇今考雲漢以下惟韓奕之名爲明而崧高漢平尚可因其字之存者會之以意果四篇也及讀魯詩世學大正考補云續大正六篇則烝民常武在缺文中幸有申公詩說補其殘闕焉

雲漢

傳文缺

說曰雲漢宜王憂旱史籍美之賦也

通評曰王曰於乎許多憂恐在此四字內首章言索鬼神而祭之至靡神不舉而早如故也二章言天地祖宗之祭一時並舉而早如故也三章言旱之可畏四章望採於親五章望採於天六章曰得無有以致之與祈年孔夙矣方社不莫矣至敬恭明神宜無悔怒有自反意七章曰將羣工不同力與庶正以下靡不盡心修採矣八章何求爲我妙於爲言蓋天心未回而修省不已未有不感應者也於是又瞻仰昊天而呼之迫切之甚也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十

二

王克

詩測曰序謂仍叔美宣王而說云史籍通篇惟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十字是作詩者所言自於乎以下皆王呼號之詞而詩人述之述之乃所以爲美也今考其篇中或呼后稷或呼上帝或呼昊天上帝或呼羣公先正或呼父母先祖或呼大夫君子其憂傷迫切若無所告而無所不告爾首章寧莫我聽次章寧丁我躬五章寧俾我逃寧字似俱不可以何字訓

卽此一字之中見其有許多不平之氣。若曰旱之不免。寧使我如此也。觀第四章。胡寧忍于第六章。胡寧殲我以旱。以胡寧二字併用。此亦一據。首章何辜今之人。及六章。憐不知其故。乃反求諸已。哀矜惻怛。不能自己之誠。此消災弭禍之本。所謂側身修行也。圭壁既卒。謂少而易竭。未穩當。按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報上帝。兩圭有邸。以祀地。報四望。裸圭有瓚。以祀先王。圭壁以祀日月星辰。璋邸則以祀山川。又按大宗伯有蒼璧禮天。黃琮禮地。青圭禮東方。赤璋

詩經傳說叢書

卷之十

三

煥

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此云卒者。某神合用某璧某瑋合祀某神。盡如典禮用之。無有餘者。如是謂之既卒也。六帖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與蠃通用。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熏炙而病入也。索廢祀曰索。修常祀曰宗。寧丁我躬。依註或曰解更妙。廟祀索之。其應常祀修之。其應則旱不可推而去矣。如霆如雷。言已之施業。常如雷霆震於其上。也。二遺字相照。君民一體。民無遺君。安得獨存乎。祖孫一脉。

身既滅。祖安得復祀乎。

云我無所。應璩曰。宇宙雖廣。無陰以愆。天命近止。還合天下人之命。言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之神祇。所謂大臣。卽祭羣公先正之常禮。仲夏大雩。帝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實。胡寧忍于恰像親亦棄之者。朕當有責躬意在此。是哀辭。不是怨辭。

疏孔氏曰。神異經云。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淵中。卽死。旱災消。

詩經傳說叢書

卷之十

四

木桂

如焚。卽易之焚如。如熏。卽易之熏心。寧俾我遷。遷字與不能奮飛同意。若曰。使我遷去。或者召災之人不在。而天災可免矣。魃勉畏去。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遷去。以避賢者路。既又以爲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電勉以求濟斯難。畏不敢去也。

孟春祈穀於上帝。方社於此。而舉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方社亦於此。而舉有先時之戒。故曰孔風無後時之愆。故曰不莫。天宗。日月星辰也。此皆平日常事。卽此

是敬恭也。悔怒指旱。就天言。宜無二字有味。宜無而不無。必有其故矣。勿涉怨懟語。

詩測曰。散無友紀者。友紀。朋友之紀也。既醉曰朋友。攸攝嘉樂曰燕及朋友。人人以救旱爲急。而官職之崇卑。體統之上下。皆散漫而不暇網維。非散無友紀乎。精神窮竭。形體勞瘁也。靡人不周。周字是周。救無不至。意各効其職。有同心也。無不能止。各殫其力。有盡心意。云如何里。里人所居止。賴藉也。厚不去。則不得其居。何所賴藉。今里巷鄉里之云。義得諸此。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

五

有嗟其星。依朕雲漢之昭回。無棄爾成。無棄其昭格。無羸者也。何求爲我。言既以一人失德之故。仰干帝怒。以愁苦百姓。豈敢復以一人勞瘁之故。俯冀憐憫。以煩苦諸大夫。故曰以戾庶正。篇中三呼昊天上帝。瞻仰昊天。兩呼先正先祖。一呼父母。情極勢迫。狀竟不克不降。不助不關。似乎忍予。惟是呼我庶正。蒙宰。趣馬師氏。膳夫左右。并平日敬恭。畢今日昭格。或者。彗星澹曜。雲漢迴光。旱魃潛妖。山川潤色。救此無辜之民。歟。是王之兢業一念。卽灑下土以甘露也。何畏。

乎蘊隆。

崧高

傳文缺

說曰。崧高。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通評曰。首章原受封之始。維周之翰三句。是平日事。次章述封謝之意。三章述封謝之命。四章謝成而遣之。五章遣而期之。一則曰南國是式。又曰式是南邦。又曰南土是保。蓋謝近於荆。荆與楚連。舊常表裏爲。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

六

江淮之患。謝居荆徐要衝。申伯當以文武才。爲一方保障。此詩人言外意。王錫申伯。異數也。六章親餞。亦異數也。七章預言其入謝事也。八章以贈申伯四字。極重。詩之孔碩。風之肆好。皆根於此。有是人而後有是詩也。

詩測曰。崧高。通用。崧高。維嶽者。謂崧高卽中嶽也。唐虞止有四嶽。至周相洛營都。其時遂有五嶽。四瀆。九鎮。卽有五嶽之祭。武王時。遊五嶽。四瀆之屬。已望而祭之。以嵩爲中嶽。似亦不謬。

雖歟降神。生甫及申。降之云者。世否則神升。世泰則神降。精凝則人升。而為神。光迴則神又降。而為人。蓋魄降則形滯。神降則機靈。運降則時象。神降則氣躍。六帖曰。及甫及字。有清美之意。甫在前。而曰及甫。如乃及王季之及也。山之神靈和氣。物產不足以當之也。發祥為人文。甫侯不足以盡之也。再鍾為申伯。維周之翰。總稱申伯之詞。照下良翰。看審宣是維翰中二事。四國以諸侯言。審者保障之。使大小無相侵之虞。四方以民言。宣者疏通之。使遠近無不暨之澤。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十

七

王克

傳意曰。申伯先世。嘗為四岳。總領諸侯其事也。王今嘉申伯之功。亦使之繼世為諸侯。以率乃祖之攸行。置邑於南土之謝。使南邦諸侯。凡在總領中者。皆以其翰蕃宣。而為法式。式正是繼中事也。王命二句。承于昆于謝來。司空召伯世職。故命召伯定之。定以經營言。登以成就言。宅該宗廟宮室城廓之類。功正是翰蕃宣之功。四章之功。方指營謝。世世常其其功。卽世世繼事於無窮矣。

三章王命申伯。詩人叙詞。式是三句。述王命之之詞。

也。徹土田兩段。只歷述其有此命。非命詞也。制國以經野為先。徹土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大臣。就國以有家為先。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傳御。鄭箋曰。徹治也。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傳御者。貳王治事。謂冢宰也。

六帖曰。謝故無城。今創立之。故曰有倣。非未就之說。寢廟既成。亦營建先宗廟之意。按巾車金路鈞樊。府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四牡騶駒。鈞膺濯濯。彰異數也。故五章首二句。侈其事而復言之。錫圭不得。

詩經傳說彙纂 卷之十

八

王克

與分土平蓋。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介圭卽諸侯之瑞圭。上可合瑞。天下可布信。友邦故曰爾寶。考工記。信圭八寸。侯守之。箋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按此近字。卽其字也。古文其字。從走從儿。俗誤改儿為斤。遂作近耳。笑所謂辭者。語辭也。朱傳因之。近時說者。以為申伯辭王而行也。豈可笑。

詩訓曰。申伯信邁者。從岐周而邁也。以王此時適省視岐周。而申伯為卿。與王同在岐周也。王餞于郿者。

亦從岐周而餞也。若從鎬而餞，則道不經郿矣。申伯還南，謝于誠歸者，自岐而郿，復還于南，經鎬而入謝。蓋受命文王之廟以行也。按輿地以謝而言岐，周最在東北，稍東則爲郿，又東則爲鎬，而謝又在鎬之東南。今南陽鄧州地方也。申本侯爵，以其爲方伯，故謂之申伯。先封于申，宣王使紹封謝，故云朕今南陽有申城，東百里許，又有謝城，其地皆相近云。

六帖曰：曰信曰誠，見王之不能舍伯，卽伯亦不能舍王，惟其勢不得已，故勉辭太以信誠二字寫出。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十

九

戀不舍之意，可謂鬼神於文者矣。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廩，廩有飲食，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有積如半米薪芻之類是也。少曰委，多曰積。傳意曰：番番精神奮勵，風度振飭之意。嚴氏云：番番者艾之狀，泰誓以膂力旣憊爲番番，毛傳曰：嗶嗶喜樂也。箋曰：嗶嗶安舒，言得禮也。禮入國不馳。

剛聖曰：周邦指京師一帶人言，汝是周邦人，自相謂甫入謝而遂有良翰之喜者，以平日恭宣維翰卜之也。天下以京師爲根本，京師以列國爲藩垣，藩垣得

人根本所繇固也。故喜之周邦喜，則南土之人喜可知。已王之元舅二句，雖有親賢意，不平文武是憲，不可說文士法其文，武士法其武，只渾說其文武之全才爲憲於天下。

柔惠且直且字，見兼濟之妙。凡柔順者多患詭隨，惟直則剛柔相濟，操者靡弄之使和調也。萬邦就申伯所總領言，四國四方之國皆本其在朝爲卿士言。

傳意曰：卽詩而歌於工爲誦，誦之詞則爲詩，以賦諸篇什言。詩之聲則爲風，以形諸咏嘆，足以感人言。孔

詩經傳說取裁

卷之十

十

碩者，體製之恢弘，規模之廣大，有係於天下國家也。肆好者，謂其音節之妙，聲氣之和，聞之者莫不鼓舞激揚也。肆訓遂亦有意，蓋聲視其誦，詩碩則風遂好，以贈申伯。見作者非溢美，受者非冒當也。使其人本不足美，謬爲鋪張揚厲，雖善作者亦安能使之碩且好乎？便見申伯之德所致，非自誇其文也。若曰所贈者申伯也，受者能無愧色，則作者之非過情可知。於戲生甫及申，維周之翰，他日戊申及甫，頌周之翰矣。豈嶽之神，杳杳乎上返于天乎？噫。

柔民

傳文

說曰：柔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賦也。

詩評曰：有物有則，微甚。看詩人說理之妙如此。柔嘉維則，德懿故柔嘉，有則斯維則也。愛莫助之妙境，正極言舉之易，不茹不吐，是謂柔嘉，穆如清風，言其來有漸而其去無窮，亦本仲山甫來。

詩測曰：首章物則語，不必入孟子性善之意。彼斷章取義，非作詩本旨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

十一

王克

六帖曰：此詩以美山甫之德為主。懿德，卽是山甫之德。好懿德，卽是好山甫之德。首四句泛言民生同出於天理，故有好德之情。以下則詳山甫之德爲可好。盡職待人事，君皆德之內事也。而結之以德輔如毛章，說愛莫助之分明，與首章好懿德相應。贊頌既畢，然後插入本事，故以末二章終焉。凡雅頌皆出一時如椽之筆，春容大雅，結構關捩，種種具足。正當考其條理，玩其脈絡，尋其事情，以會其旨意，拘牽牽合，最

害於義，不可不戒也。首明山甫異於凡民，故五章六章再言人亦有言，言凡民皆然。山甫獨不然也。若以性善立說，是言人人皆善，乃發明山甫之同於凡民耳。豈詩人立言之意耶？又如韓詩外傳，雖爲詩傳全與詩意無干，蓋皆假以立言，不應以彼之言遂用爲詩人之旨耳。

則者，準則也。皇矣所謂帝則是也。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葵常也，書所謂恒性是也。葵而言秉者，真西山所謂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

詩經傳說取義 卷之十

主

王克

柔嘉維則，則字卽上有則之則。言柔之嘉處，乃其則也。柔非其則，卽不得爲嘉。柔而不嘉，只爲非其則。蓋躁根而靜銷之，戾端而恬化之，柔當如是。山甫恰恰如是，是文明柔順之柔也。和不內傷，而則無內戕矣。是敬柔懿恭之柔也。情不外競，而則無外溢矣。中自然之節，協天然之矩，其皇極中之柔克，大道中之致柔乎。

傳意曰：威儀與令儀之儀雖同，但令主著見德之符

也。力主操攝德之修也。力者以志帥氣以神馭官。非着力矜持之謂。

六帖曰：天子是若二句。要體認在德上。莫講似事業。非一德之潛乎默契。何以順天子之德心。非一德之推行運量。何以布天子之德意。王躬是保。保其身體。而曰輔養君德者。天子之身。有德則易以安。四方爰發者。如遂視既發之發。駿發爾私之發。明發之發。言王欲使四方皆發以應其政。而德澤無所壅也。王期之如此。不作感人說。

詩經傳說

卷之十

主

明於理。總統說。察於事。就纖悉上說。見得真。故行得當。行無過差。便是保身。與上保王躬保字一例。不獨謂全身遠害而已。古人心安理順。卽遇患害。可謂非保身乎。保身者。不失身之謂也。楊子法言。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

五六章俱本系嘉維則來。各以人言起之。見常情如此。山甫不然。正其懿德。異於凡民。終首章之意。心誠愛之。而恨無以助之。正是愛之深處。此語形容好德之誠。最爲親切。可謂模寫入神。不知潘毫染贖之際。

何綵得此句法神品。

詩測曰：末二章說山甫靡及之懷。而四牡兩句一連三疊。易得混雜。却須安得清楚。大意謂山甫出祖之時。四牡已業業矣。征夫已捷捷矣。而每懷靡及者何也。蓋以是役也。四牡之彭彭。非漫驅也。八鸞之鏘鏘。非徒策也。乃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其任有不易勝者也。今日駕言徂東。吾見其四牡騤騤矣。八鸞皆喈矣。而知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東方之城無難爲者。亦無庸靡及之懷爲也。是以吉甫作誦。穆如清風。特

詩經傳說

卷之十

主

爲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焉耳。唐詩云。暫到蜀城應計日。須知明主待持衡。

六帖曰：每懷靡及。仲山甫永懷。說者皆以城齊之事爲言。夫人臣事君。事無大小。皆不敢以忽心處之。固也。而謂所懷止於是。則大不然。此詩首言保茲天子。下文又云保王躬。補王闕。則山甫一身所繫甚重。一旦去君遠行。不得朝夕納諫。能無有所不及乎。顧瞻君側。繫心不忘。能無永長之思乎。故山甫之城齊。而有懷愛君之心也。吉甫之作誦。以慰山甫。亦所以諷

王也。夫漢臣尚有辭淮陽而願出入禁闥者。山甫豈無是心。而大臣遠役。間疏之漸。識微如吉甫。安得不深致意哉。適歸之語。其旨深矣。

毛傳曰。捷捷言樂事也。鄭箋曰。懷私爲每懷。仲山甫祀板而將行。車馬業業然動。衆征夫捷捷然至。仲山甫則戒之曰。既受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私而相稽留。將無所及於事。

按誦者頌也。此詩諫乎雅而題之曰誦。取其從容漸被。有合風人之旨。曰穆如清風。則風雅頌一之矣。故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十

五

風者。雅頌之妙也。城齊雖重役。豈無幹臣可遣。必撤全才。重望之山甫。宣王此舉。似失輕重。乃揚厲之中。微寓諷規。吉甫之誦。真如清風矣。

韓奕

傳文缺

說曰。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六章皆賦也。

詩評曰。全詩之意。已盡於首章。後皆點綴耳。五章借顯父相攸。韓姑燕譽。形容韓地之富饒。文章映帶之

妙。周衰侯不覲久矣。曰韓侯受命。曰王親命之。曰王錫韓侯。真有拭目曠典之意。

六帖曰。序謂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夫將言韓侯。先言禹甸。賦之紆餘深遠如此。親命與策命不同。重其繼體之初也。

鄭箋曰。禹治梁山。除水災。使成平田。定貢賦於天子。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命爲侯伯。

詩測曰。幹不庭方。卽之屏之翰。戎有良翰之訓。以正訓幹者。其實正不可以訓幹。惟幹乃正。其說詳見文

六

王篇。謂幹不庭方。乃以佐戎辟。若謂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王以幹正之。不協經文矣。不庭方猶易比辭。不方也。首章二章一時事。而受命受賜是二事。故各推本而再言入朝。每章各發一義也。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錫之。又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珪冒之。冒與圭合。則無僞。綬章之綬。音綬。綬者垂也。卽冠綬之綬。冠綬謂結纓領下以固冠。其結之餘

者散而下垂也。此之謂綏章者。注旄羽于旗干之上。曰綏。以章別貴賤。曰章。乃旗旄下垂。以爲貴賤之表。章者。卽干旄之旄也。鄒駉二句。一中車。一申馬也。疏云。金路無錫有鈎。玉路非賜臣之器。此言鈎膺必金路也。而得用錫者。或特賜之。

副墨曰。金厄。以金接轡之首。如厄。亟然。經蓋言蓋之非一處。監與厄同。

六帖曰。顯父之贈餞。皆王命之路車乘馬。蓋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義。亦殊典也。陸機疏曰。筍竹萌也。皆

詩經傳說

卷之十

四月生。惟已。蜀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數寸。需以苦酒鼓汁浸之。可以就酒及食。蒲始生。取其中。心入地。弱大如七柄。正白。生嫩之甘脆。需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

鄭箋曰。侯氏燕胥。諸侯在京師未太者。于顯父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簋豆且然。榮其多也。

人親親。迎事與時會。故詩人及之。顯父爲周卿士。而迎于蹶里。則娶妻似不是返國後事。但此詩本因受命歸國而作。故不得不並叙始終。而以親迎置之。此

也不然。末章之王命。亦豈親迎以後事耶。詩人作詩。並不曾編年叙事。說者不可牽強。

顯者。顯厥氏之光也。祁祁以行動則徐。以態度則觀。爛者。爛韓氏之門也。承諸姊看。迎曰百兩。迎以邦君之禮。從曰諸娣。送以夫人之禮。亦關着始受命爲諸侯。婚禮有曲餞。男下女也。毛傳曰。顧之曲。顧道義也。詩故云。韓之先。封國在涿郡方城縣。宣王時。錫命爲侯。伯。總領北方諸侯。及百蠻。故曰王錫韓侯。其追其。猶。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因者。因俗爲政。羈縻馴習之。

詩經傳說

卷之十

王克

意。所謂疆以戎索是也。左傳邦晉應韓武之穆也。韓之建國。當在成王時。

副墨曰。肅竑以固疆圉。畝籍以修田賦。貢獻以處歲事。皆世職所當爲。亦見韓處邊陲。係蠻貊觀望。此尤其所急意。四實字。亦不輕下。循襲日久。便有名而無實矣。

詩訓曰。貌。白狐也。毛甚深溫厚。所謂狐白裘是也。豹有二色。白豹不如赤豹之美也。羆亦然。赤黑不如黃黑之美也。

江漢

傳文缺

說曰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籍美之而作是詩賦也

說通曰首章淮夷來求淮夷來鋪卽不言戰伐未必不戰而屈也二章經營則兵威已定兼有返侵服叛之意在故曰告成于王四方淮夷之四方也于疆于理至于南海仍屬命辭五章之拜稍首岐周廟也六章之拜稍首召公廟也明明天子四句與天子萬壽詩經傳說取義卷之十

九

通作勒廟器之詞大有理

序亦以吉甫美宣王能興衰撥亂命召穆公平淮夷按淮之南北皆有夷徐州有夷淮北之夷也揚州有夷淮南之夷也江漢所伐南夷也若在淮北江漢非繇入之路矣常武所伐北夷也若在淮南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副墨云首節一言順流而下一言整兵而進蓋一意而兩叙之求者求得其渠魁也以其散處潛伏故欲求而得之以其侵擾竊據故欲陳兵而討之

六帖曰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設策以屈其力服其心故也經營四方者經營附近淮夷四方之叛國當時江漢之間小國尚多淮夷倡亂同惡者必非一國故云觀下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豈獨淮夷而已王國視四方爲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輯而內寧也王心視羣心爲休戚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此不易之說切不可因四方句總起王心句總收甚非詩理

鄭箋曰克勝則傳遠告功于王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十

十

詩測曰式辟四方六句俱屬命辭按下章來旬來宣之命文勢極順況于疆于理與徹我疆土一連話而至于南海與王國來極更呼應有情蓋旣下疆理之命使定賦悉準于中邦辟土且盡於南海復下甸宣之命使徧循行于江漢之間布王政於江漢之民此解最確

時解肇敏戎公肇開闢也惟肇乃能式開也肇肇聖以冠裳肇荆棘以耕牧肇反側爲廣歌肇侵漁爲則壤敏神速也惟惟通於神鬼而央策敏盪滌驚於風

雨而接亂。敘料美幻於天淵。而親變敘指定旋於呼。吸而運猷。敘故用錫爾祉。如下章所云。

六帖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則實非宜王之賞。是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於乃祖康公也。情莫大於及人之親。義莫深於自其親以及人之親。如此寵異。真不世之遇也。

對揚王休。對者不墮君命。揚者不隱君賜也。又卽對越之對。祖考臨之於上。孫子承之於下。故曰對天子萬壽。是祝詞。勅於策命後。與上天子萬年口呼者不

詩經傳說

卷之十

主

同蓋君王一日之賜。已垂百世而流光。祖宗血食之榮。又共山河以作礪矣。

大抵事功有迹。可見者謂之成。作此廟器以勸策命。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

明明天子四句。若謂今日受恩。爲淮夷耳。夫使亂而有功。何如治於未亂乎。使自臣而襄亂。何如自君而弭亂乎。故又進以矢文德。以洽四國云。

令聞不已。是虛矢其文德是實。武節颺逝。一時之功也。協氣橫流。萬年之計也。至於文教浹洽。而治安之

慶永世無數。令聞不已。其在斯乎。

詩心印曰。國家典師。以禦侮兼疏附。人臣報主。以繩武爲聞。知今淮夷之倡亂也。召虎奉命以徂征。吾見江漢浮浮。水盛而流矣。武夫滔滔。順流而下矣。匪安匪遊也。爲淮夷來求也。旣出我車。已啓行矣。旣設我旗。已前指矣。匪安匪舒也。爲淮夷來鋪也。旣而江漢湯湯。若靜其波焉。武夫沈沈。咸奮其勇焉。以之經營四方。運籌決勝矣。有不告成于王而奏捷者乎。四方旣平。王國庶定。外輯而內寧矣。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詩經傳說

卷之十

主

下安而上適矣。斯時也。召虎方在江漢之游。命虎無歸汝其式。開四方。微我疆土。又自諗已意。以爲匪疚匪棘。王國來極。必于疆于理。至于南海而止。庶淮夷之四方。無不開矣。朕王之命虎。詎止於疆理已耶。命其來旬。來宜於此。尤有諄諄焉者曰。替我祖文武受命。有如爾祖。召公其人者。乃維翰焉。今爾無曰。以予小子之故也。當爾祖召公之是似。况此開土微疆之功。果何功也耶。乃戎公也。自爾以前。未有能成之者。爾能肇之。且又不曠日持久。而敘焉。我常用錫爾祉。

也。王命如此。而召虎果能肇敏其功。歸而奏凱。王錫之祉。何如。觀策命之詞。有曰。釐爾圭鬯。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于是虎拜稽首。以受策命。而祝之曰。天子萬年。夫錫山土田。不敢遽錫。必告于文人。告文人。又必賜酒以祭。告併賜其所以酌酒者。又必于岐周。又必于岐周。自召祖受命之處。其錫爾祉。爲何如之異數也。召虎既拜稽首。以受策命矣。又拜稽首。對揚王之休。何以揚之。作召公考。銘諸不朽。又勒於後曰。天子萬壽。時召虎祝願之。

詩經傳義疏

卷之十

常武

傳文缺

賦也。說曰。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旣服而歸。召穆公美之。

通評曰。旣敬旣戒。又曰。不留不處。蓋驕兵謗敵。老師病農。俱非時雨之師。亦明已不得已之義也。省此徐土句。有體如飛如翰數句。非知兵者不能寫。通篇歸功夫子。故命曰王命。武曰王武。旅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猗。

詩經傳義疏

卷之十

詩測曰。此詩以常武名篇。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也。制勝之本。在率彼淮浦二句。夫伐徐何以率淮。徐北淮南。其勢相倚。則淮者。固徐夷出沒之地。常遁逃藏匿。以爲亂藪者也。王師來自西北。若惟直搗順攻。不爲東南壅截之計。彼不難於歷淮浮海。而天戈亦有所難指者。故命將之時。卽已定策於淮。而師之所至。不曰鋪敦淮濱。則曰截彼淮浦。彼徐夷者。勢不得越淮南下。其來同也。固其所哉。此所以爲王猶之允塞也。又按淮南之役。命一召虎而止。此乃自將。自將未已。又必正副之將。若此張皇者何也。周都豐鎬。淮徐最遠。從化則後。倡亂則先。勦成王初年。伯禽就封徐州之夷。卽已率淮以叛。而周之費經理於此。不爲不勤。成康沒。周道衰。夷厲以來。夷益不守。則徐

之無周其積玩也。

按周自夷厲之後宣王赫朕中興一伐猷猷再威蠻
荆三平淮南庶幾乎一伸中國之氣而奮爾之徐尚
背叛如此其爲四方彙孽豈小小哉非出全力不能
蕩平故不難屈萬乘之尊躬夷荒之遠正副之將必
諄諄以命之也。

六帖曰赫赫明明見王命之重大光顯也南仲太祖
稱世功欲其繼美也太師皇父叙位望欲其盡職也
整師是兵數比行伍定部分修戎是兵政選車馬精

特選良將義

卷之十

美

器械整師修戎而不敬戒非以放肆而妄屠戮即以
慢易而貽毒痛豈南國之惠哉必既敬既戒而後南
國方受惠也。

內史傳王策命左右陳行使行列整齊也戒我師旅
使進退有方也淮浦原近徐土率有環視意省有熟
察意求其爲亂者伐之不欲濫及無辜也留如孔明
平孟獲而議者謂留兵以鎮之蓋宿兵以壓其心也
處如王全斌平蜀而師還延不還卽所謂師之所處
荆棘生焉者也三農高原下隰平地皆指淮浦之農

也孫子云兵聞拙速未聞巧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
之有也常武所以戒留處也。

三章言先聲已奪徐之氣赫赫威靈光顯也業業氣
勢昌盛也匪紹匪遊師行之節制也徐方之人已絡
繹騷動而王舒保作者震驚乎徐方如雷霆作於其
上皆有摧擊之虞徐方固如此其震驚也震天之怒
也怒人之怒也虢虎之怒也如震如怒古如而字通
用此與如輕如軒句一例是章言不戰已屈徐之兵
王武既奮臣虎而虢鋪敦於淮濱而淮濱之旅無容

特選良將義

卷之十

美

醜虜之逃絕載於淮濱而淮浦之濱盡爲王師之所
彼徐方者豈有與之爲敵哉考字義海邊曰浦水際
曰濱仍類也仍執云者言王師之執醜虜者頻仍而
至也闕如虢虎埤雅云言將帥之勇發於忠義非激
而怒之也匪紹字鄭箋曰紹緩也。

如飛如輪孫子曰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又
曰後人發先人至。

綿綿翼翼紀律明也不測不克智勇備也。

副墨曰王旅嘽嘽一句是言矯捷如飛輪可以覆其

不及備之謀衆多如江漢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靜
翁如山而堅不可撼則敵何以攻動關如流而銳不
可當則敵何以守部伍聯屬而前後相襲則綿綿狀
行隊整齊而左右相緣則翼翼狀奇正互發分合無
常機深故不測戰則必勝攻則必取勢強故不克覆
征者洗滌其穢汚咸與維新也

新解王猶允塞允如文武之止信成乎塞如文武之
亦保連聯蓋以君子之允爲大成之允以有聞無聲
之塞爲無聲濯濯之塞也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十

毛

詩謂曰徐方既來向背叛而今歸附也徐方既同向
漢散而今集服也夫淮夷叛漢四方所以不平今來
且同則四方無擾攘之驚而既平四方既平則徐方
不特既來且易不庭以來庭而稽首稱臣矣不特既
同且收道命以從命而中心不回矣王曰旋歸不
留不處真天子之功哉

按兵書云知靜之修居而自利知作之從每動有功
大雅言文若臨衝篇言武若牧野篇皆畧述武事耳
常武言宣則極其鋪張揚厲聖人之兵尚德賢人以

下尚威論德者其詞典論威者其詞誇盛世中典氣
象故自曠朕

詩經傳說取義卷之十

毛

詩經傳說取裁大正傳卷之十一

古燕後學張能麟輯

邦上後學孫沂訂

古棠後學孫沂如校

考補大正傳六篇毛氏謂之變大正

說曰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爲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爲會朝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辭也夫子特以其文體音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蕩桑柔民勞板蕁召旻

蕩

詩經傳說取裁卷十一

傳曰召穆公諫○○賦蕩

說曰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諫之賦也

詩測曰序亦謂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則傳文所闕二字當爲厲王二字也

通評曰首章文勢來得十分委曲正如羊腸詰屈遂令覽者駭愕不知所由章法神品文王曰谷谷女殷商八字立言便妙四曾是字怪之之辭殷鑒不遠二句結得妙

六帖曰蕩蕩二句原其常疾威二句怪其變匪謔者

卽莫測之謂也以爲固狀忽已不狀以爲自狀忽已使狀以爲常狀忽已有爲適狀靡不二句正解其故也各章皆申解此二句之意每二章爲一連二三章內有天降愆德四五章內有天不汭爾以酒六七章內有匪上帝不時各暗應首章文有脉絡意極懇至若不以鑒殷爲結完全不見作詩者托言之意章法神品

詩經傳說取裁卷十一

二

注

天生烝民其命匪謔非如所云其命有不可信者夫天命豈有不可信者乎彼謂天生烝民各有命也特其命而民匪謔焉其初也靡有不狀至于終鮮能有之此人自不信耳于天生何尤哉說通曰曾是疆禦曾是掎克而使在位在服乎曾是在位曾是在服而用疆禦掎克乎此輩皆天降之以妖孽下民者也狀與之力者女也女不力與之其能爲禍哉疆禦強有力足以禦衆言詰也掎克掎擊民而勝之取其財言貪也貪酷是一套事疆禦掎克不

是兩樣人故下文單言疆禦多愆

三章義類。正強禦之反。疆禦之人。外盛氣以侵入。故曰多慙。內巧言以惑主。故曰流言。以對。凡小人倡發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是也。人主不察而信之。明是引寇攘而使居于內矣。所謂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于上也。小人一日不去。則怨謗一日不已。故曰靡屈靡究。

詩測曰。怙然句。虐也。斂怨句。貪也。卽此便是德之不明處。不明兩德四句。語非一類。謂不明兩德。是無背

詩經傳說取裁 卷十一

三

徐成

無側。側與背亦不分。何不明如之。如下章所云靡明靡晦是也。如此說完。却云兩德之所以不明者。以無陪無卿之故也。時字以字宜玩。斂怨以爲德。如摧殘公好之正直。而認爲除奸。褒崇公惡之貪壬。而信爲旌善。夫德怨分途久矣。以怨爲德。何不明至是。

韓詩外傳曰。淵廣者其息大。主明者其臣慧。

說通曰。五章言天不涵雨以酒。雨自從式不義。任用匪人朝夕導飲。既愆爾止。遂無所顧忌。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皆此輩之涵雨以酒也。禮記云。飲

酒之節。朝不廢朝。夕不廢夕。六章螭蟺。怨詢並興也。沸羹。民情騷動也。毛傳云。不醉而怒曰興。內興二句。又極言之。大抵帝王仁暴。不必躬受之。朕後喜怨生焉。意氣動于中。而民應如響。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覃及鬼方。可畏也。鬼方其俗尚鬼。故名鬼方。按唐高祖紀。夏曰獯鬻。商曰鬼方。周曰玁狁。漢曰匈奴。魏曰突厥。一國而異其名。

六帖曰。不時。猶言不辰也。王自不能用舊耳。能用舊則時亦無不善矣。程子所謂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

詩經傳說取裁 卷十一

四

徐成

是也。不用舊兼舊人舊法言。雖無老成人。設言之。非真無也。其實本意正要他用舊人。故低昂其詞。就使無舊臣可倚仗。尚有先王之法。可爲憑藉。一轉極妙。末章本實先擬。卽任小人等事也。昏主所以恣睢無志。只爲見外標爲可恃耳。不知其穢德已爲天所乘久矣。

薛敬軒曰。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顛仆。故王者以治內爲本。內不治而末雕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之世。可觀矣。

桑柔

傳曰○○○○賦桑柔

說曰桑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首章先比而後賦也二三四章皆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七八章皆賦也九章與也十章賦也十一章與也十二章十三章皆與也末三章皆賦也

詩評曰桑非黃落忽盡于將采蓋歸罪於人也註得之民靡有黎語巧而苦亂况斯削寫盡衰世君臣八章以下歸重用人用人歸于擇相此深知亂本者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一

五

徐中

詩測曰此芮伯刺厲王之詩刺其任小人以成禍亂也通篇只言其不能序爵首以桑之始盛驟衰比周之昔隆忽替景象如此有識之士安得不心憂至于倉兄而嘆呼天而矜耶填者滿也塞也言其心憂倉兄至于胸臆俱滿塞也二三四章不必以為征役者之怨辭怨厲王者人人皆然

六帖曰亂生二句是一連意民靡二句是一連意詩體自是如此說者專欲作兩頭一脚將具禍句總承亦如四方既平四句等處皆如此謬甚

詩測曰三章梗者水上浮木壅水者乃斷梗也諺三

流萍漂梗四章靡所定處不必指征役者言亂離之民莫不肯狀也孔棘我圉不必以在邊圉者言之亂時邊事之急亦人人能言也親瘠謂有飢渴勞勛之苦孔棘謂有鋒鏑死亡之憂五章為謀為茲詩故曰謂謀國者茲密自私不訪于衆也

六章俊微見之貌邇風而見故不能明肅鳥飛之貌本作翮省作肅揚羽肅肅揚羽鴻雁肅肅其羽是也并使也謂摩曳也又謂誦詐誑欺不可信也七章贊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一

六

徐中

者贊雍之贊莊子附贊垂雍有君而無君中國不為贊乎八章舉措失宜而民無所定其志故曰卒在九章朋友已譖是在位之朋友非在野之朋友舊謂上無明君進固窮下有惡俗退亦窮非是蓋不得專以退言之惟望廢之義為長所謂谷者山谷也坑谷也謂動輒得咎墮坑落壑也

副墨曰第十章通詩語氣至此一頓俛仰時艱尋釋懷抱復感慨更端而嘆聖人云瞻言猶云據所見而言也惟見之故能言之百里不以地言只超狀域外

意匪言不能正爲瞻言之人說。蓋謂彼既能見。豈不能言。胡若斯之畏忌也。耶。十一章民之貪亂。亂豈可貪。無聊之極。不愛其身若貪耳。十二章征以中垢。征猶討也。謂良人作爲善事。而小人以曖昧不明之事誣之。使無以自明。十三章春秋文公二年左傳引此全節。杜預註曰。言昏亂之君。得道聽塗說之言。則喜而答對。不好與諫之言。聞之若醉。此解頗直截。至歸季思云。聽言則漫對之。不以爲意。更勝。覆俾我悖。中之以事。使彼惡名。所謂敗類也。十四章反予來赫。口距人謂之赫。出言悖怒。不受忠告。十五十六章言小人說詐以取民。竭力以疲民。盜寇以害民。其究總成其不利。如不克一念。勢窮情急。民亦相倣效而不自愛。所謂貪亂也。涼言刻薄。競言疆禦。盜言貪黷。三種小人。當時必有所指。故以職言職。競正與無競相反。詩心印曰。國家能爵人。斯能安民。思我周盛時。普天受蔭。菑彼柔柔。其下侯甸也。乃黃落有漸。將采立窮。今日其剗。不亦瘼此下民也乎。目擊寒心。不殄心憂。愴况填兮。悲調之深。塞滿胸隔。可矜甚矣。俾彼昊天。

寧不我矜也。耶。試觀今日。四牡騤騤。奔馳不已。旗旄有翻。干戈不息。亂生不夷矣。何國不戢乎。民靡有黎矣。具禍以殲耳。於乎有哀。國步于斯。感矣。傷哉。國步既頻。喪亂必矣。亦何所資。天不我將也。欲止乎靡所止。疑。欲往乎。云徂何往。借欲咎君子乎。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使菑彼之國。至今爲梗也。而土宇淪矣。我心慙慙。憂而念之。何我生不辰。逢天俾怒。自西徂東。無一定處。艱苦備嘗多矣。我觀瘠也。邊疆禍迫。孔棘我之圍也。此時爾自爲謀。爾自爲步。不能用。人實爲亂。况而斯削耳。故告爾憂恤。薄爾以序。爵。序爵一着。如救焚拯溺。至爲急切。若憂恤而不序。爵。是執熱而不以濯也。誰能執熱。逝不以濯。不濯而其何能淑。載胥及溺耳。爾雖欲序。爵。今之君子。又不爲爾序也。彼其涉世遭亂。不獨如熱。斯執如溺。斯及。又如彼遘風。目雖視而口難言。亦孔之僂矣。民無仕志。惟有翮狀飛舉之心。并云吾非不欲仕。實不逮也。維好是稼穡。爲力民以代食。而稼穡維寶也。代食維好也。雖代食維好。而稼穡亦不能寶。天降喪亂。滅我立王。

又降此孟賊稼穡卒。卒。哀哉。何哉。此中國也。具贊爾。卒。荒爾。欲呼天訴之。靡有旅力。以念穹蒼。奈之何哉。所以朕者。君不惠耳。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猷。考慎其相。以序一相者。序百職。何亂不爽。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以誤一相者。誤百官。何亂不削。故俾民而至于卒狂也。幾見君惠而民狂者乎。又幾見君不惠而臣能毅者乎。瞻彼中林。牲牲其鹿。或羣或友矣。朋友已諧。不胥以穀。何所措足耶。蹇前蹶後。動輒得咎。人亦有言。進退維谷。今日之謂矣。吁嗟乎。

順。征以中垢焉。詎以曖昧之事。使不得自明。必傾其類而後已。不朕大風尚有隄矣。豈貪人而無所敗乎。蓋敗類也。王坐視其敗。不信予言。其聽予言也。則漫對之。不以為意。誦忠良之言。惜朕不醒。而如醉。彼匪用其良。惟用其貪。覆俾我悖。而類無不敗耳。予至此。可以無言。復有此歌之作者何也。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于慮一得。如彼飛蟲。時亦弋獲焉。奈何。既之陰女。反于來赫乎。將謂爾之罪可辭。而情可掩耶。詎思貪亂之罔極者。民而涼薄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者。職爾之故。貪亂之回通者。民而用力為競者。職爾之故。貪亂之未戾者。民而以盜竊為寇者。職爾之故。其涼焉。刻薄者。亦曰不可。乃覆背其善。且從而詈之。雖曰善言者。匪予。亦既作爾歌。而情形畢著。毫不容掩矣。無所逃責矣。朕非終不可轉也。能聽此歌而序爵。則寇除民安。桑柔其復斃矣乎。

民勞

傳曰。○○○戒○○○賦民勞

說曰。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賦

也。

詩測曰。傳缺文。當爲召穆公同列五字。通篇無縱說。隨句重。與式遏寇虐。皆不變其文。

詩評曰。從古小人。未有上不媚主。而下能虐民者。民勞國壞。而篡奪乘之。皆詭隨之人爲之也。

說通曰。大抵居高位者。多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亦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人主不察而信之。於是逞其無良之志。肆其悖傲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牽附固結。遂其繆繆之奸。

詩經傳說取裁

卷十一

士

張定

寇虐播于下民。而王國由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曲盡小人之情態矣。無縱者。見必退。退必遠。明以燭之。斷以絕之。此中有攝束而不敢恣。是謹也。沮抑而不敢動。是退也。

賈生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勞民易與爲非。民勞者危之漸也。曰可。見惟此時爲可。他日將不及可矣。注。汙幾也。曰汙。曰小。皆不敢過望之詞。屢言中國。第三章又言京師。知小人用事。濁亂在朝廷也。鄭箋曰。王愛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爲殘酷。妙解切時。未

遠能通。書言而曰難壬人。詩言而曰謹無良。嘗觀水

之制火也。以柔克。吳之蓄乾也。以柔亨。故貴柔也。如子之習父。則携貳。如手之習心。則扞格化。故貴能也。悖傲如爭事。爭功起釁。造端皆是。小人得志。類朕當時。非有除奸之成勞。曰無棄爾勞者。重其責。故往來其辭。以誘進之也。蓋小人之黨難除。斥其一。則援之者衆。盡其類。則仇之者多。或有夙夜朝夕于王。而于此一輩。未免多務。調停者。此卽棄爾勞也。三章隱字。直窮其隱惡。小人非可智取而力勝也。與君子日親。彼自遠矣。故須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四章曰。憂泄見民情。憤懣而不得泄也。戎雖小子。而式弘大。以禁奸之權授之。使不得弛也。五章謂小人唯無縱之耳。一縱將反。爲小人用。大阿倒持。而不可收。卽明知之。而蔓延膠結。莫可誰何。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是也。故曰繆繆。大諫。卽通詩也。言之不足。詳規反覆言之。故曰大諫。曰王欲玉女。見我之不能已。于言者。非止爲民。亦以爲女也。女縱不愛國愛民。獨不自愛乎。迫切之詞也。

詩經傳說取裁

卷十一

士

張明

板

傳曰。○○○○賦板。

說曰。板。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賦也。

詩評曰。出話不厭。爲猶不遠。二句括盡通詩。老夫灌灌。小子騶騶。古今進言聽言通患。夸毗二字。分開成不得。小人妙在合用。所謂寇虐之人。卽詭隨之人也。無獨斯長四字。簡至警人。曰明日。曰及爾。開着眼。就是天。更無逃避處。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一

三

義生

詩測曰。爲此詩者。似于天人之際。深有所窺。首章意已該全篇。次章似照出話。三章似照爲猶。以後憂謔夸毗等。似照靡聖不實等。而猶之未遠。一句包盡。說通云。想當時朝廷之上。剛愎倖進。不信善類。不顧民隱。唯口是出。故天人交變。畧無畏懼。此皆近小無遠。大長慮致。故總承之曰。猶之未遠。玩下文曰。輯。輯。曰。輯。輯。曰。夸毗。猶之不遠。又卽于話之不厭中見之。上猶字是謀畫。此猶字。又在話猶上一層。大諫直管到底。目擊時艱。不容嘿嘿也。板。反也。謂反側不正也。

管管者。以竹管而得名。蓋小物也。篋棄聖人。私智自用。所見亦小也。

次章承言不得不諫者。以天方難而爾憲憲如故也。其無狀憲憲乎。天方難而爾泄泄如故也。其無狀泄泄乎。凡言無狀。皆懲往戒來之詞。

詩測曰。憲憲云者。周禮懸法示人曰憲。後人遂謂憲爲法。爾雅憲憲。制法則也。註云。佐與虐政。設教令也。疏云。皆惡黨以制法則也。鄭箋亦云。臣乎。女無憲憲。狀。查查。爲之制法度。達其意以成其惡。是憲憲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一

十四

義生

義必如此詳悉。與孟子論泄泄者允協。六帖曰。此所謂辭。非謂號令。乃是廟謨國計。謀猷議論。所謂輯。輯。乃是平心易氣。獻可替否。忘形順理。和協調劑之意。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爲民造福。故冷莫之效。臻難厭之天定也。輯是無乖戾。憚是無暴厲。一說輯。協天理也。理合而民自合。憚近人情也。情定而民自定。說通曰。以規切之言。入靡聖之耳。非言之難聽之難。故三章以不可不聽動之。四章以不聽言之禍懼之。

蹻蹻騶貌亦與韻會訓僑同意總之舉足行高也左傳曰舉趾高心不固矣五章夸毗正不狀之言也自矜以罔人曰夸必有誇張凌厲之態雷同以附和曰毗必有遙條戚施之狀耳目易而觀聽亂故曰威儀卒迷斯時小人之煽張善人之氣結畏而不敢言憤而不肯言知其無益而不遽言即欲不載尸得乎詩心印曰夸則受其欺凌毗則被其籠絡故如尸殿屎如後重之疾故訓愁苦呻吟

毛傳曰篋無資財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一

五

小元

副墨曰我師莫惠民有悖逆之心因有携散之勢爲君德訐莫如牖民以澄其源夫君於天同尊也天賜民孔易君牖民何難故如聲相應如形相合至取携無益者求之即得無費于己以益之也蓋賦于有生其理既備牖民于既生之後不過開其蔽復其明而已必不復益之也立辟即不狀不遠藩在垣外所以爲限也垣在藩內所以爲衛也屏設于門所以爲蔽也翰當墻兩邊以障土所以爲幹也佻人擅德爲大

大師合衆爲大大邦足爲外重大宗足爲內重

六帖曰大宗巨室異姓之宗也宗子同姓之宗也左氏曰君亦修德而固宗子其何城如之懷德修德不忘之謂聿修齊而夢想榮之作求隱而寤寐環之也末章實故以回天在敬上云無朕戒辭也此云無敢實念也戲豫自慢之心馳驅自恣之意一出而有所住一游而有所衍至暫之時至細之事也於此及無乎不及矣天鑒如此無論當敬敢不敬乎許維禎曰人之于天如魚之于水由中達外無適而非是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一

六

小元

古仲字毛本作瞻印

傳曰○○○○賦印

說曰瞻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前三章皆賦也第四章賦中有興也五章六章皆賦也末章興也

詩測曰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寵嬖奴爲主蓋女謁盛故寺人親婦寺近則正人疎女戎興而外戎乘之此定勢也鞠人伎忒二句甚險與是古文法首呼昊天者無所歸咎之詞言瞻仰昊天則不我惠何言其

六帖曰。次章黷貨淫刑。皆指王言上四句。威討削黜之不當。下四句。出生死之失常。所謂士民其瘵也。此正責王刑討之偏。以足罪罟不收之意。三四章責王聽任之偏。以發蠹賊蠹疾之意。

詩測曰爲臬爲鵬所以傾城。按臬鵬二種。臬不孝鳥。

詩經傳說取裁

卷十一

七

也。夏至徵陰始起育萬物而梟捕食其母。故以此日殺之。漢儀夏至賜百官梟羹。欲絕其類也。與鴞不同。鴞乃鴞鴞。卽此所謂鴞也。其聲惡。一鳴卽雨。亦有鴞故名鴞。鳥又名怪鴞。身有文色象形。故名爲鴞。卽鴞鵂也。鴞鵂也。關中人呼爲流離。晝無所見。夜則飛噉。蠹蠹。莊生謂鴞鵂夜撮蠹。蠶毫末。晝出瞑目。而不見丘山是也。陳風之有鴞萃止。魯風之鴞鵂。鴞鵂。彼飛鴞皆此也。曰爲梟爲鴞者。舉鳥之惡而並言之。言哲婦又爲梟。又爲鴞。集傳統言惡聲之鳥。似未分曉。

此解可爲紫陽功臣。

毛傳曰懿厥哲婦懿有所傷痛之聲。

六帖曰。鞠人忤忾。鞠如鞠獄之鞠。謂推勘到底也。忤害是鞠人之根。而忤卽譖始。竟背之根。謂其譖言至後日不驗。與始相背也。如賈如字。作假如之。如看。不作喻說。何以刺。言何爲以災變責王。何神不富。言何爲不以大業富王也。設爲詰問。令王自思。不必指出其故。

字義固不可易。殄如脉絕。瘁如病危。優者紛至薦臻。

請經傳說取裁

卷十一

大

之意幾者。幾彰禍迫之意。楊子稱。凡几乎莫之能違也。俗言險些兒。言近于亡也。本章語氣類國風。所以爲傳也。心之憂矣。寧自今矣。蓋自褒姒初進之時。已憂之矣。史蘇識女戎之亂。晉方成知禍水之滅矣。此其類也。

副墨曰。自我先。則亂已過。而可以更爲自我後。則亂未至。而可以預爲不先不後。已無可爲矣。狀唯天能爲于不可爲之時。故曰無不克羣。無忝須一反當日所爲。而遠色爲本。爾後自今日以往。皆是不必指其

子孫言之。

召旻

傳曰。○○○○賦召旻。

說曰。召旻。幽王通刑人。近頑童。諂巧。用讒惡。諸侯携貳。戎狄內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前三章皆賦也。四章比而賦也。五章賦中有比也。六章比而賦也。末章賦也。

詩測曰。此刺幽王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序謂。問天下無如召公之臣。故謂之召旻。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一

九

謝札

前章極言其亂。二三章著婦寺之害也。二章罪罟盡。賊自上篇來。此二詩必出一手。昏桀奄宦也。昏者其官名。桀者桀毀其陰。所謂刑餘之人也。三章言不止此也。用者不賢。賢者不用。其顛倒錯亂如此。亦何救于亂哉。填。類義同。謂類沛也。四章即喻以形容其潰亂。此章上下二潰字。訓義不同。上訓遂。下訓亂。訓遂者。如此章上潰字。與小旻不潰于成是也。又有一訓。怒如耶谷風。有洸有潰是也。總之以水勢潰決。橫暴四出而得各。怒盛為潰。怒遂盛為潰。遂。亂盛為潰。亂。

也。五章即小人而怪之。彼疏斯稗者。彼為疏。此為稗。其分甚明。宜自為計。而胡不自替耶。按九章粟米之法。耦十。稗九。鑿八。侍御七。以疏耦治而成稗。是米一石折去一斗。其精粗之分。豈不甚明。

毛傳曰。皐皐。頑不知道也。訛訛。廢不供事也。

副墨曰。不遂茂。以陸草言。棲苴以水草言。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生意盡矣。即歲旱三句意。

詩六帖曰。維今之疾不如茲。茲以地言。言昔之富。不若今時之病也。而今之疾又不若此處之甚也。恰悅。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一

十

謝札

憂亂而無情緒之意。池塢四句。言小人為亂本。不窮其本。而談之適狀之數。將縱其罔極之奸。而成其滋漫之禍。其害不亦廣乎。引是長說。弘是潤說。關國百里以化言。說箇召公。便見用賢。說今也。日感國百里。便見不用賢。却不必補出。但引而不發可也。末句不尚有舊。其意顯狀。若先說出末句較淡矣。亦第言有之。不用意亦自在言外。

鄭箋曰。自。錄也。池水之溢。錄外灌焉。今池塢人不言。錄外無益者。與言錄之也。喻王猶池也。政之亂。錄外。

無賢臣益之。王猶泉也。政之亂。繇內無賢妃益之。

凡古人之文。辭意逐一圓滿。原無虧欠。不待後人註脚。自諸經皆然。狀諸經意盡于辭。至于讀詩。全要領其不言之旨。如孟子說詩之法。切中肯綮。趙岐所謂尤長于詩書是也。若一切粘皮帶骨者。全非詩理。宜戒之。

按詩訓曰。言小正大正。有正有續。有傳。夫正者正也。續者謂其可續于正也。傳則稍軼于正矣。凡云傳者。遞承其事而廣記之之謂。雖亦正言其事實。不無深

詩經傳說取裁

卷十一

三

文誦指于其間。故謂之傳。狀而有小大之分焉。小大云者。已非王政小大之說。而又云變小正。變大正。益與傳殊矣。又按毛本二雅。俱以十篇爲什。傳惟正續傳三款。毛本之小正魯頌。有傳入之國風者。肖風體也。將風列雅者。肖雅體也。毛本錯出。傳以類編。毛覺素而傳不素也。可不惑矣。

詩說通曰。二雅之別。先儒皆未有至當之論。竊謂雅之大小。特以其體之不同耳。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者。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者。雅之體也。純平

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太史公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味呦呦鹿鳴。文王在上。則大雅小雅之氣象自見矣。

詩經傳說取裁大正傳卷之十一

終

詩經傳說取裁

卷十一

三

落敬之。遂載見有客。有瞽。有縉衣。臣工。豐年。載芟。良耜。昊天有成命。嘒嘒執兢。爲一卷。商頌。那烈祖。長發。玄鳥。殷武。爲一卷。嗣以下四篇。自爲魯風。不入頌韻。不叶。

按申公詩說。與子貢詩傳。若合符節。編次風雅。既允協矣。又何疑于頌明徵確據如之。何不擇其善而從之。

清廟

傳文

詩經卷十二

三

王明

說曰。清廟。周公成洛邑。奉成王見諸侯。作明堂。宗祀文王。以配昊天上帝。率諸侯祀之。而作此樂歌賦也。

六帖曰。洛誥。周公曰。王肇稱殷禮。祀於新邑。咸秩無文。呂氏云。定都之初。肇舉盛典。大享羣祀。雖祀典不載者。咸秩序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所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事也。兩暘時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始。永奠中土。祈鴻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鬼神之德。觀周公首以祀新邑爲言。若濶于事情。豈知人主臨御之始。齋戒一心。對越天地。達此精明。

之德。放諸四海。無所不準。而助祭諸侯。下逮庖隤之賤。亦皆有孚順。若收其放而合其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于此。宜周公以爲首務也。

詩測曰。成王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于洛。洛誥云。王在新邑。烝祭歲。此其升歌之詞。歌于堂上。故謂之升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嘆。有遺音者矣。蓋堂之樂。以人聲爲貴。不極音聲。故嘆以熟弦。廣孔少倡寡和。此音有德。傳于無窮。是有遺音不已也。此之謂升歌。漢因秦樂。乾豆上奏。登歌。獨上歌不

詩經卷十二

四

王明

以管弦。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此秦漢之登歌。猶周公之升歌清廟也。此詩未嘗多着言語。明頌文德。維嘆其清廟之穆。而以顯相多士。肅雍秉德爲言。則文王之德。躍然在不容言之中矣。在天之說。已詳見文王篇。若以神屬天。以主屬廟。似亦未穩。駿奔走。卽是對越處。不顯二句。鄭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意。與言其承順之也。不顯不承。緊頂上文。言人心之見文德。無射于人。則順言文德之見于人心也。無射卽其德靡侮。人字。

說得廣周公之意舉廟中以見天下也

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德不可名言凡一時在位能敬且和卽文德所在必於不可容言中見其不可掩之實則詩之意得矣

朱公遷曰布武而行則大而疾言趨事之敏也

六帖曰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清廟經曰肅雍顯相濟濟多士駿奔在廟皆是既祭之後述祭時之事明非祭時卽歌也但既作之後常用之故書傳說清廟云周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五

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舉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是作後每祭嘗歌之也頌之作也主爲顯神明明朕天下太平歌頌君德亦有非祭祀者是頌體不一要是知樂之歌而已不必皆是顯神明也

維天之命

傳文四

說曰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賦也

說通曰序謂太平告文王非也乃頌文王之德上合體於於穆下衍慶于子孫也凡言聖人如天以此擬

彼猶爲二也此詩對舉並言所以極讚天之爲文

王耶文王之爲天耶蓋有不容擬議者

六帖曰於穆不已猶言默運不窮也不顯而純猶言虛明不雜也穆是卽說不已者之深遠顯卽是說不雜者之虛白如晝夜寒暑循環無端於穆不已乎如金之在鎔如日之中天顯哉純乎

新解謂於天言命爲其未着乎人也而命自有命之妙於文王言德爲其已離乎天也而德亦有德之妙命莫妙于不已如謂寒暑之相推古今之代禪亦是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六

流轉于氣化耳命不離理而言氣愈磅礴愈淵深殆於穆不已乎謂穆生不已則不已已淺謂不已藏穆則穆已不靈蓋天明示我以不窮之門時隱其出入之緘也非有非無命之至也德莫妙于純如謂離合之迹融醇疵之端泯亦是惺存於開體耳德不離間以言章愈澄湛愈遠密殆不顯而純乎以顯見純則純不若是粗謂純不顯則純不若是晦蓋文陰杜我以指摘之端而玄抱夫斐朕之光也非耀非藏德之至也

六帖曰。假溢皆如字。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謂盈溢被于物也。假作假令之假亦可。言文王之德既純。假令溢被于我。我其以身收受之。大順文王之德以行。無敢拂逆。曾孫又當加意篤厚。世世遵守。毋使前人之德。世遠而侵薄也。大順篤厚中。有變通廓大意。

說通曰。此詩前段精神在不顯字。後段精神在收字。乃祖孫一德也。收者。歛藏積聚而不敢洩。一不顯之遺焉。按不顯者。即文王之穆穆也。與天之於穆同。勿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七

張明

作豈不顯之說更勝。按收字。惠字。篤字。皆說向裏邊。下章言典。方是治法。

按維天維字。猶云維有天。纔比並得文也。

鄭箋曰。天之道於乎美哉。動而不止。行而不已。

維清

傳文闕

說曰。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賦也。

說通曰。奏象舞者。象文王之樂。所謂象前者。文舞曰象。武舞曰武。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序曰奏象武。其

詞曰。文王也。將舞武。則先歌武。故武序曰。奏大武。其詞曰。於皇武王也。此甚有據。當云今日之所當以清明之心。修緝熙之法者。莫若文王之典。所以者何。以文王之典。自肇禋之日。迄用於今。而已有成矣。是天即剝。而此典能復之。世即也。而此典能亨之也。周家之祿。孰大于是。

歸氏云。維清二句。精微者存。非徒法也。呂氏云。禋王者。祭天之名。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肇禋。謂以文王配帝。自此始也。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八

張定

六帖曰。記以禮教所成。為承天之祐。以孝告慈。告謂之大祥。與維周之禋意同。

鄭箋曰。象舞。象用兵時刺伐之舞。武王制焉。

鄭泉曰。太平有象。故曰禋。

思文

傳文闕

說曰。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賦也。

副墨曰。稷以稽事開國。人但知其功在養民。而不知立民之命。即立民之性。雖敬敷在司徒。而文明之祿。

蔡。先自稷開之。此詩以思文爲主。陳常于時夏。正思文之實。

詩測曰。思非語辭也。贊堯者曰。欽明文思。與稷曰思文。一也。特字之上下不同耳。彼註文思者曰。道德純備曰文。謚法謀慮不愆曰思。稷既開萬世粒食之原。又布中國人倫之教。其爲思文何如。而不可以配天哉。見非黍稷也。天能生人。不能使人之自生。有稷始有人。有人始有天。生人之功。與天一也。立我之立。解如字。爲生民立命也。粒食在貽我來牟句內。極卽康

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二

九

九

衡所謂肅極。洪範所謂汝極也。

詩故云。獨舉來牟者。月令麥爲首種。舉首種以繫其餘。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心者也。乾爲金。麥金旺則生。發則死。歷四時而成。爲百穀繼絕續乏。春秋無麥則書。來牟之係重如此。遂生斯可以復性。率育卽所以陳常。爲民立命。卽爲帝立心。亦卽爲民立德。開萬世文明之祖。故曰思文。六帖曰。生民述事。故詞詳而文直。思文誦德。故詞簡而旨深。雅頌之體。其不同如此。

天作

傳文關

說曰。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太王文王之詩。賦也。

副墨曰。集傳謂此爲太王。朕安頓文王處。不必太露筋骨。高山曰。天作。而太王亦稱作。太王之功。與天並矣。篇內稱文王康之者。蓋欲世有文王。乃可以益見先烈而稱賢子孫也。

六帖曰。遷岐非得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爲是非人所能爲。天實爲之也。治荒曰荒。猶治亂曰亂。有夷之行。不止言道路也。人物盛而都會開。文章極而天造畢矣。曰荒曰康。字法佳。此創守之異。

詩測曰。徂字經文。本徂。集傳竟以爲險阻。以祖訓之。其意雖是。恐亦須慎重。豈因後漢書西南夷傳。作彼祖者。岐又因韓子。彼岐有祖而從之耶。及考韓詩薛君章句。亦但訓爲往。而六月徂暑。箋云。猶始也。須再詳之。

我將

傳文關

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二

十

十

說曰。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也。賦也。

詩測曰。此武王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樂歌。祀者武王。而制禮者周公。明堂大饗。乃周公一時義起之禮。非古禮也。宗祀者。祭法宗有德也。牲用太牢。而曰維羊者。羊乃實柴之羊也。按周禮。羊人凡積其其羊。牲謂積柴實牲幣。煙氣上聞也。

六帖曰。以天道事之。葉藉以爲席。陶甕以爲器。蘭聚之牲。掃地而祭。尊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事也。以帝

詩經傳義疏

卷十二

土

道事之。牛羊以爲牲。簠簋以爲器。鼎俎之實。其薦用熟。親之也。親故配以祖文王是也。朱子曰。爲壇而祭。故謂之天。祭于屋下。而以神祇事之。故謂之帝。丘瓊山云。尊之則事之。惟以其誠。親之則祀之。必備其禮。右只是尊。我盡誠敬以尊神曰右。神鑒我而顧其尊。奉亦曰右。不必泥是牛羊之右。

副墨曰。則象肖之爲儀。矩矱矜之爲式。顧畏持之爲刑。古人用字。不厭重複。多如此。

說通曰。伊嘏文王二句。言若天福文王。則必右享我

矣。說得爽快。快心。

詩測曰。時保者。時時保也。夙而夜。一味畏天之威。非時保乎。時保處。亦不必插入文王降監之意。保天命。卽所以保文王。如儀刑文王。卽所以法天。非有二也。但一穆一顯。法天不如法文王之爲切。一尊一親。則畏文王不如畏天之爲甚。立言不同耳。先儒每疑明堂祀文王。止周公一時義起之禮。不知文王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耶。未審武王周公後。成康時如何舉行。恨無所考耳。

詩經傳義疏

卷十二

土

祭之

詩評曰。天與文王合說無迹。古人以右爲尊。如云位在其右。無出其右。故右有尊義。

雖

傳文

說曰。成王祀文武之詩。賦也。

六帖曰。此詩是武王既得天下。以祭文王。玩詩意。重在得諸侯上。故首二節言諸侯獨詳。蓋合萬國之懷心。以祀其先王者。天子之孝也。孝孫主祀。無有一段淵默默狀。潛乎默感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穆穆。

方與神明合德也。肅雍者。文王之德。穆穆者。文王之容。君備其容。臣備其德。以奉文王之祭。文王豈有不享之者哉。天子穆穆。內有無限徘徊之感焉。故接款曰於薦廣牡。云薦牡特在助祭中抽出一事言疏云于天子進大牡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今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牡。不知周禮九貢。唯侯服貢祀物。亦謂人貢時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之乎。天子自有收入充人等官。何所不備。豈取給于諸侯商頌大賸是承句同。此綏子孝子不應作疑辭。蓋此是徹祭之歌耳。

說通曰。宣訓通以心之虛言。誓謂知以心之靈言。其華發外為文。有威可畏為武。不必說到經邦戡亂處。燕及皇天。見文德徹下徹上也。克昌厥後。後即武王自言。但不須指出武王八十七而即位。故曰眉壽一戎衣而有天下。故曰繁祉。烈考文母者。烈以功稱。文從夫謚。文母雖帶言。其實關雖啓化。續女開祥。文王宣哲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

烈文

傳文圖

說曰。烈文。成王祭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賦也。說通曰。此即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的酒獻賓歌。烈文也。烈文二字連看。猶煥乎其有文也。為國君稱辟舉五等之貴。稱公社福。即今萬國珪瓊來助清廟。是亦福也。以是祉福而衍之。即無疆保之之事。無封是守九賦之法。而取民有制。無靡是遵九式之規。而費出有經。

副墨曰。繼序皇之。即季札所謂國未可量也。謂國勢日益昌隆。非加地進律之說。無競不顯。從勢力爵位相形來。人道是彝倫日用之常。故泛言四方。德是臨民御衆之本。故事言百辟。與抑詩不同。彼重感。人此重無競。與不顯也。前王不忘。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意。就將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証。使其惕然有感。動處而勸勉之意。自薦狀言外。着於戲二字。今辟公想不忘之緣。故有不吝不盡。人不修德者。直說取法前王。意味便短。

鄭箋曰。無疆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疆矣。故

天下諸侯順其所爲也。

六帖曰。錫福報功。所以使上下相維於悠久。盡道備德。又能使人心相慕於悠久。末句多少含蓄。

振鸞

傳文

說曰。振鸞。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興也。

詩測曰。此獻二代之後來助祭之詩。容之整。譽之永。都是德。若說出德來便索然。辟雖有水。鸞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鸞。斯字指鸞之潔白言。容就助祭時動。

詩經傳說卷十二

五

王明

容言。尊之曰容。親之曰我。愛敬兼至也。二代之忠質。周室之羽儀。故卽物以美其容。非以物而譬其容也。傳意曰。在彼句借起不平。兩在字須以活法串之。作君在彼。久係一方之具瞻。而作賓於此。猶是也。彼士得君。不改百世之遺愛。而此之遇賓。猶是也。庶幾幸詞。非期望意。夙夜者循環無窮之意。所謂愛人以德也。卽永世無窮。俾我有周無斁意。

六帖曰。微子去商歸周。堯舜揖讓。公天下之心也。彼視天下非吾家物。而惡得專之。其受封于宋。以存先

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非必以武王爲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第難向三代以下人說耳。

按史記世家。武王求禹後。得東樓公。封于杞。其殷後則初封武庚。後以叛誅。更封微子於宋。濮氏曰。疑此微子來朝。始至而王燕勞之。工人所奏之樂歌也。序言二王之後。習於傳聞。亦不見來助祭之意。蠡測云。按正祭時。未有獻助祭之臣之樂歌者。統于尊也。祭後歸諸侯賓客之俎。獨留同姓燕飲。亦未見二王之後。在此想別日燕飲。故歌此詩耳。史記微子故仁賢。代武庚。殷之餘民。甚愛戴之。所謂在彼無惡也。觀書微子之命。及此詩無斁。可見。

武

傳文

說曰。武。大武一成之歌賦也。

詩測曰。周公秉武王之功。爲大武之樂。故歌此詩。武王伐紂。以除害。周公樂其能成武功。故秉武功之舞象者。卽此詩也。以管播之。所謂管象是也。舞象之樂。亦有此詩。所謂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是也。

詩經傳說卷十二

六

王明

又謂之舞象。又謂之象舞。象舞者。武舞也。故執干戚以舞之。謂象用兵刺伐之舞。蓋象武王伐紂而成功也。此所以取名于武。全詩在遇剋二字着脚。止殷之殺也。止戈爲武。故必止殺而後謂之大武。克開厥後者。開之以文。嗣武受之者。受之以文。故開口便說箇無競。維烈人知武王之烈。不知武王之烈以無競也。卽是以服事殷念頭。欲守之不失。但紂惡不悛。因其杞包之忠。而通以權。承其聖明之念。而達以變。而一着戎衣。不事刑殺。毫無爭奪天下之意。終不失其允

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二

七

文之文。卽質諸揖遜之朝。亦無愧者也。所以無競之兩功。至耆年而始定也。孔子語質牟賈。武樂始于總干而山立。終于周道四達。禮樂文通。豈止于武功而已哉。

鄭箋曰。耆定兩功。年老乃定女之此功。言不及及誅紂。須假五年。此正武王無競之心。所以成其烈者。於開文受文處更協。

六帖曰。此爲大武之首章。蓋歌以節舞。非奏也。

樂記曰。夫樂者象成者也。總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

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志也。且夫

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註言舞人總持干盾。如山之立。象武王持質以待諸侯之事。亂樂之卒章。言武舞將終而坐。象周公召公文德之治。蓋以文而正武也。成者。曲之一終。孔子又言武之舞也。初自南第一位而北至第二位。故云始而北出。此是一成。再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象滅商也。三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至第四位。極於北而反乎南。象克殷而南還也。四成則舞者從北頭第一位。却至第二位。象伐紂之後。疆理南方之國。五成則舞者從第二位至第三位。乃分爲左右。象周公居左召公居右也。綴謂南頭之初位也。六成則舞者從第三位而復于南之初位。樂至六成而復初位。象武功成而歸鎬京。四海皆崇武王爲天子矣。樂終而德尊也。

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二

太

賁

傳文圖

說曰。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爲大武之二成賦也。

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詩。測曰。武王大封功臣于廟。而歌此詩以賚名者。以

篇中數時釋思一句而得也。按左傳。武王封兄弟

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必于廟者。歸功于祖

宗。不敢專也。大意言文王之于天下。亦既勤矣。是則

所可釋思者也。以文王之所勤。而我爲文王之後。繼

文王之統。則文王之所勤。我之所應受者也。非他人

可得而有者也。而猶必以我之所應受可釋思者。數

詩經傳疏義

卷十二

尤

布與爾有功者共之。無敢愛焉。何也。我將自此以往。

惟求天下之定耳。既惟求天下之定。卽我之所應受

者。無敢愛也。是乃時周之命也。於嗟哉。爾之受封賞

者。其釋思乎。釋思之。庶我數之之意可得。而文王之

勤亦無所負矣。

六帖曰。爵罔及惡德。故曰時周之命。

鄭箋曰。數。猶徧也。數。是文王之勞心。能陳釋而行之。

時周之命。言勞心者是周之所以受天命。而王之所

由也。

詩。評曰。兩釋思說得泣下。令人神動。封建之典。其忍

以土地人民視之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言

思也。數時句。卽分茅土。我徂句。卽建諸侯。

皆邁

傳文

說曰。昔邁。述武王巡狩。而朝會祭告之樂歌。蓋大武之

三成也。賦也。

詩。測曰。序亦以爲巡狩。告祭柴望也。古之得天下者。

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故舜受堯之天下。必望于山

詩經傳疏義

卷十二

干

川。徧於羣神。武王革命之始。凱歌方終。天下初定。遂

有方岳之行。告以革命之事。至於方岳。諸侯畢朝。却

非周十二年。王遽符殷國常制。周禮注。殷衆也。蓋武王克商

七年而崩也。柴望者。燔柴以祀天。望。秩以祀山川。舉

濟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

六帖曰。震之典。式序在位者不同。震之是未行慶讓

黜陟之典。只朝會舉而天下諸侯善者。未信其善。惡

者。未知其惡。皆有悚然恐懼之意。懷是我去格他。示

是我去安他。震疊懷柔。俱道已。朕事以起下保命意。

若說以此驗天意于我何如。則時邁一舉。非時周之命矣。考其典章之合否曰。式次其功罪之等。差曰序。朕重在序上不平。載載二句。如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求懿德者。更始之初。人心易染于舊。又易即于新。惟懿德可以消人心不逞之志。可以開人心不泯之理。求非講求。乃搜求也。如訪洪範于箕子。陳丹書于太公之類。

詩心印曰。王者所恃惟天。必天心屬而命始集。永屬而命始固。我今日爲天之子。正不敢恃也。用是惕朕。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圭

庚

念肅朕駕冠裳初集。警蹕遙臨。望其邦而昔邁焉。昊天其子之也乎。子我未可必。而天監有周。實右序之矣。不見薄言震之。而莫不震疊耶。懷柔百神。而及河喬嶽耶。信乎神人俱以我王爲后矣。思昔商季。豈乏肅官。豈殄禋祀。何以神人共憤。遂不能保天下。正惟八法廢棄矣。五常狎侮矣。天實厭商而命周。則今者一洗穢濁之餘。用開明昭之盛。我是以式序在位。戡干戈而櫜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天或者曰。有子如子。其永使臨百辟乎。永使主百神乎。其終右之序之。

乎。斯則子我之天。庶幾可保耳。按書庚戌柴望。大告武成。告祭懷柔之實也。昭我周王。天休震動。莫不震疊之實也。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式序在位之實也。偃武修文。歸馬放牛。非戢櫜之意乎。建官位事。重民五教。惇信明義。崇德報功。非懿德以保之乎。

般

傳文闕

說曰。般。此述巡守之詩。爲大武之四成賦也。

詩測曰。序亦以爲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以般名者。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圭

庚

般字從舟。從父。象舟之旋。而父乃所以旋者。以之各篇。乃盤旋之義。既山且河。巡遊以徧。非盤旋乎。顧仲恭云。高山墮山。喬嶽只一山耳。隨狹而長。謂其旁小山也。嶽高而大。謂山頂也。古者巡狩。必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副墨云。望在下。則見山之狹而長。故曰墮山。柴在上。則見山之大而高。故曰喬嶽。此指一處而言。言天下非一方。四方非一嶽。允猶翕河。則四嶽皆徧矣。猶云泛河水之安流也。敷天之下。自河而言。箋云。河自大陸之北。敷爲九。禹貢北播。

爲九河。播者散也。亦敷之義。時之對。自各國諸侯言。諸侯亦人君。乃時之所對者也。作邦作對。以對于天下。刻木爲吏。誓不對對之義如此。哀時之對。乃朝會也。時周時字。通篇首尾言之。見周之革命。時不得而違也。猶繇通用。翕者。凡河流貴翕聚而忌泛濫。故以稱焉。

詩心印曰。於皇乎我時周也。肇膺圖錄時。正人心。注望時。君公承聽時。卽天子渙號時。於是陟其高山。循彼隋山。以登極于喬嶽。而榮望祭告。又允猶此翕河。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五

數于天之下者。聚時之所對而朝會焉。所猶者。歷天下之名山大川。所裒者。盡天下之甸男采衛。繇綸所播。河嶽且屬其懷柔。律度所頒。君侯敢後于震疊。此乃時周之命。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臣民宜知所更化。以共奉此時也哉。

六帖曰。周禮大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亦以賓禮親邦國。若詩書所載。皆先王良法美意。承天命而答人心也。後世若作廟時。祠陳寶。封泰山。禪梁父。治粉榆社。立靈星祠。嗚呼。先王之意。幾矣。

按河入中國。分爲三條。循青州南。微達淮泗。分爲南流。循雍州北。微達華陰。分爲西流。循豫州荆河。達汾漳。分爲北流。周都洛陽。伊洛漣澗而東。旣入河。繇河入濟。達兗州。遂登泰山。所謂東巡狩至于岱宗。岱宗者。言萬物相更代于東方也。繇河達江漢。至南嶽霍山。繇河達華陽。至西嶽華山。繇河達梁岐。至北嶽恒山。皆繇翕河。以至嵩獨不云至者。天子所都也。衡最遠。恒華次之。岱爲近。

酌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五

傳文

說曰。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賦也。

詩測曰。此亦頌武王之功。篇名不用詩中之字。第取詩中之義。爾酌其時宜之謂酌。卽勺也。禮樂制周公作勺。其謂此歟。內則所謂成童舞象。十三舞勺。謂以此詩爲節而舞也。舞象者。武舞也。謂用兵刺伐于戈之小舞也。舞勺者。文舞也。謂不用兵器以箠而舞也。勺。箠也。通章全在一時字。酌者酌此。

六帖曰。遵謂守而不動。養謂蓄而未發。遵養非觀。變

守臣節也。用介非幸災順天命也。書曰：予弗奉天。厥罪惟均。觀太公六韜，便見武王於鑠之師，後來只用革車三百，虎賁三千，蓋訓練之精也。用介時有主張造化，撐持乾坤，故云矯矯王造。武有武之造，後人有後人之造，師其意不師其迹，則時在我矣。詩評曰：熙出於晦，故能鑠。

詩心印曰：天下時而已矣。酌于時，可創天下之庸公。師其時，亦可守萬年之鴻造。人知武之王，武之公造之也，不知武之公，武之時爲之也。想其直聰之德，相

詩經傳說纂義

卷十二

重

王明

時已精，而執競之衷，趨時復決，故時方晦也。雖以於鑠之師，不難遵養焉，而時純熙矣，卽以遵養之節，不得不大介焉。否泰原自有數，而武若任其循環，經權總屬無心，而武第當其疾會，躊躇王造成於時哉，則寵受矯矯之造，可不嗣以時哉。時也者，天下之公也，而公也者，卽萬世之師也。泰寧之後，狹小易生，此時當師遵養之精神，以稟德而貞度，熙洽之餘，弊蠹亦易起。此時又當師純熙之英爽，以振盪而釐奸，蓋惟時最虛，用固惟人用也，而惟時最實，師則宜允師耳。

否則王造矯矯，誰非自時養時用中來，而乃別尋所以嗣耶？乃知宇宙常新，千古此盈虛之運，心思不朽，百王皆斟酌之精。武之時，良可爲王者師哉，是宜頌

傳文

說曰：桓，此大武六成之歌賦也。

詩測曰：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六章，則說爲益確。序以爲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又桓爲武功之始，奉天伐暴也。資爲武功之終，錄賢賞功也。各有所指，嚴華

詩經傳說纂義

卷十二

宋

王克

谷謂武王有其事，成王制作，于是作詩歌其事以告于武王，似宜從之。天子以四海爲家，故曰定家。副墨曰：此詩言武王始終能安民以承天也。重綏定二字，武王伐暴，總爲萬邦，而非富天下，及克殷之後，武又不以萬邦爲萬邦，而以爲自己之家。夫如是而後，可以託天下也。故曰：皇以間之。左傳曰：武有七德，七曰豐財。武王之屢豐年是已。鄭箋曰：天命爲善不懈倦者，以爲天子保有是愛護而信任之，以全收其用意。商周時尚無後世易盡弓藏，薄德不必照疑忌。

說保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卽保有厥士于以四方之謂至治馨香感于神明卽於昭于天之謂

六帖曰皇以聞之與書多方云乃惟有夏圖厥政不集于享天降時喪有邦間之語意正同又解皇以聞者謂作一代之君師皇朕于其間也斯真命之匪懈也哉

閔予小子 以下十六篇爲周頌下卷

傳文

說曰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自警皆賦也

六帖曰凡繼承不類者統承大業便謂可以蕩佚自恣視此章首三言何等悲愴怨慕卽此便見守成之難卽此便是守成之本凡子孫忘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贖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悽朕酸楚之意故曰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文武成康相授惟此而已

副墨曰孝是繼序的念頭敬是克孝的工夫武王之念茲皇祖念卽敬也成王之夙夜敬止敬卽念也未

思字卽念字與孝字相應

說通曰思字貼在繼序下煞有深心成王紹已成之業繼序何難思不忘纔難閔字從此生蓋有世序有心序心序不閔而日新則世序亦衍而難篤惟有美增之見引我思以俱出有水淵之儼迫我思以愈長殆不能一刻或忘而序可繼矣

訪落

傳文

說曰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未

意賦也

詩測曰此成王求道而有所得之詩序以爲嗣王謀于廟亦爲道而謀也判渙以上有求而不得之意紹庭以下乃求而得之也落居也人所聚居也今云村落院落籬落皆自人所聚居者而言卽止之謂也朕者朕兆之朕語曰朕得其朕考工記曰函人爲甲賦其朕欲其直也大意言人之一身必有着落之處必有止歸之地亦必訪而後得故訪予之所落止者以爲率時昭考而已於平昭考之爲昭考者悠哉悠哉

其朕兆未有艾也。予何從而率之。將予就之。繼而終不能就。猶判而不合。渙而不萃也。維予小子。非止於道無望也。且未堪此多難之家矣。所幸外而庭。皇考上下者。內而家。皇考陟降者。莫不有道焉。庶幾紹之。藉先休以保明其身。或不至廢墜已乎。朕未敢必也。所以訪落止也。

副墨曰。此章總是求昭考之道。絕無道難求而求之於事意。只將予就三字。便自牽強。便自判渙了。欲勉強就之。猶恐不合。乃落一層語。紹字應上萃字貫至。

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二

无

厥家正是隨處體道。

說通云。將扶也。言羣臣卽扶予就之。而忽又判渙矣。此不可不訪也。詩評曰。將予就之。繼猶判渙。此地位亦難到。所謂欲從末由也。判渙二字。猶妙。

敬之

傳文

說曰。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

副墨曰。通章用成王語意說。以敬字爲主。而歸重末二句。蓋幸得羣臣啓其端。尤終賴羣臣竟其說。庶可

要敬之全功。而祈天永命。終必賴之也。

說通曰。敬者。卓朕之謂。人心有蔽則昏。無蔽則卓朕矣。學者所由開其聰。而使之卓朕者也。就將緝熙而至于光明。則本體昭昭。卽不言敬而敬在矣。猶恐示之不顯。而就將緝熙。有似是之訛耳。

敬就心學說。不可認作敬天。稱天以聳其敬耳。

六帖曰。陟降厥士。便日鑒在茲。一氣說。不作兩層。凡言陟降。如中庸上下察。是無時不朕意。大學切瑳琢磨之後。方能恂慤。可見要敬必有箇入門入門之法。

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二

羊

全在聰上。蓋人心不昧。而光明自朕能敬也。下文光明卽是聰字。就將工夫。又是求至于聰的方法。光明者。如塵去而鏡清。滓去而水清也。

詩評曰。成王于敬字上。自補一聰字。天資最高處。

傳意曰。不聰則昏。生怠而不能敬。學者啓聰之門。日就月將。下學之功。就是造就。將是精進。緝字從日月推出。熙字從就將得來。

六帖曰。古之聖賢。直是寸陰必惜。所以日就月將。緝熙也。光明明德也。緝熙之至。光明復矣。心體之光明。

敬也。德行之顯明敬也。學求諸已。則自心體言。學資諸人。則自德行言。顯德行。對微辭。論說佛謂之粥者。言正救其失。不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

荀子曰。天子即位。上卿進曰。能除患。則爲福。中卿進曰。先事慮事。先患慮患。下卿進曰。敬戒無怠。豫哉豫哉。羣臣進戒。始以敬。三卿授策。終以敬。此心學之原也。伊尹訓太甲曰。祇厥身。召公告康王曰。今王敬之哉。皆以此爲告君第一義。

詩經傳說卷十二

聖

小慈

傳大開

說曰。慈亦訪落之意。賦也。

副墨曰。此管蔡既誅。周公歸政之後而作。不懲何慈。語意歸重慈上。天下事未有不粗于小者。故以小慈名篇。要知管蔡乃成王不幸之過。不能免之失。茲言懲之者。蓋欲因是而致謹于後耳。

詩測曰。莫于四句。言于今乃懲于非矣。非彼蜂也。于自并之。而自求辛螫。莫于非也。莫于螫也已。于今又

懲于尤矣。尤彼桃蟲而不意其能爲大鳥。肇之尤也。肇之拚飛也已。未堪又集。呼應甚緊。猶云事既不堪。變又叢集也。多難就三監啓衆。頑民未服。言集字有萃聚之意。言不止一事爲狀也。輕使輕信。只緣忽其小。這忽畧處。只緣見得不明。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君者。真是可危可懼。此成王真切望羣臣啓牘意。狀口吻最難肖。

詩經傳說卷十二

聖

王明

爲無患。乃患之在今者可知。而在後者不可知也。于其茲後患乎。患若不必于有懲。狀懲于前。乃益警於後也。于其懲而茲後患乎。患無大也。天下惜肌膚駭耳目之事。每起于幾希疑似之間。懲亦無小也。人情一任使。一聽信之差。卽階夫肘腋蕭牆之變。于不啻忽蜂之小而并之。以蒙其辛螫耶。迨今而殊悔其自求也。夫螫於前。寧有不螫於後者。其莫于并蜂自求辛螫可焉。不又嘗徂桃蟲之小。而不信其爲大鳥耶。迨今而殊訝其拚飛也。夫寧有前能飛。後莫能飛者。

其始信彼桃蟲之拚飛維鳥可焉此皆于之不可不
懲者狀尤有不能獨懲者在也天命人心之未固已
驚多難之不堪輕信誤使之備嘗更覺集蓼之更甚
一釐不禁豈禁再釐一飛不勝曷勝再飛于而不懲
是以苦益苦也後患將何極也而此蜂撲矣蜂更有
蜂此鳥斃矣鳥復有鳥羣臣而不助我以懲是苦而
無與共苦卽恣橫能幾何哉羣臣圖之于藉于懲矣
說苑云鵲巢於葦苕繫之以髮其巢至精密以麻
紮音將栗切縫衣也又納也索也之如刺襪狀故一名襪雀化輒爲
詩經傳說義卷十二

雕埤雅曰俗呼巧婦一名工雀一名女匠

詩評曰創巨痛深傷弓之鳥

說通曰按四詩皆爲成王作未必果成王也或周公
或當時羣臣代爲王言抑賦之以當規諫歟

載見

傳文同

說曰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賦也

詩測曰此諸侯初覲成王卽位王卽率之助祭之詩
故首節述其來朝次節述其見廟三節歸美之也載

注則也嚴氏云始也言此烈文之辟公載見辟王以
求法度其車旂之美若此乎休有烈光矣率之見于
昭考以致孝享以介眉壽而永保今日之盛思皇哉
此多祐也雖降之自昭考而所以致之者由辟公秉
德以相祀則是辟公實綴我以多福而使我得繼續
光明以極于純全若斯也

楊子雲曰孝莫大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莫
大乎得四表之懽心其周公之謂乎

詩評曰率見昭考率見二字如生

詩經傳說義卷十二

肅

有客

傳文同

說曰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
于祖廟此其燕樂之歌賦也

詩心印曰此微子來見周祖廟之詩有客云者當時
萬國共臣而獨有于周爲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武
王封微子曰爾惟踐修厥猷舊有令聞恪貞克孝肅
恭神人則客之全是重其德耳言客之德未易窺而
守尚質之遺風匪獨白其意也亦曰其馬矣鄭箋曰

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亦字指武庚。庚爲殷後。乘殷之馬。今微子代之。亦乘殷馬。獨賢而見尊異。故言亦。蓋嘆不肖而美賢也。

詩測曰。蕤草盛貌。且多貌。蕤且與敬慎異義。敦治也。與追同。魯閔宮曰。敦商之旅。琢治玉之名。敦琢與選擇亦異義。有蕤有且。追琢其旅。言此盛而多者。皆特治之旅也。

六帖曰。綬之綬字佳。得留賢之意。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繫之又追之。又左右綬之。皆設言也。微子尹茲。

詩經傳義疏

卷十二

量

東夏本不可留。留之只是愛之無已。車則大路。旂則太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浸淫出於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易者無所顧吝。大者寵冠一時。讀此詩。不獨周家忠厚。其真情實意。藹然如不容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巖巖壁立千仞氣象。

詩測曰。淫不必訓大。淫之本義。久雨也。過也。以此義求之。此文更覺有味。且其字不妨好用。故又曰。泳歎淫佚。又每曰淫淫淚下。

有瞽
傳文訓

說曰。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之詩。賦也。

詩心印曰。此周公始作大武之樂。而奏之以合德于文祖之詩。合祖謂與祖合德。非合羣。亦非合羣樂也。周廟以文王爲主。而武配之。故大武之樂。始乎允文。亂以關雎。皆求合德于文。而文德惟肅雍。篇中肅雍和鳴。卽與肅雍顯相。來雍止肅之爲祀。文王者一也。諸講作羣祖甚謬。

詩經傳義疏

卷十二

量

王明

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六十。眡瞭三百。人相之。設樂者眡瞭也。作樂者瞽師也。傳意曰。設樂二句。只以業字爲主。業所用以懸。而業下有虞。則持柎以載樂者也。業上書以崇牙。樹以采羽。皆以飾業也。應是小鞀。取相應以成聲。田乃大鼓。爲衆音之統率。此皆懸之虞業上者。故曰縣鼓。有夏商楹足之制。自此一變意。韋屬有執以節樂。石屬有磬以收樂。祝方二尺四寸。其數陰。狀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中虛。以出聲。所以起樂。故二十七鉦。鉦其數。

陽狀樂止陰也。以陽數成之。歸實以歛聲。所以止樂。皆樂器之大者。簫管樂之小者。郭璞曰。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二寸。一名籥。風俗通曰。簫參差象鳳翼。凡作樂之事。取諸三物。則簾者羽者鱗者。象以爲懸。取諸八音。則金者石者革者木者竹者。制以爲器。故有鑠刻以覆筍者。業備也。有植木以舉筍者。虞備也。業之上有樅。樅參錯者。崇牙備也。牙之上有翬。翬振藻者。樹羽備也。有節一音者。應備也。有非楹非足。懸以節一變者。田備也。有應卯

詩經傳說卷十二

星

星以主導者。有象萬物以主收者。軌若備也。有虛以著往者。有實以歸歸者。祝囀備也。既備矣。可奏矣。乃奏矣。齊鳴矣。故曰肅雍和鳴。詩評曰。和卽晏子之所謂和也。二者缺其一。卽同矣。

副墨曰。先祖是聽。全在發揚祖功。光昭宗德。與其精神意氣。默相符合上說。我客統承先王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樂。後有作者。宜難爲觀也。今亦永觀厥成。故尤以是爲盛耳。此卽我客之觀。以必先祖之聽。不可以格神感人對言。樂者。象成者也。故曰成。勿用聲。

樂九成武樂六成語入

六帖曰。楚辭。觀者惜兮忘歸。卽永觀厥成之意。若謂先代後。盡釋興亡之感。則失渾厚之意矣。

潛

傳文開

說曰。潛。薦魚于寢廟之樂歌賦也。

說通曰。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人原廟薦新之意。西北少魚。故重之。獨言漆沮。卽其所興之地。取其所產之物而薦之。以示不忘本之意。

詩經傳說卷十二

美

鄭箋曰。冬魚性定。春鮪始來。故此時薦之。疏曰。冬寒魚不行孕。性定而肥充。則衆魚皆可薦。春唯薦鮪而已。按季春薦鮪。乃序說也。

六帖曰。潛。水之深處也。毛氏謂作穆。謂積柴養魚。不必泥。此章享祀介福。俱要切嘗魚。方慤曰。王者之於祖禰。以人道事之。則有寢。以神道事之。則有廟。祭神道。薦人道也。

絲衣

傳文開

說曰。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賦也。

詩。測曰。首二句。言助祭之人。三四五句。乃未祭時事。六七八句。正祭時事。末句。願之也。所云兕觥。首酒。不。吳不教。必受胙時。主賓尸之獻酬也。

六帖曰。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禮。既畢。狀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意。甚有接續。唐時尚狀。至宋以來。併受胙于諸獻既畢。主與賓意思皆隔了。蓋祭有酬酢。主與尸賓交相酬酢。足見古人事死如生之意。且森嚴之地。情意流通。故曰子

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二

系

孫其湛。其湛曰。樂不似後人拘迫。惟恐其事之不竟也。

詩。測曰。絲衣其杯。載弁俅俅者。衣視其弁。首服弁。則衣用絲。孔氏云。爵弁之服。玄衣纁裳。以絲爲之。故謂之絲衣。爵弁者。弁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狀。凡大夫以上之祭服曰冕。士之祭服曰弁。冕與弁服用絲。餘皆用布。故知絲衣與弁。爲士之助祭也。雜記曰。士弁而祭于公。載弁俅俅者。非弁之俅俅。乃載弁者之俅俅也。基者。門內塾之基。凡門側之堂。謂之塾。蓋門之內

外夾。其東西皆有塾。門內東西兩塾。門外東西兩塾。

一門凡四塾。門外兩塾皆南向。門內兩塾皆北向。北

向者。謂之堂。則宜有基。此所謂基。蓋指內塾之基也。

徂之云者。主人及賓先分立于堂下之基。壺濯設于

堂上東序。盥豆設于房東。絲衣爵弁之人。升自西階。

及堂。反覆展視。視畢。反降于基。告主人以祭器之濯

溉。則所謂自堂者。言自堂上東序。非塾堂也。此之謂

自堂徂基。乃省器之事。自羊徂牛。羶鼎及鼐。鼎在門

外。北向。牲在鼎西南。北首東足。絲衣爵弁之人往視

詩經傳說彙纂

卷十二

早

牲。及位。告其充肥。遂舉。舉告鼎之際。乃省牲省燭之事也。吳訓。詳是也。說文作吳。從口從大。音下。謂大聲言也。何承天云。吳字誤當爲吳。但不敢徑改。

副墨云。牲與鼎俱在門外。鼎正當門。居牲北。牲居鼎

南。少近西。士往門外視牲畢。乃反于基。告其充肥。又

出門外。舉鼎。舉而視之。狀後還于基。告鼎之潔。蓋此

時。主人立于基不動。而自堂而下。自外而內。皆士代

之往還也。

孔疏曰。自堂徂基。但言所往之處。不言所爲之事。羊

牛。但言所視之物。不言所往之處。互相足也。彘鼎及
燕。不言自徂。彘上自徂之文也。

六帖曰。頌無飲酒之詩。而儀禮特牲祭之前夕。宗人
視濯視牲。厥明乃祭。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及
宗人。宗人卽前視濯視牲者。此諸侯士之祭也。豈天
子宗廟之祭。以烈文獻顯相。絲衣獻士歟。

臣工

傳文闕

說曰。臣工。祭先農之詩賦也。

詩經卷之六 卷十二

聖

六帖曰。臣工。如卿遂之司稼司農。都鄙之田峻田正
是也。成法。雖卽下及時修事志。所該尚多。須會王言
發端大體。釐爾云者。此時始定爲法以賜之。非謂從
來已有成法也。

詩心印曰。成有一定不移之義。如陰陽寒煥。毫不可
爽之天時者。卽成也。成又有百變弗易之義。如收穫
耕耘。畧不容緩之人事者。亦成也。

詩淵曰。全詩只維暮之春四字。最有精神。雖有銀基
不如乘時一失其時。如農事何。亦又何求。言時之未

至。不能必爾之他無所求。今已暮春。是其時矣。亦又
何求。所求者維田事耳。如何而治新。如何而治命。必
一一求之。而後可也。如何二字。正是求處。乃直戒其
如此。非問也。錢銚也。卽今鋤耨。所以起土。乃耕時所
用者也。鑄卽今鋤耨。所以入苗間。乃耨時所用者也。
鉦卽今鑿類。所以刈禾。乃穫時所用者也。稱新畬者。
著田野之日闕也。

鄭箋曰。介甲也。保介。車右勇力之士。被甲執兵也。月

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耜之于參保介之御間。註參

詩經卷之六 卷十二

聖

參。乘之人也。保介。衣甲也。以勇士爲車右。而衣甲。御
者。御車之人也。車右及御人。皆是參乘。天子在左。御
者居中。車右在右。以三人故曰參也。置此耕耨于參
乘保介。及御者之間。天子籍田千畝。收其穀爲祭祀
之樂盛。故曰躬耕帝籍。

豐年

傳文闕

說曰。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
賦也。

詩評曰。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荆揚之地下濕。其穀宜稌。

詩訓曰。稌。糯稻也。稻有稌糯不同。不黏者爲稌。黏者爲糯。以治百禮。與賓筵以治百禮同。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故酒醴以治百禮。降福孔皆。當與降福穰穰等類看。

載芟

傳文

說曰。載芟。亦豐年之意。賦也。

詩經傳義疏卷十二

聖

說通曰。序以此爲祈。下章爲報。朱子俱以爲報。詩但言祈。則章中耕耘收穫。祭祀尊賢養老諸事。皆預言之。冀望之言。報則直述其已狀。以昭神貺耳。今參詳二詩。豈與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七月等篇同一歌咏其事。以寓其鼓舞神化之道。而堅其樂事赴功之心也耶。若拘拘于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首節反土之耕也。二節之耘。謂除治其根株之未盡者也。三節播種之耕也。四節種也。五節苗生不齊也。六節苗齊而耘也。按芟耘。皆除草也。芟與耘並言。是新開田。

除地上之草也。既耕而言耘。是反土而除土中之草根也。既苗而言應。是除苗間之草也。八節胡考云者。

胡老稱謚法。保民者艾。曰胡。士冠禮。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左傳。雖及胡考。愚意以爲胡者。領下垂皮。老人多有之。狼跋其胡。狼之老領下垂。胡之取義如此。

副墨曰。侯主三句。是悉數其耕之人。未便說到耕上。亦見得盛世之民。不敢淫心舍力。不分內外親疎。疆無直。以有直。媚依。正是勤心所見。非關情也。亦自旁人看出。婦與士亦不知也。萬億及秭。與豐年章不同。

詩經傳義疏卷十二

聖

彼言高廩之數。此言積于場之數。餼其香。香如餼也。椒其馨。馨如椒也。光與寧不重賓客者。老重豐年上。照凶荒殺禮。氣象便自肅然。但使英賢畢集。便是光顯。但看執觥而饋等便已寧矣。

詩心印曰。今古字。應匪且句。從來不明。蓋此句非概言天下皆有稼穡之事也。周之農事。豐鎬之前有岐。岐前有邠。邠前有邵。正因地以志時。故下單以振古承之耳。上二句串。如茲句。言振古如此稼穡之事。則振古如此豐年之慶也。亦不可兩承。

詩評曰：前半寫田家景象，茅茨鷄犬，歷歷在目。有護
畔爭席之意。後忽說向宗廟朝廷上去，作大氣象。大
文字，筆端變化，幽風亦賦，而體裁不同。

良耜

傳文

說曰：良耜，與載及同意賦也。

詩測曰：序以爲秋報社稷也。夏及訓嚴利，只極其鉅
利之意，是形容良字。載筐及筥，宛然農家氣象。敘在
耕之後，耘之前，以耕與耘皆有餉也。只說餉田爲是。

農夫勸動其笠二句，形容曲盡。茶蓼一物，皆田間穢

皇

草而生處不同。茶生于原，故爲陸草。蓼生于隰，故爲
水草。茶非即谷風茶苦之茶，乃柔柔茶毒之毒，有用
之毒，誤取魚者是也。蓼卽小蓼，于又集于蓼之蓼也。
言憐茶則凡百穀之宜高而寒者得其養。憐蓼則凡
百穀之宜下而暑者全其生。茶蓼朽止二句，月令季
夏是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
如以熱湯可以糞田時，可以美土疆。註田疇，謂熟耕
而其田有界域者。土疆謂難耕，而其土磽确者。

積之栗栗兩雅。栗栗衆也。李巡曰：積聚之衆。毛傳謂
衆多。鄭箋云：積聚多也。

六帖曰：百室寧止，要見得豐成氣象。有含哺鼓腹意。
箋云：百室者，出必共漁，而耕入必共族中而居。又
有祭酺合醪之歡。毛傳曰：社稷之牛角尺，周人尚赤
牲用騂。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倬牡。倬牡中有
黍稷並薦之意。記曰：天子無故不殺牛，可見周家重
農。箋曰：祠前歲者，後求有豐年也。積往事也。復以養
人也。積古之人，求有良司，稽也。

吳天有成命

栗

傳文

說曰：吳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詩測曰：此詩重不敢康三字。康現于世爲靖，宅于心
卽爲敢。大率一有敢心，則世未見靖，而心先見康。故
有審基命。緝熙單心，亦不敢康之心到精處耳。德立
於此，命承于彼。如有憑藉者，朕故曰基命。有者，莊朕
無際淵朕不測也。審者，機緘渾朕毫無滲漏也。說有
說審，本旨是頌德，不甚着工夫緝熙當與敬之學有

緝熙于光明類看。單碑義同。謂極盡也。竭也。莊子單千金之家。後旬奴傳。胡可單言。禮記祭義。歲既單矣。肆字就成王時言。蓋對二后則成王爲今也。文武開創方與天下以更始。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文武之功也。

六帖曰。基命二字。詩書皆稱之。詩自人言。書自天言。曰不敢康。卽所其無逸。曰夙夜基命宥密。卽皇自敬。德曰。緝熙單厥心。卽篤前人成烈。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沒。不可無成王。歷觀三代。以至今日。開國繼世。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爲不朕。此知成王之功大矣。

噫嘻

傳文

說曰。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賦也。

副墨曰。此詩勸農稱成王。而復以噫嘻發之。可想見成王當日。感于七月之章。有一種真切體恤農夫至意。而農夫亦無不盡力光景。只昭假二字。極可味率。

時以下一氣不斷。重在一率字。農夫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爾爲農官。則田卽爾之田。而耕卽爾之事也。發之云者。以耕擊伐其地。使發起也。終三十里。終之云者。無遺地之謂也。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舉里遂可知。川舉川遂可知天下。

六帖曰。倡民力者莫如私。所爲出于天下之公。則視之爲不急。惟視爲一己之私事。則齊心併力。有不期而然矣。周公作周官一書。設官分職。其間爲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簡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序。應其法式。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助。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爲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爲農而已。鄭箋曰。噫嘻。有所多大之聲也。噫嘻。能成周王之功。其德已著至矣。謂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也。

執競

傳文

說曰。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賦也。

副墨曰。此詩頌三后功德之盛。而及祭祀獲福之隆。

首節是主。不必分祖功宗德。蓋執競固是德。是皇何嘗非功。禮樂一時事。福祿一樣看。見武王之武。非夫人之武也。成康之守成。亦有以本之。非專藉休蔭于前人者也。

六帖曰。武王功在字內。而曰執競。反自其內之所存而言。成康德基有密。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運而言。君德惟剛與明。此詩要認得剛明合一處。

詩測曰。執競云者。爭勝于理。法天行健。不泄不忘。敬勝義勝。于心德之中。而從容俟命。毫無弋天命之心。

詩經傳說卷十二

聖

竟成無競之烈。而成王之基命。緝熙康王之率循天下。皆不顯而嗣執競者。亦上帝之是皇也。夫此不顯者。豈不明之謂哉。武王之會朝清明。如撥雲霧。覩青天。大樂昭明耳。自彼成康。奄有四方。制禮作樂。紀綱明備。纖悉錄兩。必到矣。殆斤斤其明焉。提天人之衡。如斤斯運。剖理欲之界。如斤斯削。儼然昭事之小心也。此發明上節下二句之意。第三第四節。見得當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明之際。而三后功德。宣播樂中。望望將將。神心未有不格者。此降福所以穰穰也。

福既穰穰而積之多矣。自簡簡而合之大也。降福簡簡。已是工祝致告之時。威儀反反。仍是式禮莫愆之意。是以三后之神。既醉既飽。而福祿來反也。來反。卽出兩反兩之反。如小正楚茨所云。報以介福也。總見三后功德有餘烈。錫福有餘蔭。副墨曰。反反。謂反之于始。而如一也。此敘述通過之詞。不重。醉飽指尸言。來反。福而又福之謂。鄭箋曰。反反。順習之貌。

詩經傳說卷十二

聖

商頌

考補商頌五篇。毛鄭韓孔呂朱俱錯于魯頌後。

詩測曰。舊有魯頌四篇。列于周頌之後。商頌之前。以爲魯之有頌者。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于王室。故賜伯禽以天子禮樂。魯于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又以爲夫子魯人。故未之削。其說不同。據子貢傳與申公說。魯實爲國風。列于周南召南之後。兩本如券。夫復異疑。其舊爲頌者誤也。

傳曰。宋公孫正○○○○○

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二

王

王克

續說公孫正字考甫。孔子之七世祖也。

詩測曰。嘗考宋自微子。至戴公七世。其間禮樂廢壞。大夫正考父者。乃孔子之七世祖。得商頌十二篇于周之太師。就周太師校其舛謬。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又亡其七。止存其五。今由傳文玩之。宋公孫正以下。所闕之文。當爲得詩于周。歸祀先王之意。

詩評曰。商頌文皆簡奧。嚴峻。雍容歌舞中。讀之有殺氣。六帖曰。看商頌要得其精深處。

那烈祖

傳曰。那烈祖。祀成湯也。

那

說曰。那。祀成湯之樂歌。賦也。

詩測曰。此傳以爲祀成湯也。卽所謂周太師以那爲首。而孔子仍之者也。商人之祭祀尚聲。故首篇卽喚其那。置我執鼓者。執是執鼓是鼓。歐陽公曰。陳執與鼓。曰奏鼓。簡簡者。以鼓而該執也。

毛傳曰。執鼓。樂之所成也。孔疏曰。禮記鼓無當於五

詩經傳說彙纂卷十二

王

王克

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也。執則鼓之。小者。故連言之。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執將之。賜伯子男樂。則以祝將之。註云。祝執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于執也。

六帖曰。聖人作革以爲執鼓。執以兆奏鼓者也。桴執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焉。樂記曰。狀後聖人作爲執鼓。桴。桴。桴。桴。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狀後鐘磬竿瑟以和之。于戚施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按此足証此詩。首言執鼓之意。信執與鼓爲二物也。蓋

樂以迎來。祭之首務。鼓以立動。樂之紀綱。奏假者。比聲成音。比聲成樂。以假烈祖也。思成二字妙。可見古人之祭。非是具文。真是祖孫一氣。如將見之也。緩字亦佳。思而不成。則不能安。成則安矣。鄭箋曰。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始尚茫昧。既而若有見聞。則成之矣。心於是乎安矣。原渾融無脫。誤彼此相濟曰和。高下適均曰平。升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中磬聲屬角。尤為難諧。磬非收聲之磬。乃堂上升歌之磬。玉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高下。故依磬聲。則為和平。連叶三聲字。見其尚聲亦見其質也。詩評曰。功德則言於赫。聲則言穆。穆聲音之道微也。朱子他處訓深遠。此獨訓美。應仍舊訓。

傳意曰。庸鼓有數。是祭畢時鐘鼓交作。非祭時統衆音而有清濁高下也。有夾者。是不復舞。但文舞武舞陳列兩階。有次序也。毛傳曰。夾夾狀閑也。嘉客夾憚用亦字。先祖是聽。不必言矣。此時惟忻流通。神人胥悅。全藉一段精誠感格。故遂接以自古在昔一條。樂

則自稱其盛。傳恭則推先民。狀雅以樂洽百禮。頌以溫恭作樂。見禮樂合一之旨。

通解曰。此詩迎牲以執鼓。當祭以執鼓。以管以磬。祭一成以庸鼓萬舞。豈一事自為一成乎。狀味其辭。乃若互見而有餘音者。此商頌所以簡古。而曾子歌之也。顧子烝嘗。卽是緩我思成。

烈祖

傳總在前篇

說曰。烈祖。與上篇同。

詩評曰。此傳亦以為祀成湯也。補傳云。言烈祖而云

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矣。補氏曰。凡子孫得以奉祭祀于先祖者。皆先祖之福。有以錫被于子孫也。

副墨曰。烈祖烈字。與上章作呼詞不同。要見功德之隆。如日躋聖敬。布昭聖武是也。斯祐含天命人心。如方命厥后。奄有九有是也。有秩見世代繩繩。邇衍意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于爾之所。其後猶未艾也。修祀帶言之。

清酒方載而在尊。卽灌獻之用也。至于羹定則熟。薦之時也。本文旣字亦字自有分曉。載清醑而賚思成。求神而神至也。無言靡爭。正是疑于思慮。其於穆清廟恰好語。

旣載節已完。祭則受福事矣。朕所謂斯祐申錫者。未盡也。故又舉助祭之諸侯。受命降康之事。以見假饗之必朕降福之無已。皆是烈祖秩祐所遺。

傳意曰。以心降神曰假。以物獻神曰享。

毛傳曰。饗總也。說通曰。後我眉壽二句。我受命溥將。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量

五句。皆祈請祝願之詞。申錫無疆。則前日之福及于今。降福無疆。則今日之福及于後。

顧予二句。與前篇稍別。前只重湯孫字。見一脉相承。此則并將字亦重。蓋所將之祭。卽承烈祖有秩之祐。而將之者也。至溥將二字解。玉帛來萬國曰溥。等威加羣辟曰將。豐年則民安。故爲降康。

長發

傳曰。長發大禘也。共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說曰。長發大禘之詩賦也。

詩測曰。序亦以此爲大禘。皆有疑者。謂大禘不宜及羣廟之主。宜爲合祀宗廟。而以阿衡配食之樂歌。乃

祫祭也。按祫者。合也。毀廟之主。陳于太廟。未毀廟之主。每三年以冬十月。皆升合食于太祖。蓋冬十月五

穀旣成。故骨肉合飲食于太祖。謂之飲祭。禘者。諦也。諦審始祖之所自出。又諦審昭穆尊卑之義。每五年

以夏四月祭于始祖之廟。而以始祖配所自出。謂之

再殷祭。夫旣曰毀廟之主。陳于太廟。又曰諦審昭穆尊卑之義。則疑謂不宜及羣廟之主者。似未朕矣。故

詩經傳說取義

卷十二

素

篇內由契而相土而成湯。必次第言之。契與相土非羣廟主也。第阿衡之所以得與歌者。不得其解。按商書曰。茲于大享於先王。爾祖其從于享之。豈商之特禮。以阿衡與大禘歟。潛以沉潛言。誓以靈明言。須含敬字意。敷下土方。言敷治水之功。于下土之四方也。生商就肇封言。本立字來。一說子商姓也。立姓之始也。

次章言立子生商者。乃玄王也。玄者幽深玄遠之謂。舜玄德升聞。老子玄德深矣。涉矣。此之謂也。第旣謂

之玄。疑深沉有餘。威武不足。我玄王之于人。乃以桓而撥。而非專尚寬柔者。所撥之國。隨其大小之來受之。而無不達。在玄王也。率而履之。無所過越。在小國大國也。遂視玄王之所履者。各有所開明而起發焉。何也。人之有道。特無以撥之使開耳。既有玄王率履不越以撥之。則發者發其所固有者也。達者達其所固有者也。况玄王主之以桓。而天下寧不視之以發。此祥之發于契也。再傳有相土者。烈烈狀復能繼其祖之桓撥。一時內外率皆歸之。而極于海外。有截狀其齊二矣。此祥之發于相土也。自相土以後。其間興替誠未易更僕數。而要之皆不違于天者。况先世明德。又有以固結之乎。故帝命不違。至于湯恰與之齊。而其生也不後其時。既生而聖敬日躋。昭假遲遲。惟上帝之是祇。故帝命式于九圖。球共二章。正式九圖之事。

六帖曰。唐虞五臣。人而實天也。故頌稷曰。思文。頌契曰。玄王。皆以天言之。當顯蒙之世。開以倫理。使之若而不悖。非武健剛果。烏能勝其任乎。故曰桓撥。鄭笑

曰。承黑帝而立于。故謂契爲玄王。遂有徧也。玄王廣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爲小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爲大國。皆能達其教令。契于昭明。昭明子相土。世司徒而益光大之。居夏后之世。入爲王官之伯。出長諸侯。

副墨曰。敬曰聖敬。指現成地位言。不必着相。日躋。日升而不退也。昭假有與。天心合一之意。就躋字上便見昭假。就日字上便見遲遲。上帝是祇。只足上意。若說以敬去事上帝便差。

諸傳傳說東萊卷十二
說通云。小球如子穀璧。男蒲璧。大球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卽書所謂五瑞。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旂之旒。緩着于縶。不競綵剛柔。不震動懸疎。正其敬也。人心敬則一。不一則不入於彼。卽入于此。無往非病矣。此四不字。字分兩句。活看。下四不字。合兩句活看。方得其解。纔云。競綵並用。剛柔迭施。便已落競綵剛柔一邊矣。湯一無倚着。而惟寬大優裕以敷之。此敬德之中正處。此說有妙會可參。

鄭笑曰。競逐也不逐。不與人爭前後。不震不動。不可

驚悍也。駿大馬也。尾石大貌。故從尸。

六帖曰：震動有張皇釋騷意。屬過一邊。懸疎有憐懼。畏意。屬不及一邊。湯當時應人行師。實代天行事。無室無礙。不疑不阻。有何周章。有何退縮。

西伯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止告以天命去商。未嘗一言及西伯也。聖人之行師如此。卽此想見湯伐韋。顧昆吾之意。

詩測曰：兵之其敵。師之有序。皆有虔一念爲之也。有虔卽聖敬也。則莫我敢曷。曷何也。則莫我敢誰何也。

詩經傳說卷十二

卷十二

作過字看意味反淺。此祥之發于湯也。

副墨曰：中業只就成湯未興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

業謂人情不安。卽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

罔不懼于非事是也。全爲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

不是商之中衰。允也天子。如云真主一般。敬足以格。

天。勇足以除暴。道足以典衰是也。阿依衡平也。伊尹。

湯所依倚而取平。兼太保宅揆之職。呂覽曰：祖伊尹。

世世享商。此可爲配享之証。

玄鳥 毛本在長發前

傳曰：玄鳥○○○○

說曰：玄鳥。此亦禘祀之詩。賦也。

序以爲祀高宗。傳文所缺者。若果如序說。當合書云。玄鳥殷。祀高宗也。如前書那烈祖。祀成湯也。爲是。何下篇又另書云。殷武。祀高宗也。詩測此疑。極爲有見。而謂篇內文勢。其精神注落。專在武丁。仍從序說。此只因在武丁孫子一句。未曾悟徹故耳。歐陽公謂武丁之孫子固非矣。若既祀武丁。卽有契湯。未宜稱孫子。契湯既稱先后。武丁亦當稱中宗。方是專祀武丁。而本之契以見商之所由生。本之湯以見商之所由造。耳。今殊不狀。鄭解乃的。

詩經傳說卷十二

本

六帖曰：鄒嶧山云。此詩非專祭武丁。亦非兼祭武丁。

觀二節武丁孫子。而集傳有故。今字今襲湯號句。是。

以武丁爲主祭之時王。如那篇於赫湯孫之例。而諸。

侯奉大禘以助祭。亦如烈祖篇。諸侯乘車以假享之。

例。其非祭武丁明矣。蓋商家祖契而宗湯。武丁亦爲。

百世不遷之宗。故此詩疑作于武丁之時。見人心不。

改。無異方命厥后之日。土宇無恙。依朕奄有九有之。

時而先后當來顧享耳。而後世因以為宗廟之樂也。自傳而外。無確于申說者矣。

疏云。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禘。記其祈禱之時。故言天命玄鳥。非遺卵之說。已有確辨。足據古字一讀。輕看。是后人追言之。故曰古帝。

傳意曰。正城二字分看。正彼四方。以人心言。式于九圍也。域彼四方。以土字言。一天下而為疆也。正以式正域。以武域。方命厥后。根正字來。奄有九有。根域字來。先后與夏后氏之后同。

禮記集說卷十二

奎

副墨曰。方命厥后。隨其所在之方。而命羣后也。受命不殆。即受命既固意。鄭箋曰。方命其君。謂徧告諸侯也。武庫不勝。在君心行健上說。易之自強。書之智勇。詩之執競。皆此物也。邦畿者。殷周稱畿。唐虞稱服。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羣域只是天下一統。勿以開闢言。羣字亦有始字意。在再造之功。與開創者等。

末節殷受命咸宜。亦通以宗廟之神而言。百祿是荷。時王荷之也。此與商之先后三句義同。

詩測曰。考湯至盤庚。凡五遷。湯自南亳遷西亳。仲丁甲子。年亳有河決之害。自亳遷亳。音義在開封府河陰縣。即故舍也。辛未。崩。弟外壬立。丙戌。外壬崩。弟河亶甲立。丁亥。崩。又有河決之害。自亳遷都于相。今彰德府也。至于祖乙。丙申。相都。又有河決之害。自相遷耿。今蕭州河津縣是也。甲辰。在耿。為水所圯。徙都于邢。今順德府是也。六傳至盤庚。邢都。又有河決之害。自邢遷西亳。盤庚三傳至武丁。則詩所指河。正亳也。即盤庚民不肯涉河以遷者也。

殷武

禮記集說卷十二

奎

傳曰。殷武。祀高宗也。

說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賦也。

詩測曰。殷人特立百世不遷之廟。以祀高宗。既成始祔而祭之。此其樂也。高宗中興之功。其最者為伐鬼方。殷武是也。商自盤庚改稱為殷。故曰殷武。荆楚本二木。二名得以通稱。其地即以剪除此木得名。亦得通稱。故可以荆言。亦可以楚言。禹貢已有荊州。殷時

亦有楚國故曰荆楚。至周有天下。封熊繹爲楚子。亦時稱荆。及惠王時。魯僖公始改楚號。不復稱荆。此荆楚之始末也。卽所謂鬼方也。二章述其責之之嚴。貢獻爲享。來朝爲王。常者典常也。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商之典常如是。曹氏因國語有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之說。遂云近者以時入貢。遠者亦來終王。則與責遠之義相矛盾矣。只重發莫敢不字。還他一箇貢獻來朝。便是不必以遠近爲言也。

詩經傳說

卷十二

奎

陳

六帖曰。捷奮二字。俱有卓狀果斷。厚蓄于恭默思道之時。迅發于克紹乃辟之日。有智不及謀。勇不及逞。意此時積衰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便陵夷而不振矣。

漢書嚴助疏曰。臣聞長老言秦之時。嘗使尉屠睢擊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入深山林藪。不可得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荆楚以南。高山深谷。叢林密菁。夷人據險。負阻。鳥舉蟻聚。不可方物。至今猶然。高宗伐楚。獨能

哀荆之旅。可謂神于用兵矣。

湯孫之緒者。上承祖宗。下垂後裔。不似後世好大騁武。而用兵四夷者。

畢獻方物曰。享一世一見曰王。威之所制者廣。故曰莫敢氏羌非一國一君。故曰莫不。

國語有不享則修文。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于是有征討之備。有文告之辭。征不享。告不王。

詩中多言禹績。禹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禹績何如其偉耶。凡

詩經傳說

卷十二

奎

陳

遠近之人。聲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隙。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荆楚平而諸侯朝。勢使之也。勿子禍譴是多辟。心口自忖。語稼穡是歲事之一。不敢言功也。聊以免罪云耳。康輿之意。形於辭色。商道先爵後賞也。

副墨曰。天命有去有留。虛懸以待其監。而監實降而寄之民。民視民聽。卽是天監。不待以民之好惡。分天去留。而見其嚴也。有嚴只說得民之可畏。不憚。纔是真能畏民。憚濫二字。有深意。勿論妄賞爲憚。卽

賞得其人而爵溢于德卽是僭勿論究刑爲濫卽刑當其人而縶浮于罪卽是濫僭濫總緣于怠遑之心六帖曰人心如天不息常自提醒便無過差少有怠遑便頽廢蕩佚簡點不到處便成僭濫矣所以說不敢怠遑不敢字正應嚴字下國兼華夷撫四夷朝諸侯天下之福皆其福故曰大建此章是中興根本有其本則必有其業五章是也

副墨曰商邑猶故也百度修舉此玩愒之時不同故翼狀改觀耳極不止爲四方所歸往是環向取正意

卷十二

查

狀亦就人心而見其國勢如此史記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實一而天下稱仁刑一而天下稱武是聲之赫赫處不實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是靈之濯濯處此皆自高宗捷狀一奮時將此鵲服中外之勢重新開闢出來而加之壽考則此聲靈之盛與年俱長且獲康寧則其享年之日聲靈無改矣延至後生猶此赫濯之遺卽皆高宗保之也皆根于刑賞處不敢有絲毫怠忽不敢有時刻閒暇故封建之福如是可

大可久耳

詩測曰末章謂高宗之功若此如之何不思所以祀之祈報答千萬一耶故陟彼二句言材之良是斷二句言工之飭松栢二句言廟制之美截之所生之地爲斷移之造作之處爲遷正以繩墨爲方削以斧斤爲斲量其長短而截之爲度此與魯頌新廟與彼更新此始作也寢不必訓作廟中之寢須知寢卽廟也廟亦寢也故曰寢廟廟中之寢卽後寢以藏衣冠及燕于寢與路寢孔碩之寢皆寢之寢也總之一寢廟

卷十二

案

盡之按寢者室也凡所居室皆曰寢故曰庶人祭于寢如天子之居正朝爲路寢次燕寢又大小寢而奉神燕私之室可謂之廟亦可謂之寢此寢成之說也孔安亦不必專作安高宗之神只還他一箇寢成而安則神安人安無不安矣若曰高宗之寢廟其成與不成關係非小儻不成則一切俱不相安今寢成如是乃甚相安也閭宮萬民是若亦此之謂見得此寢廟之作乃報功追遠之典萬萬非所得已者也詩言徽婉深厚只此寢成孔安四字亦好難理會詩豈易

言哉

詩心印曰。大寢既成矣。湯孫其安乎。寢且一成而不
易矣。湯孫其孔安乎。蓋惟其以無怠無違者。畏民以
畏天。則有小於天下之心。自有大於天下之福。亦惟
其以服內服外者。保身而保後。則有五十九年之勞
悴。自應有百千萬禩之追崇。中興特祀。並美武湯。良
有以夫。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十二

奎

詩經傳說取裁卷之十二終

詩經傳說取裁十二卷

兩淮馬裕
家藏本

國朝張能鱗撰能鱗字西山順天人順治丁亥進士
官至四川按察使副使其書以豐坊偽詩傳為主
而旁採申培詩說及詩六帖以發明之宗旨先謬
其餘亦不足深詰矣

毛詩日箋六卷

〔清〕秦松齡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尊賢堂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日箋

六卷》提要

款陽毛詩集傳往往不依小序而於鄭國風一切目爲淫奔之詩先儒議之詳矣蓋朱子篤信孔子所傳鄭義淫云爾夫孔子於鄭固謂其聲淫非曰詩淫也所謂鄭聲好淫淫志是也春秋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七子賦詩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又昭十六年鄭六卿餞韓宣子於郊子奮賦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籜兮而宣子喜之其皆非淫詩明也否則林第之言踰闕不且與伯有同戮乎然吾嘗觀朱子語錄其論東山鵲鳴詩云惜註已行不及更改則知集傳爲款陽晚年未定之書學者正不得膠一說以自畫也審矣吾友梁谿秦太史留仙先生著毛詩日箋六卷屬余論定而弁以序余卒讀其書大善之其間雖不盡取小序然能精擇毛鄭舊說以會粹於歐蘇王呂程李輔嚴諸儒之言而折衷于朱子間發己意必協於義理之正而於近儒說詩若郝敬何楷顧炎武諸家皆取節焉獨於明嘉靖時所出之子貢詩傳申培詩說排擯不錄一語其於古書之真偽昭昭然分白黑而別淄澠其識甚卓今梓是箋以啟來學蓋有與集傳相發明者不可謂非紫陽氏之功臣也康熙庚辰旦月商丘宋肇序

王阮亭先生手柬

前承寄示大著日箋折衷盡善既正就陽之誤亦通毛鄭之郵兼去楚望之矯向欲有所論述日箋出可無事枝贅矣未卜已付剞劂否欲作跋數行畧見同志以量移秋官又兼督捕五官並用日不暇給筆墨之緣遽成隔世奈何奈何因及門顧俠君南還之便附候新祉近刻二種請教以當一夕之談年侍期王士禎頓首

王阮亭先生手柬

毛詩日箋卷一

勾吳 秦 松齡

周南

關雎篇

毛氏曰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靜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蓋未嘗不以淑女指后妃也鄭氏乃以淑女爲三夫人以下歐陽氏非之謂上言雎鳩方取物以比興而下言淑女自是三夫人以下則終篇更無一語以及太姒且關雎本謂文王太姒而終篇無一語及之此豈近於人情歐陽氏之論當矣鄭氏云左右助也后妃將共待采之俎必有助而求之者歐陽氏嚴氏皆遵之惟以淑女指太姒爲不同謂寤寐之求鐘鼓琴瑟之樂乃太姒求得左右之賢爲不妒忌之德此爲合於序意而朱子呂氏不用舊說以后妃之未得已得爲言於不淫不傷之旨合學者兩存其說可也

卷耳篇

序曰后妃之志也嚴氏曰言后妃之志者謂因備酒漿而念及臣下之勤勞耳呂氏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

好善之志則不可不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羣臣之志則不可不同也知子之來之難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難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羣臣矣室有韓釜之聲則門無嘉客况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兔置篇

兔置序言后妃之化朱子以爲文王德化之盛夫齊家本於修身后妃之化莫非文王之德化也語似相

辰而義實相諉

言秣其馬

歐陽氏曰言秣其馬猶古人言雖爲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嚴氏謂其近於狎昵然狎昵之想不可有而悅慕之心不能無也朱子以爲悅之至敬之深最得其情矣

父母孔迺

諸家或以父母爲指文王或以爲指其夫之父母二說皆善終不若指文王者之切事情也嚴氏謂以父母喻文王非以服事殷者之所敢安似矣然以服事

殷文王之事而三分天下有其二非卽父母孔迺之人情乎亦文王所不能禁也

召南

草蟲篇

此篇毛鄭以爲出嫁在途之女按序止言大夫妻能以禮自防無在途之說也其爲行役大夫之妻較然無可疑者而以禮自防之意亦於言外可見 嚶嚶草蟲趯趯阜螽朱子謂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是也下二章皆同此意而歐陽氏曰當紂之末世淫風大行此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不爲淫風所化見彼草蟲嚶嚶然而嗚呼阜螽趯趯然而從之有如男女非其匹偶而相呼誘以淫奔者故指以爲戒而守禮自防以待君子之歸如此解雖於義無傷而於辭太鑿矣

采蘋篇

序言大夫妻能循法度也王氏曰所薦之物所采之處所用之器所奠之地皆有常而不變所謂能循法度呂氏曰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禋成焉嚴氏謂王氏未盡詩之意蓋法度者儀物也

能循者敬也非敬則儀物之常何足爲美乎輔氏謂東萊亦說得奸但詩意尤在有齊季女一句上愚謂祭祀固以齋敬爲主然齋敬之心於何見之亦只是物物有常事事不苟耳王氏呂氏之言未可謂之不盡詩意也鄭氏因季女之文謂是大夫妻之未嫁者古者先嫁三月教於公宮教成祭之此與昏義合然序言大夫妻決非未嫁之女矣呂氏曰犬夫妻未必果少特言苟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耳行露篇

卷之八

四

此詩乃貞女見陵於強暴幾無以自明得召伯之明而辨之曰穿屋曰穿墉事之難辨者也曰室家不足曰亦不女從事之終獲辨也貞女幸其得白而自明其心如此非必卽訴於召伯之辭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

殷其雷朱子呂氏嚴氏皆以爲興而鄭氏云雷以喻號令於南山之陽又喻其在外也蘇氏則曰雷聲隱然南山之陽耳然而不可得見召南之君子遠行從政其室家思一見之而不得如是雷也二說皆兼比於義竝通

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嚴氏曰男當先求於女今反欲遣媒妁以語男家也斯義未當夫女子雖有過時之懼若遣媒妁以語男家是無廉恥之防豈文王之教乎歐陽氏曰謂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則猶是望庶士之遣媒相通得其旨矣

三五在東

三五在東維參與昴朱子謂因所見以起興是也或以三五喻夫人或以參昴喻婦媵失之泥矣

抱衾與綢

程子曰賤妾得御於君是其僭恣可行而分限得踰

卷之八

五

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綢而知命之不猶而教化行矣

江有汜篇

按此詩所以美媵其曰不我以不我與不我過者蓋謂不得進御於君非必待年於國也其曰其後也悔其後也處其嘯也歌者乃深望其能悔正媵之不怨處非必嫡之果悔也蘇氏曰不敢怨而諉其悔耳夫不敢怨者悔之道也斯言精矣或云如是則文王后妃之化能被於媵而不能被於嫡曰聖人之教亦有不能盡及者如行露之詩有守禮之女不能必其無

強暴之男也

吉士誘之

嚴氏曰無禮者豈是吉士但美其稱以責之言汝本善良何乃爲此猶今責人者言謹厚者亦復爲之

何彼穠矣篇

顧炎武曰山堂考索載林氏曰二南之詩雖大槩美詩亦有刺詩不徒西周之詩而東周亦與焉據何彼穠矣之詩可知矣其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考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於齊此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於齊襄公非平王孫齊侯子而何說者必欲以爲西

毛詩目義卷

木

周之詩于時未有平王乃以平爲平正之玉齊爲齊一之侯與書言寧王同義此長也據詩人欲言其人之子孫則必直言之如稱衛莊姜則曰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宮之妹邢侯之姨美韓侯取妻則曰汾王之孫蹇父之子又何疑乎且其詩刺詩也以王姬徒有容色之盛而無肅雍之德何以使人化之故曰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雍王姬之車詩人若曰言其容色固如唐棣矣然王姬之車胡不肅雍乎是譏之也按此說桓王女平王孫則是其曰刺詩於義未允蓋詩自邶鄘以訖於檜曹皆太史之所陳者也其

中有美有刺若二南之詩則用之爲燕樂用之爲鄉

樂用之爲射樂用之爲房中樂而鼓鐘之卒章所謂

以雅以南春秋傳所謂象箭南籥文王世子所謂胥

鼓南者也安得有刺此必東周之後其詩可以存二

南之遺音而聖人附之於篇者也且自平王之東周

德日以衰矣麥禾之取繻葛之戰幾無以令于兄弟

之國且莊王之世魯衛晉鄭日以多故於是王姬下

嫁以樹援於強大之齊尋盟府之墜言繼昏嫺之夙

妖且其下嫁之時猶能修周之舊典而容色之盛禮

節之備有可取焉聖人安得不錄之以示興周道於

毛詩目義卷

木

東方之意乎蓋東周以後之詩得附二南者惟此一篇而已後之儒者乃疑之而爲是紛紛之說是烏知聖人之意哉又曰何彼穠矣以莊王之事而附於召南其與文侯之命以平王之事而附於書一也于嗟乎騶虞

騶虞毛氏以爲義獸歐陽氏曰賈誼新書騶者文王之囿名虞者囿之司獸陳氏曰禮記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樂官備也則騶虞爲虞官明矣獵以虞爲主呼其官而嗟歎之蓋深歎文王不忍殺物之仁言有盡而意無窮也嚴氏又以爲二官名引月令左傳

爲証亦有依據按爾雅無騶虞名毛氏之說不足從也

柏舟篇

此篇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之詩本於魯詩說朱子亦以其首尾辭氣卑順柔弱斷是婦人不得志于其夫而作今玩其辭氣亦不甚似婦人卽似矣然而古之忠臣不得於其君義不忍於決去心志掩抑不欲斥言君父則或託於婦人之怨思以自言其情序云仁而不遇其義更深長也我心匪鑒不可以茹歐陽氏曰鑒納影於內凡物不擇妍醜皆納其影我心不能兼容善惡

日月篇

諸家皆謂此詩作於州吁弑嫡之後朱子則曰見棄如此而猶有望之之意此詩之所以爲厚是謂作於莊公時也玩詩中四言胡能有定是尚望其定也其在國亂未成之時乎朱子之解精矣胡能有定俾也可忘朱子曰俾也可忘言何獨使我爲可忘者取不若嚴氏曰今國家之亂是可憂也若往日之事則使我可忘不復追咎之矣

惠然肯來莫往莫來

惠然肯來恐猶是期望之辭云庶幾其惠然肯來乎然終於莫往莫來也

願言則嚏

鄭氏曰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嚴氏曰當州吁莫來之時不復省記其母故欲其嚏而知已念之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歐陽氏曰士卒將行與其家室訣別云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乎若求

去聲目案卷

我與馬當于林下求之蓋爲必敗之計也此說得之嚴氏謂爰居爰處指居者爰喪其馬指行者不必然也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此章諸家皆以爲行役者追述始爲室家之時約誓之言不必然也蓋卽其臨行相約之辭耳凡人雖料從軍之必死豈不猶望生還而與室家偕老乎故言死生將契闊矣然與子約萬一得歸終當與子偕老也下章則又爲必不得歸之辭

匏有苦葉篇

序曰刺宣公而朱子但以爲刺淫亂之詩今雖未敢必其爲刺宣公然觀之篇辭旨隱約若有不敢斥言之意序之說未可廢也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

黃氏曰嚴華谷云谷風來曰大谷之風怒風也又習習然連續不斷所謂終風也又陰又雨所謂曠曠其陰也皆喻其夫暴無恩且云舊說以谷風爲生長之風習習爲和小雅谷風二章維風及頤非和也三章言草木萎死非生長也愚按毛氏以谷風爲東風本不可曉特言之熟而不覺耳今嚴氏以谷字尋意又

毛詩正義

七

以小雅之谷風爲証似覺明白然習習終是和意恐不過感興未必以風之暴比夫之怒也

昔育恐育鞠及爾顛覆

嚴氏曰昔者生育男女惟恐生育而貧窮慮食指之衆也故與爾盡力顛覆以營家業愚按詩意不過云昔者相與爲生惟惟恐其窮以及於顛覆如朱子之說耳未必言生育男女也

簡兮篇

朱子謂是賢者不得志仕於伶官而作若自樂而實自嘲也何指曰以詩觀之若有力如虎赫如渥赭皆

旁觀贊歎之辭絕非自作之語何氏之言是也

出宿于干飲錢于言載脂載牽還車言邁邁臻于衛不假有害

衛女思歸心切作此懸擬之辭正如杜工部詩即從巴峽穿巫峽便下襄陽向洛陽也

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鄭氏曰旣不得歸且欲乘車出遊以寫我憂朱子曰夫人之遊亦不可輕出只是思遊於衛地耳愚按詩意乃衛女思歸而不得爲此無聊賴之言不必實有其事詩人之言何可泥也

毛詩正義

七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

此衛之賢者仕不得志偶出北門而作是詩耳孔氏以爲背明向陰而行猶已居亂世嚮暗君而仕不必然也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

顧炎武曰凡交於大國朝聘會盟征伐之事謂之王事其國之事謂之政事

其虛其邪既亟且

嚴氏曰其虛其邪則猶有眷戀故國之意既亟且則暴虐已甚不可以少留矣

鄭
髮彼兩髦實維我儀

鄭氏曰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嚴氏曰守志不嫁不事膏沐髮然垂其兩髦如幼時之狀者實是我娶居之容儀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飾雖男角女髻見於內則女子幼時亦有此制未聞以是爲娶居之容也何楷曰共姜以夫已死不忍斥故以其生前事親之飾言之此說得之

君子偕老篇

嚴氏曰此詩惟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莫不及淫

毛詩自注卷十

卷十

亂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言而譏刺之意盡見碩人惟述莊姜之美不言莊姜不見答但中間有大夫風退二語倚嗟惟述魯莊之美不言不能防閑其母但中間有展我甥兮一語三詩體同皆中間冷下一二語而首尾不露其意呂氏曰一章之末云子之不淑云如之何責之也二章之末云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問之也三章之末云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惜之也辭益婉而意益深矣

秉心塞淵

董斯張曰衛嬖亦是中才不得援剛而塞齊聖廣淵

例看塞如不變塞之塞有鬱而不舒斂而不放之意淵如深淵之淵有兢然若臨惕然若隕之意

子子于旄在浚之郊素絲紕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諸家皆謂衛之卿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旄以見賢者程子則曰素絲束帛也謂以素絲乘馬行禮於賢者蘇氏則曰古者招大夫以旌于旄所以招之也素絲良馬所以贈之也既有以贈之故人思有以畀之也愚按二家之說似爲得情言衛之大夫禮意如此之勤則所見之賢者將如何告以善道乎

毛詩自注卷十

卷十

載馳篇

朱子以爲許穆夫人歸唁其兄已在途而許之大夫追止之非也蓋泥詩辭太過耳夫人思歸而不得故設爲馳驅至漕之想而豈其實事耶夫人豈不知己之不當歸哉豈遠以歸之有救於衛哉然而夫人之歸義當止也衛之覆滅許當救也許人但阻夫人之歸而絕無相救之策遣大夫而唁之聊且塞責耳夫人不勝其憤激欲以女子而爲赴難乞師之舉曰載馳載驅曰控於大邦皆許人所當爲而夫人所不可爲者若曰許人既不爲我不得不自爲之也託言

歸噴實以責許也、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
我思不遠朱子曰不以我爲善則我亦不能旋反於
衛矣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己
也呂氏曰許人既不以我歸衛則我亦不能旋反於
衛矣爲許人者蓋亦視爾父子兄弟之間有災患不
臧如之何則我之思不遠矣下章不閱謂曉然易見
初不閱也按朱子之說明渾東萊之說深婉宜並存
之諸家皆不及也

衛
倚重較兮

毛詩集卷

古

黃氏曰車中俯而憑處爲式式上平立而憑處爲較
故曰重較呂和叔云

碩人篇

郝敬曰此詩本爲閔莊姜而無一語道其憂閔之情
與莊公不答之事但極稱夫人族類之盛容貌之美
來嫁之儀及齊國之富就恒情易曉者開喻而莊姜
之賢不復爲昏主道矣

施眾減減鮑鮑發發

嚴氏曰喻莊公求昏於齊而得貴女猶衛門以河魴
喻齊姜也按詩只是形容齊地物產之饒耳未必有

比喻之意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

舊說以老使我怨爲老而見棄嚴氏曰詩言總角之
宴則始符便爲此氓之婦又言三歲食貧三歲爲婦
是止及三年便見棄不應便老也此說有理然其解
曰始也將與汝偕老今我未老而見棄若我從爾至
老其彼暴戾必有甚者愈使我怨也又覺太費周折
愚謂詩意蓋云始也本期與爾偕老今未久而見棄
將終身不得其所雖至老猶使我怨也

垂帶惻兮

毛詩集卷

革

毛氏曰垂其紳帶惻惻然有節度朱子曰惻帶下垂
之貌錢氏曰惻心動也愚詳文義畢竟作心動爲切
或謂上言容兮遂兮方狀其舒緩放肆安得下言心
動不知舒緩放肆之人其心茫無所主雖被服雍容
時露不能自持之狀今之紈袴子弟大都如此

伯兮篇

序曰刺時也范氏曰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
天下之務兵者毒民於死地者也故聖人重之如不
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惻惻不啻如
在已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

家室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

木瓜篇

序謂衛國有狄人之敗齊桓公救而封之衛人欲厚報之而作是詩朱子疑爲男女相贈答之辭意亦相似但從舊說則辭旨溫厚以爲男女贈答則索然無味矣嚴氏曰感其救患之恩爲瓊瓜不等之喻非以尋常施報論也

王

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

鍾惺曰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蓋以

毛詩目卷

去

黍離爲固然而不知此爲何地矣

君子陽陽篇

余德鄰曰簡兮之詩衛之賢以萬舞爲恥君子陽陽周之賢以執簫執翽爲樂均一棄賢也然賢者有恥心則國猶可爲也賢者而樂於執簫執翽則國非其國矣周之事尚忍言哉

揚之水篇

詩人託言揚之水以喻周室衰弱政令不行於諸侯今之戍申者僅我東周之人他國之人無有也此時周室漸卑即以大義召發諸侯未必盡能聽命況平

王忘弑父之大讐懷立已之私恩爲戍申之舉誰從之乎其言不與我戍申者雖怨他人之不共戍實隱

言其不當戍也 鄒忠胤曰甫許與申接壤當是楚因伐申而并侵甫及許容有之即不然而二國惕於震鄰或邀王靈并爲之戍亦非必待其見侵也 竹書紀幽王既沒立宜曰於申者許男與焉則平王之德甫許當亦德申之亞

中谷有蓷嘆其乾矣

嚴氏曰舊說以蓷草嘆乾喻夫婦相棄非也此詩但以歲旱草枯興亂世饑年之憔悴蕭索無潤色氣象

毛詩目卷

去

耳由是而致夫婦相棄故曰過人之艱難蓋棄妻不怨其夫而以爲時之艱難使然

過人之不淑矣

鄭氏曰淑善也君子於已不善也按上章方憫其窮厄今遽責其不善殊失詩人溫柔敦厚之意呂氏曰古人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朱子取之是也

尚寐無吺

序言君子不樂其生謂當時之君子傷心時事無可奈何絕無生趣也詩言尚寐無吺者謂惟有昏睡不覺付世事於不知耳似不必以爲不動以死也

葛篇

葛藟而生河上得河之潤以爲長猶王族之託王以爲盛也今平王疎遠骨肉無親親之道兄弟共父母者也兄弟而可遠必使我謂他人父母而後可即使謂他人父母亦孰有顧我者哉如所云自家骨肉尚如此何況區區陌路人也

彼采葛兮 彼采蕭兮 彼采艾兮

序曰懼讒也郝敬曰葛之爲物可以纖護言蔓引何以異葛蕭之爲物可以蕪護言薰灼何以異蕭艾之爲物可以炎護言灼膚何以異艾似於取喻之意爲

朱詩自箋

得、蕭祭祀以脂藝之爲香

大車篇

序謂陳古以刺今呂氏曰此詩所謂陳古其猶在文武成康之後與蓋惟能止其奔不能革其心與行靈之詩異矣亦僅勝於東遷之時而已顧炎武曰豈不爾思畏子不奔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

毛鄭以留爲氏然無所考証歐陽氏極辨其非當從歐陽氏以爲滯留之留也 詩人不斥言其君之不

用賢因託言賢士之不進用或因植麻之故遲回丘隴間而不遽來乎亦微辭也

鄭

將仲子篇

將仲子三章摹畫莊公心事曲盡云仲之言豈不可懷段豈不當速除但父母諸兄國人必有以殺弟見責者俟其作難而後除之則可以謝衆口矣 莊公蓄謀深狡以爲人莫知其隱孰知詩人代爲寫照如此所謂如見肺腑肝者哉

朱詩自箋

叔于田二篇

先儒皆謂叔段不義得衆國人愛之而作今觀其所以美叔者無非飲酒服馬之能馳騁射御之精宛然一放縱無禮之公子也然則愛之者非狎昵之羣小卽徒搏之勇夫耳豈舉國之人愛之乎小人之所愛君子之所惡也 嚴氏曰首序以爲刺莊公蓋與春秋書鄭伯克段譏失教之意同 禮褻暴虎獻于公所黃氏曰晦庵以公爲莊公華谷遂以爲叔段在鄭從莊公田暴虎以獻氣陵其兄愚恐叔段強恣於外未必入鄭肯從莊公田叔段君臨大邑未必可身自禮褻若段果從莊公之狩而獻于公所正退守人臣

之分安得言相陵耶愚按毛傳云叔之從公田也則其說不始於朱子方叔段之未襲鄭也君臣之分未絕安知叔段之必不入鄭而從田耶禮楊暴虎正叔段好勇輕脫之常態得虎以獻莊公乃自矜武力以驕其兄嚴氏之說極爲得情黃氏駁之非也

遵大路篇

此詩序以爲莊公失道君子去國國人思望之辭朱子改爲淫婦人之辭殊不似執袂執手乃國人惜君子之去深致其繾綣之意何必婦人也

有女同車篇

舊說以有女即孟姜嚴氏謂有女言鄭忽所取他國之女彼姜孟姜指忽所不取者亦有理宜並存之

韜兮篇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何楷曰如後序言則此詩語乃絕無人臣禮豈可以爲訓嚴氏謂是小臣憂國之言尋味詩意似爲得之

彼狡童兮

狡童或謂指祭仲或謂指忽用事之人其說俱近理惟以爲指忽者不可從朱子曰昭公之爲人柔懦疎闊不可爲狡即位之時年已壯大不可謂童嚴氏曰

忽以世子爲鄭君其當時國人作詩義不得目爲狡童皆正論也

褰裳篇

序曰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孔氏曰忽是莊公世子於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狂童恣行爲突也正謂正爭者之是非去突而定忽嚴氏曰此詩及有女同車皆欲求援於大國以扶植之也王道既微小國無可控禦往往思方伯之拯已霸國能無興乎是可以觀世變矣一說狂童指祭仲即扶蘇篇所謂狂且也鄧元錫云仲置君如

奕棋然蓋其易也故詩數以狂童目焉

風雨篇

余德鄰曰亂世小人多而君子少幸一遇焉故曰心夷曰疾謇曰云胡不喜猶莊子所謂逃空谷者聞人足音蹙然而喜也

縞衣綦巾

嚴氏曰縞衣綦巾稱其妻猶云荆釵布裙也極得詩意蘇氏謂縞衣白衣男子之服綦巾蒼巾女子之服恐不必如此分別

有女如荼

孔氏謂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茶然
愚意如茶只言如茅華之輕白可愛耳未必女皆喪
服也

野有蔓草篇

此詩諸家以爲男女婚娶失時邂逅相遇於野草之
間玩詩中無狎昵之語未必然也且左傳襄二十七
年鄭伯享趙孟於垂隴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
吾子之惠也昭十六年鄭六卿餞晉韓宣子於郊子
舊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古人賦
詩固多斷章取義然未必名卿贈答專賦淫佚之辭

毛詩日箋卷一

卷一

也蘇氏曰鄭人困於亂政思得君子以被其膏澤也
或曰有美一人婦人之謂然則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亦婦人也哉其說似可從何楷以詩首句蔓草二字
偶符祭仲蔓草猶不可除之語遂謂國人託爲莊公
愛仲之辭亦太鑿矣

毛詩日箋卷一

毛詩日箋卷二

齊

雞鳴篇

古說皆謂賢妃警其夫欲令早起誤以雞聲爲雞聲
朱子云心嘗恐晚聞其似者而以爲其嚴氏則曰雞
以天將明乃飛而有聲雞未鳴之前無雞聲也於是
從曹氏之說謂哀公荒淫昏亂以雞聲爲雞聲其說
亦有理但古說非甚不安不當輕改況詩人之言於
蠅聲之早晚何必泥也李本曰天將曙而蒼蠅始

毛詩日箋卷二

卷二

有聲此賢妃疑其已遲之辭也於次章曰蒼蠅已有
聲矣然猶未大明故月光尚顯此賢妃幸其尚早之
辭也疑其遲幸其早極爲得情且既不背古序又可
解華谷之疑似可從

東方之日篇

詩刺淫奔而發端以東方之日月乃詩人深惡其事
言日月照臨之下安得爲此醜行也

折柳樊園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夙則莫

首二句言其君之號令無常甚不足恃正如折柳而
樊園耳然以柳樊園狂夫亦必却顧而不敢即越如

人臣聞君之命雖知其無常亦不敢不顛倒衣裳也
末二句正言其興居無節不必謂歸咎於司漏者

南山篇

諸家皆以前二章刺齊襄後二章刺魯桓而嚴氏謂
全詩俱刺魯桓以齊人不當以雄狐目其君也夫襄
公身為鳥獸之行國人目之以雄狐誰曰不宜且詩
曰曷又懷止曷又從止明指襄公而言宜從舊說
郝敬曰亟稱魯道者闔外通聞行人共見也亟稱齊
子者明非齊婦也

婉兮變兮總角壯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毛詩目義卷十

十

鄭氏曰人君內修其身外修其德居無幾何可以立
功猶是婉變之童子壯然而權見之無幾何突然加
冠如成人蘇氏朱子益暢其旨大約謂凡事不須強
求能循其序而為之則可以忽然而至其極也獨嚴
氏謂此詩正言襄公之躐等而躁求玩詩辭曰未幾
曰突而其說亦通然終不若舊說之深婉有味也

盧令令篇

序云襄公好田獵百姓苦之陳古以諷焉何楷曰其
人指襄公也若謂陳古以諷則以仁與德歸之似矣
美且鬻明是見前有此人可亦謂是古人之鬻耶其

辨亦有理若如其說乃田獵者獻媚襄公之辭詩人
述之以為刺耳

敝笱篇

郝敬曰莊公於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為妻綱
如笱可制魚子之於母猶曰弗克夫不能制其妻則
同敝笱矣故敝笱以刺子序說各有當
也

載驅薄薄簟第朱韉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諸家皆以上二句言襄公下二句言文姜蘇氏曰襄
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於魯而來會之極

毛詩目義卷十

十

似二人急於淫會毫無羞恥之狀而嚴氏謂四句皆
言文姜蓋不欲於一章之內分作兩人耳然終不若
舊說之得情也

猗嗟篇

嚴氏曰此詩極言其人容貌威儀技藝之美而以歎
息之辭發之是其人之所不足者必有在於容貌威
儀技藝之外者矣方此時採得於齊未有序說不知
所刺何人所言何事中間有展我甥兮一句只一甥
字便見得是刺魯莊公只一展字便見得是以魯
莊為齊侯之子詩人設為諱護之辭以譏之讀者既

默會其意乃再三諷詠之方見得自倚嗟而下句句稱美處節節是歎息不滿處辭不急迫而意深切矣

魏

好人服之
好人毛傳以爲好女手之人朱子曰好人猶言大人也嚴氏亦曰尊貴者之稱也今俗稱猶然按詩本刺褊褊急之俗必在上之人成之二家之說是也
汾沮洳篇

此詩刺貴人而親細事爲儉不中禮耳朱子曰若此人者美則美矣然其儉嗇褊急之態殊不似貴人也

毛詩自箋卷下

句

最爲簡帳而嚴氏泥序其君儉以能勤之語謂魏君親采莫之事公路之官猶不爲此恐未必然也郝敬曰沾汗手足以求蔬菜非大人之事居上纖嗇其狀類此不必真有采莫采桑之行亦不必即是公路公行之官

園有桃其實之穀

二句必以毛氏之解爲正謂園有桃則食其實園有民則用其力詩中雖無不能用民力之言而其意固在言外鄭氏云魏君不取於民食桃而已其說之陋不待言然謂二句止是託興無他意義恐未必然

陸帖篇

詩中父曰母曰兄曰諸家謂是父母兄臨行教戒之言朱子謂是行役者不忘其親想像其父母兄念己之言以兩說較之覺朱子之解意味深長徐士彰曰孝子思親不言己之念親而反言親之念己則所以存諸心者益切不言己之自慎而言親之欲其慎則所以保其身者益至詳味之藹然有天親慘怛之情焉

十畝之間篇

毛詩自箋卷下

五

蘇氏曰此君子不樂仕於朝之詩也朱子曰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朝而思與其友歸於農圃與後序其國削小民無所居之說異然玩詩意二子之說得之

伐檀篇

蘇氏曰君子之仕於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於河此說未免牽強朱子以爲美君子之不素餐與序意不合呂氏嚴氏俱從孔疏身自伐檀之說又似太泥愚意詩人以伐檀喻君子之不得任用伐檀本以爲車實之河干非其地懷材本以大受實之閒散非其任而舉目富貴之人皆無功食祿者也若君子之用於

時則必有以稱其祿矣詩意恐只如此

碩鼠篇

朱子曰民困於貪殘之政故託言大鼠害已而去之也黃氏曰鄭箋以碩鼠爲斥其君非矣嚴氏以爲指聚斂之臣又不若晦庵之說尤平易也輔氏曰三歲貫女則民之於上至矣莫我肯顧則上之於民甚矣於是而決去焉非民之罪也誰之永號姚舜牧曰哀哀寡婦誅求盡痛哭郊原何處邨此永號之謂也

唐

毛詩自注卷之六

六

蟋蟀篇

呂氏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早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職思其憂何楷曰職思其居思其外之可憂者不然思居思外所思何事

山有樞篇

序曰刺晉昭公朱子以宛其死矣之言非臣子所得施於君父其論甚正然當其時曲沃之叛形已成昭公之死三日迫而恬不覺悟詩人之言亦所謂急不

擇音也呂氏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驅馳飲樂者哉其激發感切之者深矣呂祿棄軍其姑呂頍悉出珠

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也

何楷曰此諸大夫哀昭公之將亡而私相告語之辭謂此岌岌者國也此衣服車馬之物必非我輩所能享何不及今曳婁之驅馳之之愉快而坐視其爲他人所欲乎亦通

揚之水篇

諸家皆謂國人叛昭公而歸沃獨嚴氏援據後事謂晉人無叛心叛者潘父之徒耳詩人反辭以泄其謀

毛詩自注卷之七

七

欲昭公知之早爲之備其說最爲深長何楷曰桓叔篡晉之謀已定如白石在清水之中昭然可見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曰我聞有命者通國皆知之辭曰不敢告人則固以告矣語甚隱妙是巧於告密者

綢繆篇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朱子以爲國亂民貧男女有失其時而後得遂其昏姻者詩人述其夫婦相語喜而自慶之辭是謂昏姻之已成者也嚴氏曰今夕是何月之夕乎是十月嫁娶時也爾

女子可以嫁而見此良人矣然國亂民散不能備禮
猶未得嫁故又歎此女子汝當如此良人何是謂昏
姻之未成者也夫詩云見此良人明是昏姻已成朱
子之說是也特謂喜甚而自慶之辭似於如此良人
何語意未得蘇氏曰今夕何夕云者幸之之辭也然
而居於亂世家室不能相保既已成昏而懼其失之
也則曰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此解得之

杜篇

舊說昭公不親其兄弟則如獨行道路之人蹢躅然
無所親曾杜杜之不如曰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

毛詩正義

他人不足恃也曰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
不飲焉言必不相親必不相助也詩意曉然無可疑
者朱子改爲無兄弟者自傷其孤特而求助於人之
詞反覺少味

無衣篇

序云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
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朱子駁之謂武公弑君篡
國王法必誅雖曰尚知王命而請之以自安乃猾賊
之尤耳以是爲美非所以爲教也其論正矣嚴氏曰
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序言美之者特武公大夫之

意耳戴岷隱曰已不請命於天子其大夫乃爲請
命於天子之使蓋武公自嫌強大不肯少屈使其大
夫諷天子之使而取之觀其詩詞傲然可忿豈曰無
衣自誇強盛也不如子之衣以敵體相輕也衣者天
子之衣豈使臣之衣當是時晉猶未強非得天子之
命服誠不可以久安非武公謙詞也外示強大中實
歎然真情所見不可掩也按此解最得詩意劉仁
恭謂使者曰旌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與豈
曰無衣之言一也

有杜之杜篇

毛詩正義

舊說特生之杜其陰至寡不足爲往來之庇故人無
就之者人君無恩於人君子舍之而去詩意本自明
白嚴氏以其義爲贅誤矣丘光庭曰日中之後樹
陰過東杜生道左樹既寡特而陰又過東無休息之
所故人不來也

葛生篇

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
公之攻戰不休知其死之無日也則斷以百歲之
後庶幾同歸於丘而已其示傷之至也蘇氏曰思之
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嚴氏不用舊說斷以爲

悼亡之詩亦通按世說云袁羊嘗詣劉恢恢在內未起因作詩調之曰角枕粲文茵錦衾爛長筵劉尚晉明帝女主見詩大不平劉孝標亦引小序以見袁以死嘲劉故主不平耳則其爲悼亡之詩舊矣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鄭氏謂人之爲言是稱薦人舍旃舍旃是謗訕人歐陽氏非之謂下文再舉人之爲言而不舉舍旃舍旃者知非二事也其解詩曰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諸

家多從之而嚴氏曰聞人之言語且未可信將舍之而不聽乎亦且不可如此但當考其言何從而得之推其所自來則虛實盡見矣似更爲曲盡

秦

車輶篇

呂氏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俗也今日不樂逝者其盡悲感慨之氣也秦之彊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姚舜牧曰大抵風俗以時變而不善變者未嘗不至於大敝秦初與民並坐鼓瑟何等簡易可親然其趨也必至於尊其臣卑其主而上之

人不勝其憤則一變而森嚴其堂陞使侍者曾不得持尺寸以上殿焉是始之簡易可親者其極敝必至於禁嚴而難近也先王制禮嚴尊卑之分而未嘗不通上下之情正不如此此皆可謂善於論世

載儉歇驕

儉歇驕舊說以爲田犬名長喙儉短喙歇驕王雪山嚴華谷戴岷隱以爲載儉於車中以歇其驕逸似可從但爾雅作犬名惟字皆從犬爲稍異則舊說不爲無據也朱子亦從舊說爲犬名而謂以車載犬以休其足力則與諸家之說相通宜從朱說

小戎篇

輔氏曰一章主言車二章主言馬三章主言兵器所謂婦人必其卿大夫爲將帥之妻也蓋溫其如玉厭厭秩秩皆非士卒所能當也

蒹葭篇

序曰蒹葭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呂氏曰此詩全篇皆比猶鶴鳴之類所謂伊人猶曰所謂此理也蓋指周禮也襄公所以未能用周禮者疑其迂耳若孝公所云安能邑邑待數百十年以成帝王也故詩人諷之以禮甚易且近特人求之非其道耳

按呂氏之說即程子所云順而求之即易逆而求之則艱且遠也但以伊人爲此理猶覺未安何惜曰伊人指文武也似爲得之 郝敬曰周之興也詩歌蒹葭是春和之明景也周禮行而忠厚篤祐開卜世有道之長秦之興也詩歌蕭蕭是肅殺之蕭晨也周禮廢而強梁腊毒兆二世撲滅之禍

陳

宛丘篇

序謂刺幽公游蕩無度朱子止以爲刺游蕩者恐從舊說爲是若是尋常游蕩之人安得擊鼓擊缶驚羽

驚翔聲容如此之盛乎

東門之枌篇

上有宛丘之君則下有東門之人矣

衡門篇

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歐陽氏曰首章之意言小國皆可爲二章三章言大國不可待而得蘇氏曰食魚必魴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朱子改爲隱居

自樂而無求者之詞雖於詩詞意極似終覺舊說有餘味

東門之池篇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嚴氏曰僖公荒淫忠臣良士之言無由而入其君子無可奈何但因其好色思得淑女爲其配偶庶幾優柔而漸入之如池之漚麻漸漬而化之也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閨門之奧笑歌晤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革其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

東門之楊篇

此詩總言男女之失時東門之楊其葉牂牁則爲時已晚昏以爲期明星煌煌則益過時矣昏姻之時失則淫亂之風行所以爲刺不必泥序親迎而女不至之說也

墓門篇

此詩因陳陀之爲亂追咎桓公不制之於蚤又咎其不聽人言以至於顛倒後悔無及耳序云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乃衍說也 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蘇氏曰夫也不良指陳陀也陀之不

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去昔者誰爲此乎蓋歸咎桓公也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子不顧顛倒思子何惜曰歌以訊之訊子不顧指昔日言顛倒思子指今日言言雖訊之而我言終不蒙其顧念至今日身死未寒而顛倒狼狽若此使桓公地下有知亦必思我昔日之言然已無及矣皆追恨之辭

誰儂子美

毛氏曰儂張誑也朱子曰儂張欺誑也程子曰儂謂譸張迂迴誣罔人者必迂曲以致惡而李氏引說文云儂雍蔽也蓋以欺誑爲雍蔽也子美鄭氏以爲指

宣公何惜曰古者目君皆曰美人既爲人所儂矣而猶呼曰子美忠愛之至也或謂指所美之賢者於義亦通但舊說本安不必改也朱子謂是男女之有私而憂或間之之辭郝敬駁之曰以子美爲男子則簡兮爲怨女矣以子美爲婦人則離騷爲曠夫矣從序則此詩爲忠憤從朱則此詩爲閨怨聖人刪訂之義宜何從乎京山之言是也

月出皎兮使人僚兮舒窈窕兮勞心悄兮

嚴氏曰當月出皎潔之時感其所見與佼好之人顏色僚然而好其明艷白晳如月之初出而皎潔其行

止舒遲窈窕然姿態之美也思而不可得則勞心悄然憂愁而靜默也此說與毛鄭蘇氏合而朱子則曰當月出之時而思佼人之好欲一見之以舒窈窕之情而不可得是以爲之勞心悄然也較舊說爲勝詩記取之

蘇氏曰靈公朝夕而往夏氏之邑故其民相與語曰君胡爲乎株林乎將以從夏南耳非徒適株林也特以從夏南耳朱子亦從之然不若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

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耳然而駕我乘馬則舍於株林矣乘我乘駒則又食於株林矣雖欲爲之隱示不可得也辭旨婉約最妙何惜曰言朝食於株則在株越宿可知

焦裘篇

檜君國小不能自強於政好繁其衣服逍遙遊燕故詩人憂之嚴氏云非以焦裘狐裘爲大故而以逍遙翱翔爲可憂也舊說以其朝服燕而以祭服朝恐不必泥

隰有萋楚篇

後序謂是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欲者此因後兩章有家室之語而爲是曲說耳朱子曰政煩賦重。人不堪其苦。歎其不如草木之無知而無憂也。最得詩意。黃氏謂下章樂子之無室無家恐難指萋楚然則萋楚又可稱之爲子乎。詩人之言難以理拘也。匪風發兮匪車偈兮

張子曰人之不安常如在風中車上

顧瞻周道

鄭氏曰周道周之政令也朱子曰適周之路也何楷

毛詩集卷十

去

曰詩言顧瞻雖指適周之路而意之所託則仍在西周盛時其禮樂刑政布在方策者與今之所行大不相同如孔子所謂我觀周道幽厲傷之是也

誰能烹魚漑之金鸞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姚舜牧曰善治國者如烹小鮮烹而不漑焦且壞矣漑之益驚以善其烹此周道也當時天子衰微諸侯強大徵求下國無復膏澤存焉蓋未有以烹鮮之道行之者故詩人惘然歎曰誰能烹魚漑之金鸞遂緊接誰將西歸懷之好音蓋深致望周道之復興與

曹

蒼兮蔚兮南山朝隤

蒼蔚毛氏曰雲與貌程子曰草木鬱茂之狀朱子從程不從毛朝隤毛氏曰升雲也朱子從之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各取其義之當也嚴氏解南山朝隤爲樵者朝升於南山之上而采草木似乎創解然張子有詩云林木南山蒼蔚時工斤樵斧共朝隤衆知趨利青冥上不念幽居季女饑乃知此說由來舊矣

鴈鳩在桑其子在梅 鴈鳩在桑其子在棘 鴈鳩在桑其子在榛

毛詩集卷十

去

蘇氏曰從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是故居一以待之無不及者深得均平專一之意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

程子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皆不得其所也嚴氏曰泉流自上而下可以及物宜其灌良苗也今其所浸乃叢生之稂莠之盛見田野荒蕪民不得其所也二說皆有理然玩詩下泉而曰冽苞稂而曰浸正與末章芄芄黍苗陰雨膏之相反則程子之說尤長也 呂氏曰匪風下泉皆思周道之詩然匪風作於東遷之前此一時

也下泉作於齊桓之後此又一時也

幽

一之日二之日

朱子曰一之日謂斗建子之月變月言日言是月之日也蓋周之先公已用此以紀候故周有天下遂以爲一代之正朔也戴岷隱曰一日二日說者以爲周正豳風先公之事周未建正也夫數窮於十自正月至十月數之窮也故詩人以十有一月謂之一日自一而數之避月而言日懼其與月相亂也先儒之說大約如此而黃氏曰一日二日蓋主於陽復而起數

毛詩正義

卷

何楷曰本天而言則主日以冬至爲日長一線之始也本曆而言則主月以孟春爲夏正建寅之始也按何氏之說本於黃氏而益精矣

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公子或以爲女或以爲男未知孰是但婦人謂嫁曰歸既曰同歸似非男也且諸侯之子凡男女皆得稱公子左傳云凡公女嫁於敵國姊妹則上卿送之公子則下卿送之于大國雖公子亦上卿送之則以爲女公子者非無據也女心傷悲先儒謂其豫有離親之感是也而嚴氏以爲非經意夫苟無離親之感則

所傷悲者何事乎

猗彼女桑

毛氏曰角而束之曰猗蘇氏曰取葉存條曰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猗猗其長也嚴氏曰猗猗也猗取之者不斬其條但就樹以采其葉也玩猗字之義蘇氏爲確朱子從之

爲公子裳

此公子諸家皆不言女嚴氏曰不敢言豈公之裳而託言公子也獨何楷亦以爲女公子言玄黃以獻其君其朱色之鮮明者婦人女子尤愛之故取以爲公

毛詩正義

卷

子裳表藹然家人一體之意亦通

十月隕穽

毛氏曰隕墜穽落也黃氏曰以穽爲落則與隕字之義何別當采說文之意乾葉爲穽

爲公子裘

何楷曰此公子謂豳公之子與上章女公子不同豳績者婦人之事則我朱孔陽以獻公之女狩獵者男子之事則取彼狐狸以獻公之子亦各從其類也曰爲改歲

黃氏曰東萊曰十月而曰改歲三正之通於民尚矣

岷隱曰十一月謂之改歲者蓋十二辰至於亥而止
復起於子故謂之改歲非三正之謂也孔氏曰改歲
者以仲冬陽氣始萌可以爲年之始愚恐詩意不過
以年窮歲極大寒之將至故預爲塞燿之計非必謂
塞燿之時爲改歲之時也此論甚當何楷亦曰既以
十月爲改歲則又何云二之日爲卒歲乎是其一篇
之中自相矛盾矣按改歲原不正指十月乃預計之
詞玩本文語意自明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
祭韭九月肅霜十月淅場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

堂稱彼兕觥萬壽無疆

姚舜牧曰藏冰獻祭是民之共宴饗稱觴是民之厚
然詩意全不在此若曰二之日不獨續武功三之日
四之日不獨于耜舉趾又有藏冰獻祭一事亦係於
職分而不可已者九月十月不獨築場圃納禾稼又
有宴饗稱觴一節亦根於至情而不容已者總見農
夫無一刻之暇爲之上者不可頃刻忘稼穡之務也

鷓鴣篇

周公居東東征或以爲一事詩作於既誅管蔡之後
或以爲二事詩作於東征之前其以爲一事者本於

孔氏據金縢言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謂居東二
年而得三監淮夷叛者誅之耳周公既誅管蔡懼成
王疑已戮其兄弟故作詩以曉諭成王也朱子初從
其說其以爲二事者本於鄭氏蔡仲默解金縢從之
朱子又曰弗辟之說只從鄭氏爲是初謂當從古注
後來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因
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征之聖人氣象大不如此
後人爲之說曰居東者周公始聞流言而避居於東
也東征者成王既迎周公以歸往征其罪也金縢云
居東二年東山云自我不見於今三年則知非一詩

事矣愚按鷓鴣詩今在東山之前則作詩在前東征
在後頗爲明據且朱子之定論合於天理人情之正
不可易也 金仁山曰鷓鴣之詩其情危其辭迫蓋
憂武庚之必反王室之必危也昔也武庚以周公利
權間三叔而今也奄君又以周公見疑嗾武庚則蹀
躅之變勢所必至故周公汲汲爲成王言之曰鷓鴣
鷓鴣既取我子謂其已誘管蔡也毋毀我室謂其勿
更搖毀王室也恩斯勤斯勦子之閔斯傷管蔡也二
章言先王創業之備固也今此下民孰敢侮子微管
蔡之內叛武庚之外連則固未易侮也三章言先王

之勤勞也四章言王室之孤危外患之必至其辭不
得不迫也既而成王悟周公歸而管蔡武庚卒於叛
蓋其參謀造禍非一日矣何楷曰次章承上章毀
室言而深以綢繆牖戶爲成王望也四章風雨漂搖
乃未然事與次章未陰雨相應今雖未至於此而後
來必至於此也其說甚當

鶴鳴于垤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烝
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此詩程朱二子之說不同程子曰有陰雨之候則婦
思念其夫而悲歎又計其行之久念其將至我征聿

毛詩卷之

卷

至謂我之行者其遂至也念其將至而洒埽復恨其
留繫之久見其思望之情切也瓜之苦者人所不取
常在其所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也自我不見今三
年矣嚴氏曰此皆想其婦在家之歎望蓋行人念家
之情如白居易詩云想得家中夜深坐還應說著遠
行人也朱子曰行者之妻思其夫之勞苦而歎息
於家于是洒埽穹窒以待其歸而其夫之行忽已至
矣因見苦瓜繫於栗薪之上而曰自我之不見此亦
已三年矣何楷曰闊別許久見故園風物依然如舊
似喜似驚有無限感慨况其家室乎唐詩始憐幽竹

山窗下不改清陰待我歸意與此同按二說俱有理
趣宜並存之

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駸其馬親結其禰九
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諸家謂上章咏舊有室家者此章咏新有室家者是
矣而鄭氏解末二句曰其新來時甚善至今則久矣
不知何如也又極敘其情樂而戲之如鄭氏說則詩
皆追述昔日之事非初婚也何楷曰以前章果羸施
宗熠燿宵行及有敦瓜苦等語思之彼皆夏末秋初
所有而倉庚之鳴正在仲春之月時不相值則于飛

毛詩卷之

卷

結禰其爲追述之語無可疑者故當以鄭箋之解爲
正按此說亦甚有理

破斧篇

鄭氏以破斧缺斨爲四國流言既破毀我周公又損
傷我成王以此二者爲大罪甚失詩人本意此詩總
是發明周公大公至正之心全是爲民非以自救而
當日從軍之士亦深知其心雖破斧缺斨不以爲勞
耳朱子謂是從軍者答周公前篇之意亦不必泥也
我觀之子蓮豆有踐

郝敬曰設其蓮豆踐然成列君臣相與燕笑一見而

往事釋然矣聖人豈有成心乎

九罭之魚鱗魴

九罭諸家或以爲大網或以爲小網鱗魴或以爲大魚或以爲小魚未有定說程子曰鱗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網則得鱗魴之魚用隆厚之禮則得聖賢其說平順

是以有哀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諸家多以爲東人欲留公之辭夫居東周公之不幸也東人當以朝廷之失公爲憂不當以東土之得公爲喜故謂是東人留公者未必然也程子曰此章祈

毛詩集卷一

畜

反周公誠切之意是以猶所以也朝廷所以有哀衣之章用尊禮聖賢無以也無以是服逆我公來歸無使士民之心悲思也終當以此說爲正

狼跋篇

程子曰狼獸之貪者猛於求欲故陷於機穽羅磼周公無利欲之蔽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然安也異於狼之跋蹇矣又曰先儒以狼跋蹇不失其猛與周公不失其聖奚若虎豹胡獨取狼也古之詩人比興以類也是以香草譬君子惡鳥譬小人豈有以豺狼與聖人乎程子之言是也而何楷曰跋

胡比公之進而立朝遭流言之變蹇尾比公之退而居東至二年之久詩人畧假荒迫之狀爲喻如易所稱羝羊觸藩云者非以狼爲公比也亦通

毛詩日箋卷二

毛詩集卷一

畜

毛詩日箋卷三

勾吳 秦 松齡 學

小雅

鹿鳴之什

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

鄭氏曰視古示字也朱子曰言嘉賓之德音甚明是以示民使不佻薄而君子所當則倣而曹氏嚴氏謂與視民如傷同義言嘉賓教益於我皆有德之言甚昭明矣其視民則不薄之謂所言皆仁厚也此不欲改視為示耳然終不若鄭氏之義為當

毛詩日箋卷三

一

翩翩者雛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子曰翩翩者雛或飛或下而集於所安之處今使人勞苦在外而不遑養其父此君人者所以不能自安而深以為憂也詩意已盡而嚴氏謂雛鳩性壹而孝今使人不暇孝養其父鵲鳩之不如此說本於蘇氏頗近穿鑿

將母來詒

鄭氏曰詒告也朱子曰以不獲養父母之情來告其君也非使人自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耳諸家多從之是矣而何楷曰將母來詒者言以已欲將母

之情來告於其母也蓋父母愛子之情雖一而父或猶知大義母未必不牽於私情故思所以慰其意者如此按此說亦為得情

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征夫毛氏曰行人也是即謂使臣也孔氏曰使臣上介衆介朱子曰使臣與其屬也是所謂征夫使臣亦在內也而嚴氏云每懷靡及征夫如此使臣可知則使臣在征夫之外矣詩意恐不然何楷曰文王所遣必非一使則衆多並行正謂同時出使之入耳

周爰咨諏

毛詩日箋卷三

二

毛氏曰忠信為周鄭氏曰大夫出使驅馳而行見忠信之賢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呂氏曰周爰咨諏者古語多倒用也後儒多解為周徧之周因為簡明但國語叔孫穆子聘晉曰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每懷靡及諏謀度詢必咨于周則毛氏之說未可非也

常棣篇

嚴氏曰此詩專以死喪急難之事明兄弟恩義之至切雖朋友妻子皆不如兄弟之重八章之中勤勞反覆蓋周公處兄弟之變其事雖已往而懇切哀憐之心其痛猶未定也詩中雖不言管蔡之事而管蔡

之心惻然溢於言辭之表矣東坡詩曰周公與管蔡恨不茅三間最說得周公之心出 鄂不韡韡不韡韡氏曰當作柎鄂足也歐陽氏曰不韡韡者韡韡也古詩之義如此者多何煩改字爲柎蓋已言鄂則足見相承之意矣諸家從之是矣然古不與柎皆爲夫音華不注山不亦讀作夫伏琛齊記引虞摯畿服經作柎言此山孤秀如花附之注於水亦可以證鄭氏之說學者所當知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矣兄弟求矣諸家解下二句俱蒙上文死喪之威而言而歐陽氏則曰凡人有死喪可畏之事惟兄弟是念

主書案卷

三

雖在原隰廣野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語氣似作兩事按本文威與哀下各以兄弟承接則分爲兩事亦得 脊令在原兄弟急難何楷曰禽經云脊令友悌張華注云脊令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故取以喻兄弟此與舊解不同存之以備一說 何楷又曰兄弟急難者言兄弟當相急於患難謂相救也春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能急人之困字法同此此解急難二字最精當從

伐木丁丁

嚴氏曰山中伐木其聲丁丁然相應是與人共伐之

有朋友之義焉愚謂丁丁止取其聲之相應耳不必言與人共伐也丘氏曰伐木者其聲丁丁然空谷響應出于自然喻朋友故舊氣類之相從亦如此也此說得之

既有肥羜以速諸父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

諸家或以肥羜肥牡爲禮之隆殺何楷曰醴酒醢醢陳饋牲牷皆一時事互文以相通耳先言諸父後言諸舅親疎之序也極是

寧適不來微我弗顧 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鄧玄錫曰以速諸父舅而不來也寧其適然他有故

主書案卷

四

而不來乎將無我弗顧我有咎而不來也自反深而望切矣按此解與舊說稍異然意甚脗切

有酒湑我無酒酤我坎坎鼓我躑躑舞我迨我服矣飲此湑矣

嚴氏曰凡言我皆燕朋友者自我也鄭氏以爲族人陳王之思則是臣答君之辭非君燕臣之辭矣君燕臣之辭歌但當述已待臣之意不當述其臣感己之辭也

天保篇

序云下報上也諸家皆言祝其君之福祿惟嚴氏曰

天下無德外之福故詩人祝君必本之以德曰厚曰
益曰穀皆以俾爾言之祝君之德也曰除曰庶曰宜
曰興曰增皆以無不莫不言之祝君之福也歸美之
中有責難者寓若盡以爲言福祿則全篇皆容悅之
辭豈古者君臣相與之義耶愚按五章言貽爾多福
而極之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明是以德爲福豈有德
極於羣黎百姓而反無一語歸本君身之理嚴氏之
說是也何福不除程子曰除有消去之義其受之
也皆若消去而未嘗有嚴氏曰言何等福不消受也
民之質矣日用飲食顧炎武曰夫使機智日生而

毛詩卷之五

五

姦僞萌起上下且不相安神異自而降福采

采薇篇

序曰遣戍役先儒皆從之而近儒季本鄒忠盾何楷
謂是勞還之詩何楷曰一月三捷自是紀述實事之
語若遣行時安得有此鄒忠盾曰序以采薇爲遣戍
夫楊柳依依則正薇柔時也雨雪霏霏則正歲暮時
也撫今追昔道其實歷之景如此若云預道歸時之
景豈有方遣之日而遂以爲昔往是莊子所謂今日
適越而昔日至矣其說亦似有理但按先儒之說謂
一月三捷乃言將士之心自期一月間三戰而三捷

耳昔我往矣一章乃設爲役人預道其歸時之事以
見其勤勞之甚既體其情又勉以義可謂曲盡事理
後人不當以一時新奇之見輕廢舊說也

彼旃旒斯胡不旆旆

朱子曰旆旆飛揚貌嚴氏曰彼旃旒與旆皆旆旆然飛
揚軍容甚張也其說是矣而呂氏曰爲將者指其旃
旆而言曰彼旃旒斯胡不旆旆而飛揚也雖治兵之
時建而不旆然以將士憂懼之心觀之亦若旌旗隨
人意而不舒也按建而不旆援據左傳而此解與下
文憂心悄悄妙有關生亦未可廢

毛詩卷之五

五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

朱子曰此言其既歸在塗而本其往時所見與今還
時所遭以見其出之久也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
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
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二子之言亦
甚明白矣嚴氏獨以昔我往矣爲移師伐西戎謂米
薇言往自周北戍之時也此詩言往自朔方西伐之
時也采薇言來初期歸時也此詩言來自西戎歸而
在道之時也推嚴氏之意止因黍稷方華鄭氏以爲
六月時自采薇爲二月以至六月不應在道太久故

斷以爲西伐時耳不知詩人之言難太拘泥黍稷方
華或是既至朔方所見示不必定言在道也鄭氏曰
此時始出壘征伐獵狝亦此意也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執訊獲醜薄
言還歸赫赫南仲獵狝于夷

嚴氏曰上章言其未歸也室家望之此章言其既歸
也室家喜之按詩意喜南仲平獵狝而歸爲之敘景
物之賅姤稱將率之功伐耳絕不似室家之言也嚴
氏以采芣爲婦人之事謂是述其所見恐不然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

心悲止征夫歸止

何楷曰以秋杜逢春而生意改觀如此閨中思婦其
何以堪卉木萋止復從秋杜而推廣之見萋萋不獨
一秋杜含悲更深此即舊說感時物之變耳而語意
益曲至

憂我父母

嚴氏曰婦以事舅姑爲職汝墳勉其夫以正則曰父
母孔過蓋謂不必憂家也此詩望其夫之歸則曰憂
我父母蓋謂父母憂之當早歸也汝墳則下之人明
其義此詩則上之人體其情各盡其道也

檀車幃幃四牡瘡瘡征夫不遠

此皆意料之辭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
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呂氏曰所謂時者不專爲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
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白華之什

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嚴氏曰綏之謂燕飲以安之醴酒不設而穆生去蓋
禮貌衰則不能安賢者之心也何楷曰綏安也纏綿

周至以安嘉賓之心亦猶樛木之下垂而使其繁心
於我也俱得之

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既見君子鄭氏曰諸侯朝見於天子是稱天子爲君
子也朱子謂是天子見諸侯稱諸侯爲君子詳全篇
之意終似下頌其上之辭宜從鄭說有譽處兮鄭

氏曰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處天子嚴氏曰天子與之
燕飲而笑語接之以溫厚故下情喜悅稱贊天子曰
宜其有譽處也有譽則得其名有處則保其位而張
氏曰君接之以溫厚則下情得伸讒毀不入而美名

可保也詩記取之二說俱可從

厭厭夜飲

嚴氏曰厭厭夜飲爲以漸至醉浸漬厭足之意毛以爲安孔以爲閒蘇以爲久其義一也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

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此說得之諸家於取喻或求之太過如蘇氏曰露之在草也如將不勝其在木也則能任之矣將言其無不醉故以豐草言之將言其醉而不能亂故以杞棘言之語意雖妙恐非詩人本旨

彤弓篇

胡氏曰諸侯終喪入見則有錫歲時來朝則有錫能敵王所懾則有錫韞冕圭璧因其終喪入見而錫之者也禮所謂喪畢以士服見天子已見賜之韞冕圭璧然後歸是已車馬衮黼因其歲時來朝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君子來朝何錫予之路車乘馬玄衮及黼是已彤弓旅矢因其敵愾獻功而錫之者也詩所謂彤弓召兮是已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鄭氏曰言謂王策命也孔氏曰藏之者藏之於家以示子孫言諸侯既受此弓因命之曰汝得此弓以歸尚其實藏之

後儒之解與此不同然舊說終不可廢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

羅願曰莪水中所生陵阿亦通有之此雖可食之菜然彼中阿沚陵有在者焉而未采蓋育之而使成也亦地之良者善養物君之仁者善養士故以爲能養育人材焉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

王氏曰比物四驪閑之維則者既言四牡騤騤矣又追本其比物而閑之之事也維此六月既成我服者

生書集卷

既言載是常服矣又追本其成服之時以美之也

侵鎬及方

孔氏曰劉向疏云來歸自鎬我行永久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鎬去京師千里朱子曰鎬非鎬京之鎬亦未詳所在何楷曰下章先言薄伐玁狁至於大原而後即繼之云來歸自鎬則鎬地必近大原古文鎬鄆通用荀子武王以鄆史記周本紀復都豐鄆漢書戎敗我驪遂亡鄆鄆皆以鎬爲鄆若此詩之鎬乃鄆地也鄆本晉邑管仲對鄆邑之秦齊弦施伐晉取鄆公羊傳桓十五年公會齊侯于鄆皆此鄆也漢光武即位

鄙南始分部爲二字名高邑縣今尚有原名隸其定府其地正與山西大原接壤在漢均屬恒山國其爲此詩之鎬矣

至于大原

顧炎武曰薄伐獫狁至于太原毛鄭皆不詳其地其以爲今大原陽曲者始於朱子而愚未敢信也古之言大原者多矣若此詩則必求涇陽所在而後大原可得而明也漢書地理志安定郡有涇陽縣升頭山在西禹貢涇水所出後漢書靈帝紀段熲破先零羌於涇陽注涇陽縣屬安定在原州郡縣志原州平涼

毛詩集卷之五

五

縣本漢涇陽縣地今縣西四十里涇陽故城是也然則大原當即今之平涼而後魏立爲原州亦是取古大原之名耳計周之禦獫狁必在涇原之間若晉陽之大原在大河之東距周京千五百里豈有寇從西來兵乃東出者乎故曰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而國語宣王料民於大原亦以地近邊而爲禦戎之備必不料之於晉國也又按漢書賈捐之言秦地南不過關越北不過大原而天下潰畔亦是平涼而非晉陽也若書禹貢既修大原至於岳陽春秋晉荀吳帥師敗狄于大原反子產對叔向宣汾洮障大澤以廐大原

則是今之晉陽而豈可以晉之大原爲周之大原乎愚按大原舊以爲今大原陽曲何氏之以鎬爲鄙亦爲其近大原也今顧氏則謂周之大原爲今之平涼其論極爲博辨俱存之以備參攷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

鄭氏曰吉甫既伐獫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則歡喜矣又多受賞賜也朱子以爲吉甫之私燕愚按此詩全篇語意鄭重先言奉命出師後言凱旋飲至體當如是鄭說是也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菑畝

毛詩集卷之五

五

芑芑子從毛氏以爲萊宜馬食諸家或以爲穀未知孰是郝敬曰中衰之後田野不治今薄言采芑于彼再歲之新田于此初墾之菑畝王師所過嘉穀被野曠土闢而田野治矣此則以爲穀者也

馳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

鄭氏曰隼急疾之鳥也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深攻入敵也亦集於其所止喻士卒須命乃行也朱子曰言隼飛戾天而亦集於所止以興衆之盛而進退有節如下文所云也二說俱可從

克壯其猶

嚴氏曰或以克壯其猶爲勇決之意今考方叔南征服其命服有殄蕙珩其從容閒暇如此卒使蠻荆聞風畏服不戰而屈之非取其老而勇決若矍鑠翁之爲也易大壯注壯者威盛強猛之名詩人之意正謂少年輕俊之人往往以勇力求勝未能深謀遠慮惟方叔老成故能尚謀不尚戰以謀爲壯不以力爲壯也按此論最有深識如趙充國之於金城亦可謂克壯其猶矣

車攻篇

蔡汝楠曰周公營雒非獨化殷中原之地鎬遠雒近

卷之五

五

雒中乃兵車輻輳之地天子都鎬以建邦極幸雒以合中原正聖人貽謀之精也車攻幸雒蒐狩故詩人美而詠之助我舉柴毛氏曰柴積也朱子曰說文作柴謂積禽也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先儒俱無異說而姚舜牧曰按虞書柴望秩于山川禮天子巡狩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柴者燔柴以祭天也巡狩至方岳亦燔柴以祭天專祭此方岳之神時必取用犧牲故云射夫既同助我舉柴謂助我舉此柴望之禮也按此說頗有依據故存之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李氏曰歐陽公詩有

曰萬馬不嘶聽號令諸蕃無事樂耕耘蘇長公詩曰令嚴鉦鼓三更月野宿貔貅萬竈煙皆效此詩而作也竊謂杜工部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豈得此意矣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毛氏曰重物慎微將用馬力必先爲之禱其祖孔氏曰車牢馬健可以歷險從禽其說是矣而嚴氏曰既伯謂有事於馬祖將用馬力而祭之也既禱謂因祭而禱之願馬之強健而獲多也田車四語皆禱辭按

卷之五

五

嚴氏之說于既伯既禱二既字有分曉亦可從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毛氏曰漆沮之水應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致之天子之所朱子曰視獸之所聚應鹿最多之處而從之惟漆沮之旁爲盛宜爲天子田獵之所也覺朱子語意尤妙

鴻鴈之什

鴻鴈篇

此詩諸家解多互異歐陽氏以之子指宣王之使臣而於每章首二語皆謂以喻使臣然玩卒章曰哀鳴

嗷嗷似指流民非使臣也朱子則曰之子流民自相謂也所解三章無言及使臣者然玩首章口爰及矜人哀此鰥寡似指使臣也毛鄭以之子爲侯伯卿士與使臣之意畧同但其解維此哲人云哲人謂知王之意及之子之事者解謂我宣驕云我之子自我也謂我役作衆民爲驕奢今按上二章首二語下皆作流民美使臣之辭不應此章獨作使臣口中語嚴氏謂哲人亦指使臣爲得之嚴氏曰離散之餘初有定居生理未復故如鴻鴈嗷嗷然哀鳴赴訴於使臣使臣能撫卹賑濟之於是流民稱此使臣明哲故能知

毛詩集卷

上

我劬勞若使愚人爲使臣將謂我宣恣其驕求索無厭也

庭燎篇

此詩美宣王之勤政人主勵精於上羣工百執事莫不震動恪恭有夜半而趨朝者詩總言其一時振作之象耳諸家或云宣王問夜或作詩人設爲問答之辭俱無不可特序有因以箴之一言當因賢后脫簪之事而爲是說實則詩只是美宣王未必有箴之意也

沔水篇

郝敬曰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畏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以終大業也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嚴氏曰嗟我親疎厚薄之人無肯思亂者皆願治平也誰無父母乎皆有所顧惜也愛諸侯之背叛而致禍亂將累其親也此說本東萊呂氏而更覺簡明莫肯念亂舊說謂莫肯念王室之亂於義亦通孰彼飛隼車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嚴氏曰一章言載飛載止喻諸侯或朝或不朝者二章言載飛載揚喻諸侯跋扈不朝者此章言車

毛詩集卷

上

彼中陵喻諸侯循道而來朝者蘇氏曰厲王之亂諸侯恣行不可禁止宣王將復繩之而君子懼其不以漸治久亂而不以漸治亂之激也故告之曰隼舍其飛而循中陵斯已畏矣民猶將爲訛言以誣之不可不懲也今諸侯亦欲敬矣特爲讒言之興是以不至至而有讒恐不能免耳按此章蘇氏之說最爲得情而諸家解末二句謂是諸侯來朝者心懷疑懼相與語之辭此太泥我友二字耳夫讒人在朝乃諸侯疑畏之本故詩人於卒章明言之不必定以爲諸侯相語之辭也

鶴鳴篇

何楷曰此必宣王末年之詩意其時山甫吉甫張仲召虎諸賢皆已次第彫謝故其詩曰爰有樹檀其下維蘄至如諫廢魯適諫不藉千畝諫料民太原諫殺杜伯諸譴論皆不見聽此詩人所以益致意於他山之石也此說雖出於臆度然亦有理

有母之尸穢

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尸劬勞之事也嚴氏曰我有母在當主爲養以養之汝乃不知是不聰也二說俱可從

卷之三

主

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呂氏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廟廊之人也所謂伊人乃于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爲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爲榮復深歎其所處非其地也按呂氏本於舊說而語意特爲曲至而嚴氏曰舊說以伊人逍遙爲賢者實來訪已非也伊人猶言彼人謂其人不在此而想像之稱非靚面之稱也若曰所謂彼人者願其來此逍遙也願其來此爲嘉客也蓋賢者去之國人思望之意也其言更有理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爾優游勉爾遐思

呂氏曰賢者舍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爾公爾侯猶逸豫無期而不知懼乎下二句乃與賢者決別之辭是以上二爾字爲責公侯下二爾字指賢者也而嚴氏曰彼去而已留於是羨賢者退居之樂謂爾賢者若爲公爲侯則將勤勞國事無有逸豫之期今爾肥遯優哉游哉足以自樂願加保重耳愚按嚴氏以四爾字俱指賢者一章中文義歸一而惜賢者之去羨賢者之去又似體賢者之不容不去極得詩人微旨黃鳥黃鳥無集於穀無啄我粟

卷之三

主

鳥也嚴氏謂黃鳥人所愛玩集木啄粟未爲侵害於人乃作與黃鳥告別之辭恐非是

我行其野篇

愚按此詩之意言我以惡木爲蔭惡菜爲食如是辛苦而來就爾望爾以婚姻之故相收卹也今既不我畜亦惟有歸耳而諸家多言責其婚姻惡木野菜之不如恐太紆曲成不以富亦祇以異嚴氏曰爾之不我收卹但鄙吝耳此何能以致富適足爲異耳親義相賙人道之常爾獨不然是可怪也於義亦通終不若朱子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

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於故耳以此見詩人忠厚之意呂氏詩記取之

斯干篇

此詩歐陽氏謂考室而為頌禱之辭是也呂氏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雄壯軒翥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望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禱頌之辭按呂氏之

毛詩日箋卷三

五

解最為明晰而朱子謂三章言上下四旁之固四章言其堂五章言其室嚴氏曰言其堂故曰升言其室故曰寧其說本於蘇氏亦可從如竹苞矣如松茂矣諸家皆言宮室之美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陰之廣如松之茂但四章五章方極狀其宮室之壯麗深廣而此章先言之嫌其太早王雪山曰言面勢物色皆嘉也蓋如非比喻之如乃枚舉之辭耳似為得之何惜又曰竹苞松茂皆表此地物色之美其云如者孰如之主下文兄及弟矣為言兄弟相好則其根本堅固而不可搖其枝茂盛而不可替所以擬之

竹苞松茂也按此解如字更有著落無羊篇

序曰宣王考牧也嚴氏曰作牧養之牢而落成之陳氏曰畜牲之多寡足以表國之盛衰故於其牧成而考之是也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犝歐陽氏曰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按舊說以爾字為呼宣王歐陽氏謂呼牧人於義為安爾羊來思其角濺濺爾牛來思其耳濕濕嚴氏曰羊不歸而聚則不見其角之濺濺牛不歸而息則不見其耳言來皆所以見其牢

毛詩日箋卷三

中

之成也以雌以雄鄭氏謂牧人搏禽獸以來歸歐陽氏謂牛羊以時合其牝牡於義皆通終不若王氏曰及其將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也詩記取之

毛詩日箋卷三



毛詩日箋卷四

勾吳 秦 松齡

節南山之什

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不弔不卹也言不爲昊天所卹毛氏訓弔爲至非是諸家言之詳矣不宜空我師鄭氏曰不宜使此人居尊官困窮我之衆民也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國空其地之類蓋曰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其說是矣而嚴氏以空爲曠曰昊天不見愍弔乎不宜曠我太師之官也於義亦通不若舊說穩當

毛詩日箋卷四

十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婭則無靡仕

朱子曰言尹氏委政於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罔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而至於危殆其國也瑣瑣姻婭而必皆靡仕則小人進矣按朱子從舊說以君子指幽王其解極明暢當從而嚴氏謂此君子正對下文小人言之謂人之邪正也亦有理嚴氏曰君子所見者遠若迂闊若遲鈍世每訕

笑之以爲不可用不知用之則安富尊榮小人所見者近敏捷可以集事諛佞可以悅意世主每甘心焉不知小人用則國危矣勿誣罔君子以爲不可用勿信任小人以自取危殆文意燎然權姦欲擯斥君子君子無罪可指必以奸名無實排之所以罔君子者千載一揆也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誰秉國成諸家或以爲責幽王或以爲責師尹竊以爲責師尹者尤近情不自爲政即所謂弗躬弗親也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毛詩日箋卷四

二

嚴氏曰世亂則一身無所容若見天地之狹如唐詩云出門即有礙誰謂天地寬也

方茂爾惡相爾予矣既夷既憚如相隣矣

舊說謂小人喜怒之不可期是也嚴氏以既夷既憚爲規之以善似不然

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舊說不懲其心指尹氏而嚴氏謂指幽王舊說爲是蘇氏曰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正已者言其爲惡無已時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

嚴氏曰繁霜則天令乖訛言則民思亂其說似矣然觀下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則所謂訛言者乃變亂是非之小人非思亂之民也姚舜牧曰政行慘虐而又欲箝天下之口故造此姦偽之言耳不曰執政而曰民者不敢斥言也得之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杞我如不我克

鄭氏曰我我特苗也天以風雨搖動我如將不勝我謂迅疾也而歐陽氏謂是詩人之自我言瞻彼阪田之苗有特生者乃苑然而茂盛今我獨立於昏朝而勢傾危天之杞我惟恐不傾也朱子曰亦無所歸咎

之辭夫以我爲我特苗終覺未安後說是也

今茲之正胡然厲矣

正鄭氏以爲長諸家不取是也歐陽氏謂正政古通用言國之政惡也王氏謂是邪正之正言今之正道何其危也二說俱可從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愚謂詩人之意蓋言能謹其始雖踰絕險安有不意之患乎

仇仇彼有屋蔀蔀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天是極

朱子曰仇仇然之小人既已有屋矣蔀蔀貧窶者又

將有穀矣而民今獨無祿者是天禍極喪之耳李氏曰小人之幸則民之不幸此皆本註疏舊說也而歐陽氏曰彼仇仇之小人蔀蔀之貧窶者初猶有屋穀以生而今民無祿食愚玩民今之無祿語意若謂獨者尚足聊生也歐陽之解尤爲婉切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

毛氏曰時是也王氏曰言皇父所爲自以爲是與朱子之解農隙之時不同然諸家多從之者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愆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鄒忠脣曰向在東都畿內而此時周尚都西鎬皇父

既總集朝權何肯舍此而徂彼夫亦見西戎方強王

室方騷自知負天下之怨而營狡窟以自固耶且如

鄭桓公亦賢司徒也謀何所可以逃死乃東寄孥與

賄於虢鄧蓋當時諸侯皆有郛塢之營焉而皇父實

爲之備其背公植私如此姚舜牧曰卿士安得有

三卿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者擇取三卿中附已者

聚斂以益其富也

黽勉從事不敢告勞

朱子以爲黽勉從皇父之役乃承上二章而言而諸

家皆言賢者黽勉以從王事於義亦得

天命不微我不敢做我友自逸

蘇氏曰天命之不通我知之矣然而不敢做其友之自逸所謂知其不可而為之者也

弗慮弗圖

諸家多指天言謂天曾不思慮圖謀而降此酷虐蘇氏曰被災禍者無所歸咎之辭豐城朱氏曰姑為怨天之辭以發端是也而李氏嚴氏則指幽王謂王不能恐懼修省以回天意亦通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

毛詩集卷

五

鄭氏曰棘急也而何楷曰人皆曰往仕耳殊不知仕途甚多荆棘動輒遭刺且有凶危也似比舊說為優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于道路無進于跬步何以異乎諸家多從之是已而嚴氏曰如人欲行路必問於曾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宜其無得於道路之事也其說更覺婉暢

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舊說皆以先人為文武歐陽氏曰既以先人為文武而有懷二人又為文武不應重複其言而無他義念

昔先人謂思宣王也李氏嚴氏亦以先人為宣王二人為文武言宣王能永懷文武之烈以致中興觀四章有無忝所生語則先人之為宣王無疑也

中原有菽庶民采之螟蛉有子蜾蠃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此章嚴氏謂刺幽王之黜其子最得詩意鄭氏以教誨爾子為教誨萬民甚迂

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幽王愚暗不曉民事至於握粟問人曰此粟何自而能成穀謂不知稼穡之艱難猶今世謂愚

毛詩集卷

六

人云菽麥不分也李氏曰桑扈不食粟苟握粟以試之自何能食乎不能也二說俱覺牽強不若朱子曰握持其粟出而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根上宜岸宜獄說來語意平穩按史記曰者傳云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糈是古以粟問卜也

升彼騶斯歸飛提提

提提毛氏以為羣王氏以為安朱子曰羣飛安閒之貌是兼取二義也何楷曰歸飛二字興意在此鳥得所歸而飛不若宜曰之被放逐而無所歸也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何指曰我之不得於親疑天實使之我何所得罪於天而至是乎且不知我之所以得罪於親者其故安在乎遲回自審以探被放之由非謂自反果無缺也心之憂矣終將何道以處此故曰云如之何乃無聊賴之極而思欲補救之辭朱子謂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亦非也

跋周道鞠爲茂草

朱子曰跋周道則將鞠爲茂草矣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荆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

毛詩集卷

七

耳此說是也長樂劉氏云諸侯無復來者故生茂草

辭意稍拙矣

苑彼柳斯鳴蜩嘒嘒有淮有淵萑葦淠淠譬彼舟流不知所屆

舊說柳茂則多蟬淵深則多葦言物之大者無所不容而王獨不容其子使漂然如無繫之舟不知所極也嚴氏曰蟬鳴於柳萑葦生於淵言物皆有所依也我獨如不繫之舟無所依泊不知所至也二說俱通而嚴氏取喻更切孔氏曰於時太子奔申則是有所至矣言無所至者棄儲君之重而奔竄母家非太

子所當至故也

譬彼壞木疾用無枝

朱子云宜曰獨見棄逐如病傷之木憔悴而無枝不若諸家云幽王斥后放子內有蠹病而外無附枝也至鄭氏云太子放逐而不得生子則陋矣

伐木椅矣析薪地矣

舊說謂伐木必椅其顛不欲妄踣之析薪必隨其理不欲妄挫之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先儒俱從之而嚴氏曰椅釋文云從後牽也地錢氏云以手離之木本附著於本根伐木者既以斧斤伐之又

毛詩集卷

八

以繩索牽拽之以倒其木使絕離其本根又薪本一木相聯屬析薪者既斧之又以手地而離之使一木析而爲二皆喻幽王父子天性本附著聯屬爲一體而讒人橫離絕之也似于上下文讒人離間之意尤切

匪其止共維王之叩

朱子曰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以爲王之病而已此說本於鄭氏嚴氏曰爲人臣止于敬此讒人非止于敬徒爲王之叩病二說俱可從

荏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

自口笑巧言如簧頽之厚矣

焉宇歐陽氏讀作煙後儒多從之呂氏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護之當如護桑木讒言易入而難忘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或歌或詈如風過耳心焉嘗數之乎蛇蛇頽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頽之厚矣既不爲所惑坐見其情態也李氏曰蛇蛇安閒也小人之情不可測安閒而爲大言也出自口矣此與好言自口莠言自口同言之好惡惟其口之所出曾無實巧言如笙中之簧以悅人出其言曾無媿恥以見其厚貌深中也

何人斯篇

逸齋詩補傳曰小弁巧言何人斯巷伯四詩皆被讒而作小弁曰君子信讒如或醕之巧言曰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巷伯曰彼讒人者亦已太甚獨何人斯終篇不及讒譖一字而其意則多疑畏如曰不入我門不入言我不見其身還而不入或取飄風以喻其暴迅或取鬼蜮以喻其陰賊至欲出三物以詛爾斯作好歌以極反側可謂迫切矣蓋小弁三詩皆顯被讒譖故詩人亦顯斥之何人斯之譖乃出於同列之暴公故蘇公陰被中傷初不見其形迹久乃知之正如

卷之四

九

卷之四

十

飄風雖摧敗萬物而風之形終不可見又如鬼蜮之傷人鬼固無形可見而蜮潛伏沙中射人之影亦不得而見也讒言陰中其實如此胡遊我梁不入我門鄭氏曰梁魚梁也詩補傳曰梁不必魚梁凡近川而居者必設橋梁以便出入下言不入我門則門外之橋梁也不愧于人是不畏于天諸家皆謂責譖人者縱不愧于人獨不畏于天乎歐陽氏謂蘇公自省內無所愧畏夫賢者被讒必反而自省歐陽之說是也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遊我梁祇攪我心李氏曰喻小人往來無節如飄風之

起胡不自南胡不自北歎已適遭之也其猶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亦是歎已之所遭胡爲而逝我梁祇所以攪亂我心耳辭意最妙嚴氏曰彼人如暴起之迴風又不自北又不自南言無準也喻讒者之反覆不測也亦通有覲面目視人罔極李氏曰言終必見我胡爲而爲此國語曰面而覲然注曰面目之貌後世用此語以爲媿恥非也

多兮多兮成是南箕

蘇氏曰南箕非箕也因其有是形而命之耳譖人之誣君子亦必因其近似而遂名之李氏曰古之論虛

名者多說南箕也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徒有其名耳嚴氏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

楊園之道倚于畝丘

毛氏曰倚加也王氏曰楊園下地以况卑人畝丘高地以况大臣欲陵畝丘則必道楊園言將譖大臣必始于卑人

谷風之什

谷風篇

黃氏曰古說以谷風爲東風嚴氏方以爲大谷之風

卷之五

七

觀後章言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則非東風矣嚴說良是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父母生我劬勞

此詩諸家大約有二說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此一說也嚴氏曰始生爲莪長大爲蒿莪至蓼蓼然長大之時則非莪矣乃蒿也其始爲莪猶可食其後爲蒿則無用喻父母生長我身至於長大乃是無用之惡子不得終養也此一說也愚玩匪莪伊蒿語意乃孝子感物而自怨其身之辭後

說是也

餅之罄矣維蟲之恥

王氏曰餅譬則民也蟲譬則君也餅之罄則蟲之恥民之窮則君之羞嚴氏曰餅小喻子蟲大喻父母餅罄竭則蟲無資爲蟲之恥猶子困窮則貽親之羞二說俱有理但序云刺幽王則從前說爲是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

嚴氏云孝子行役觸目悲傷是也不必定言虐政之病人

大東小東杆柚其空糾糾葛屨可以履霜佻佻公子行

卷之五

七

彼周行既往既來使我心疚

大東小東舊說謂大小皆取于東朱子獨以爲東方大小之國嚴氏從之是也糾糾葛屨可以履霜言民窮乏之甚佻佻公子行彼周行言雖貴者亦奔走道路曾無休息耳嚴氏云不耐勞苦之公子亦復弊屨以履霜不必然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朝朝佩璫不以其長

諸家之解多不同總不若朱子云東人或饋之以酒而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朝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極得西人驕橫之狀姚舜牧曰西人

進益多受用大將物事不當物事看也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揀天畢載施之行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翁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歐陽氏曰言我譚人困于供億其取于地者既已竭矣欲取于天又不可得也嚴氏曰始言民力已竭止恐自天而降耳猶言天雨鬼輸也終言罄盡無物雖天神下取亦徒然耳甚言其窮乏也

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毛詩正義

卷

二句殊難解諸儒之說雖多未必是詩人之意惟王肅曰征役過時曠廢其祭祀我先祖獨匪人乎王者何爲忍不憂邨使我不得循子道詩中雖無大夫祭祀之事然左傳文十三年鄭伯會公子棗請平于晉鄭伯與公宴于棗子家賦鴻鴈季文子曰寡君未免于此文子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芣之四章鄭伯拜公答拜杜注謂文子賦四月義取行役踰時思歸祭祀不欲爲還晉孔叢子載孔子曰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王肅之說似有依據

我從事獨賢

黃氏曰賢多也王雪山曰言其勞獨過於人也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謝疊山曰此詩本爲役使不均獨勞于王事而作此章乃曰天子嘉我之未老善我之方壯喜我旅力方剛而可以經營四方故獨見任使反以王爲知己忠厚之至也嚴氏曰四牡彭彭然不得休息王事傍傍然不得已其役蓋甚勞矣幸我未老而方壯衆力方剛強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也不然豈能當此勞苦乎亦通

毛詩正義

卷

小明篇

篇曰小明者歐陽氏曰大雅明明在下謂之大明小雅明明上天謂之小明自是名篇者偶爲誌別了不關詩義也念彼共人諸家謂念彼隱居不仕之人此蓋泥序悔仕于亂世之語而爲是說耳實則詩中但有懷歸之情而絕無思隱之意也當從朱子以爲念其僚友之處者蓋前三章之共人即後二章之君子大夫久役在外因念僚友且又勗其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懷歸固是至情勞苦實其職分嚴氏曰以己之自處者告其同志得之 念我獨兮我事孔庶心之

憂矣憚我不服何楷曰憚說文云忌難也身獨而事衆是以心焉懷憂唯忌畏我之力量難支必至於日不服給也

楚茨篇

李氏曰觀楚茨一篇乃是思古人之意如信南山甫田大田全篇盡是思古人之詩全無一語及於刺幽王楚茨之詩亦然也嚴氏曰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四篇皆全述古事形容其田野修治年穀豐穰祭祀禮樂之備燕飲威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

毛詩正義

卷五

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爲我藝黍稷毛氏曰抽除也鄭氏曰伐除蒺藜與棘自古之人何乃勤苦爲此事乎我將得黍稷焉此一說也後來諸家多言詩人感田野荒蕪言今有楚楚然繁鮮之蒺藜與枝條抽發之荆棘者此自昔何爲之地乎乃我藝黍稷之地也此一說也黃氏曰若如諸家以抽爲枝條抽發則抽字當在棘字之下如其葉滑兮之類棘自抽耳非以人而抽其棘也今曰言抽其棘與言刈其楚語意正同是以人力而抽之刈之也非物之自抽也按黃氏之言有理宜從舊

說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

李氏曰井田之法實見于周而乃以爲丘甸之法已見于夏后之世何也疏云論語說禹盡力乎溝洫與匠人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也蓋稷畝澮距川與匠人同間有澮專達于川同也是則丘甸之法禹之所爲左傳云少康有田一成有衆一旅則是十里爲成非周之賦法也老蘇亦以爲井田之興其始于唐虞之世非唐虞之世則周之世無以成唐虞啟之以至夏商之世稍稍葺治至周而大備孟子云夏后氏五十而貢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以貢助徹皆本于什一若非丘甸之法何以能行什一之法也

毛詩正義

卷五

甫田之什

歲取十千

黃氏曰毛傳曰十千言多也鄭氏謂一成之田十萬畝公田什一之法十萬取十千晦庵從之王雪山謂孔氏言凡詩之作非如紀事之書必詳度量之數甫田言歲取十千亦猶頌言萬億及秭皆舉盈數且叶韻耳竊謂鄭以制度言詩不若王以人情言詩也至

嚴華谷一變其說以爲百取十焉萬取千焉則分十千爲二事而各爲之說幾於臆度又不若鄭氏言制度之有據矣

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

鄭氏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賁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滯亦使民愛存新穀自古農年之法如此蘇氏曰取其陳積以時發斂以助農夫之困乏諸家之說大約相類而嚴氏不從謂我農夫自我也非上之人取以食之也引七月采荼薪樗食我農夫爲証亦通但玩此詩文義當從舊說爲是

卷之三

三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呂氏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也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于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于農也洛人稱張全義曰張公他無所好見嘉穀大爾則喜爾正此意也 攘其左右李氏云攘却其左右亦通

曾孫之稼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葉者也上古之稅近者納總遠者納粟米呂氏曰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王土所生莫非曾孫之稼也鄭氏以稅言之陋矣

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黃氏曰萬壽無疆晦庵以爲上祝下恐合依古法以爲民祝君也

既種既戒

月令季冬命民出五種所謂既種也又命農計耦耕事修耒耜具田器所謂既戒也

有渰萋萋興雨祁祁雨我公田逮及我私彼有不穫穰

卷之三

三

此有不斂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寡婦之利

定宇陳氏曰此章雨我公田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君利及寡婦不至知有已而不知有人忠厚如此其

豳風之氣象乎

曾孫來止

曹氏曰甫田所言省耕時也大田所言省斂時也瞻彼洛矣篇

郝敬曰各章首句凄然有河山今昔之感與淮水同其慨歎其爲刺幽王明也 君子至此韉韉有珌君子萬年保其家室嚴氏曰君子至此東都有容刀以

爲賜子之物今觀詩中無賜子諸侯之意不若詩補傳云詩人思天子至此見其佩服之美因祝其萬年保此王室也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嚴氏曰上章既稱是子之美因贊其先世今人見有佳子弟必曰是其前人所積鍾慶於此也言是子之先君子材全德備左之則無所不宜右之則無所不有有謂所蘊不竭也惟其所有如此是以子孫肖似之詩補傳曰詩人既以賢者功臣子孫謂之子則

毛詩卷之五

卷之五

卒章所謂君子乃指王者而言謂賢者既多如此左右取而用之無不可者君子宜之言王者所用得其宜也君子有之謂王者所用爲有人也維其有人是以當使之似續其先人不可棄絕之也二說俱可從

桑扈篇

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李氏曰觀幽王之時如賓之初筵之詩云賓既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傲傲想見其君臣宴飲之間傲慢失禮無所不至此桑扈之所以刺也若夫先王之時禮教素行如湛露宴同姓之詩也而皆恭儉無有失禮如

曰莫不令德則無有失德者矣曰莫不令儀則無有失儀者矣宴同姓如此則宴羣臣可知故以湛露觀之則知桑扈之思古以賓之初筵觀之則知桑扈之傷今也

頌弁篇

幽王之時亂亡已迫而疎遠宗族無由進其忠告其族人遂作此詩因王不宴飲同姓藉以爲辭而告以禍敗之戒其末章云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謂死亡之無日相見之無幾苟今日有酒維以相宴而已不知其他矣諸家之說大約如此而

毛詩卷之五

卷之五

郝敬之解稍異頗近事情并存之郝敬曰幽王驪山之禍將作矣日與羣小酣于酒親族疎遠無由得聞其忠文武之世鹿鳴樂嘉賓伐木宴朋友故忠言得上聞幽王以兄弟爲路人危亡已至而深宮之飲不休故詩人借飲酒以致願見之情而非爲酒也未章動以危言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敵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也長歌可以代泣其頌弁之謂乎

營營青蠅止于樊

鄭氏曰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

是矣而歐陽氏以齊詩曰匪雛則鳴蒼蠅之聲蓋古人取其飛聲之衆可以亂聽猶今謂聚蚊成雷也其說亦有理止于樊鄭氏曰欲外之令遠物也呂氏曰青蠅止于樊行且及于几席盤杆之間矣蓋憂之也嚴氏曰喻讒人爲亂漸至迫近當防其微也蓋後來之說益精矣

賓之初筵篇

李氏曰此篇鄭氏蘇氏毛氏王氏皆以爲先王將祭必大射以擇士將射必先行燕禮歐陽則以爲不然以謂若如鄭氏之說則是一日之內朝爲得禮之賢

毛詩正義

卷

君若爲淫佚之昏主此豈近于人情哉遂以此詩上二章畧陳昔之人君與其臣下飲酒必賓主秩秩然肅恭下二章遂刺幽王之上下飲酒既失威儀又號數雜亂蓬豆亦無次序當從歐陽之說蓋此篇首既曰賓之初筵三章又曰賓之初筵首章曰賓之初筵者古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亦如此也三章言賓之初筵者言幽王之飲酒其禮如此而飲酒之後不如此也彼醉不臧不醉反恥所謂一國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匪言勿言匪由勿語何惜曰所不當言者勿言所不當由者勿語彼醉者雖極善

號歟然無人與之酬答則亦將廢然而自止矣

魚藻之什

魚藻篇

魚之在藻毛氏以爲得其性諸家或以爲失其性然觀魚之游泳藻中未見窘迫危苦之狀不若從古注爲安也李氏曰萬物得其性則人君亦得其享其樂萬物失其性則人君欲以自樂有所不能也故詩言魚在在藻有頌其首言萬物之得其性也而繼之以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言王得以共享其樂也今幽王則不然此詩人所以思古而作也長樂劉氏曰夏月

毛詩正義

卷

之時淺水生藻陽氣在上魚亦從之不潛于淵而在干藻也有頌其首者出游水面則露其首故見其頰大也有幸其尾者飽滿無虞則戲于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華然其長矣按此解頗得物情采菽采葍筐之筥之

黃氏曰詩多託物起興如采菽則以筐筥承之君子來朝則將何以予之蓋物必各有以處之故因以起興云爾說者乃謂采葍以待燕賜曲生枝節意味愈短此最說詩之病
汎汎揚舟緡緡維之

蘇氏曰楊舟汎汎而無所定紼纜可以維而止之天子之諸侯撫之則懷棄之則去亦如舟之無定耳
角弓篇

按此詩止刺幽王之不親九族耳序中好讒佞一語乃是衍說諸家過於傳會致本義不明惟呂氏之解最爲通暢呂氏曰一章戒王無疎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將化之矣三章四章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蔑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復歎世乖俗薄王又從而導之

毛詩正義

卷

猶教孫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速于應響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於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與屬者乎七章言風俗薄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濛濛之可畏王苟篤于親則泯然如雪之見日羣慝衆怨無復存矣奈何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惟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本也八章申言雨雪浮浮見視曰流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視宗族如髦鬻而不知顧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受爵不讓至于已斯已毛

氏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錢氏則以爵爲酒爵祿氏從之曰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漢田蚡灌夫是也此說亦通但舊註平順可從不當改也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呂氏曰言民不知少長之義慢老而虐之父兄反聽于子弟所謂老馬反爲駒也彼慢老者獨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此說本于毛鄭而更覺婉暢

上帝甚蹈無自驪焉俾子靖之後子極焉

諸家皆以上帝爲斥幽王蹈謂其躁動不常也理亦可通然不如陳少南以上帝指天曰上帝警動之矣

毛詩正義

卷

我無自驪就之天且俾我安之以待其改惡從善而後我始可以往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之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幽王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

五日爲期六日不詹

此不過言征役踰時耳不必拘泥五日六日爲說也

秦苗篇

此詩鄭氏專以營謝言諸家多從之惟王氏嚴氏兼言平淮嚴氏曰首章總言營謝平淮二役二章言營謝三章言平淮四章以下又總言之按營謝平淮皆南行之事而詩言我師我旅烈烈征師似兼言平淮矣

隰桑篇

序曰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朱子謂此喜見君子之詩詞意與菁莪相類何楷曰按此詩雖彷彿與菁莪近似然細味實有不同者以菁

毛詩曰隰桑

三

莪取興自中阿而中沚而中陵有離潛向升之象此三章但皆曰隰桑耳隰者卑下之地其非在高明之位可知況其樂如何云何不樂又皆未有是事而假設之語乎故知序解自確

白華管兮白茅束兮

諸家皆謂管喻后茅喻妾以賤承貴之義按詩但言二物各有所宜耳似未有貴賤之意至末章有扁斯石始喻妾之賤耳歐陽氏曰白華以爲管白茅以爲束二物各有所施可以並用如妻妾各有其職可以並居此說是也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

黃氏曰詩傳謂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上騰露即其散而降下者其說甚工然有雲之夜必無露有露之夜必無雲今所謂英英白雲露彼菅茅當是覆露之露非雨露之露也諸家多取之然觀歐陽本義云彼英英然白雲者于彼管也茅也皆覆露之而無所擇則其說已在前矣

天步艱難

何楷曰天步艱難以天下將亂言由王寵褒姒故天下將亂也詩人深見狐媚惑主乃宗社危亡所係故欲王深思而自得之痛之至也鄒忠甫曰后實天步是慮豈直爲已之失意永訖發哉

毛詩曰天步

天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

嚴氏曰扁然而卑之乘石王履之升車爲用甚卑下喻妾之賤也顧欲貴之于人上可乎其說是矣而何楷曰履之卑兮是倒句文法言此乘石也雖其處地卑下亦時蒙王之踐履而我獨無由與王親近則斯石之不如也唐詩有云玉顏不及寒鴉色猶帶昭陽日影來意亦類此按此解亦有思致

甄葉篇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詩補傳曰類升之刺幽王謂暴戾無親不能宴樂同姓賓筵之刺幽王謂媒近小人飲酒無度然則幽王非能儉也特禮之所當行者乃棄而不用耳

漸漸之石維其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

毛氏曰卒竟也鄭氏曰卒崔巍也諸家多從鄭氏而何楷曰上章因石路險阻不前而歎山川之悠遠此章言既過此石而山川之悠遠乃復如故故又歎其登歷何時而可盡也此從毛氏作竟字解可從

不皇出矣

不皇出矣

歐陽氏曰謂深入險阻之地將不出也朱子曰但知深入不服謀出也按前章云不皇朝是雖處勞苦之地而不忘君之意此云不皇出是致死于敵之意朱子之說爲長

有豕白蹢烝涉波矣

王雪山曰豕江豚也猪首魚身有兩細足微白湖湘間多有之出則雨兆

毛詩日箋卷四

毛詩日箋卷五

大雅

勿吳秦松齡學

文王之什

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

朱子曰文王德盛如是故上帝陳錫于周維以文王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李氏曰維文王之令聞如此故大脊祐周家而錫命之無有窮極也陳久也錫之甚久至于子孫皆受其福也按二家以陳錫屬之天乃從上章其命維新來最爲明白而鄭氏曰由能敷恩

惠之施以受命造始周國嚴氏因之曰陳錫于周者

錫民也而及其孫子蓋文王惟知錫民而錫民者乃所以錫孫子也其說紆曲不必從然左傳宣十五年詩曰陳錫載周能施也是亦有所本矣

假哉天命有商孫子

黃氏曰晦庵詩傳曰文王不已其敬如此是以天命集焉以有商孫子觀之則可見矣按文王詩惟晦庵傳最爲理精語潔獨此二句之說于上下文語脈微有未順蓋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此二句一意言文王之德也假哉天命有商孫子此二句一意言天命

初本商之有也下文再言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既命侯于周服此四句一意言商之孫子雖多今既命周德殷之後反皆臣于周也一章八句語脈相生而其間條流次第絲毫不紊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

嚴氏曰舊說以明明在下爲文王非也首章先泛言天人之理然後及殷亡之由爲美文武張本朱子曰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赫之命是明明專就善一邊說嚴氏曰明明在下君之善惡不可掩也赫赫在上天之予奪爲甚嚴也是明明兼善惡

朱子集注

十

說何楷曰如嚴說則下文承接甚省轉語

維予侯興

毛氏曰興起也言天下之望周也蘇氏曰紂陳其衆以拒武王然其衆惟武王是爲無不欲武王興者而朱子則謂侯維也維我之師有興起之勢耳愚按侯之爲維在詩多然今在維予二字下恐不當又作維字訓也况從舊說是見當時人心之歸往且于牧野之時猶稱曰侯可破文王受命稱王之說何楷曰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久誓也牧誓篇云時甲子昧真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即此詩所謂矢于牧野也

維予侯興以下誓衆之詞也予我也侯諸侯也牧誓篇云王曰嗟我友邦冢君是也曰予侯者親之也興誓其起而聽誓命也亦通

會朝清明

毛氏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朱子從之一說會戰之朝乃雨止而清明是天相之其說本六韜諸家多從之者然不若舊說之正大

民之初生

何楷曰初生言始有生意也周自后稷始基靖民以爲生之初其後居邠困于狄難生意稿矣至于太王

朱子集注

十

自邠遷岐而民如稿得蘇是又一初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

呂氏曰來朝走馬形容其初遷之時畧地相宅精神風采也鄭氏以爲避惡早且疾苟如是之迫遽則豈杖策去邠雍容之氣象哉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

鄭氏曰不絕去其患惡惡人之心亦不廢其聘問鄰國之禮諸家多從之朱子則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混夷之愠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聖人不能必人之不怒也但不廢其自修之實可二說當並存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蹶厥生蘇氏曰虞芮欲質其成而文王有以動之使其禮義廉恥之心油然而生詩補傳云虞芮既退諸侯既歸則周之王業蹶然振動四子曰或以屬之文王或以屬之詩人於義俱通總不若呂氏之解為精呂氏曰虞芮質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振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耳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為善也至公無我也於穆不已也

俾彼雲漢為章于天

蘇氏曰天之蒼蒼豈自有章哉則亦有雲漢以為之耳歐陽氏曰雲漢在上為天之文章猶賢人在朝為國之光采嚴氏曰雲漢為章于天人皆仰之猶文王以文治昭揭于上人所觀瞻也按嚴說固善而歐蘇二公之言尤覺與作人之意關切

焉飛戾天魚躍于淵

蘇氏曰猶韓愈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瑟彼柞械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鄭氏曰柞械之所以茂盛者乃人煥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孔氏曰柞械所以得茂者正以為民所煥燎君子所以得福者正以為神所勞來嚴氏以為費辭乃從錢氏民取以供燎為說曰柞械瑟然密茂人取以為薪而燎之矣文王有豈弟之德則神所佑助而賜之福矣其說雖為徑淨然舊說可從不當改也

思齊大任

詩美大任而曰齊後章詠文王之德曰肅肅曰臨保

其氣稟有自來矣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

呂氏曰戎疾大患難也美里之囚是也昆夷獫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也按此二句諸家之解多不同當以此說為正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譽髦斯士

舊說以為文王作人之事而歐陽氏則曰詩人既述文王修身之善然後本其所以聖者由生于賢母幼被養育而至成人也故曰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言

文王有成人之德自其幼小爲之子而養成其德也
既又推廣而言曰不獨文王古之人自其幼小教育
無厭倦則皆有名譽爲俊髦之士矣按此解與首章
之意相關亦可從

上帝者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耆老也式用廓大也歐陽氏曰耆遲久也天
意遲久之謹其所擇既憎二國之自大乃眷然顧周
與之使宅西土此說諸家多從之是也朱子則曰苟
上帝所欲致者則增大其疆境之規模此說本之程
子以耆爲至本有舊訓而改憎爲增終覺未安耳

毛詩集卷

下

萬時華曰前綿綿篇意在敘王業艱難之由故詳在
大王遷岐而以文王爲餘波此皇矣篇意在敘王業
盛大之由故詳在伐密伐崇二事而以大王王季爲
緣起

帝遷明德串夷載路

詩補傳曰大王之始治岐也既謂之天作則民之遷
于岐以歸大王之明德亦謂之帝遷也

天立厥配

諸家皆謂立其賢妃以配之而歐陽氏謂立其德之
可配天者以爲君亦可從

帝作邦作對

毛氏曰對配也鄭氏曰作配謂生明君也朱子曰言
擇其可當此國者以君之是也而諸家多謂生文王
以配天即上章所云天立厥配無論天立厥配未必
言配天即上章果言配天而此章復言之不已贅乎
帝度其心

左傳成鯀曰心能制義曰度朱子曰猶言天誘其衷
能使制義也而嚴氏則謂度如他人有心于忖度之
度言天監度王季之心謂王季此心之微與天通也
似較舊說爲勝

毛詩集卷

下

克明克類

嚴氏曰克明謂知此理克類謂觸類而通一理混融
徹上徹下也此說最精何楷曰克明克類言其德之
明著與大王相似也亦通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

程子曰天謂文王無黨援以爲強無以貪欲而動惟
是所先者濟天下于險難此謂順天征伐之道嚴氏
曰此章言文王之心至公無私在于救民爲下文伐
密張本也說者多謂畔援歆羨是人欲岸是天理其
說美矣與下文伐密不相協尋繹經意止爲伐密張

本與七章順帝之則爲伐崇張本意正同且下言對於天下爲答天下之望則登岸爲濟難無疑也郝敬曰誕先登于岸可以濟危可以拯人之危也

伊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

楊氏曰聖人一視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者異矣此蓋戒其軍士不爲暴擾之辭也此說極善猶今之言行師者不傷一草一木耳而嚴氏非之謂師行而布陣飲泉安得違謂之擾則太拘矣

不長夏以革

鄭氏曰不長諸夏以變更王法朱子曰夏革未詳呂氏曰不長夏以革雖難強通然與不大聲以色立文既同訓詁亦當相類聲以色謂聲音與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按鄭說太費分疏不若呂說明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鵲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

嚴氏曰車馬羽旄一也有見之而欣然喜色者有見之而疾首蹙額者由人心之樂不樂也文王之鳥獸

魚鼈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麀鹿魚鼈一語道盡詩意

於論鼓鐘於樂辟雍

朱子曰論倫也言得其倫理也辟雍天子之學大射行禮之處也此本古說所宜遵從而蘇氏據莊子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爲樂名曰論講也因民之樂而講求鐘鼓之度以作辟雍之樂也何楷曰周禮大司樂舞六代之樂無所謂辟雍者不足信也

下武維周

毛氏曰武繼也鄭氏曰下猶後也後人能繼先祖者

維周家最大而嚴氏曰人知武王以武定天下而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也此詩爲繼文而作首章欲發明武王之心先總說一代之意繼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此說雖有理然觀下文云世有哲王後章云繩其祖武恐只是後繼之意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則則其先人也嚴氏曰武王成王孚而爲法於天下者以其永有孝思也其孝心所思唯法則前人

昭茲來許繼其祖武

陳氏曰昭茲承上昭哉嗣服而言也武王昭哉嗣服有自來矣其道本於繩約其祖先之蹤跡也此解與朱傳不同然諸家多從之

文王有聲篇

序云繼伐也嚴氏曰繼文之詩兼言三后以三后皆有文德可繼不專指文王也繼伐之詩專言文王以大王王季無伐功所謂繼伐者專言繼文王也郝敬曰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於文武文王繼先而武王繼文詩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

毛詩目錄卷三

十

也中四章稱王后皇王者繼諸侯而為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豐而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錫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武也武王燕子貽孫以終文也故曰繼伐

生民之什

履帝武敏歆

鄭氏曰帝上帝也敏拇也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人之跡姜嫄履之心體歆歆然如有人道感已者也嚴氏極非之謂履帝武言祭神如神在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應之速大意言上帝降格即有身

耳不必如鄭氏之說也愚按鄭箋雖若怪誕然列子史記亦有之其說從來已久且后稷之生苟非甚怪異無緣有寘之隘巷等事似以不由人道而生故棄之也

有相之道

嚴氏曰后稷稼穡有輔相造化之道是也即張子所云贊化育之一端也諸家或以為神助或以為盡人力之助似俱未盡其義

實方實苞實種實稂

嚴氏曰大田言既方既早鄭氏以方為孚甲始生此

毛詩目錄卷三

十一

詩言實方實苞鄭氏以方為齊等二方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方既早既堅既好皆言穀之成熟故方為孚甲始生此詩言實方實苞實發實秀發方生莖秀方吐華故方為齊等言苗生之齊未有孚甲也大田言既種既成鄭氏以種為擇其種此詩言實種實稂鄭氏以種為生不雜二種字異義何也蓋大田言既種既成在未耕以前故為擇其種此詩前言種之黃茂已是擇種繼言實種實稂在方苞之後故為生不雜也

以歸肇祀

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朱子從之是也李氏曰只當從王氏以后稷肇祀爲祭宗廟末章爲配天毛鄭謂后稷得郊祀是誣后稷也

序賓以賢 序賓以不侮

呂氏曰四鍤既均泛言射者也而繼之曰序賓以賢四鍤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止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王氏曰以祈黃耆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朱子曰祈黃耆頌禱之辭呂氏曰酌大斗而祈黃耆飲之也頌

毛詩正義

三

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黃耆台背以下毛氏另爲一章而朱子合之皆以爲頌禱辭而呂氏從毛分章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耆此章言黃耆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從朱子總作頌禱非不順暢但覺呂氏之解意味尤

深厚

高朗令終

嚴氏曰舊說以令終爲考終命此非臣子祝君之辭也一章二章方祝君以萬年不應三章遽祝以考終命其言不倫只是始終如一之意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諸家多以孝子指成王然此詩凡稱君子萬年皆所以祝成王今以孝子爲成王則上文君子二字又當屬周之先祖矣不若從朱子以爲主人之嗣子本之儀禮爲有依據永錫爾類毛氏以類爲美鄭氏以爲廣之以教道天下俱可從然觀下章言永錫祚胤卒之以從以孫子則所謂錫類者恐只就後嗣言之彭執中曰孝子之後必有孝子繼之蓋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此說是也

鳧鷖篇

毛詩正義

三

歐陽氏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渚在渚在渚水旁爾鄭氏曲爲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皆臆說也

假樂篇

諸家皆以六句分章陳氏獨以四句分章嚴氏從之曰以穆穆皇皇宜君宜王爲子孫以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復爲成王文意斷續此由分章之誤也穆穆皇皇與抑抑秩秩一體率由舊章與率由羣匹相對皆言成王也宜君宜王即所謂宜民宜人也按此解文義固順然從朱子以三章四章皆稱頌其子孫之辭

則如舊分章亦無文意斷續之病自陳氏分章之後
岷隱華谷東發諸公皆從之而近日季彭山何元子
又改爲三章章八句矣各逞意見求勝前人此說經
者之通病也

十時言言于時語語

黃實夫曰言言語語者說者類曰于此而施政發令
也余竊以爲不然蓋公劉之未遷也已以得乎民
之心既遷也復有以通乎民之欲是以公劉遷乎此
而民樂從之如大王遷岐而民從之如歸市也故言
言語語者以此見斯民歡樂之情笑語於此而非勉

毛詩目繁卷五

古

從也此喜色相告之意也按此解頗得情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
爰有夾其皇淵邇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即

朱子曰此章又總序遷豳之始終也嚴氏曰處新阡
也愚按前五章所述者啟行相宅營度邑居落成宮
室辨土宜制軍賦皆遷豳大事至於治居民之器用
與衆居之地名復于末章詳言之作詩輕重大第如
此朱子之說是也

卷阿篇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篇中豈弟

君子鄭氏謂指賢者朱子謂指成王畢竟朱子之說
爲是如言四方爲則四方爲綱豈人臣所敢當乎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朱子曰疑召公從成王游于卷阿之上因王之歌而
作此以爲戒輔氏曰有卷者阿言其地也飄風自南
言其時也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言其事也
呂氏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
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
求賢因以虛中屈體長養萬物爲比則當如鄭氏王
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伴奭爾游矣優游

毛詩目繁卷五

主

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舊矣何楷曰
鄭箋解伴奭爲縱弛之意王肅孫毓皆非之而孔氏
爲申鄭意云周公之言無逸者心也召公之言優游
者事也心常戰兢無時可逸事若無爲自然逸矣召
公教其求逸勸使任賢此則達者之格言萬世所不
易愚謂孔說辨矣然召公實非教王以縱弛其曰俾
爾彌爾性者微辭也正意乃在似先公首一語若曰
使王能勤于政事如當日之先公則可以長享此逸
矣

民勞篇

序曰召穆公刺厲王也朱子曰此同列相戒之詞耳未必專爲刺王而發然其憂時感事之意亦可見矣嚴氏曰朱說是也詩言以定我王以爲王休又言戎雖小子皆語同列之辭以時之亂戒同列所以刺王也季本云集傳以爲同列相戒之辭以詩辭觀之大抵得之矣但所謂同列者必王所親信之人故末章曰王欲玉女民亦勞止汔可小康何惜曰可者見此時尚可他日將不及也曰小者幾幾不敢過望之辭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顧炎武曰民勞本召穆公諫王之辭乃託爲王意以戒公卿百執事之人故曰

朱子集傳

去

王欲玉女是用大諫猶之轉予于邱而呼祈父從事不均而怨太夫所謂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也豈亦監謗之時疾威之日不敢指斥而爲是言乎然而亂君之國無治臣焉至於我即爾謀聽我言則又不獨王之慎諫矣

板篇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朱子謂此詩切責其僚友同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與上篇同嚴氏從之是也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矣嚴氏曰此詩首章責同僚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

言論之間宜相和協爲爾之出話爲猶徒執一己之見者未必有深長之慮而惟僚友之間和同商議庶幾合謀并智可以措民於安耳然愚而自用者終不能舍己而從人故三章言我即爾謀聽我言四章言匪我言髦爾用憂謔謂已以善言告之而不見聽也善言既不見聽乃大言虛誕諛言阿附善人見其如此不肯復言矣故五章言無爲夸毗善人載尸也我言維服鄭氏曰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不如嚴氏曰我所言乃可服行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李氏曰益者言其無求多也嚴氏曰攜而必從非別

朱子集傳

去

立一道以增益之也因其所固有耳牖民之道甚易也

蕩之什

彊禦多慙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靡究顧炎武曰彊禦多慙即上章所云彊禦之臣也其心多慙疾而獨窺人主之情深居禁中而好聞外事則假流言以中傷之若二叔之流言以間周公是也夫不根之言何地蔑有以斛律光之舊將而有百升明月之謠以裴度之元勳而有坦腹小兒之誦所謂流言以對者也如此則寇賊生乎內而怨詛興乎下矣

卻宛之難進。昨者莫不謗令尹。所謂侯作侯祝者也。孔氏疏采苓曰。讒言之起。由君數問小事於小人也。可不慎哉。

不朋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朋。以無陪無卿。

前漢書五行志云。詩云。爾德不朋。以三陪三。卿不朋。爾德以三背無。反言上不朋。暗昧蔽惑。則不能知善惡。親近習長。同類無功者。受賞有罪者。不殺顏師古曰。言不別善惡。有逆背反。反者有堪為卿大夫者。皆不知之也。按班顏此解。與毛鄭以下諸儒之說不同。然亦有理。

毛詩自注卷五

大

如蜩如蟬如沸如羹

朱子曰。如蟬鳴如沸羹。皆亂意也。此說最當。鄭氏謂是飲酒呼號之聲。此泥上章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而云然耳。詩意未必然也。

抑篇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孔氏以武公之為諸侯不當厲王之世。故謂武公追刺厲王。呂氏非之。以為其在於今。與迷亂於政。豈追刺之語乎。詩補傳曰。厲王之世。武公為公子。作是詩刺厲王。因以自警。至老常誦之也。此說庶幾得之。李氏曰。說此詩者多。

毛詩自注卷五

大

知亦聿既髦。呂氏曰。既髦。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耄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愚按此詩。朱子但以為武公自警。而作似覺辭義徑捷。不費分疏。且刺厲王之意。自於言外可見。

四牡騤騤。旂旐有翩。

嚴氏曰。四牡騤騤。旂旐有翩。或考厲王無征伐之事。遂以為使臣奔走于道路。然味詩之意。政是厭苦兵革。如杜甫所謂車轢轢馬蕭蕭。下言靡國不泯。知為諸侯相攻矣。誰能執熱逝不以濯。

李氏曰歐陽氏曰民遭王暴虐思得賢君以紓患如執熱者執不思往就水以濯其煩也此說固無害然與上下文不相貫孟子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孟子因論行仁遂引執熱以爲說然可以類推矣此詩謂欲去亂而不序爵是猶執熱而不以濯也

民有肅心莽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鄭氏以好是稼穡爲王任用聚斂之人固不可從而朱子取蘇氏之說謂君子因亂而退耕語意雖妙未

朱子集注

王

必果是詩之本旨也嚴氏曰民本有恭肅之心而王乃使之怠慢不及事謂奪其農時使不得耕耨也今當好是稼穡言重農也其有功力于民者則使之代耕而食言任賢也蓋稼穡當以爲寶而不可輕食祿以代耕者當擇其人之好而不可濫也此說本之李氏似較諸家爲長

聽言則對誦言如醉

蘇氏曰聽言道路之言也誦言先王之言也

耗數下土寧丁我躬

朱子曰何以當我之身而有是災也或曰與其耗數

下土寧使裁害當我身也亦通按後說本之蘇氏諸家多從之蓋得古帝王遇災自責之意勝于前說也吳天上帝寧俾我道

蘇氏曰宣王所以祈早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遁去以避賢者無以我苦此庶民也何楷曰倘我一去而旱庶幾可止乎自怨之極而爲無聊之思也

早既大甚黽勉畏去

嚴氏曰始欲遁去既念民命方急當思救之故黽勉於此不敢去也

朱子集注

王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言我之敬恭明神如是當不恨怒于我而今降此旱災則必有以致此矣蓋深所以自省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何楷曰詩人以四語發端其理甚精而意甚切乃統宣王及山甫俱包括於天生之內而言物各有則惟山甫能完其則故能予君以則觀後章言柔嘉維則是山甫之能自完其則也又言家職有關惟仲山甫補之是山甫之能予君以則也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諸家皆云天生仲山甫以輔佐宣王中興之功是矣
但於詩首四句不甚照應惟蘇氏曰天將保安宣王
乃生仲山甫以佐之凡宣王之所以能全其性而無
失其常者皆仲山甫之功也得之
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蘇氏曰此詩言仲山甫柔嘉令色此與漢胡廣趙戒
何異又曰不侮矜寡不畏彊禦此與漢汲黯朱雲何
異胡趙柔而陷于詖汲朱剛而近于狂仲山甫內剛
外柔非佞非狂然後可以爲王者佐而當天下事矣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

毛詩正義卷五

圭

何楷曰天則無形不可控執毫釐之差千里之謬詩
意言其微而難舉而舊說相承皆以爲輕而易舉非
也鄧元錫曰懿德之則如毛然微乎微者也入微難
烝民具有之而鮮其舉之按鄧何之說最精觀中庸
末段引詩之意可見

簞第錯衡玄衣赤舄鉤膺鏤錫鞞淺懷倥革金厄
陳祥道曰衛夫人之車以翟第齊襄公方叔之車以
簞第此婦人男子車蔽之別也 何楷曰淑旂綏章
以旂言是載之車上者簞第錯衡以車言鉤膺鏤錫
以馬言鞞鞞淺懷又於車中別其載言之倥革金厄

又於馬中別其轡言之

侯氏燕胥

鄭氏曰諸侯在京師未去者於顯父餞之時皆來相
燕呂氏曰覲禮稱來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此所
云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按此詩本言餞韓侯則侯
氏自當專指韓侯鄭氏乃臆說也

韓侯娶妻

呂氏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韓侯娶妻
之盛王室尊安人情暇樂莫不在其中矣

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

毛詩正義卷五

圭

鄭氏曰女無減損曰我小子耳女之所爲乃嗣女先
祖召康公之功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
當繼汝先祖康公朱子解同之與舊說當並存
釐爾主璫拒鬯一旨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
召祖命

鄭氏及諸家皆以文人爲召虎之祖蓋以圭璫拒鬯
宗廟之盛禮賜之使告祭其先祖也朱子以文人爲
文王連下錫山土田謂既賜召虎以圭璫拒鬯又告
於文人而錫之山川土田也按下文言于周受命是
使之受賜於文王之廟矣未有不先告廟而使之受

賜者則朱子之說爲長也

匪紹匪遊

紹說文云糾緊也朱子從之爲是若鄭氏訓紹爲緩則與遊一意矣

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顧炎武曰如山之苞營法也如川之流陣法也古之善用師者能爲營而後能爲陣故曰師出以律

瞻仰昊天

李氏曰毛鄭皆以昊天爲斥王其說多如此如板之詩曰上帝板板蕩蕩之詩曰蕩蕩上帝皆是言天毛鄭

毛詩日箋卷五

皆以爲言王經之說本不如是毛鄭自生風波也

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朱子曰言雖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維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不若蘇氏曰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

寺是聽語意直捷

諧始竟背

李氏曰其始也諧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奸惡子奪惟其口之出也

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婦人休其蠶桑織紉之職而與朝廷之事爲

非宜其解甚當而歐陽氏非之謂婦人不當與外事苟無公事則當樂其蠶織耳以休爲樂恐未必然實靖夷我邦

諸家皆謂刺其以小人而任安邦之寄惟王雪山曰靖夷寂寞也以爲佳語者非就上文潰潰回通言之則以爲非佳語亦得鄭氏曰潰潰然維邪是行者皆謀夷滅王之國所訓字義雖不同亦不以爲佳語也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

何指曰富祿也維昔之富不如時申前天降罪罟二

毛詩日箋卷五

章而言孔氏曰維昔明王之所富者不如今之時昔

時富賢人今時富讒佞也維今之疚不如茲申上如彼歲旱一章而言徐氏曰言今之疚亦不意其如此之甚如不圖爲樂之至于斯也之意

毛詩日箋卷五

毛詩日箋卷六

勾吳 秦 松齡 學

周頌

清廟之什

假以溢我其收之

言文王之德大而波及於我我既受之者此朱子初說詩記採之者也言此詩即左傳何以邇我我其收之杜預以爲逸詩者但何轉爲假邇訛爲溢耳此朱子後說載於詩傳者也何楷曰若如此說則是望天與文王之有以邇我於上下文不甚浹洽當從前說

毛詩日箋卷六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朱子曰言諸侯助祭使我獲福則是諸侯錫此祉福而惠我無疆使我子孫保之也以錫福屬之諸侯終覺未安不如歐陽氏曰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文武錫此祉福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以錫福屬之文武得告助祭諸侯之體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

此詩諸家之解互有得失惟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文王既逝

矣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得之黃氏曰朱子以彼徂矣岐四字爲句雖無關大義但上云彼作矣下云彼徂矣自相對今以岐字綴徂矣之下恐驚俗也

成王不敢康

黃氏曰古注以成王爲成此王功蘇氏謂若以成王爲成王誦之成王則下文云基命成王非基命之君李氏謂書云成王畏相亦非言周之成王然國語載叔向引此詩云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也此在古注未作之先晦庵力主國語之說歐

毛詩日箋卷六

陽公亦云以爲成王誦則文理易通凡二說在學者詳之

我將篇

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雖文王之樂歌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言祀天也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言祀文王也嚴氏以既右饗之亦屬天不可從

立我蒸民

立毛氏但以爲如字孔氏以爲存立我衆民之命是

也鄭氏則以立爲粒以書所謂烝民乃粒正詩所謂
立我烝民也二義並通

臣工之什

噫嘻篇

李氏曰噫嘻之詩春夏祈穀於上帝之樂歌也是詩
所言者播厥百穀曰十千維耦其意但言民從事於
田畝殊無祈穀之意以爲人事於此盡矣故播厥百
穀十千維耦此皆人所能爲也若夫百穀順成非人
之所能爲天也故於此而祈穀焉詳觀此詩言有盡
而意無窮可以一唱而三歎也 十千維耦胡一桂

毛詩集卷本

上

曰蓋萬夫合耦而耕實五千耦耳

在彼無惡在此無穀

朱子曰在國無惡之者在此無厭之者後又載陳氏
曰在彼不以其革其命而有惡於我在我不以彼墜
其命而有厭於彼與前傳稍異細玩之則後說爲有
味也錢天錫曰爲勝國之遺易起猜疾在革命之際
易生厭薄是也

豐年篇

序曰秋冬報也王氏曰祭上帝也陳所南曰噫嘻祈
之於春夏豐年報之於秋冬是一體之詩也祈曰上

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觀載芟良耜之詩可見矣有
載芟則有良耜有噫嘻則有豐年則知所謂秋冬報
者乃是報上帝此王氏之說所以爲長也

猗與漆沮潛有多魚

毛氏解潛爲慘謂積柴水中令魚依之止息因而取
之王氏以爲潛藏之潛朱子詩傳兩存之鄧元錫曰
猗其多也潛其深也取以時用有禮故足樂也於以
祭受福矣柴而漆之薄圍而取之是盡物之心也非
王心也按此說最有理應從王氏以爲潛藏之潛也
難篇

毛詩集卷本

中

古注以皇考爲文王烈考爲武王嚴氏從之王氏以
皇考爲武王烈考爲文王呂氏從之按詩中烈考文
母相配而言文母是太姒則烈考應是文王也 呂
氏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得行禘禮于太祖者皆文
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播
之樂歌以告太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紱子孝子以
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
天用能昌大于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受祉之多
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太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
所致哉文王雖同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

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太姒焉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緡熙于純嘏

朱子以爲諸侯來助祭致此多福皆歸德于諸侯之辭而李氏曰思皇多祐是天子享其福也又言光大文章之諸侯綏以多福俾繼續廣大其純嘏以見君臣皆受福也此說更善

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毛氏曰淫大也王氏曰微子統承先王用天子禮樂所謂淫威也有淫威則所事宜盛大故降福孔易也

朱子集注

車

朱子從之嚴氏曰昔紂武庚爲亂我周既有罰淫之威今錫福於微子則又甚易而不吝此以見微子之賢而且示吾之威福一出于公也此說本於什方張氏似勝前說

閔予小子之什

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毛氏曰庭直也李氏曰文王俯仰之間皆盡其直道而朱子曰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于庭猶所謂見堯于牆見堯于羹也楚詞云三公揖讓登降堂只與此文勢正相似愚按文王之詩曰文王

陟降在帝左右夫言陟降必有所在遠而言帝左右近而言庭皆謂所在也當從朱子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以皇考以保明其身

何楷曰紹庭二句與陟降庭止義同紹說文云繼也謂往來不絕也言自今以往其庶幾我昭考之靈往來不絕於廟庭之中或上而陟或下而降皆在我家止息未嘗少離于以翼我之行使身有所憑藉而不陷于危啟我之思使身有所開悟而不迷于往也

莫予荈蜂自求辛螫

二語諸家之解互有異同惟曹氏曰成王之遇辛螫

朱子集注

木

也豈有使蜂螫之哉實自求之而已語意徑捷

聲允彼桃蟲拚飛維鳥

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郝敬曰方武王誅紂有其子人以爲孤雛耳未幾挾徐奄諸國叛周公東征三年而後定此桃蟲之爲大鳥也

酌篇

諸家多以酌即是勺爲成王之樂而朱子嚴氏謂是頌武王之詩以篇中言武王之功也然以成王之樂而推本於武王之功何害況詩云載用有嗣明屬成王乎故不若從舊說爲有依據也遵養時晦或以爲

文王或以屬武王於義俱通終不若言屬文王者爲確切也至時純熙矣是用大介則定言武王無可疑者黃氏曰此詩正爲成王作也我亦主成王而言之也上文養晦用介皆推其本始以起之也文王之時如此武王之時如此今日所以嗣之者又如此此其所以爲酌而序所謂酌先祖之道也

桓篇

何楷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倦於屢豐年見之桓桓以下則著天命所由此詩家倒插法也數天之下哀時之對

毛詩集卷之七

七

序曰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毛氏曰哀聚也鄭氏曰對配也徧天之下衆山川之神皆如是配而祭之玩詩自允猶翕河以上皆言涉歷山川而未及祀事則哀時之對正言祭也朱子謂是巡守而朝諸侯恐非本義

魯頌
駉篇

李氏曰此詩所言亦猶魚麗之詩也魚麗言魚之多此詩言馬之多言魚之多以見魚之品無不備言馬之多以見馬之品無不備又曰莊子曰百里奚爵祿

不入於心牧牛而牛肥詎不信然觀此詩但言牧馬之事而僖公思之如此蓋僖公之所爲者無所不致其思則推之於國豈不盡心哉通詩者以其思馬而觀之可以見治國之用心也

振振鷺鷥于下

毛氏曰以興潔白之士歐陽氏曰振鷺取其能自修潔翔集有威儀也朱子以爲舞者所持之鷺羽被鷺羽或燕羣臣時所用然不若從舊說爲安薄采其芹

毛詩集卷之七

七

李氏曰菁莪之詩曰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是以莪喻人才也文王有聲之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亦是以此芑喻人才也此詩言采芹采藻采芣皆是言僖公能育人才也無小無大從公于邁

李氏曰鄭氏以爲小大之臣非也蓋此之所言者國人耳漢明帝開辟雍冠帶縉紳之人環橋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國人從之多宜矣實始翦商

顧炎武曰大王當武丁祖甲之世殷道未衰何從有翦商之事僖公之世距大王已六百餘年作詩之人

特本其王迹所基而侈言之爾猶秦誓之言命我文
考肅將天威也猶康誥之言天乃大命文王殲戎殷
也亦後人追言之也張子曰一日之間天命未絕猶
是君臣

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此皆詩人祝望之辭正如泮水之詩美僖公能服淮
夷皆無是事而美之也

商頌

置我鞀鼓

黃佐曰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如周人取蕭祭脂亦

於未祭之先以此求神於陽也

既和且平依我磬聲

鄭忠肅曰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高下故依之則

爲和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烈祖鄭氏以爲成湯歐陽氏以爲大戊以爲成湯者

以那之詩衍我烈祖爲成祖也以爲大戊者以序言

祀中宗也以烈祖爲成湯則下言及爾斯所爲及中

宗之世以烈祖爲中宗則下言及爾斯所爲及當時

君一說俱通但烈祖之稱以見那詩則此亦

以爲指成湯似有依據且詩頌其子孫而推原於祖
宗之錫福於義當然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

顧炎武曰讀經傳之文終商之世無言祥瑞者而大
戊之祥桑高宗之雉雉惕於天之見妖而修德者有
二焉則知監于夏王之矯誣上天而慄慄危懼蓋湯
之家法也簡狄吞卵而生契不亦矯誣之甚乎毛氏
傳曰玄鳥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於郊禘而生契故本
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可以破史遷之謬矣

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孔氏曰湯受天命所以不致危殆者在武丁善爲人
之孫子也而諸家或以爲武丁之孫子李氏非之曰
豈有頌高宗之詩而無一語以及高宗乎嚴氏亦曰
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已之武德義未爲安况武丁
之後無顯王乎按二家之言甚當宜從孔氏

湯降不遲

鄭氏曰湯之下士尊賢甚疾諸家多從之然頗費解
說不若朱子云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也
爲下國駿厯

毛氏曰駿大也厖厚也董氏則曰齊詩作駿驄謂馬也而慶源輔氏勉齋黃氏証成其說謂上章云爲下國綴旒喻也爲其係屬下國之心也此章云爲下國駿厖亦喻也謂其負載下國之任也其辭甚辨然馬豈所以比先祖終不若從古注爲安也

實維阿衡

劉氏曰禘于太祖則功臣與祭故言伊尹也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嚴氏曰上章言天命諸侯朝于天子此章言天命天

子以察諸侯

土

子以察諸侯天命高宗降監諸侯之國有嚴敬其民賞不敢僭刑不敢濫不敢怠遑者則命于下國而封殖之以福也按此說本王氏

毛詩日箋卷六

毛詩日箋六卷

兩江總督
孫進本

國朝秦松齡撰松齡字留仙號對巖無錫人順治乙未進士改庶吉士以江南奏銷案罷歸康熙己未舉博學鴻詞官至左春坊左諭德是編以紫陽集傳宗孟子以意逆志之旨多不依小序因取歐蘇王呂程李輔嚴諸家以及明郝敬何楷近時顧炎武之言互相參核而斷以己意不專主小序亦不專主集傳凡有疑義乃爲疏解亦不盡解全詩故曰日箋王士禛居易錄云秦官論所輯毛詩日箋所論與余夙昔之見頗同其所採取亦甚簡當然大旨多以意揣之不盡有所考証也

詩經疏畧八卷

〔清〕張沐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十四年至四十年著蔡張氏刻五經四書疏畧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疏畧

八卷》提要

詩經疏畧序

人可以不學詩乎哉。孔子謂伯魚曰。人而不學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可知今人皆面牆而立。曾莫以爲異。子是以恍然病之。孔子教門人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于鳥獸草木之名。今人皆無是益。子用是益。恍然慚焉。此固由夫不學詩。無亦詩之教有未明。而徒學與善乎。程子之言曰。學詩經疏畧。詩序。詩而不求序。猶入室而不由戶也。詩之有序。其來已遠。先正有謂非孔氏不能作。毛公謂卜子夏所傳。然序說頗多難省。後儒遂見其繚戾破碎。不成文理。又疑爲毛公衛宏僞成。卒齊古序於齊魯韓毛。及僞子貢詩傳。並參互取。以淆云。夫詩而詩之爲教。於是晦矣。玩齊魯韓。數家之說。淺劣不難見也。皆不離古序爲意。特亦於難省處增損。以通俗解。毛傳祖序。而不得其本末。今唯曰。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卽古序難省者重複習繹古人義理文章與今人者或亦正在此耶夫詩中絕不見爲某人某事而作而序則曰爲某人某事也不賴序存則詩盡可刪矣要雖孔子之聖子夏之賢無由於千百年後而懸爲如此之說又況其下也是序也蓋詩人先立以爲題而後有是詩采詩時並而采之或有諱其人與事而采者必訪其意以筆之又有采其詩卒不得其意者至於孔子則以爲旣意不可得詩經疏畧
詩序
二
自宜刪也故三百有序而逸詩無序是詩猶可去而序不可動故南陔白華六詩雖亡賴序存而義猶可見左傳國語禮記所見諸逸詩文辭莊正不得收入三百之中失其序則詩無爲矣宋馬端臨論之極詳予竊取其能得孔子刪詩本旨况風雅頌之體制賦比興之吟咏原欲晦其意不欲顯其辭美刺之實寓之序耳猶夫春秋之隱約原以寓懲勸而不明也作傳而明焉孟子曰詩亡然後春秋

作則六義四始之中居然有褒功論罪之嚴又不僅平辭和調以溫厚鳴性情之正已也故詩不可無序猶春秋不可無傳沐數載游泳夫詩求孔子孟子之說不可得也則寤寐以求夫序恍然若以告我而欲疏其畧適有西川之役滯于道路憇于曲江清泉之間勉創筆墨一遵古序列以冠篇庶幾舊章不墜後學得以循是而求有得於孔子孟子之云也今又閱跋涉歷著蔡及五溝之涯顛頓病詩經疏畧
詩序
三
苦之中而成之因以爲記
康熙十四年乙卯七月十一日丁酉後學著
蔡張沐識

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

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

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

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

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後儒謂每篇首一

國風為風始立大雅為大雅始立小雅為

小雅始立頌為頌始使後世續作者宗此

四類故曰四始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

至者言不能外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

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

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

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

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

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序本詩人自題其作詩之意採風時並

而採之不失其事國史或卿大夫或士

君子能文者皆曰國史史者文也國史

即詩人也故序非一世一人之所為其

文體等齊者或亦孔子序詩時畧加編

纂獨此首序中問備道全詩義意文復

渾摯與古確係孔子之筆非他人所能

者其首文則原題也后妃文王之配如

古妃配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關關相和聲雎鳩王雎也摯而有別之鳥

水中之地曰洲窈窕幽也窈窕也皆敬德也

故曰后妃之德與摯別同意淑善也君子

丈夫之稱好善也逑匹也人之正始莫過

于房幃之中早得賢才以自輔助后妃有

蒨寔之敬德以配文王故文王正夫婦以

正家邦是為后妃之德焉詩人感后妃之

德欲使人人皆正夫婦斯無不正矣作為

詩歌以風天下於是見摯而有別之鳥與

念賢配以為安得窈窕之善女為君子之

好匹也此序所謂樂得

淑女以配君子者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轉反側

參差長短不齊荇菜水草之柔順者此女

子也左右無定方也流求也喻女無定婚

隨人求之也寤寐寤夢也思服以思為事

也悠長也輾轉身不停反側臥不正也詩

人又謂此窈窕之淑女方其未得雖甚憂

而不為過于是因荇菜起興曰彼參差之

通用

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琴瑟也琴瑟絃五音相調有友之義也

琴瑟也既采而琴收之樂暢遂也鐘鼓之音

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也既采而琴收之樂暢遂也鐘鼓之音

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也既采而琴收之樂暢遂也鐘鼓之音

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也既采而琴收之樂暢遂也鐘鼓之音

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也既采而琴收之樂暢遂也鐘鼓之音

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也既采而琴收之樂暢遂也鐘鼓之音

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也既采而琴收之樂暢遂也鐘鼓之音

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也既采而琴收之樂暢遂也鐘鼓之音

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也既采而琴收之樂暢遂也鐘鼓之音

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琴瑟也既采而琴收之樂暢遂也鐘鼓之音

蓋聲有樂之義也。詩人又謂此窮寃之淑女。得之雖甚樂而亦不為過。彼參差之行。左右采芣。而有不喜樂者乎。窮寃之淑女。若求而得之。則又奚啻琴瑟之友。鍾鼓之樂哉。此序所謂不淫其色是也。三章總序。又云。云也。程子疑此詩。非周公不能作。朱子直注為宮人作。皆有難于說者。今細詳古序。要之為能文者所作。所謂國史也。詩起于后妃之德。故曰后妃之德也。作詩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再玩後二節。真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之意。與孔子論語正合。

葛覃

三章章六句

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五

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傳。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本謂孝也。在父母家。奉父母之教。習此勤儉敬師傳三事。今在夫家。猶不忘其教。則可以歸安父母矣。此真可以風化天下之婦道。故又贊一語。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

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葛草蔓生。可為絺綌。覃延。施移也。其延也。引移而之于遠。中谷谷中也。萋萋盛貌。黃鳥黃鵲也。一名黃鵲。一名倉庚。又名搏黍。灌木叢木也。喈喈相和之聲也。此乃未成之時。后妃嘗往中谷觀焉。見其葉方盛。而樂其木茂鳥鳴。故詩人述其始勤女功之

事如此。蓋美其在父母家。有此素教。今日不忘本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

漙。為絺為綌。服之無斃。

莫莫盛之末。葛之成也。刈斬取也。漙漙也。布精曰絺。麤曰綌。服也。此后妃于葛成之時。又往中谷刈取之。遂又漙漙之。卒為之布焉。又服之無厭。教焉。故詩人又述其卒女功之事。如此。不忘父母之素教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汗我私。薄漙我衣。害

言漙害否。歸寧父母。

師氏保姆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即昏禮所謂姆。纓笄綰衣在其右。容婦功。即昏禮所謂姆。纓笄綰衣在其右。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五

是也。女出嫁而姆隨之。故有師氏。言告言歸。又令師氏轉告君子。以歸寧之意。非虞。徑言不從。蓋在席之間。行以嚴禮。則敬不。衰而狎。亂不生。此所以異常人。也。薄少也。洗汗曰汗。私。燕服也。衣。禮服也。漙。濯也。害。何也。汗則煩。濯之功深。漙直濯之耳。禮服既不至汗。故有漙有否。而亦商之師氏。尊敬之至也。歸寧歸而問其安否也。此。后妃女功既畢。將欲歸寧父母。詩人並述其與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傳。如此。皆其不忘素教。可以歸寧父母。無愧也。使其忘。父母之教。以自恣。即未可以歸安父母。真。后妃之不忘本也。按序義。詩皆作。自國之文人。代言體也。後倣此。

卷耳

四章章四句

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

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

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志進賢之志又當二字蒙前二詩此序詩者之文后妃既德本如彼又當如是臣下之勤勞險詖私謁謾誦妨賢也朝夕思念至於憂勤志之篤也女道輔君止有其志故不嫌篤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寔彼周行

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苓耳釀酒所需頃同傾賢才釀成治道不盈筐言取賢少也懷人思賢也周徧行列也左傳曰詩云嗟我懷人寔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句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按此蓋后妃念賢人之不足用思欲多得賢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卷

人量其才德而審其官職安寔周徧得其行列以輔佐君子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隤我姑酌彼金罍維

以不永懷

叶同

陟升也土山戴石曰崔嵬虺隤馬罷病也金罍金爲酒器刻雲雷象爲飾也后妃又謂臣下之勤勞役使在外者亦甚苦矣路險馬病則必與崔嵬虺隤之數至于無如可也而曰我姑酌酒以忘勞不長懷此苦可也皆體臣下之辭朝夕思念所至也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觥

維以不永傷

山脊曰岡玄黃馬病變色玄馬而黃也兕觥角爵也與前章義同皆念臣下之勤勞

但傷甚於懷

陟彼砠矣我馬瘠矣我僕痡矣

何吁矣

石山戴土曰砠瘠瘠皆病也吁歎也又念臣下之勤勞前陟彼者既難此又極其難行我馬既病旋問我僕又且痡矣其云何哉惟亦憂歎已矣凡此皆后妃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以此朝夕思念至于憂勤而有此言則其輔佐君子之志可謂至切而得其要矣

樛木三章章四句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卷

卽以樛木比后妃之逮下葛藟比衆妾之得進并不許明正意下卽用賦轉意則首二句卽爲比體如南有喬木比女之嚴不可休息比男之不求下又贊明正義使比義明白卽爲與體也此比與之別然二體中六義未嘗不備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木下曲曰樛葛藟類蔓延繫也只助語辭君子丈夫之稱也履祿也綏安也后妃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衆妾得附之而進御下君子詩人以樛木比之曰南方有樛木下其枝以延葛藟而葛藟之矣后妃逮下如是君子豈不樂乎有福祿而得安享之矣程註曰詩之六義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者最是此詩自有風教之意

又不得其所賦之事有不能直言則其物以此務可與人志意其意皆正而無邪其辭多為頌美雖風雅頌不同皆此體也雖有純川一體而義自備不必分也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荒奄也將大也后妃一耳妾媵多矣妾媵既得進御君子即皆得以其賢才代后妃之內助故嘗若不顯后妃之賢而顯衆妾之賢焉以葛藟既衆樛木遂並樛木而荒奄之矣后妃逮下如是君子豈不益樂乎福祿日盛大矣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榮旋也成就也后妃既飲其才而衆妾得勸其長則衆妾益依后妃矣似葛藟既荒則榮之纏旋樛木而與爲一矣后妃得衆妾與之同心如是君子豈不益樂乎福祿至止有成就而無失之患矣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蠡斯 三章章三句

蠡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蠡斯不妬忌

則子孫衆多也

蠡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

蠡斯蝗也生于最繁言羽者蠡斯羽蟲也詵詵和行貌先後不相失也振振盛也謂子孫振振然盛也振振亦言其行之盛

蠡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蠡斯羣飛聲繩繩不絕也謂蠡斯之羽何其衆然聲亦羣和也宜彼子孫繩繩然

不絕也繩繩然言其飛之羣

蠡斯羽揖揖兮宜爾子孫蠶蠶兮

揖揖和處貌蠶蠶亦和處也謂蠡斯之羽何其揖揖然處亦羣和也宜彼子孫蠶蠶然衆處不戾也后妃一人能生子孫幾何多置媵妾所以代生育也妬忌以妨之是自鮮子孫耳后妃不妬忌而衆妾遂其生育是實后妃子孫衆多也故詩人深有感動而以蠡斯爲比末言和處者而以處爲難也

桃天 三章章四句

桃天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

昏姻以時國無餘民也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桃果木名夭夭少好貌華即花灼灼花盛而紅也之子是子也歸謂嫁也桃華于春周禮仲春令會男女婚有定期通爲失時宜和順也室亦家也

桃之夭夭有實其實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反云

實實貌實果初生也桃先花大實實時微葉惟見其實之綠與花之紅相半實而成焉

文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蓁蓁葉盛貌桃葉後花實而盛相繼皆在春間也尚未衰亂明女之道邪婚姻之時

廢矣。后妃不知忌。和其夫婦妻妾。以宜家。人焉播之。為風聲。得之。為教化。于是國之婦女。皆有不妬忌之情。皆知和其夫婦好。其妻妾之為賢。而男女以正。男女正。自及時嫁娶。而無肯失矣。詩人當春時。見婚會之多。知之子之必能宜其室家。因桃夭起興。而歌此詩者。本謂后妃之所致也。而推其本。則在不妬忌。極其末。必至無隸民。似此豈不令人感動。而欲為后妃之賢乎。

兔置

三章章四句

兔置。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

德。賢人衆多也。

德。敬德也。后妃有敬德。故國人化之。莫不有是德焉。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至

肅肅兔置

子斜切

桵之丁丁

音爭

趕趕武夫。公侯

干城

肅肅。敬貌。兔置。兔罟也。丁丁。桵聲也。桵。即桵。桵。網之木。趕。趕武貌。干。干也。干城。皆所以扞外而衛內者。詩人見兔置之人。而美之。賦述其情。而為之歌。謂彼肅肅然恭敬。于兔置之間。形之于丁丁桵桵之事。彼趕趕武夫。充其敬德而用之。足為公侯之干城也。公侯。指文王言。

肅肅兔置。施于中達。趕趕武夫。公侯好仇。

反之

達。九達之道。好仇。善匹也。與聖人匹。次。不止干城已。詩人又謂彼肅肅然恭敬于中。

置之事。施之于中達。眾人屬目之地。趕趕武夫。充此敬德而用之。即可造為公侯之善匹也。

肅肅兔置。施于中林。趕趕武夫。公侯腹心。

中林。林中。中也。腹心。猶同心同德也。詩人又謂彼肅肅然恭敬于此兔置之事。轉施于中林。人不及見之地。彼趕趕武夫。充此敬德而用之。居然聖人之心。與公侯同腹心。已。商道衰微。俗尚脫畧。莫知敬德。開雎之化行。房幃衽席之間。猶存敬正。于是草野獵獸之中。故為后妃之化。而桵人周南焉。敬于桵桵敬其事也。故詠于中林。德極幽矣。故咏腹心。即此可見當時之人。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至

采芣

三章章四句

采芣。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和平。無憂怒也。后妃以和平化國人。婦人和平。則多孕。故樂而采芣芣也。此詩若非咏后妃之美。便無意味。要之。二南詩。全是風教處。美出自房中。令人感動。此雖係比體。自是因正意說。自足與人意。可為風教。而與比賦風雅頌之義。備矣。

采采芣芣。薄言采之。采采芣芣。薄言有之。

音以

芣芣。車前草也。宜懷妊焉。或曰。治難產。大葉長穗繁實。好生道旁。薄少也。手取曰采。

之采芣曰有之。非必用之物。故皆從薄言。

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捋之。

力活之。

拾起曰擷。收合曰捋。采而有而而擷。而而捋。而後祐顧之一事。衍為六節三章。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禰之。

結。執社也。將以貯之。振社曰禰。以社振歛之。婦人感后妃之德。化皆有和平之情。多懷妊娠。故樂而采芣苢焉。意形于言。詩人述其言。而作詩以詠后妃之美也。正要人詠到此處。動心學后妃耳。故曰風。豈徒欲人采芣苢哉。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至

漢廣 三章章八句

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無思犯禮。言男也。求而不可得。言女也。要皆文王以此道教人。久而化之。故曰文王之道所被而德澤廣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喬。高也。思。語辭也。江。漢水名。漢出嶓冢山。至大別入江。江發岷山。入海。潛行爲泳。

永。長也。方。汧也。小筏曰汧。漢廣。江永。比德之廣。大永。長也。江漢被文王之化。男子無有思犯禮者。見漢之游女。以爲有禮之女。不可犯。而以喬木比興之。曰南有喬然之木。所處甚高。不可以休息。而狎之矣。漢有游女。以禮自處。不可以求思。而犯之矣。此文王以男道化南國之男子。其德之所及甚廣。猶漢水之廣。未可以泳而盡也。所及甚長。猶江水之永。未可以方而盡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楚。蒿類。薪。之次楚者也。之子。又指美之次者而言也。馬。五尺以上曰駒。又言漢女美者。先行而次者。亦相繼而去。不竟其辭。以楚薪比興其辭。曰翹翹然之錯薪。繼楚而歸。又已言秣其駒矣。是又豈求而可得者。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永長也。方。汧也。小筏曰汧。漢廣。江永。比德之廣。大永。長也。江漢被文王之化。男子無有思犯禮者。見漢之游女。以爲有禮之女。不可犯。而以喬木比興之。曰南有喬然之木。所處甚高。不可以休息。而狎之矣。漢有游女。以禮自處。不可以求思。而犯之矣。此文王以男道化南國之男子。其德之所及甚廣。猶漢水之廣。未可以泳而盡也。所及甚長。猶江水之永。未可以方而盡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翹。翹危也。刈。割去也。楚。荆類。薪。之美者也。之子。指女子之出衆而獨美者。歸。言嫁也。秣。馬意。古者。馬已銜而將行。必以禾芻飼之。而後乘。曰秣。所以優勸勸行也。又舉所見漢之游女。美者先去。而以楚薪比興之。曰薪之所在。美者先去。故翹翹然之錯薪。言刈者。必先其楚矣。而之子之美。于歸獨先。已言秣其馬矣。是豈求而可得者哉。此文王以女道教化南國之女子。其德之所及。又不啻漢廣江永之未可以潛行方汧而盡也。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至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汝墳 三章章四句

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尤勉之以正也。

化亦就
后妃言。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音溺如調音周

餓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Enigma

遵循也。汝水名。出天息山。經蔡潁間入淮。墳大防也。伐取也。條木之枝也。枚條之原。生未傷者。與夫之來如此枚也。怒憂也。調朝也。一作調重也。要爲自今朝至明朝。週日之饑。其心之怒如是也。汝墳被文王之化。婦人於其君子服役于紂而未歸也。遵汝墳而望之。取條枚以期其無有傷害。及望之不見。心之怒憂如週日之饑。難以忍也。此詩人道其能閔君子也。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音異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肆條之斬而復發者異夫之來如再生也
退棄人死永遠相棄也又嘗遵汝墳望君
子取條肆以期相見如再生之難得及其
既見君子喜其不我退棄矣此詩人又言
其能閔君子也

魴音房魚頰勑切尾王室如燬雖則如燬父母

孔邇

魴魚細鱗白尾。頰赤也。魚勞則尾赤。魴尾
 本白。尤爲易辨。王室紂家也。燬焚也。父母
 指文王也。孔其。邇近也。旣見君子。又勉之
 以正。曰。魴魚赤尾。勞必變色。汝之勞如此。
 此王室之政酷烈如燬也。雖則如燬。而我
 文王之德。如父母望之甚近。亦可以忘其
 勞矣。后妃于文王囚羑里。必嘗閔之以正
 勉之。故爲道化之行也。大約婦女之詩。祇
 是婦人有此事。此言士君子問色之爲詩。
 在定說婦人作。似不必然。與序不合。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

詩經疏畧

國風

周南

15

無犯非禮。雖衰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觀此序意。二南詩有後
世人作。孔子序之。置此。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麋身牛尾，毛蟲之長，足不踐生草，不履生蟲，仁厚之獸，出于上古之世。極治之日，然亦不恆有也。趾，足也。以履乎仁厚者言也。振，振信厚也。公子，公之子也。于嗟，歎辭。詩人見周之公子勤履仁厚，以爲國家之瑞，而以麟詠之，曰：麟之趾，不可得見矣。不觀此，振振之公子乎。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定題也。卽領。麟領未問。或卽定之義。以主
定。仁厚者言也。公姓。公孫也。姓生也。子
孫皆可曰姓。蒙上章當解孫。周之公孫雖
未見之行。而意亦主于仁厚。故又詠之。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一角。角末有肉。示有武不用。以強乎仁
厚言。公族同高祖子孫也。又見周公族強
于仁厚。役詠之。詩人蓋爲開唯之應。而作
也。麟之所以爲瑞者。以彼所至。萬物遂其
生而無所傷耳。聖人出而麟生。德相同。自
氣相應也。開唯之德。始于開門。至于周國
迄于江漢汝墳。無非仁厚之意。則德極盛
矣。而信厚之子孫族姓。居然麟趾。麟角豈
非開唯之符應乎。周德于是無疆矣。故以
終周南焉。或曰。開唯之教也。謂應則幻矣。
曰。何怪視天地鬼神乎。自然之理。必然之
事。斯天地之所以至神。教之則成。舍之則
否。卽鬼神之所以至妙。詩人
本爲言瑞而詠。故云云也。

召南 共十四首

曹氏曰。繫之周公。則縣雍州以至荆揚東
南之域。繫之召公。則縣岐山以至梁益西
南之域。若如是說。則周以南。豈無諸侯。獨
不被文王之化。而召以南。獨有諸侯。被文
王之化乎。周召二公。共國而治。詩
以感分。繫以職別。非分地而論也。

鵲巢 三章章四句

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
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鳴鳩。乃可以
配焉。

諸侯之妻曰夫人。起家居有。起而家之
居而有之也。序此不言。被文王之化者
不待
言也。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鵲善爲巢者。鳩鳴鳩也。鳩不自爲巢。居鵲
之成巢。必其性和。然後居鵲之巢。而相
安。婦人必其德和柔。善下。然後有人之家
而相宜也。百兩。百車也。以載賓相。媒從。禮
物。護衛之用。御迎也。卽親迎之禮。南國諸
侯。被文王之化。皆能擇賢自配。而諸侯之
女。被后妃之化。亦多有窈窕之德。詩人于
昏會之日。見其迓車之盛。而美之。曰。維鵲
有巢。維鳩居之。則可以居之矣。而美之。曰。維鵲
而能居人之室。宜乎百兩以御之矣。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所而有定。曰。方。鳩性又專固。然後居鵲之
巢。而能定。婦人必其德靜正不貳。然後處
人之家。而有定也。百兩。以載師賓。姪姪。侯
婢妝奩之用。將送也。詩人又見送車之盛。
而美之。曰。維鵲有巢。維鳩方之。則可以方之矣。
之子于歸。而能方人之室。宜乎百兩以將
之矣。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盈。滿也。鵲爲大巢。新舊相續。而累累多處。
鳩居之。衆則盈滿焉。鳩之性不妬忌。而後
居之者衆。婦人必其德寬厚不妬。而後妾
媵衆也。百兩。承前言送迎各百兩也。成。成
禮也。諸侯之子。嫁于諸侯。送迎皆百乘。成
禮。而美之。曰。維鵲有巢。維鳩盈之。則可以盈之
矣。之子于歸。而能盈人之室。宜乎百兩以

成之矣此可以見夫人之德正始之道而諸侯之化其國者基于此矣問鳩居鵲巢信乎曰鳩亦非與鵲同巢決羽而處特居巢累虛巢耳而人亦卒不習見者蓋鵲不巢高木採薪者藉其舊則積巢者少也序以鳩爲鵲巢爾雅訓鳩爲結鞠方言謂戴勝李氏謂鳩鵲朱子謂布穀按唯結鞠爲是其聲結鞠然也春來秋去之鳥黑色尾

采蘋三章章四句

采蘋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

于以采蘋于沼于汙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詩經疏畧國風召南

其潔也之事祭事也公侯夫人執蘋藻以助祭此未事之前而言其用故曰事

于以采蘋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山夾水曰澗澗水最清潔也宮廟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歸

被首飾也僮僮疎敬也夙早也公公所即宮廟也祁祁舒遲也僮僮二語言正祭之時敬謹如此也祁祁二語言祭畢去事有廣也祭儀曰及祭之後爾爾遂送如復入然愛敬不欲遽去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內外之官也諸侯夫

人能誠敬以奉祭祀詩人美不失職而述其始而述其終循于沼汙澗谷之間既而敬愛施于在公言旋之際有如

草蟲三章章七句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嘒嘒草蟲趨趨亦既覯止我心則降

嘒嘒相求聲也草蟲蝗屬趨趨躍走之貌

見草蟲趨趨然而相避者卑蟲也物無定匹故以非偶而有相逼之事人有禮義所以

詩經疏畧國風召南

異于禽獸故未見君子常恐卑蟲之辱憂心何能以不仲仲乎亦必既見既覯我心防強暴之辱故爲以禮自防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惓惓

切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

蕨菜名也惓惓憂不釋也陟彼南山之上言采其蕨但未見君子謹草蟲之憂心則爲之惓惓矣亦既見止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蕨菜名也傷悲悲惓惓夷平也又謂我陟彼南山之士言采其蕨但未見君子謹草蟲之

憂我心則為之傷悲矣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也婦人旦夕不敢離君子之側離則憂傷是以禮自防也亦哀不傷樂不淫之義竊窺之風化也首草蟲二語已立以禮自防之案下皆因草蟲屬辭

采蘋

三章章四句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祭祀矣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

蘋水上浮萍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祭之蒲皆取水難取其潔也采蘋采藻舊法度也自婦人忽先祖而慢祭祀不躬其事而不潔者多矣大夫之妻一蘋一藻必循法度躬行其事親執其潔故詩人述而美之

詩經疏畧

國風

召南

一之室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及釜

音

方曰筐圓曰筥湘烹也蓋粗熟而淹以爲茹也盛湘皆承蘋藻言也錡釜屬有足曰鉶無足曰釜盛則有敬于筐于筥湘則有敬于錡于釜亦舊法度也而婦人忽而慢之其不敬亦多矣大夫之妻或盛或湘必循法度躬理其宜親致其敬故詩人又述而美之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尸主也言主此所奠之蘋藻盛湘之事者齊誠敬也季小

也大夫祭于宗室奠于牖下尤法度所不敢亂自有大夫行之矣而誰其主此所奠之物于內者則此有誠敬之季女也是宗室牖下之奠大夫妻亦與共循法度矣真可以承先祖而共祭祀矣故詩人又述其事而美之

甘棠

三章章三句

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召伯憩甘棠之下所以宣教化也其所止人不忘則其教之明可知矣

蔽芾

音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爰

音

蔽芾盛也甘棠杜梨也白者爲棠赤者爲杜蕭去也蕭以斧斤曰伐爰草舍也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憩

起例

詩經疏畧

國風

召南

一之室

折摧之曰敗憩息也此又非特勿伐之而已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說

始敘

拜謂屈之而已說舍也此又非特不敗也召伯循行南國嘗舍甘棠之下人愛其樹而不忍傷始相戒以勿伐繼相戒以勿敗卒相戒以勿拜思愈深相戒愈嚴南國之人蓋以召伯之教使我知禮義明人倫不陷于禽獸故感之深切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

興彊暴之男不能侵陵貞女也

此召伯聽斷之後詩人作詩以傳其事蓋富貴勢豪恃力貪色欲奪人女而致

之訟也。不能侵陵。貞女者。有召伯也。

厭邑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厭邑。濕也。行道也。夙。早也。詩人因召伯所聽之訟。而作為貞女自述之辭。言其平日遠嫌慎慙。恐與無辜相值。比于畏厭邑之行露。曰。彼厭邑。然行道之露。我豈不欲早寐而行。恐致濡汚也。不意今日猶致此訟也。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雀。角。鼠牙之說。當時諺語也。女。汝也。室。室家。言妻也。速。迫致也。雀。本無角。以穿我屋之故。而遂謂其有角乎。汝。本無室家。以速我獄之故。而遂得有室家乎。雖速我獄。汝之室家終不足也。言召公不畏強禦。以法正之。故貞信之女。得以自全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

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汝從

牙。牡齒也。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墉。牆也。不得以穿我墉之故。遂謂鼠有牙。不得以速我訟之故。遂謂女有室家。雖速我訟。我亦終不從而為女之室家矣。與上

同。

羔羊 三章章四句

羊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國諸侯也。在位大夫也。召南諸侯。化文王之政。其夫人。媵妾皆賢。和于內。在位之卿大夫。何容不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乎。故歸功于鵲巢。所致而作此詩也。此下三章。獨言召南者。辭偶詳耳。非有殊也。

羔羊之皮素絲五純音退食音白公委蛇音委蛇

羊。少曰羔。其皮溫也。素。絲大帶也。其制節儉。正縫直長。曰純。五純。羔裘正縫直長有五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或以帶束羔裘之上。為英裘與退食。朝事畢。羣退而將食于私家也。委蛇。羣行和輯之貌。詩人見諸侯之臣。退朝羣行。裘皆得制。德皆稱服。而咏之曰。彼羔羊之皮乎。素絲為帶。何其節儉也。五縫純然何詩經疏畧

其正直也。退食。自于公朝。委蛇。委蛇。何其遂如羔羊之羣行和輯也。

羔羊之革素絲五緘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革。猶皮也。縫界曰緘。五緘之縫界相去適均。此純之所以正而直也。

羔羊之縫素絲五總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縫。眾小縫曲邪者。總。領眾縫曰總。羔裘碎縫曲邪。以五純大縫總領之也。要之素絲言節儉。五純五緘五總。言正直。末句雖變文。無異義。皆言德如羔羊之和輯。詩意有三項。一節儉。一正直。一和輯。雖止言大夫未及鵲巢。然言外之意。歸于門內之化。即意正。

殷其雷 三章章六句

殷其雷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殷其雷雷同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

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殷雷聲也。山南曰陽。况朝廷也。斯指遠行言。遑暇也。振振信厚也。歸哉贊揚之辭也。婦人勸大夫之行曰。彼殷殷然雷聲聞于南山之陽。猶君子之賢名在朝廷。誰不開之。今此之遠行。何可以違乎。莫敢或遑而已。振振乎君子其益加信厚。王事克全。歸哉歸哉與有榮矣。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

詩經疏畧

國風

召南

五

振君子歸哉歸哉

山旁曰側。况左右也。言君子之賢聞于朝廷之左右也。息止也。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

振君子歸哉歸哉

平地曰下。况國人也。言君子之賢聞于國中士民無不通也。前四語閔勞也。後二語勸義也。皆因南山出爲興者。大夫家所在耳。

標有梅三章章四句

標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

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落也。有梅言標去之餘也。梅果名實即梅也。實七言落去三分也。况女之及時嫁者十人才去其三尚有未嫁者七也。我詩人自謂也。求告啟之辭。迨及也。吉婚以得佳爲吉也。召南諸侯被文王之化定婚姻之禮男女得以及時嫁娶故女之在閨者常少詩人喜之而爲此詩曰。標有梅其實七兮。啟告我庶士及早爲婚其尚吉兮。言多而可擇也。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實三言標去已七分也。况女之嫁者十人已去其七未嫁者三也。又曰。標有梅其實三兮。告求我庶士及早爲婚其在今兮。言雖少而猶可擇也。

詩經疏畧

國風

召南

五

標有梅頃筐音領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筐取也。謂空言之意。又曰。標落所有之梅已盡筐取之矣。告啟我庶士亦及其謂之而已。言已無及爲所及者空言也。此不可以見男女及時哉。

小星二章章五句

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如忌之行惠及賤

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實

命不同

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賤妾自况也。三五謂况在已上者多也。毛氏曰。三心五

四時更見蕭蕭敬貌宵夜征行也凡安御于君不敢當夕夜行寢所也夙夜早起也在公子公所供事也實是也命天所賦之分也諸侯夫人能不如忌雖幾妾皆得進御于君因所見小星而咏之謂彼粲然者小星耳尚有三星五星大者在其東矣我至賤也不敢當夕入寢亦不晏起失職我惟蕭蕭然而宵征早夜而起在于公所而已我之如是實命之不同于貴者未可遂自惜也

豐彼小星維參與昴叶力蕭蕭宵征抱衾與裯音實命不猶

參伐也昴留也皆西方二宿之名抱抱之而出不敢留也衾被也裯襦被也猶若也又謂彼粲然者小星耳維參與昴又有其大者在西矣我至賤也進不敢當夕而入

詩經疏畧 國風 召南 以失禮退亦不敢希再御以固寵我唯肅肅然宵征抱衾裯早退而已我之如是實命之不同于貴者未可遂自恣也是謂能自盡其心矣非惠及下無以得此

江有汜 三章章五句

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媵妾也備數備妾之數以待君子也詩絕無勤勞無怨之意而序曰如此者自是當時原事如此休風所記詩本妾媵口氣不自稱其勤勞正是賢處不賴序無所謂美媵矣祇美悔過者也勤而無怨四字正是此詩神骨他傳去此立意

是後人皮像作解而已首四句大序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水決復入為汜喻大先棄小復能容之也之子謂嫡也歸者言入君子之室得所歸宿以與也言江則有汜之子歸則不我以焉然先不我以其後也則悔矣後豈無故而悔媵之勤勞無怨以感之者深矣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渚小洲也水岐成渚喻小者亦得所安也處得其所以先不與我同歸使失其所後同歸則得其處所矣後豈無故而得所又媵之勤勞無怨所以自致也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

詩經疏畧 國風 召南 沱江之別者雖小于江各成通流喻小亦樂也過愆也嘯覺口出聲氣申也歌喜我之過矣不念我之過今我其嘯也且歌矣豈無故而得嘯歌則勤勞無怨自不致乖戾之氣也是妾固賢而嫡亦賢固文王之風化而亦江沱諸侯之教也

野有死麕 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也猶惡無禮也

當糾之時
故為亂世
野有死麇俱倫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郊外曰野。鹿獐也。白茅取潔清也。包之。包而取之。喻有禮也。懷念也。春時也。當春時而思吉士之聘也。吉士求婚者。求婚曰吉。反強暴而言曰士。誘。竊動其情。而不以道也。詩人見當時女子有惡無禮者。而作此詩。謂野有死麇。白茅包之。既欲取之。則重之矣。有女懷春。吉士以禮求之。可也。乃未能以禮。而以情誘之。何也。豈非既欲取之。而又輕之乎。

林有樸檉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詩經疏畧 國風 召南
樸檉小木也。純束束之嚴固也。不棄樸檉。死鹿者。尚以白茅純束之。喻有禮也。如玉女德如玉。甚自重也。又謂林有樸檉。野有死鹿。皆物之不甚重也。取者猶皆白茅純束矣。而況有女如玉。可以無禮褻之乎。故雖吉士亦誘之而不動也。
舒而脫脫兮音允無感我悅音稅兮音稅無使龐音美也吠

舒緩也。脫脫。舒徐貌。言禮以大第行也。感動也。悅。佩巾也。龐。狗也。誘。則避之者。悅必動。悅動則犬驚。必吠也。又為女子教之之言曰。吉士既欲求婚。何不舒而脫脫。是兩有禮也。無感我之悅。而吠我之龐。是我亦有禮也。蓋吉士猶襲亂世之餘風耳。女則以為何必強暴。始為無禮。何必從亂。始為淫風。即此已為可惡。真彼化之女哉。

何彼穠矣 二章章四句

何彼穠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周王之女姬姓。曰王姬。車服不繫其夫。與諸侯之品爵不相當也。皆改製之。降于王后一等。則諸侯夫人之車服也。婦道。從人者也。降一等。是猶執婦道以從夫。則敬以守禮。和以敦倫之德。已于此而成矣。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

詩經疏畧 國風 召南
唐棣。棣戎也。密齊之貌。與肅雝也。毛氏曰。唐棣。棣戎也。郭璞曰。移似白楊。曷不。無不也。肅。敬。雝。和也。言車則車之所載。服物皆備也。車降等。足昭其敬。下以就夫。足昭其和。故望其車服。知其德也。詩人美之。而以肅雝起興。曰。何彼之穠矣。唐棣之華也。此無不肅雝者。王姬之車也。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唐棣。木之高大。桃李。木之卑小。而其華則相似。與王本不同。于侯而車服之降。無辨也。平等也。王孫。文王之孫。侯子。諸侯之子。于桃李。今觀其華。何彼之穠矣。華如桃李。則王之孫。本不于侯之子。今觀其車服。齊于侯之子也。

其鈞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伊維也。緡綸也。絲之合而為綸。鈞以絲緡之。細而巨。魚從之。王姬下嫁。諸侯亦贈巨魚。之從絲緡也。詩人又美之曰。等齊王侯。似不當然者。然其鈞維何。維絲伊緡而已。是以齊諸侯之子與王者之孫平。

騶虞 二章章三句

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

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

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蒐春田也。諸侯之治行。然後文王之化無不純被仁及于物。王道成也。

詩經疏畧

國風

召南

三

彼茁者葭

音加

壹發五豝

音巴

于嗟乎騶虞

牙

茁出也。謂草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葭菻春時也。豝牡曰豝。壹發五豝。約五獸一發。矢蓋十則再發。十五則三發。亦可知矣。五豝見生類之蕃。禽獸群集。猶大順之世。四靈為畜也。騶虞按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騶虞者。樂官備也。註云。騶虞官虞。山澤官也。此道化薰蒸。南國騶虞之人。以仁厚存心。祭祀賓客。充君之庖。既不可廢。又不忍以物繁而肆其殺伐。于是葭茁之時。而蒐田也。約五獸一發。矢而取之。有數殺之有命。此騶虞之仁。為何如乎。與國家之瑞應也。以其出于南國。自歸之。騶虞焉。

彼茁者蓬壹發五豝

音宗

于嗟乎騶虞

葉

蓬草名。禾一歲曰穠。春田皆禾者。禾比也。獸為多也。蓬葭不茁。則禾子尚小。蓬葭既

詩經疏畧卷第一終

詩經疏畧

國風

召南

三



茁猶取其壯。不取其牝。取其一歲以上。不取一歲以下。且又見者極多。而取之極少。渾然化育之意。生物之德。信哉。騶虞之仁也。豈者有決止之意。中不中一發而止也。

國風 卷第二

張沐疏畧

邶 共十九首

邶鄘衛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商貞冀
川天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
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于武庚為殷
後乃三分其畿內地而監使管叔蔡叔
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邯鄲
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以武庚叛
成王復黜殷命以其地封康叔統謂之衛
其詩有同君一事而作者各有所傷又從
其所采之地而異之為邶鄘衛
之別焉舊以此後為變風云

柏舟 五章章六句

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

詩經疏畧 國風

遇小人在側

頃公康叔七世孫
當周夷王之時

汎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

憂微我無酒以敖音以遊

汎御舟弛其力也柏舟最堅喻國家也汎
其流泛泛然任其流于下也小人在側則
君慢于治亦惟泛泛然任其政之日流于
下而已耿耿微微也隱痛也痛不可見不
可名曰隱國方治而念亂其憂如之也微
無也酒能昏人性小人導君荒淫飲酒故
昏然敖遊以自得未有我無酒而亦能以
敖以遊也故憂難忘耳此所以為仁人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音亦有兄弟不可以據

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鑒鏡也如度也鏡惟照形不能度量理之
善惡我心自匪如是見形又察其理惡者
則能度也兄弟臣僚之有素交者我亦有
兄弟特鑒之明耳不能深察小人之誤國
亦不足依據畧為憑其常察則反逢兄
弟之怒此朝廷之上皆附信小人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

儀棣棣不可選也

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捲無心故也
若我有心知先王之法不可沒以廢壞自
不可轉而阿好于人卷而委曲于人也威
有威可畏儀儀有儀可像棣棣盛也左傳云
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
儀也選數也凡威儀棣棣皆先王淑身治
詩經疏畧 國風

世之常度有不可勝其選數之盛此仁人
持禮以維國終不毀行以附會小人之脫
畧怠慢也

憂心悄悄愠于羣小覯閔既多受侮

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悄悄憂貌愠怒也仁人不附羣小于是為
羣小所怒故常懼禍而心憂焉覯見也閔
病也侮慢也小人怒則為讒誣以病君子
君子既見病則小人又從而侮慢之也言
語助辭辟拊心也標拊心貌于是良夜靜
而思之寤覺之中惟拊心有標而已此小
人為患于君
子之情也
日居月諸胡迭堉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衣

靜言思之不能奮飛靜音

居諸靜靜胡何送漸微衰也小人近君初不見有害國家今日漸月侵我衛國何遂漸微衰微如是乎心之憂矣如衣不濯之衣日增垢汙難以去也靜言思之欲飛去而不能此俱可見其仁可見其不遇也

綠衣 四章章四句

綠衣衛莊姜傷已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

鄭氏曰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嬖而州吁嬖朱子曰莊公惑于嬖妾夫位事見春秋

詩經疏畧 四國風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綠者勝黃色間色也黃中央土色正色也間色本微而以爲衣猶妾微而反顯也正色本顯而以爲衣猶夫人顯而反微也已止也嫡妾之顯微混施如此憂傷何日止乎謂莊姜自哀傷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上曰衣下曰裳間色賤而在上猶妾賤而反貴也正色貴而在下猶夫人貴而反賤也亡猶忘也嫡妾之貴賤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訛音尤兮

絲衣之原本也女汝也治自修也言綠不之顯貴君子所爲而綠絲之微賤汝宜自

治以成其德俾使說怨也妾被君寵而不之行也妾因謂妾汝但能如古人君難微賤我亦使我無怨言也此以古人望妾也

絲兮絡兮妻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變寒風也絲絡所以常著而于寒涼用之使不得所也言妾不但不以微賤自治而且令我不得所彼不以古人自處我豈可不以古人自處乎古人固有遭妾之變如絲絡妻風而無怨者我思古人實獲我心亦終可以無怨也此以古人自處也序云發乎情止乎禮義于

燕燕 四章章六句

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

詩經疏畧 四國風

莊姜衛莊公夫人姜齊姓也姜陳女戴嬖也莊姜無子以戴嬖之子完爲己子公卒完立而州吁弑之故戴嬖大歸于陳莊姜送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

望弗及泣涕如雨

燕兒也重言兒兩人也差池不齊貌戴嬖歸而姜送二人前後不正左右不並之形容也蓋前役不便相語並則妨分也之子戴嬖也歸歸宗也郊外口野婦人送迎不出門大歸則永別情不能已也泣涕如雨豈惟惜別所傷者深矣

燕燕于飛頤頤之頤切之之子于歸遠

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飛而下曰胡飛而上曰胡一人追隨不離
上則同上下則同下之形容亦猶燕燕之
相顧也將送行立也行立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

望弗及實勞我心

隨頤頤而音鳴故下上其音姜與戴媽差
池頤頤而不欲離者蓋欲相語故又以此
形容之陳在衛南勞病也泣涕不可常而
傷心則無已故病病我心人亦終不知也

仲氏任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

君之思以勗寡人

仲戴媽字也深相親信曰任只語辭言戴
媽最可親信塞實淵深也言其存心信實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且不浮淺也溫和惠順也戴媽自來溫惠
至終于今日之別無有易焉淑善也先君
莊公也寡人姜自謂也仲氏既自思先君
而又嘗勗勉寡人恐我寡德之人念先君
相棄之舊而忘從一之道其愛我而相成
者深矣此瞻望不見而述其德如此此所
以不容已于送且
泣涕而勞心者矣

日月 四章章六句

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

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

蘇示方妾上僭之詩日月則在州吁劫
嫡之後推原其致禍困窮之本蘇已不
見答于先
君所致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
音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居諸語辭臨視也之人莊公也顧答禮也
日月之明視下土依然古道不改乃公逝
不以古道自處何與不古處亂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

去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冒覆也。不相好我以恩情好公公不以恩
情好我也即不古處之實報答禮也言日
月覆冒下土視下土之夫婦無有不相好
者乃公逝不與我相好何與君夫人不相
好亂何能有定雖
不定寧不我報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

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月每出東方時初氣最良德音相得之
言良善也善者人之初氣言日月每初氣
最良乃公並無德音之善者以致今日何
能有定但得能定雖無良使我亦可忘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

能有定報我不述

齊在衛東姜視日月出自齊方則思父母
生我也女生父母家為始成于夫家為卒
不見答於莊公而無子定父母者養我無
成也遂又念曰安能得定其亂則公之報
我雖無禮亦不足述矣
此皆極其困窮之言也

終風 四章章四句

終風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詩中更有情性可諷詠者在侮慢不能正五字異母處騷子之道通見焉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浪笑敖去聲中心是悼

終日風為終風暴怒也况州吁之無故相及如暴風之不知所來終風則盡日如是厭苦之辭也此蓋因他言他物以發其暴怒而不明施已若顧我則陽不怒而笑焉然其笑又自不能掩其怒蓋謔浪笑敖云言輕而實相傷曰謔言柔而意無忌曰浪

詩經疏畧

國風

怒而故笑曰笑傲此總是以侮慢洩其怒氣冷姜莫能為之淺深悼傷也此惟取州吁之心而正之乃可已如此則又無法以正之也中心是悼而已

終風

且霾音埋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霾雨土也大風揚塵土自上而下也此州吁終日皆速顛倒是非以亂已又厭苦甚也惠顧肯可也言州吁猶風霾傷人則不樂而彼顧然喜來也又令人不知其往何惟思其所以正之而不能得故思之長也悼悼其不正思思其正也

終風

且嘒於計切不日有嘒寤言不寐願言則嚏都歷切

嚏

陰而風曰嘒不日有嘒者不見日惟有嘒而已霾猶見日終日不見日惟有陰風則州吁之目中已全無母矣尤厭苦之極也寤言夜而自言也嘒嘒也長思無何則良夜之間寤而自言至于不寐願以我此之言感彼夜氣使之嘒發而庶有覺焉此豈真可使之嘒乎不能正焉之思也鄭氏曰今俗情嚏則云人道我古之道也

嚏

嚏嚏者陰之重校不日抑又闇矣應應雷欲發而未震之聲州吁至此怒已形于聲矣而終不震怒者子母之分難泯也然惡已極于此耳州吁雖不懷念乎母而母終願懷念州吁此又不

詩經疏畧

國風

都

又

擊鼓

五章章四句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將將兵伐鄭也平和也將伐鄭而求和于諸侯使助已也軍為五禮之一不得已而用州吁徒以勇力行之絕不聞于禮義必敗之道故國人怨之皆向室家解之

擊鼓

其鐙音湯踴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鐙擊鼓聲也踴躍躍也形容州吁徒勇無禮之狀土土功也漕衛邑名或有役土

功子國或有築城于清固已不堪勞苦而我獨南行尤有鋒鏑死之禍焉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仲

孫氏也子仲即文仲言所從者孫子仲耳輕其帥也平陳與宋恃不在已也不我以歸恐為必敗之道有去無歸也仲憂也

爰居爰處爰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言我之是行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求我當死之于此預訂敗兵之後我當死之

死生契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契言合謂言離也成說已然之約也言死生離合我平日與子已有成說惟是執手偕老期不相離而已此蓋願

詩經疏畧國風邶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

歎其所願者契而今乃闊兮所願者生而今乃不我活兮洵信也信中也又歎此闊而不活者其信然非虛也而執手偕老之約其不我申兮蓋兵敗而生者常少又將也

凱風四章章四句

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

道以慰其母心而成其志爾

不安其室欲嫁也成其志母無貞一之志而子能成之也慰其心而後成其志此謂能盡其孝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南風謂之凱風凱樂也樂吹萬物也棘小木叢生棘心則其初生芽時也比七子衆多生小難成母樂養之也天天少好貌劬勞撫育顧復之勞也言母自昔時樂養棘心之子天天可愛雖劬勞而不舍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棘之成爲薪不爲木言不如少小可愛負母之養也聖無邪心善無非行令善也言母養我兄弟成人之後母氏以聖人存心而有善行而我無成材之令人以樂母之心也

詩經疏畧國風邶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寒泉小泉也浚衛邑也勞勤家事也苦衣食志意不如也言寒泉之小滋浚之用有母氏猶勞苦也

慰母心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母氏劬勞

慰之所以終其志而不去也

雄雉 四章章四句

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

詩。

國人患其亂，云代為女怨之。辭風刺其上，餘具言外見之。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泄泄，飛急貌。懷，其雌不欲去也。女因見雄雉，念丈夫之怠于道路，不欲去，正如此。蓋懷我而然，詒，遺也。伊，此也。又怨之曰：此爾自遺此阻，隔耳。蓋若不為彼淫亂者，臣何至如

詩經疏畧

國風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下上其音，上下飛鳴。此雉之求雌而未得也。展，誠也。女因念君子在外懷我之切，當必下上于山川之間，而發怨曠之言，展矣君子，念我如此，實憂勞我之心矣。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瞻，彼日月，日復一日，月復一月也。則我悠悠之思，將與日月俱長矣。道之言遠，即言能來而日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君子，士大夫同行役者。百，衆也。忮，害也。求，貪也。臧，善也。怨之無何，而慰望于夫，令其同事

以免災患。曰：百爾君子，不知彼之德行，何如也。爾自不忮，害于人，不貪求于人。人自善爾，何所用而不臧乎。凡上皆女怨曠之辭。由于宣公淫亂，致國事廢，軍役興，故刺之也。

匏有苦葉 四章章四句

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宣公名晉，莊公之庶子也。衛人殺州吁而立之。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匏，瓠也。生有甘苦二種，嘗其苦者，即不可食。人則棄之，惟涉者佩以渡水焉。濟，渡處也。不舟筏而渡，曰涉。厲，危也。揭，褰裳也。詩人謂匏則有苦葉者，人共棄之，濟則有深涉者，乃取而用之。比女之淫，蓋人所共惡。有淫行者，則好之矣。不知特匏而涉深，則危。不如涉淺，則揭裳可渡也。以此淫之為害，不如不淫之無患也。

詩經疏畧

國風

有彌濟盈，有鸛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彌，深也。濟，渡也。盈，水深滿也。有彌然入于水之深而濟者，比宣公之淫，無所顧也。雉，雌雉也。有鸛然求其雄而鳴者，比夫人之淫，無所顧也。濡，濕也。軌，渡舟也。往來遇轉而循其故迹，故名軌。比禮義也。軌本無時不用，則常濡。今不濡，棄不用也。比宣公淫無倫紀，禮義盡舍，置矣。壯，雄也。雉無定匹，遇牡則求之也。比夫人淫無所忌，知非

男以送後而不論親疎父子之別亦禮義盡棄也

離離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初似爲雁雁兩聲相和也離離有定四其初也必在旦時過旦則已旭日始旦日初出也士男子之稱水泮親迎之期水未泮是未字之女子求妻者當于時早圖以行六禮也鴈初配兩聲相和必于旭日始旦時士之娶妻亦必迨冰未泮時此所謂定匹也以見宜公奪宜姜于親迎之日是歸妻于冰之已泮也則禮義盡廢而不用矣此濟盈不濡軌之實也宜公爲其子後取于齊要而奪之是爲宜姜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招招號召之切舟子舟中之人卬我須待也友匹儔也舟子相召之切人雖涉而我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子

則否我必待我友焉不輕從他人渡也以見女子爲人所求必不舍其匹儔而亂從人也非其匹儔而從之真難矣此雉鳴求其牡之實也夫人之淫然矣宜姜既舍其子配其父卒又通于公子頑

谷風 六章章八句

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

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絕國俗傷敗焉

毛氏曰皆連逐婦之辭也宜姜有寵而夷姜繼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者如此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暵勉同心不宜有怒采

對采非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習習和也東風謂之谷風東風和必陰雨其應然也詩蔓菁也非蒿類以與也下體根也二物以根爲美但根在土中不若草非之可見而易采爾同心不若色之得寵也德音相好時所許之言也此怨其夫之辭言東風習習必致陰雨自然之應也我爾勉同心不宜致爾之怒何其應之爽也下體特采對采非致其外之易見而無與莫可違背則固當日及爾同死云今違而何哉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

誰謂荼苦其甘如薺齊禮宴爾新昏如兄如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子

弟

幾門內也茶苦菜薺甘菜也宴安也此語送者之辭言我此行遲遲不進中心實有不欲行者此去母家不遠且邇少送即我門內何以入我門見我父母家人乎誰謂荼苦我以我之苦校之其甘如薺因憶其夫曰宴爾新昏如兄如弟怨之深也

涇以渭濁湜湜其沚宴爾新昏不我屑以

母逝我梁母發我笱古口我躬不閱遑恤我

後

涇渭陝西二水名涇出竽頭山至高陵入渭渭出鳥鼠山至同州以下入河按涇渭皆濁水也涇小干渭湜湜清貌沚小渚也屑潔以與逝猶也梁魚梁爲堰以阻魚笱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

旄丘 四章章四句

施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帥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衛康叔之封。按康誥稱孟侯為諸侯之長。篇內俱以文王為西伯之事。勉之是衛國本為方伯連帥之國也。

施丘之葛兮。何誕徒早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前高後下曰施丘。在衛東。黎侯寓此。誕。闕也。葛。節。闕長。比衛之疎遠于已。叔伯呼衛之諸臣也。黎之臣子見施丘之葛。其節之闕長而感衛之不見救。曰施丘之葛何其多日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節之闕也。叔兮伯兮。何使我多日在此也。其闕節于我。亦可見矣。不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姑責其所得交者有禮也。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處。處此也。與。相交好也。久。久此也。以。藉也。以衛時有方伯之職。而憑藉之也。我何以處此乎。必有相與之好也。則衛之慈然忘舊好。不言可知矣。我何以久此乎。必有所藉之處也。則衛不稱方伯連帥之職。又可見矣。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大夫狐裘。妻蒙。蒙然厚也。戎。整然盛也。戎有作茸。東。黎侯所寓在衛東也。靡無也。同濟事也。言衛大夫威盛其衣服。過我寓而相問者多矣。何當車之不東乎。但我當

因而檢閱其人。不辨其服。孰是能修職以救與國者。彼叔兮伯兮。今無可與同濟我事也。

又 頊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褻如充耳。

頊。零微貌。鳥生小時。赤然唯尾毛零落。細微耳。毛氏曰。流離。鳥也。陸機草木疏云。流離。梟也。關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尹氏詩。咏流離。史書梟貌。蘇氏曰。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褻不在意也。貌充耳。塞耳也。言衛之如是。衛之禍不遠矣。彼狄人者。頊尾無足忌。實流離之子也。今不因黎以戒而養之。將食衛國矣。叔兮伯兮。此固所當告乃。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簡兮 三章章六句舊本三章今仍之

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

伶。樂官也。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俣俣。公庭萬舞。

簡。大也。言傲慢不恭。目空當世也。萬舞。舞之總名。兼文舞武舞也。文用羽籥。武用干戚。日之方中。午時也。前。前席上上位也。碩人。大德之人。俣俣。大貌。簡兮。簡兮。賢人何其大也。方將萬舞之時。日之方中。君處前而在上之位。彼碩人者。則俣俣焉。明白不

同于人而竟于公庭之上。萬舞也。萬舞之事。極賤而不恭矣。而大德之人爲之。豈非大之甚而日無人哉。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左手執箠。右手秉翟。

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力如虎。喻其才可禦亂也。轡御也。組編絲也。箠如箠也。翟赤色也。言碩人容色赫如盛也。厚傳丹也。錫爵。子之酒勞賤之禮也。以有力如虎。執轡如組之賢人當大用之。而不遇左手執箠。右手秉翟而已。豈不負此才德哉。且赫如渥赭之偉貌。公宜何如敬已。豈不表此偉器哉。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

山有榛。隰有苓。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榛似栗而小。下濕曰隰。苓。朱註甘草也。西方指西周言。文武也。美人。文武之臣也。彼美人。指碩人也。山則有榛。隰則有苓。生物各得其所。賢人宜居尊位。猶是也。云誰之思。其必西周文武之臣乎。今彼美哉之碩人。居然西周之人兮。而不遇文武以承事王者。不得其所。何哉。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父母死。無歸寧之義。衛女所思歸者。無以制其情。而卒不得歸。則止于禮義也。禮國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云。

悲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變

彼諸姬。聊與之謀。

悲。泉始出貌。泉水。衛百泉水也。淇亦衛水名。在今淇縣。變。好貌。姬。周姓。諸姬。即姑姊之屬。聊。姑且之辭。謀。婦女聚圍談心。謂之謀也。悲。水流入衛。與女子不得歸。則無日不思耳。所思者何。彼變然諸姬。久不相見。聊欲與之謀耳。

出宿于汴。飲餞于禰。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

送行者。祖。畢而舍。餞。飲酒于其側。曰餞。汴。稱。皆地名。行。猶道也。女子。一白適人。漸與父母兄弟相遠。是其道也。問問安也。姑。父之姊妹也。伯姊。長也。姊。已姊姊也。言此去衛亦不遠。出宿于汴。飲餞于禰。不數日可至。雖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將問我諸姑。遂及我伯姊。似無可嫌也。

出宿于汴。飲餞于言。載脂載率。還旋。

車言邁。邁。臻于衛。不瑕有害。

千言。皆地名。去本國爲尤遠。載。則也。率。車軸也。車行時。以脂塗其車。歸寧之車。曰還車。邁。行邁疾。臻。至也。瑕。過也。言我若得歸。不憚其勞。或出宿于汴。飲餞于言。脂車速行。速至。速返。似不爲瑕。又恐有害也。疑其得。又慮其失之意。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肥泉即前木之源發于肅其城洞環近處灌漑最盛故曰肥泉其泉清湛湧出如珠不勝多古今遊覽盛地茲滋也須漕皆衛邑也駕車也寫除也歸寧卒不得因思肥泉而永歎思須漕而心悠若若未嫁時嘗游之地既不得歸寧或者駕車出遊此地以寫我憂乎

北門 三章章七句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三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背明向陰仕于闇君因出北門以此也殷殷憂之厚也窶困也莫知君莫知也已焉哉安而無怨之辭天實爲之非聊自解此中實有命也謂之何猶言何說之辭天命我如是却把何辭說君耳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入自外室人

交徧適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適往也適我我適也政事本國事也一盡也埤益加也外事令我往則須資斧內政一財加于我則須辦備却問我之窶而困于此也

責也我入自外家人又怨我之貧交錯徧適于我君亦不知我之家貧如此也然雖怨之有安之而已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我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敦迫也適我方令往敦我則迫令其往遺又厚于益益特于分內有加遺則盡擯我矣摧折也又過于譴雖如此總皆天命何怨之有安之而已

北風 三章章六句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爲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三

威虐其政作威務傷人也並爲君臣內外凡爲政者盡如此也携持力不能去者亦相携相扶而去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惠而好我攜手同行

戶郎其虛其邪既亟只且且

北風寒涼之風雱雪盛貌風雪涼盛病害萬物喻威虐也惠愛也攜手相扶持也流離失所親故相屬倍謀思好求相輔助也如此也其虛其邪爾雅威儀容止也邪即徐亟急也只且語助辭既約同行又相促迫日其猶虛徐作威儀容止之態手而既且矣

北風其喈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

吟疾聲也。霏雪甚貌。偷禍害愈急也。歸蓋相約已有往所而回歸之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

虛其邪既亟只且

狐妖狐也。其身赤最能作非人難以避之。烏鴉之喙堅者聲肉食禽子皆不祥之物。人惡見之。喻內外大小臣子及吏役之輩。赤者為狐黑者為烏皆凶害于我如此而猶不去耶。同車聯車同行。戒家無留人也。

三章章四句

靜女

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

詩經疏畧

國風

小序二語即解刺時之實國人惡其淫行而作假為君之自言也。

靜女

其妹

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

池

靜貞靜也。妹美色也。俟待也。夫人相約衛君于城隅而行樂焉。君至而夫人已去戲之也。踟躕足不寧道。

德盡喪亦可醜矣。

靜女

其變貽我彤管

音管彤管有煒說音悅

女美

兩言靜女詩人反辭以刺之也。以君夫人而侯城隅贈彤管而多事不靜其矣。故刺之也。貽贈也。彤管赤色。夫人為彤管以貽君煒言彤管之光輝亦悅也。且預謂彤

管筆也。史記規誨之所執。君以此悅擇女之美作戲具也。

白牧歸羣題洵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

之貽

牧牧也。古者牧人于季春驅羣牛騰焉。遊化于牧以遂孳息。君與夫人則遊而觀焉。歸貽也。美茅之始生也。女指美言。春時茅芽有味。牧童戲食之。蓋夫人即于牧地采美以贈君也。君食之以為信美。且別有異味焉。非美之為美。美人之貽故別有味焉。詩人舉此三事可以見衛國之時矣。君而如是風俗人心之倡率化導皆在于是。其為時不亦大乎。刺之宜矣。

新臺

二章章四句

詩經疏畧

國風

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

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

伋宣公世子也。宣公為伋娶于齊而聞其美乃築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則以為夫人是為宣姜。要挾而為之也。

新臺有泚河水瀾瀾燕婉之求蘧條除不

鮮斯踐

泚汗也。瀾瀾水盛貌。汗本心液。心為之愧。則汗出焉。燕婉安婉順也。蘧條口柔也。汗穢之事不能出諸口。按蘧條似溺矢器。以其廁用曰蘧。為惡曰條。天下之至惡臭者人。有言及此者則口柔而不敢出。出則臭隨心不其臭。鮮少也。詩人謂新臺之事人人

為之愧而有汗此焉汗此者多如河水之
求也而豈意有此不安不順之事哉宜
公之臭惡如此真令人口不敢道其為蓬
條也不少矣此國人所為惡之也

新臺有洒七罪切河水浼浼音便燕婉之求蓬條
不殄

酒淚也浼浼水盛貌淚本肝液肝悃楚則
淚出酒然也殄絕也陳禮義以拒之詩人
又謂新臺之事人人為之悃而有淚酒焉
淚酒者衆如何水之浼浼焉彼齊女本為
心安理順之求也而豈意有此事宜公之
臭惡真蓬條之汗令人不敢道者而僅
婦不殄絕之何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五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離麗也戚施面柔也不能舒面以對人之
義國人又歎為必無之事曰魚網設于水
中鴻則離之千古無此物理也齊女本為
心安理順之求而得此亦千古無此人道
也女子得此猶得戚施之病不能仰面以
對人矣言女不殄絕同此汗也國人所以
並惡之也爾雅曰戚施面柔也蓋施
舒也戚憂也謂舒其面則憂戚耳

二子乘舟 二章章四句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
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宣公為伋娶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
朔朔與其母愬伋于公公令殺之齊使

駭先待于隘而殺之詩知之以告伋使
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違壽窮其節
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
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兩切

二子伋壽也乘舟在齊也景影也古字通
用養養深漾也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
去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逝不逮也不暇不為過也有害謂庸君怒
也詩人謂二子之死父母不惜之我國人
則願言思之思之似不為過又恐君怒之而有害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五

鄘 鄘詩共十首

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
與南謂之鄘有合是鄘在紂城南也又逸
周書作維曰傳康叔字于廢俾中旌
父字于東注語東謂衛成謂鄘鄘

栢舟 二章章七句

栢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
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
詩以絕之

共伯傳侯之世子
共姜婦人從夫讜

汎汎彼栢舟在彼中河徒坎切彼兩髦音實維

我儀之死矢靡他音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汎無入主持貌。稱房堅也。其美以喻已也。中河河中也。髮兩髦之垂貌。兩髦剪髮夾肉垂至肩。子事父母之飾。親死然後去之。此蓋指共伯禮孝之容也。儀匹也。之至矢誓靡無也。天道也。天地之大德曰生。陰陽本不偏枯。共姜幼而喪母。也愛女之心。命之嫁與天心一般。特未諒人道耳。人各有夫婦之情。不忍離異者。雖父母不及諒也。誓之既決。而其言溫厚。合禮有如此先王制禮有嫁母繼父之服。同母異父兄弟之服。此天地之心也。豈無故而輕假人以私者哉。若女自貞信則不可奪耳。

汎彼栢舟在彼河側。汎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愿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八

特爾雅訓匹黃氏謂如萬夫之特稱其夫之辭也。要次章必進一義其意則謂匹而辭則美之為非常之匹也。味心也。夫婦之義不能忘是其本心再嫁則昧之再稱母而不及父女子有言惟告之母而已。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牆有茨徐資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于

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

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于惠公之母宣姜。

牆有茨不可掃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言在上也。茨蒺藜也。去穢曰掃。疾惡也。亂于牆上不可施掃。喻頑烝亂于朝。上無由可去其穢也。中冓宮中也。道言也可惡曰醜。國人既言不可掃遂又謂宮中可道道之則甚醜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襄除也。除者除其根。言淫亂之根在君母故不可除也。詳細說也。既不可道更不可細說以詳其事詳則言愈長而醜愈深矣。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八

束盡其支蔓束而去之也。穢亂之根本在宣姜而支蔓于頑又不可束而去也。讀即鄉學月吉會衆讀法之讀講明其事聞于衆也。如是則更不可矣。其羞辱我國家甚也。此詩諷之自可畏。人宜早讀消阻邪欲于未萌非恐人知而後不為也。頑與宣者豈真謂人不知哉。欲之熾皆不足顧而已此從不為周南召南來所謂不為周南召南猶正牆面而立者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君子偕老也

人君小
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佗佗音陀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借老從一而老無他志也故夫死稱未亡人言亦待死而已副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為之笄衛笄也珈加也玉加于笄而為飾也珈有六飾之盛也婦人首飾以副笄為主以六珈為盛委委佗佗美也委委佩垂修重之貌佗佗服盛寬舒之貌此言身飾也如山言其居止嚴重而不衰也如河言其行動和柔而不溢也象服象德之服宜稱也如山如河之德稱其服也子指夫人也詩人謂夫人既事君子自與君子偕老然偕老必有道焉常顧服飾之盛即以自檢其德如山如河以稱象服如此則非詩經疏畧國風

玼音此今玼今其之翟也音翟鬢髮如雲不屑音屑也玉之瑱也音瑱象之揅也音揅揚且音揚之哲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玼鮮盛貌其指夫人言翟翟翟翟刻繪雉羽以飾衣也鬢髮也如雲言美盛也屑潔也玼以舊髮作髮人髮少者以鬢蓋之髮盛則不屑也瑱塞耳也播所以摘髮也天言非人間帝上帝也詩人又言夫人服飾體質之盛如此人見之者必且驚為非人間所有儼然天上人也又且驚為天上亦不多有儼然天上之帝王也如此則崇高富貴無與比倫惟一君子為匹而不

與之偕老乎大有
衰汚甚可惜矣

玼音此今玼今其之展也蒙彼絢音絢是絢音絢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

玼鮮盛貌展外衣名禮有展衣者以丹紵為衣禮見于君及見賓客之服也蒙覆也絢絢絢之美者毛氏曰是當暑絢延之服也蓋以絢表展衣于外謂之纓蒙不盡露亦未嘗不見謂之絢也清揚眉上廣處滿明也又曰揚且之顏者眉上廣處豐滿曰顏也凡富貴安養之盛者多眉上廣處見之展誠也媛女美也那之媛那君之媛也詩人又言夫人服飾體質之盛又如此誠哉有如之人其那君之美匹乎言那君之崇高富貴無與比倫而惟一美媛為匹可不與之偕老乎又可惜美媛矣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

流而不可止

爰采唐矣沫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野地也。淇上言路也。序謂期于遠是也。上宮言世族男女相要于宮中。序謂期于幽是也。衛之世族昏惑淫亂動則曰我其采芣于沫之鄉云。誰之思美哉。孟姜曾期我于桑中。曾要我于上宮。曾送我于淇上。不意世族在位竟有此事也。

爰采麥矣。沫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麥秋種夏熟之穀弋姓亦貴族也。又曰我其采麥于沫之北云誰之思美哉孟弋曾期我桑中要我上宮送我淇上可見衛之世族在位多有此事也。

爰采葑矣沫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

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詩經疏畧

國風

廊

「それだ」

對羹菁也。庸姓亦貴族也。又曰。我其采芣于沫之東。所思者美哉。孟庸期我要我送我。更可見無非此事也。在位者彼此終日之所爲如此。而政事執司之散可知也。政者所以自正正人上之所好下必有甚民流可知也。

鵠之奔奔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

鵲之不若也。

鶉之奔奔。鵲之疆疆。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鴉鵲屬奔奔。驅按鴉鵲皆好闖之鳥有非其匹而相求者則奔奔然闖而拒之。驅疆然不容相侵犯也。人指頑也。兄頑爲患公庶兄也。詩人謂吾嘗見鴉之奔奔。鵲之

而代爲悲也。

鵲之疆疆。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人謂宣姜也。君小君也。詩人又言鵲巢而
歎宣姜之不若。因又言姜之惡而已之不
幸。以彼爲君。以國醜爲已辱。刺之甚也。胡
氏曰。淫亂足以敗國亡家。然後知古詩垂
戒之大。而近世有獻議乞于經筵。不以
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

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

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

詩經疏畧

國風

郎

History

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

狄亡衛懿公死宣姜之子申立是爲戴公戴公卒其弟燬立是爲文公封立之時農隙十月也制制度也此詩作于國家殷富之日而並述其始耳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

之榛栗椅於宜切桐梓漆爰伐琴瑟。

定。北方宿營室也。十月昏中。是時可營宮室。故名營室。楚楚丘也。揆度也。榑杆度日出入之數。以正東西南北也。室亦宮也。榛似栗而小。皆果實。供邊豆者。椅木名。梓實桐皮。桐。梧桐也。梓木。楸類。疎理白色。漆太名。其澁爲漆也。四木皆有別用。不止爲琴。

瑟蓋先從其貴者言也。爰伐於伐也。此述始建得其時得其制也。爰伐琴瑟亦始初期待之辭。

井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虛同墟。故城也。望遠覽其規模也。堂楚丘之旁邑也。景山即楚丘之山而瞻其氣色審其高下。詳其方向皆謂之景也。京高丘也。桑桑林之間。降觀以晉其土宜也。卜以書龜。建國必卜之。終言後日也。允信。臧善也。此亦述始建得其時制。

靈雨既零。命彼倌人。星言夙駕。說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騷牝三千。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三

靈善也。雨之善應時而已。零落也。倌人。牛駕者。星見星也。夙早。說舍也。秉操。塞實。謂深也。馬七尺曰騊。牝生息也。言文公舍桑田之間。喜見其殷富而勞其民人。曰。非但人民繁衆而已。我年來操心塞然。如不能通。洞然如不能盡。以至於今。騷牝且三千矣。此一節所謂國家殷富也。殷盛也。人多爲殷盛。馬多爲富足。

蠨蛸三章章四句

蠨蛸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耻。國人不齒也。

蠨蛸音帝。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

母兄弟。

蠨蛸。虹也。虹。暮見則在東。爲蠨蛸。陰陽之氣。既交。陽盛陰不能畜。陽將散。無雨而陰潰。爲虹。映日見之。天地之淫氣也。人思見之。故相戒莫指以不正爲汙也。行道也。女子何必爲此。不正之行。今人不屑指也。朝濟祭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隋升也。虹朝見則在西。爲朝濟于西。陰陽之氣。既交。陰盛能畜。陽必將雨矣。尤天地之淫氣也。崇朝連朝也。蠨蛸不雨。猶未暢其淫。雨則暢其淫矣。其不敢指。又不待言也。女子有行。自遠兄弟父母。而嫁于何人。何必爲此淫奔。尤不正之甚矣。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三

如猶此也。懷昏姻。言男女之欲也。大無信於大者。無所信也。迷一時之欲。其小者耳。而不正之凶。其大也。未嘗深思。而真見之。故不信耳。命者。天命也。既生汝爲女子。只所得守深閨。待媒妁。其命然也。乃欲自遂。其所欲爲。不知命也。居然化道之言。視昔衛遠矣。

相鼠三章章四句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義也。

當時在位。承先君宣公淫亂之化。遂亦相率而無禮義。文公能正之。而常爲此言。故詩人因作此。以刺無禮。

此以刺無禮。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相鼠也儀禮文也皮者鼠之文儀者人之儀也鼠必有皮無皮則死矣人必有儀無儀而生甚可怪也鼠取物之極賤微而闇行者以甚之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齒者止也上下左右位序有定而不可移也止容止也考經曰容止可觀人之體容之可觀者在乎尊卑上下長幼親疎有定容而不可亂也鼠必有齒無齒則死人必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體舉全體言無一體之可缺禮舉全體言無一節之取廢鼠必有體全體俱無則已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燕 之 章
死之早矣人必有禮全體俱無何不早死乎遄速也三章俱以死言羞惡之心則然也

子旄 三章章六句

子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

樂告以善道也

此賢人美卿大夫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郊素絲紕避之音之良馬四之

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特貌子旄以旄牛尾注旗干之首而建之車後也浚衛邑也郭外爲郊素絲大

帝也紕緣飾也四之乘馬也言不多設儀從耳姝美也子指卿大夫也畀予也此賢在郊而卿大夫見之也賢者感見禮之盛樂告以善道曰有子子旄在浚之郊矣日素絲四馬如是其謙光矣彼美者子將謂我有以畀之也我將何以畀之乎是樂告以善之意也

子子干旄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

姝者子何以予之

旗鳥隼之旗畫鳥隼于帛注之干首也下邑曰都組維帶繩也五之亦一乘馬而多一馬以備用路較郊爲遠也子旄也此賢人在都而卿大夫見之也美之曰有子子旄在浚之都矣且絲組五馬如是其謙光矣彼美者子將謂我有以予之也我將何以予之乎亦樂告以善之意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燕 之 章

子子干旄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

姝者子何以告之

析羽爲旄蓋析翟羽設于干之首也城未詳舊註都城或都特下邑之境而城則邑中也祝屬也所以係屬帶者亦組之用耳六之亦一乘馬而備其半路又遠也告告善也此賢人在城而卿大夫見之也美之曰有子子旄在浚之城矣且絲祝六馬何其謙光矣彼美者子將謂我有以告之也我將何以告之乎此亦樂告以善之意也

載馳 五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八句據左傳文子賦當是四章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大序衛懿公為狄所滅國人分

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義不得者父母沒無歸寧之義也許穆公夫人衛文公同母姊妹也宣姜所出故入鄭風

載馳載驅歸唁音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

大夫跋涉我心則憂

詩經疏畧

國風

卷

三

載則也馳驅急行也予失國曰唁驅策也悠悠遠也漕衛東邑大夫跋涉者夫人父母沒無歸義有事則使大夫往此則大夫代唁衛也草行曰跋涉水行曰涉夫人閔衛之亡欲歸不得而曰我嘗思載馳驅馳以歸唁乎衛侯策馬悠悠不遑至漕乃議不得而使大夫代唁雖已跋涉去而我心則猶是憂焉非人能代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嘉善也夫人蓋嘗諄言于父母兄弟不以爲善也旋反歸寧也爾斥衛也不臧所行不善之事也思慮也不遠禍亂近也夫人因怨于衛曰既不嘉我之言我亦無歸寧之義視爾之不臧我已逆慮禍亂之不遑故左傳此並下四句當作一章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閔

濟救濟也言獲狄復國之事閔保也固也又傷其不能救衛曰既不嘉我之言我亦不能歸而救濟爾視爾之不保

陟彼阿丘言采其芣音女子善懷亦各有行

杭音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切且狂

我行其野芣芣其麥控于大邦誰因誰極

詩經疏畧

國風

卷

三

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芣與蓬同盛而不齊之貌麥盛則根下小穗傍生必多芣芣然而不齊也喻小國皆借庇于大國也控者傾其情而告之也大邦意蓋指齊因信極至也君子大夫之稱也之往也夫人傷不能救衛而思請于大國以救之曰我嘗行野見芣芣之麥小者皆依大者而生焉其必控請于大國衛可存矣然控此情者亦難矣大夫中將誰爲可因信之至而無負此託者乎大夫君子無尤我此言即百爾之所思慮不能控我此情不如我親往也此閱傷之情殊爲極矣觀此詩則夫人知禮義達時變固亦不下文公也以文公許穆之賢并出宣姜而詩人不棄聖人取之人亦惟自立耳

衛詩共十首

淇與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瞻彼淇奥音郁綠竹猗猗音醫有匪君子如切如磋音阿

如嗟切 如琢如磨切 瑟今倜切 兮切 赫兮咺切 兮切 今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切 兮切 元今切

與木名與園也。淇園多竹。猗猗竹初生美
盛貌。與君子有文章也。匪同斐。文章貌。君
子武公也。切。分解之也。琤同磋。磋去其銳
稜也。琢琢之成器。磨磨之使光也。皆治玉
石之功。言武公資于人之規誨諫諍。以日
進其學修者如是也。瑟恂謹貌。儻莊栗貌。
赫威可畏。嘒儀可式。此言文章之實學修
之所形也。謏忘也。不可謏有此德自及人
人自不能忘也。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會
弁如星瑟兮僖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

青青竹長成茂盛貌與君子文章益盛也
充耳謂瑱也瑊瑳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
以石會縫也弁皮弁也以美石飾皮弁之
縫中如星之明也具此禮服以求檢其身
則匪僻狎慢之私無自而入矣言武公以
禮自防也又詠瑟憫赫咷者又言文章之
實綢繆之所形也
而人益不能忘矣

瞻彼淇奧。綠竹如簣。音責有匪君子。如金如錫。
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輶兮。善戲謔兮。不
爲虐兮。

詩經疏畧 宋國風 衛

其鍔鍔之精圭璧言其成價之美金鏐器
用也圭璧執玉也皆天子所錫武公而德
卽如之也寬服制寬廣貌綽佩垂悠緩貌
皆爲相之服言德稱其服也猗歎美辭
乘車也言天子之卿士之車深重此德稱
其車也戲謔笑言微中也虐威也武公平
時瑟獨赫而人憚其嚴翼其相周室又自
謙和唯須譁笑微諷人自悚聽不爲威虐
之行此節總言
其入相周室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考槃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老
退而窮處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成樂也。山夫水曰淵。言成其終身之樂者在此也。碩大也。竟言不似在朝之促迫也。言善言也。或寐或寤。獨自言其善。以自樂。不似言之于朝。而人不信。反不樂也。此即寬之實。矢誓。謏忘也。昔弗忘。此在淵之樂也。必誓之者。其憂國忠厚之心。不能忘於朝廷。故亟斷之也。其不欲樂此。可知矣。此言賢人有在淵者然也。

考槃在阿。碩人之適。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聲平

大陵曰阿。適。寬放貌。如草之過漫。荒無涯。言不似在朝之制于人。也。歌。暢于言。吟咏性情。以自善。不似在朝。善言不盡。而人已惡聞。此即適之實。過。喻也。永誓。此在阿之樂。而不踰也。此言賢人有在阿者然也。

詩經疏畧

國風

衛

卷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高平曰陸。軸。卷抒自由。如車之軸然也。言不似在朝。欲動不得。欲止不得也。宿。留而不言也。獨寐寤宿。不言亦樂。此即軸之實。寧。永矢。此寤宿之樂。而不以告于君臣僚友。徒無益也。此言有在陸之賢者然也。

碩人 四章章七句

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僂。

莊姜賢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碩人其頤。音衣錦裝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

東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鑒六日。

碩人。大德之人。指莊姜也。碩。長貌。儀表修長。言貌貴也。錦。衣貴者之服也。髮。禿也。錦。一。加。稱子。女子也。衛侯。莊公也。宋宮。謂齊太子得臣也。邢。國名。周公之後。妻之姊妹。曰。嬀。譚。國名。子爵。泛稱公。姊妹之夫。曰。私。國人謂彼碩德之人。其體修長。又衣錦而掩之。以單衣。此人其誰。齊侯之子云云也。此言莊姜之貴。

手如柔荑。膚如凝脂。領如蝤蛴。齒如

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柔。荑。美之初生。言尖嫩也。凝脂。如熟脂之凝也。頰。頰也。蝤蛴。蟲。白者。瓠犀。瓠中之子也。螓。如蟬而小。其額方正而廣也。蛾眉。蛾也。其眉曲長而細也。倩。口輔之美也。盼。黑白分明也。此言莊姜之美。

詩經疏畧

國風

衛

卷

碩人敖敖。說于農郊。四牡有騶。朱幘

鑣鑣。翟。翟。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敖。敖。遠來貌。稅舍也。農郊。近郊。國人共見之地也。莊姜初嫁來時。放教然。至近郊而舍止之。整頓車服。修禮容。而後入。農人咸望見其四牡朱幘也。四牡。車之四馬也。騶。壯貌。鑣鑣。飾也。鑣者。馬之銜。人君以朱巾纁纁為飾。鑣。飾也。翟。翟。婦人之車。前後設以翟羽飾其車。弗蔽也。婦人之車。則以翟蔽以朝者。夫人入內。其翟弗之車。則以翟于朝焉。明始尊也。于是諸大夫皆相率早退。曰。無使君勞。欲君早退。以就大夫之禮也。此言莊姜之為嫡尊。自其始來。國人諸大夫望見尊禮之至。一定而不可僭也。而無禮之甚矣。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罟音孤濊濊呼活

魚音魚發發音發葭音加蒹音兼揭揭音揭庶姜孽孽音魚

庶士有暵音黎

河在衛東洋洋盛大也活活平流無患也罟魚罟也濊濊施水中之聲也鱣魚似龍黃色背腹有甲大者千餘斤鱣小魚也發發盛貌葭蒹也葭亂也亦謂我揭揭長也庶姜好婦也孽孽生孕盛也庶士謂從嫁臣僕也國健貌此言莊姜之吉祥也凡古人所至之地祥氣焉莊姜自東來所經大水者河耳自莊姜渡河之後其水波之平盛鱣魚之煩多而國中草木之美茂如盛于昔日且從嫁之庶姜孽孽然皆子女繁生從嫁之庶士揭揭然日見其健壯以如此之人物遭之而生意勃然反不能詩經疏畧國風衛庶風

自育子者乎使其生子當必盛大和平繁多茂健足以偕大我衛國可知矣乃棄占就凶終使無子其後衛衰迄于實始于此非詩人過情之言也觀此詩絕不露賢與不答無子一字但稱其貴美尊祥而其意自寓此賦體亦不離此典風雅頌之意所謂溫柔敦厚者可知矣

第六章章十句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音配耦故叙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佚也

或指女言也此詩人采其所悔事行而序之以風時焉美此女子之終反于正亦以刺惡其始初淫奔之行也

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

送子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

七羊子無怒秋以為期

氓民也蚩蚩無知貌布錢幣也貿絲易絲也謀誘也涉淇渡水也頓丘地也愆過也將請也女謂始初爾冒冒而來我只謂爾絲也既而非果貿絲乃誘我苟合令我奔爾我送子涉淇至于頓丘非我愆期還待子有媒的請子無怒待秋可也此誘之事然也

詩經疏畧國風衛氓

乘彼坳音堉垣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

漣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

以爾車來以我賄音切遷

乘升也坳垣垣牆關信也漣漣流貌載則也龜曰卜著曰筮禮卜以兆為體筮以卦為體據之决吉凶也無咎言卜筮之中無咎過之說也賄財物也遷徙也女謂及秋之期我乘坳垣常望子來復信于我不見子來復信則悲痛既見子來復信則笑言爾則云爾會卜筮皆吉無凶于是旋而奔之情以爾車來載我與財物俱徙于爾家焉此則然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甚

于嗟女兮無與士耽音平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可說也

桑華未落比女少時也沃若顏色嫩澤也鳩毛氏曰鵲鳩也食桑甚過則醉而傷其性朱氏曰鵲鳩似山雀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耽樂也說解說也女又謂女子方桑華未落時其葉沃若而令人可愛就知正當于此時急宜以正自守不可從人誘動于是以鳩比男曰于嗟鳩兮無食我之桑甚貪美而食傷爾之性矣又旋自悔曰于嗟女兮無因士之相愛而輒與之耽樂貪愛而樂壞女之德矣又寬男而重自悔曰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尚許改過以自新女之耽兮不可說也從一而終一失不可改矣

詩經疏畧

國風

衛

三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音漸切車幃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

黃色衰也隕墜徂往也湯湯水流貌漸漬濕也幃裳婦人車幔也爽差貳疑也極窮也女又謂我今桑華既落色衰葉隕遂見背棄自我徂爾三歲食貧糟糠之情何忍忘也今淇水之盛濕車之慢而令我歸何其忍也自悔曰女子往往不差爽信約而士多疑貳其行蓋由士也往往心無窮盡厭舊喜新故二三其德無信行也

三歲為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音戲其笑矣靜

言思之躬自悼矣

遂成暴棄也咥笑貌庠傷痛也女又謂我為婦三年無有以室家之勞為勞者早起晚臥無有一朝不然者我勤勞治家已言成乃不用我而至于暴棄矣即我兄弟不知此故猶以我為不勤勞致棄者豈然而笑我矣靜言思之皆我自取之也還自悼已矣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詩經疏畧

國風

衛

三

及與也下濕曰隰泮泮也水以崖岸為止照以水泮為止總角結髮也女丁未笄直結其髮聚之為兩角宴樂也晏晏柔也旦旦猶旦也但恨爾誠實之貌也終違其始曰反女又謂我初本欲與爾偕老就意及老乃使我怨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無如我之怨無泮岸也因又悔曰昔我總角時無知與爾晏樂言笑晏晏而柔順且與爾矢誓但但焉試實不思此不正之言笑不正之信誓終必相反我既如是之愚反是不思矣亦已焉哉又何怨也

竹竿 四章章四句

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籊籊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音籊

通

簪履長而我也爾此也指淇水言言爾有
簪履之竹竿我想以竹竿釣于淇水而遠
至也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音杭遠父母兄

弟

泉源即百泉在衛西南遠衛之東故在左
淇水在衛西故在右行道也女不同男之
道遠父母兄弟而自家其家即其道也此
歌泉源淇水常不離父母兄弟之邦而女
子無是道也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佩玉之儺乃可

詩經疏畧

國風

那切同

瑳巧笑貌笑而見齒瑳然美也儺同那行
有節度貌此款衛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
玉威儀閑暇樂然于二
水之上念已之不若也

淇水漣漣音音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漣漣流貌檜楫屬毛氏曰柏葉松身楫所
以行舟也淇尤近衛都故時有檜楫松舟
以供遊樂女所常駕之者故此詩又專以
爲歡而欲以寫憂不能也四詩不見答之
意全不露父母兄弟本所思也亦若不
甚思怨而不怒以義節欲故爲有禮

芄蘭

二章章六句

芃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芃蘭之支童子佩觿音雖則佩觿能不我知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知音

芃蘭也支支也芃蘭生於支支出于葉間
垂之如佩觿之狀童子居惠公以幼童爲
君也觿狀如鉤象骨爲之所以解結者此
成人之佩欲其解固執之見以事人也自
作聰明曰我知序所謂驕也容佩客也遂
獨也帶佩所係之帶悸心驚動不忘也詩
人擬芃蘭而爲辭曰此芃蘭之支乃童子
之佩觿也童子雖則佩觿能不自以爲智
乎有此容即宜稱此實庶幾
垂帶之間常動念不忘可也

芃蘭之葉童子佩觿音達雖則佩觿能不我甲

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詩經疏畧

國風

衛

芃蘭之葉卷之有觿形觿決也射者用之
者右手大指以鉤絃能退而後能有進者
也亦成人之佩欲其急力謙退之意也甲
無禮也詩人又以芃蘭之葉與童子之佩
觿以其雖佩觿而能不自狎慢乎設此容
即宜稱此容垂帶之間
常念此觿不忘可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

詩也

宋桓公夫人歸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
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
以自止凡氏曰夫人爲先公所出其子
與父之重與祖爲一體母出與懷絕不

可私反故
義不得也

誰謂河廣一葦杭之誰謂宋遠跋子望之

葦葦葦之屬杭渡也宋衛阻河一葦言其
渡之易跋翹足也言其見之易非宋不可
至義不可在耳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小船曰刀不容刀言不廣也崇朝兩朝也
不崇朝言不遠也總言不難往宋義下可
耳說苑云宋襄公為世子請于桓公曰請
使目夷立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
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呂氏曰不日母而欲
見舅者恐傷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
止于義禮而不敢過處
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

詩經疏畧
國風
伯兮
四章章四句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為王前驅過時
而不反

古不黷武罷兵有時過時不
反亦風之變也故詩以為刺

伯兮竭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

伯君子字也竭武貌桀特立言才過人也
殳長丈二而無刃前驅猶先鋒也此尤軍
之危職也故獨念之
皆婦思其夫之辭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

蓬草名風吹則飛而亂也膏以澤髮沐者
潌首去垢也適王也豈無膏沐可以為容

臣修容為君子也君子不
在無所王而為誰修容乎

其雨其雨杲杲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

疾

其雨重言過時與望之離杲杲日出貌首
疾首痛也人思慮端篤則首痛此輕疾也
言其雨其雨乃杲杲而出日矣
願言思伯至于首疾所甘心焉

焉得諼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瘳

諼草即萱謂之忘憂草多食能令人渾忘
也背堂後之地背于陽也瘳神怔病也思
過心血虧則病之此重疾也言欲得諼草
忘憂又不欲忘之寧思我伯使我心瘳而
病焉亦所甚願
何用諼草哉

詩經疏畧
國風
有狐
三章章四句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

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

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

歲凶荒而俗浮靡男女失耦而貧餘為
耻風之可憾者也故刺之周禮荒政十
日多昏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無
夫家男無家女無夫育生育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狐求匹之獸綏綏憂慮求匹之貌也詩人
謂男女之失妃耦者曰有狐綏綏在彼淇
梁我見其心之憂矣何憂乎之子蓋為無
裳而憂也時人尚浮華男女之貧者即不

與婚一袁之闕而如耦即無從矣豈遂一
裳之求乎蓋深以刺時也而世風之變態
亦可謂無不至矣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厲渡處也帶所以紳束衣也又指男女之
無妃偶者曰有狐綏綏在彼淇厲我又見
其心之憂矣彼何憂乎之子蓋憂無
帶也一帶之缺人即無與之婚者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淇側淇之旁也服總衣裳而言之謂一無
所有也又指男女之失妃偶者曰有狐綏
綏在彼淇側我又見其心之憂矣彼何憂
乎之子蓋憂無服也一無所有則人又豈
有與之爲婚者乎

詩經疏畧

國風

衛

三

木瓜 三章章四句

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

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

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

木瓜楸也今海棠之屬實如小瓜而黃其
爲物也臭之香美食之酸辛瓊瑤玉之美者
瑤居也佩玉名詩人謂齊國之德今我淺
味之而香美深念之而酸辛是投我以木
瓜也我其佩此瓊瑤以報之乎匪報也亦
視此瓊瑤雖居處不忘乎齊木以爲好而

已問取木瓜之義曰齊之德香美而其思
大終非可報此心何安豈不苦辛乎信非
木瓜無以似之問何不可報曰除是齊失
其國衛救而封之亦遺之車馬器服始云
報稱齊強衛
弱無此事矣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匪報也永以爲好

也

木桃木李木瓜皆楸屬而形小異瑤亦佩
玉瑤遙也齊之德淺味之香美深嘗之酸
辛又投我以木桃也我其佩此瓊瑤以報
之乎非報也亦視此瓊瑤雖遙遠不忘乎
好而已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匪報也永以爲

詩經疏畧

國風

衛

三

好也

玖亦佩飾之屬玖久也齊之德淺味之馨
香深念之酸辛又投我以木李也我其佩
此瓊玖以報之乎非報也亦視此瓊玖雖
沒世之久不忘乎齊永以爲好而已此三
詩其美之者至而厚
報之意已無窮矣

詩經疏畧卷第二終



國風卷第三

張沐疏

王 王風其十首

王風者周東都王城畿內之風也地方六百里在禹貢豫州華嶽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今河南洛陽是也周初時文王居豐武王居鎬謂之宗周西都至成王時周公攝政乃宅洛邑營成周所謂成周王城東都東周皆此地也周公居洛化殷頑民監諸侯于四方之中輔成王治以匹西都至幽王變褒姒生伯服廢中后及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招大戎共攻宗周殺幽王于戲幽王以犬戎之亂逐徙居東都自是王室遂卑與諸侯無異政教不行風止及其境內故其詩不復為雅而為風序曰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詩經疏畧 國風 王

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東周之詩一國之事而已自不得為雅然王號則未替也故不謂之周謂之玉

黍離 三章章八句

黍離 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徬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周之行役一國之事也不成天王之大公故孔子序詩降為國風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天此何人哉

黍為禾也性粘造酒用稷曲禮謂明粢是也亦名稌離離垂貌邁行也靡靡力乏弱也搖搖心不定也憂憂周室顛覆也何求徘徊不去似有所求也蒼天大望之青蒼色也何人指平王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穗秀也先咏其苗後咏其穗末咏其實歌之次第然也如醉則憂之極而癡不自知矣

詩經疏畧 國風 王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噎咽喉梗塞也憂之暴而氣塞不能息也

君子于役 二章章八句

君子于役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度制也往反有定期其度然也平王慢之不與之以期故風之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

夕矣牛羊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役往而事也期歸期也曷主哉何日始得至也豈牆樓雞日時來來之也牛羊牧于山也而下于牧者之招來也畜產日為之所而暮必要之歸者慮其危難也君子役于外樓于何處來于何時豈無危難乎平王如之何不為思慮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音活雞棲于桀

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不日不月言不定日月之期也佸令也曷其有佸言何有會聚之期乎平王不在意也桀也桀也架木為杙以棲雞曰桀所以防狐鼠也括牛羊既下牧者括而總于一處恐有佚失也畜產每日為之防其危難佚失君子于役誰為防其危難佚失乎苟無饑渴可耳恐並飲食亦乏矣何待君子之薄乎所以諷而刺之也

詩經疏畧

國風

王

三

君子陽陽

二章章四句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

全身遠害而已

祿仕辭尊居卑也全身遠害而已言不能有為也

君子陽陽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

陽陽自然貌簧言笙也房習音之處也執笙則習音故招之由房由從也其樂只且者非樂音也職易稱而受祿不愧且無害也言君子陽陽然左手執笙右手招我從之于此欲我同仕為樂也

且君子陶陶左執翺翺切右招我由敖其樂只

陶陶樂貌翺羽旄之屬舞者所持也敖習舞之位執翺則羽旄故招之由敖其樂亦非舞樂也職易稱而受祿不愧且無害也言君子陶陶然左手持翺右手招我從之于此敖則語我口其樂如此又欲我同仕仕尊位則語我口其樂如此又欲我同仕貴位而不居任卿責以自娛則周誠不可為閑周也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

詩經疏畧

國風

王

三

母家周人怨思焉

申近楚有楚惠平王以周師戍申諸侯有患天子命方伯鄰國保衛之宜也平王獨私其母家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而復不能令諸侯獨使畿內之民人怨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揚水石相激其聲揚也激揚之水瀾洑力弱不能流移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也之子斥諸侯也與猶為也我周也戍屯兵以守也申申國姜姓地在今信陽之南平王歸家也天子有事皆諸侯所與無使畿內民自與之理嘆今不然也懷思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

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楚木也荆屬蒲亦姜姓之國卽呂也孔氏以爲呂侯後爲甫侯朱註曰地或在中許間當日無成甫之事詩人因係中同姓亦平王母黨之國以爲彼諸侯無論成中卽再成甫亦不與耳刺平王私其母家而亦甚言諸侯無王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虎音

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蒲蒲柳也楊柳之可爲箭者許亦姜姓之
國卽許昌地國語曰齊許申呂縣大姜蓋
詩經疏畧

皆姜姓也。周亦無成許之事。詩人謂卽復
成許亦不與也。益甚平王私其母家。而諸

侯無王耳

中谷有暵 三章章六句

中谷有推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

饑室家相棄爾

風俗常講于禮義則夫婦之道日以隆厚雖饑饉而必不至相棄周敎養兩失是以至此極也故爲閔周范氏曰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
民之困

中谷有穞吐音切 穞呼但切 其乾矣有女仳音離

慨其嘆矣慨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菴釋草云菴菴卽茺蔚也又名益母。曠燥也。菴易生之物。經冬不絕。今亦曠其乾矣。此言饑饉也。低別也。見棄與其夫別離也。慨嘆聲也。人指其夫。嘆遇其人之窮厄。茂生計以相養。其棄我亦不得已也。不遽言其衰薄。而先言其艱難。忠厚之意也。

中谷有蕓。攢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嘽音肅矣。

條其猷矣。遇人之不淑矣。

修長也。雍之長茂者。亦乾也。條長也。歔呼聲厲也。長呼不絕。其聲危厲。悲之甚也。淑善也。嘆遇其人之不以善道相與。又安能不棄我。此言衰薄也。

中谷有蕓。嘆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其泣。張劣切

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濕雅之生于下濕之地者。此時亦乾嘆也。啜泣猶言飲泣。慨嘆呼號已盡。而悲意不盡。則飲吞其泪。尤情之無奈何者。何嗟及矣。事已至此。悲慟豈猶及爲。惟有去而已矣。

兔爰 三章章七句

兔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搆怨連

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桓王卽位五年。王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緡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不樂其生。不以生爲樂也。周自王師傷敗之後。綱常盡廢。小

人得志故君子
不樂其生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

之後逢此百罹力支切尙寐無吽五戈切

兔性陰從以此小人雉性耿介以此君子爰爰緩意羅網羅憂吽動也言彼猾者閒緩無事而正人君子反離于禍昔我生之初周人尙無爲此事者我生之後遭此亂世逢處皆羅網之毒我其庶幾於寐而無動乎言以夙爲幸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罔我生之初尚無造我

生之後逢此百憂尙寐無覺

罔覆車也俗謂翻車有兩轆中施罾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強爲曰造覺知也昔時詩經疏畧國風王

有兔爰爰雉離于罍音衛我生之初尚無庸我

生之後逢此百凶尙寐無聰

罍罍也施羅于車上曰罍庸用也聰聞也昔時周人尙無用此亂道以害人者今逢此害無處非凶我其庶幾于寐而無聞乎亦言夙也

葛藟三章章六句

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

焉

周道世篤親親尊位重祿同好惡平王廢之

絲絲葛藟在河之漘音虎終遠兄弟謂他人父

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絲絲不絕也葛藟枝葉繁多此蔭其本根不爲風雨所損傷比王族輔王不當棄也河黃河也水厓曰漘終竟遠棄也兄弟族姓自言爲王兄弟也謂他人父者平王借庇蔭于諸侯不啻呼父呼母而諸侯亦無相顧者左傳樂豫諫宋昭公曰公族公室之枝葉也去之木根無所庇蔭矣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故君子以爲比時說王族流離失所呼他人爲父母不及古說深遠矣

絲絲葛藟在河之漘音似終遠兄弟謂他人母

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詩經疏畧國風王

水涯曰漘

絲絲葛藟在河之漘音辱終遠兄弟謂他人昆

謂他人昆亦莫我聞

昆爾雅云夷上灑下水厓也上平下深昆兄也聞聽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采葛懼讒也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彼指讒人也葛所以爲絙絙必素積績而成小人以讒爲事采君子之事行委積編造如采葛然三月者三番之月采之時汲汲于衣一日不見如有三月之失而讒

人之汲汲于編造一日不見君子之非亦有是情焉此豈不令人懼乎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蕭蒿屬其氣薰蒿悽愴然則縛屬嬌嬌以通神明小人以譏為事采蕭君子之行相屬也蕭以動君心如采蕭然三秋七八九月也故采者汲汲于祀典一日不見恐有三秋之失而譏人之汲汲于媚惑一日不見君子之非亦有是情焉蓋可不懼乎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艾蒿屬用之鍼灸可療痼疾小人平日譏害君子不使見用至于國家有禍患則舉君子以當之陷君子之身以弭禍亂如焚艾以灸瘡然三歲者艾陳而用古語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是也故采者汲汲于療疾一日不見恐有三年之失而譏人之汲汲于傾陷君子一日不得君子川之亦有是情焉蓋可不懼乎

大車三章章四句

大車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

陳古以刺今大夫不能男女之訟焉

陵遲陵也陳古陳逸古大夫故事也當時必有淫訟之事而大夫不能以禮義聽之而有曲循焉故詩人作此以刺之也

大車檻檻毳衣如萋切豈不爾思畏

子不取

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萋也蕭之初生古者天子之大夫服萋以巡行邦國衣績而裳績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驪葵也畏子者男畏女也女以禮義自守故也言古大夫大車毳衣巡行邦國以禮義治人是故男子見少艾而心畏曰豈不爾思乎但畏子而不敗思也大夫之化及于男子能以禮義勝其情欲如此

大車嘽嘽音毳衣如璚音豈不爾思畏子不

奔

嘽嘽重遲之貌璚赤玉色也毳衣績績青者如葵赤者如璚畏子者女畏男也男以禮義自守故也言古大夫大車毳衣巡行邦國以禮義治人女子見俊士而心畏曰豈不爾思乎畏子而不敗思也大夫之化及于女子能以禮義勝其情欲又如如此

穀則異室必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

穀生也皦日白口也指日而誓謂言必踐也此言今之男女淫奔者互相期許生不得同室成亦必同穴言必同室也謂予不信有如此日之明白也周俗如此由于今之大夫不能以禮義聽男女之訟淫奔者無所懲戒守禮者無所勸勉是以不以淫奔為耻而禮義陵遲至于如此也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

人思之而作是詩也

丘王名他
桓王子也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丘中賢人所居也麻皮可績用者彼指丘中
也雷稽留也子嗟賢人字也將終也施
施樂行得意貌丘中有麻麻終不雷丘中
而必有刈取之者彼處獨可留子嗟乎雖
彼留子嗟終其必為朝廷
爵用而來且施施然也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子國亦賢人字也食食祿也丘中有麥麥
亦終不雷丘中而必有刈取之者彼處獨
可以留子國乎雖彼留子國終其
必為朝廷祿用而來且食祿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詩經疏畧

國風

王

卷

之子指二人也玖佩玉名凡有友不忘者
佩此玉也丘中有李李則終留丘中矣或
朝廷終不爵之祿之彼處終留之子亦不
可知也若彼留之子其亦必遺我佩玖使
我久而不能忘子可乎可謂善
思者矣前思其來此思其不來
共二十一首

初宣王封母弟友于宗周畿內咸林之地
是為鄭桓公今華山西北華州境鄭縣故
址是也後桓公為幽王司徒死於犬戎之
難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于東都亦
為周司徒得號鄆二邑及鄆蔽補丹依時
歷華共十邑之地而徙其國焉今河南新
鄭是也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及成王
榮陽穎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自武公
後二十三世為韓所滅又按左傳昭十六
年晉悼宣子聘鄭鄭六卿餞于郊各賦詩

風蔓草羔裘襄裳風雨同車
而不可執旨亦可明經書之引詩求辭合耳
而解本詩者亦不得
詩所引以為正也

緇衣

二章章四句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
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
功焉

司徒掌十二教國人鄭人也此國人美
武公之德而託為周天子之辭者以其
皆天子好
善之功也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

詩經疏畧

國風

鄭

卷

子授子之粢兮

緇黑也鄭士聽政于私朝之服也宜稱也
言德稱服也敝壞也子周天子也適之也
子武公也適子之館謂武公往鄭國也還
反周也授與也粢與餐同冀其必反周食
此鄭士
之祿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

子授子之粢兮

好可觀也亦德
稱之意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

子授子之粢兮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
而意愈深。恐其不常為卿士。而服此服也。
則三日。散于改。為恐其之國不反。
而食此祿也。則三日。還于授祭。
將仲子 三章 章八句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第
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
忍。以致大亂焉。

不勝其母。無如母何也。而報之其弟焉。
左傳。莊公母武姜。愛弟叔段。而惡公叔
段。不道。居京城大邑。將為國患。祭仲諫。
公欲早為之所。公不聽。而恣其所為。若
是者。再三及叔段。繕甲兵。具卒乘。將襲
鄭叔。罪顯巨。公乃然後加之罪焉。是小
詩經疏畧 國風

罪則託曰。吾不忍以制之。以致大亂。而
何嘗寬之乎。豈非不勝其母。而害其弟
者乎。此詩人
所以刺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
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將

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杞。木。
屬。懷念其言也。託為莊公拒祭仲之辭。曰。
請仲子兮。無越里而與我家事。傷害我兄
弟也。段將為害我。豈敢愛之。畏我父母耳。
仲之言。可念。父母之言。亦可畏。此欲多其
罪。以斃之。而故為不忍之意。假父母之言。
以寬其小罪。此
詩人為善刺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
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牆。垣也。諸兄。公族也。諸兄無是言。而作者
推及之。以見莊公。作為不忍之意。又托所
畏。以寬其小
者。又然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
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園。所以樹木。檀。疆忍之木。可以為車。人。臣
民也。當時臣民。亦無言者。使早制以義。而
使反于正。正公族。國人之所欲為。而又何
言焉。公固先時惟恐公族。國人不言之也。故
詩人皆託之。
以刺其意耳。

詩經疏畧 國風
叔于田 三章 章五句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
出于田。國人說音而歸之。

繕。修也。國人。京民也。叔段。修治甲兵。將
有事于莊公也。托于田。以習之耳。國人
不知也。不知而悅之。叔段陰有以結人
心也。如此。何不謂刺段。而謂刺公乎。蓋
此即叔段殺身之本。叔段不
知也。而莊公實使之然耳。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
且仁。

山。取禽也。巷。里塗也。洵。信也。美。稱贊之辭。
仁。稱其有恩也。詩人述京人之悅叔段。以

叔于田。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
叔今于田。巷。無居人。豈真無居人。誰是。美而常加人。以恩惠。如叔也者。故猶之。無人焉耳。觀此。叔段常以小惠。結京人。有異志焉。而莊公養之。何也。豈非欲有以殺之乎。

叔于狩。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
叔于狩。好者。善飲酒。相決和也。京人悅。曰。叔今于狩。巷遂無飲酒。豈真無飲酒。誰是。信美而與人。酬酢相決。如叔也者。猶之無耳。觀此。可知叔段常與京人飲酒。狎比。豈非又欲以養之。以殺之乎。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適之也。郊外曰野。此亦為田也。服馬。猶乘馬也。武。善服騎。才力應揚也。京人又悅。曰。叔今適野。巷遂無乘馬。豈真無乘馬。誰是。信美而又能乘馬。耀武。如叔也者。猶之無耳。此可知叔段常與京人服馬。市才。以相結納。而莊公如不聞。何也。豈非又欲以養之。以殺之乎。

詩經疏畧

國風

鄭

五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此從公田也。故加大以訓之。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此從公田也。故加大以訓之。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音載。火烈具臯。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黃。去聲。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載。火。烈。具。臯。音。祖。音。錫。暴虎。獻于公所。將。叔無狃。狃。女。九。戒其傷女。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音載。火烈具臯。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乘黃。四馬皆黃也。中央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裏駕也。上裏言衆馬之最良也。鴈行。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此言車馬之盛。揚起也。忌。語助辭。良善也。抑。又之辭。驂馬曰驂。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此言射御之善。辭極揚而事仍謙。蓋見其為匹夫而巳。不稱君弟。公之過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鄭

五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音載。火烈具臯。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音載。火烈具臯。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乘黃。四馬皆黃也。中央衡下夾轅兩馬。曰服。裏駕也。上裏言衆馬之最良也。鴈行。驂少次服後。如鴈行也。此言車馬之盛。揚起也。忌。語助辭。良善也。抑。又之辭。驂馬曰驂。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此言射御之善。辭極揚而事仍謙。蓋見其為匹夫而巳。不稱君弟。公之過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叔在音載。火烈具臯。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控忌。抑縱送忌。
此從公田也。故加大以訓之。

忌抑鬯弓忌

驪白雜毛曰鬯齊首馬首齊也如手兩驂
在服之旁如張兩手以護之也阜安火烈
漸息也慢遲也發發矢也罕希釋解也
所以覆矢左傳作水箭桶恭也鬯弓蒙也
與鞬同音池而藏之耳此言其終事得意
之非以見叔終不知其鄙俚而莊公忍聽
其如此公過又甚矣然則公宜如之何哉
君子之于骨肉平日陳禮義之訓明擇術
之等漬漸薰灼何以至此公即不然而苟
有仁心不忘手足之愛者見其如此于已
之前能不慚辱矜悼垂涕而止之亦鮮矣
而漠然若不知者豈非兄弟之愛已絕而
誠有殺弟之心者哉

清人三章章四句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
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
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
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
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
是詩也

危國亡師之本者言文公以退高克之
故一而危其國棄其師是不以道者乃危
亡之本也素
公子名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聲平英河上平翺

翔

清人高克也。好利汚其故反辭以刺之曰
清人彭盛也。言高克之兵在彭盛之時也
駟四馬也。介馬甲也。旁旁驍驍貌。二矛
重英。矛有英重累之。以爲飾也。翺翺徘徊
貌。此言克之兵方盛陳於河上徘徊無之
待召而不至將思爲變國
之危也。而文公不知也。

清人在消駟介庶庶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消漸衰也。言克之兵在漸消之時也。庶庶
武貌重喬累荷也。刻牙頭受刃處。爲荷葉
形。相重累也。逍遙無事遊行之貌。此言克
之兵稍息逍遙開行觀望上意意在兩可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

也而文公不知也
此亦國之危也

清人在軸駟介陶陶左旋右抽中軍作好

軸旋也。言克之兵在欲旋之時也。陶陶樂
意也。左謂御者旋還車也。右謂勇士居左
執兵擊刺者也。抽輶刃也。克欲歸便左御
習爲旋轉之車欲去之勢而反復同轉以
見意也。又使車右執兵而將去也。中
軍將也。居左右之中間。即高克也。作好作
爲戲嬉與衆相好之事也。此言克之兵已
平遊戲作好意在潰散也。而棄師之凶不
免矣。而文公亦未之知也。此一舉也。國
未喪而勢已危。師雖未敗而衆已公
喪師原止爲遠一高克耳。豈非文公
退之不以道爲危國亡師之本乎。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鄭之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詩人詠古風以刺之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之子。舍命不渝。

羔裘大夫服也。如濡柔澤而順也。洵信也。命不渝也。命天之正命。渝變也。言古大夫柔順正也。居于天命而安之終不變焉。可謂稱羔裘之服之直美矣。今之君子服此服何獨不然也。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豹勇獸也。飾絲也。以豹皮緣羔裘之袖取其甚武而有力之意。司直也。羔裘柔而順于正。豹飾則又剛而堅于正。故又美其爲邦國之主持正直者不但正已而且以正人。而成風俗焉。今之君子飾此飾何獨不然也。

羔裘晏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彥兮。

晏安也。既盡正道則身安而憂亦晏矣。三英裘飾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三則其制之數也。粲光明貌。彥士君子之美稱。此又言其德成而立身成名焉。今之君子又何獨不然也。

遵大路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人思望焉。

遵大路兮。執子之祛兮。無我惡也。

今不逮音答故也。

遵循也。學袂袂。逮速也。故舊也。思望君子欲遵彼大路之間得與相見則學持其袂而速絕也。不言君失道而以自責詩人之忠厚也。

遵大路兮。執執子之手兮。無我醜兮。不逮好也。

醜與醜同。言醜惡可棄也。毛氏曰。醜棄也。好者舊好也。執手則又固于執袂。稱好則又篤于稱故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詩經疏畧 國風 鄘

女曰雞鳴。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與視夜。明星有爛。將翱將翔。弋鳬與鴈。

昧旦旦明也。明星東方將明星也。爛輝也。爛則天將曉矣。弋繳射以生絲繫矢而射也。鳬水鳥似鴨。此夫婦相與警戒呼應之辭。女曰雞鳴。以警其夫。士曰昧旦。則不眠也。明星有爛。于是先作見星而曰。子與視夜。我其弋鳬與鴈焉。此其相悅以德不置于色。不亦樂而美乎。何今人之不知。徒留于色可嘆矣。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弋既得也鳥歸也加之稱嘉之嘉其夫之所得也宜之微也和其滋味之宜御服御琴瑟言習其絃也靜好琴瑟之聲寂靜善好也此夫婦相與歡悅醺醉之意夫既弋而飲酒則嘉之曰我其與子宜之既宜而又言飲酒曰與子偕老焉既而士撫琴瑟以御之莫不靜好焉此其相悅以德者不尤樂而美乎何今之不知此徒滯于色可嘆矣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

詩經疏畧

國風

靜

三

知子子之知友也來至也雜佩者珩璜琕瑀衡牙鵲燧箴管軌中之類贈益也順情意相得也問往以遺之也德業高而好之也此又婦勉其夫親賢友善而欲因物以廣結之之辭有知子之人慕子賢而來之者我有雜佩予其贈之篤情焉有知子之人而情與之順者即雜佩以往問之通其好焉有知子之人爲子所常師法而子相悅以德又雜佩以報之申其缺私焉此其相悅以德又何遠大乎而今之不知可嘆矣

有女同車

二章章六句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

而不娶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忽昭公也爲突所逐按傳齊先會欲以文姜妻忽忽辭此非其事也後因有功于齊齊欲妻之以佗女又辭女賢而失助卒至失國刺之豈不宜乎

有女同車顏如舜華將翱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同車欲與同車言親迎兩車相前後也舜華木槿花也言其色美瓊琚言德容也孟姜齊長女也洵信也都美也言德容之美也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翱將翔佩玉將將

詩經疏畧

國風

靜

三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行叶杭英叶央

同行猶同車也英猶華也將將佩玉聲也德音不忘其請妻之音令人不忘也詩但言女之美德而忽之失已可見矣

山有扶蘇

二章章四句

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

扶蘇扶胥也荷華扶渠也子都男子之美稱喻賢俊也狂狂妄之人也且語辭山宜有扶蘇隰宜有荷華朝廷宜有賢俊今觀昭公之朝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則所美者非其美矣按祭仲當國立昭公昭公任之矣後逐昭公亦祭仲也或謂此類

與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橋同喬，高松也。游，枝葉放縱也。龍，紅草也。一名馬薺。子充，猶子都。狡童，狡獪之小人。也。狡，猶之人好。機變多詐術。

蓍兮 二章章四句

蓍兮刺忽也。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

蓍兮蓍 今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 去

女

蓍，稿葉也。木葉之稿，待風而落者也。叔伯，字強臣也。子君也。詩人指蓍比君之弱，而

詩經疏畧 國風 蓍 蓍兮蓍兮風其將吹女而墮落女矣又曰君謂臣之辭而曰叔兮伯兮爾其倡我則我惟從而和女耳其臣之強不可見乎

蓍兮蓍兮風其漂 女叔兮伯兮倡予要 音

女

漂吹之甚者，要猶結也。言要結而成其終此亦重嘆其君之弱而難以自存而又代為君呼臣求助之辭則謂爾其先倡而我要求成之干後耳

狡童 二章章四句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狡童，謂權臣也。我賢者自謂也。不與我言者，謂君惟有彼狡童耳。不與我謀也。子指忽也。餐，食也。惟子之故，使我憂懼不能食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食，祿也。謂君有祿，惟與彼狡童共之。寧不與我食也。息，氣息也。惟子之故，使我憂懼不能息也。

褰裳 二章章五句

詩經疏畧 國風 褰裳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已也。

祭仲逐昭公，立厲公。國人怨祭仲，思反昭公以正其國，而望大國來問罪也。時宋魯齊皆大國，而突賂宋立已，故不得于宋，復望他國之意。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

子，謂大國諸侯也。惠，願也。思，念也。褰裳，揭其裳也。溱，鄭水名。言大國之君若願正道以思念我國之難，而見正焉，則除此狂童特揭裳涉溱之易耳。即有不念我，豈無再有國君念我而來正之者。狂童之狂也已甚，鄰君將不能坐視矣。且甚之之語，辭。

子謂大國諸侯也。惠，願也。思，念也。褰裳，揭其裳也。溱，鄭水名。言大國之君若願正道以思念我國之難，而見正焉，則除此狂童特揭裳涉溱之易耳。即有不念我，豈無再有國君念我而來正之者。狂童之狂也已甚，鄰君將不能坐視矣。且甚之之語，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洧亦鄭水名。他士猶他人。

丰

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

亂，兵爭之端也。鄭突爭國，亂十數年，不息。亂則昏姻之道缺，置而不講也。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詩

經疏畧

國風

鄭

三

丰，標致也。親迎，男子導女于前，而使望以從之。如樹標，其致丰然也。巷，門外也。送，隨行也。對親迎而言，男行為迎，女行為送。世亂，人心窮苦，陰陽之情衰息，不以昏姻為意。雖親迎之時，而女有不行者，其後復悔，故詩人作為此詞，則亂世之況不言而已。其故為刺亂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昌，倡也。大也。男大女小，男倡女隨。男子親迎，立于堂，以大者倡其小，為昌也。將，行也。順之而。行日將。

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言與行。

音叶

錦，文衣也。褰，褻也。以褻衣為之，加于錦衣之上。言我前不隨爾行者，其狀雖惡。

而有美在中。如錦之加褻然也。叔伯望其男子而厚稱之也。爾其復來以事駕予。子即與爾行焉。禪音丹。

裳錦褰裳，衣錦褰衣。叔兮伯兮，駕言與歸。

歸，猶以為家也。其與之，抑又親矣。情如此，其親切而先不從者，可知亂世之奪人性情而變陰陽之常有如是也。可謂善刺矣。

東門之墠，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者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鄭

三

東門之墠，善茹蕙在阪，反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茹蕙茅蒐也。一名茜，可以染絳。阪者，日阪，阪陀不平，而可種者也。世亂禮義喪，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其相別而思之殷，念其人家之所在，地之所種，以為其室則甚近，而其人常不得見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即。

栗，木也。踐，足跡也。即，就也。既又念其人家在東門，栗樹之下，我固有足跡在爾家室之中矣。是豈我不爾思乎？特子不來就我而已。此其無禮，豈不甚乎？男女何常之有，以世亂遂移其情，此風俗之醜，實人主政亂之羞也。

風雨 三章章四句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

度一定之法則也。鄭突爭國作亂甚久。君臣父子兄弟長幼之常道盡廢而不改焉。故思之。

風雨淒淒。鷄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淒淒風雨之意。喈喈聲也。雞鳴有常度。此言初鳴也。夷平也。此處亂世者。于風雨雞鳴之夜。感而思所得與之君子也。言風雨淒淒時。而雞鳴猶喈喈然。不改其常度。因念君子當此亂世。猶然禮義自如。不改其常度焉。我今既得見此人。我心云何不夷也。

詩經疏畧

國風

卷

卷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瀟瀟風雨聲也。膠膠斷而復續之聲。瘳疾愈也。思君子者。又謂雞不以風雨改其續鳴之常度。君子不以亂世改其常度者。又然。我既見之。渴思之疾亦可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晦夜色也。天已曉而風雨昏之。如夜也。不已不止也。雞鳴每夜有常度。天將明則鳴不止。如晦似不見天曉而鳴自如之思。君子者。又言雞不以如晦之風雨改其不已之鳴之常度。君子不以如晦之亂改其常度者。又然。我既見之。不第瘳疾而且喜焉。

子衿 三章章四句

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學校不修。庠序之教不行也。上既不重學。故士子遂並棄其業。司教君子見生徒分散。不相講習而重思之。無咎上之辭。而正所以刺也。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青衿青領也。以純青色緣之。學者之所服。悠悠長思念之也。嗣續也。音問也。青青子衿。當稱此服也。悠悠我心。念其廢業也。縱我不往。子寧遂斷音問于我乎。使其續音是猶不忘學矣。

詩經疏畧

國風

卷

卷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佩。佩玉也。士佩瑤珉。而青組綬則青者。言組綬之色也。思慮也。青青子佩。又宜稱此佩也。悠悠我思。則又慮其廢業。而不能復矣。縱我不往。子寧不宜來乎。使其來猶可因而教之矣。

挑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挑輕躍也。達放恣也。國門為闕。此謂城闕者。城上別有高闕。曠開之處也。挑達于此。則廢學之甚矣。三月天道一小變。為學于此。則廢學之甚矣。於學不可一日或忘。一日忘之。則其志荒。而放僻邪侈之心。胸之矣。故因其挑達城闕。而亟思見之。曰。一日不見。如三月兮。使其及早相見。猶可教之。遲則教亦無益耳。

揚之水 二章章六句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灰亾而作是詩也。

高渠彌卒執昭公而立公子亯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

信人之言。人實廷音汝女音皆

謂忠臣良士為兄弟者。臣皆同姓故也。激揚之水。不能流一束楚。言君之弱。可不得所助乎。然終無忠良。維予一人與君同心焉。君當無信他人之言。人實誑欺女。非忠良之言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之六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無信

人之言。人實不信。

此又言忽之極弱。我之極孤。人言非忠良。終不可信。言無異而情則益悲矣。

出其東門 二章章六句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

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五爭。五夫爭也。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綯

衣綦音其巾。聊樂我員音員

如雲。衆多流行之貌。皆避兵逃處之狀。綯。婦也。綯。白色。綦。艾色。綯衣。綦巾。女服之貧陋者。員。與云同。語辭也。彼衆多無主之女。人人可得而室家之。而我不暇存此思也。我惟思我之室家。有如雲之日焉。但能保我之室家。即綯衣綦巾。聊樂我云。可極矣。

出其闔閭音因。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

思且。綯衣茹薏。聊可與娛音遇

闔。曲城也。門外。曲城。回曲。以障門者。閭。城門臺也。荼。菜也。多而味苦。衆多之棄女。情形甚苦也。茹。薏。茜染之服。亦貧陋者也。娛。樂也。彼衆多甚苦之女。人亦宜憐而歸之。而我亦不暇思此也。我惟思我之室家。尚有如茶之日焉。但保我之室家。即綯衣茹薏。聊可與娛矣。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之六

野有蔓草 二章章六句

野有蔓草。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於

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兵革不息。徵輸日煩。男女窮困。流離昏姻。無白而降。冀想于天假之奇緣焉。此男子之詞。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音團。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邂逅。不期而會也。清揚。眉目之間也。婉美也。邂逅。不期而會也。適。順也。澤。無望于君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音團。今有美一人。清揚婉兮。

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則冀幸于天謂蔓草天猶假之零露以潤澤之豈獨不憐我之枯槁乎安得有美一人不期而遇以應我之願乎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

逕逅相遇與子偕臧

漢盛貌也臧善也望之益切故于露又言其益盛而于相遇則又言善焉蓋謂必不敢負此邂逅而偕相與為善道以酬天與之時也

溱洧 二章章十二句

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

行莫之能救焉

詩經疏畧

國風

鄭

五

無婦之男無夫之女相與行淫

溱與洧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簡問兮女曰

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

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渙渙然盛也秉執簡也既且語辭洵信詩大贈與也勺藥香草三月間花似牡丹鄭俗三月上巳之辰采蘭水上以祓除不祥方此時無夫無婦之士女托以行淫女謂士以往觀士曰已既往矣女復要之且往觀乎洧之外其地寬大而可樂也于是士與女相與謔戲無禮復以勺藥相贈與焉

溱與洧瀏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

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劉深貌殷衆盈滿也言采蘭之人衆而滿水上之地也此亂世之情故無禮至于如此君子是以不刺淫而刺亂焉有以致之也南海黃氏曰鄭音淫謂志自春秋列國時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穆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賂晉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趙烈侯好鄭音賜歌者田番吾君進言止之夫子鄭聲之亂雅樂蓋其音比于慢近似雅而實非也或曰以聲不以辭孔子謂鄭聲淫季子謂其細已甚皆聲音之謂也新鄭楊氏曰鄭聲淫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淫也武城王氏曰孔子論治則放聲述經則刪詩若放其聲于樂而存其辭于詩則詩樂為兩事矣要

詩經疏畧

國風

鄭

五

齊 共十一首

齊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于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即今臨淄也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之陰濰淄之野太公姜姓本四岳之後以齊地負海曷鹵少五穀而人民寡乃勸女工通魚鹽之利人物輻輳焉二十九世為強臣田和所滅

雞鳴 三章章四句

雞鳴思賢妃 古配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

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盈言朝臣畢至也古夫人之在君所以若視朝心常恐晚誤以蠅聲為雞鳴其敬戒相成如此乃所稱君之賢配而女之貞正者也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君日出而朝朝昌盛也朝臣于君將出之時畢出朝陽映曉而見其狀盛也又誤以月光為日出

蟲飛薨薨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

憎

蟲飛夜將旦而百蟲作也薨薨飛聲也甘樂也子謂君也夢謂寢也合朝歸還也庶衆也子謂君也夢謂寢也合朝歸還也庶衆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冬子與憎惡也薨飛已薨薨矣我豈不樂與子同寢乎蓋羣臣之會于朝亦欲退朝而歸各治其事無使羣臣怨惡于子是我多與子以憎也賢臣貞女之愛其君以相成其德者如此豈不甚美何今之諸侯夫人相與薨薨怠慢不知愧也

還 三章章四句

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

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

馳逐謂之好焉

子之還兮遭我乎徕之間兮並驅從兩肩

兮揖我謂我儂兮

子獵者相謂也還便捷之貌遭獵者交錯奔走而相遇也徕山名從逐也獸三歲為肩揖交手至地之禮優利也獵者之退而相謂曰子何其還捷也其遺我于山間我與子並馳雙逐立獲兩獸于遂下車揖我亦謂我儂利也

子之茂兮遭我乎徕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

揖我謂我好兮

茂美也有美可好曰好前以便利相誇猶獵之本事此復贊美好則益見齊俗之不刺之又進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徕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

揖我謂我臧兮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昌盛滅善也山南曰陽狼猛獸似犬昌滅皆德盛之名而齊國之人所謂極盛其德者又不過如是刺之抑又甚矣

著 三章章三句

著刺時也時不親迎也

齊俗昏禮不親迎君子譏之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

乎而

俟待也我女子也門屏之間曰著與子同而爾也充耳以纁纁瑱所謂紕也紕曰玉石也尚加也瓊華以玉作花也女子以充耳為首飾之盛又加以瓊華焉俗不親迎

女子于歸之時不識誰為其舅至其家見若侯我
上著者或爾也遂于著間贈我以素纁
或爾也又尚我以瓊瑤或爾也齊俗既不
親迎不奠鴈廢禮大矣則於女至時贈首
飾之物以為相見之儀親厚之情是舍
禮而為非禮之禮故詩人刺之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瑤
乎而

庭在大門之內寢門之外青青玉石也瓊
瑤以玉作首飾之物圖而光明者也及至
庭男又贈女以青充耳尚以瓊瑤再致其
儀文之節親厚之情而不知愈離于禮矣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
乎而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室寢門內正堂也黃黃玉石也瓊英以玉
作花草之形也及至堂又贈黃充耳尚以
瓊英極見儀文之盛親厚之至而不知皆
非禮也昏禮婿至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
門揖入升自西階時齊俗不親迎但存門
外揖入寢門揖入及升階之
節而妄增以贈物之俗文耳

東方之日 二章章五句

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
能以禮化也

刺衰禮俗沒
則國運衰也

東方之日兮彼姝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

履我卽今

東方之日初生喻男子方來和柔也姝美
也在我室潛入室中也履我卽躡我跡而
行以相就也此皆女謂男之詞詩人惡其
無禮而述其來之不拒如此可謂乖亂之
至矣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兮在我闥兮
履我發兮

月生于西在東方則員者將闕喻男子將
別去也闥室外門內也發行也女謂男隨
我後履我跡而行去以相送也詩人惡其
無禮又述其相送如此乖亂之至矣此亦
刺禮化之衰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東方未明 三章章四句

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與居無節號令
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明羣臣促遽而與顛倒衣裳而趨
朝蓋自公召之也言夜有君所之召也何
其與居無節號令不時如此

東方未明 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希顛倒之始升又早于
未明矣令亦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晨夜不夙則莫

幕

柳枝柔脆可折以樊園樊藩園也。圃菜園也。狂大妄人也。瞿瞿驚視貌。折柳以樊園雖狂大見之亦瞿瞿其有隙而不可犯也。晨晝也。掌壺氏掌晨夜之職與居有定候。晨令有常時豈直焚園哉。而人君唯意之行。掌壺者遂不能晨夜矣。不過于早則過于晏。職官其能加之何哉。觀此章折柳二句。此詩似即掌壺者所判。因見羣臣有顛倒衣裳之事而嘆已之不能掌其職焉。

南山

四章章六句

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

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三

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通。桓公與夫人如齊。公使公子彭生乘桓公桓公薨于車。夫人久留焉。子莊公立國而後反。

南山崔崔。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

曰歸止。曷又懷止。

南山齊南之山。崔崔高大貌。喻人君之位尊也。狐。淫妖之獸。雄狐比襄公也。綏綏憂思求配之貌。魯道適魯之道。蕩言大路也。齊子文姜也。止。詭辭。懷來也。言襄公居尊高之位。有此淫汚之行。望之不似人君。特雄狐之綏綏耳。彼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歸于魯。既曰歸于魯。曷又來于齊。

葛屨五兩。冠綬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曰庸止。曷又從止。

五作

葛屨。葛為屨也。五當作互。兩耦也。屨偶成之物。舉一則必互之。以兩綰繫冠之纓。左右為耦。而中結之。故必雙止。庸者永久之道也。言屨則兩綰則雙。是屨綰固一存並存。一廢並廢之物也。齊子既歸魯。即與其夫有屨兩綰雙之義。有永久之道焉。既曰永久之道。曷又來從于兄。

執麻如之何。衡從從其畝。取切。妻如之

何必告父母。既曰告止。曷又鞠止。

執樹也。縱耕曰從。橫耕曰衡。鞠同拘。以手護覆之意。執麻者必縱橫耕治。取妻者必告父母。襄公既與其妹為夫婦。必曾告之父母矣。既曰告止。曷又鞠止。不明正夫婦之禮。而猶假兄妹之文以護覆之。何也。言此事必不可告之父母。真鳥獸之行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三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既曰得止。曷又極止。

析分破也。克能也。媒通兩家之好。以合婚者。極窮也。析薪未有不用斧而克者。取妻未有不用媒而得者。今襄公與妹成夫婦之好。未有不不得之媒。約者既曰得之。曷又文姜去而襄公窮迫也。豈非不以媒而得者乎。不可得之媒。約又真鳥獸之行矣。

甫田 三章章四句

甫田大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大功勳功求諸侯
求諸侯歸已也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音西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切

切音

田猶治也甫田大田也喻求大功莠害苗
之草也驕驕狂長貌喻無禮義遠人諸侯
也切憂也徒憂勞而
無功言不以德也

無田甫田維莠榮榮無思遠人勞心怛怛

榮榮特立貌也怛思貌事已廢而猶
憂勞也兩云無田斷然戒止之辭

婉兮變兮總角音甫音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婉變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甫幼穉貌又
總角貌突忽弁冠也方為總角之童未幾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詩經疏畧

而見之則忽然而弁矣豈其求之哉其道
則有所漸至也君子之成大功待諸侯亦
未嘗求之以禮義自治以恩德結人積漸
而威非突然而致也書曰厥德修罔覺是
也

盧令 三章章二句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

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

畢弋掩兔網小
而柄長謂之畢

盧令令音其人美且仁

盧田大也令令領下纓環聲也其人君也
美稱辭也仁其德也古之賢君曰仁

其民民惟恐其君之有不喜樂也適而以
時政符見而頌之盧令令美其犬也又指
其君曰其人美且仁
也而今之獵何如也

盧重音環其人美且鬢音

重環子母環也鬢貌好也既美其德矣又
美其貌以為彼仁人之處又重環矣而仁
人之貌又鬢然而可觀
也而今之獵何如也

盧重音鑣其人美且偲音

鑣一環貫一也偲才強也既美其貌又美
其才以為彼仁人之處又重鑣矣而仁人
之才又偲然而獨強
也而今之獵何如也

敝笱 三章章四句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

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壞笱也梁魚梁也魴魚之大者鰈魚子
也魴行則小魚從之者盛也歸歸齊也如
雲行盛貌敝笱不能制游魚故其笱自在
梁而其魚之魴鰈自盛不知有敝笱也文
姜歸齊其相從之盛如雲皆桓公不
能防閑之故則視桓公亦敝笱而已

敝笱在梁其魚魴鰈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魴又魚之貴者鰈魚之賤者弱鱗大首又
謂之魴魴行而魴從其類最多如雨族集
貌文姜歸齊其相從族集如雨桓
公不能防閑則桓公又敝笱也

敝筭在梁其魚唯唯上音子歸止其從如水

唯唯同聲也魚行水中樂則口聲相續唯唯然也不但不畏敝筭且若甚樂之矣如水行不絕而自然之貌也文姜歸齊其相從之衆如水不但不畏桓公且若甚樂有桓公之敝筭矣文姜携衆往來行濘于二國之間而二國之徒役送迎不暇民力勞困豈不爲患乎故刺之

載驅四章章四句

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

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

民焉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卷五

播布也魯莊公四年夫人姜氏享齊侯于祝丘借行享禮其儀文故甚盛也而後會于禚會于防者不一見也

載驅薄薄簞茀朱韞若郭魯道有蕩齊子發

父

薄薄疾驅聲簞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莞謂以簞爲莞男子之車蔽其後戶也朱朱漆也韞革也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齊子文姜也發夕自夕發夜行也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故文姜亦夕發于魯道而往會之

四驪音離濟濟音垂垂轡音彌彌彌音彌魯道有蕩齊子

豈弟

騶馬黑色也濟濟美貌彌彌柔美也此亦言襄公之車馬也豈弟樂易也大路之閒文姜公然樂易而會淫無所羞愧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翺翺

汶水名在齊南魯北二國之境或卽所會之地也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翺翺往來自得而文姜往來自得不知耻也

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滔滔流不息貌儻儻衆相望貌遊敖亦往來自得之貌四章皆呼齊子而耻之而使蕩者播布惡聲于萬民也

倚嗟三章章六句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卷五

倚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

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

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莊公四年冬及齊人狩于禚故齊人見其射技之善而刺之則子於母有防閑之道亦可見矣

倚嗟昌兮頎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

趨踰兮射則臧兮

倚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趨踰躍如也臧善也此嘆其威儀技藝之美而未云射則臧者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則不臧可知矣此詩人

之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
音侯

不出正征。今展我甥兮。
音甥

目上為名。嘆其目上美也。清嘆其目美。清明也。成猶備言威儀備也。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于侯之正中。也。大射則張文侯而射。錫賓射則張布侯而射。正張文姊妹之子曰甥。此覆贊其威儀技藝之美。而末云展我甥者。意將不信其為齊侯之子矣。此又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變兮。清揚婉兮。舞則選兮。射則貫兮。

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詩經疏畧

國風

齊

三

變好貌。清目揚眉也。婉好也。選齊也。齊于樂節也。貫中也。四矢乘矢。禮射每發四矢。反覆也。四矢皆不失。故處謂之反。禦亂禦外侮也。此仍反覆嘆其威儀技藝之美。而末言足以禦外亂者。則其不足以內防母之淫。可見矣。此又詩人之微辭也。

魏共七首

魏國名。舜禹故都也。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初以封同姓。其封域南枕河。北涉汾水。地陝隘。民貧俗儉。猶有虞夏儉約遺意。至周平桓之世。流風既遠。遂成儉奢。福急之弊。不務修德。政強大日。以侵削變風作焉。至春秋魯閔公元年。為晉獻公所滅。即今河中解州之地。又云蒲州。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葛屨刺褊。必淺也。魏地陝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摻摻女手。可以縫裳。

要於蓬之褊之。好人服之。

糾糾猶縹縹也。縹縹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摻摻猶縹縹也。女手之貌。婦人三月成廟見。然後執婦功。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也。裳衣裳也。要裳腰也。褊衣領也。好履霜。女手縫裳。而裳之腰衣之領。又夫人自從事。此皆儉嗇褊急之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避其象揅。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詩經疏畧

國風

魏

三

提提安謐也。言安居謐審以思慮正大之事也。宛然儼然也。左辟小君也。象揅摘髮夫人首飾也。維是謂好人者。自宜提提然安。扁小之義。言所謂好人者。自宜提提然安。生思審大事。儼然輔佐人君出治。佩象揅以自尊重者也。乃維要褊是服之褊心。是以為此詩。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

禮如周禮分官命職各得其分也。

彼汾音焚音沮音洳音言采其莫音暮音彼其之子美無

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汾水名出太原晉陽山西南入河洳洳浸漸下濕之地也莫菜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可為羹之子即公路也無度言不可尺寸限也公路掌公之路車者魏君儉勤不中禮其公路大夫效習其弊有在汾水之地采菜者故詩人以爲彼其之子其材美不可以限量而徒然如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音央音叶

美如英殊異乎公行音杭音采桑親蠶事也英草木之華也公行掌君兵車之行列者魏之公行大夫又有於汾詩經疏畧國風

水一方采桑者詩人以爲彼其之子其材美不啻草木之英華又徒然如是大異乎公行之所爲矣

彼汾一曲言采其蕡音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曲水灣處也蕡水鳥今澤陽也公族掌君之宗族者魏之公族大夫又有於汾水之曲采蕡者詩人以爲彼其之子其美如玉德足式型又徒然如是大異乎公族之所爲矣三詩皆稱小人之爲者君無以用之也

園有桃二章章十一句

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迫急也近于大國之故儉不取嗇不施也不能用其民無以趨事勸功無德教無仁政教化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不

知我者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殺食也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驕慢也彼人他人也其語辭園有桃用其實以爲殽焉乃國有民而不用以爲治何哉其可憂者深矣我故形于歌謠也乃不知者謂我爲士而驕慢且以他人皆以儉嗇爲是而子所言又獨何與此我心之憂人不得而知也蓋亦勿思而已

已能思則亦憂矣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

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棘棗也行國歌謠之不足遊行國中以寫憂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園有棘用其實以爲食物又無有不用者乃國有民而終不用以圖治又何哉則愈憂愈深聊出游已忘此憂可乎乃不知者又謂我責君無已彼人皆以儉爲是而子所言又獨何與

故我之憂人亦終不知也亦
惟勿思而已能思則憂矣

陟蛄 三章章七句

陟蛄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
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服役於強
大之國

陟彼蛄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
夜無已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爾雅山多草木曰蛄無已不可懈倦也上
同尚慎謹慎保其身也旃之也猶尚也孝
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得見則思其父在
家念我之辭必曰嗟予子行役其早夜勤
詩經疏畧 國風

事不可怠惰尚其慎敬以保其身
庶幾猶可得來而不終止于外也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
夜無寐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爾雅山無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無寐不可
嗜寐而怠于公也棄舍也登高望母而不
得見則思其母在家念已之辭必曰嗟予
季行役其早夜勤事不可嗜寐尚其敬慎
以保其身庶幾猶可得來不至舍我不相見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
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歎

必偕與同役之人共勤公事無怠慢獨後
也登高望兄而不得見思其兄在家念已

之辭必曰嗟予弟行役其早夜偕役無獨
落後尚其敬慎以保其身庶幾猶可得來
不歎于
外也

十畝之間 二章章三句

十畝之間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
焉

無所居無寬濶餘閒之地
可以自舒居不得其安也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十畝之間郊外所受賜園之地桑者憩于
桑之下者閑閑意自適也子同里之人也
還旋行也言寬然十畝之間桑蔭之下
可以自適行則與子往而復還裕如也
詩經疏畧 國風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兮行與子逝兮

十畝之外鄰圃也言外則相接無限泄泄
無事之貌逝往也言十畝之外在桑之下
者無不皆若無事行則與子任其長往以
縱十畝之外寬如也此感事變而懷舊俗
謂昔日會如此云而今日
則無所居止刺之深矣
伐檀 三章章十句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
不得進仕爾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漣

猗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

胡瞻爾庭有縣音懸貆音喧兮彼君子兮不素餐

兮

坎坎伐檀聲伐檀喻君子備材用也檀木之可為車者言其材之大也實同置干厓也河干君子所居言君子備材用不應在河干而舍之河干也爾雅連犭作濶濶濶大波也犭水貌清漣即河水象君子之居日貪鄙也種之曰稼敏之曰稼一夫之居日屋狎亦獵也狎獵名狎獵不稼稼狎獵喻小人之無功有屋有狎獵小人之受祿要言在位貪鄙也素空也餐食祿也既言小人之貪鄙遂又嘆河干之君子寧置河干素餐如貪鄙之人也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

詩經疏畧

國風

卷

三

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輪槽之可為車輻者其材之堅壯者也側旁也君子之材堅壯不應在河側而舍之河側也而流之正也又以水之清正象君子之不貪鄙也十萬曰億不乘之數也獸三歲曰特不億縣特亦喻小人之貪鄙無功受祿也食祿也遂又嘆君子寧置河側清直自守不無功受祿如貪鄙之人也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音倫兮河水清且

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音倫兮不狩

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

碩鼠音孫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

輪木之可為車輪者輪言其材之通達也淪厓也君子之材通達不應在河之漘而舍之河漘也淪水之密文又以淪淪象君子之不貪鄙也爾雅連犭作濶濶濶大波也犭水貌清漣即河水象君子之居日貪鄙也種之曰稼敏之曰稼一夫之居日屋狎亦獵也狎獵名狎獵不稼稼狎獵喻小人之無功有屋有狎獵小人之受祿要言在位貪鄙也素空也餐食祿也既言小人之貪鄙遂又嘆河干之君子寧置河干素餐如貪鄙之人也

碩鼠三章章八句

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

詩經疏畧

國風

卷

三

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大貫事顧念也逝適往也爰日也言其君稅斂之多借名掩取既貪而又若畏人如碩鼠之食我黍也又言厚斂今已三歲事女矣會無念此有眷顧之意謂其不修政也往將去女適彼樂土樂土樂哉日得我所決去之意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

將去女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德德政有其意日碩鼠被其恩日德直上下施報得其直也猶言彼樂國之君我若必有德以施我也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

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昔嘉穀也勞功也君不為民而修政故曰莫我肯勞郭外曰郊之往永長號召也言我至彼樂郊誰復往彼永號詔于我而科斂之也

唐

唐國名本帝堯舊都在禹貢冀州之域犬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周成王以封弟叔虞為唐侯南有晉水至其子燹乃改國號曰晉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至成侯曾孫僖侯之子穆侯又徙居絳其民風勤儉有先唐遺教至于代久習俗相沿遂乃儉不中禮而變風作焉

蟋蟀 三章章八句

詩經疏畧

國風

卷

三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虞樂不遇樂以禮樂者也不但晉曰唐者若能本此儉朴之俗加以深憂遠思儉而用之以禮乃可以追堯之遺風故曰唐也此總謂唐詩之義而即言此詩欲君用禮也

蟋蟀

音率

在堂歲事其莫

音暮

今我不樂日月

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樂無荒良士瞿

瞿

蟋蟀蝥也即今促織在堂九月也事遂莫若除去也是時農功畢諸政有暇君可以自樂今我不樂日月過去又有政事不暇為矣已卒太康職思其居處也好善也荒忘廢政事也良士善士之有禮儀者瞿瞿儉也此謂君當及時為樂過此不暇又謂無卒過樂職思其所處之政事念之不忘是謂善樂無荒如此則為良士之儉此之謂虞樂也

蟋蟀在堂歲事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

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

逝邁皆去也外對居言非已之所居亦宜思也蹶蹶然儉貌此又言當乘閒為樂過此不暇但無卒過樂職思意外之事亦不敢忘是謂善樂無荒則良士之儉蹶蹶然矣

詩經疏畧

國風

唐

三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庶人乘役車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者也休息也休則農功畢諸務暇也慆過也憂者危亡之事居安思危計國家之長久焉此皆所望其憂深思遠者也休休儉也樂而思憂則善樂無荒誠良士之儉休休然有禮矣

山有樞

三章章八句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

有財不能用有鍾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鄰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有財衣裳車馬之屬自樂飲食鼓瑟之屬昭公一切巨細不理頽敗之極此舉其數端而不能修道正國可知矣而荒散危亡之情形可知矣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子切

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樞莖也榆白枌也二木皆榆刺榆爲樞皮白爲枌枌曳衣之行貌婁亦曳也馳走驅策也宛坐見也愉樂也山樞隰榆皆有川之物况衣裳車馬不用何爲此一身之事

詩經疏畧國風亦頽廢不修無以爲修道正國之本鄰國有不伺其隙者乎坐見國亡身死爲他人有而樂之矣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九切子有庭內弗灑弗掃

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栲山樗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杻櫬也葉似杏而尖材可爲弓弩幹灑酒水也考擊也保安也庭內至于不掃鐘鼓至于弗考此朝廟之事又廢矣其不修道正國者可知矣鄰國何故不謀取乎坐見身死爲他人所安矣

山有漆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

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漆漆木也子有酒食鼓瑟以饗賓客且足以喜樂身心且足以消遣長書乃又無不廢之其不修道正國者益以見矣鄰國又何故不謀取乎坐見身死爲他人入室矣

揚之水三章二章六句一章四句

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昭侯文侯子也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號爲桓叔

揚之水白石鑿鑿素衣朱襮從子于沃既

見君子云何不樂

揚之水力弱喻晉也白石水中石也鑿鑿巉巖貌喻曲沃強盛也襮領也諸侯之服

詩經疏畧國風絺繡領而丹朱中衣此美桓叔將服諸侯之服也子國人相謂也君子指桓叔也此欲歸沃者相與之言詩人托此以警戒之耳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切素衣朱繡從子于雝

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皓皓廣大潔白貌喻曲沃強盛也繡繡也卽朱襮之繡文也曲沃邑名

揚之水白石粼粼音鄰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鄰鄰石在水中貌亦喻曲沃強盛也命桓叔之命傳來桓叔號召晉人之意也不敢以告人欲叛則相屬以密之矣

椒聊二章章六句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

椒聊椒也。易生之物，聊助語辭。蕃衍，胤生之多也。實，椒子也。一實入地，胤生一株，其實可得盈升。喻桓叔之治曲沃，相生相養，相招相徠，人民日以繁盛，勢力日以強大，有如此也。之子，桓叔也。無朋，無比也。且，嘆辭。條長也。椒聊之蕃衍，日遠日長，將胤及晉國，皆為椒聊矣。危之至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掬。音菊。彼其之子，碩大且篤。音篤

詩經疏畧 國風 唐

椒聊且，遠條且。兩手合曰掬。物之無限者，不以升較，故又曰盈掬。篤厚也。其大益厚。又進于無朋矣。二章首二語，是能修其政。次二語，是將來盛大，無有比倫。末將有晉國也。

網繆 三章章六句

網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昏，成于亂，為不得其時。按晉自潘父弑昭侯，緡桓叔不克，累數十年，曲沃代翼，兵亂無寧日。

網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網繆，繆也。薪，亂而難合之物，則網繆以強束之。喻男女以亂而難合，亦網繆以強昏之也。三星，心星也。辰月見于東南，言昏成于季春也。良人，丈夫之稱也。子，女也。詩人見亂世成昏者之艱難也，而歌之曰：網繆而強束此薪，三星則在天矣。遂又嘆荒涼冷落，不似新昏之夕，而曰：今夕何夕，見此良人也。遂又嘆女子遭時不幸，曰：子兮子兮，亂為之也。如此良人何哉？言于良人無尤也。

網繆束薪，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邂逅，草也。在隅，即東南方三月也。不期而會于道路，曰邂逅。言網繆而強束此薪，三星已在隅矣。今夕何夕，不似見良人之夕，直似邂逅于道路之人也。又嘆女子遭時之不幸，如此邂逅何哉？亦無怨此邂逅也。

網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楚，薪木也。在戶，于戶中見之也。案同餐粲者，同食之人也。昏姻之夕，夫婦共牢而食，故曰粲者。言網繆而強束此楚，三星已在戶矣。今同牢合卺之夕，酒食器物一無所缺，而徒見此粲者之人也。又嘆女子遭時之不幸，如此粲者何哉？亦無尤也。

杕杜 二章章八句

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為沃所并爾。

有扶音第之杜其葉湑湑私敘獨行踽踽俱禹切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音

焉人無兄弟胡不飲焉飲音

扶特生貌杜赤棠也湑湑澤也踽踽無所親也同父兄弟也此輔飲助也言特生之杜其葉湑湑然而孤處猶我之獨行踽踽而無所輔將為沃所并焉豈無他人相親不如我同父之人可其安危也因嘆若他人可以代同父彼行路之人何不有事相輔凡人之無兄弟者胡不皆來相助乎此蓋晉之公子與君同父之兄弟也

有和之杜其葉菁菁音精獨行曷曷音榮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音

胡不飲焉音

菁菁茂也曷曷無所依也姓生也同姓謂同祖兄弟也此蓋晉之公孫與君同祖者也

羔裘二章章四句

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在位者皆如是故曰時

羔裘豹祛起居自我人居居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羔裘君純羔大夫以豹飾祛袂也我人猶言我儕民自謂也起居暴惡之色他人他

國大夫也故舊也詩人謂彼羔裘而豹袂者原以示武自是於我人而居居發暴怒之色也既不恤我人如是矣豈無他人可依而維子之故舊乎

羔裘豹褻音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

褻猶祛也祛袂褻皆袖之異名究究暴惡之行言遇我儕有事即從而窮極其事以杜制之也好愛也詩人謂彼羔裘而豹褻者又原以示力自於我人而究究多暴怒之政既不恤我如是矣豈無他人可歸而維子之愛好乎

鴇羽三章章七句

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

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皆曲沃與兵構怨之事君子賢人也下賤也

肅肅鴇羽集于苞栩音王事靡盬音不能蓺

稷黍父母何怙音悠悠蒼天曷其有所保

肅肅鴇羽聲也鴇似鴈而大無後趾而不樹止者也集止也叢生曰苞栩柞櫟也其子為皂斗壳可以染造者也靡盬不可不堅固之意蓺樹怙恃也所得所也從役之君子曰鴇不樹止乃肅肅然不能盡子職不得所可知矣今王事靡盬不能盡子職以養親父母無所恃賴使我不安豈蒼天鴇之樹止乎因急難呼天而曰悠悠蒼天

易時使我
得其所以

肅肅鴻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執黍稷
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翼羽也棘木叢生多刺者
極止也言征役之無已也

肅肅鳴行杭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執稻

梁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行列也稻水生之穀米白而大者梁陸生
之穀米黃而小者亦謂之粟嘗食也常復
其常言曷時息役而復其故常之日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詩經疏畧國風

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并晉國其大夫

為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諸命天子之使蓋印以其寶器請于天
子使為諸侯耳因是而作無衣之詩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諸侯七命其車旗衣服皆以七為等衣七
所謂冕服七章也安且吉者諸侯不命于
天子則不成為君謂之僭亂已耳武公初
并晉國不自安吉得命乃安吉無患也大
夫詠之曰他人豈無諸侯七章之衣
乎不如武公有天子之命安且吉也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為等燠七
言六者按天子之卿六可當外諸侯之七

故卿士出為諸侯諸侯入為卿一也燠煖
也久服之義亦謂吉耳此詩多有可疑據
史記曲沃桓叔之孫武公伐晉滅之盡以
其寶器賂周釐王王以武公為晉君列于
諸侯諸儒據此疑序云美武公之謬又或
疑此詩當刪以為纂弒之徒何存此褒美
之辭而思又有疑之顯然纂弒作序者豈
遂無知至此哉況詩與序其來古矣或亦
古人之意非後世之議論所能及或史記
所載有未盡亦姑如序說耳即此亦可以
識諸儒之說多信史而不信經論理
多類氣節而於聖人之意終何歸曰必亦不遠于
人情或謂聖人之意終何歸曰必亦不遠于
人情殆為其猶知有天王則武公猶知畏罪
毀禍君子改過之屬焉按左傳天子屢以
兵助曲沃伐晉既伐又賂寶器是武公昔
日惟阿意于天子耳一時諸侯誰有然者
故宜美之然雖美之亦節取之耳即此自
詩經疏畧國風

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
族而不求賢以自輔也

寡特止知有己於宗族則兼并其所
有於賢則不求以自輔皆寡特之實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音肯適我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道左路之左也嗟次不之辭也杜杜樹也
公兼有晉國并其宗族特然獨自茂盛生
道左則人皆見其然也是以彼賢人君子
見其寡特如是決不肯適我也即武公中

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
族而不求賢以自輔也

寡特止知有己於宗族則兼并其所
有於賢則不求以自輔皆寡特之實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音肯適我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道左路之左也嗟次不之辭也杜杜樹也
公兼有晉國并其宗族特然獨自茂盛生
道左則人皆見其然也是以彼賢人君子
見其寡特如是決不肯適我也即武公中

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
族而不求賢以自輔也

寡特止知有己於宗族則兼并其所
有於賢則不求以自輔皆寡特之實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音肯適我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道左路之左也嗟次不之辭也杜杜樹也
公兼有晉國并其宗族特然獨自茂盛生
道左則人皆見其然也是以彼賢人君子
見其寡特如是決不肯適我也即武公中

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
族而不求賢以自輔也

寡特止知有己於宗族則兼并其所
有於賢則不求以自輔皆寡特之實

有林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嗟音肯適我
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道左路之左也嗟次不之辭也杜杜樹也
公兼有晉國并其宗族特然獨自茂盛生
道左則人皆見其然也是以彼賢人君子
見其寡特如是決不肯適我也即武公中

有林之杜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
族而不求賢以自輔也

寡特止知有己於宗族則兼并其所
有於賢則不求以自輔皆寡特之實

心非不好賢但用賢則有飲食之費在病
特之意則曰吾無以飲食之於是賢固不
至而武公亦不求矣

有林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今噬肯來遊中
心好之曷飲食之

道周猶周行也生道周則人又無不見其
吞并宗族矣先君子手故亦不肯來遊然
而武公亦中心知賢之
可外而吝于飲食之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葛生蒙楚葛蔓于野予美亾此誰與獨處
詩經疏畧 國風 唐 孟

薇草名似枯葉盛而細子美婦人稱其
夫也葛生延而蒙于楚薇生蔓于野婦人
生而外成于他家所依者夫耳猶葛薇之
依楚野也今子美亾于此其誰與乎獨
處而

葛生蒙棘薇蔓于域予美亾此誰與獨息
域坐域也息宿也處言晝
之所與息言夜之所與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亾此誰與獨旦
角枕方枕粲鮮美也錦衾文衾爛亦鮮美
也禮夫不在敝枕篋衾席轉而藏之曰枯
衾燦爛將以藏之也旦不寐
達旦也亦誰與乎獨旦而已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夏日冬夜為獨長思夫者難度日夜覺其
日皆夏之日其夜皆冬之夜也百歲之後
亦也歸于其居與夫同葬一處也前日
此昇觀初至而哭之辭後日其居其室既
葬之時皆詩人述
其辭以刺君者也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室墳中也思之至而決其無異心
此婦人從一之義唐風之厚也

采芣三章章八句

采芣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觀驪姬譖殺太子及
逐羣公子等事可見

采芣采芣首陽之巔人之為言苟亦無信舍
詩經疏畧 國風 唐 孟

旗舍旗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舍音
本即甘草首陽山名巔頂也冬多生巔苟
且也謾人為甘言以希聽如冬然人君聽
之如采芣于山頂然因嘆人之造為言也
且亦無即聽信即欲聽信而舍置之再舍
置之且亦無以為言何自而得行乎
審察人之為言亦何自而得行乎

采芣采芣首陽之下人之為言苟亦無與舍
旗舍旗苟亦無然人之為言胡得焉

苦若菜即茶也苦多生山下謾人為苦
言以陷人如若菜然人君聽之如采芣于
山下然與許也人之為言且亦無即許之
即欲許之而舍之又舍且亦無以為可許
人之謾亦何
自得行乎

采葑采葍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
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葑蔓菁葉也其根良美無根曰葍多生山
陽護人不根之言如葑然人君聽不根之
言如采葑于山東然從行也從其言而行
之人之爲言且亦無即從之即欲從之而
舍之又舍且亦無以爲可
從人之爲言又何得行乎

詩經疏畧卷第三終

寺經疏畧

唐

唐



國風 卷第四

張沐疏

秦 共詩十首



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見之山
雍即京兆今興平縣秦即今秦州也儒者
謂堯時伯益皋陶之子佐禹治水舜命作
虞官賜姓嬴氏歷夏商世有人焉周孝王
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
庸邑之於秦谷因號秦國焉至曾孫秦仲
宣王命作內大夫誅西戎而國始大秦仲
之孫襄公於平王之初與兵討西戎以救
周平王東遷王城乃盡以岐豐之地賜之
遂橫有周西都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
東至池山在荆岐終南棹物之野至懸孫
德公又徙居雍大約秦風土厚水深其民
重厚無驕情浮靡之習有疆毅果敢之資
惟從上化導之非山東諸國所及也故文
王用之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焉秦
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氣高力強
輕生凶戾悍焉不可磨犯故車鄰騶虞小
戎三詩具見其盛而兼葭終南黃鳥諸詩
形其不可以久則後
之治秦者可以戒矣

車鄰 三章一章四句二章六句

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

御之好焉

宣王命秦仲爲內大夫誅西戎即六卿
之職掌六軍者也雖尚列在附庸已以
諸侯之禮隆之故曰始大故賜之
車馬禮樂侍御一如諸侯之等耳

有車鄰鄰有馬白顙未見君子寺人之令

鄰鄰車聲也。白顛的額也。額上有白毛。寺人內小臣。仰侍御也。令命也。欲見國君者。必待寺人。先傳告君命。乃得見也。車馬寺人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也。故美之。

反音。有漆隔有栗。既見君子。並坐鼓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音

阪者曰阪。下濕曰濕。漆。柔而能合物。比樂栗強而性嚴厲。比禮言有禮樂也。君子秦仲也。並坐同室而坐。以列尊卑。行禮也。鼓瑟作樂也。耄老也。言秦昔未有禮樂。而今有禮樂。既見君子。則坐次有禮。聽聞有樂。其情可樂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耄。又見疆勇悲壯之氣。此所以為秦耳。

詩經疏畧

國風

秦

阪有桑。隔有楊。既見君子。並坐鼓簧。今者不樂。逝者其亾。

桑。桑密比樂。楊高疎比禮。簧。笙中金葉。吹笙則鼓動之。亦言秦昔未有禮樂。而今有禮樂也。既見君子。則行禮奏樂。可樂也。今者不樂。逝者其亾。在秦非惜桑之語。正輕生之氣。蓋秦仲受命誅西戎。故其臣相勉以盡力耳。卒為大戎所殺。悲壯之氣使也。

駉賦 三章章四句

駉駉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駉駉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駉駉四馬皆黑色也。阜安也。四馬當八轡。言六轡者。以駉馬內轡納之缺。故在御人手者。惟六轡耳。媚子。公之愛子也。冬獵曰狩。此田狩之事。禮田也。自天子命之。故特為榮典。而愛子皆從之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拔則獲。

音

時是辰時也。辰牡謂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各以時也。奉者虞人翼獸以待公之射。禮儀之備也。碩肥大也。左之。公命御者左其車。以射獸之左也。五御三日。逐禽左。自左應而射之。達于右。謂為中殺。舍脫也。拔矢括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也。

詩經疏畧

國風

秦

二節田狩之事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車鸞鑣。載獫狁音。

歇音許竭驕。

田事已畢。又遊于園囿中也。閑調習也。輶輕也。此驅逆之車。鸞鈴也。鑣馬銜也。驅逆之車。置鸞于馬銜之兩旁。給駉駉皆田犬名。長喙曰獫狁。短喙曰歇驕。以車載犬。休其足力。亦尊者之用。要皆隆儀也。

小戎 三章章十句

小戎。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

國人不以征伐不休爲苦而矜夸其車
甲之盛又矜其婦人能閱其君子而作
此詩皆所以美襄公之上奉天子而下
得民心也詩國人作而辭則皆託諸婦
人者也

踐音收五檠音木梁輶音舟游環脅驅陰勒

續文茵音因暢轂音谷駕我騏驎其注言念

1

小戎兵車也。淺淺收軫也。軫者車箱前後兩端橫木。所以收斂所載者。故名收。而淺于平地任載之車。以便人之擊伐。故名軫收。五五束也。繫歷錄也。梁朝軫也。軫從秦

國風

泰 四之

前稱曲而上至衡則向下勾之望之其轅
高拱如梁然故曰梁轡轡之上以皮革五
處束之皆有文章歷錄然謂之五檠也游
環鞞環也鞞驂馬之引繩游環自馬背下
貫兩鞞游游然而活所以防驂馬之出鞞
也脅驅者以銳鐵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
之內侵也陰揜執也鞞驂馬引繩也鑿白
金也續繫鞞處也掩執執在軾前以木板
橫置之掩遮此軌而驂馬之鞞卽繫于陰
板之端陰鞞相續處有小環則銷白金以
沃飾之文茵虎皮褥施于車上左右而坐
者也暢展長也轂在輪中外持輻內受軸
者文茵大而展長出于轂之上也騏騏文
馬也青黑色左足白曰驥皆名馬此夸其
車馬之盛也君子婦謂其夫也溫如玉念
其德也西戎以板爲屋閭其所處也心曲
心之委曲處也此閭其君子也

是驂龍盾顧允切之合鑒以觴音輒言念君納音

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赤馬黑鬣曰駟中南服馬也黃馬黑喙曰駟黑馬也駟南駿馬也盾干也圓龍

文其上並置兩楹而載之以爲車上之衛
履環之有舌者輶騶之內轡也置履于軾

前以附內繕其觴亦以白金爲飾也邑西
鄙之邑方始事也言溫如玉之君子計世

則方始事。何有歸期。我不宜卽念之也。

伐音 駟音 孔音 羣音 岳音 求音 牙音 鏐音 鏐音 朱音 倫音 切音 蒙音 伐音 不音 施音

詩經疏畧
國風
秦
虎嘯暢錢漏
鷹交競
竹閉緝
衣騰
滕

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屢厭良人。秩秩德音。

也。孔羣甚調和也。五矛三隅矛也。鏐戈之

下端銳底曰鐎平底曰鐎崇雜也伐中于
也苑文貌畫雜羽之文于中干之上也虐

鞬以虎皮爲弓室也。磨馬當胸帶也。鑊應
錢金以飾之也。交鞬交二弓於鞬中也。一

也。繩，繩。膝，約也。弛，弓以竹閉夾之。以繩約

之於子韞中繫弓體使正也載則也念君
子之則寢則興不知得所否也厭厭安舞

也又念我安靜之善人作事秩秩有序必播德音之名聲也

蒹葭 三章章八句

蒹葭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國其

國焉

周禮周之禮制國其國猶治其國也秦
尚氣相矜俗流日下非長久之道如秋
肅之物不能久順流之游其下迅也詩
此具見

兼音加葭蒼蒼白露為霜所謂伊人在水一
方遡洞從之道阻且長遡游從之宛在水中

央

兼似雀而細高數尺葭蘆也蒼蒼秋色蒼
白露之肅物已不啻為霜以比襄公之治
秦民齊氣尚勇凜凜令人可畏而襄公不
詩經疏畧國風秦

以周禮救其弊凡所謂善治皆所以肅殺
之也伊人比襄公逆流而上日遡洞順流
而下日遡游從行也中央正中之處此又
以水為此言襄公若以禮樂治其國雖若
艱難而可長保其國譬如襄公在水一方
逆流而上行道雖遲阻乎而日月且可久
長也若惟順秦俗而治之譬如順流而下
行其勢甚速坐見其已在中央矣蓋謂轉
盼即不知其底止喪
亡之速為可慮也

兼葭淒淒白露未晞音希所謂伊人在水之湄

遡洞從之道阻且躋遡游從之宛在水中坻

音

淒淒秋色寒涼喻秦俗也晞乾也白露既
為霜猶望其晞乃卒未晞喻俗已至此襄

公仍不以周禮變之猶白露之不干也淵
味也水草交處躋升也水最下處日低言
秦治若自今用周禮治之文如伊人在水
之淵逆流而上行雖遲阻乎而且日升于
高不然順水而下行
坐見其至于最下矣

兼葭采采白露未已所謂伊人在水之涘遡

洞從之道阻且右遡游從之宛在水中沚

采采秋色已老而可采也喻秦俗驕矜已
極而不可敗之義未已言秦俗至此而襄公
終不知用周禮猶白露之未已也涘涯也
右西方水源處也小渚曰沚水盡則為渚
待涸之水也言若自今用周禮之治如在
水之涘逆流而上行雖遲阻而且漸遡水
源以不窮竭不然而順流
而下坐見其盡而竭矣

詩經疏畧國風秦
終南二章章六句

終南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

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

如渥丹其君也哉

終南山在今西安府南條木之直生者梅
木之交生者兩雅謂條栢梅栢是也君子
襄公也至止得取此地為諸侯也錦衣狐
裘言諸侯之服之盛渥丹其顏色如厚漬
丹言赤而澤也大夫謂終南何有有條有
梅條梅不遇山之外條者耳豈遂足以盡
終南哉君子得取此地為諸侯錦衣狐裘
顏如渥丹亦不過衣服容貌之盛豈遂足

以肅君也哉其
戒之意深矣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衣繡裳佩

玉將將壽考不忘黻音弗將

七羊切

山有脉絡條理不亂曰紀堂畢道也紀則條條而來有中條有外絡堂則紀之結會處也此陰陽剛柔融結之處生氣最盛隱隆十地中可見而不可見地之德也黻繡朝祭之服黻之狀亞兩已相戾繡刺繡也繡文于裳如火藻之類也黻繡皆所以彰德德稱其服然後得服焉將將玉聲也亦朝祭之服比德于玉也壽考將王聲也亦大夫又謂終南何有有紀有堂此山之積氣深厚規模宏遠自能生物無疆乃所以爲終南也君子取此地爲諸侯祿衣繡裳佩玉將將德稱其服焉乃所以爲君也而詩經疏畧國風秦

黃鳥 三章章十二句

後可以享國長久民不能忘矣此又勸以行周禮之意也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

作是詩也

穆公殉葬至百七十人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

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

殲切 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交交往來飛鳴也黃鳥夏鳥也開秋風而藏其德好生不見肅殺之氣故于殺戮無

辜之場交錯驚鳴止于墜域之棘若欲往其有救焉詩人託黃鳥爲興以見秦雖禽之不如矣子車氏奄息名特桀也穴塚壙也惴惴懼貌慄慄也殲滅也門天而告之惟天生人愛人也可知秦爲天人所惡矣贖易也百其身者百夫之特願以百人易之也言人人所願而憾秦者固已衆矣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音杭維

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子車氏三子皆殉仲行其次也防當也言此一人可當百夫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音維

詩經疏畧國風秦

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

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禦當也鍼虎其三也

晨風 三章章六句

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

焉

駢音聿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駢疾飛貌晨風鵲也燕領勾喙善疾飛投林焉鬱林茂也君子謂康公遠賢故不相

見也。飲飲敬貌。忘我實多。謂忘先公之業也。其見棄之臣。謂夫我將疾飛而去。如晨風之投茂林焉。不見君子。使我憂心。飲飲。秦之何忘我。忘我。即忘先君之業。所忘實多也。

山有苞櫟

音歷又音藥

隰有六駁

音制

未見君子憂

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苞盛也。櫟木名。其葉可染。六駁。名駁馬。梓榆也。皮青白。駁。望如駁馬。二木多不材。善養之。亦可成大木。備用賢者。謙以自比。諸山則有苞櫟。隰則有六駁。豈可以大國而不養人。林乎。不見君子。使我憂心。靡樂如何如何。雖忘我而實忘先君之業也。

山有苞棣隰有樹檉

音送

未見君子憂心如醉

詩經疏畧

國風

秦

秦

秦

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棣唐棣也。棣赤羅也。又名楊棣。實似梨而小。二木亦待養而後成大材。如醉心無主也。

無衣

三章章五句

無衣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

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

子同仇。

袍。補也。純著新綿。名補。雜用舊絮。名袍。同袍。二人合穿一衣。二句當時諺語。甚言二

人一心也。王周王也。我秦也。戈長六尺六寸。矛長二丈。子指周王也。秦好兵。凡王有師旅。則秦即爭先往之。不知其民之不欲也。故秦人託為秦君之語。豈曰我無衣。欲與子同袍耳。心一之至也。王若有與師之舉。不須他人修我之戈矛。以與子同仇焉。此形容其好攻戰亟用兵。不恤民之意。可謂至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

子偕作。

澤。襄衣也。以其親膚。被汗澤也。戟。車戟也。長丈六尺。作起也。豈曰我無衣。欲與子同澤耳。亦心一之至也。王有與師之舉。不必用他人修我之矛戟。以與子偕起焉。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

子偕行。

詩經疏畧

國風

秦

裳。下衣。最褻者也。至于裳而亦與同。尤見其好之至矣。既有同裳之好。自宜修我甲兵。與子偕往。兵凶器。人之所忌也。秦君好兵。而務與周敦其情。以為修用之地。民何以堪。故刺之。而秦風慷慨氣舉。陵蓋當世之狀。亦因可見矣。

渭陽

二章章四句

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

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

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

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

卽位思而作是詩也

詩文本短序意殊詳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黃

母之昆弟曰舅文公晉重耳康公之舅也渭陽渭之陽秦是時都雍蓋東行至干咸陽之地也路車諸侯之車也乘四也四馬皆黃以此車馬贈文公也因母篤舅篤舅可以慰思母焉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切玉切

佩

悠悠長也思思母也瓊瑰石之大玉者瓊瑰佩也玉亦佩也又以此贈文公也

詩經疏畧

國風

秦

聖

權輿二章章四句

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

始而無終也

有始謂先君時無終謂康公時也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

承權輿

夏大也渠渠禮敬周至貌言於大屋中燕饗賢臣勤勸盡禮也今至康公於每日常食之外無餘禮矣言無大饗之事禮敬衰也于吁也承繼也權輿始也嘆其不能承繼始初之事行矣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

承權輿

簋瓦器容斗二升方曰簋圓曰簠每食四簋言每日常食之豐今也每食且不飽况四簋乎則衰慢之甚也吁嗟乎蓋不能承繼始初之事行矣按爾雅初哉元祖首肇並權輿之類皆訓曰始也

陳

共詩十首

陳太皞伏羲氏之墟在禹貢豫州之域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外方東不及孟諸周武王時帝舜之冑有虞闕父武王以元女大姬妻其子姬滿而封之於陳都於宛丘之側與黃帝帝堯之後共為三恪是為陳胡公相傳大姬無子好尚靜事神

詩經疏畧

國風

秦

聖

現歌舞之事民俗化之後世滋其弊焉遂成歌舞淫蕩之俗恐未必然而序特言幽公淫荒耳其地即今河南陳州

宛丘

三章章四句

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

子之湯

音

宛丘之上兮洵有音情兮而無

望兮

子幽公也湯蕩也丘上有丘曰宛丘孔氏曰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洵信也有情暢樂其情也無望無威儀之可望所謂無度也下二章言其蕩之實

次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鷺羽

坎擊鼓聲以節舞也。值持也。白鳥也。羽
翳也。以爲羽爲翳舞者持以指麾也。無冬
無夏不論寒暑無時不出遊而作此歌舞
也。此亦率人爲之而流亂于其間無望其
矣。

坎其擊缶音否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驚翮

導音

盜謂之缶。瓦器。歌則擊之以爲節也。道路
也。下則居而爲之道則行而爲之也。翮亦
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

詩經疏畧國風

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

爾。

疾惡也。亂。
無禮義也。

東門之枌音文宛丘之栩音許子仲之子婆娑音梭

其下。

枌白榆也。栩亦木名。枌也。東門宛丘皆國
之交會處。子仲陳大夫氏舉其尤者以該
衆婆娑舞貌也。此
言男子棄業也。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婆娑

穀善旦日差擇也。廣平日原續麻婦女之
業也。市街道通商人集之地也。子仲之子

婆娑樹下招搖于國中。擇于善日。再集會
南方之原。子是婦女舍其所績之麻前約
於市中。即婆娑而歌
舞焉。此女子棄業也。

穀旦于逝越以讓邁視爾如莪音翹貽我握椒

越過讓邁邁行也。至于穀日。士女往赴前
日之約。于是相遇相引以總集而行。往于
南方也。收芘芘也。又謂荆葵椒香醕之物
也。總集行間男視女之容曰我視爾美如
芘芘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以通情好焉。

衡門三章章四句

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

誘掖其君也。

詩經疏畧國風

愿則近于善而又易爲
富貴所愚善志不立焉。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

衡門橫木爲門也。草野蕭條之居。惟施薪
楚實以橫木塞其戶。棲止遲久也。泌泉水
也。樂饑饑而自樂也。言衡門之居甚不可
以棲遲者。泌水之饑甚不可以爲樂者。苟
志立于此則亦何不可之有。僖公愚于尊
富不知善志之可立。使其念此。或亦可以
奮然而興起矣。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豈其取妻必齊之姜

魚以河魴爲美。善飲食者爭造之。妻以齊
女爲美。善謀者爭取之。此飲食好色之
人而已。人之所欲。我正不然。魚何必魴
娶何必齊女。在乎立志之高強而已。使僖

公念此可知在日紛紛逐其
欲者皆流俗無志之爲耳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子宋姓也俗諺又以河鯉爲食之美宋子
爲色之美亦飲食之人色欲之人而已我
正不同于流俗不食河鯉不娶宋子又何
以食色爲言者二者人君之所尚而僖公
尤靡之也味此詩誠千古立志之法則曠

東門之池 三章章四句

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

女以配君子也

淫昏不可告語惟
賢女足以漸化之

詩經疏畧

國風

東

星

東門之池可以漚漚鳥豆切麻彼美淑姬可與晤

歌

池城池也漚柔也以池水漸漬之使柔韌
也淑姬善女也晤對也淫昏之君所欲者
惟女與對而聽其歌耳而淑姬則即歌善
以入之自無不入也如是久而浸漬于義
如漚麻然雖欲不化其
粗惡之質亦不能矣

東門之池可以漚漚音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紵麻屬可織用私語曰語淫昏之君所欲
者又惟女與晤而聽其語耳而淑姬又即
語善以入之自無不入也如是
久而又自浸漬于善如漚紵然

東門之池可以漚漚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昔葉似茅漚之滑澤柔忍可爲履爲素正
告曰言淫昏之君所欲者又惟女與晤而
聽其言耳而淑姬又即稱善以言之自無
不入也如是久而又自浸漬於善如漚
然先之以歌咏繼之以私語既之以正言
漚麻爲難而卒少易昔尤易矣此言人之
漸易也非婦人夙興夜寐寢處與
共何以能哉甚矣化淫昏之難也

東門之楊 二章章四句

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

迎女猶有不至者也

男女失嫁娶之時故多年不相當而
意悖違也此皆時政不善故刺之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音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詩經疏畧

國風

東

星

東門親迎之所也牂牁楊葉翻動貌春時
也婚者昏也婚禮以昏爲期明星啓明也
啓明見天將曉煌煌光明貌乃昏以爲
期而明星已煌煌矣男待而女不至也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昏以爲期明星晢晢

肺肺肥白貌楊葉好翻動故肺肺然白也
晢晢殘明也啓明已將殘矣而女不至其
謂之昏何是不欲昏之意也女不欲昏大
非人情此非女大男小卽男老女少情相
違

墓門 二章章六句

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

義惡加千萬民焉

鄭氏曰不義者謂弑君而自立陳氏曰
乃是者舊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為
化置良師傳致有執逆之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
而不已誰昔然矣

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僻之地生此棘
薪惟斧可以開析之人有幽僻之情不自
修治則邪惡生如墓門之荆棘然故以與
陳佗才不著宜得賢師良傳以開導之夫
此人也不良謂謀篡也已止也爾雅誰昔
昔也人有過惡未有不畏衆人知者此人
不良國人知之而猶不止昔
爲是者其誰與言佗昔然也

墓門有梅有鴉戶駢萃止夫也不良歌以訊
詩經疏畧

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梅亦非材木鴉惡聲之鳥人惡之萃集也
佗不材無良師開導而又有惡黨助之歌
國人編佗之惡爲謠卽此詩也訊告也十
國人自謂也顛倒後反也人未有聞歌謠
之譏刺而不畏者此人之不良歌以告之
告而猶不予顧則後來必有反悔思予之
日矣言得禍因而後
知予言之爲相愛也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
懼焉

防有鵲巢音誰卽有旨菹音周子美心焉切

切

防堤卽丘旨美也若若饒也可食蔓生如
勞豆而細誰拈謔人傳張謔也事止如此
而增大其說爲張皇焉本無其事而編造
其言爲謔誰謂子美我所相善之人何切
憂也讒言中君如防上之鵲巢漸漸累成
又如卽間之旨菹蔓引牽連誰併子之所
相善者則予在所不免矣寧不心焉憂也

中唐有甃音開卽有旨鵲音逆誰併子美心焉惕
惕

唐堂塗也中唐庭前踴道甃甃甃也以瓦
砌塗如屋之甃甃有文理也旨鵲綬草也
五色作綬文故名也謔言又如堂塗之甃
砌積成文有條理焉又如丘上之綬草
詩經疏畧

衆色以成文其可觀焉誰併子所善之
人則予何患無過乎寧不心焉懼也
月出三章章四句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美色也
月出皎兮音皎佼人僚兮音僚舒窈窕兮音窈勞心

悄七小兮

皎月光也佼人好人也僚好貌月出皎然
照好人之顏色倍好也舒窈窕幽也糾結
也悄憂也既極稱其美又欲好人寬舒其
幽隱之愁結又言我時爲勞心而憂焉使
其以此心好
德則賢矣

月出皓兮音皓佼人勸兮音勸舒憂音憂受兮音受勞心

所賦而有其地焉。卽今之鄭州密縣皆其地。此詩以其時當在平王之先居鄭之前。

羔裘三章章四句

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詩也。

以道去道不合也。迫。逼大國也。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諸侯之朝服。細衣羔裘。今以之逍遙焉。諸侯大婚而息民。則用黃衣狐裘。今又以祭服而朝焉。是不以朝祭爲事。惟以潔衣服爲事焉。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雖去猶不忘。

詩經疏畧 國風

國而爲之。心憂也。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翱翔遊也。在堂燕飲也。傷憂之重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如膏。如脂膏所漬。言滑澤也。日出照之。則有光耀。其好潔如此。悼痛也。比傷又重矣。

素冠三章章三句

素冠刺不能三年也。

喪禮。父斬衰。母齊衰。皆三年。俗廢之。故詩人嘆其不能以刺之。

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勞心博博兮。

庶見素冠。幸之詞。素冠。緇冠。素冠。既祥之冠也。黑經白緯。緣邊曰緇。棘。急也。哀遠之狀。樂。樂。齊貌。勞憂也。博博。憂貌。其冠則素。其形則緇。其心則勞也。時人皆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觀幸一見素冠之急。人形貌疲瘠。而博博憂心者。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素冠。自素衣也。傷悲者。時人廢喪服。父母之恩。幾忘。見盡禮于其父母者。令我孝思感動。不啻其傷痛悲哀也。故願與子同歸于禮。行此三年之制。盡孝思焉。

庶見素韠兮。我心蘊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韠。蔽膝也。以韋爲之。見服謂之韠。其餘曰韠。素衣自素韠也。蘊。厚積也。結不解也。見此人之孝。令我孝思感動。哀痛之心。厚積而不可解也。非三年何以遣此蘊結乎。故

詩經疏畧 國風

願與子如一焉。此詩人既嘆不得見。又自發其天性之語。以感動時人。誠可謂切且至矣。

隰有萋楚。三章章四句

隰有萋楚。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

思無情慾者也。

隰有萋楚。猗猗。其枝天之沃沃。樂子

之無知。

萋楚。鉞也。卽羊桃。猗猗。美也。枝。比人之支體。天少好貌。沃沃。光澤貌。子。指君也。無知。無情慾也。言淫慾之人。其支體衰瘠。故因思無情慾者之不然也。而以萋楚爲比。

焉言其枝猗靡然而美也其美則少好光
澤也君惟有知而衰其枝故樂子之無知
如莫楚可也

隰有萋楚猗靡其華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華花也此人之顏色君有家而衰
其華故樂子之無家如莫楚可也

隰有萋楚猗靡其實天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實果實也此人之血氣室家皆謂妻妾君
有室而衰其實故樂子之無室如莫楚可
也

匪風 三章章四句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聲而去

詩經疏畧 國風

思周道焉

周道西周政令也政亂不自
天子出禍難強大兼並也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怛切

今 偈音

發迅烈也偈軒輕也周道西周時政出天
子強大不敢陵弱小天下統于一也怛傷
也檜國小處政令亂出之時知不免于強
大之禍而憂之曰不風而常有迅烈之憂
不車而常有軒輕之虞令我顧
瞻周道中心怛傷而不能得也

匪風飄兮匪車嘒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題折之風曰飄其于發矣嘒漂搖不安也
甚于偈矣弔傷也言大國誅求愈急思周

道愈不
能已也

誰能亨魚漑之釜鬻誰將西歸懷之

好音

漑漑也鬻釜屬歸猶復也復還西周統一
之道也懷不忘也好音常稱道其好也善
烹魚者不使其體散碎而味自全善治天
下者不使其政權分亂而勢自平誰有能
烹魚者乎我將急為之漑釜鬻矣誰有能
復西周之道者乎我將懷其德而稱頌好
矣

曹 共詩四首

曹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武王封弟振
鐸於曹是為曹國其封域在雷夏荷澤之
詩經疏畧 國風

野今之曹州濟陰
定陶皆其地也

蟋蟀 三章章四句

蟋蟀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

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蟋音

蟋蟀渠畧也朝生夕死之蟲楚楚鮮明貌
彼蟋蟀之羽其衣裳豈不鮮明乎而無如
其夕死也今君朝夕有大國之憂乃信任
小人而惟侈于衣裳之美殆如蟋蟀之衣
裳然心之憂矣憂我所歸之處也言國喪
君亡我無所依也中公說謂大夫作似之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采采華飾也息止也言君之衣服盛而我之憂益深憂我歸息之地也

蜉蝣掘切求勿閔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

說

掘閔掘地而起之貌蜉蝣甲下有白翅陰雨時自地中出掘然而飛質貿然也如雪潔白也說舍也言君之昧然無知于遠大歸舍之也

候人四章章四句

候人刺近小人也其公遠君子而好近小

詩經疏畧

國風

人焉

彼候人兮何聲去聲戈與楸都律切彼其之子三百

赤芾音弗

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小人也荷揭投戈也之子候人也芾韞也一命緼芾黻珩再命赤芾黻珩三命赤芾黻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其公必有用此等小人為大夫之事故詩人謂彼候人止可共賤役荷戈投耳乃以彼等之子不啻三百之多若服赤芾何也晉文公入曹數之以不用

維鴉音帝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鴉鴻澤也即鴉鵂好飛入水食魚又俗洵河梁水中坻堰也鴉當入水自求魚而

食今乃處梁上竊人之魚而不濡其翼猶彼小人竊祿于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鴉在梁不濡其味音晝彼其之子不遂其媾

味啖也入水則亦不濡其味矣遂稱也媾龍也言不稱其寵待

蒼音穢兮蔚音畏兮南山朝濟音際婉兮變兮季女

斯饑

蒼蔚興起貌隨升雲也早雲蔚興升南山之上而昏闇之衆小人居朝蔽君如此也季女少女喻君子不出如處女也婉少貌變好貌君子以道自守不妄從人如處女然而遂得

鳴鳩四章章六句

詩經疏畧

國風

鳴鳩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

也

在位無君子故人之用心各不壹由于上之人無以壹之也

鳴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

儀一兮心如結兮

桑嘉木也比禮儀儀禮文也儀一禮文有常度終始如一而不變也如結心結于一而不解也彼鳴鳩在桑以齊一其子則其子有七而皆一于桑焉淑人君子亦齊一其禮儀而已尊卑上下大細小紀莫不有一定之禮而不變其儀既一而人心之一于君子者自如結而不可解猶鳴鳩之一其子于桑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

梅交枝木在梅喻不一而之于錦繡之處也。青黑色謂之騏。皆禮儀之服。鳴鳩在桑其子豈無在梅者而鳴鳩不後其處則在梅者之心自不二于在桑也。國人即有不淑人君子惟是自一其儀而不責人帶絲弁騏一其志而敬其容不改其常度焉。人心自起敬畏如鳴鳩之在桑不慮子之在梅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棘多刺之木在棘則益不正矣。忒差忒也。鳴鳩在桑其子豈無在棘者而其心終亦必一之于桑也。國人即有不正淑人君子無患也。既帶絲弁騏一之于禮則其儀不忒其儀不忒自能正此四國如鳴鳩之在桑不慮子之在棘也。

鳴鳩在桑其子在榛。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榛荒雜不成木在榛則益不正而不可久矣。鳴鳩在桑其子又豈無在榛者而終亦必一其心于桑也。淑人君子既不忒其儀以正四國則四國之人既正此久安長治之道胡不可以萬年乎。猶鳴鳩在桑不慮子之在榛也。

下泉 四章章四句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稂。音愾苦愛我寤嘆念彼周京。

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浸侵害之也。苞叢生也。稂童梁秀屬也。言共公侵刻下民如寒泉之水冲泛浸害苞稂也。愾嘆息聲也。寤嘆寤而嘆也。京天子所居周京西周也。因共公之刻民而憂嘆思念周京之盛時諸侯無此事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周。

蕭蒿也。稂苞稂又高大矣。亦被浸害刻之甚也。京周。猶周京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嘆念彼京師。

著草亦苞生。一本百莖少亦數十莖。大衍以著為莖著龍頭鳳尾其高五七尺其堅如木較苞蕭尤不可輕砍者也。今亦被侵害刻尤甚矣。尊天子之居者曰京師亦言西周也。

芄芄音蓬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芄芄美貌膏沃之也。四國四方之國也。有王尊一王之政令以愛民不敢侵刻之也。邠伯邠侯皆為天子州伯治諸侯有功也。行諸侯之國諸侯之愛民者則慰勞之也。詩人又謂吾望西周而念京師者為何也。思明王賢伯耳。彼黍苗既已芃芃矣。又有

陰雨以膏之。四方之國既已莫不有王。而
愛其民矣。又有郇伯以勞之焉。得不令我
寤嘆。而念
西周哉。
共詩七首

幽
幽本戎狄地名。在岢嵐州岐山之北。原
隰之野。即今邠州扶風之間。初虞夏之時
棄爲后稷。而封于郇。即京兆武功縣地也。
及夏之衰。棄子不窋失其官。竄于戎狄之
間。生鞠陶。鞠陶生公劉。能修復后稷之業。
勤儉愛食。雖之國于曲。是爲曲國。十
世而太王徙居岐陽。至于文武遂有天下。
世守后稷公劉之教。不失其德焉。武王崩
成王幼。未知家傳之本。王業起于艱難。周
公攝政。遭變東征。將恐不返。而作曲風以
陳之。爲曲風其餘或周公所作。或爲周公
而作。俱以附焉。曲商之侯國。一國之事。係
詩經疏畧 國風

懷舊俗者。亦風之變也。故孔子刪定。厥國
末風之

七月 八章 七章章十一句 一章十二句

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
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遺變通流言之變。公將來
征恐不返。故陳王業于王。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騶發。二之日栗
烈。無衣無褐。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
日舉趾。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

必齊音

七月。斗柄建申之月。夏七月也。流下也。火
大火心星也。六月昏火星中。七月則西流
而大暑退。授衣授冬衣也。一之日十一月
陽之月也。二之日十二月。二陽之月也。
騶發風寒也。栗烈氣寒也。褐毛布也。卒終
也。三之日正月。四之日二月。三陽四陽之
月也。于耜言修耒耜也。舉趾舉足而耕也。
饁饋食也。南畝畝多在東南。田畯雅曰
農夫也。此周公托于南人之辭。所以見
念時序之迅速。豫備之宜。勤日流火。已
西雖當此盛暑。轉盼九月。即授衣之時矣。
終歲可。不于此時早爲備乎。因又念日衣
事方畢。食事又興。轉盼而于耜舉趾矣。
少壯者耕于田。我則同我婦子。饁食南畝。
詩經疏畧 國風

農人無不至而喜也。此小人之衣食之謀。實
王業之本。而觀星候氣先時記勸。又皆先
起而成此俗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

執懿筐。遵彼微行。采芣苢。求之無所得。

采芣苢。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載則也。陽日和暖也。倉庚黃鸝也。鳴則爲
驚之候。懿筐小筐也。遵循也。微行牆下徑
也。采芣苢。採桑也。始生少而弱。故止用小
器。順牆下以采。採桑耳。遲遲日長而喧也。
芣苢白蒿也。蓋春晴無雨。則生未齊。以此氣
重之。和邪徐行也。傷悲感。殆事艱難也。殆
冀望之辭。及與也。公子君之女子也。稱于
女者。謂公之姊也。稱于男者。謂公之男也。

爾人又曰觀七月之流火即慮九月之授衣而衣又不自七月始也當春日舍庚鳴時女則執懿筐循微行爰求桑矣又蠶出不齊于春日遲遲之下采桑神神然女心則傷悲而曰我焉得與公之子同歸於安享也其備之豫事之苦也如此又足見先王風化之勤矣

七月流火八月萑完音葦葦音蠶月條桑取彼斧

斯音以伐遠揚倚伊音彼女桑七月鳴鵲音八

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

在亂也似葦而小葦葦也豫取萑葦以為曲薄川委蠶也蠶月蠶盛之月條桑伐其條而采之令過歲再發新條斯方登也還揚技遠出揚起者以斧斯伐之即條桑也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三

角而束之曰倚女桑少枝也新少之枝不可條伐束而取其葉也鵲百勞也鵲鳴則績織之候績織也我女子自謂也玄黑而有赤也朱赤色也陽明也皆織成而染之色此皆女功也公子公之女子也幽人又曰授衣不但自春徂秋之事又有隔歲之謀焉七月而觀流火八月而畜萑葦今秋已為過年蠶月豫計矣及蠶月條桑之時則取斧斯以伐遠揚倚女桑桑蠶甫畢又復七月間鵲鳴矣又復八月則載績矣既績而染則又或玄則又或黃矣女則曰我偏致功于朱使甚鮮明以供公子衣裳也此幽俗之勤劬于授衣者又如此而衣裳復以其美者供之上其風化之感人又如此愚謂周公作詩時蓋當七月故皆起以七月云

四月秀萼音五月鳴鵲音八月其穫音十月

隕音二之日其同載音繼武功言私其穠音宗獻猗音于公

四月六陽之月陽老也草不榮而實曰秀萼草名秀萼草之陽生者感陽極而老也

五月一陰之月蜩蟬也感一陰而生故鳴在腹下十月六陰之月陰老也墜落也

也謂草木感老陰盡墜落也于往也貉狐狸三獸名此皆男子之事也公子公之男

子也同謂作也謂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續繼功事也謂年年相繼習之不

武備也私自有之也豕一歲曰豕三歲曰豕豕人又曰天地生育無幾轉瞬即失之

四月秀萼陽已老矣五月鳴鵲一陰生矣凡物之陽生者當成熟而陰生者當耕種

詩經疏畧

國風

邶

卷三

于此時為勤勞也至于八月其即穫之始也至于十月萬物之生氣已盡至于十一月農已暇而又有事焉公侯之子不勝所寒則往取貉與狐狸皮為公子裘也十二月則又有事焉續習武功即以獵獸言私其小者而獻其大于公焉其慎天時盡人力急公緩私又如此無非先王教之所化也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音雞振羽七月在野

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

起弓室熏鼠塞向墮戶嗟嗟婦子曰為收歲

入此室處音

斯螽莎雞蟋蟀一物也隨時變化而異其名善鳴之蟲動股始躍而鳴也振羽始飛

而鳴也伯宇鳴簷下也星台則在野寒則依人穹室中孔穴也室塞也重泉先空其八也向北歸也墜塗也底八華戶冬則泥塗之改歲者則以十一月八日歲首故十月早除其室將以避寒也幽八又曰天地氣微之清物先得之故一物也每月一變先微而不勝野漸乃入我牀下何也彼小物先人密其隙塞向以當北風墜戶以禦寒氣焉于是嗟我婦子而語之曰歲將改矣將入此室而處也其威小物而識時氣治居處如此亦先王之教所化而然也

六月食音鬱鬱及蕸音郁七月亨音烹葵及菽八月

剝棗十月穫稻爲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

瓜音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音苴采荼薪樗食

詩經疏畧音畧國風

我農夫

鬱李屬莫實莫也葵菜名菽豆也剝擊也春酒東膠也漬稻米和麴藥以釀之介善也酒以導和則善也眉壽年高者修眉毫也斷切壺也叔拾也苴麻子也可以漬和茶苦菜也苴食最美新樗樗惡木也爲薪也爾人又曰先有所勤則後有所養自五月以前不失耕種子是六月以後按時告有所食至九月十月稻乃早晚盡穫矣尤可爲此春酒善我高年焉又惟七月以後物成最繁瓜類尤多八月有瓠九月有苴有荼而薪又有樗可以食我農夫而無匱矣其物備其時不匱其老壯皆不失養如此又皆先王之教所化而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音平稷音禾

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畫而于茅宵而索綯音陶亟音棘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築場圃築圃爲場也場圃同地春耕治以種菜茹至秋成熟則堅築爲場以登禾稼禾黍稷稻粱之總名種類甚多不在野曰稼後熟曰重先熟曰稷或麻名也麥者幽時晚地寒麥亦秋登也既盡同聚也上入都邑也宮宅之在邑者秋冬居之功事也此即前入此室處之室但彼言除飭之此言修葺之也宵夜也索綯絞爲繩也乘升升屋言成也播種也爾人又曰有種則有收慎終所以成始九月某熟即宜築圃爲場十月可以盡納禾稼然汲汲爲此者豈以爲暇乎嗟我農夫烏有暇也詩經疏畧音畧國風

二之曰鑿冰冲冲三之曰納于凌陰四之曰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十月滌場朋

酒斯饗日殺羔羊躋音賁彼公堂稱彼兕觥音黃切萬壽無疆

十二月水將泮則取水于山川冲冲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冰亦曰凌其室則向北陰也冰以洩暑節陽氣故藏之備喪祭養老疾病之用羔陽性熱韭菜名亦陽也古

者仲春獻羔開冰先薦寢廟有羔有韭則
陽已盛早獻祭而開之備不時之須故曰
其盥霜氣肅而霜降也滌場農事畢除
掃場地也兩樽曰朋饗蜡祭而共飲酒也
躋升稱舉也公堂君之堂也兕觥角爵也
幽人又曰我幽地寒禦冬之計固極詳備
矣然調暑亦有豫焉十二月則鑿冰正月
則藏之二月早開之獻羔祭韭以薦神無
愆于陽之患焉又我幽謀家計足之勤固
無暇暑然而非不樂也九月肅霜已有空
隙十月滌場農政已畢物既裕而酒已熱
則兩樽並酌大蜡而樂饗焉于是我幽人
又念衣食之有源勤劬之有本皆人君之
教化也則相告曰其殺羔羊升君之堂舉
爵而祝焉則曰願我君萬壽無窮焉此于
未又言其不急之須于冰及歲晚之樂感
上之情如此則先王之教化固又無所不
至而君民一體之義又極其相切此所以
詩經疏畧 國風

鴉鴉 四章章五句

鴉鴉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
乃為詩以遺王名之曰鴉鴉

救亂者三監以殷叛稱兵作亂周公平
之也亂雖平成王猶未知周公之志無
他故居東未歸時王詩以開之書金
縢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
國曰周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
公曰我之弗辟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
東二年罪人斯得後公乃為詩貽王名
之曰鴉鴉微子之命曰周公乃致辟管
叔于殷囚蔡叔于郭鄰降霍叔于厥人
三年不齒即此事也按汲冢周書亦同

辟法也以法
正其罪曰辟

鴉鴉 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

斯勤斯鬻子之閔斯 音

鴉鴉惡鳥也攫食鳥子以比管叔武庚等
也既取既欲取也無毀寧無毀也室巢也
喻管蔡意欲取成王必先作亂端以殘毀
我國家也恩愛也喻篤愛成王勤勞也喻
勤勞救亂以固王室鬻鴉鴉也閔惻也此章
言誅管蔡之事託鳥言曰鴉鴉鴉鴉既欲
取我子寧不毀我室豈知我之恩愛其子
如此勤苦以固其室如此養子之可閔如
此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女

詩經疏畧 國風
汝下民或敢侮予

迨及徹取也桑土桑根也綢繆纏綿也此
章言居東未歸修政以固國勢修德以結
民心之意又託鳥言曰鴉鴉之害免矣更
不可不為後慮也及天之未陰雨取彼桑
土經固牖戶以預防惡鳥之患雖然患不
止惡鳥也今女下民或有敢侮予者豈屬
戶之固所能禦哉以比武庚之亂雖平豈
無再有似武庚者不可無備也然即皆可
平而下民有變則不可為矣所宜居
東預修德政以一人心而固國本也

予手拮据予所將切 茶子所蓄租予

口卒瘁 音 曰予未有室家

右手虞置曰拮左手拘執曰据將取也茶
崔蒞之秀穗也蓄積租禾瘁病也將蓄皆

口取故曰口瘡此章述居東勤勞之苦心
又託鳥言曰子手則不停而常拮据口則
將茶蓄租而至于病豈好爲
此哉曰子未能有此室家耳

子羽譙譙音焦子尾脩脩音消子室翹翹風雨所

漂搖音維音曉曉呼堯切

羽尾此兄弟譙譙殺也脩脩飲也此誅管
蔡子室此國家翹翹危也漂雨驟搖風急
也此流言此章言兄弟傷而流言未白又
託鳥言曰子羽尾既已殺敵家室既已危
難而風雨今猶未息子惟有哀聲
不已耳此周公之志亦大可見矣

東山 四章章十二句

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

詩經疏畧 國風

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

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

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

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

忘其死其惟東山乎

勞歸士所以慰勞之也從征大夫美其
事可傳而作是詩一章以下六十一字
孔子之文也按周公居東二年罪人斯
誅及歸則已首尾三年其如是久者流
言之意未釋于成王無徑歸之義况誅
罪之後其撫育教化于殷土者正須遲
遲亦非無事於東也鳴鴉篇已見
之矣至此成王已既迎周公焉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我

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音杭枚音枚

蜎蜎音捐者蠋音蜀丞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

下

我公自謂也徂往也東山山之東殷地也
惓惓也若不歸爲意而遲士卒之歸者
此實公之苦心未可與士卒道也自東起
行也零落也濛濛雨貌言我既遲汝之歸
今歸又白遇雨我雖在東言及于歸我心
已嚮西而悲矣彼指士卒也制裳衣教之
束裝也士事也行陳也枚如箸軍行銜枚
肅進蜎蜎動貌蠋桑上蠶蟲也丞衆也敦
安宿臥也此時軍事已完而歸不用前日
之銜枚道途之中任其各自遊行或有如

詩經疏畧 國風
蜎蜎之蠋丞然在桑野之間以相閒適者
或有安而不動獨自宿于車下者此言其
事完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

羸力果切之實亦施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音音

在戶町音頂唾音他短鹿場熠音耀宵行不可

畏也伊可懷也

果羸梧棲也施延也其物蔓生延上無人
修除則施于屋宇故又名懸樓天瓜伊威
蟲名羸婦也至無人掃則有之蠨蛸小蜘蛛
蛛也戶無人出入則結網當之町唾塵旁
吐蟻無人耕治則爲麋鹿之場也熠燿螢
光也宵夜也村院無人草茂則螢火生而

夜脫有光也。謂爾士卒既還歸。歸又苦雨。出不感念爾宇。爾室爾戶。爾町。無人居。處修治。必是極其荒涼。豈不可畏也。哉。伊且可懷念矣。此言其思然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鶴

鳴于垤。婦嘆于室。灑掃穹窒。我征聿至。

有敦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鶴鳥名。垤蟻塚也。鶴似鶴而大。黑頭白衣。鳴于垤間者。則雨徵也。故婦感風雨而思夫。嘆于室者。將至矣。安而不動。曰敦瓜苦。瓜有安然在栗上者。婦見之。又如見其夫。同衆人之苦于東。敦然而不得歸也。于是嘆之曰。自我不見。爾于今三年矣。此言詩經疏畧。國風。邶。東山。三年矣。此言

士卒之室。家相望也。

我徂東山。惓惓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熠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親結其纁。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倉庚飛。婚姻之時也。熠熠羽鮮明也。之子女也。黃白曰皇。駁白曰駁。親女母也。結婦人之禮。母戒女而為之。施衿結帨也。儀。婦之禮文。九其儀。十其儀。言多也。此東歸在早春。士卒未有室家者。及至家。則倉庚飛而明其羽矣。之子。婚嫁其馬。皇駁矣。親為女結纁而戒以順其丈夫矣。婦至而見舅姑。事丈夫之文。又不啻其多矣。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婚相見之歡。當如何也。此樂男女之得及時也。

破斧 二章章六句

破斧。美周公也。周大以惡四國焉。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

我人斯。亦孔之將。

斧斨皆非兵器。軍中樵採雜用之物。三年之久。故破缺也。四國。按書大誥序云。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又逸周書。謂殷東徐奄。及熊盈。以叛。蓋四國。殷淮夷。徐戎奄也。皇。匡也。管蔡倡亂。流言。四國之人。幾昧于正。周公則從而大正之也。哀矜之也。我人。四國之人也。斯。語。斨。孔。甚。將。順也。大夫謂彼西國之可惡。周公不即加之誅。務明其罪。使之自伏。所以曠日遲久。至于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焉。是周公之東征。固非徒用兵也。四國是正而已。哀我人斯。其亦甚順矣。

詩經疏畧。國風。邶。破斧。三年矣。此言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錡。釜屬。造飲食之器。吪。化也。久于其國。將浸漬而使之化也。嘉善也。大夫又謂曠日遲久。至于既破我斧。又缺我斨。焉。是周公之東征。又豈但正之而已。且從容以俟其自化也。哀我人斯。亦甚善矣。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周公東征。四國是道。

在道。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休。未詳。亦日用之器。道。固也。化者。化于善。固則可以永安矣。休。美也。大夫又謂曠日

遲久至于既破我斧又缺我鉞焉是周公又豈弟化之手既化而又圖其永固也哀我人斯亦甚美矣

伐柯 二章章四句

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周公既黜殷亂居東以俟成王之迎而後可以返不迎終不可以歸也此周公之德也在朝諸臣不知此義故不能居成王而達周公之情刺其不知正所以美公德也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何匪媒不得

詩經疏畧

國風

山

五

柯斧柄也克能也媒通二姓之言者也伐柯必以斧取妻必用媒所以通問隔而使之合一者言君臣有兩相間亦必有人以通其情在朝諸臣就有不素服公者但此間義理亦必智者而後能知之然後可以言言切中款款難當時太公召公恐有此德無此知也故不日不賢而日不知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親之子籩豆有踐賤

則法則也親見也之子周公也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踐行別也言欲得柯之則者即在我手中之何足矣欲見周公者陳籩豆有行有列以禮迎之而已此在我之則也我若爲周公流言未釋何以冒冒誣陷非成王具禮迎致自沐可歸也朝臣

設身處地以自揣則得所以見周公矣一章言其不能調和二章言其當以禮迎也

九罭 四章章三句

九罭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是時朝臣見公事完不歸皆有殷望之意而不知所以焉故大夫諷之即所以美周公也

九罭之魚鱗鱗我親之子裘衣繡裳

詩經疏畧

國風

山

五

周公之歸也蓋誅罪定亂周公之分也飢既定而疑未釋王不迎則周公無復爵之義此服已不服矣是存乎成王之與之耳是存乎大臣之所以輔佐成王者智不智耳智之於人大矣哉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

音信處

鴻雁遵渚渚小洲也雁春秋南過而不居故名賓鴻其在渚亦循此而過不久處也女指朝廷也再宿曰信言朝廷若終不以爵服迎致周公公終不可歸公歸將于何所自處乎他日亦惟情不可絕暫來暫去如鴻飛之遵渚然不過于女朝廷宿信宿之暫而已此可見公之德美矣若果如此朝廷之不知甚矣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高平曰陸鴻不居之鳥于陸亦循之不以
居也。不復不復為上公攝政也。朝廷不以
禮迎周公。周公雖與日有歸之時。亦不復
攝政也。亦如鴻之干陸。于女信宿而已。周
公終與王絕。非情也。故必言歸信宿。而
去。又以義自斷。二章具見聖人之德焉。
是以有衰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
今。

此總前意而言。公既不以禮不歸。是以惟
須有衰衣焉。無以我公之歸為意。使以
心悲也。言公所重者禮義。有禮公自歸。無
則徒望公歸。不能也。問成王之禮。意如何。
有二心焉。一似思周公而望其歸。信之
素也。又有所疑而聽之。或于流言也。此即
周公所宜避也。問終不迎。奈何。曰。歸其土
卒。行教化于東國。侯成王終不為意。退山
詩經疏畧 國風

林可也。問何不避于未征之前。曰。亂誰定
乎。聖人器度自遠。徐徐而去。不悻悻而逃
已方攝政。王室有難。未可委之他人。况此
行尚有許多教化。仁政施于東國。而即借
以避焉。耳。雖姜召不能代焉。問請之成王
乎。曰。中外事皆已。由已特告之耳。問成王
不欲奈何。曰。未便如此悻悻。况君疑于臣
而。去其側。正所欲也。君子不知周公之行
觀。賜賜伐何。九武狼跋。四詩詞氣。亦可知
其從容。而不必避之于前矣。今證之尚書
大誥。及汲冢周書。皆可也。詩書皆無此說
迎而後東征。其說非與。曰。詩書皆無此說
如求可。驗即信詩為經。可也。况此時無東
都亦未封魯。皆儒者臆語。曲說耳。如今且
宜即詩書以信其事。且宜即古序
以求詩書不宜即棄置以行我意。
狼跋 二章章四句

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
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知如
狼跋其胡。載疇致其尾。公孫遜碩膚。赤舄音

几几。

跋。履也。胡。領下懸肉也。載。則疇。疇。老狼
有胡。進恐。履其胡。退則貽其尾。孫。碩。碩。大
膚。美也。周公相成王。攝政。其公忠。乃千古
無兩者。所謂大美也。乃四國流言。以美其
美。王復不知其美。公不以為與。即讓美而
不居焉。為履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
重貌。人遭變故。則舉趾失常。不啻狼之力
畏前而復貽其後也。公即讓大美而不居
故。常見其赤舄之几几。
安重而不失常度焉。

詩經疏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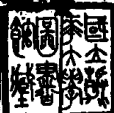
國風

狼疇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狼。退恐。疇。其尾。則又已進。跋。其胡。矣。德音
有德之言。語也。疇。病也。人遭變失。常。又
畜其狼之言。語也。疇。病也。人遭變失。常。又
美。終可讓而不居。故又見其德音不瑕。辭
氣如常。而無稍疵。語之間。見其氣象。而
几几。不瑕。衣。服。言。語。之。間。見。其。氣。象。而
實。德。在。於。孫。碩。膚。三。字。人。之。忌。我。者。何。事。
即。不。敢。居。其。事。德。亦。可。讓。功。亦。可。讓。位。亦
可。讓。全。無。與。人。爭。之。心。其。心。如。此。其。事。却
有。不。便。即。卸。於。人。者。只。得。且。暫。調。停。耳。得
失。之。意。并。不。磨。懷。安。得。衣。履。言。談。不。如。其
常。度。乎。觀。其。祖。東。則。陳。幽。詩。如。常。於。叛。人
則。往。征。如。常。罪。人。未。得。不。置。一。言。及。得。乃
貽。鳴。鶴。以。述。其。情。亦。猶。常。焉。成。王。不。迎。即
將。終。身。於。東。仍。猶。常。焉。迎。之。輒。返。終。如。常
焉。此。無。他。爭。則。孫。之。不。爭。則。居。之。而。已。故

不失聖也。若今儒者之說周
公也。豈不悖悖失其聖哉。

詩經疏畧卷第四終



小雅 卷第五

張沐疏畧

二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也。或曰國史作也。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按大小者。天地陰陽之義也。陽大陰小。大者倡。小者從。大者為道德。小者為事功。要之原其事之先倡。本于道德。為大政。故正小雅多武王之詩。正大雅多文王之詩。小雅言事功。大雅明道德。變小雅多刺幽王之詩。變大雅多刺厲王之詩。厲王之詩。屬倡先。幽王之詩。屬繼後。為事功之廢興。倡先者為道德之廢興。隨後者為事功之廢興。明此則大小政居然分矣。雖然小雅亦有文王之詩。則服事殷不為大政矣。大雅間有武王之詩。則繼文繼伐。猶非武王之詩也。此所謂雅詩經疏畧。小雅。鹿鳴。什。頌各得其所。皆孔子反魯序詩之功也。

鹿鳴之什

五人為伍。十人為什。部別聚居之名。所以約理其衆也。不足于什者。包其虛。有餘于什者。收其餘。分部以便觀覽。

鹿鳴 三章章八句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

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杭音

呦呦相和之聲鹿群和之物華青白色蕭也嘉賓即羣臣以燕故稱嘉賓鼓瑟吹笙燕樂也簧笙中簧也吹則自鼓之承奉也筐盛幣帛之器將行也好愛也周行大道也物情相與羣和則呦呦然相呼而共食野之草焉我聚會嘉賓而飲食之可不鼓瑟吹笙以和之乎既吹笙而鼓簧矣又奉幣帛以行其厚意如是相和無間嘉賓未有不愛好我者既好我自不容不告我以大道而盡乃心矣君臣之分王于嚴敬羣臣雖平時有所獻納必有不能盡其心之欲言者故先王制為燕飲之禮待之以賓客專主和樂以通勢分之隔絕庶乎得聞忠告而大道不替矣故曰鹿鳴廢則和矣樂缺矣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卷三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

民不忮

他影切

君子是則是傲

胡教切

我有旨酒

嘉賓式燕以敖

蒿藜也即青蒿德音即賓所告有德之言語也孔甚昭明也視與示同悅愉也倫薄之義則傲皆法也式用燕樂敖游也物情相和以共食野蒿我有嘉賓而飲食和樂之則示者于是有孔昭之德音矣我以此德音示我小民可以不忮示我君子可以欲飯去而曰我尚有旨酒可留嘉賓用以燕樂且敖游焉而益得盡其心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音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

鼓瑟鼓琴和樂且湛

音耽

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音洛

琴草名湛樂也燕安也此既盡所言之後恐嘉賓之心或有所勞而不安或有所感而不快故又鼓琴瑟為樂湛將旨酒將以安樂其心焉蓋使嘉賓知我虛心受善而猶有餘樂雖盡言而不悔故尤為得盡其心也

四牡

五章章五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疑則說矣

使臣歸而燕饗以慰勞之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卷三

四牡駢駢

非音

周道倭於危切遲豈不懷歸王事

靡盬

音古

我心傷悲

駢駢行不止貌周道大路也倭遲歷遠之貌盬不堅固也託為使臣自言曰我四牡行行不止道路極其歷遠既至于彼豈不思歸特以王事不可以不堅固我心徒為之傷悲而已此使臣勞于王事之心而王者念之也

四牡駢駢嘒嘒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

盬不遑啟處

嘒嘒喘息之貌曰馬黑鬣曰駟馬之壯者也遑暇也啟曉也古謂坐曰跪處居也又曰我駕四牡而遠去雖駟馬之壯亦嘒嘒而喘息焉既至于彼豈不懷歸而王事不

可以不堅固。我且不暇敢處焉。而歸思亦為之奪矣。此使臣之身勞于王事。而王者念之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王事靡

盬。不遑將父。

翩翩飛貌。騅夫不也。即今之鴉鳩。將養也。又曰。彼翩翩者騅。則或飛或下。而集于所安之處。我勞苦于外。為王事之不可不堅固。則不遑養其父焉。此使臣之私其父而王者念之也。

翩翩者騅。載飛載止。集于苞杞。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卷四

杞。杞也。又曰。騅則見其飛。又見其止。而集于所安之處。我則以王事不可不堅固。而又不暇養母焉。此使臣之私其母而王者又念之也。

駕彼四騅。載驟駸駸。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諭。

驟疾也。駸駸貌。諭告也。又曰。我今王事既固。而歸駸駸疾行。豈不懷歸。歸而作此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于君也。此使臣歸來之情。存于中。而不得告于君者。則代為作歌。又不啻其告之矣。夫使臣役于四方。職分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恐憊憊也。為之探其情。勞而詠歌之。以慰其情。君臣之道然也。故曰。四牡騤。則君臣缺矣。

皇皇者華

五章章四句

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送之以禮樂者。有燕饗之禮。樂以送之也。奉使遠行之臣。亦遠而有光華矣。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皇皇大也。華光華也。大君以禮樂送使臣。則其榮耀亦大矣。廣平曰原。下濕曰隰。駉駉衆行之貌。征夫。送之僕夫也。靡及不及也。其遣之之詞曰。使臣出使于外。有皇皇之光華。于彼原隰矣。人皆欽之。為大君之所寵榮也。駉駉然相迎相送之征夫。每懷不及之恐。其敬畏如此。豈非原隰之間。有光華乎。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卷四

駒馬之嫩而壯者。良選也。如濡鮮澤也。周徧爰于也。咨訪也。左傳訪問于善為咨。咨事為諏。又詠之曰。我皇華之使臣。馬且維駒。而樂且如濡。何以稱此。職乎。則馳則驅之時。于所至之地。周徧訪問。善道而諏其事。則亦可矣。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駒亦良選也。如絲調柔也。左傳咨難為謀。計畫其事之所難也。又詠之曰。我皇華之使臣。馬又維駒。而樂又如絲。又何以稱此。職乎。徧為訪而謀焉。凡事之難為者。得計慮務得其理可矣。

我馬維駉。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駉亦良選也。沃若柔澤也。左傳咨禮為度。又詠之曰。我皇華之使臣。馬又維駉。而樂

又沃若又何以稱此取乎。編訪
制度事期當于禮法則可矣。

我馬維駒因音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陰白雜毛曰駒亦良送也均整齊也左傳
春親爲詢如弗詢之謀詢于人虞易莫之
詢言所取所謀所度又不可自以爲是必
更加詢問于親信之人以審其得失則無
有不稱此取者矣此先王遣臣而告之以
盡忠信之道甚詳盡也故曰望華靡則忠
信缺矣。

常棣人章立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

焉。

詩經疏畧小雅

鹿鳴什

卷

此召穆公所作也左傳僖二十四年周
富辰謂召穆公思周德不類合宗族于
成周而作詩閔追閔也明文既有可考
儒者定謂周公自作亦拘矣總之曰國
史所作
可耳

常棣之華鄂五各不音韡韡凡今之人莫如

兄弟韓音

常棣棣也孔氏曰此與唐棣異木故爾雅
別釋朱註曰子似櫻桃承花者爲鄂不同
附附鄂足也詩疏花下有萼萼下有跗韓
韡韡壯也華與鄂相同生一氣故相賴而
有此韓韡之盛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誰是
與我同生一本如兄弟者乎以此句爲主
下文皆本
此爲言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哀薄侯矣兄弟求

矣威猶凶也哀聚也相聚于原隰則亂離之
項也兄弟惟一本同生故有死喪之凶惟
兄弟甚懷之離散之際聚于原野則亦惟
兄弟之是求猶華之依鄂存亡相關焉得
不惟兄弟
之懷求乎

脊音令音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况也永

歎脊令雖渠也飛則鳴行則搖首尾相求應
常有急難之情原野也急難急救其患難
其患難之相急似脊令之在原首尾幾幾
相與求應其他非一本同氣之人自不相
切即有善友則于我此難亦長歎而已未
必急我
之難也

兄弟閔許歷于墻外禦其務音每有良朋丞

也無戎

閔恨也墻言門內也禦禁務侮也丞好也
戎助也兄弟雖內關限而有外侮則共相
禦之良朋雖甚好而于外
侮則無相助非一本故也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

事已曰平安樂曰安久安曰寧友生友人
也急難如此其相關及時平則相責相怨
反不如友生之相善矣時平患難
不切身物微所蔽而天性不見也

飲爾邊豆飲酒之飲於慮兄弟既具和樂且

饋陳飲私也具俱也孺愛慕之誠急難則一本相開之情見時平情無由見而反疎之是故不可不于平時急效一本之情陳爾邊豆燕飲常盡其私情于兄弟焉如是兄弟既時常相聚則其情意自日相和樂而且孺矣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好愛也合志意同也瑟琴之絃調和如出于一夫婦好合似之翕合也湛同耽樂之甚也言人于妻子之好合不啻瑟琴之調矣若能邊豆燕飲兄弟既翕而無戾則妻子之和樂不且因之益樂乎不然兄弟不翕徒私于妻子則亦不能樂耳前與朋友詩經疏畧小雅鹿鳴什

宜爾室家樂爾妻孥音是究是圖宜切但然乎

室家一門之內也孥子究窮圖謀宜信也言兄弟而誠既翕矣爾之室家自無不宜妻孥自無不樂此理又必實以究之此事又必實以圖之然後能信其然也否則泛泛而聞是言未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

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朋友道德相資者也親親同姓之友友賢異姓之友故舊不遺則推廣其類無不在我親睦友賢之中

伐木丁丁音鳥鳴嚶嚶音出自幽谷遷于喬

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去彼鳥矣猶求友

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伐木取材以自資喻人取友以自成也丁伐木聲嚶嚶鳥鳴和聲爾雅丁丁嚶嚶相切直也幽深喬高也友聲同聲也相矧况終決辭也彼伐木之聲丁丁然若相切直其取材以自資也而鳥鳴亦嚶嚶相切直故相呼相喚而出幽谷遷喬焉蓋詩經疏畧小雅鹿鳴什

彼嚶然其鳴者求其同聲也故在幽谷者聞同聲之相求則自出而遷之矣相彼鳥之無知猶求友聲而遷喬况此人之有知獨不求友生以相資為善乎故人有同聲相求者鬼神聽之亦終為之和平而不怨也求友之聲符于神聽則又奚往而不善乎此所謂自天子至庶人

伐木許許呼古醴酒有萇音既有肥羜音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音於音祭灋音埴

蘇報陳饋八簋音醴既有肥壯以速諸舅寧適切

不來微我有咎

許許衆舉大木之聲喻取友于尊親者也醴酒沖酒也或以篚以草涉之去其糟也

奠美也。斧未成羊也。速召也。諸父同姓之尊者也。寧若適固微無顧眷念也。於歎辭榮鮮潔貌。陳設饋食也。入簋入器之盛。盛設也。牡牲。其聲許許可聽。人之求于尊者。伐大木者。其聲許許可聽。人之求于尊以速諸父而篤情焉。若有固不肯來者。無亦我眷念之有疎乎。又復灑掃庭室。陳入簋肥牡以速諸舅而篤情焉。若有固不肯來。無亦我之有過乎。此親親以睦尊賢不棄皆相須有成之類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邊豆有踐。兄弟無遠。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酒湑我。無酒酤

我。坎坎鼓我。蹲蹲舞我。迨我暇矣。飲此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卷五

滑矣。

阪地曰阪。不平而寬衍之處也。伐木于此。喻取友于一。切故舊不齊之等。而廣納之也。猶廣設也。陳列也。兄弟等儕者之稱也。無遠不相疎也。乾餱。蓄聚之食物也。愆過。清亦沛也。酤。買也。坎坎。鼓聲。蹲蹲。舞貌。迨及也。彼伐木于阪。則所取者廣矣。故舊皆不遺也。彼伐木于阪。則所取者廣矣。故舊陳。凡我兄弟之儕。無有不廣乎。故舊酒民之失德。非必大故。正由此乾餱不以共故舊。而獲情意疎遠之過。愆故有酒我。舞之。及我之有暇。即與我之躡躡然。我必盡有相資之益。而其益已多矣。

天保 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

其賢而頌歸其美于上。故曰報上。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

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保安也。爾指君也。固。堅。俾。使。單。盡也。福者。百順之名。除。開也。益。助。庶。衆也。言天之安定爾者。亦其堅固矣。天使爾福。盡仁厚之心。則何福不于此開。此保定之固也。又使爾多有臣下之助。其以爲仁厚者。又莫不衆焉。此又其安定之固也。

天保定爾。俾爾遐福。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卷五

降爾遐福。惟日不足。

微福。穀善。罄。盡也。祿。福也。降。下。遐。遠也。言天之安定爾者。既單厚多益。則是使爾福者在善。善則盡無一事之不宜。自受天之百祿焉。如是不但一時受祿。且將降爾遐遠之福。維日不足焉。則善無盡。福亦無盡矣。

天保定爾。以莫不與。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

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典。盛也。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山脊曰岡。大岡曰陵。川之方至。水縱長之時也。言天之安定爾者。既穀善宜。是以國家莫不興盛。其積累如山。而敦安如阜。其加高如岡。而加厚如陵焉。又既維日不足。是以國家典盛無有窮也。如川之方長。莫不日增。

吉燭音切為饌人志是用孝享禴祠音烝嘗于

公先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吉善也言誠日擇士之善燭明也言齊戒
滌濯之潔饌酒食也享獻也宗廟之祭春
日禴夏日禘秋日常冬曰烝公先公也謂
后稷以下先王太王以下也君者又先公
先王之通稱卜子也上三章美其為天所
保定也此又美其感鬼神也人君敬鬼神
擇吉日吉人齊戒滌濯為酒食以享祀先
祖先祖之靈感其盛德必加護祐曰子爾
無疆之壽也

神之弔音矣詒音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聖

食羣黎百姓徧為爾德

乎至也格也詒遺也質實也羣衆黎民猶
言蒼生黔首之義徧為爾德感其恩而德
之也言神既降格遺爾多福而民之質實
亦被人君之德惟日用飲食而已他無所
事也于是羣黎百姓莫不尊親徧為爾德焉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

如松柏之茂無不爾或承

恒弦升出也月上弦則進而益盈日始出
則進而益明羣廟也承繼也其臣于是又
祝願之曰吾君其如月恒日升而進益盛
如南山之壽不可虧壞如松柏之茂舊葉
未落而新葉已生子孫興盛相繼無不
爾或承焉故曰天保厥則福祿缺矣

采薇六章章八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

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

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

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勞勤也慰其勞曰勞去聲如此詩
者豈必文王自作亦國史述其辭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

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遑啟居玁狁之

故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聖

薇菜作起也薇采之則作喻戍役命之則
起也曰歸者與家人訂歸期也莫晚也靡
無也薇狁北狄也遑暇政晚也出戍之時
采薇以食因以此其不能不作而行也又
念其歸期當在歲莫也因又語家人凡此
所以使我舍其室家而不暇政居者非上
之人故為是以苦我也皆玁狁侵陵之故
不得已也託為所役者之自言以叙其悲
傷勤苦之情而諷以義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

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柔者薇之弱也比戍役中有弱者也烈烈
憂貌載則也饑渴道路之中飲食不時也
戍守聘問也我戍守之地尚未定于何處
亦無所使人歸問于家焉此從上靡室靡

家二語發其情為其中有弱者多畏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日歸日歸歲亦陽止王

事靡盬不遑啟處憂心孔疚我行不來

剛薇之強者比戎役有強壯者也陽十月也時純陰用事嫌于無陽故名陽月也處居孔甚疾病來歸也既計十月可歸又念王事靡盬不暇自計安處于是憂心甚病欲奮于敵愾不復來也此從上不遑啟居發其情為其中有剛強者多竭力致死而無還心其屬之以義又至矣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

切者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卷五

爾華盛貌常常棣也路戎車也君子謂將率也業業壯也定止居安捷勝也言士卒在路望戎路于常華之間日君子之車既駕四馬已業業壯往矣我小人豈敢定居偷安惟期速進成功庶幾一月而三捷焉此所以勸其行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

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不日戒獫狁孔

棘

騤騤置也所止曰依下隨上止曰腓腓足壯也人身止則腓亦不行矣蓋軍既為騤望車馬則知將帥所在而士卒從而止也翼翼行伍之貌弭弓稍之名以象骨飾之也服矢服也以魚皮為之戒驚備也棘急也言戍守之所將之所在士卒不可相失

車馬行列敬而整之弓矢器械一一修之士卒日相戒備日獫狁強猛其勢孔急忘備則有不虞焉此正戍守之事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哀 芳菲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心傷悲莫知我

楊柳蒲柳也依依柔謫貌霏霏雪甚貌遲遲路長遠也前言去路之饑渴此言歸途之饑渴哀傷悲聲也莫知我哀者思鄉念故之情或有鍾于二親或有篤于妻子兄弟各有傷悲難以相告者也古之戍役輪番相代此復托其歸時之語所以示其必歸不偏苦也春在冬歸本久而王者為之念其久則不久矣道路饑渴本苦而王者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卷五

為之念其苦則不苦矣室家之悲本人所莫知而王者為之道其莫知則已知之矣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然亦非王者意也事本有可閤則情有難已范氏曰於采薇見先王以人道使人後世則牛羊驅之而已

出車 六章章八句

出車勞還率也 帥同

我出我車于彼攸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

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維其棘矣

郊外日牧初出師陳車甲于此也自從所處謂命也僕夫御夫也載裝車也棘急也既申重其為王命遂急召僕夫裝載日王事多難邊事不可以不急也于將帥還時

而托其言以叙其自始之事所以慰勞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旒矣建彼旒矣彼

旒音餘旒斯胡不旆旆憂心悄悄七小僕夫况

幸音

郊在牧內蓋前軍已在牧而中軍猶在郊也

也旒旒曰旒旒注旒于旒干之首也鳥隼

武也師行之法四方之星各隨其方以爲

左右前後進退有度各司其局則士無失

伍離次矣旆旆垂委飄動之貌悄悄憂貌

况滋也旆旆也車旗盛陳將率觀此憂其

不能勝任而悄悄然僕夫亦益添其憔悴

也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

涕泣夫子之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皆

詩經疏畧小雅鹿鳴什

王命南仲往城千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

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獵狁于襄

王殷天子也南仲將帥也城者築城以爲

守衛方朔方也近獵狁之地彭彭衆盛貌

交龍爲族央央鮮明也赫赫威德顯盛也

襄除也言王命往城軍行在路之盛及至

其處覆中天子命惟城彼朔方而已不尚

畏伐于是德威之名顯盛于朔方而獵狁

侵陵之害除矣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

事多難不遑啟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華盛也塗陳釋而泥塗也簡書書功罪之

時已久所見不同而曰昔我往至此地黍

稷又復春秋之初也今我來至此地雨雪

塗豈不復春秋之初也今我來至此地雨

惡畏此簡書耳左傳管仲引諫桓公

曰畏此簡書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

嘒嘒草蟲趨趨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

見君子我心則降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西戎大戎也又爲昆夷方將帥歸未至而

室家感春物之情與君子之思曰彼嘒嘒

而相逐者草蟲也趨趨而走避者阜螽也

未見君子我心則降然今不歸者意者此

詩經疏畧小雅鹿鳴什

王代爲室家思君子之言以禮自防

之語慰之即思以美之情思曲至焉

春日遲遲卉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祁祁

執訊獲醜薄言還旋歸赫赫南仲獵狁于

夷遲遲日長也卉草也萋萋盛貌倉庚黃鸝

也喈喈相和聲也紫以生春祁祁女子徐

行貌此數者皆室家思征人之時也訊問

醜俘夷平也言君子適于此時而執訊獲

赫赫之南仲獵狁于平者也此先王不設

將帥之功力託言以表著之如

此故日出車廢則功力缺矣

杖杜四章章七句

杖杜勞還役也

有秋之杜有皖華板切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

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皖實貌杜之有實秋時也嗣續也我征夫自謂也陽十月也止語辭遑暇也方其往役也役者見秋杜而興思曰有秋之杜其實則堅固矣我不得歸也未幾而十月乃役者正與事戌守之日也女子在家則感陽月而心傷曰征夫此時正當與作其有暇時乎否也

有秋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

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美

萋萋葉長貌春時也卉木衆草木也春時役者又與思曰皖實之秋杜又生新葉矣王事猶未堅固我心爲之傷悲矣而卉木萋止女心應感時物而傷悲而曰征夫此時其來歸也大抵勞還帥與勞還役皆係秋征春歸也故兩歸皆卉木同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

車輶音四牡瘡瘡音征夫不遠

檀車堅車也輶輶輶貌瘡瘡罷貌役者又因登山采杞以望父母曰王事靡盬致憂傷我之父母父母此時想我之歸必曰時久檀車之堅者已敝四牡之壯者已罷諒征夫亦不遠也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爲恤下

筮借止會言近止征夫遑止

匪非載裝疾病也期逝所望之期皆過去也分外曰多恤憂也卜以龜筮以養借俱會同也又念父母必曰汝或卒不裝載而來亦不可知憂心至此則甚病矣每當來之期屢過不至焉得不多爲之憂于是央吉凶于鬼神乃卜與筮同言歸期近矣或者征夫真不遠矣此皆文王深體民情而委曲以慰之師衆雖勞豈怨乎故曰杖杜廢則師衆缺矣

魚麗 六章三章章三句三章章二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

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美

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禮者祭祀之禮禮莫重于祭也備者備廟祖廟祫祭之禮祭之禮制煩多故曰魚麗廢則法度缺矣治內言文治外言武逸樂者天地位萬物育王者亦有無事之樂也際此時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得則自思所以告神明備禮以致歡心而虔對越焉

魚麗 離于鬻音柳音鱮音鯿音沙音君子有酒旨且多

麗離也鬻曲梁也以曲薄爲之歸揚也今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頰骨正黃魚之大而能飛者鯿鮓也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又名吹沙君子王者也酒黍稷稻粱之所釀而又備鱮鱮水草火齊以成之者有酒則五穀豐登而諸物茂美可知矣旨多承酒

言也。有魚有酒。見萬物盛多。君子欲備禮以祀祖。豈不快所欲哉。

魚麗于鬻魴。禮音。君子有酒多且旨。

魴。二物又魚之美者。

魚麗于鬻鰕。音。鰕。君子有酒旨且有。

鰕。鮎也。今鰕額白魚。鮎鰕亦魚之美者。酒常有日。有時不有。不謂之有矣。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前止言魚酒。此言物者。推廣言之也。嘉美也。物不惟其多。惟其嘉。而今多且嘉焉。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偕。猶多也。物不惟其旨。惟其偕。而今旨且偕焉。

詩經疏畧

小雅

鹿鳴什

五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時者。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隨時而取之也。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偕。既嘉既偕。則又患其不時。而今有且時焉。古仁人孝子。交萬物有道。取有時。用有節。不侈言物用。而獨于備禮告神。則極樂其用物之盛。有如此也。

南陔之什

南陔之什。十二首。合前什共二十二首。皆爲小雅之正。

南陔詩闕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六月序云。南陔廢。則孝友缺矣。此必有極其懇諄之辭。惜乎其亡失也。毛氏曰。

有其義而無其辭。辭逸而序語得存。使人猶知此詩爲孝子相戒以養。此所謂

有其義也。亡其辭者。亡失其詩文也。後儒遂疑爲無辭之詩。特生歌耳。噫。亦惑矣。天下有無辭而有義者哉。既無辭。何以知其爲孝子相戒以養也。若無辭。則於六詩。止可別曰某爲高調。某爲平調。某爲樂音。某爲哀音。亦未可。卽曰南陔

戒養白華。潔白華。黍豐年宜。黍稷由庚萬物得道也。義于何而有定。取哉。雅者

正也。王政之所由廢興也。徒取聲調。何爲焉。先王所貴。樂者貴其志也。故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于是乃有樂焉。管以管其詩也。笙以笙其詩也。無辭

則先王賤之矣。此董氏纖曲之說。阿之非矣。

白華

詩經疏畧

小雅

南陔什

五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六月序云。白華廢。則廉耻缺矣。此必有立廉隅以不辱其親之辭。惜乎其亡失也。

華黍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六月序云。華黍廢。則蓄積缺矣。必有告戒于豐登節儉之辭。惜其亡也。鄭氏曰。此三詩。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遺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孔子之說同。

由庚關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六月序云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必有深明天地之理發揮生有之情惜其亡也毛氏以南陽白華華黍屬魚麗之後由庚崇丘由儀屬南山有臺之後為其義相屬也而鄭氏孔氏附之朱子取笙詩無詞之義酌以儀禮又為變動皆非古序之舊今一本六月序正之在此後儒謂詩序毛衛所作毛又謂序之不當而改竄六月之序何也按毛傳多不得序義益可証後人之論序為毛衛作者非也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詩經疏畧

小雅

南陽什

五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

與共也太平之君樂與賢人共治至誠實心也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音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樂聲去

嘉善也南江漢之間魚所產也烝衆也善魚之多也罩簾也編細竹為罩以捕魚罩罩取之不已也此與太平時賢人衆多君子取之不已也既得賢則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唯恐賢人之不樂焉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君子有酒嘉賓式燕

以行音

汕櫟也蓋左執網右捺水驅魚以入之汕汕然也太平賢人衆多君子於賢人則左右相求明其盡得無遺如之也衍樂也既得賢則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唯恐其樂之不衍焉

南有樛木甘瓠纍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瓠音

樛木下垂與君子屈尊下接賢人也甘瓠瓠之甘美者纍延施樛木而纏繫之以安與賢人之上與君處而相固結以安也綏安也故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綏惟恐賢人之不安矣

詩經疏畧

小雅

南陽什

五

翩翩者騅音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翩翩衆飛貌騅壹宿之鳥宿則羣翩翩翩齊集一處故其來烝然衆也與人君既樂與賢則賢人必且羣然相望而來也賢人既相望而來則君子有酒於是燕而又燕賢無窮其樂之衍之者亦與為無窮焉思語辭如是則賢者安于上天下得所矣故曰南有嘉魚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

崇丘關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六月序云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此必有萬物極其生遂之辭惜乎其亡失也

南山有臺 五章章六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

太平之基矣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

只君子萬壽無期

臺夫須也。即今莎草。根名香附。萊草名薑。皆山中廣有之物。比國家之有賢。亦如是也。君子王者也。基始也。期竟也。賢才之衆多如此。君子豈不樂乎。樂得賢人以立邦家之基矣。基既立。樂哉君子。萬壽可以無期矣。後章反覆咏歎。樂之至也。要皆基與壽之實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南陔什

五十五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

只君子萬壽無疆

桑楊充用之木。山亦多有之。比國家有賢才以濟用。亦如是也。賢才之濟用如是故樂哉君子。得賢以為邦家之光。邦家既光。樂哉君子。萬壽可以無疆矣。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

只君子德音不已

杞李可食之物。山亦多有之。比國有賢才以養人也。賢才之養人如是。故樂哉君子。得賢則我可以為民之父母矣。既為民之父母。樂哉君子。德音之稱。可以不已矣。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音紐樂只君子遐不作

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栲山栲也。有壽之木。杻櫨也。高茂之木。比賢者之道。皆壽茂之道也。眉壽秀眉也。賢人之道。壽茂如此。故樂哉君子。豈不眉壽乎。樂哉君子。既眉壽而德音于是益茂矣。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梗音庚樂只君子遐不作

考音荷樂只君子保艾爾後

栲枳栲也。多枝之木。梗鼠梓也。楸屬。根櫨繁多之木。比賢者之道。足以啟佑後人也。黃髮也。髮黃者多壽。耆老人面來黎色如浮垢也。保艾。艾養也。賢者之道如此。故樂哉君子。豈不黃耆。非第黃耆樂哉君子。又足保艾爾之後。世子孫矣。故曰南山有臺。廣則為國之基。隆矣。

詩經疏畧

小雅

南陔什

五十五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六月序云。由儀。儀則萬物失其道。理矣。此必有深明萬物之理。細微區別之辭。惜其亡失也。鄭氏曰。此三篇者。無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聞歌魚麗笙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孔氏曰。言聞歌者。堂上與堂下通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余按偏于笙詩失其辭者。或因另簡而失之。又或後世因亡失而附會之。俱入笙詩也。

蓼蕭 四章章六句

蓼蕭澤及四海也。

蓼六音彼蕭斯零露漙漙息叙切今既見君子我心

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蓼蕭生貌蕭蒿也蕭蕭生之物其類最殊而多不可辨議猶四海之民其類殊多也清露貌露者天所以滋潤萬物喻恩澤被于四海也君子王者也既見君子朝見于天子也我諸侯也為舒寫也燕燕飲也譽以美辭褒之也處以隆禮安之也諸侯承天子之命分治四海之民而民無不被潤澤如蕭露然及朝覲速職之時既見天子而我心庶幾舒寫快暢也天子復嘉四海被澤而與之燕且盡笑語之歡焉是以有褒美之詞以譽之隆禮以處之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南陔什

五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既見君子為龍為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漙漙露著貌龍寵也德恩也爽差也四方諸侯大小親疎遠近之不齊王名恩施各稱其分故為不爽也壽考不忘譽辭也四海被澤又如蕭露之著盛然後既見天子而天子隆禮以處之者則為寵愛為光榮其德各不爽失焉而其譽之之辭則曰願爾諸侯壽考天下永不忘也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既見君子孔燕豈音弟

宜兄宜弟令德壽豈如字

泥泥沾濡也孔甚豈樂弟易也兄弟指諸侯令德善德即澤被生民也壽豈壽考而

康樂也四海被澤又如蕭露之沾浹濡濕然後既見天子天子甚於燕飲時致樂易之情有長而宜以兄之道恭之者有幼而宜以弟之道友之者無不樂易得其宜焉此又所以處之也而又頌祝之曰願爾諸侯常保令德益壽豈焉此又所以譽之也

蓼彼蕭斯零露漙漙奴同切既見君子俵音革

冲冲音蟲和鸞雛雛萬福攸同

濃濃厚貌俵轡也革轡首也冲冲轡首之餘垂飾之貌也和鸞皆以金為鈴在軾曰和在鑣曰鸞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萬福多福也攸所同歸也四海被澤又如蕭露之厚于沾濡然後既見天子而將歸則賜之以車馬俵革則冲冲然和鸞則雛雛然又所以處之也而又祝之曰願爾諸侯萬福攸同又所以譽之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南陔什

五

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湛湛直減切露斯匪陽不晞音厭厭平夜飲不

醉無歸

湛湛露盛貌陽日也晞乾也物之蒙露日暴之則乾不得日不乾也諸侯承天子燕飲酒得命則止不得命不敢止也厭厭安也夜飲私燕也因其夜飲近取露以為地湛湛之露凡非陽者則不乾矣厭厭之夜飲不得天子命諸侯豈能歸哉不醉無歸天子之命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將示慈惠故申燕私之情極盡其懇勤無已之意而又即以酒令見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之意焉見左傳齊武子答魯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載宗載考

豐草大草也。此大諸侯。載則宗總也。豐草承露垂而下之。然後及于細小之草焉。此厭厭之夜飲。令大諸侯先自飲。卻又令其總考衆諸侯飲酒之成。使無不醉焉。謂之則宗則考也。大諸侯如方伯連帥衆諸侯受其總統。凡事考其成。以上之天子。今卽以爲酒令云。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杞棘堅勁之木。承露而露不入者也。此君子不飲酒。顯明允信莫不決辭也。令德善德也。酒足以昏性。諸侯有明于德信于德之君子。飲爵有數。固不肯醉。有如杞棘莫不令德焉。蓋終不以王者寵厚少忘其德而弛其戒。此德之至善者也。故曰令德前詩經疏畧

小雅

南陔什 五

其桐其椅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離離垂貌。桐椅有文之木。飲露而文彩倍加其實則承露微垂離離然美也。諸侯中又有飲酒有節。醉不失儀者。有如桐椅然雖至微薰畧垂其首而禮儀自可觀。離離然也。如此者多是豈樂不易之君子。不能拒天子之寵厚者。亦終不至醉也。故又美其爲豈弟君子。不失令儀焉。觀後一詩終極欲弛于德禮之外。而終不欲其稍過于德禮之中。情理兼申。故諸侯一德故曰湛露離離則萬

彤弓

三章章六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鄭氏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不可無長。爲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當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

彤弓召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

彤弓朱弓也。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爲重耳。左傳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於是賜之弓。召弛也。受工成而獻諸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詩經疏畧

小雅

南陔什 五

也言語辭嘉賓諸侯也。以其賜弓必有燕禮故稱嘉賓。中心誠也。賜也。鍾鼓盛樂也。饗燕饗大飲賓曰饗。凡行慶賞與神人共之行饗禮于廟也。受藏重之也。賜之以心。賜之以禮。倩文兼至焉。

彤弓召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鍾

鼓既設一朝右之

載抗之也。以竹木爲繫。細約之。恐觚角弛壞也。喜之故賜之也。右勸佑也。所以勸勉佑助其有功也。右之故饗之也。

彤弓召兮受言繫之

音高 告我有嘉賓中心好

音高 告

藁報也。藁之故。藁之首。章括其意。後章發之。

菁菁者莪 四章章四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

天下喜樂之矣。

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菁菁盛貌。莪。薺蒿也。中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王者也。樂喜也。儀。禮儀也。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而至于禮儀成。則人材成矣。大陵之長育微草。菁菁然盛。君子之長育人材。人無不忻然樂其以禮自成。亦菁菁盛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南陔什 五之五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中沚。沚中也。沚水滋潤于我。而我樂其長育。既見君子。而受其教育。心有不喜者乎。承上樂言之。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中陵。陵中也。錫予也。古者貨貝。五貝為朋。按漢書食貨志。以大貝。牡貝。小貝。貝。五貝為一朋也。百朋。要言得重貨耳。詩取之以喻禮儀也。禮儀成。則三千三百。無不周旋合宜。豈啻錫百朋哉。我在陵中。上接下。臨得其禮儀。既受君子之教。亦猶是也。承前有儀言之。

汎汎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汎汎無主也。楊木為舟。輕搖也。沉下。浮上。也。無定之貌。休。安定也。學者未見君子而受其教也。心不明于禮儀。則身亦無所歸。着如汎汎之楊舟。日沉浮于流水。無定止也。既見君子。心明于所教。而身立于禮。則汎汎者。乃今有歸期而安定矣。承樂且有儀。合詠之也。故曰菁菁者莪。則無禮儀矣。

六月之什

以下為變雅。與正變風各別為卷。同乃孔子所序詩之舊也。

六月 六章章八句

六月宣王北伐也。宣王名靖。厲王之子。鹿中興北伐。詩人美之。鹿

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

詩疏疏畧 小雅 六月什 五之五

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隸廢則兄弟缺

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

矣。采芣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

矣。杕杜廢則師眾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

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

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

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

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

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隊音陔。由儀廢則萬物

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按此序非孔子不能為也。據此解前十二詩各有精義。無不畢當。舍此作解皆淺劣矣。小雅盡廢。即前二十二詩皆小政也。自幽王盡廢。則兵興國微。故序北伐之由。

六月樓棲音戎車既飭音勅四牡騤騤載是常服

玁狁孔熾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詩經疏畧 小雅 六月 作 季

六月未月盛暑之時也。樓棲猶皇皇也。戎車華輅其等有五。戎路王在軍所乘廣車以橫陳。關車以補闕。屏車對敵。以自隱蔽。輕車以馳敵。致師。飭修整也。騤騤強貌。常服兵之常服。以韎韐為弁為衣。而素裳白舄也。盛暑未可即服。載之車也。玁狁虐也。我國家也。急難匡正也。盛夏非出兵之時。而若此者。以玁狁肆虐甚盛。我國家是用急難。王于是命出征。以正玁狁之罪。而安王國也。

比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比齊物力也。夏官敺人云。凡大事。毛馬而頒之。軍事。物馬而頒之。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也。四驪同黑色。則亦齊其色。言馬盛也。閑習也。進退馳驅有法則也。二

十里一舍之地。古者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佐助也。維此盛夏。非成戎服時而既成之言急難也。我服既成。即日師行。日三十里。王于是出征者。非好兵以兵威佐助天子之德也。

四牡修廣其大有顙玉容切薄伐玁狁以奏膚公

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修長廣大也。顙翹首貌。薄輕也。奏為膚大。公功也。伐則畧施之。而為功則甚大也。嚴軍法嚴厲翼軍容敬肅也。共同供服事也。武事以嚴敬為致勝之道。有此道以供武公而安定王國也。

玁狁匪茹整居焦獲音護侵鎬及方至于涇陽

詩經疏畧 小雅 六月 作 季

織音志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以先啟行音杭

匪不如度也。整齊也。居據猶言盤據也。焦獲地名。焦未詳。獲郭璞謂瓠中。即羅州三原縣也。鎬鎬京近地也。言玁狁不自度分今涇陽縣。鎬京近地也。言玁狁不自度分齊其衆。盤據焦獲之間。以侵鎬京。已及域中至涇陽矣。此所謂孔熾用急之實也。維玁狁也。即玁狁鳥章。錯華鳥為章也。錯畫急疾之鳥。準于機也。白旆繼旆者。也。火夾鮮明貌。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綬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盡有劍戟名。為陷陳之車。軍前日啟。後日殿。元戎先軍行之。前所謂選鋒也。所以攝奪敵心。戎車既安如輕音至如軒四牡既佶音吉既佶且

開薄伐獫狁至于大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安緩行也覆爲輕翹爲軒車緩行則有高下倍壯健也開安閑也太原今山西太原府陽曲是也言獫狁既逐不以乘勝追殺爲功車則安而和馬則壯而暇也惟事薄伐逐出之而遂已師至太原則還蓋獫狁已遠去不復窮而殺之也吉甫尹吉甫此時帥也憲法也前數節見其武此一節見其仁文以仁服其心武以威制其勢信爲萬邦之法則矣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

御諸友包音龜膾音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詩經疏畧小雅六月什

燕天子行賞功之燕也喜慶也祉福也既燕之以禮樂又多頒爵賞吉甫益多受福祿矣飲私燕也御進也諸友吉甫之朋友也包鼈鼈則魚之膾鯉則膾之皆美烹致敬也侯維也張仲周之大賢以孝友名者也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言此文武之吉甫既多受祉于公家又爲與情所感荷來歸自于鎬京念我行之永久進我而飲之酒者又有衆友美其京而包鼈膾鯉焉衆友維維乎益張仲孝友輩耳皆一時之大賢也豈不進退公私皆有榮施哉美吉甫正見宣王北伐之功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

薄言采芑起音于彼新田于此畝音方叔涖

音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車有奭音簟第音魚服鈞膺偉革

芑菜苦菜也新嫩者美采者擇之喻選兵于民也干彼于此猶言在彼在我也周歲曰苗二歲曰新田此國家新起民爲兵未習練也方叔卿士受命而爲將也涖臨也每車一乘士卒百人車三千當三十萬人極言其盛耳師衆千杆試肄習也言國兵新起民爲兵在彼自謂新田之芑已成是方叔則臨之其車有三千之衆凡扞禦之法皆試而肄習之焉率同帥翼整齊貌路車戎車也奭赤貌金幣赤飾也第車蔽也以方文竹篾爲蔽飾也魚服矢服也鈞膺樊褭也樊馬大帶褭執也偉革首飾也此又就其臨試之時美其爲帥之盛軍馬整飾如是也

詩經疏畧小雅六月什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

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軹音錯衡八

鸞璫七羊服其命服朱芾音斯皇有瑳音璫

叶杭

新田之芑喻新治之兵中鄉民居在焉其田尤治而芑爲盛喻熟練之兵也交龍爲旂龜蛇爲旐言新起之兵既已習練在彼則又自謂新田之芑新成兵也在方叔則知爲不徒新成堪當老練乃中鄉之芑也于是方叔臨之三千之衆號令已明唯觀

旂旄之央央，而進止行列已齊肅矣。約束
軼轂也。以皮繩束其轂而朱漆之也。錯衡
衡上有錯雜之文也。鈴在轡爲響，馬口兩
旁各一，四馬故入也。瑤瑤聲也。命服天子
之命服也。帶蔽膝也。朱芾黃朱色也。皇煌
也。玼玼聲也。慈珩蒼玉佩也。禮三命赤芾
慈珩又就臨試之時狀其爲帥。
車馬衣服之尊盛又有如是也。

駘音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

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人伐鼓

陳師鞠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音

駘疾飛也隼鵇屬戾至集聚爰于止止也
急疾之鳥飛至于天必先集于止以自存
而後飛焉喻士卒勁勇欲衝鋒破敵亦且
再爲持重操練待時而發故方叔于既習

詩經疏畧小雅六月什
之兵衆仍復涖而試之此方叔以慎兵而
故欲遲之以服蠻荆也鉦金器鉦以止之
鼓以進之鉦人則司金鼓者此則將師行
命之以擊鼓之事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
人爲旅要皆言衆也陳列鞠告互文也臨
行列其衆而誓告以大義也顯明允信也
久練不止習兵並方叔之德與衆共見矣
伐鼓師行也淵淵鼓聲也振旅收師而還
也闐闐亦鼓聲蓋班師亦伐鼓也言其起
行方叔于是率止命征人以擊鼓進軍之
事列衆而誓告焉而衆于是皆明方叔之
忠勇信方叔之號令矣于是始而伐鼓淵
淵以進兵旋卽振旅闐闐以班師蓋蠻荆
已投誠向化也此極言其伐事惟事操練
不急進兵及其進兵不戰而
勝所謂不飛飛則戾天者也

蠢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

叔率止執訊音獲醜戎車嘽嘽音嘽嘽焯焯

追音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獫狁蠻荆來威

蠢動也蠻荆荆州之蠻也大邦天子國也
讐敵也元老大老齒德位俱尊之稱也克
能猶謀也執訊執其當問者獲醜獲其投
歸之衆也嘽嘽衆也焯焯盛也疾雷爲震
來歸其德也威服其威也言刑蠻無知妄
動敢與天子爲敵况復元老克壯其謀乎
故方叔率師不戰而勝執其當訊之人獲
其來歸之衆焉試其衆則曰但聞大邦戎
車嘽嘽焯焯如霆如雷皆震懼不安兵衆
又皆明信方叔相傳爲征伐獫狁也故我
蠻荆聞聲來服焉此皆極狀方叔不輕用
兵惟振兵威立明信以來遠人耳是我愈
緩則彼益急矣仁者之兵之妙也六月用
兵急米芑用兵緩或緩或急皆神武不殺

詩經疏畧小雅六月什
此兵則也

車攻入章章四句

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

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

會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修政攘夷復土皆言已然之事修車馬
以下乃言復古之事詩內稱之于意皆
老臣師傳所作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音駕言徂東
攻堅同齊也毛傳曰宗廟齊毫尚純也戎
事齊力尚強也用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

實也。東洛邑也。洛邑為天下之中。周公相成王。營成周。為東都。以朝會諸侯。政衰禮廢。宣王中興。修車馬。復朝諸侯。而將往焉。此言朝會之乘車乘馬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安也。甫。大也。甫草。甫田之草。廣茂也。既為朝會之車馬。又備田獵之車馬。蓋東都地大草廣。將因朝會而田獵焉。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建旄設旆。搏音獸于敖。

于敖。

之子。謂宣王也。于苗。言于此田事。選徒。選壯健之士卒也。囂囂。選數之聲也。建旄。立旗于車。設旆。置旆于車尾也。旄。旗也。旆。旗也。地名。即甫草間也。宣王欲行狩。于是經疏畧。小雅。六月。行狩。于是選徒。車徒。其聲囂囂然。又建旄設旆。無不畢具。蓋將搏取禽獸于敖地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會同有繹。

四牡。即前所修朝會田狩之車馬也。于此則駕而行矣。奕奕。盛多貌。諸侯赤芾金舄。鳥達屨也。赤芾。加金為舄。乃諸侯至尊無上之屨。故為達屨。時見日會。故見日同。此特泛言其會聚齊同耳。釋繼續也。宣王于是駕彼四牡而東。奕奕然盛多。及至洛邑。諸侯之大而赤芾金舄者。已在此矣。會同已齊。猶有繼續而來者。何其盛也。

決拾既伙。次音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音

央鈞弦也。著右大指以開弓。象背為之。拾。送也。著左臂以送弦。以韋為之。伙。此也。調。

弓有強弱。矢有長短。適稱也。射夫勇士也。柴。同。柴。謂積禽也。諸侯既已會同。朝見畢。宣王乃即飭弓矢。齊力士。命諸侯皆從田事。曰。助我舉柴焉。

四黃既駕。兩騄不猗。叶。不失其馳。舍音矢如破。

破。

猗。偏倚不正也。馳。驅馳之法也。舍。發也。如破。如摧破物。中之易也。言宣王之御者。既範于馳驅。而射者復工而多中。居然天子之禮田也。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蕭蕭。馬鳴聲。悠悠。旆旌貌。徒御。御車之衆也。不驚。得禽失禽。不愴皇譴。譴。大庖。天子之厨也。不盈。取禽不多也。宣王田獵。既有禮有法。不貪功倖獲。車馬閑暇。徒御之衆。失不憂。得不喜。故大庖不盈也。會朝而田。以觀諸侯之從令。田獵而選徒招武。以攝四方之不軌。將以復古焉。

天子之庖。原不以盈為貴也。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征。行也。有聞無聲。聞其為田獵而已。其實寂然。無田獵之聲也。允。信。展。誠也。君子宣王也。大成。大業也。言之子之於此行。有道不在田獵也。雖有聞而無聲。敬之至也。信矣。宣王君子也。誠哉。大成王業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與微者所以謹其漸也。即田獵之禮以
接與臣下使臣皆自盡以奉其上而紀
綱已立名分已正僭亂之
端已杜矣所以可美也。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切丁老田車既好四牡孔

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

戊剛日也外事以剛日。伯馬祖也。既伯既
禱言既于馬祖而禱之也。大阜高平處也。
從從事也。醜謂禽獸也。將田獵則擇吉祝
馬祖而禱之。辭曰。今田車既善田馬既安
將升彼大阜之
間而從禽焉。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應鹿麋麇

漆沮之從天子之所。

詩經疏畧

小雅

六月作

五

庚午祭後三日亦剛日也。差差別其力而
齊之也。同聚也。應鹿也。麇鹿也。以
鹿為重。麋鹿衆多也。漆沮水名。水多草茂
禽獸生聚之地。在西都涇渭之北。一名洛
水。從逐也。所天子車馬駐處也。祭之三日
乃田。既別我馬而齊其力。獸之聚處鹿衆
多者。惟漆沮之地。于是徒衆循漆沮而
逐之。蓋驅于天子之所以奉上人田焉。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儻儻俟俟或羣或

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中原即大阜之間。天子之所也。祁當作鹿
麋也。越則德德行則俟俟。陳三曰。群一
曰友。燕樂也。既驅禽至天子所。于是宣王
瞻彼中原其衆多矣。于是其臣下悉率左
右之人莫不馳驅
射獵以樂天子焉。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音瘞意音大

兕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發發矢也。豝豝曰豝。矢一發而死之。曰瘞。
兕野牛也。御進也。爵飲曰酌。醴酒名。周官
五齊二曰醴齊。于是左右張弓挾矢發小
豝。豝大兕莫不有所獲之禽。將以為天子
賓實進於賓客而酌醴也。一章告馬祖。三
章皆言自盡奉上之禮。義矣。則
知下奉上之禮義矣。則
其慎于此者豈不微乎。

鴻鴈三章章六句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

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鰥寡無不

詩經疏畧

小雅

六月作

五

得其所焉。

鴈王之後
民離散也。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爰

及矜人哀此鰥寡。

大曰鴻。小曰鴈。行而不居之鳥。肅肅羽聲
也。之子指宣王也。征征也。劬病勞苦也。慰
其病慰其苦而招來之也。矜憐也。無妻曰
鰥。無夫曰寡。言萬民離散如鴻鴈之羣飛
無所定止。宣王則征慰其劬勞于野而令
之還爰及可矜憐之人所哀矜者此鰥寡
也。此言萬民離散勞來
還定而加意于鰥寡也。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百堵皆作

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集羣聚也中澤澤中也喻流民既還羣聚
曠野不安其居也垣墉墉為舍界也一丈
為板五板為堵皆作俱與也究終也招來
之民雖有定止復無安居宣王則于可垣
安宅也此言不安其居者皆安集之也

鴻鴈于飛哀鳴嗷嗷維此哲人謂我劬勞

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嗷嗷悲哀之聲哲人稱宣王知民情也我
民也愚人近謂厲王也宣大也驕不馴也
我見我離散則謂我劬勞而還定安集我
焉維彼愚人見我離散則謂
我大不馴加之威虐而已

詩經疏畧

庭燎三章章五句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其辭則美之其意則箴之也鄭氏曰美
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
雞人之官凡國事為期則告之以時王
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程子曰天下之
事貴乎得中而可常苟以意之所欲而
已靡不勤于始而怠于終宣王不守法
以治國可知
其不能終也

夜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

聲將將

其語辭央中也庭燎大燭也君子請侯也
將將聲聲王問夜如何曰尚未夜分而

庭燎猶有光矣王如是勤故謂侯
來朝未火而至者驚聲已將將矣

夜何其夜未央庭燎晰晰君子

至止驚聲噦噦

艾盡也晰晰明也噦噦徐行有節也王再
問夜告曰夜猶未盡也庭燎尚晰晰明矣
王如是勤故諸侯之來朝未
艾而至止者驚聲已噦噦矣

夜何其夜鄉晨庭燎有輝君子至止言

觀其族

晨曉也鄉鄉也輝火氣天欲明則光奪而
火見也觀族天將明辨色也朝禮辨色始
入王復問夜告曰向晨矣庭燎已輝矣王
如是勤故君子之向晨而至者則言觀其
族而若恐
其晚也

詩經疏畧

庭燎三章二章八句一章六句

沔水規宣王也

春秋傳曰近臣進規規是匡諫
之名按此詩規王不用賢也

沔彼流水朝宗于海駉駉載飛

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

母

沔水流滿也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
宗朝早也宗尊也言海喻天下尊王也駉
疾飛也則飛則止喻賢人皆欲去而暫留
止也兄弟謂同官也邦人邦人諸友朋友

也念亂未亂而慮之也。現宣王者蓋謂此時天下雖莫不尊王而賢者則皆有欲去之心。而暫留是王不用賢即亂機所伏。嗟我同官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而相與尊賢誰無父母非賢人不能保安也不明責宣王使宣王聞之可自圖矣。

汙彼流水其流湯湯。傷駢彼飛隼載飛載揚。

念彼不蹟。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忘。

湯湯波流盛貌。揚高飛也。不蹟不循先王舊法度也。弭止也。規宣王者又謂天下朝宗于王此時固已湯湯然盛矣。而賢人之欲去者則飛則揚何也。蓋念時政皆不循舊章則賢人無所用故欲起而行也。賢人去國則我心之憂亦不可止且忘矣。

駢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

詩經疏畧 小雅 六月 什 卷五

友敬矣。讒言其興。

率循也。中陵陵中也。大阜曰陵。訛化也。變化其說以爲讒言。懲止讒謗也。規宣王者又謂賢人之去者已有循彼山陵之中者矣。而民間見賢人去位相爲駭疑則倡爲亂言之訛言如此可懼甚矣。何莫止其所爲也。因戒友使知所敬慎。君子去小人將至讒謗之言其必興起而害不免矣。

鶴鳴 二章 章九句

鶴鳴誨宣王也。

董氏曰此詩其師傳所作與。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于渚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蓂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鶴善鳴之鳥長脚青翼青尾赤頂純白其鳴高亮聞八九里臯澤中水溢出所謂坎自外數至九粉深遠也。淵大水深處。渚大水溢出爲淺水者園林園也。檀高美之木也。蓂落葉也。錯礪石以琢玉者也。誨宣王者謂鶴居深遠之地而聲常聞于野魚藏大木之中人不及見而常流出在渚有諸內者自形諸外也。此教宣王務實政聲聞美之檀木也。然檀雖高美而其下則不能無蓂葉以接于地此教宣王雖有尊位美德亦宜謙下以接人也。又謂他山之石雖不卽爲玉而可爲礪石以琢玉也。此教宣王聽納善言以成己之德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六月 什 卷五

鶴鳴于九臯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于淵

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蓂他山之石可

攻玉。

穀惡木也。荆揚謂之穀。中州謂之楮。江南人積其皮爲布。又擣爲紙。或循錯也。誨宣王者又謂鶴居深遠之地其聲卽有人所不聞而未有不聞于天。魚居淺渚恐爲人所見或又復潛述于淵寧不爲人所見其天不求知于人。此教宣王務實政求聞于我有高美之檀木也。檀雖高美而其下則不能絕穀木以自成林園亦與惡爲處耳。此教宣王容臣下之過無求備也。又謂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者教宣王求衆人之短取衆人之長以成己之德也。

祈父 三章章三句

祈父刺宣王也。

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于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故先極其美之既即其美而

祈父 甫音 予王之瓜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兵甲故以為號書曰若囂圻父是也古圻畿祈通用予我

兵法不出戍于外故曰瓜牙轉移恤憂也

呼祈父而謂之子乃王之瓜牙爾何轉移

子于憂地使不得所止居乎毛氏曰宣王

之末司馬廢職戎為敗鄭氏謂此與美

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也華谷嚴氏曰宣

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令祈父出禁衛以

從軍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

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

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羗氏之戎

觀此則祈父不稱司馬之職可知

祈父子王之瓜牙胡轉予于恤靡所底止

瓜土瓜牙之土也底至也此明其為土則

司右虎賁之屬常在王之左右者以見其

喪天子之左右轉移舊法之大失也且無

底止之時益又甚也

不宜從征役一也有親老而無他兄弟者不宜從征役一也按越王勾踐伐吳有父

白駒 四章章六句

白駒大夫刺宣王也。

詩中皆大夫自言好賢之誠乃所以刺也

皎皎 古了 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

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詩經疏畧 小雅 六月什 五

皎皎潔白也駒馬之後者繫絆維繫也謂

其足繫其絆也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

息也此賢者既去暫留其友大夫之采留

者作詩以刺王曰此皎皎之白駒賢所乘

也食我之場苗我不惜此苗且將繫之維

之以永今朝于是又贊曰此夙所稱伊人

者少留于此以逍遙舒其意耳

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繫之維之以永今

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繫之維之以永今

留于此以爲我嘉客借賢人之光榮耳

皎皎白駒賁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慎

爾優游勉爾遁思

貴然文也。來歸去也。思皆語辭。爾賢人也。逸安豫樂。無期無日也。優游閒散也。又謂今乘此白駒。賁然去朝廷而歸矣。則夙所願爾為公。爾為侯。我借以安樂者。無日矣。于是又戒以慎爾優游。勉勸爾之進心。可出則出。以行道濟時也。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一束。其人如玉。母

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生芻。青草也。古人送行者。臨乘則以生芻一束。秣其馬。如玉。美其德也。金玉爾音。貴重其聲。音如金玉。不屑與俗人言也。賁者。必去而不可留。于是歎曰。乘此白駒。遂自今在空谷矣。我惟以生芻一束。秣馬以送之耳。又曰。其人之德如玉。則其言亦有金玉之貴。幸無貴重爾之音聲。而有遠我之心。常與我通好焉。

詩經疏畧

小雅

六月

黃

黃鳥之什

黃鳥 三章章六句

黃鳥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我粟。此邦之人。不

我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穀。木名。穀善也。宣王時。列國之民。有失所而之他國者。及至則不為人所容。若逐黃鳥。然故述其意曰。黃鳥黃鳥。無集我之穀。無啄我之粟。皆有損于我也。如是則此邦之人。惟知有已。不能與我相善。言旋言歸。復我邦族而已。此與文武成康之俗殊矣。故刺宣王也。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梁。此邦之人。不可與明。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明者。可與知心。道難也。此復不容集桑。啄梁。是此邦之人。惟以利為重。而輕義。不可相與。知心道難矣。惟旋歸。復我諸兄而已。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栩。木名。處居也。此復不容集。栩啄黍。是此邦之人。不可與處矣。惟旋歸。復我諸父而已。歐陽氏曰。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顧父耳。其有乘白駒而去者。亦一人耳。荒歲多淫昏。亦不必歲歲皆然。黃鳥所刺者。一邦之事耳。非舉天下皆然。並錄功過者。所以為勸戒也。俾後世知大功德盛德之君。雖有小過。不免幾刺矣。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

黃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 三章章六句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我行其野。蔽芾其樗。

其樗。敕書切。

昏姻之故。言

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樗。惡木也。婿之父為姻。婦之父為婚。畜。止。復反也。言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止。何也。亦復反我邦家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蓬。昏姻之故。言就爾室。

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遂惡菜也。今人謂之牛舌。又謂之羊蹄。宿暫處也。言說思念也。惡菜尚可采而救饑。今以婚姻之故。言就爾宿而不我止。何也。惟言歸思復而已。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我新特

成不以富亦祗以異

當惡菜也。一名菑。可蒸以禦饑荒。特匹也。謂新姻也。成作誠。祗止也。惡菜尚可采以救饑。今爾不念我為舊姻。而惟好于新特。誠非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祗以其新而異於故耳。此厚道之言也。王氏曰。先王躬行仁義。以孝友睦姻任卹六行教民。方是時也。安有如此詩所刺之民乎。按此言宣王時。實乏斯教化。詩所以因時變而思舊俗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什

季子

斯干 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斯干宣王考室也

考成也

秩秩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

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秩秩序也。千水涯之地。幽幽深遠也。南山鎬京之南。終南山也。如與而同。竹松皆作室之材。苞蓂茂盛也。兄弟指諸侯言也。好愛酒謀也。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宣王將作而戒之。謂此秩秩然整齊之干岸。面對幽幽深遠之南山。此鎬京放地則美矣。竹則苞然而叢生。松則茂然而美盛。物材極其繁多矣。凡我兄弟之邦。又皆相好愛無出

國謀時會極平成矣。於此時可成室矣。

似續妣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

笑爰語

似嗣也。妣祖母也。周家開國以姜嫄。故先妣後祖。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羣室皆作也。時既可以成室。于是嗣續妣祖之業。百堵並作。羣室錯起。庶舊業盡無廢墜。於焉可以居處。於焉可以笑語矣。

約之閣閣

卓音

檼之橐橐

託音

風雨攸除

去鳥鼠聲

攸去君子攸芋

于音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什

季子

約束板也。閣閣板上下相乘也。即所謂束版以載椽。築也。橐橐杵聲也。芋大也。宣王承亂世之後。宮室多因陋就簡。有不能蔽風雨而隔鳥鼠者。其于天子之大。亦有愧矣。今日復室成。君子所以大也。

如跂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聲斯飛

君子攸躋

跂踈立也。官室之制其嚴正如人踈立。然而端莊也。棘急也。矢行急。則直。其宮室四隅之直如矢行之急也。革變也。鳥驚則變而欲飛。其棟宇之揚起。又有然也。鞞雄也。鄭氏謂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鞞。其簷阿華而軒殿。又如鞞之飛也。躋升也。蓋其室之美如此。宜君子所升而居之也。君子攸大。故攸升也。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其正

音征噦噦

呼會其哀君子攸寧

殯殯平正也堂至門為庭有覺高大也極枉也喻喻猶快快正者正寢也正寢寬大則明快也噉噉深廣之貌寢與寢也室西南隅曰奧東南隅曰交雖幽暗而深廣亦不拘迫矣出居庭則平正高大退居正則明快宿居寢則深廣君子于此亦安寧也攸寧也攸寧也

下筦音上簾徒檢乃安斯寢乃寢乃與乃占

我夢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切維虺許別切維蛇市奢切

莞蒲席也竹葦曰簾熊羆皆猛獸羆似熊長頭高脚猛獸多力能拔樹虺蛇屬細頸詩經疏畧小雅黃鳥什

大頭色如文綬大者長七尺八尺宮室既立又設鋪具下者有莞上者有簾乃可以安而寢寢而與也周禮筌人掌三夢之法夢之吉凶在人心述之邪正世道之盛衰如天子無道諸侯背叛則宮室不修居處不安自無吉夢今既不然寢與安矣其夢自吉故乃可占我夢也宣王之吉夢維何則夢熊羆虺蛇焉

太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太人太卜之官熊羆陽物在山疆力壯毅故占為男子之祥虺蛇陰物穴處柔屈隱伏故占為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

泣嗙嗙胡光切朱芾音弗斯皇室家君王

載之牀尊之也衣之裳衣之以父之舊裳取其煖煖亦潔之也半圭曰璋常以此與之玩弄所以貴之也此皆占辭謂若生男宜處之以禮如此乃可應其祥焉嗙嗙聲大也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天子純朱諸侯黃朱此言純朱也斯皇煌煌也言初生當大聲長當為天子稱服煌煌宣王室家之內有君有王也又有是占者熊羆之應剛大者也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音替載弄之瓦

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臥於地卑之也男為天女為地故于牀地分焉裼裸也縛兒被曰襁衣之以此從便

詩經疏畧小雅黃鳥什簡也瓦紡磚也紡時所用之物玩弄之以此習其所有事也大人占之若生女宜如此也又女子以順為正不宜有非亦不貴有儀文可稱惟執中饋酒食之事是論耳如此無遺父母憂即吉祥矣其占又如是者虺蛇之應唯柔順而已

無羊四章章八句宣王考牧也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爾羊來思其角濈濈爾牛來思其耳濕濕誰謂云者衰而忽盛之辭爾謂宣王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幾羣也黃牛黑唇曰犉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聚其角而息濈濈然和也飼而動其耳濕濕

然潤澤也羊善觸故言其利牛
病則耳燥安則耳澤故言其耳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爾牧來思何

荷蓑何笠或負其餼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訛動也降阿飲池寢息動訛物多而適其
性也何負也牧人蓑笠以牛羊負之見其
盛也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祭祀之
牲用五方之色色備牲具用之裕也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
矜兢兢不驚不崩麾之以肱畢來既升

爾牧牧人相日薪細日蒸皆草也雌雄牛
有牝牡牧牛者來並取薪蒸以俱夜飼夜
飼須別牝牡以防舂舂此於牛
飼養之善也爾羊牧者矜矜扶救意羊
詩經疏畧小雅

多善產牧人扶抱而來矜矜然也兢兢恐
懼意崩散也矜矜兢兢則不驚不崩矣麾
揮肱臂既盡也升入牛也羊馴擾揮之以
臂則盡來而盡入此於羊畜養之善也

牧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旟矣大人占之衆

維魚矣實維豐年旒維旟矣室家濔濔

牧事關國家之盛衰富庶之兆自形于牧
人衆維魚魚衆也旒維旟旟及旟也夢魚
多豐年之兆濔濔男女衆多也夢旒旟有
室家濔濔之兆考牧本爲人民富庶計牧
成而富庶之兆啓
乃所謂考牧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家氏父字周大夫也刺幽王小人誤國也
孔氏曰恒十五年天王使家父來求車
上距幽王之卒七十五年此詩不知作
之早晚若幽王之初則八十五年韋昭
以爲平王時作觀末詩人究王謂之詞
誠似後人念幽王過惡盈極而追刺之
作凡美刺之作何
必盡出一時之人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憂

心如惓惓不取戲談國旣卒斬何用不監

節高峻貌南山終南也巖巖積石貌赫赫
顯盛貌師太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也尹
氏爲周世卿吉甫之後具俱瞻視後燔也
戲談猶問言也斬絕監察也南山國之望
太師民之瞻民見其所爲不敢出諸言國旣至
如火之燔灼畏其威不敢出諸言國旣至
詩經疏畧小雅

此終將斬絕王
何以不察也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

方薦瘥何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憯莫

懲嗟相叶

猗長也薦重瘥病弘大憯會懲戒也南山
之勝槩其實在草木之盛長師尹之威望
其實在政事之平均今不平謂何也天方
怒其不平而重病之降凶災之喪亂者已
弘多矣人心又怨其不平而謗譏
日興而王曾不懲戒可吝嗟也

尹氏大師維周之氏底秉國之均四方是維

天子是毗俾民不逃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氏本均平。維持此輔也。不迷不失道也。不
乎不惑。即前喪亂也。師衆也。言尹氏乃太
師也。爲周邦根本。而操國之均平。所宜以
均平之道。維持四方。輔毗天子。使民不失
道。今乃不均平。不見愍于昊天。如是將不
盡我衆而空絕之不已。故曰不宜空我師
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

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臚武仕。

仕事也。罔。網也。君子賢者也。夷。平也。已。止。式
用殆危也。瑣瑣。小貌。兩親相謂曰姻。兩壻
相謂曰亞。瑣瑣。任官也。尹氏之不均平也。
此事不躬親之於庶民。則不誠信以待之。
又不察問于理。任之于事。又不綱羅君子
而用之。皆用小人。因教之曰。用平夷其心。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什

五美

已退其所用之小人。無使危殆。我國家也。
凡委瑣不堪之姻亞。皆小人。則無使有厚
爵可也。

昊天不傭

勅龍

降此鞠誼

昊天不惠

降此

大戾君子如屆

戒音

俾民心闕

古穴切

君子如

夷惡怒是違

傭均也。鞠。誼。盈也。惠。順。屆。平。闕。息。違。去也。
言昊天不欲均天下。而降此小人盈極之
戕。昊天不欲順天下。而降此君子危戾之
變。備天意轉發君子如至。俾民心之何闕
之怨怒。亦可去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

心如醒。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

酒病曰醒。成。平也。勞。憂也。言小人終不悛。
是昊天不弔。亂自無止時。用是每月斯有
亂生。使民不得安寧。而憂心如醒焉。因怨
尹氏口誑實秉國之成。均者不自爲政。乃
多用小人而卒
至憂傷百姓乎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

項大也。蹙蹙。縮小之貌。言駕此人領之馬
以避小人之難。瞻。顧四方。蹙蹙。然而無可
往。王室四方根本。王室
失政。則四方同風矣。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如相隣仇

矣。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什

五美

茂盛也。爾。指王也。相視也。夷。平。懌。悅也。王
方見小人而盛其惡。亦常相視矛戟而欲
誅之矣。既而且平。既而且喜。悅之以惡相
濟。往來如隣。醉矣。人君不惡小人。猶望其
有惡之日。若既惡而卒皆好愛相濟。則無
復望其有去小人之日矣。焉得不瞻四方
而去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怨其正。

昊天不欲天下之平。故我王亦不欲安寧
其政。王不止其心之不正。反怨怒于君子
之正。君子又鳥
可以不去乎。

家父作誦。以究王誼。式詵爾心。以畜萬邦。

家父。自稱已字也。誦。詩也。究。窮。詵。盈。詵。勅
也。爾。正也。畜。養也。言我今作此誦以窮究

良心小人盆極之情用以動王之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正月繁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

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瘼憂以瘵

羊音

正月正陽之月純乾用事夏之四月也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

亦以夏四月也將大也京京憂也瘼憂幽憂也瘵病也霜者天之所以殺物降之于

正陽則陽和之氣絕此小人得時以病君子之兆心能不憂乎民素惡小人亂政因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什

憂美

天變而倡為亂亡之訛言此又人變甚大也天人交變念我獨自為君子故憂心涼

涼然也又遂自哀其小心不敢顯用其憂幽結致病耳

父母生我胡俾我瘵不自我先不自我後

好言自口莠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瘵病秀麗也愈愈憂甚也于是疾痛則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彼小人同己者則

為美好之言以優之異已者則為醜惡之言以疾之皆不論理惟憑口出我既不與

小人同故憂心愈愈是以終有莠言之侮也

憂心惻惻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去聲其臣

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鳥爰止于誰之屋

惻惻憂也惻惻民人也幸罪並及從自瞻視鳥爰止棲也于是又憂心惻惻然念我乃無福之人也今人之無罪者輒陷于刑罰並及其家臣僕從哀我人斯誰能自保其不陷于罪又何自而受福乎視彼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既

克有定靡人弗勝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侯維也薪蒸雜草也夢夢亂也皇大憎惡也瞻彼林中草亂亂然善惡不分民今方危殆之時視天夢夢亦猶薪蒸然耳待天意既克有定時自無人不可以勝小人何偏憎于誰而不福善人乎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什

憂美

彼故老訊之占夢其曰子聖誰知鳥之雌雄

統嶽麓而言曰山岡則山之脊陵則高阜而已今反謂山卑而名之為岡為陵其顛

倒是非混亂大小已極此民之訛言也何莫之懲戒乎是宜召彼故舊老成之人以

問得失又宜告彼占夢之人使察吉凶不然若若臣僕自以為聖人不必訊問之人

其自謂聖者猶鳥之雌雄難辨其誰得而知之此大不然之辭也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謂地蓋厚不敢不

踏音積維號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

音蟻星屋

局曲也踏累足也號大聲也倫道脊理也虺蛇蟻蟻也虺蟻之性見人則走言我處

此時大雖高不敢不曲身地雖厚不敢不
累足雖必無之禍而亦謹焉凡事可以人
聲說者我斯敢言蓋人倫之道尤大之理
不致人疑者也不然面言隱語不敢出也
哀今之人何迷為悲場
乎見人疾避畏禍深矣

瞻彼阪田有苑其特天之扞我如不我

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阪田崎嶇境圉之處喻禍患之時也苑然
茂特之苗大夫自喻獨為君子也抗動克
勝則法也仇仇傲也言阪田中則有苑特
當此禍亂之世則有我天是拂亂動忍
于我惟恐其不我勝也天意如此故彼小
人欲加罪于我其求我之法惟恐不我
得也其傲然操執我如仇人而仇之皆我
動心忍性之處故亦不用我力與敵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什 五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

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姒威之

正君子之正道也厲惡也火田曰燎揚盛
也褒國之女姒姓幽王之嬖妾王惑褒姒
而小人幸進疾害君子威滅也言我心憂
不能解者正道千古昭然未有以正為惡
者今此之正胡然竟日為惡矣推其故由
王之寵褒姒也因歎曰燎原之火力揚一
時不可撲滅赫赫宗周之盛何啻燎揚竟
為褒姒威之矣國以正存滅正則滅國矣
終其永懷又窘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
輔載輪爾載將切 伯助予
又亦也窘困也載裝載也輔將車者一人
常于輻旁隨行以輔助傾失也載則也輪

瞻也將請也伯長者之稱也言君子之正
終當為人所永念今反以為惡者亦猶陰
雨之困耳陰雨不久而霽自懷君子矣如
其車既載乃棄輔人以為無用則至于既
墮爾載必有呼人為伯而請助子矣國
至滅亡而後思正人為之助與此同也

無棄爾輔負云于爾輻屢顧爾僕不輪爾載

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負益也屢數顧視也僕眾將車者踰過也
言終而懷正人不如早用正人如將車者
早無棄爾之輔人則有益于爾之輻矣輔
人必且數數顧視眾僕使咸効力以不墮
爾之載即有絕險之處終可踰而
無傷也何王曾是不在意也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什 五

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

沼池人所為畜魚者將以食用也魚何樂
此乎潛藏沼中雖自隱伏不露人則知之
取即得之亦孔炤矣我今仕為大夫雖自
歛退不免于禍也憂心為之悄悄念國之
為虐剋意病
賢其勢如此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
我獨兮憂心慙慙
洽合比和云旋也慙慙然痛也言小人以
富貴誘人皆慕于富貴故有旨酒嘉殽
和合其鄰里則親戚甚相周旋同類者何
其多也念我獨為君子雖鄰里昏姻皆無
樂善之志憂心
豈不愈慙乎

此此音彼有屋穀穀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

天是祿卓音可矣富人哀此憫獨

此此小也穀穀也穀祿也天禍祿害也
可也也獨單也言此然之小人彼且有
無福祿者是天天禍祿害之耳富人猶之
獨為可哀焉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

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詩經疏畧小雅

黃鳥什

十月夏正建亥之月也交日月之交會即
謂朔日也朔之為言蘇也陰陽之精交通
而蘇然更新曰朔也辛卯日建也日為月
之主如夫婦然交會而陽無傷則為晦朔
之常若正遇而陽衰則陽不勝陰而陰顯
陽微若相侵食也陽為陰之主在天為日
在人為君此臣侵君之象也故為甚惡
惡也微衰也彼月而固常微矣此日而乃
亦微此國將亡之徵則下民于此不亦甚
可哀乎問月食曰諸家說不同予意日食
則正相御而陽不勝陰則日為之食月食
則正相望而陰不能宣陽則月為之食月
無光而能宣日之光望時日與正對相望
陰精衰微不能承宣日光反為光影所蔽
若相侵食也諸家未詳月食為月衰不合
兩微字故謂月食為陰勝亢陽使果為陰
亢陽則月食不謂小災不可曰彼月而食
則維其常矣春秋記日食三十六而不及

月食為其為陰衰也測天者謂日
月食各為四星掩之即微之實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

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滅

告示也凶災也行也行道也日月不出其陰陽
之道由于四方之國無政而不川其善所
感而變也感變于月而食是陰微也陰之
微弱則猶陰之常道不足為凶感變于日
而食是陽微也陽無微弱之理斯誠亂亡
之凶第不知于誰之不善而致此凶也何
謂滅善也問陰微何為其常曰陽剛陰柔
晦朔者其常也今使妻道臣道衰微而夫
道君道強焉誠亦寡
助然未為大變也

燁燁于輒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

詩經疏畧小雅

黃鳥什

冢舉切祖恤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

胡憊莫懲

燁燁電光也震雷也寧安今善也雷電過
常不安不善也沸出騰乘也水出而乘平
地之上山頂曰冢舉者崔嵬也高者崩陷
故為谷深谷填塞故為陵災異之多又如
此非但日食而已所宜恐懼修省止其
不滅之行哀今小人何以曾不止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栗

鄒子內史厥切維趣七走馬稱維師氏

艷音妻燭音方處

皇父家伯仲允字也番冢燭稱氏也卿士
六卿之外更為卿官以總六官之事也而

皇父實爲之司徒掌邦教家宰掌邦治皆卿也而以番與家伯爲之膳夫上士掌王之飲食膳羞仲允爲之內史中大夫掌爵祿廢置生殺予奪之法聚子爲之趣馬中士掌王馬之政驥則爲之師氏中大夫掌司朝得失之事橋則爲之皆一時小人也美色曰艷嬈織也而褒似艷美之妻方處于內其勢之盛如火之煽然內外相濟助惡以盡王心而壞國政此所以致天變災異之多也所謂于何不臧者此人是也胡惜莫懲者此是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卽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曰予不戢禮則然矣

抑發語辭皇父小人之尤者時農時也我民也謀慮微毀卒盡也戕害也言皇父豈詩經疏畧小雅黃鳥什

然矣農事又不爲我謀慮微毀我牆屋以作都邑使我田不獲治下者盡爲汙水高者盡爲草萊而反曰我非害民下之奉上禮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不慈魚觀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都邑也向地名在東都畿內蓋皇父之封邑三有事舊謂三卿未明恐爲擇三人以董作都之事耳亶信候維也多藏富也慈強也徂往也言皇父甚聖諸之也其作都于向也擇三督事之人皆富家剋其貽以資興作又凡故老世家不強留一人以保

諸王擇有車馬者皆徂居向焉君弱而強臣侵食之如此所以兆日變而致羣災也

五刀下民之孽匪降自天噂沓音踏徒切

背憎職競由人通勉勉力也驚驚衆多也孽妖也噂沓說也沓怠慢也職王競強也由人卽爲仁由已之意大夫自謂我勉勉從王事不敢言勞獨是無罪無辜嘗來譏口之羣驚何也然思下民之孽非降自天終日羣聚怠惰不自修德故取世之背憎豈天作之孽乎王乎自強實由人也此大夫自強正已不求不怨不尤之學也

悠悠我里亦孔之瘠四方有羨我獨居憂詩經疏畧小雅黃鳥什

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傲我友自逸八字

里居瘠病羨餘逸安休息也不徹不均也其病矣四方多修行之有餘之士我獨不足而居憂凡民之衆莫有不安逸者我獨不敢休息卽天道有不均齊善者未必皆福惡者未必取禍我亦不敢傲傲我友之自安也此大夫修身以俟命不行險以僥倖也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六句

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而非所以爲政也

此當時之人因霍雨作此以與此幽王
亂政衆多如霍雨之下而不已政者正
也無正不
成政矣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饑饉斬伐四國昊天疾威弗慮弗圖舍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鋪音烏切

浩浩廣大也昊天大也爾雅夏為昊天言生
物極其盛大也駿長也喪凶也穀不熟曰饑
饉穀不熟曰饑饉也疾惡威怒也伏不勝也淪
陷背相鋪徧也言浩浩昊天本大生物乃
不長其德而雨滂無正降凶饑饉斬伐四
方之國使萬類無生氣至于秋而雨猶不
止昊天又復惡怒所以警王之無正也乃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作

既不思慮不改圖于彼姦人有罪者則舍之
于罪且無不鋪徧焉終
日所為之政皆不正也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勲

音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

庶日式臧覆出為惡

周宗宗周也戾定也正大夫六官之長也
離居去位也勲勞也三事周書謂三宅是
也三事大夫三宅之屬即六官之屬也夙
夜敬也朝夕勤王事也政不正如此是宗
周之德既已滅絕猶莫知亂政之所止定
也正大夫去位曰莫有知我勞者衆大夫
之屬皆不敬事邦君諸侯又莫肯勤王
庶幾曰王改而為善也乃反出于惡焉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
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辟言法言也敬畏也呼天而訴曰如何乎
昊天為陳法度之言則不信也不正如此
如行路則無所往矣又謂諸臣曰凡百君
子各宜敬畏爾身然亦何有不相敬畏者
特不畏于天
之疾威也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我瞽瞍音御憯憯日瘁
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答諧言則退

戎兵遂安也瞽瞍侍御也國語曰居寢有
瞽御之歲是近臣而有諫諍之責者憯憯
憂也瘁病訊告也言今兵戎之勢已成不
復能退矣饑饉之凶已成不復能安矣可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作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音瘁苟矣能言

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巧言與巽言同不正直言也如流言有本
而又委曲也休安也哀哉進言之難也非
舌出之難維言出獲罪為身之病之難也
惟能言者庶幾其可乎巧言如流委曲以
肅其說使身亦獲安也此
申前君子莫肯進言之故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
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于行林急始危也。是以君子維日若有人
則其急且危何也。正道所謂不可使也。若
以正道則得罪于天子。故不可使也。若
亦云可使則又怨及于朋友。亦不可使也。
而有所難。豈不危急。故不如相率
而避去也。此中前說言則退之故。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鼠思泣血。無
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爾君子也。室家居所也。鼠思幽思也。無聲
涕出曰泣。血言君子之。不仕遠去者。我
謂爾既不仕。何必遠去。遷于王都。可也。乃
辭我曰。子都中未有居所也。遂作鼠思泣
血之狀。無一言而不疾。痛不知昔爾出居
時。誰為爾作室乎。此又指畏說而退者之
遠也。詩自首章以下。反覆言君子退避。恐
無罪而淪胥。以鋪以甚。言政之不正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作

小旻 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取
小雅之義。別太雅。召旻。大明也。六章三
章章八句三
章章七句

小旻大夫刺幽王也。

旻天疾威。敷于下土。謀猶回遹。何日斯沮。
謀臧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
其

敷布。猶謂回邪通辟沮止。臧善覆反。卯病
也。言旻天疾威。俾災患布于下土。是皆人
事有以召之。王宜恐懼改圖。今謀猶邪辟。
不知何日斯止也。因言其回遹曰。善者不
從。不善反用。我視此謀猶。亦甚病也。

淪淪。訛訛。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
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淪淪。聚處也。訛訛。詆毀也。其俱底至也。言
幽王之臣。不忠不誠。惟淪淪訛訛。以黨同
伐異。為事亦甚。可哀矣。因言其淪淛。曰。善
則衆人俱與違逆。不善則衆人俱與依從。
我視此謀猶。將
來何所至乎。

我龜既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
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
得于道。

龜為卜。厭數也。集就各過。邁行道也。言
鬼謀則卜筮既已煩數。可厭。鬼神已不我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作

告謀矣。若人謀。則又謀夫孔多。是非相奪
而莫適所從。是以多無成就。即有事之可
成者。盈庭皆能發言。摘過之人。誰敢任其
過而為之。終亦無成而已。此如不行而坐
謀所行。亦何能
得其道路哉。

哀哉為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邁言
是聽。維邁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
潰于成。

先民。古昔聖賢也。程法猶謀。經常邁近也。
潰遂也。哀哉。今之為謀。不以聖賢為法。不
以大謀為常。其所聽從。所爭辨者。皆近今
淺陋之言。以此而欲成國家之治。此辟如
築室之事。而謀之行。道
之人。是用不遂其成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廬切火吳或哲或

謀或庸或艾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止定也應厚也書曰思曰睿睿作聖視曰明明作哲聰曰聰聰作謀貌曰恭恭作肅言曰從從作父父即父治也言國亂雖不定不無聖者民生雖不厚亦必有哲謀肅父之人王不用之以圖治辟如流泉不引而不為用將無淪胥胥至于喪敗聖哲徒生可惜矣

不敢暴虎不敢馮音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

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

徒搏曰暴徒涉曰馮戰戰恐也兢兢戒也臨淵恐墜也履水恐陷也言衆人之慮不

詩經疏畧小雅黃鳥作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不敢

犯之其他則不知故喪國亡家之禍隱于無形則犯之會不為憂焉言及此戰戰兢兢如臨深淵薄取一刻自安乎

小宛 六章章六句

小宛大夫刺幽王也

刺詩之體不一有不直斥其人自責相戒而意實有本今聞者足以戒

宛切於彼鳴鳩翰音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

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宛小貌鳴鳩也項有補文善呼其侶翰羽戾至也先人祖父也明發天將旦光明發也二人父母也大夫謂彼小人善呼同類今且群升高位禍必中于君子我心

能不發傷丁是念昔先人至于明旦猶不能寐蓋有懷于我父母者無窮焉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

敬爾儀天命不又

齊肅也大司徒注云聖通而先識要之思肅作聖耳溫和克勝也富足也此下皆根懷我二人一句看懷我父母必謂我日人之肅敬而為聖者雖飲酒不肯至醉常溫飲必足兩推各自敬爾之威儀以順天休命非敬修之外又有天命也

中原有救音庶民采之螟蛉有子音蠋音負之音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切詩經疏畧小雅黃鳥作中原原中也救舊也大豆其葉謂之蠋人

之所棄可采以益饑螟蛉桑蟲也蠋細腰蜂也又名蒲盧以其形類蠋之細腰也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哺養之化為己子式用穀善似續念我父母又必曰救之益人庶民采之一善不可棄也螟蛉之子蠋負之有子皆可教也念此亂世無法可處惟日采善道及教誨爾子既自道續爾之後可矣

題彼脊令音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

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題視也脊令鳥比兄弟也則飛則鳴不自安也念我父母行也而同爾忝辱也所生父母也念我父母又必曰視彼脊令則飛則鳴則與爾同而不自安息爾有兄弟可不

但勉我則日有所行爾則月有所進風與
夜寐以相勤戒庶幾無辱于爾之父母焉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填徒典切寡宜岸
宜獄握粟出卜自何能穀

交交行來之貌桑扈猶脂也俗呼青背性
肉食而不食粟為鳥也所以比小人率循
也填朱註同病也寡孤也岸亦獄也韓
詩作狂鄉亭之繁曰狂朝廷曰獄自從穀
善也大夫又謂小人口桑扈本肉食而率
場啄粟小人貪濫亦無所擇哀我病殘寡
弱之民今且具入岸獄無不謂宜矣將又
誰能免于禍患我其持粟出卜聽于鬼神
而不知從何道而能善也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切小心如臨于

詩經疏畧 小雅 黃鳥什 五

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溫溫和也恭人有禮讓之人集止也惴惴
懼也大夫又自念曰我見溫溫恭人如止
于木而常恐墜也惴惴小心如臨于谷而
常恐陷也我今後亦惟戰戰兢兢如履薄
冰而已首章提起有懷二人作主二三四
章領有懷二人一語作為父母相戒之言
五六章體父母戒惡之意以自修免
禍其意懇摯未有刺語而刺倍餘矣

詩經疏畧卷第五終



小雅 卷第六

張沐疏畧

小弁之什

小弁 入章章八句

小弁 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孔氏曰太子宜曰也幽王信褒姒之譏
故逐宜曰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
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高子曰怨小
弁小人之詩也孟子曰小弁親之過大
者也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小弁之怨親親也親親仁也
弁盤彼鸞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切民莫不穀我
獨于罹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

詩經疏畧 小雅 小弁 五

之何

弁樂也鸞斯鳴鵲也爾雅注曰雅鳥小而
多羣腹下白江南呼為鵲鳥提提群貌穀
善罹憂也民皆得所而善如鸞斯之有所
歸我獨見棄于父母何辜于天言得罪于
天故有非常之事我罪伊何言父罪
我不知何有在心憂如何無可奈何也

踧踧徒歷切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音弱惻焉

如擣了老切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音弱疢

如疾首

踧踧平易也周道大路也鞠盈也取茂草
之穢道路猶棄似之亂王政怒思也擣心
疾也人思煩則怔忡如物之擣心也不脫
冠衣而麻曰假寐老猶死也疢猶病也疢

首節痛愛之
切切又然也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
屬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桑以給蠶梓作器用古多樹二木以遺子
孫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屬連離鹿也
毛體膚之餘裏心腹也辰時也謂六物之
吉凶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
歲時日月星辰猶今星士談命論八字耳
言維桑梓父母所植猶不敢不敬况瞻父
依母敢不為意乃父母棄我今我不得係
屬于父母之末體不得附麗于父母之心
腹不知天之生我我辰果安在也母亦生
辰之凶所致乎

苑音彼柳斯鳴蜩音嘒嘒音有漙音漙音者淵音漙音

詩經疏畧小雅譬彼舟流不知所屆心之憂

矣不遑假寐

苑茂也蜩蟬也嘒嘒聲也漙漙貌漙漙衆
也遑暇也言柳茂則蜩鳴其間漙漙則佳
草生其上萬物必有所依也今我無所依
狀如舟之放流不知終之所至也心之憂
矣即假寐亦不遑耳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雉之朝雊音尚求

其雌音譬彼壞音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音

莫之知音

伎伎舒貌鹿善奔走而伎伎然舒舒其群
也雉鳴曰雉壞壞也雉雅雅木符也

亦病木之名寧何也鹿走而留其群我豈
無兄弟之戀雉鳴而求其雌我豈無妻孥
之情而今不能相聚矣譬彼壞木疾病無
枝以相輔助心憂如此何莫有知之者

相彼投兔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

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之音

觀音相視投奔也先之脫之使前去也行道也
墮路家也君子指王也秉執限墜也兔見
迫逐而投人所利也猶憐其投我而先
之使脫道路之死人既死無可救矣尚或
理之使不暴露人皆有不忍之心固如此
也今君子操執其心維在于忍何也使
心方憂而
淚已下矣

詩經疏畧小雅君子信讒如或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

木倚音矣析薪音枕音矣舍彼有罪予之佗音矣

疇報惠順舒緩究察也倚倚也佗物倚其
前以防傾也枕隨其理也佗加也王信讒
言如受疇爵得即飲之復不惠順于我不
徐緩究察我之有是惡否也伐木者倚其
巔析薪者循其理即不甚愛之物猶不欲
妄挫折之今舍彼有罪不問而必予之加
也何

莫高匪山莫浚音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

于垣音無逝我梁無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

我後

在柔柔也柔木少木也樹立也蛇蛇委曲也君子之自立如樹小弱之木以養材不敢爭強于一旦也至于小人自強往來行讒全無所忌我則心焉數之有蛇蛇顧大之言以欺人者亦出口而巳無實也巧好其言如笙簧者徒見其顏厚而已無也

彼何人斯居何之糜無拳音權無勇職爲亂階

既微且廼市勇切爾勇伊何爲猶將多爾居徒

幾何

水草交謂之糜穢人所居地也拳言力勇言氣階梯也肝腸爲微脚脛瘡也腫足爲廼居下濕之地勞于賤役者有此疾也猶謀將大徒類也幾何少也言彼譏我者果

詩經疏畧

小雅

小弁

卷

何人斯我豈不知也居河之糜無力無氣之人實至此亂之階梯此人固常共賤役有微廼之疾爾雖強勇伊能何爲乎雖爲姦謀大多爾之徒類曾幾何乎言易制耳特我不以力尙寧爲莊染之君子不爲獲兔之犬學德不同也

何人斯入章章六句

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爲卿士而譖

蘇公焉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二公畿內諸侯卿士入爲天子卿士之官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

誰云從維暴之云

艱險也梁築堰水中以阻魚取便徑者多由之非光大之路也暴暴公也言諸我者何人其心甚險何躍我之閑地以陷我而不入我光大之門乎伊誰從爲此事維云暴公耳

二人從行誰爲此禍胡逝我梁不入音彥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二人謂我與暴公也咥弔失位也我二人相從而行事他人無與之者就此造禍又誰爲之其爲暴公明矣何以由邪暗之路陷我我既失位並弔咥之禮亦不行始者相交之厚不如今日之薄蓋云已不我好而絕我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

詩經疏畧

小雅

小弁

卷

愧于人我不畏于天

陳堂塗也大庭廣衆之地又若不信爲暴公而斥惡其人曰彼何人斯何大庭廣衆處與我稱好我則唯聞其相好之聲不見其身實與我好也卽人可欺天亦可欺乎不

彼何人斯其爲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

逝我梁祇攪音狡我心

飄風暴風也猛暴使人畏而莫知所自起攪亂也彼何人斯其爲飄風乎其讒譖之言不知自北自南無因而起何以暗處陷我攪亂我心不使得安也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音之之亟行遑脂爾車壹

者之來云何其肝切于

追暇亟疾也脂車所以送行也兩人之心無貳曰壹肝疑也言昔相交爾無事而行安徐不暇舍我爾有事而行亟疾我猶遲脂爾車而送之是以不二之心來我云何其疑爾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

者之來俾我祇也祇祈

否不也祇敬也昔者之時爾還而入見我我心固悅也即還而不入見我爾心無貳不難相知也夫以不二之心來自使我祇敬也

伯氏吹壎切仲氏吹篴及爾如貫諒不我

詩經疏畧小雅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爾斯壎同

伯仲兄弟也樂器土曰壎竹曰篴朱註壎大如鵝子鏡上平底似稱鍾篴長尺四寸圍三寸七孔一孔上出徑三分凡入孔橫吹之及與也貫繩串物也諒信也三物犬豕雞也詛盟也大曰盟小曰詛言我與汝同心一氣如貫然也諒汝不知我心如是也即出三物以詛爾可焉

為鬼為蜮音則不可得有覩土典面目視人

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是必為鬼為蜮然後可謂人也為鬼為蜮既不可得則覩然而目何以相對我故作此善歌以究極爾反側之情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二章章六句

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寺人巷伯也巷伯寺人之長寺侍也又名奄人周禮天官寺人之官凡五人侍王於路寢而掌王之內人及女官之戒令巷官道名內臣之所居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者如蘇公小臣傷於讒者如巷伯則上下其得以免乎

妻兮斐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甚

妻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文如實貝之相錯結言譖人編織衆事以成已罪如詩經疏畧小雅

錦之可觀彼為是者不已太甚乎

嗟切今侈今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音

與謀

嗟張口也侈大也南箕南方星名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踵挾舌廣為箕形適王也言譖人取我小事而張大之嗟今侈今如箕之張物然使我情罪日大而日彰彼為是者必自一人主之其誰主此謀乎

緝緝七立翩翩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

信

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言譖人終日口舌往來惟欲譖人然亦宜慎爾之言王有

時而悟且謂
爾不忠信

捷捷幡幡音謀欲諧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遷

捷捷便利也幡幡反覆也言讒人便利其口為反覆無定之說無非欲為諧言王今豈不爾受及謂爾不信之時終其遷禍于汝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驕人驕人驕競也好好喜也勞人被讒之人憂勞也草草憂也無如之何因呼天曰盍察視彼驕人矜此勞人乎

詩經疏畧 小雅 小弁 卷

取彼譖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投棄畀與也豺狼屬有北北方寒涼不毛之地也有昊言昊天也此惡之甚而欲投之言此譖人投與豺虎豺虎惡而不食投與有北有北惡而不受則投與有昊以聽之於天可也此惡而無何之辭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是也

楊園之道猗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楊園園名下地也道路也猗加也畝丘丘名高處也寺人官名孟子其字也凡百君子百官也言由楊園下畝之路行之漸加至於畝丘之高幾人以小臣漸已加于高

位故我寺人孟子作爲此詩使凡百君子敬聽而豫防之不致無辜而陷于罪也

谷風 三章章六句

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習習利也谷風東風也將且也言有習習之東風則雨將至矣此自然之和應也乃恐懼之時維予與汝相善至于安樂汝反棄予何哉豈非朋友道絕風俗之薄乎

習習谷風維風及頽音將恐將懼實至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詩經疏畧 小雅 小弁 卷

爾雅焚輪謂之頽扶搖謂之焱實置也遺失也言習習谷風本宜致雨乃不雨而風且至于早而頽矣其變然也爾于恐懼之時須我相助放置我于懷及安樂無須于我而棄我如遺矣亦言其反常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山言高大比勢位強勝之人草木比弱小之家萎枯也大德恩惠也言習習谷風既無雨應而且維見山之高也此時維勢位強勝之家人不敬薄如山之崔嵬然若枯也雖有大德亦忘之而小怨則不忘此真俗薄道絕也

蓼莪 六章 四章舊句二章章八句

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

爾

王室昏亂民人不得其所其有父母勞苦而死其子不得盡終養之孝作此詩以自哀而刺王深矣

蓼莪者莪五河切匪莪伊蒿呼毛切哀哀父母生

我劬勞

蓼莪長大貌莪美菜也蒿賤草不可食也言父母生我爲長大之我可賴以養今乃不得其養以死非我伊蒿矣又念父母既生我而猶劬勞此其所以重可哀也此即詩經疏畧小雅小弁

序民人勞苦之說非謂生產之事劬勞也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音哀哀父母生我勞瘁

蔚壯茂也亦曰壯蒿不可食瘁病也又言父母期我之養不得而死則我又非我伊蒿又念父母既生我而猶勞瘁重可哀也故音僅

餅音平之馨音切矣維音雷壘音雷之耻鮮民之生不

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

恤入則靡至

餅小壘大皆酒器也馨盡也鮮民窮獨之民親死故也怙覆護也恃扶持也銜馬銜不能吐去也至歸也銜待給於親待給於子親勞瘁而不得其養以死豈非行之

大罪故鮮民之生而愧不如早死而安也父念今無父母其何所怙詩出則銜無窮之憂恤入則如窮人無歸焉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無我畜我長我育我

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鞠生也拊撫也子生父母無時不以手撫摩之也畜養也謹其出入察其啼笑審其饑寒疾病皆是長長大也皆父母長大之也育教也如教之食教之行生教之言語及其所識之類顧父母行而兒不隨則視也復兒行而父母不隨則追喚之也腹懷抱也父母於子不能暫舍出入動作無不懷抱之也以上皆就生小時言父母之恩如此今欲報之以德如昊天無窮可從何處報也

詩經疏畧小雅小弁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烈烈威也發發急也比南山之酷政穀善也謂人皆有父母也獨何害父母遭變也謂南山烈烈而威怒暴風發發而急疾此時民莫不有父母我獨何遭其害也

南山律律音音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律律嚴峻也弗弗疾逆也卒終養也南山之律律無情飄風又疾逆而摧人此時民皆有父母以盡終養我獨不得卒事父母也

大東七章章八句

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

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東人不得衣也。西人安適于衣食。始如天上人矣。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皖彼牽牛。不以服箱。

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挾天畢。載施之行。

章衣也。求而予之曰報。皖星。旋明也。河鼓謂之牽牛。亦漢側星也。服箱也。箱車箱也。啟明長庚皆金星。旦則先日而見為啟明。暮則後日而見為長庚。挾長也。天畢畢星也。狀如掩兔之畢。因言我嘗望繼女而未天。既不能成衣以報我。即彼皖然之牽牛。亦不能駕車以服我。役之明已耳。若此長大與共早暮。而助我役之明已耳。若此長大之天畢。適如施掩捕于我。常使我困于財役。不得歸也。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

詩經疏畧 小雅

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翕。其舌維北有

斗。西柄之揭。

箕星在南方。有踵有舌。人象之為箕。以簸揚五穀。斗北垣七星也。有斗有柄。人象之為斗。以挹酒漿。挹取也。西柄者。北斗柄隨月建。西其柄。則秋時也。揭挹也。柄挹在西。則取物于東也。言箕不可以簸。糧斗不可以挹。飲則天不助我。之飲食使我貧也。豈惟不助而箕引其舌。若有所噬于我。斗西其柄。日有所取于東。天復其有以病我。又何不困傷焉。刺之至矣。

四月 八章章四句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排禍

怨亂並興焉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四月建巳之月也。陽極陰生之際。此君子將盡而貪殘在位也。六月二陰已生。炎暑薰灼。比禍中天下也。大夫謂今天下其四月乎。時則維夏。陽盡矣。漸已六月徂暑。氣酷烈矣。于是呼先王曰。先王非人。已為神矣。何忍予後人如是。而不救乎。欲先祖為我誅貪殘也。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亂離瘼矣。愛其適歸。

淒淒涼風也。升草木之總名。腓病也。離散瘼病。爰於也。適主也。大夫謂今其時又秋矣。其適歸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烈烈氣嚴凜也。發發疾也。大夫謂今其時又冬日之嚴凜。可畏也。飄風之暴疾。中人獨何害也。此言困極必亨。既禍歸小人。民自蘇矣。以上三章。舉夏暑秋肅。冬烈春生之序。見理勢必然。下五章言怨亂之實。山有嘉卉。侯栗侯梅。靡為殘賊。莫知其尤。

嘉善侯維也。栗梅皆果木。其實美。廢息也。尤過也。大夫謂時俗相趨。人即有栗梅之美品。及其在位。亦廢其嘉善。而為貪殘之人。此其為過大矣。賦于時。單亦莫之知也。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載則也構結也大夫謂相彼泉水則有清濁之分加禍于人亦宜有善不善之別我日構禍不知何如而後云善可以免禍也前章言在位貪殘此言下國構禍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滔滔大水貌江漢南國二水也紀綱紀也江漢就道則衆水自得其條理我指王說大夫以江漢比賢人曰江漢所以紀衆水江漢不安其流天下條理紊矣今有盡瘁以事王者而王則寧不我唯欲去之何也

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匪鱣匪魴匪鶉音匪鶉音匪鳶音翰飛戾天匪鱣音匪魴音

潛逃于淵

詩經疏畧

小雅

小弁

亥

鶉鶉也似鷹而大鳥鶉鳥也皆善飛上薄雲漢戾至也鱣魴大魚也大夫言國不川賢則怨亂並興世不可處我欲高飛深藏數不能爲鳥魚也

山有蕨微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蕨微皆可食者也杞桋樹也即枸杞一名地骨槎赤桋也亦皆可食言我退居山水之間食蕨微杞桋雖貧賤何所怨而作爲此詩者惟以告其哀痛天下之心非以爲其私也

北山 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已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一章言不得養父母三章三章言已偏勞四五六章言役使不均之實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杞枸杞也偕偕強壯貌大夫託采杞登北山以望父母謂我強壯之士朝夕從事于役王事不可以不堅固則不得歸養父母以貽我父母之憂耳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溥大也率循濱涯也言土之廣臣之衆而執政大夫役使不均偏役于我我從事獨勞賢猶

詩經疏畧

小雅

小弁

亥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彭彭然馬不得息也傍傍然事不得已也嘉鮮皆善也將壯也旅養同經營營營造言我馬之不得息役之不得止如此偏役者王蓋善我之年未老善我之貌壯大且力方剛強故四方之役皆欲我經營之耳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

已于行

燕燕安也息止也瘁病也事國從國事也息安偃伏也行行役也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或不知叫號音或慘慘七感劬勞或栖遲偃

仰或王事鞅掌。

叶荒召之從役聲不知如不問者慘慘也。情進徐緩自得也。偃仰俯仰自如也。秋勞則不暇為客。

或湛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

議。或靡事不為。

湛沉也。咎過也。出入風議。不事勞役。而且出入議。談人之動情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

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不知而使之供職。事適足以自汙。既而明之。故深悔也。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疢兮。

無者戒辭也。將使也。大車任載之車。乘車曰御。載車為將。祇適。疾病也。將大車。則塵汚於已。使小人則亦汚及已。故可憂者。不畜百端。令人不敢思。故自戒無思。思則致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煩。

冥冥昏暮也。煩光也。將大車。則塵復冥冥。使小人亦如之。此中百憂。不堪自思。思則終身之冥冥。不能出于光。

無將大車。維塵離離。今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離猶蔽也。重。憂不可勝也。使小人之久。則為所壅蔽。我亦漸為小人矣。愈思愈見其甚。則百憂豈不益重。不可勝哉。

小明之什

小明 五章三章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朏

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

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

呼天者。所以訴仕亂世之苦情也。徂行。徂往也。朏。野遠荒也。初吉。朔日也。孔氏曰。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離。同歷。共。同恭。共人。恭內職之人。大夫妻也。罷。網也。大夫呼天而言。我往役于西。經荒遠之地。至二月朔日。乃任政。今則歷夏暑冬寒矣。觀此亂世事。不可為憂之甚。而不敢言歸。心中如有藥毒之苦也。念彼共人。在家思我。之歸。當涕零如雨矣。我豈不懷歸。畏此罪。網之密。不敢言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

念我獨兮。我事孔疚。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

彼共人。嗟嗟。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除。除舊生新也。亦謂二月朔日耳。歲。衆懼勞也。嗟。嗟。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我往

呼天者。所以訴仕亂世之苦情也。徂行。徂往也。朏。野遠荒也。初吉。朔日也。孔氏曰。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離。同歷。共。同恭。共人。恭內職之人。大夫妻也。罷。網也。大夫呼天而言。我往役于西。經荒遠之地。至二月朔日。乃任政。今則歷夏暑冬寒矣。觀此亂世事。不可為憂之甚。而不敢言歸。心中如有藥毒之苦也。念彼共人。在家思我。之歸。當涕零如雨矣。我豈不懷歸。畏此罪。網之密。不敢言歸耳。

時取言于日月之際。今何云其能還而哉。已暮矣。念我身獨而事衆。又憂我勤勞而無暇也。念彼共人在家。當瞻瞻然懷視于我。我豈不思歸。畏此譴怒。不敢言歸耳。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明於六昌云其還。政事愈

熾。歲聿云暮。采蕭穫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

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奧。煖也。亦謂二月。歲事急迫也。蕭。蒿屬。菽。豆屬。采。穫。收割也。言歲暮之時。詒。遺。伊。此。戚。憂也。又言我初往。日月方煖之時。今易云能還。政事方益急迫也。今歲云暮。見采蕭穫菽。感時物之凋謝。而增心憂。皆我仕于亂世。自貽此憂耳。念彼共人在家。思我當不能安寢。與而言曰。我其出而。同宿乎。我豈不懷歸。恐人謂我既欲求仕。又復求退。畏此反覆耳。

詩經疏畧

小雅

小明

卷五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

之聽之。式穀以女。音汝

君子大夫也。靖。靜。共。恭。位。職也。式。用。穀。善。以與也。于是。德。妻子在家。念我之言。必曰。嗟爾君子。惟無常自安處。寧靜以恭爾之職。必正直之人是與。若此。雖鬼神聽聞。用善與汝矣。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

之聽之。介爾景福。

息。暫止也。好。篤。好也。介。爾。雅介。善也。景。大也。此亦與前同意。但相勸戒益切。仰。暫安。

息。亦不可。其靖共爾位者。必篤好正直之人。則神聽必且善爾。以大福矣。

鼓鍾 四章章五句

鼓鍾刺幽王也。

儒者多謂旁考經史。幽王無此文。子謂此即可考者。嚴氏曰。古事亦有不見於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得之。

鼓鍾將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

子。懷允不忘。

將。將。聲也。淮水出信陽桐柏山。經正陽壽州。東會于泗沂。入海。湯。湯。流貌。言幽王鼓鍾于淮水之上。為流連之樂。久而忘反。聞者憂傷。因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不能忘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小明

卷五

鼓鍾喈喈。淮水湑湑。憂心且悲。淑人

君子。其德不回。

喈。喈。衆聲協也。湑。湑。水聲雜。喈也。悲。既傷則悲。回。邪也。古之王若無流連之樂。故德不回也。

鼓鍾伐鼈。淮有三洲。憂心且妯。淑人君

子。其德不猶。

伐。擊也。鼈。大鼓也。周禮作鼉。鼓。有四面。注云。長丈二尺。三洲。淮上地。水中可居者。先言鼓鍾。泛于水上。此則登三洲。加大鼓而益振之也。妯。動也。憂于心而妯動不安。

也猶若也古之君子其用禮樂得其至宜不若是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

簫不僭飲欽聲大而可敬畏也鼓猶彈也同音和音也雅二雅文武周公之詩南二南本繁之周公召公風化之始也簫籥舞也僭亂也此言淑人君子之德不猶人者以言整則敬以和以言文則風與雅以言容則簫舞皆有行綴而不僭亂何今之不古若歲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楚茨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饑饉

降喪民卒流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詩經疏畧

小雅

小雅

楚茨

政煩賦重所以田荒民流田荒民流所以祭祀神不饗也神不欲則亂亡之患大矣故思古以傷之此採詩時所記題高若魯傳申說不過象辭立意由後以原之耳可以論文不可以

楚楚者茨言抽

其棘

自昔何為我藝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妥

介景福楚楚茨棘貌茨茨藜也抽除也茨實繁而銳刺人蔓生長條曰棘除則抽去之藝種也與與翼翼稷庶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也禮曰詔安尸蓋祭祀坐族

介景福

楚楚茨棘貌茨茨藜也抽除也茨實繁而銳刺人蔓生長條曰棘除則抽去之藝種也與與翼翼稷庶貌露積曰庾十萬曰億饗獻也妥安也禮曰詔安尸蓋祭祀坐族

子為尸使奠迎尸使處神坐而拜以安之也伯勸也尸告飽祝伯之再食尸又三飯介人也善也景大也言楚楚者茨而必抽除之以極熟其地古人何為乎亦曰我藝黍稷耳是以黍稷皆盈倉庾皆實則為酒食以饗祀鬼神而受侑之可以大受大福也

濟濟

子禮踳踳七羊切

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

剝或亨

或肆或將祝祭于祐

祀事孔明

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

壽無疆

濟濟踳踳衆人趨事之敬容也絜潔也冬祭曰烝秋祭曰嘗剝解剝其皮也烹煮熟也肆陳也謂陳其骨體于俎也將奉也祐祭名在廟門內待賓客之處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于此故既祭復使祝博求之于門內也明著也皇大保安也饗故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小雅

楚茨

孝孫主祭之人慶福也介大也此明「節」景福哉蓋濟濟踳踳者衆人各敬其職事以至烝嘗祈祭無不致敬如此而鬼神之道已甚著明于人心矣先祖于是皇然如在神安而末歆則孝孫自有慶報以大福萬壽無疆

執爨七亂切踳踳七畧切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

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

獻酬交錯

禮儀卒度

笑語卒獲神保是格剛鵲報切

饗龜也。有一饗饗以炙肉。燠饗以炊米。踏
 蹠敬貌。俎載牲體者。碩大也。燔燒肉也。炙
 炙。用也。皆所以從獻也。兄弟以燔從是也。
 君婦主婦也。莫莫清靜而敬至也。豆所以
 盛內羞。羞羞王婦薦之也。孔其庶多也。賓
 客勸祭者也。獻酬交錯者。獻以禮畢。主人
 酌賓曰。獻賓飲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
 復飲賓曰。酬賓受之。奠于席前而不舉。至
 旅而後少長相勸而交錯以徧也。卒盡也。
 度法度也。獲得宜也。格至酢報也。此又言
 介福之實。極盡其禮敬也。言執饗爲俎爲
 豆爲賓客一切禮儀盡合法度笑語盡得
 其宜神保來格報以大福萬壽攸酢矣。

大福萬壽攸酢矣

切面

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

天小雅

小明

六之五

孫苾必音

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機音

如式既齊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

億

饋敬也。式法。愆過也。工祝。祝官也。致告。報
 也。徂往。養子也。苾芬。香也。嘏饗之也。卜于
 也。幾期。式法也。既盥也。齊心齊一。獲貌。疾
 肅。匡事得正。敷成不正也。錫錫。極至也。時
 是也。承上言。我既有其敬之心。禮法悉莫
 有愆。而神自饗焉。于是工祝致神意以假
 主人。往于孝孫以福。曰爾飲食芳潔。神嗜
 饗之。故予爾多福。兄爾祭祀。復如期如法
 爾心盡齊一。貌盡疾肅。事盡得其正。敷成
 其邪。故永長于爾。以百福之極。萬億之義。

具醉止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率歸諸室
若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戒備也。禮樂備而祭事畢也。祖位祭畢至人往阼階下西面之位也。致告致神意以告利處于主人言孝子之利養成畢于是神醉而尸起送尸而神歸鼓鐘者尸出入奏肆夏也。諸宰冢家宰也。廢止徹去也。祭畢則徹去其物。諸宰君婦各有所徹不遲徹以疾爲敬也。諸父兄弟皆燕私者祭畢歸賓客豆俎同姓則留與之燕以盡私恩焉。

樂具入奏以緩後祿爾散旣將莫怨具慶旣

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

詩經疏畧

六
小雅

小町

五

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入奏爲燕私也。凡廟之制前廟以奉神後寢以藏衣冠祭於廟而燕於寢故此將燕而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綏安祿福也。將進也頭拜至地曰稽首考壽惠順也。祭有定法則甚順于禮有定時則甚得其時替廢引行也謂燕私時樂俱入奏于寢俾人君安受後福後福者何爾殺既盡諸父兄弟莫有怨憾而俱歡慶醉飽小大皆稽首于君曰今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兄孔惠孔時無不盡之由是子子孫孫勿廢此禮而引行無極也此所謂後福耳若幽王政煩賦重致使田荒歲凶民多流亡祭祀缺畧而神不饗國運促急徒自殃耳此其刺之之意也。

信南山

六章章六句

信南山刺幽王也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

天下以奉禹功故君子思古焉

序以此詩專屬之成王蓋必有據自大禹治土之後至周公相成王致太平天下又一番疆理也大約以下思古皆謂成王耳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哻哻音原隰曾孫田之

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南山終南山也甸治也哻哻墾闢貌曾孫指成王會重也疆者為之大界理者縱橫其溝塗畝壟也或南其畝則北可知或東其畝則西可知從陽言也詩人謂信哉彼南山之丘甸自禹始治之矣其後尤加開墾原隰哻哻然盡為成王之功也既為我詩經疏畧

又為我理又為我南東其畝焉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音益之以霡霂音

既優既渥音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雨雪下雪也雰雰雪貌小雨曰霖霖優餘也渥厚漬也霑澤足至也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也言成王田事既修上通于天雪雨降澤而生我百穀矣

疆場音翼翼黍稷彧彧音曾孫之穡以為

酒食音畀我尸賓壽考萬年

場畔也翼翼然閒整也彧彧然茂盛也饒日穡畀予也言成王地利天時雨得則

田整飭而穀茂盛故曾孫之穡也于是以為酒食而獻之尸與祭之賓神人共協此壽考萬年之道也此見幽王廢田功則又無以事鬼神獲福壽也下三章同

中田有廬音疆場有瓜是剝是范音獻之

中田田中也范酢菜也祐福也一井之田其中百畝為公田內以二十畝為入家廬舍於畔上種瓜瓜成剝削淹漬以為范而獻之皇祖所以貴四時之異物而順孝子之心焉是皆壽考之道而受天之福也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

啟其毛取其血音

詩經疏畧

清酒清潔之酒所謂鬱鬯也騂赤色周所尚也祭禮先以鬱鬯灌地求神于陰然後迎牲以享于祖考既灌迎牲殺烹人以致陰氣是也執主人親執也鸞刀刀環有鈴聲中節也啟毛以告純也取血以告殺也取膏以升臭也膏脂也以脂膏合黍稷實之於蕭而燔之以求神于陽也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于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于牆屋故既灌然後燔蕭合蕭藉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炳

音襄禮同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

以介福萬壽無疆

丞進也。丞，芬香也。丞，享必芬。既求神之後，
祭獻也。祭，祀之事。本由以如此之禮義行
之，則幽者甚明。先祖既死，子孫多所忽，易
以如此之禮義神之，則居然神不可射而
先祖于是皇然大矣。介，大也。凡詩論福壽
究只是理人君能如是盡禮致敬，是極闊
修之事。况敢顯存禮義自
致福壽然而即所謂報也。

甫田 四章章十句

甫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極陳古之美盛，則幽王之不然可知。此
言之無罪，聞者足戒也。前後諸詩同體。

倬音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
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或耔，黍稷薿

詩經疏畧 小雅 小明 卷十

蕤音攸。攸介攸止，烝我髦士。

倬，明也。甫，大也。十千，為一成，以萬畝之田而
九取其一，則有此數陳舊粟也。自古，又是
成王，述古也。有年，豐年也。今，成王時也。耘
除草也。耔，種也。蓋後稷為田，一畝三畝，
廣尺深尺，播種其中，苗葉以上，稍耨龍草，
因隨其土，以附苗根，壟畝平，則根深而
耐風與旱也。薿，茂也。介，助。止息，丞進也。爾
雅髦士，官也。詩人謂民生于今，其命制乎
天。若先王之民，其命制乎君。蓋有法焉。先
王曰：倬彼大田，每歲取其一，一不成之田
以有十千之人，不為不多矣。新者有人，則
舊積無用，即以食我農人之不足，不給者
此自昔所以往往有年，水旱災傷而不困
者，此之故也。今我適南畝，農人或耘或耔，
而黍稷已極茂盛，十千之人，可以必矣。于是
出我之陳，以助其耕耨而休息之，以勞農

又進我農官而勞之焉。此蓋成王
尊祖宗之法，以勞農有如是也。

以我齊音明。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

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

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齊與衆同。曲禮：稷曰明，粢稌而曰明，謂新
潔也。羊言犧，謂純色也。社，后土也。方，迎四

方之氣於四郊也。曲禮：天子祭四方，蓋皆
秋成報功之祭。藏，善也。我田既有秋成之
善，故以齊明犧羊報神。乃農夫之所慶喜，
御迎也。田祖，先嗇也。謂始耕田者，此孟春
祈穀之祭，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
之神，以求甘雨之雨，雨以及時，為甘介助
教善也。祈，甘雨也。大助我禾稼，善養
我士女也。此見豐年報祈如是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小明 卷十

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餼，彼南畝。田峻至

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

會孫不怒，農夫克敏。

會孫，成王也。來止，親臨賦也。勸稼穡也。饁，
饋食也。田峻，農夫也。攘，取也。易治也。長畝，
竟畝也。善美有多，敏勤也。此言王者省耕
見婦與子，饁于南畝，田峻至而喜焉。攘取
左右之食，嘗其孰旨而孰否焉。又見禾之
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終當善而且多矣。
王者，子是不怒而喜，曰：農夫其能
敏哉。此先王與民相親如是也。

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會孫之稼，如茨如梁。會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

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稼禾之有榮者茨屋蓋言密比也梁車梁言豐隆也庚穀之露積者水車箱也高地言也言收成之日其先見禾榮之多繼見露積之多于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或黍或稷或稻或粱無一不有焉此農夫之慶耳報以大福者在此

大田 四章二章八句二章九句

大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此亦傷今思古與前後諸詩為一例說者疑序何獨依寡婦之利一句為義不知詩人本有感于此事而作其辭則自推廣耳序與詩同時故不嫌若後人據詩經疏畧小雅

大田多稼既種上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既碩曾孫是若

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乃事即種戒也覃利俶始載事庭直碩大若順也詩人引古曰此大田之多稼皆由人君重農既今我頃擇其種而畜之又戒我修其耒耜焉乃事既備矣則以我利耜而始事于南畝播種百穀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苗始生既庭宜而且碩大也曾孫之心愛民重農故心于此而已順也

既方既皂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

音賡及其蝥賊無害我田穉音田祖

有神秉畀炎火

方房也謂孚甲孔氏曰穗上已有孚甲孚米外之粟皮甲在孚外實未堅曰早根童梁也黍似苗稗草也食心曰螟食葉曰蟊食根曰蠹食節曰賊田穉幼禾也即庭碩時耳秉執畀予也炎火夏月炎天也言苗初庭碩既而乃生房乃成實乃堅厚乃齊好其致然者由于耕草去蟲無害我田禾于穉小時也又田祖相傳之法有最神者而予之炎火之下不死而相宜豈不神乎

有滄妻與雨所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彼有不穫穉此有不歛穉彼有遺秉此有滄穗伊寡婦之利

滄雨多貌妻妻苗承雨貌與雨苗與于雨也新新與貌公田者方里而井井九百畝其中為公田八家皆私百畝而同養公田也先公後私愛君也穉束也秉把也滄留滄也伊此也夫禾穉時宜乾及後長時則宜雨故炎火之後繼之以有滄之雨而苗妻妻然與雨所祈然民則喜而祝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如是早滂得宜則收穫自多彼則有不及穫之穉禾此則有不暇歛之束穉彼則有所遺棄之秉把此則有所留滄之禾穉不盡取為利以此遺寡婦之利也

會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

方禋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

介景福

精意以享謂之禋。騂黑牲也。有用騂牛。有
用黑牛。隨其一方之有也。介善。景大也。收
獲之時。曾孫來止。以省斂。見婦若子。饋食
南畝。田畯至而喜之。如是則曾孫之喜可
知也。來至其方。即禋祀某方之神。各以其
方色之牲。與其方之黍稷。以享報而祈祀
焉。于是神歆其享祀。而
曾孫以善其大福矣。

瞻彼洛矣

三章章六句

瞻彼洛矣。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

侯賞善罰惡焉

幽王廢爵命之典。故
善惡不明。所以刺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小雅

卷五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

韞韞

音關音有與。許力切。

以作六師。

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泱泱。深廣貌。君子先
王也。福祿。言爵命諸侯也。茨。蒺藜。其爲物
施布而有次第。君子之施爵賞如之也。韞
韞。戎服也。所以賜諸侯之有功者。合韞爲
之。所謂蔽膝是也。奧。赤貌。六師。天子之六
軍也。詩人謂瞻彼洛水之上。昔之君子。嘗
至止其地。而爵命諸侯矣。其以福祿錫人
無不徧布。而有次第。故諸侯有功者。命之
韞韞。然後得統六師。爲天子征伐焉。韞
韞。所謂賞善也。而六師。即以伐惡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韞韞
有珌。音必。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韞。容刀也。今刀鞘。珌。刀上飾。必。刀下飾。二
者亦戎服也。諸侯瑩珌而珍。黃金謂之
璽。詩人謂瞻彼洛水之上。昔之君子。至止
其地。其爵命諸侯者。又有命之韞者。有命
之珌。珌者。功之次也。亦皆得與於天子之
征伐。如是。賞罰明。而天下懷德畏威。君子
其家室矣。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

子萬年保其家邦

詩人謂瞻彼洛水之上。昔之君子。至止其
地。行其爵命者。自首功。以及其次。既無不
同。受福祿矣。則亦必同心王室。以弭禍亂。
而君子之家邦。豈不萬年鞏固乎。幽王廢
此典。有功不賞。罪惡不罰。則諸侯
離叛。家邦有岌岌危殆之勢矣。

詩經疏畧

小雅

小雅

卷五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裳裳者華。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
在位。則讒諂並進。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
世焉。

裳裳者華。其葉湑湑。今我觀之子。我心寫兮。

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

裳。下服。水之華。盛多而覆于葉下。其美裳
然也。湑。盛貌。世祿之臣。盛多而美。皆受
祖宗之祿。如裳之華。有其葉之湑。以此
之。子即世臣也。寫。舒也。譽。有名譽。處。安
也。詩人謂古之世祿之臣。盛美者。皆其祖
父之教澤所及。我見之子。我心得舒。寫也。

我心舒寫是以之子
有稱譽而得安處矣

裳裳者華音其其黃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
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芸黃色也黃中正之色也木之華黃比世
皆有中正之道有章車服之美我見之子
有車服之文章是以有慶矣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
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白潔素次于黃亦正色也四駱四馬也沃
若美也詩人謂世祿之子或中正或潔素
故我見之子乘其四駱其四駱之轡且
沃若而美焉亦有功德者之必有慶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小明

卷五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
其有之是以似之

左右大臣在君左右者也左言乎佐右言
乎佑皆輔助也似嗣也詩人謂古世臣盛
多子是在左以佐乎君者君則宜之在右
以佑乎君者君則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人
君長嗣其世而不絕其功若絕其世則左
右即無人矣觀古則幽王用小人譏諂並
進以間世祿之
臣不言可見也

桑扈

四章章四句

桑扈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禮文焉

交交桑扈

音戶

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交交飛往來貌桑扈猶脂也鶯然有文章
也君子亦謂古明王也樂樂循理也胥相
也祜福也詩人謂彼桑扈交飛往來其羽
則有文章君臣上下可無禮法威儀以相
與乎君子樂循禮以相與則受天之福矣
禮文者民受天地之中以生自然之節度
樂循此則合天心自界
福祜下文言福之實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頌頌也桑扈頌文尤美屏蔽也詩人謂桑
扈交飛往來其頌文有可觀朝廷為萬邦
之首領人皆觀仰之可無禮文乎君子樂
此相與則為萬邦之屏蔽國有禮相維國
家可以鞏固矣
下文言屏之實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如字受福不

詩經疏畧

小雅

小明

卷五

那

翰幹也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屏翰外
也而所以衛家邦禮文外也而所以衛吾
身百辟諸侯也憲法也戢飲也難不易也
不敢放肆于禮之意那多也詩人謂君子
而為萬邦之屏翰則百辟以我為法是皆
戢難之心之所致若不戢不難受福亦不
戢難之實
下文言

兕觥

音求

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去聲萬

福來求

兕觥爵也觥兕角貌旨美也交上下交接
也故傲慢也詩人謂如飲酒之際易肆易
忽而猶必戢且難焉執兕觥則解然者不
吝肆易也飲旨酒則戒醉而思和柔亦不

宮辟易也。由此推之。于凡所交接之際。皆
不傲慢。則無事求福。而萬福且來。求我也。
豈非受天之祐乎。

鴛鴦 四章章四句

鴛鴦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於萬物有道。
自奉養有節焉。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鴛鴦匹鳥。止則相耦。飛則為雙。性馴耦也。
畢小網長柄。以卷禽獸。羅網也。張之待鳥。
獸者。君子古明王也。詩人謂鴛鴦之為鳥。
人所不捕。乃見人則必飛者。猶有畢之羅。
之之。恐即此可窺萬物之情。所惡莫甚於
死矣。而古明王。于是知交萬物有道也。則
詩經疏畧 小雅 小明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石絕水曰梁。人不能至之處。戢也。戢其
左翼。以翼戢飲之。鳥不驚。則多如是。
以自安也。遐遠也。詩人謂鴛鴦人所不捕。
猶不能自安。必在絕水之梁。而後戢其翼。
焉。即此可窺萬物之情。所欲莫甚於生矣。
古明王。于是知交萬物有道也。則必曲
有以全其生。而後物乃得其安。君子與萬
物同其安樂。雖壽萬年。享遐福。又其宜矣。
觀此二章。則刺幽王違物理。以致百姓
受禍。亦可知矣。

乘馬在廐。秣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

艾之。

乘馬王者之馬也。廐馬室也。挫作莖。芻也。
秣馬以束禾飼之。要言不食粟也。艾養也。
詩人謂古明王之乘馬。居則推之。行則秣
之而已。為其為已所乘。不以奉養耗國用。
也。君子不以自養為心。則天下曷能不
養君子。雖壽萬年。而福祿艾之可矣。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綏安也。詩人謂古明王之恤國用。而儉于
乘馬。則亦不欲自安也。君子不以自安為
心。而天下反欲安君子。故又願萬年之壽。
而福祿綏之矣。觀此二章。則幽王養乘馬
以殘國用。竭民財以自奉。
養自促福壽。又可知矣。

頍弁之什

詩經疏畧

頍弁 三章章十二句

頍弁諸公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
同姓。親睦九族。孤危將亡。故作是詩也。

有頍者弁。實維何何。爾酒既旨。爾殽既
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焉與女蘿施于松

栢。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
懌。

頍。天子弁貌。弁皮弁也。上下通服之冠。首
焉皆美也。焉。草名。寄生也。女蘿。亦草名。在
草曰兔絲。在木曰松蘿。附木生。根為積。同
如巢。蘿。纏綿其上也。君子指幽王也。奕。奕。

無所薄也言服類然之弁者伊何為非為
天子耶天子之酒既美所當與燕樂者
豈伊異人乎必皆兄弟至親而匪他人也
至于九族中有非同姓其於王猶焉難之
附松栢不見王則憂見則喜也此皆
不容于不親而王皆暴戾之何與

有類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穀既時豈

伊異人兄弟具來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

君子憂心忼忼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期時也音時互文也忼忼憂而憤也臧善
也言此類然之弁宜用于何期實維燕時
也酒既美而時其所當燕樂者豈伊異
人乎必兄弟皆來也至于九族之親亦以
異姓而得附于王不得見王
則憂憤生既見則相善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類弁什 章

有類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穀既阜豈

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雪先集維霰

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阜多也甥舅謂姑姊妹母妻之族承上焉
難一段言也霰散也雪將大則先必為溫
氣所搏消散而下為霰幾期也宴安也言
類然之弁在首即宜知已為天子而當用
之以燕也况酒既美而多其所燕樂者
又豈有異人同姓有兄弟異姓有甥舅而
已今皆不相親睦王之孤危如是天將雨
雪先集維霰國家將亡親族先離則王之
死喪將近雖欲與兄弟甥舅相見亦無期
矣乃猶不知憂而樂酒今夕雅晏安而已
車牽 五章章六句

車牽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
讒巧敗國德澤不加於民周人思得賢女
以配君子故作是詩也

間去聲開車之牽音轄今思變季女逝兮匪饑匪

渴德音來括音雖無好友式燕且喜

間猶入也開猶管牽轄也車將行則入關
車之轄而後行變美也季少也逝往也德
音有德之言也括總也燕飲也大夫謂我
將問彼開車之轄思以載變然之季女往
配君子我何以如此其迫切乎非為飢非
為渴欲以賢女之德音來括一切而歸之
德也我雖無忠良之好
友亦將用燕而且喜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類弁什 章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

式燕且譽好爾無射

依歸也平林平地之林集聚也鵲雛也鳴
則羣集驕然也辰時也碩女大德之女也
今善射厭也大夫謂我何以無友而喜乎
以其類自不孤也平林之中有鵲焉則羣
知自集類相從也時彼碩女也倘以善
德乘此饑渴之時而來配君子君子所好
者碩女碩女所好者善德則天下必投所
好而羣集如鵲焉是猶碩女以令德來而
教之也豈但好友在朝盡善類矣于斯時
同類皆用燕喜且為揚譽以好爾碩女之
德無厭
教焉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

無德與女音式歌且舞

無德無恩德于民也女謂民也大夫謂于斯時善類既多德澤加民者深遠碩女雖無旨酒嘉猷以及民而民之用飲食皆可樂女雖無私恩以及民而式歌且舞也

陟彼高岡析其柞音昨薪析其柞薪其葉滑兮

鮮上我觀爾我心寫兮
高岡比高位也析疏其密也柞山木也或謂此柞薪稱小之柞滑茂也鮮少也大夫所事亦惟為國家教士養賢如析薪柞薪之小材以備後日之用柞薪既析其葉茂盛而長育也雖日後之用我鮮能及見然我心則輪焉而無憂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類 弁 什 卷 五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非六轡如琴

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高山喻有道君子也景大行道也大道喻天下蕩平也止語辭琴和也慰安也大夫謂有道並進君子無譏巧之行我將皆以高山而瞻仰之矣其德澤加民無偏黨之政我將由此大道而履行之矣遂又言其履行大道之美曰此時我其如乘四牡以馳周行六轡之和如琴焉不亦安樂乎思非去褒姒代以賢女不能慰此心也故又云安得觀爾新昏以慰我心乎

青蠅 三章章四句

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營營往來貌青蠅能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化善惡也樊藩也止藩將何人之間而中之豈弟樂易也君子王也望王持心樂易也無信讒言欲王念青蠅而絕小人之讒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棘植棘為藩也罔極無已也讒言無已則四國亦以交亂以善為惡以惡為善故交亂也前望王無信此則言其汙人害國如此而可以信之乎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榛亦為藩者也構合也于無相干構而合成此怨被讒者同時有二人作詩者其一詩經疏畧 小雅 類 弁 什 卷 五

故並言也前告王以交亂四國此則言及于已事亦願王無信也

賓之初筵 五章章十四句

賓之初筵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媒近

小人飲酒無度天下化之君臣上下沈湎

淫佚武公既入而作是詩也入入相也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邊豆有楚般核維旅酒

既和旨飲酒孔偕舉里切鐘鼓既設舉醻逸逸

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

彼有的以祈爾爵

筵席也。左右賓之。列也。秩序也。楚列貌。言豆實也。核言進實也。飯茹之。食核桃梅之屬。旅陳也。和音。謂美也。孔甚。齊一。言飲有禮不亂也。以上蓋將射而行。燕禮也。既設將射。吹懸也。舉爵舉所奠之。謂爵也。逸逸。往來有次第也。大侯君之侯也。所謂陳侯。天子畫熊。諸侯畫麋。干侯。質以頭正。棲之干。鵠。抗舉也。張張。張也。同。比其耦也。選。羣臣為三耦。其餘各自取匹。謂之衆耦。賦奏也。發發。矢也。的。侯質也。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所求也。爾同耦相謂也。爾射不中者。飲。豐上之。彈也。酒者。先王所以養老。有至敬存焉。求中以解爵者。辭。義也。是為至讓。是射所以爭相讓也。見射義。孔子語。此章言因射而飲酒者。始終有禮敬焉。

籥舞笙鼓。樂既和奏。烝衍苦旦烈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

詩經疏畧 小雅 類升什 五 切林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室人

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籥。文舞也。與笙鼓相應。烝。進烈業也。以和樂。進樂其有功烈之祖也。洽。合也。百禮言其備也。壬。大林衆言。百禮既至。則盛大也。純。大嘏。福也。言禮王林則神。子孫以大福而子孫亦湛樂也。能言分所得。盡各奏爾能。子孫各酌。飲旅酬之爵也。載。則也。仇。讀曰。刺。言取酒也。室人有室中之職者。謂佐食也。又復也。康。安也。酒以安體曰康。爵。賓手把酒。室人入室而復酌。康爵也。時。祭也。以上奏獻之儀。時祭之禮也。此章言因祭而飲酒者。始終有禮敬焉。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音翻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怱怱。音弱是曰既醉。不知其秩。音拾

初筵。未飲酒也。溫。和恭敬也。初。即筵時。性未亂。自皆然也。未醉。已飲特未醉也。反。反敬也。幡。幡不正也。舍。離。遷移屢數也。僂。僂。軒舉之狀。抑。抑敬也。怱。怱。嫌。嫌也。秩。常也。醉。則性昏。不知有平日之常道矣。此言不以禮飲者。始雖治而漸必至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音毫載音捷。亂我籩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側弁之俄。音五

詩經疏畧 小雅 類升什 五 切 屢舞僂僂。音素多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

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號。呼。嗷。謹也。亂。毀。頹其行列也。僂。僂。傾側之狀。郵。同。尤。通也。側。弁。不正其冠。俄。傾側。其冠僂僂不止也。並。皆也。既醉者。即出猶不至。衆皆失德。則皆受其福。醉而不出。衆醉相與。則諸態畢形。是謂率衆人共戕伐其德。罪不亦甚哉。飲酒之所以甚嘉者。以其有禮敬之善儀也。今若此。何嘉之有。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耻。式勿從謂。無俾大音泰怠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音古殺音三

爵不識矧敢多又。

立之監以戒之。立之史以書之。反自反也。耻有耻也。式法也。謂私言也。大同泰驕泰也。怠狎慢也。由從也。童殺無角之殺羊。必無之物也。又復也。言凡飲酒皆宜立監。以戒其失。又立史以書其事。彼醉者史則書其不戒不醉者史則書其能反有耻。凡書皆有定法。矣不從彼私意之說。若監主于禁戒無俾其或驕泰怠慢不當言者。禁勿言。不當從者。禁勿語。有不率禁戒而從醉之言者。俾出童殺以難之。惟飲三爵者不識記之。况敢再多飲乎。玉藻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前二章述禮飲足以愧時人之沈湎淫佚矣。後三章即形時人之無耻伐德而申以法戒焉。

詩經疏畧

小雅

類升什

卷八

魚藻三章章四句

魚藻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前思古多謂成王。後思古多謂武王。故信南山魚藻二序所以別之也。

魚在在藻有頌其首王在在鎬飲酒

頌音

在得其所也。得其所則若其性矣。藻水草也。頌大首貌。若其性則肥充其首頌然。鎬武王所都。安其所都則樂矣。豈樂也。魚在藻而頌首。故王在鎬而飲酒。若一物之不得其所而失其性。王即不能得其所而安其樂焉。聖王萬物一體之懷。有如是也。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莘長貌。魚若其性則戲于水面升而見其首。又降而露其尾。莘然長也。二章合而益見萬物之得其性。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動于藻以自樂。靜于蒲以自安。故曰依也。那安居處也。物靜得其依。王乃靜得其安。若物靜無以樂其依。王靜居猶不得其安也。其所籌慮之者尚殷也。其萬物一體之懷又如此。上二章動樂。後一章靜安。

采菽五章章八句

采菽刺幽王也。侮慢諸侯。諸侯來朝不能

詩經疏畧

小雅

類升什

卷八

錫命以禮數徵會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

而思古焉。

不能錫命以禮。故頻征無信義。而諸侯不至也。若有禮則信義矣。微禍隱也。

采菽采菽筐之筥音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

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何予之玄衮及黼

音

菽大豆也。采其葉以爲養。筐筥屬君子諸侯也。路車金車以賜同姓。象路以賜異姓。乘馬四馬駕路者也。玄衮玄衣而畫以衮龍也。黼如斧形。刺之於裳者也。四者皆盛賜能以禮者也。君子思古王者之待諸侯曰采菽者將欲用之。必有筐筥以收屬之。

天子之用諸侯必有禮以收屬之也君子
來朝其以何物錫予之乎雖無隆物以子
之路車乘馬則不可少矣然未足也又何
予之其玄衮及黼乎此古王錫命以禮也

朝言觀其族其族湲湲匹傲鷺聲嘒嘒音載

駉駉君子所屆

駉氣寒也沸湧也檻泉正出也芹水菜之
潔者所以奉祭祀又各木葵湲湲動也嘒
嘒中節也駉駉馬也駉四馬合駉服言也
屆至也又謂泉盛者其芹盛而可采也諸
侯之德盛者其威儀亦盛而可敬也君子
來朝何不觀其族乎族容則湲湲然動鷺
聲則嘒嘒然和又則駉則駉車馬整肅則
君子之至威儀如此豈敢數微會無信義
詩經疏畧 小雅 類升什 卷八

赤芾音在股音邪幅在下彼交匪紆音天子

所子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

之

諸侯赤芾芾古蔽膝也冕服謂之芾其他
謂之鞞以韋為之歷本曰股邪幅偏也即
今行膝以長狹布幅邪幅股下至足所以
自偏束昭敬敬也交會紆緩也子錫也命
之召之也所謂有事而徵會也福祿即車
馬衮黼之樂申重也又謂諸侯每徵會而
來必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之交會極敬
敏而不敢緩者信天子之所錫予也此時
樂哉君子皆喜赴徵召曰此天子命之也
樂哉君子既于車馬而又于衮黼福祿重

之矣此言諸侯樂于徵會以
人子有錫予之義而信之也

維柞音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殿天子

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音左右亦

是率從

柞木之大者多枝蓬蓬盛貌殿鎮也同聚
也平平便蕃之義言數也左傳作便蕃左
右又謂維柞木之大者有賴于枝葉之盛天
子之賴于諸侯亦然樂哉君子其徵會而
來有以鎮安天子之邦樂哉君子既鎮天
子之邦天子必錫以福祿則萬福所聚矣
由是平平然遠方諸侯相率來服從者皆
在天子之左右猶柞之枝葉也此亦言諸
侯樂赴徵會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類升什 卷八

汎汎楊舟音纚纚之樂只君子天子葵之

樂只君子福祿膍音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纚音

汎汎也纚纚也言以大索纚其舟而維繫
之也葵揆也揆度不爽也膍厚也戾至也
又謂大索足以維漂汎之楊舟信義足以
維渙散之諸侯樂哉君子有徵即至則日
天子揆我以信義不爽失也樂哉君子既
至則果不爽而錫之以福祿膍祿以厚矣
故凡有徵會諸侯無所疑貳優哉游哉而至于此也

角弓音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

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

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駢駢息音角弓。翻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駢駢調和也。角弓以角飾弓也。翻反貌。弓之爲物。張之則內向。弛之則外反。以喻九族。王若親之以恩。則附。不親以恩。則離。叛矣。兄弟同姓之族。昏姻異姓之族。皆有骨肉之親。不可以相離遠也。君信讒佞。遠九族。九族亦遂若反弓。故願王無相踈遠。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教矣。民胥傲矣。

爾爾王也。傲法之也。言王信讒而遠九族。民亦必皆信讒而遠九族。何也。爾之所爲。卽爾之所教。不啻號令然也。民有不效法者乎。上之化下。至神速也。

詩經疏畧 小雅 卷五 此令兄弟綽綽有裕。音預。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令善也。綽綽寬也。裕饒也。瘡病也。言當此之時。有令善兄弟。猶寬綽而能容畜。若不善之兄弟。則遂交相爲病矣。天下令善者少。不令善者多。故胥效而然也。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云。

無良卽不令兄弟一方。一偏也。爵飲爵也。酬酢之間。有相讓之文。已終也。言民之不能兄弟。其相爲怨者。各持一偏之私。不能參彼此之是非。然其端甚微。或只因受爵失辭讓之節。遂至于終其怨。斯云其身耳。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飭。音如酌孔。

取

養馬者。於壯馬則必飽飼之。以備勝任。而駒則飼其餘。壯馬既老。衰不勝任。則復飼餘。如駒是反爲駒也。不顧其後者。老馬壯時。養盛則必顧其駒。至老養衰。則飢渴。患不顧其駒矣。俾飽也。言民兄弟相怨。究且薄其父母。而老者失養。猶老馬反爲駒也。老者失養。亦不愛其子。而與子爭食。亦不顧其後矣。如此。則父子不知恩。惟食飲之爲重。如食也。惟宜于飽。如酌也。惟其于取他何知焉。則禮義仁心。喪之盡矣。

屬

母教猥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習。禁止辭。係猶猴也。善登跳。見人升木。則習之不休。塗泥附著也。微美猷道也。屬聯屬也。言民有欲易爲不善。王又身爲不善。而教之。則羣習不休。如教猥升木。其能止乎。是又如塗泥之上。加塗泥以附之。惡汚益甚。故深戒之也。然亦不難改爲也。王有美道。小人將反而與屬矣。

詩經疏畧 小雅 卷五 雨雪漙漙。見覲。音現。日消。莫肯下。遺式。居婁。

雨下也。漙漙雪盛貌。現日氣也。婁數也。言王之不善九族。皆讒言所間。但彼讒言。如雨雪漙漙之盛。見日氣。則消釋矣。王若以親九族爲心。則正念一立。讒邪自息。如雪見日也。奈王莫肯以恩意下及九族。用居處于婁。婁驕傲而不愛也。

雨雪浮浮。見覲。日流。如螢如髦。我是用憂。

雨雪浮浮。見覲。日流。如螢如髦。我是用憂。

浮浮積于地上厚也。流化也。童髦皆夷也。書作髮。言謾言浮浮使王與九族似有不

苑柳 三章章六句

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有苑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無自暱

焉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詩經疏畧 小雅 類 齊 什 卷 五

近也靖安也安分以朝事王也極窮也言

下以借庇者何也王居至尊而甚蹈于下

後子必至窮極也

有苑者柳不尚惕焉上帝甚蹈無自察

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得食也療病也適行也言王如苑柳之盛

病故不可以貪愛以其甚蹈焉近之實自取

安後日亦不相安而行去也

有鳥高飛亦傳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

曷子靖之居以凶矜

傳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居安凶暴矜

都人士 五章章六句

都人士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

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壹傷

今不復見古人也

長民即謂都人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

詩經疏畧 小雅 類 齊 什 卷 五

歸于周萬民所望

都王都也黃黃狐裘色也。不改有常也。章

文章也。行行事也。忠信謂之周。周人謂之

服之常變所關大矣。而倡之則在國之人

士。彼古者都人士。狐裘黃黃。容貌不改。其

常出言有文章。可觀行事。一歸于忠信。是

即萬民之所瞻望。各恒其心而業其業。民

德齊一焉。尚說具。以傷俗者。無之矣。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切 彼君子女綢直如

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臺夫須也。可以爲笠。緇緇。緇布冠也。其制

小。僅持其髻。故曰撮。笠撮。在野與衆偕作

之常服也。君子女。都人士之婦女也。綢直

如髮此女子之野服也。周人謂古者都人
士有野處之服。臺笠繡撮。何其不侈也。而
君子之女。其衣服容貌。貌不遇求。網以結固。
其體直以莊正。其貌何其不滌也。我今當
奢澤之世。不見古不奢不
淫之士女。使我心不悅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瑋。彼君子女。謂之尹吉。

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充耳。卿大夫之禮服也。琇。美石也。以爲充
耳之瑱。吉。讀爲結。尹氏。姑氏。世與周室爲
昏姻。禮法由內所傳。周人婦女有禮儀者。
人則謂之尹吉。苑。屈積也。我今不獲見此
士女。我心苑然如結焉。前章野服之朴。
此章禮服之盛。故知人士兼德位言也。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髮如蠶。

詩經疏畧 小雅 類升什 卷五

厲。帶之垂者。卷髮。髻旁短髮。不可飲者。則
曲上卷然。因以爲飾也。蠶。整蠶也。尾末捷
然。適行也。都。人士。又有帶容如是。其女又
有首飾如是。皆不失常。以齊其民者也。是
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
之而行。亦與壹其德焉。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旗。

我不見兮。云何吁矣。

伊。維也。言屬意爲之。旗。揚起也。吁。望也。周
人講士之帶。非故爲垂之。由其有餘而垂
之耳。女之髮。非故爲卷之。由其自揚而卷
之耳。古之爲容。從其自然。而非強爲飾。故
可常而不貳。今不可見矣。
如之何哉。惟吁望而已。

采綠 四章章四句

采綠刺怨曠也。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此刺幽王之詩。故曰幽王之時。多怨曠
者也。風俗淪壞。男子不理家計。作非干
外曠。閑夫婦
之日月也。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子髮曲局。薄言歸沐。

終朝。自旦及食時也。綠。染草也。可以染絲
故曰綠也。取以喻女色。兩手合杯。曰掬。詩
人爲怨曠者之言曰。終朝采綠。不盈一掬。
曠。閒日月矣。曲局。髮不理而卷結也。薄。畧
也。歸入閨也。洗髮曰沐。又曰子髮。
曲局亦無意理也。畧言歸沐而已。

終朝采藍。不盈一擔。五日爲期。六

日不詹。詩經疏畧 小雅 類升什 卷五

藍。染草也。可以染藍。故曰藍。亦喻女色。衣
蔽前謂之襜。詹。視也。不盈一擔。益又曠矣。
約以五日而歸。今已
六日。過期而不見也。

之子于狩。言韞其弓。之子于釣。言綸

之繩。

之子。斥其夫也。于。往也。狩。獵也。韞。韞弓也。
納于韞中。以藏之。綸。綸成其釣繩也。言之
子不歸。所治何事乎。其果于狩乎。我宜爲
子韞其弓。其果于釣乎。我宜爲子綸就
其繩。乃皆未
有此事。何也。

其釣維何。維魴及鯉。薄言觀者。

鮒鮒皆魚名或白綸繩而釣乎釣者何魚也或維鮒及鮒也果鮒及鮒我亦當得見者前二章怨曠之情後二章結其無所作為弓與綸我皆未與其事鮒與鮒我皆未觀其物

黍苗之什 入首

黍苗 五章章四句

黍苗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焉

王不能以恩澤被天下卿士亦不能為王愛民如召穆公也故詩止誦宣王事而刺見矣

詩經疏畧

小雅

黍苗什

卷五

芄芄 音蓬 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芄芄盛貌膏潤也悠悠遠行貌召伯召穆公也宣王使召伯在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故南行也勞勸勞從役之衆也詩人謂宣王之民被宣王之恩澤猶黍苗之被陰雨而召伯為卿士又能盡職其于民之遠行則體其勤苦而勞之焉

我任 音壬 我輦 力展 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勞之繼何召伯則念衆之苦曰此營謝轉運之役有為我負任者有為我輦輦者有為我將車者有為我牽牛者皆我事也而勞爾焉且我此行卒集其事然後可言歸

也周禮注輦車人執行所以載任器者也既卒集成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徒步行者御御車之人在車上也五百人為旅五旅為師春秋傳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此特概言兵衆也行則為兵作則為役非別有役衆也召伯又勞徒御之人曰我此行卒集其邑事則即歸而安處不再勞爾矣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肅肅齊整也謝功謝邑之成功城堞宗廟社稷朝市也烈烈武貌征師所往之衆也當時從役之衆不惟無怨而且喜之曰謝邑之成功肅肅然何其齊整乎皆召伯所經營也若我烈烈之衆勇于役者皆為召伯成之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黍苗什

卷五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廣平曰原下濕曰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役衆又曰邑之外有田畝高者為原下者為隰召伯又既疆畝之而平矣水泉之利又既引導溝洫之而清矣召伯之功告成即王心亦為之安寧焉

隰桑 四章章四句

隰桑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

君子盡心以事之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隰桑桑宜下濕之地也阿然美貌難然盛貌詩人謂我思君子有如隰中之桑其枝

罔然其葉難然未易以形其美盛也而惜
不見其在位也若既見君子則其樂如何
哉盡心以
事之而已

臨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沃柔澤貌桑葉盛則然也君子之美
盛如是既見君子為何其不樂也

臨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幽色黑貌桑葉盛則然也膠固也君子之
美盛如是既見君子領其有德之聲音則
我與君子自甚固
結而不可解矣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遐遠謂言也詩人又謂君子雖遠心乎愛
之不言遠也我雖終不得見中心藏之何
詩經疏畧 小雅 黍苗 什 五

日可忘

白華 八章章四句

白華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娶申女以為后

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國化之以妾為

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為之作是

詩也

幽后褒姒也王弗能治者身為之故不
能以治人也周人因不能治而作是以
明其本也庶子
為孽宗嫡子也

白華菅 今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白華野草名比夫也已謂曰菅比夫成人
也茅草名比妻也白華方初時束以白茅
入水漚沤既漚成菅白茅仍與俱焉喻男
女自始為夫婦終身與俱也之子斥其夫
也遠棄也時人託女之言曰白華為菅而
自茅猶束之不相棄也何之子之遠我俾
我獨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英英輕明貌白雲水土輕清之氣當夜而
上騰者也露即其散而下降者也天步天
行也猶言時運猶與由同又曰天道清白
菅茅皆被其漚世道清白夫妻終成其姤
今妾為妻孽代宗自天家為之是時運
際于艱難天道反正之子亦不自山也

漚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漚音池北流浸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詩經疏畧 小雅 黍苗 什 五

漚流也山泉蓄聚曰池豐鎬之泉發自終
南皆北流也浸漚也氣長為嘯言永為歌
碩人尊大之稱謂申后與宜曰也又曰漚
池北流猶能漚漚稻田我獨不被澤于之
于何哉于是嘯歌傷懷念彼尊大之碩
人如申后太子猶不被澤况我也哉

樵彼桑薪印 昂 烘切 于煤 枕維彼碩人實

勞我心

樵采也桑薪薪之善者也印我烘燎也燂
桂竈也無釜之竈可烘燎不可烹飪者也
又曰桑薪本以烹飪不可但為燎燂之用
今以燂為妾孽代宗是我桑烘于煤矣因
念我不足道維彼尊大之人不
得其所如桑薪實憂勞我心矣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懔懔 七 視我邁

邁

操操猶切切也。邁邁然過而不顧也。子指夫也。又曰。王秉申后廢太子。亦謂自行耳。豈知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國人自聞而效之矣。所以我念之子。而心操操然相切之。子視我則邁邁然不相顧也。

有鷺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音鷺

鷺鷥鷺也。比妾鶴也。比已也。鷺鷥皆以魚為食。然鶴之於鷺。清濁則有間矣。今鷺反在梁而飽。鶴反在林而饑。何哉。我不足道。維彼尊大之人。有鶴林之德。實憂勞我心矣。

鷺鷥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詩經疏畧

小雅

黍苗

卷五

鷺鷥匹鳥也。戢飲其喙也。飲喙于左翼之下。以自安也。二三乖初志也。鷺鷥能好其匹。戢翼于梁間。何其相安而無憂乎。今之子無良。二三其德。棄其匹耦。使我不得安處也。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疢

疢

音步

扁乘石貌。所登上車之石也。卑卑賤也。疢病也。有扁然之石。口為人所履。斯日卑賤矣。今之子之遠我。妾日尊貴。我日卑賤。賤將履我如扁石。豈不使我病乎。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清忘微

縣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清忘微

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

幽王無道。天下大亂。共役之臣。各自為謀。大不恤其小。故以為刺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縣蠻聲也。阿曲阿也。教誨。設謀以濟變也。言當此亂時。黃鳥得止于丘之曲。阿深遠之處。而託息焉。而我不如也。道路可謂遠矣。我之憂勞。不見恤于大臣。如之何哉。大臣富于資。能飲食我。大臣長于謀。能教誨我。大臣有副車。又能載我。與之同行。如是不言勞矣。

縣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

詩經疏畧

小雅

黍苗

卷五

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隅丘角也。憚畏也。趨疾行也。言當此亂時。黃鳥猶止于丘之角隅。險峻之處。而託息焉。而我不如也。豈敢畏遠而不行乎。畏力不能趨耳。惟大臣能飲食我。教誨我。命後車載我。則不難趨也。

縣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

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側丘旁也。極至也。言當此亂時。黃鳥猶止于丘之旁側。靜僻之處。而託息焉。而我不如也。豈敢畏遠而不行乎。畏行之不能至耳。大臣飲食教誨我。命後車載我。則行可至矣。凡此皆能而不為其。何以為大臣。刺之甚矣。

瓠葉四章章四句

瓠葉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

有牲牢饗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

微薄廢禮焉

幡幡瓠葉采之亨之君子有酒酌言嘗

之幡幡瓠葉貌烹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

之進也君子古王人也嘗者以賓嘗酒之

禮焉或先一日行之

有兔斯首炮之燔之君子有酒酌言獻

之詩經疏畧小雅黍苗什

兔將以為飲酒之羞也數兔以首猶數魚

以尾去毛曰炮加火曰燔獻賓之禮王

賓也

有兔斯首燔之炙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兔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醢之

醢醢醢也主人卒爵將以酬賓而先自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

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于外故作是

詩也

鄭氏曰荆謂楚也舒舒鳩舒鄧舒庸之

屬按戎狄在西北荆舒在東南東征蓋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武人東征不皇朝矣

漸漸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

詩經疏畧小雅黍苗什

人東征不皇出矣

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沒盡也言所

登歷何時可盡也不皇出謂但知深入不

有豕白蹄之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

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矣

豕豬蹄蹄烝衆也離宿也畢星名其星如

風畢星好雨月宿畢則雨滂沱而盛將率

言衆人赤足涉水猶衆豕之白蹄涉波已

若之華三章章四句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

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

周室之將亡。傷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苕之華。芸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苕。陵苕也。或云紫葳。蔓生。依大木而引其上。芸。黃盛也。苕將落則黃。大夫自以身逢周室之衰。如苕附木而生。雖榮不久。而心憂傷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青青。盛貌。苕華既黃。雖其葉青青。亦不能久。言目前非不有爵祿之盛。而國將亡。身何能久存。念此不如不生。我之為愈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黍苗作

卷四

羊墳首三星在罍。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以飽。

羊。羊也。墳。大也。牝羊首小。今反大首。羊無食則瘠之甚也。罍。曲梁也。罍中無魚。嘗見星光。此旱乾水枯。人為曲梁聚水。以求魚。而卒無之也。羊與魚皆人可食之物。也。饑饉之歲。無禾。而人可食之物。如羊則瘦。罍則空。則少可以飽矣。然則前二章憂師旅也。後一章傷饑饉也。

何草不黃。四章章四句。

何草不黃。

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

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

作是詩也。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草黃。歲晚也。行。行兵也。將。亦行也。言歲將暮。則草敗而黃。國將亡。則驅民而兵。何有一日不行路。何有一人不將。兵。人民終日經營。在四方耳。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哀我征夫。獨為匪民。

民。

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牙孽者。將生必玄也。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今何草而不玄。是陰陽之交也。春而矜。則失民之性。哀我征夫。獨為非民乎。而失其性。何也。此二章言用兵不息也。

詩經疏畧

小雅

黍苗作

卷四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兕。角獸。虎。爪牙之獸。率。循曠野也。牧外謂之野。兕虎本野獸。以曠野為樂。而人則苦之。今以人而驅之。如兕虎循于曠野之間。朝夕不暇。是視民如禽獸也。

有芄者狐。率彼幽草。有棧之車。行彼周道。

周道。

芄。尾。勝貌。狐。草獸也。皮可為裘者。幽深也。棧。車役車也。周道。大路也。狐。本草中之獸。以幽草為樂。而人又苦之。今以人而驅之。如狐。日棧車以行周道。常在外野幽草之間。是又視人如禽獸也。

詩經疏畧第六卷終



大雅卷第七

張沐疏

大雅純乎言先王之德足以克前也故繼文繼伐及武王之詩皆言大德昌小後為興之始變大雅則厲王之失為廢之始故小雅多刺幽王大雅多刺厲王舊謂正雅周公制作時所定亦不敢知要皆孔子序之爾

文王之什

文王 七章章八句

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

純乎為善者天之休命文王奉此謂之受天之命作造也造周家之基業受命詩經疏畧 大雅 文王什

即以此作

文王在上於音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

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在上尊之也於音昭昭明也舊邦周受封自后稷則其邦舊矣命天命也顯明也以下體言曰天以主宰言曰帝也陟降上下也左右兩旁也言文王昭明乎天道而使顯故周邦雖舊其受天命以肇造有周之基業者則特新若我周不顯明其道則帝命亦無維新之時爾雅不顯明其道則明天道何如文王一陟一降常稟帝命若皆順帝命而不敢違也

文王令聞音聲去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

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疊疊勉勉也令善陳布錫賜周徧侯維也本宗子也支庶子也周士承本支言亦世本百世也言勉勉文王聲聞日見其美布陳大惠以賜天下無不周徧此顯命之實也故維文王孫子本宗百世為天子支庶百世為諸侯凡此有周之士即有不能顯明天道而亦百世不替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

國克生維周之楨音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猶謀也翼翼敬也思語辭皇美也多士即周士克能也楨幹也國所持以立曰幹濟濟威儀也寧安也承上言世雖不顯然其謀猶則翼翼然恭敬亦猶之能顯也美哉此衆多之士幸而生此王國也然王國能生此多士又王國之幸何也維周之楨幹國賴之以立故濟濟多士文王亦借以安寧也

穆穆文王於音緝七入熙敬止假哉天命有

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音不億上帝既命侯

于周服假如字

穆穆敬也於音緝緝續熙明也止心志之所止也如大學止仁止敬止孝止慈是也假大也麗數也侯維也周服臣服于周也言止穆穆文王世繼續此心之明以敬其所止而大命已歸周商之孫子遂有于文王矣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億億萬上帝

既命文王之後則維于周是臣服而已衆之不蔽德如此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音將于京

厥作祿將常服音肅音王之王音之蓋音臣無

念爾祖

殷士殷臣也膚美敏疾也裸灌鬯也將行也音灌時酌爵而送尸京周京也肅肅裳

文王也言商之孫子臣服于周可見天命無常殷之臣子美且敏者又皆祿將于周

其殷士而爲周之蓋臣也殷士而爲周蓋臣非文王之德不至此得無念爾祖文王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

詩經疏畧

大雅

文王什

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聿述永長言念也配合也喪失師衆也鑒觀駿大也言無徒念爾祖述修其祖之德

可也祖德何如長念所以配合天命者即帝之命喪師而後失之是天視聽在民視

聽宜鑒觀于殷之得失知天命之不易也

命之不易無遐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遇止也宣布昭明也義善問問也儀言令問虞度殷厚自從也載事臭氣也儀型皆

法也孚信也言命既不易則人多懼之而止無止爾躬可也宣昭其義善之聲聞凡有可虞度則寧處厚以從天道天道生物無不厚也然上天之事無聲無臭配命亦

在闇修不在聲色象文王所行一一取法之即無聲臭之天道萬邦自爾作孚矣先

儒謂此下多戒成王之詩周以爲天子諸侯朝見之樂歌

大明八章四章六句四章八句在

大明雅曰大明在小雅曰小明

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音斯不易維

王天位殷適音使不挾四方

明明言心之極明即德也赫赫言天之極顯即命也忱信也天位天子之位也殷適

紂也紂爲殷之適嗣挾強而有之也言人命在下有明明之心天在上有赫赫之命天

難信則王亦不易爲矣故紂居天位爲殷

詩經疏畧大雅文王什

之適嗣不信天道而強有四

方天則使不得疆有之也

擊至仲氏任音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音

十京音乃及王季維德之行音杭音泰音任有身

生此文王

華國名仲中女也任華國姓也嬪婦也京周國也及與也王季文王之父太任即仲

任尊稱之曰太也有身懷孕也言天將奪殷祀已早生聖人于周故自昔華國仲氏

德不回以受方國

小心翼也翼翼也言文王小心翼翼明于
方國四方之國也言文王小心翼翼明于
入道而奉事無違于是上帝懷來之以無
窮之福將予之天下也天以文王其德主
善而無邪託之以四方

之國而足以受之也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

治郤之陽在渭之涘音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監視集會載年合配也洛水名即今郤陽

渭水名涘厓也嘉昏禮也止語辭大邦幸

國尊稱之也子女子太妃也言天監文王

在下之明明則赫赫之命已既集會于文

王于是文王初年天又降生聖女以作之

配在洽陽渭涘之間故文王求淑女以為

昏則莘國

有子矣

詩經疏畧

大雅

文王作

大邦有子倂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

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倂聲也倂也妹女也文禮儀也定聘也祥

吉也言卜得吉而納幣以定其祥也造舟

為梁比船于水加板于上即今浮橋也言

大邦有子其德亦能昭事上帝而上帝眷

之居然天之女也文王于是隆禮文以聘

定其祥遂復親迎于渭而造舟為梁焉此

即周家發祥之始豈

不顯然其有光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音續音女維

莘長音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命爾音焚音蘇音

伐大商

周國號京言其地續繼也莘太妃國也長
子長女也行嫁也為生生之厚也保安右
助榮和也言天既命文王于周京其克續
太任之女事者又有莘國之長女于是篤
生武王天復保之助之命爾武

王以和順天下者伐大商焉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

帝臨女音無貳爾心

旅衆也如林衆也書曰受率其旅若林矢

起也陳野紂南郊地名侯衆諸侯也與振

心必疑貳矣維我諸侯皆為振興相勉曰

奉天討罪上帝實臨視汝無歉其衆以凝

爾心

詩經疏畧

大雅

文王作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騶音彭彭維師尚父

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音亮

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駟馬白腹曰騶檀弓

曰戎事乘騶本此彭彭強盛也師尊之也

尚父太公名尚而字之為父時是也鷹揚

如鷹之飛揚也涼作亮助也肆力也會朝

會兵之日也言牧野時武王兵車之盛不

公輔佐之賢力伐大商以除濁亂天下猶

在陰騭之中及甲子昧爽一戰之後民情

大說向者昏亂穢濁

之世一洗而出之

緣九章章六句

繇文王之興本繇太王也

繇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

市陶桃復陶穴未有家室

繇繇不絕也大曰瓜小曰瓞瓜之近本者常小其蔓不絕至遠而後大也民周人也自從土地也沮漆二水名在邠地古公也公也古久也亶父字也後追稱太王也陶重窳也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復繇繇之瓜瓞先微小而後盛大我周人至文王雖盛大其初生亦由于微耳其土地而處猶未有室家之隆固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汭至于岐下

詩經疏畧大雅

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朝早率循也汭水涯也即沮漆之側岐岐山也姜女太王妃也聿語辭胥相宇宅也言太王為狄人所迫而徙居焉其來之朝剛走馬循水至于岐下於是與姜妃偕來相視可居之地焉

周原膺膺武董謹茶如飴爰始爰謀爰契

器我龜曰止日時築室于茲

廣平曰原周原地名在岐山之陽膺膺肥美也董鳥頭也茶苦菜也俗傷也爰於也契開也言契龜而開出其光時是也相宅見周原之上肥厚所產毒苦之物皆甘如飴于是始與商眾謀之謀既從于是又契灼其龜而下之卜既從則曰可止於是築

室于此焉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

西徂東周爰執事

迺慰迺止安慰衆人之心使之止定其所也左右分列之也居南北者以東西為左右居東西以南北為左右疆畫其國之大界理別其邑之條理宣布置其溝洫畝經定其田畝周徧也執執治其事也經營既定于是自西徂東之人徧于勤治其事矣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

色六版以載作廟翼翼司司空營國邑召司築作司徒掌徒役召司起衆室家人君宮室也繩所以為直凡詩經疏畧大雅

營度位置必先布繩以正之縮束也載板上上下下相承也以繩束板投土築訖則升下而上以相承載也翼翼敬也言經營民居既已執事乃命官使營王居之室家焉以繩取正其規模而束板以築之王者將營宮室宗廟為先于是先作之而極其敬慎焉

揀俱之陬陬仍度待洛之薨薨築之登登削

屢馮馮百堵皆興落鼓弗勝

揀乘土于器也陬陬衆也度投土于版也薨薨度聲也登登築聲也削築成而削治其牆屢數削之也馮馮然削聲堅也五版為堵百堵言多也宗廟為先廡庫為次居室為後以次盡興起也落大鼓也長一丈二尺周禮曰以鼙鼓役事鼙鼓以警惰勸

勤人自勵躍鼓舞。
落鼓反不勝矣。

建立阜門。阜門有仇。音廼立應門。應門將

將切。廼立冢土。戎醜攸行。

王之郭門曰阜門。仇高大也。考索曰。阜者遠也。明最在外。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考索曰。居此以應治也。太王之時。未嘗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大社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戎醜。大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祀社而後出。以其爲戎醜之攸行。故不可不立也。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

詩經疏畧。大雅。厥問。柞棫。音拔。叶

矣。行道兌矣。混夷。音兌。混夷。音兌。維其喙矣。

典切。肆。故今也。殄。絕也。愠。怒也。隕。墜也。問。問通。謂聲譽也。柞。櫟也。棫。白桺也。拔。除也。除其荒塞。以通道路。則四方之輻奏者衆也。陟。以西北地方空曠。山阻茂林。至文王始開闢之。兌。悅也。混。當爲昆。駁突奔貌。喙。息也。突。奔之罷。則張喙而息。言太王遷岐之盛如此。故今文王本其國勢。而累德。行仁。雖不能絕羣宵之愠怒。其盛德之聲譽。亦不隕墜。于是四方歸之者衆。荒塞之山林盡闢。行道之人莫不悅焉。昆夷。夷不但不敢侵犯。而且奔突遠去。維其喙息而已。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予

曰有先去。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

虞芮二國名。虞在陝之平陸。芮在同之馮。羽皆岐州之東。質。正。成。平也。質。其爭訟之平也。傳曰。虞芮之君爭田。久而不平。相與朝周。入見耕者讓畔。行者讓路。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乃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境。乃退相讓。爲開田。厥勳也。子詩人謂文王之辭。疏遠附歸也。舉事而有人導之。曰先有人助。成曰後奏猶走也。禦。遏也。侮。不順也。言文王之德既盛。于是虞芮之君。訟獄來質。自此之後。文王之德動天下。諸侯者。遂有日生難已之勢。于是有疏遠而歸附我者。有爲我先有爲我後者。有爲我供奔走者。有爲我捍禦外侮者。傳謂虞芮質成之後。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是也。此卽三分有二之盛。而皆本于太王造自微。弱豈不猶解縣之瓜。遠而益盛。大乎。五章章四句。

械。械。文王能官人也。

芄芄。音械。械。薪之槁。音之。濟濟。音辟。璧。玉。

左右趣之。

芄。芄。盛多貌。械。白桺也。械。械之叢生也。槁。積也。濟。濟。衆多威儀也。辟。君。謂文王也。趣。趣。事也。言文王時。人才盛多。如械。械之芄。芄。足備薪。槁之用。故濟濟然於辟王之左右。而趣事。皆賢者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璋。奉璋。戔戔。主歌。髦士。

攸宜

半圭曰璋祭禮之禮王祿以圭費諸臣助之亞裸以璋費諸侯奉執高貌髦俊也土官也宜稱也言在宗廟齊濟然助祭于辟王者左右則奉璋矣其奉璋之義義而敬皆俊髦之士無不稱其官職也

泝彼涇舟烝徒楫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泝舟行貌涇周地水名烝衆也徒舟人也楫櫂也邁行也六師六軍也及足也言舟行涇水之中見其舟人之衆操楫者無不足文王有行軍之事則六師之士亦選之而無不足也先言朝後言廟文官也又言軍則武士無不備

詩經疏畧大雅文王什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倬明也雲漢天河也考亦壽也遐曷也作人作興其材品也言雲漢之為文章于天者天有以運之猶賢才之顯揚于周者文王有以作之也故祝周王壽考焉王壽考易有不作人者乎先作養人材而後官之故為能官人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琢也金曰璫玉曰琢章文也相質也綱紀法度也言王作人材非求之人先自追琢其威儀之文章潔慎其金玉之品質其勉勉不懈以為四方之綱紀故四方之士以文王為法度大綱小紀無不取法之以身立教而後可以作起人材而官無不

備故為能官人

早麓

早麓受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后稷公劉之業大王王季申以百福于祿焉

受祖者受福于祖也周之先祖世修德以保后稷公劉之業至于大王王季重中修德以致多福而却以祭祀求福于祖宗于是百福皆曰受之祖宗是以福于福也此序又解受祖之大意見周之福非真受之祖也

瞻彼早麓榛楛濟濟豈弟君子于祿豈弟

早山也嶺高燥多旱而名麓山足也榛似栗而小楛似荆而赤濟濟盛多也豈樂弟

詩經疏畧大雅文王什

易也言受福而心樂易然也君子太王王季也干求祿福也地卑下者不能多受雨澤早麓高燥能多受雨澤故榛楛濟濟然盛多以此比大王王季重脩累世之祖德故能多受福祿如早麓之榛楛然也故嘆樂易哉君子其求福于祖者求此樂易也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續密也玉瓚圭瓚也以圭為柄黃金為勺青金為外而朱其中也黃流秬鬯也釀秬黍為酒以鬱金草和之使芬香條鬯也謂之秬鬯酌以玉瓚所以祿也彼所降下也言瑟然之玉瓚其中所受必黃流也此重修累世之德而自受福祿也樂易哉君子即此樂易是福祿之所予矣

鸛鳴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言鳶飛戾天也。退易也。作人作起其後人。言鳶飛戾天也。退易也。作人作起其後人。言鳶飛戾天也。退易也。作人作起其後人。

清酒既載。駢音壯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在尊也。駢壯。赤壯之牲也。介善。景大也。先祖有大福。于孫善以受之。言太王王季清酒駢壯。以享以祀。而祈福焉。將以善受尸辭。以福主人。而主人受之。所謂受祖者也。此下二章。言受祖之義。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瑟密也。燎。煥也。柞。棫。叢密之木。不成材。善修養之。則能長大。故焚繁而煥燒之。所以詩經疏畧。大雅。文王。作。

莫莫葛藟。施音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莫莫。柔蔓也。條枚。木之枝也。回。邪也。此總承上言。太王王季。申修祖德。至于多獲福祿。及獲福祿。而又以祭祀明其受之于祖。其依于祖而不離。猶莫莫之葛藟。依條于條枚之上而不離也。樂易哉。君子于福祿者。惟依于祖德。而不由他途。何其不邪乎。其諸異乎人。之求之與。

思齊音。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思齊。文王所以聖也。

思齊音。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

大奴。嗣徽音。則百斯男。音大皆。

思語辭。齊。肅。媚。愛也。周姜。太王之妃。太姜也。京室。周室也。太奴。文王妃。姬氏也。徽。美也。百男。舉成數。言其多也。言此肅敬之太任。乃文王之母。能致孝于姑。媚。愛。周姜。足稱其為周室之婦。至于太奴。又能繼續美德之聲。而肅敬孝愛焉。復不妒忌。而子孫衆多也。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此章。文王之聖。所由始也。

詩經疏畧。大雅。文王。作。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惠。順也。宗公。宗廟先公也。時。是。恫。痛。刑法也。寡妻。寡小君也。御治也。文王又能體先公之德意。而順之神。明無有怨恫。德可以格幽。此開修之實。然後日章于人道。則可以為儀。刑于妻子。而及于兄弟。以治家邦也。

雝雝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保。

雝。和也。肅。肅敬也。不顯。幽隱之處也。射。同戮。厥也。保。守也。言文王在家庭之內。則雖雖然而和。在宗廟之中。則肅肅然而敬。雖人所不見之地。亦常有臨視之者。不敢不合道也。雖人不我厭敬。亦常自保守。恐有或失道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無切不瑕不聞亦式不諱

亦入。
肆故也戎大疾惡也如美里之囚僉狃之
難兄慍羣小之類是也殄絕烈光假大
過式法諫誅也言文王之德如此故戎疾
雖不能殄絕而尤大之德究無所玷缺雖
名不聞于人而行必求合法雖無諫諍之
言而若若時入其耳何至有瑕焉此三章
皆文王之聖
所出修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譽髦
斯士。

冠以上為成人小子童子也造為也古之
人指文王教職也譽名髦俊也言文王不
詩經疏畧大雅文王作
第自成其德而又以之教化下民故一時
成人者皆有德其小子未成者皆有所
造焉蓋昔日文王好德無厭故教之所成
皆有各譽而為俊秀也此章文王之聖之
所及也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
德莫若文王。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
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落切
上帝耆音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皇大臨視赫顯也莫定也二國殷與周也
不獲善惡不相得也四國四方之國也究
度民于二國尋究其孰仁孰暴量度其美
向奚背也著致也定也憎惡式用廓大也
此指岐地也宅居也言上帝察視四方求
民之安定見殷周二國一行仁政一行暴
政勢不能相得並居又見四方之民日究
度其仁暴之從違上帝乃為致定于一于
是惡商用天子之大而處四方乃眷周仁
政而西顧于岐地曰此維與宅使居中以
代殷焉

作之屏音之其苗音之其翳音修之平之其灌
其樹音啓之辟音之其稷音其柞音其櫟音帝遷明德申音

詩經疏畧大雅文王作
別它歷之其壓音其柞音其櫟音帝遷明德申音

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作拔起也屏去也木立於日當斃倒曰
謂拔去木也平治也叢生曰灌行生曰
樹謂修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宜也
開辟除也徑河柳也柞櫟也櫟似扶
老二木開除使疏而後長大櫟去其小
則去其旁枝櫟山桑也桑柞皆美材又可
蠶也遷此明德之辟宅于善地即大王遷
岐也帶貫通也夷平載則路通衢也
天配對而有功也言天既與之宅在西周
而岐地本皆山林荒塞險阻之境于是命
太王芟蕪除穢而遷居之此上帝之意所
以遷宅明德之君也于是荒阻之區則人
物輻奏無往非串通平坦之路矣天立賢
君以相配助則周之受天命者自太王已
固堅

帝省其山柞械斯拔蒲貝切松柏斯兌帝作邦

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

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叶平聲

奄有四方

省祭也山岐山也松栢美材兌悅也對即配也

也善兄弟曰友篤厚慶福也光顯命也喪失也奄遂也言帝省視岐山柞械之叢木

宅周作君以配天于太王之子選之乃自太伯王季焉維此王季心誠于友愛其兄

所以太伯見其賢固讓之國是王季即以其友其兄者以篤厚其福載天所錫之顯命故受祿無失至于文武而奄有天下也此

詩經疏畧大雅

以上言周世修德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音麥其德音其德克明

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音去此大邦克順克比

上比音去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音移于

孫子

左傳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類作莫昭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

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下比至也言上帝制王季之心使有尺寸能度義理

又使其德端正而民皆有應和之音又能明類長君以王此大邦而能順比焉至丁

文王其德則克續前人而作事無有可悔

卒受天之福而又施及其子孫焉此以下言周世修德莫若文王也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于願切無然歆音美誕音但

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魚宛切徂

共音恭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遇徂旅以篤

周祐音戶以對于天下

無然無有然者畔界也援攀也言文王不設想一境界而振至之敵欲之動也美愛慕也謂文王無畔援之事並無歆美之心

岸厓也登厓岸以拯天下之溺密姑姓之國密須氏也不恭不順也距抗也大邦文

王為方伯也阮國也徂往也其阮國地名按遏止也徂旅往其之衆也篤厚祐福對

詩經疏畧大雅

于圖大孫子何由而興乃使其大先登厓岸以救人之急難而啓之以密人故密人不恭侵阮徂共文王乃怒整師旅以遏止

之此皆天意將以此厚周家之福亦以對答天下仰望之心也當時天下皆被虐政

望一人以為拯拯而天即以文王對之所救雖僅密耳而所對已在天下矣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

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音上原居

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依安也侵大也阮疆阮國之境內也我文王也陟登也無得無也矢陳也陵阿皆言

高泉池皆言水度謀也鮮善也善原可以作邑也將大也渭水自西而東折迴之處

其中寬大者也。人所嚮謂之方。民所往謂之方。言文王遇密之時。見地方寬廣。念周國地狹。人多欲安其在此。見地方寬廣。念從阮疆。既高岡瞻。用之謂得無我此陳師之陵。即可依之。陵平。再加之誠。我陵我阿也。得無我此所飲之泉。即可依之。泉乎。再加之誠。我泉我池也。于是度其善原。可作邑者。既高明而文廣大。誠萬邦之所趨向。下民之所歸往也。文王本無畔援。欲美之心。因伐密得此地。見為帝命耳。此與大王王季與宅作邦為一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音援。與爾臨衝。以伐

詩經疏畧

大雅

文王什

卷

崇墉

明德不昧于天之理也。以與也。言色不大則存之于內。夏大華變也。不長于此。則守其平常也。帝則天理之法。則也。詞謀也。怨耦曰仇。方國也。崇侯虎助紂無道。而諧文王為文王之仇也。兄弟與國也。鉤援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衝車也。正兵所用衝。衝車也。從旁衝突者也。崇國墉城也。天謂文王。我念爾之明德。開修不事顯著。不喜倭大更變。無所識。無所知。惟順天之法。則焉。天命在爾。而仇國妨爾。豈天所能容。故命之。鐵仇以同與國伐崇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連連攸馘古獲切

安安是類是禡音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音障

衝弗弗崇墉。仇仇音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問之徐。受貌言言高大也。執訊執其可訊。其不服之衆也。連連屬續之狀。彼所獲也。獲名將出師。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以告弗疆。盛貌。仇仇壯也。伐攻也。肆縱兵也。忽滅拂戾也。此言文王順帝則。以伐崇。閑緩若無事。雖崇人負固。文王自執訊獻。不猛暴。始終皆質之鬼神。不遇致使來附。則已耳。于是四方諸侯聞之。皆敬服矣。及崇墉。仇仇終不服。遂縱兵滅之。于是四方諸侯聞之。無敢有戾矣。

靈臺

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

詩經疏畧

大雅

文王什

卷

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

臺所以占星望氣。察妖祥也。以民物樂附。識天命之顯赫。故民號之為靈臺焉。此文王遷豐所作。受天命以興周室。實始于此。而民志一變。故為始附也。國人作此詩。以樂靈臺者。實樂文王之德。故曰靈德。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經度之也。經度其基址。故曰始。以其為天作之。曰靈。四方而高。曰臺。營表其位也。攻作之也。亟急也。言文王經始之日。經營方定。而庶民即攻作之。不日遂成焉。文王經

始時即已謂民不必急成而庶民則如子
越父事焉此文王作邦之始而民附如此
天命見矣

王在靈囿音憂鹿攸伏鹿濯濯音濁白

鳥鵲音鶴王在靈沼於鳥羽音羽魚躍

臺雖所以望氛祲亦即以為遊觀節勞之
所故臺下有囿沼焉囿所以養育禽獸也
鹿牝鹿也鹿羣鹿也鹿驚奔之物伏則基
安矣濯濯肥澤也鵲鵲潔白貌皆有自得
之意沼池也於嘆辭物滿也魚樂則滿池
皆躍文王之靈德及民又及物故鳥鵲
魚皆若有知安而

且樂有如此也
虞音巨業維音維音焚鼓維音鏞鏞音鏞於音論論音平鼓

詩經疏畧音大雅虞音虞業維音維鼓維音鏞鏞音鏞於音論論音平鼓

鐘於樂辟音壁離音離

植者曰虞橫者曰枸業大版也橫崇牙也
此所以懸磬者也兩端有植木橫牽者為
枸枸上加大版謂之業刻版捷業如鋸齒
焉其懸鐘磬處又畫采色為大牙謂之崇
牙橫橫然也貢大鼓也長八尺鼓小千貢
長四尺維猶及也鏞大鐘也論倫也謂其
音有倫序也辟同壁離澤屋也水澤旋丘
如壁上覆以屋曰辟離以節觀者文王遊
觀則作樂于中與民同之令民環立水外
既得同觀而又節約之也此皆文王靈臺
中事及後周公制作遂以辟離

為天子學校之制焉名曰澤宮
於論鼓鐘於樂音洛辟離音離鼗音鼓鼗音鼓逢音逢蒙音蒙

瞽奏公

鼗魚屬形似蜥蜴長丈餘皮可冒鼓逢逢
鼗鼓聲也文王將作樂或先以鼗鼓徵衆
令民來觀焉有眸子而無見曰蒙無眸子
曰瞽奏進公事也古者以瞽瞍為樂官奏
樂者則其事也故聞鼗鼓之聲
知瞽瞍方奏其事而來觀也

下武音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

先人之功焉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猶後也繼上之辭聖本明德曰哲王三
后太王季文王也三后在天謂三后之
明德配天命故設而常在天也京鎬京也
言武王以武功繼前人之文德天下遂維
詩經疏畧音大雅虞音虞業維音維鼓維音鏞鏞音鏞於音論論音平鼓

周有矣此蓋世世有哲王積德所致非恃
武功也故三后之明德在天武王又以明
德配之于鎬京

焉能不有周乎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作為也孚信也言武王之配天惟于三世
之聖德為求而已修求世德長思配對天
命乃成王者之孚信而不為天下所疑也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式法也則法也言既成王之孚則德遂為
下土之法矣武王之孚下土原因世德作
求長以三后為思而不忘下土之人因武
王之孝思而亦知孝德必昌皆以孝德為
法則矣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媚愛也應速侯維也順德孝德也昭明嗣服事也言天下媚愛武王而願奉為天子者他端猶緩其速應維在此順德何也下土之人素孚先世之德而恐不嗣服于王王既永言孝思其能嗣續世德豈不明哉故不啻其媚茲耳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來後世也許語龍繩繼也武跡也繩祖武即嗣服也祜福也言下土之人又明此後子孫必皆能嗣服祖述不廢先世之德且祝其萬年受天之福而為天子豈止一時之媚茲乎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詩經疏畧

大雅

文王什

七

四方諸侯也來朝賀慶也遐易也佐助也言周受天之祜四方諸侯皆來朝賀於斯萬年豈不有助佐之人乎則萬年之福愈可必矣

文王有聲

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

其伐功也

繼文者繼其文德繼伐者繼其武功

文王有聲通音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

文王烝哉

聲譽也通語駿大也寧安成功烝君也言文王有聲譽乃又大有聲譽何也文王

惟以寧天下為心又遂有以觀其成所以文王雖未為天子而天下之人聲譽相稱則皆曰文王君哉每章烝哉皆有聲之實以下皆發揮此章之意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

王烝哉

武功謂伐崇之功崇侯助紂為虐天下受其毒害而不得安寧文王伐之則安寧矣作邑因崇地以作豐邑也天將予周故命文王有此伐崇之武功以寧天下既伐崇歸往者眾于是作豐邑以居之而文王之聲譽自此起天下共稱之曰文王君哉

築城伊瀋音作豐伊匹匪棘音其欲適追來

孝王后烝哉

詩經疏畧

大雅

文王什

七

城成也瀋溝也方十里為成成間有溝棘急也來猶繼也后君也方文王之作豐也既築之城又作之或作此邑居城池匹對規模何弘備乎文王非亟成已之欲亦追先人之志繼其孝耳周自公劉太王皆作遷邑屢遷而力益勤德益新今文王不過追先人此志以為來世之孝而聲譽自發于天下稱之曰王后君哉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音四方攸同王后維翰

王后烝哉

王公皆君之稱也濯鮮潔也垣城垣也翰屏翰也言文王聲譽之美如濯在此作豐之後故維豐垣既作四方同以王后為屏翰蔽遮之而得安稱之曰王后君哉以上三章皆文王有聲之實在乎求寧之功也以下四章通駿有聲之實在乎觀厥成之後

屬武王也。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

王烝哉

豐水入渭渭入河而東流皇王天子也辟君也言豐水之東注者維禹之功矣文王之作豐邑而遂東向有天下者則武王能大文王之功也于是四方同尊文王為天子居然皇王之辟皇王君哉此駿聲之在後世者因武王而廣之以見武王之功皆文王之功也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

王烝哉

詩經疏畧

大雅

文王什

七

鎬京在豐水東武王所遷也辟廱即如豐邑靈臺之制而作之于鎬也此蓋與民同樂之處故獨及之於後乃為學宮之制耳言武王又遷鎬京作辟廱同樂于來附之民東西南北無不心服故文王之聲益駿而稱之曰皇王君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

王烝哉

考稽疑也龜為卜也居之曰宅正定也言武王先曾考卜鎬地維王者之居是宅是鎬京龜先定之而武王因而成之至宅鎬之後而天下之稱譽又歸于武王曰武王烝哉

豐水有芑

起音

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

子武王烝哉

芑菜名即苦蕒也味苦而莢長所以喻文王勤苦作豐而周始盛也任事也勤苦于作鎬之事詒遺也燕安樂也翼護覆也如鳥以翼庇其子觀豐水有芑識文王勞苦以致盛大武王豈遂可安享而無事乎所以必復作鎬以勤敏振作詒子孫故詒厥孫謀者此豐芑也以燕翼其子者此豐芑也于是厥後周公相成王成洛邑至于久遠益駿其聲

生民之什

八首

生民

毛氏分章不同今從朱傳俱以誕字起章為安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

詩經疏畧

大雅

文王什

七

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后稷生于姜嫄明非人道天也文武之功起于后稷明宜配天尊祖也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

音

原生民如何克禋

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

音

攸介攸止載

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民人也時是也姜姓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為高辛氏之世妃克能也精意享日祀祀郊祿也弗之言祓也古者立郊祿祀天于郊而以先媒配之所以祓除其無子之疾也欲動也帝非有迹特天啓其與故謂帝迹也介大正定震娠夙早也覺震動有娠則早自避肅以豫之也生產育養也言姜

傳能事神精意享祀郊禘祈子焉遂見
身有所大心有所定遂震動有娠早白
辟肅既而生子養育之是為后稷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切初宅不副音無
苗音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
然生子

誕發語離彌終也終十月也先生首胎生
也達羊子也羊子易生而首胎如之圻副
皆裂也苗害痛患也赫顯也寧安康樂也
居然徒然也天既祐令有身又使易生如
此所以顯其神靈也姜嫄怪之以為上帝
不安不樂我之禮祀有此不祥是徒然生
此子言不子之耳觀此是生稷者非由有
父故曰后稷生于姜嫄也此周人之始所
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什
以異耳觀此亦可知太古未有人時其感
物而化者正如此儒者有不信此語是其
學淺矣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
伐平林誕寘之寒水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
稷呱矣實覃切徒南實訐音厥聲載路

寘棄也腓義未詳或乳之也字愛也會遇
也遇伐木者收之覆翼以翼覆護之遇其
寒也呱泣聲也覃長計大也隨所棄而皆
不可得至越歷變故之久氣息宜奄奄矣
其聲復長大聞于路見天之所生非人之
所能棄也

誕實匍匐音匍匐此克岐克嶷極以就口食執

之荏而莖菽荏菽施施音禾役稊稊音席麥

懞懞莫孔瓜瓞嗶嗶布孔

制匍匐手足並行也毛氏曰岐然多知意也
識也能曉人意則岐然多知矣能知慮事
則能然有主矣匍匐時知識如此就成也
能食時即知口食有所成就也莖樹也在
菽大豆也施施長貌役列也播種之有行
列稊稊苗好美也懞懞茂密也嗶嗶多實
之貌以就口中食則遂能然焉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蒂音厥豐草種上之

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實衰徐久實發實秀

實堅實好聲實穎實栗即有卽音家室相大

詩經疏畧大雅生民什

相助也言盡人力以栽成輔相之不徒聽
生物于天地也弗治也欲種先燒雜其草
此治地之道也黃茂擇其色黃而茂美者
為嘉種也實助語也方房也梁有室而栗
未脫日方苞聚也藏種必並禾穗而存之
擇其房粒聚聚者為嘉此選種之道也種
布種也稊苗長也發齊也秀穗也堅其實
堅也好如其種之黃茂而方苞焉穎垂末
也栗栗然衆也好者必垂末望之栗栗然
也凡此皆有相之道也卽后稷之母家
地以其既為姜嫄所生故就其母家而封
之有卽以為家室而國之焉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李謂維糜音維芭恒古

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芭是任音是負

秬黑黍也。秠一稭二米也。糜赤粱也。苽白苗也。所謂赤粱粟白粱粟是也。前徧也有讀爲亘者。任肩樞也。負背負也。秬秠言獲畝糜苽言任負互文耳。肇始也。視典始于飲食人富於食則念其祖言后稷擇嘉種而降之以教民義有此四者徧種之既成獲而棲之于畝負任以歸始皆祀其祖而禮義由此興矣。

誕我祀如何。或春冲或揄山或簋音或蹂柔釋音

之叟叟搜音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

抵音抵以輶音輶載燔音燔煩音煩載烈以興嗣歲。

舂舂米也。搗舂也。謂舂米出白。舂舂去糠也。蹂蹂禾以脫穗也。釋漸米也。𦵏𦵏同。澆

詩經疏畧

濯湘聲也。烝釜炊也。浮浮，猶燂燂也。烝之氣也。謀，謀慮祭具也。惟思也。謂齊戒致思也。

蕤蒿也。脂肫幣也。宗廟之祭取蕤蒿合脾膋。蕤之使臭香達墻屋也。羝牡羊也。輶道祭。

也。肇祀本謂祭祖。又言輶者。初用四車。以祀行。神山行日輶。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

相爲神主，旣祭以車轅之而去，燔傳之火也。烈貫之而加於火也，典起嗣繼也。言后

稷肇開祀典者此類是也卽以此典起後來之歲祀于無窮也

卬音昂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

歆胡臭。廩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卯我也盛貯之也木曰豆瓦曰登升升聞
于上帝也居安也鬼神食氣曰飲居飲則

上帝安享也。臭。臭。語。離。時。郊。天。也。非。天。子。不。祀。天。周。得。其。時。也。悔。過。也。迄。至。也。言。

我周人今爲天子郊祀上帝，豆登升香上帝安享之者，果何以遂有此香臭遂有此

時哉。蓋自后稷肇祀。我周人知敬鬼神。守禮義。幸無罪過。相承于今耳。是上帝乃歛

后稷也故推后稷以配天尊祖之義有由然矣

章今從朱註分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

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

祿焉。

儒者解詩。多相詩辭以求義。故疑序有

不合孰知序居詞先爲言之題而論則
肖題爲之有詳明者有簡畧者有並不

大雅

也同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敦厚行道也。苞叢生體各爲根株自成體也。泥泥密澤也。戚親也。具俱爾近。却陳根也。

筵席也。授子也。几所憑也。言周家忠厚傳家。仁愛及于草木。卽道旁之輩亦厚之。戚

令牛羊無敢踐履方且苞體自如而葉泥
泥矣豈有兄弟耄老不被仁尊者乎故內

而親其兄弟則戚戚焉外而尊事耆老

九族國中之老。
皆在所養矣。

筵設席授几有緝七利御或獻或酢洗爵

奠音醢醢他感醢音以薦或燔或炙嘉穀腥假醢切

設席重席也筵亦為席但鋪陳為筵人藉之為重席緝績也御侍也兄弟之老及國者如前防哽後防噎之類進酒于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酌客受爵曰莫之而不與曰奠音軍音爵也夏曰醴殷曰齊周曰醕醕肉汁也蓋用肉為醕持有多汁以之醕有醕必有醕也醕肉也炙肝也擊鼓曰嘏音待御獻酬飲食歌樂養老之盛也

敦音弓既堅四鍤音既鈞舍音矢既均序賓音

詩經疏畧大雅生民什主

以賢敦弓既句音既挾四鍤四鍤如樹序賓音

敦音也謂之鐃鈞輕重均也矢本末中必輕重均則去之平直也故四矢皆宜如此舍之言釋也均偏也言四矢皆已舍去也射以中多為賢射終則飲序差別其飲位也句發通謂引滿也射禮指三挾一插三於帶手挾一以扣弦而射四矢既挾四矢已偏釋之也如樹言貫革正中如手插樹之不中者與禮射稍異此章養老既燕令眾射以為樂既以多中為賢又以此不偏為德焉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音酌以大斗以祈黃

耆黃考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音以介景福

曾孫成王也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莫敢與君抗禮今曾孫為主所以尊事黃耆也醕厚也大斗連柄三尺也祈乞言也台背大老也台猶給大老則背有給文導前日引旁輔曰翼祺祥也介善景大也此言燕射皆君作主人及乞言則以厚禮大斗祈黃耆焉而諸老乃盡所言以引翼主人于善道如此曾孫自壽考維祺以善受大焉

既醉入章章四句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

詩經疏畧大雅生民什主

焉

此因天下太平而咏以教戒成王保萬年基業也始于醉酒飽德而終于人有士君子之行即所以萬年矣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醉飲也祭而飲福是神飲君以酒也又有受胙之禮是神飽君以德也君子成王之言今天下太平鬼神為之暢樂飲饗人君之祭祀既醉君以酒飽君以德則神佑無所不至君子可以萬年大此景福焉次節言其實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殽胙肉也將行也即飽德之事昭明謂明明也言景福何以介哉神醉以酒非徒以

酒也。神將以穀非徒將穀也。君子可以萬年大景福者，大爾明明之德也。下言昭明之實。

昭明有融，高明令終。令終有俶，公尸嘉告。

融明也。昭明也。令善。俶始也。公尸，君尸也。嘉告謂殷辭也。宗祝傳公尸之辭，告主人以福也。介爾昭明，又何也？君昭明之德誠有融，則高明矣。高明能遠照，則太平之福自不替而善終矣。善其終必由于善始，始終盡善，此公尸所以嘉告也。下言嘉告之實。

其告維何？饔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靜肅清也。嘉善也。朋友，卿大夫諸侯也。威儀禮也。公尸之嘉告者何？謂君子饔豆之儀。經疏畧大雅。生民什。上卷。既肅清其志，又嘉善其物，又篤朋友之道，以收攝臣下之心，又非私恩小惠之攝而攝之以威儀，則尊卑上下皆有禮也。所以嘉之此也。次言有禮之效。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時者隨時而盡禮也。孝子，君子嗣子也。匱竭類善也。言待臣有禮，威儀甚時，君子以此行其志，觀效之則君子必有孝子。以繼行其志矣。孝子能繼君子之行而不竭，則孫又繼子，以類生類者無窮，永子爾以善類矣。次節又推其類而廣之。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室中巷謂之壺。蓋深奧處也。祚福也。相因繁生曰胤。其錫類者又如何？孝子不匱，是善已遍室家之壺與？君子可以萬年不替，必且永錫祚胤，繁然皆善類也。不止君之

子孫矣。次節又言祚胤之實。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被覆護也。祿福也。僕附也。從也。謂臣民之衆也。其錫胤又如何？天既覆被爾以錫胤之福，君子可以萬年不替其天之命，又自有相從而附至者，臣民之衆無非善類矣。次節又言有僕之實。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明也。女女子，士男子也。其有僕又如何？必且天下之士人女子皆明于善道。士女既明，則士女之子孫又從之以善矣。豈非人人皆善類乎？通論此詩是始于醉酒飽德而終于人有子之行也。十子之章六句。詩經疏畧大雅。生民什。上卷。

鳧鷖五章章六句。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

祇祖考安樂之也。

守成守太平之成也。若不謹持其盈滿而有安肆之心，則不能守成矣。以敬德格祖考，持其盈故為大政。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

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鳧水鳥，似鴨。鷖鳧之屬也。涇水名。水鳥在涇無憂，喻太平安樂也。公尸，古者祭肉外

之神皆有尸也。燕樂寧安也。本言神祇祖考安樂之。但無從而見。即公尸以謂之耳。爾指太平君子。即成王也。復食清潔馨香也。燕飲樂而飲也。言是鷺在涇而優游于水。公尸可以來享太平之祭。而得其燕寧矣。于是酒清微馨。以迎公尸。樂而飲焉。君子之福祿神乃來成之矣。若不能持盈以守成。神亦不能來成也。

鷺鷥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沙。涇旁之沙也。在沙有安所意。宜得其所以爲。猶助也。言鷺鷥在沙。而得其安所。公尸可以來享太平之祭。而得其燕宜矣。于是酒多微香。公尸樂而飲焉。君子有福祿。神乃來助之矣。若君子不能持盈以守成。神亦不能扶助也。

詩經疏畧

大雅

生民什

七

鷺鷥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爾

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渚。涇之渚也。在渚有安處意。處止也。滑。酒之滑者也。下降。易辭也。鷺鷥在渚。而得其安止。公尸可以來享太平之祭。而得其燕處矣。于是酒滑微脯。公尸樂而飲焉。君子有福祿。神乃來而降之矣。若君子不能持盈以守成。神亦不能下之福祿也。

鷺鷥在梁。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

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梁。水會也。在梁有安尊意。宗尊也。崇。積而高大也。言鷺鷥在梁。而得其安尊。公尸可以來享太平之祭。而得其燕宗矣。于是安尸而尸既安其尊。宗祇致辭。而福祿乃降。

公尸受爵樂而飲焉。則君子有福祿。神乃來而崇厚之矣。若君子不能持盈以守成。神亦不能來崇也。

鷺鷥在臚。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臚。山絕水也。水流峽間。兩岸深若門。曰臚。在臚有和說意。求止至止也。熏熏和悅也。欣欣酒味甘美也。芬芬燔炙香也。後艱後患也。言鷺鷥在臚。而不勝其和悅。公尸至止。可以熏熏然享太平之祭矣。于是酒欣欣。公尸樂而飲焉。樂此太平。可以萬年無有後艱也。若君子不能持盈以守成。則目前太平。後必有艱。神亦不樂矣。歸結此節爲重。

詩經疏畧

大雅

生民什

七

假樂 四章章六句

假樂嘉成王也。

輔氏謂行葦至假樂。四詩若如序說。而不明其所用。則皆奉上之諛辭耳。不知序云忠厚。太平守成者皆稱道德。開萬年所以爲大政。而載之大雅耳。雖諛不嫌。况多戒乎。此皆由于不識大雅之義也。至于燕答之說。亦因有此詩。而見其宜如此用耳。此自後人可裁。若謂詩因燕某人答某事而作。則爲小政。當在小雅矣。餘可推之。

假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假作嘉美也君子成王也顯顯光大也民
庶民也人在位者也祿福也保安有也助也
命之命為天子申重也言可嘉可樂哉君
子其顯顯之善德宜民宜人故受祿于大
受祿如何保安其身佑助其行而降之大
命使為天子凡此皆因君子修德有受命
之實天特申重之而已蓋天命之性謂義
理之命初命也無厚薄自天申之之命氣
數之命命之于
後有厚薄矣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
愆起連不忘率由舊章

千求也十萬曰億穆穆皇皇美也君諸侯
也王天子也愆過率循也言成王以令德
求福自有百福之應子孫將來必且千億
焉又美成王有穆穆皇皇之容有宜君宜
詩經疏畧大雅

王之德身不敢有過行心不
敢有忽忘唯舊章之率由焉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
福無疆四方之綱

威儀禮文也抑抑密也德音有德之言也
秩秩清也羣匹羣類也總統其要曰綱言
成王威儀則抑抑然而周密德音則秩秩
然而清明人無有怨惡之者而羣類無不
率由成王之道而不悖叛受福自
可無疆以為四方諸侯之綱矣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
解音千位民之攸暨切

綱統一平紀紀分維平綱朋友即百辟卿
士也泰誓云友那冢君酒誥云太史友內

史友是也百辟諸侯也卿士天子之卿也
亦為諸侯媚愛也解情也暨息也言有綱
必有紀天子受福燕安必及于朋友其百
辟卿士則皆媚愛于天子愆忘相儆不敢
解情于其位于是
民皆得所安息矣

公劉 六章章十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
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召康公名奭以前多周公所作故此
言召公以別之與美公劉故為大政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

裏音餼音糧于橐切他洛于囊切乃郎思輯用光
詩經疏畧大雅

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啓行

篤厚也公劉后稷之曾孫后稷生不密不
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不密失其官竄于
戎狄至公劉復修其業而與周室焉居止
康安也場田畔疆田界也積委積也餼食
也糧糗也小曰橐大曰囊解和于盾也戈
勾矛戟也戚斧揚威也鉞大斧小曰公劉
厚哉公劉之于民也以西戎之地為不可
居不可安也于是先治其田土實其倉廩
既富且強其餼糧而將遷邪焉益因夷
俗乖戾而地狹隘不能以和輯其人民而
光大其事業公劉則思徙邪將以和輯其
民用光大其國家其遷之日弓矢斧鉞武
備具而後啓行
所以備狄人也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

永嘆陟則在嶽魚聲切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

玉及瑋瑋切瑋必頂切容刀

胥相也廣平曰原廣衆繁多順安宜偏也陟升也嶽小山別大山也舟帶也轉同瑋下曰瑋上曰瑋容刀刀室也轉瑋容刀之飾召公謂厚哉公劉之于民也于相此原之廣平以居其民民數既衆而多民居既安且徧新勝于舊民乃無長嘆也當公劉之相原也陟嶽降原以觀地勢彼時所帶者玉佩容刀未嘗以如是之貴而愛惜其勞苦也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溇音普原廼陟南岡乃

觀音音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

詩經疏畧 大雅

時言言于時語語

逝往也百泉衆水會處也溇大也山脊曰岡觀見也京高丘也師衆也京師高大而衆居也時是也處處居室衆也廬舍也旅賓旅也直言曰言辨論曰語言言語語和也召公謂厚哉公劉之於民也既已居民又營都邑往百泉以觀衆水之所食瞻溇乃見于高大之處遂營都焉都之所在衆會爲多故京師之野于是多爲居室而處處焉于是又爲邸舍以通賓旅焉居處衆而此公劉既遷思輯之事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踰踰濟濟子禮切俾筵俾几

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音匏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依歸也踰踰濟濟威儀衆也俾使也登登筵也依依几也已登筵坐矣乃依之以凡造爲也曹羣也言造爲羣牧之所以養禽獸牢圉也執野豕于牢而畜之禮爲爵酌器也君之使知有君宗之便知有尊設爲國家君臣之分以明有所宗雖衆不亂也召公謂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京師和輯如是則曰方賢人歸依于京者衆踰踰濟濟焉于是遂造爲禮制俾設筵几之器登依之文又造爲曹羣以養禽獸而執豕于牢焉又造飲食之器酌則用匏凡此既以食之飲之乃又爲君之宗之之法以教之禮以節和則和輯可久矣此又公劉思輯之事也

篤公劉既溇既長既景廼岡相去聲其陰陽觀

詩經疏畧 大雅

其流泉其軍三單音音度待洛切其隰原徹田爲

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溇廣也橫爲廣縱爲長此治原田也景日影也相陰陽者觀山脊之日影向日爲陽背日爲陰以爲五穀之所宜此治山田也流泉近水之地又有所宜此治水田也三單未詳或寓兵于農每家三人出一人爲兵爲錄羨卒不及三人者爲無羨卒則不錄爲單也故曰三單度經理之也隰水田也原山原之田也承上文言徹通也田畫爲井井九區中爲公家餘入爲私公私通治治作十取其一周之徹法自此始古西日夕陽允信荒大也召公謂厚哉公劉之於民也既治其廣原之田又治其山岡之田又治其近水之田于是又因農爲兵其法則三單以爲常又經理其隰原之田以

定儀法十
遂經營山西之地以廣之而幽人之居于
此益大此公劉
之用光然也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斂切

止基廼理愛衆爰有夾其皇淵廼其過聲平淵

止旅廼密芮

音鞠之即

館君舍也涉渡也亂舟之截流橫渡者也
厲石也銀鐵也止居基定也理修治也
衆人多也有富足也夾兩岸夾居也過
也皇淵過淵皆謂各也旅衆也芮水名出
吳山西北東入涇水外曰鞠言芮水之外
也即定也召公謂厚哉公劉之於民也于
此時斯修幽之官舍涉渭水以取材用蓋
因民之居止既定乃始理治不以君之先
詩經疏畧大雅
民也于是民日庶而衆焉國日富而有焉
風氣日開規模益拓矣皇淵之大過過
之遠居衆稠密至于芮鞠之
即焉此又公劉之用光也

洞酌三章章五句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

有道也

皇天親有德養
有道故為大政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

餽人志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洞遠也酌取也行潦流潦也挹取也注止
也丞米一熟曰餽酒食曰餽今人曰糜豈

弟樂易也君子指王也傳曰豈以強教之
弟以悅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遠
取流行之水而注之于此可為餽餽以薦
上帝此人君遠取道德而注之于我則皇
天自親而饗之道德維何豈弟君子民之
父母是矣以此得之于已為德加之于民
為道皇天有不
親之饗之乎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羶

音雷豈弟君

子民之攸歸

濯滌也羶祭器亦言饗帝也攸歸所依也
既為父母則歸依之道德又維何豈弟君
子民之攸
歸是矣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漑

音既豈弟

詩經疏畧大雅

君子民之攸暨

漑亦滌也濯漑則一切祭器賴之以滌不
止濯羶矣暨息也既歸父母則得所休息
道德又維何豈弟君
子民之攸暨是矣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權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

以矢其音

卷曲也大陵曰阿陵卷曲則其中自虛飄
風迴風也南長養之方君子成王也來者
謂王來也矢陳音詩也召公謂有大陵卷
曲而虛中迴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以人

君之大能虛中以求賢賢人亦必以長養之道德入之也因美王者樂易哉君子其來與我游歌聽我陳此詩也

伴音免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

爾彌爾性似先公曾矣

伴與優游即暇之意爾皆指于也爾猶盡也性生理也似嗣也先公祖宗也首終也召公謂今國家閒暇可以伴免焉與爾游矣優游焉與爾休矣因戒成王曰樂易哉君子若賢人則必居安慮危不敢游休也惟使爾彌盡其性而無少忝缺以嗣續先

爾土宇版音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

詩經疏畧

大雅

生民什

七

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土宇土地之區宇也版大章明也厚盛也百神天地山川之神召公謂今爾土宇廣大章明亦甚之厚正未可以此自侈也故又戒曰樂易哉君子性與天通使爾盡性長為百神之主矣能盡性則能盡人性物性贊化育而配天地性之量爾天地山川諸神皆賴以長久焉

爾受命長矣弗音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

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受命為天子也弗福康安純全嘏大也常帝享也召公謂爾受命望其永長爾祿望其康安又焉得不彌爾性乎因又戒曰樂易哉君子俾爾彌爾性故純大之福可常

皇矣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

四方為則

馮依之安而不傾翼輔之正而不側孝善事父母者德修行篤實者引導其迷也翼助其行也則法也召公謂賢人有可為憑者有可為翼者此社稷之臣也有孝于親立百行之本者有威其德盡修行之全者以之引我以之翼我則吾性之理自無不彌因又戒曰樂易哉君子能如是則以賢則四方諸侯必法則之亦各皆求賢以自

頤頤魚客切五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

詩經疏畧

大雅

生民什

七

弟君子四方為綱

頤頤溫貌叩叩盛貌圭璋言純潔也令善也人聞之則有善聲望之則有善威儀也綱者能張衆目也召公謂能彌性則溫盛之容純潔之德聞望無不盡善矣又戒曰樂易哉君子能如是則綱舉而衆目張四方諸侯皆相從以盡其性矣

鳳凰于飛翬翬其羽亦集爰止藹藹

鳳凰靈鳥也比賢人雄曰鳳雌曰凰翬翬衆羽聲也鳳凰所至衆鳥隨之故羽聲衆也藹藹多士盡力也使任使也爰愛也召公謂鳳凰于飛衆鳥隨之皆集一處王舉賢雖不能遍而衆多之吉士皆至以盡力于王自如鳳鳥之集也此時維王所使皆

足勝任職以媚愛于王矣。

鳳凰于飛翾翾其羽亦傳音附于天謁謁王多

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傳布遍也吉人猶吉士命王降命賢人使治民也召公謂鳳鳥至則布遍于天王有多士亦布遍于國而治民焉維君子所命無不勝任而媚愛庶人矣。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

萃布孔萋萋七西離離皆皆

梧桐爾雅謂櫟也櫟也鳳凰梧桐北賢人高岡朝陽比在位山之東曰朝陽爾雅萋萋萋萋臣盡力也離離皆皆民協服也召公謂今果能求賢用吉士如鳳凰之鳴

詩經疏畧大雅

高岡梧桐之生朝陽則多士盡力以媚天子者不啻萋萋之盛如梧桐生而草木盛也其媚庶人而民協服者不啻離離皆皆之和如鳳凰鳴而百鳥和也此所以為瑞焉。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

詩不多維以遂歌。

車言命車也有車則有馬王之尊榮賢人以車馬庶衆閑習也召公謂今王車多馬閑宜求賢而命之可矣今我陳詩雖不多維以求遂此歌之願而已按洞酌言道德以協神人卷阿求賢以彌性故為大政。

民勞之什十三首此後為變雅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穆公名虎康公之後厲王名胡成王七世孫也周自厲王決壞先王之德開大亂之端周之根本傷矣故為變大雅。

民亦勞止汔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無縱詭居毀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憚不畏

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勞病也幾康安惠順也中國國中也綏安也四方諸夏也詭隨不顧是非而從順其私也式用遏止也寇作亂也虐暴害也憚曾也明人所共見聞也柔安也即綏四方

詩經疏畧大雅

能訓習也即惠中國定正也言民勞甚矣庶幾求小安可耳國中者四方之本順此國中之人四方可因以安由近及遠自然之勢也然惠之豈有他哉其本在朝廷之上凡有詭隨以阿王者必禁治之以謹絕無良之端即用以止寇虐之大逆曾不畏于明者也是柔遠在于能邇能邇在于定我王而已。

民亦勞止迄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逯無

縱詭隨以謹憚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

棄爾勞以為王休憚

休息也民四方也逯聚也憚猶謹謹也亂言以惑主聽耳爾指王也勞勤也休美也言王順此中國則四方之民自不離散其本又在無縱詭隨以謹絕憚之漸則

大惡無自而生。不使中外之民憂勞矣。然此遠絕邪佞。非不勤而能者。願王無棄爾勤之美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息止也。京師。即中國。罔極。無窮之姦邪也。惡也。敬。慎心不忘也。威儀。禮也。此內外交治之功。近親也。有德。正人君子也。言順此京師之人。則四國之遠。自安。其本又在無縱詭隨。以絕無窮之小人。而大逆自止。無由而作其惡矣。然此自定之休德。豈不由學致乎。王惟內敬慎。外威儀。於有德之人。則親近之焉。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七

民亦勞止。罔可小惕。惠此中國。俾民憂泄。以世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惕。貪也。毛氏曰。息也。貪于休息之意。泄。去也。醜。衆屬惡也。正。正道也。敗。壞也。戎。指小人也。式。用弘廣也。言惠此中國。使四國之民。憂可以泄去也。然必本於無縱詭隨。以謹絕衆惡之漸。無使壞敗正人。王若不謹。絕之彼小人者。雖幼小之子。而能使正敗其用甚廣大也。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殲。無縱詭隨。以謹繆繆。式遏寇虐。無俾正反。

王欲玉女音是用大諫。

殘害也。繆繆。小人固結其君也。正。反以正為不正也。玉女。言寶愛汝也。汝。指君也。大諫。即詩中諫諍之言也。言王順此京師之人。則諸侯皆順其人。天下之國。自無有被害者矣。焉得民憂不泄。而四國不安。綏乎。然必本于無縱詭隨。以謹絕繆繆之漸。而大逆自止。不然。待小人固結君心。必且寇虐之人。而王反好之。以為賢。有德之人。而王反惡之。以為寇虐。今王惟早敬德。扶正。無使正反可也。于是詩終。又呼王而屬之曰。王乎。子欲寶愛女。是以盡言諫也。八章章八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七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匱。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板。板猶叛。叛。板。板。也。反也。言天道反常。卒。盡也。瘁。病也。諸善言也。猶。謀也。靡。無也。管。管。無所依也。實。實。皆。諫也。凡伯謂。今天道反常。下民盡病。為政者出言。非不善。而其實不然也。其為謀。苟圖目前之便。不顧其後也。由于其心。無聖人之道。以為依據。則管管然也。不以為誠。為誠。出言之常道。反也。謀之不遠。為猶之常道。反也。我是用為此大諫耳。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

以世辭之輯矣民之洽矣辭之懌矣民之莫

矣。
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泄泄猶沓沓弛緩之貌辭言也輯和也洽合懌悅莫定也凡伯謂天方震動則人皆憂懼乃欣欣自以爲適天方震動則人當敬乃弛緩而不以爲事何可然也上人之言未可苟也我爲和睦之言民即誠信而洽于我我爲悅樂之言民即誠信而定於我矣而我則卒不然也豈不大失民情乎此天所以爲難而蹶動不寧也此承出語言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囂囂

切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 作 主

堯音 異事不同職也及與也僚官也即就也囂囂傲慢自得之意服事也先民古之賢人也芻蕘采薪者凡伯謂我之於爾雖不同職事乃與爾同官有相關之情我就爾謀爾則傲慢不聽然我所言不合時論維事有當然勿可輒以爲笑也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雖淺近之言實有不言之理即遠猶無以過焉此承爲猶言也。

天之方虐無然譖譖老夫灌灌

其畧 匪我言耄爾用憂譖多將矯矯

不可救藥 虐饑饉也譖譖戲侮也民有饑饉天之威虐乃戲而不以爲實侮而不以爲敬譖

天方虐無然譖譖老夫灌灌

譖然也灌灌猶款款也矯矯驕貌八十曰耄矯矯焚熾也藥治也凡伯謂天方將威虐于周安得言行如此戲侮而不以爲憂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我今所告非老耄妄言乃爾自以憂爲戲耳待其戲之既多則譖譖者將爲矯矯熾熾焚毀則不可救治矣。

天之方瘠無爲夸

尸民之方殿屎

會莫惠我師

憤怒也夸毗體柔也蓋人有腰膝之疾則不能自立喻同列之人隨俗習非不能自立也連亂也載則也尸尸位也殿屎呻吟也莫探度也蔑資貧也惠順師衆也凡伯謂天方怒惡于周無爲此夸毗不自振也君臣上下威儀之文亦盡連亂其不振甚矣善人能自振者又如尸居其位而無言無爲也民方愁苦而呻吟皆莫敢探度以自定其事有死喪有亂離有貧窮無資者其苦無方會莫有惠順我衆之人。

天之扁

攜攜無曰益

辟

隔開道也壘篋言相和也璋圭言相合也取求也攜得也益加也攜無曰益者雖得不言加也辟邪也凡伯謂天之開闢此民如壘篋然有壘必有和而壘其不和也如圭璋然有圭必有合而圭其不合也而其隔之易又如取携然有求必有得得則自

天之扁

攜攜無曰益

辟

隔開道也壘篋言相和也璋圭言相合也取求也攜得也益加也攜無曰益者雖得不言加也辟邪也凡伯謂天之開闢此民如壘篋然有壘必有和而壘其不和也如圭璋然有圭必有合而圭其不合也而其隔之易又如取携然有求必有得得則自

得不言加也。天生如此。然則上之開道民。不甚易哉。隔之善則善。隔之惡則惡。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耶。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价善也。藩屏也。大師大衆也。垣牆也。大邦大國也。凡伯謂王之所藉以屏蔽國家者。又有在焉。在巨室也。此四者王懷之以德。則安寧矣。又在同姓宗子。衛王于內。則維城焉。無使城壞。城壞則王孤獨。獨斯可畏矣。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 作 圭

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天怒。震雷烈風之類也。戲豫喜樂也。渝變也。天變。日食星孛之類也。馳驅自恣也。及與也。王往也。旦明也。游衍開行也。凡伯謂今天怒。渝變見。宜敬之。極其悔罪自修。可也。何敢喜樂自恣乎。得毋謂天與人聞乎。不知昊天明白。旦在上。常與爾出入往來。游間相俱。體而不遺。一而非二。不畏于人是。即得罪于天。尚不畏哉。

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馬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綱紀者。禮義之實。文章者。禮儀之文。巨細內外。蕩然一盡。故爲人者壞也。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蕩猶盪盪。盪僻也。言大壞也。上帝呼天。訴之。之辭。辟邪也。綱紀文章。蕩然無存。則純爲邪僻也。疾威威怒也。烝衆也。諶誠也。召穆公傷之曰。天下大壞。蕩蕩然。上帝乎。正道已盡。下民惟有邪辟而已。或者上帝惡怒我周。故令之多邪辟乎。然天生烝民。性本皆善。今其命有不誠信而辟者。蓋其初皆善。而人自暴棄。鮮能有終耳。於天命何尤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忒德。女與是力。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 作 圭

以下皆設爲文王之辭。蓋陳厲王之太壞。而托于紂也。咨嗟也。殷商言紂也。彊禦。強以禦善。言暴虐之臣也。掊克。剝削也。言聚斂之臣也。穆公託文王之謂紂曰。嗟女。紂曾如是之強禦掊克。使之在位服政。何也。果天降此輩。以如是惡慢之德乎。亦紂之興起于惡。彼是以力爲不善耳。言紂如是。則厲王如是。可知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侯祝。靡屈靡究。

靡究。

而汝也秉執義善惡怨也流言浮浪不根之言對配也寇接言拮据者賊人而攘奪其財物也侯乃作視猶詛呢屈極先窮也言可嗟哉女紉爾有賢人執義之類強禦則多怨之又有散流言以與已諧毀之言相為配對拮据之人又從而盜害攘奪其資財如是者用干內于是終日乃詛乃咒怨謗多與無極無窮而正人盡矣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怨音怨于中國斂

怨以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

以無陪音陪無卿

無然音然健健作氣之貌時是也背後側旁言輔翼也陪副貳也謂三公以貳王言可嗟哉女紉女怨音怨于中國常欲傷害于人日斂天下之怨而自以為德其昏暗爾德如是經疏畧大雅民勞作

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音善爾以酒不

義從式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音豪式呼俾

晝作夜

猶沉酒也式法也愆過也止容止也明晦猶晝夜也式用法也號呼謹也言可嗟哉女紉天未嘗使爾流于酒惟不善之從法也爾自愆過其容止靡晝靡夜而飲酒焉及其醉又用呼號謹呼及其昏臥又使晝作夜曾不視事是豈天使之然乎自為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音如蜩如蟪音如蟪如沸如

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嬖音皮器于中國

單及鬼方

蜩蟪皆蟬也沸羹羹之沸也小大事也喪人亡也尚好尚之也由行從而行也嬖也單延也鬼方遠方也言可嗟哉女紉其政事之亂如蟬鳴如沸羹小大之事無不近于茲人有位之人見女所為以為可尚皆從而行之于是同陷人亡之轍內怨于國中延及鬼方無不怨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

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不時不予之時也老成人老而德成之人也典刑常法也言可嗟哉女紉非天不予也經疏畧大雅民勞作

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

葉未有害本實先撥音蒲麥殷鑒不遠在夏后

之世

顛仆沛拔也揭顯而見根之貌撥猶絕也言可嗟哉女紉人亦有言大木揭然將斷也枝葉未傷根本先絕今天下未有禍敗而王身為無道本先撥矣枝葉蓋自從之傾也女殷之鑒不遠在夏桀之世未言及此則厲王之鑒在殷紉亦可知矣

抑音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說者謂據史記武公即位於宣王時謂刺厲王者非孔氏曰厲王時武公爲世子不應作詩刺王予按刺詩人人所得爲况諸侯之世子乎觀詩中之辭厲王此時亦稍長之年武公時爲世子其年相當故即諷王者以自勉厲耳以序考之楚語謂武公年九十五作懿即此則不可信也史記楚語皆非可信之書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抑抑密也威儀禮也隅方稜也物有隅則方正故威儀即其德之隅也故曰德莫要于禮職主戾非也武公謂威儀之密德之隅也有威儀則爲哲人無威儀則爲愚人

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什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去聲四國順之許音吁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競強也訓教也覺直也人之德行發不容已此生直之性耳許大謨謨辰時告令也言莫強于人入宜自勉今四方之人惟在人主教之入主有正直之德行四國自順從之故王者修己治人之大謀足以定天命而不移人豈不強哉大謀何如遠方之謀猷亦隨時播告而已王惟敬慎威儀以爲民法可也

其在於今興逃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都南切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

今厲王也時尚日興政正也在已爲德及人爲政顛覆盡喪也德即威儀也湛樂也紹繼敷廣共恭刑法也今厲王興逃亂于政盡喪其德行惟荒亂湛樂于酒罔敷求先王克其明刑不念所紹繼之基業傳自先王而不廣求先王之治克恭修明哲之法何也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亾夙興夜寐洒掃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

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什

淪率胥相也酒灑章表也戎軍器兵軍人也戒備也戎兵也作起過遠也蠻方遠方夷國言人興逃亂天則不尚故今皇天棄惡之使我國家如流泉之下率相至于亾人若知天意而畏之宜早興晚寐洒掃庭庭敬勤其政以爲民之表章內政既然而修外政則備兵戎之作以遠及外方之國則外患可弭矣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音店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質平也人民有爭訟盡爲平之爾皆指王言即自警侯度諸侯之法度不虞意外

之發也。柔順嘉善。珣缺也。言內敬勤而外
修備如是矣。又質爾人民之手。使無拂情
謹教諸侯。使各守法度。以戒備意外之變。
然未有不本于德行者。則慎出言敬威儀。
且無不柔嘉焉。武公因念言之難謹而加
儆曰。圭玉有缺。尚可磨光。出言有失。不可
復正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
矣。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
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由用也。捫持也。朕我也。逝往也。讎怨也。朋
友。內外諸臣也。小子。幼兒也。繩繩。永遠為
法也。承順也。又曰。不可輕用其言。無曰苟
且言之。無有持我舌者。豈知言不可遂往。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 什 七

人情于一言之失。無不仇怨。一德之施。無
不報稱。苟其出言有德。惠順于朋友。及于
庶民。小子。而無敢慢。則子孫
永遠為法。萬民無不承順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聲在

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觀。神

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友順也。君子。臣也。輯和柔順也。遐遠愆過
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暗中有明之處也。
觀見格至。思語辭也。矧况射朕也。武公又
謂視爾友順其君子。和順其顏色。豈不遠
于愆過。退而于屋漏之中。不愧心于鬼神。
無曰鬼神不顯明。莫予見而不畏也。體物
不遺。洋洋如在。其至非可
以度况可以朕射不畏乎。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
僭不賊。鮮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
而角。實虹小子。

辟君。俾臧也。臧善也。嘉善也。僭差。賊害也。
桃。李果之相類者也。童。羊之無角者也。此
和柔也。角。羊之無觸者也。以此驕傲也。虹。潰
也。又謂君爾若修德。主於臧嘉。善敬其容
止。不遇其威儀。既不差于己。又不害于人。
人少有不以王為法者矣。人有以善加我。
必以善報之。如投我以桃者。報之以李。乃
王不然。人之和柔如童。爾之驕傲如角。不
相報而相反。此誠潰亂無知
之小子。則然也。可不警哉。

荏染柔木。言緝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 什 七

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
謂我僭。民各有心。

荏染。柔貌。柔木。柔忍之木。緝。被也。被之絃
以為弓。話言。善言也。覆。反也。又謂和柔之
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基。王何不
立德之基乎。其維哲人。告以善言。則順而
行。其維愚人。告以善言。反謂我
差。人心不同如是。可不警哉。

於音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攜之。言示之

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民之靡寧。誰夙知而莫成。

攜。以手扶援也。抱。子言生子也。夙。早也。莫
曉也。武公又曰。嗚乎。凡小子之人。未知臧

否時人不以手携則必以言示而告有不
知則又提其耳而告之今王借曰未知
否亦既抱子矣非小子也可知凡人能不
自足而虛受善誰有早聞而晚成者乎可
警哉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誨

爾諄諄聽我藐藐匪用爲教覆用爲虐借曰

未知亦聿既耄

夢夢亂也慘慘憂也諄諄詳數也藐藐忽
畧也亦聿疑辭也八十曰耄言冒亂也又
謂昊天甚明察於善惡我生是以靡取樂
逸也今視王潰亂我心亦慘慘自憂誨王
詳數料必忽畧不聽必不以我言爲教蓋
反以我言爲虐害借曰此時尚勿未知善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上

惡幼不求知老不遠矣前以小子詰之此
又以老耄詰之公時爲世子與王皆少年
凡有以自警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

方艱難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回還

其德俾民大棘

舊舊法也止語辭悔恨忒差同邪通偏也
公又自警謂嗚乎小子我告爾皆古之舊
法聽用我謀無至大用悔恨不然天運方
艱必至喪亡其國今日之取譬夫豈遠哉
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亡國必
矣王尚可回還其德使民大困急哉

桑柔

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入章章六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芮伯字良夫畿內
諸侯子卿士也

苑

音

彼桑柔其下侯甸

將

力活

采其劉瘼

音

此下民不殄心憂倉

初亮

兄與今倬彼昊天

寧不我殄

苑茂侯維前徧也將亦采也劉猶盡也瘼
病殄絕也舍兄與怡悅同悲悶之意也瘼
積也倬明矜憐也芮伯以桑柔無葉不能蔭
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而曰桑柔盛時蔭
其下者維徧及將采已盡下民遂病無所
蔭庇使我憂心不絕悲悶久積于中焉因
又呼天而訴之曰昊天如彼

其明何不憐我而釋其憂乎

民勞什

上

詩經疏畧

大雅

上

四牡騤騤

音

旆旆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

敏民靡有黎具禍以燼

音

於

音

乎有哀國

步斯頻

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旆旆蛇曰旆旆不息
也夷平泯滅也黎衆也燼災餘也步行也
謂國有天運頻急也芮伯言厲王征伐不
息車馬旌旗日在于道亂生不平國將盡
滅民將盡歿國國民俱禍雖猶有存亦災火
之餘耳於乎哀哉國運何如此之急促也

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

音云徂何往

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爲梗

資藉也將資也疑同疑是也徂往維持
爭厲階階梯梗病也又曰國運無所資藉

是天不我資也。我無所止。定欲徂而無所往。君子之人。實欲維持國家。原無兵爭之心。誰聞此禍亂之。使征伐不息。至今為病也。此小人所為耳。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音怒。

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艱瘠。昏孔棘我圍。

音

土宇家也。俾厚。瘠病。棘急。圍垂也。時芮伯從役。因又曰。今憂心至切者。唯思念我家。鄉我生不時。逢天厚怒。使我從西往東。無所定處。我之遇病。誠多矣。然甚急者。我之在邊垂。則他鄉之苦。有難言矣。

為謀為處。亂況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七

誰能執熱。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步慎。況滋。恤憂也。序爵。所以辨賢也。執持也。逝。必也。芮伯又言。不用賢之害。曰。王之為謀。不可不慎。亂滋而長。國斯削矣。我告爾。以所當憂。恤者。在序爵用賢而已。賢之能已。亂猶水之能救熱。誰能執熱。必不以濯。不用賢。則相與共亡耳。

如彼遼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井音耕云不。

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遼。喬也。僂。吧也。風。吧人。氣不能息也。肅。進也。井。使也。逮。及也。耕種曰稼。收斂曰穡。芮伯人處此時。以求仕進。如遼風而行。其能愛而。不能息。民有求進之心者。可使謂之曰。不及時。是稼穡不可食矣。惟好是稼穡。盡力民事。以代口食。可稼穡誠亂世之寶。而

代食誠最善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音蟲。稼穡卒瘁。

哀恫中國。具贅音卒荒。靡有旅力。以念

穹蒼。

喪亂。歲凶也。立王。王之立也。蟲。食苗根曰。也。穹蒼。天也。芮伯又言。亂世惟稼穡可為。而天又降喪亂之禍。以滅我王之立。降此蟲。使稼穡盡病。哀恫哉。中國之士。俱屬盡虛。而無生氣矣。令人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七

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惠。順也。宣。徧猶謀。相輔。狂。惑也。芮伯言。維此順理之君。為民人之所瞻仰。其秉心。必編謀諸衆。以察考慎。用其輔相之人。若彼不順理之君。自以為善。不與衆謀。自有私之肺腸。同己者用。不考慎其相。所以使民盡狂惑。皆叛于正。而爭為邪媚之臣矣。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朋友已譖。不胥以穀。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甡。鹿多也。朋友。僚友也。譖。不正也。穀。善也。谷。窮也。言狂惑者進。則缺正人矣。觀彼林中。其鹿耦行。甡甡然。衆多。今小人不容。子鹿之不如也。敗壞羣僚。不相與以善道。人亦有言。進退維谷。進則遭譏。退則傷俗。皆如子之險焉。

維此聖人。謔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言謔助辭。百里遠慮也。覆反也。匪言不言也。畏恐懼也。忌戒慎也。言維此聖人之君。聰明睿智而多慮。瞻視動言百里。其慮事之遠如此也。彼愚人之君。不聰睿者。則反狂惑以喜。不曰我不能遠慮。惟曰何用如斯之畏忌乎。此所以端用小人耳。

維此良人。弗求弗廸。音狄。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良人善人也。廸進也。忍心不仁者也。顧眷復重也。荼苦菜也。毒蟲也。皆惡物。以此惡行。言王無遠慮。故以良善為迂闊。為無用不求索。不進用之。其忍心為惡之人。則以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作。主。

為有才力。眷念重復。而信任焉。民不堪命。所以肆其貪殘暴亂之行。而安為荼毒也。以忍效忍。而惡俗成矣。

大風有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君所信用之人。其所好尚。隨在成俗。如大風偃物。故以大風為此。有曰大作。泰西風曰泰風。蓋亦西風多大也。隧道也。大谷風所行也。穀善。征行也。垢穢也。言大風所行有道。行于大谷。則一空大谷之草木。而盡偃之。君若求進良人。則良人之作用為善。如風空大谷。善俗成焉。君若顧復忍心不順理之人。則維行以中心之垢穢。亦如風俗成焉。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貪人奸利之人也。類善也。對遂也。言應之速。誦言諛言也。如醉酩酊也。言貪人之敗善類。若大風所行。毀壞衆物。所在成蹊。徑一人出。貪暴之言。聽言者無不應之。而無違。衆人又稱誦其貪暴之言為善。而彼此酣快如醉焉。此等人。不自用其良。反欲使我亦悖善焉。我豈從之乎。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射飛曰弋。之往也。陰覆也。赫顯拒也。謂小人曰。嗟乎。爾等我僚友也。我豈不知。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作。主。

而妄發此言哉。在爾自謂無禍。如彼飛蟲之難得。然飛蟲雖難得。時亦弋獲之。既而我往告以善。所以陰覆汝也。汝反怒我而來赫焉。

民之罔極。職涼善背。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遘。職競用力。

民斥小人也。罔極惡無窮也。職主。涼薄善工也。背叛理也。不利害也。克勝也。回邪遘。循競強也。又謂小人曰。民之為惡無窮者。主于涼薄。而工于叛正。其作為以害民。如恐不勝。是小人惟回邪之循行。主此以強用其力耳。

民之未戾。職盜為寇。涼日不可。覆背善言。音利。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既定盜賊寇兵涼薄言也。小人為之。惡方競用。力則惡猶未定止也。王于為盜。賊為兵寇而後已。我薄言其不可。乃反有以我為惡人而善焉。我雖欲辭之以非我。所言然已。既作爾歌矣。不能辭也。雖言我可耳。

雲漢 八章章十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于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詩經疏畧

大雅

仍叔周大夫也。側身言其恭敬。百姓有災。久不見閔于天子。至宣王復見憂矣。故為可喜。以下六詩皆宜王政故見大雅。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切。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

倬明貌。雲漢天河也。昭光回轉也。言王憂念下民。夜瞻雨候。見雲漢昭然。回轉天上。未雨有雨徵也。辜罪也。薦同荐重也。臻至也。舉行祭事也。無神不祭。所謂國有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圭璧禮神之玉也。圭盡寧何聽聞也。牲費玉盡而不雨。是神不我

聞。

早既大甚。藎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

上下奠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土。寧丁我躬。

藎陽精也。隆陽盛也。蟲蟲雨雅作蟻蟻。董也。殄絕也。精意以祀曰禋。郊祀人也。宮祀宗廟也。上祭日星風雨之類。下祭地及山川也。莫莫安其禮物。瘞埋其禮物也。皆祭之所有事也。宗尊克能。斁敗丁當也。在宮之神。莫尊于后。稷既不能救此災。在郊之神。莫尊于上帝。又不我臨視災。既不免于神。念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以我躬當之。莫而災已也。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雷競競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

詩經疏畧

大雅

胡不相畏。先祖于摧。

推去也。競競恐也。業業危也。如霆如雷。畏天怒也。孑然孤獨之貌。遺留也。推絕也。言早不可推之去。使我恐懼甚。畏天怒。周所餘之黎民。至此或將盡滅。無有孤獨之遺乎。因呼曰昊天上帝乎。惡我而不遺我以民。我何能不相畏懼。皆先祖之民至我而推絕矣。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宇。

沮止也。赫赫早氣也。炎炎薰熱也。無所無所容也。大命天命也。羣公先正。月令所謂

粵祀百辟卿士之有益于民者是也言早
不可止我身無所容天命切近在此已不
瞻視我矣羣公先正之神又不我助益若
我父母先祖最愛我者何寧忍我如是乎
早既大甚滌滌山川旱魃音為虐如慘音如
焚我心憚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
昊天上帝寧俾我遯

滌滌言山無木川無水如滌而除之也魃
旱神也候燎之也焚燒也憚畏也熏灼也
遯逃也呼天曰昊天上帝乎
或使我逃去不居此位也

早既大甚龜勉畏去胡寧瘖音我以旱瘖不
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昊天上帝則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圭

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龜勉也勉力也畏去雖欲遁去而不敢也
瘖病瘖會也祈年如孟冬祈來年于天宗
悔恨也言早既大甚我惟勉強修行不敢
遁去也何又疑何寧病我以旱曾不知此
故為何也况我祈年行之甚早方社亦不
敢晚昊天上帝乎奈不我度何也
我敬恭明神如是宜不我恨怒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鞠音哉戾正疚哉冢

宰音趣音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

能止瞻印音昊天云如何里

散亂也友紀僚友相與之紀法也鞠窮也
戾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冢宰又衆長之

長也龜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
者膳夫掌食之官左右侍從之臣也則救
里憂也言大小羣臣各有職掌以為紀法
因旱而散亂總以紛紛救災為務或窮或
病靡人而不困于周救雖困亦無以不能
而止者因瞻仰昊天而曰此憂如何乎
瞻仰昊天有音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無
羸音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

正瞻印昊天曷惠其寧

羸羸星貌昭明也假格也羸餘也為我修
已也戾定也言久旱而仰天以望雨則有
嗟然之衆星無雨候矣于是呼羣臣曰大
夫君子其共昭明德以升格于天無自
謂修成之功德也天命切近在此不可自棄
其素成之功何求各自正已以定衆人之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圭

正而不必求人也是復瞻印
昊天日何時惠我以安寧乎

崧高 八章章八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

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崧高維嶽駿音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

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中切

同嵩 山大而高曰崧山之尊曰嶽崧山海經為
外方外方最高故為嶽駿大極至也申甫
皆姜姓其先在堯時為四嶽總領四方諸
侯而奉嶽神之祭祀能盡其職至周時

廩廩申伯王纘

切祖

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

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謝南地方地名申與謝皆在今南陽之間申
 蓋其世居舊地今褒賞中侯仍邑于故地
 而擴大之則于謝也式法也召伯召穆公
 虎也宅居登成也言勉勉申伯勤職蕃宣
 王于是繼先王建國親侯之事褒賞申伯
 民勞什
 大雅
 寺
 經疏畧
 去美

大雅

民勞作

作臣。王於是命召伯往營定其宅。以成是邦。使申之後。世世執守作伯之功。而勿替其爵可也。玩序與詩詞。無方伯之義。雖式南邦一語。自是建邦本意。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庸功也。微通也。周曰：微，正經界，定賦稅，治之以微法耳。傅御申伯，家臣之長也。私人家人也。王于是命申伯曰：我將以女爲法于南邦，故因此謝土之人而立國，以興起女之功勞。于是又命召伯以微法治申伯之土田。于是又命申伯傅御之官，遷其私人于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假其城寢廟既成既
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踳踳渠畧切鉤膺濯濯

切菜

鉤膺濯濯。

功韓王室之功申伯有此功召伯所以有此營也。佩始也。前未有而創始有之。寢廟宗廟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貌貌美也。錫予也。躋躋壯貌。銅鴈樊纓也。濯濯光明也。王于是將遣之。國而賜之此物也。

國而賜之此物也。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乘馬四馬也。介大也。大圭諸侯之封圭也。
寶瑞也。近助語之辭。王舅申伯爲宣王母
舅也。保安也。言往矣。王舅保此南土以爲安也。

舅也。但安也。言往矣。王舅保此南土。以爲安也。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平江府

申伯信邁。王餞于郿。音眉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直里切其糧。音張式

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

其糲張音式

遡其行。

其行。

信果邁行也。餞送行禮也。郿卽今鳳翔府郿縣。在鎬京西岐周東。王時在岐。故餞于郿也。還南。申本舊地。故言還也。謝于誠歸誠歸于謝也。信邁誠歸。皆王不忍其去之意。土疆猶土田。峙積振糧邁速也。言王已先命召伯治土疆。則糧食已備。不之所用。故用速申伯之行也。

伯之行也

申伯番番音翻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丹周邦咸喜。戎有良翰。如字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

戎有良翰。如字。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

憲

番番勇武貌若行有師旅也徒步行御車行嘽嘽喜樂也戎汝也喻屏蔽也周人皆喜曰君有良翰蔽矣元大也憲法也言中伯之光顯如是者不顯在申伯為王元舅以有文有武足以為法而顯也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切又此萬邦聞于四

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柔安惠順直正也揉擾而順之也言申伯之德安順正直有操擾而順之功聲名聞于四方誦即詩也碩大肆極好善贈增也吉甫遂自言我作此誦以功在萬邦名在四國其詩則甚大矣其風之感人亦極善矣亦以增中伯之德使之自勉耳詩中凡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什

城謝之文皆是美王之能建國也凡命辭懇切曲處之詳錫予之厚皆是美王之能親諸侯也松高與黍苗大小適別儒者不信序則無自而知

烝民

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

興焉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好呼

烝衆則法秉執彝常懿美假格保佑也仲山甫樊侯也言天生衆民有是物即有是

則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皆天所予自然之法則故民皆秉執此以為常性莫不好是美德焉今天視有周之王能以明德格天下而保佑之使為天子則生仲山甫焉實懿德之所備也宣王任之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柔安嘉美令善也翼翼敬也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威儀有禮也若順賦布也言仲山甫之懿德何如乎安順美善合于物則凡見之身儀顏色者無不善也蓋其功一以敬心持之又復博考古訓為法居敬窮理既至乃于威儀而力行之此懿德所由成也由是順于天子

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什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續戎祖考王躬是保

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戎汝也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咽也所以納食舌出言者也發興也言宣王見仲山甫之賢而任使之命為冢宰曰總百辟諸侯而使汝繼汝祖考世職輔翼君德王躬賴以保安又主出納政令使中外無有間隔則庶幾布政四方而四方之政無不興乎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

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肅肅嚴也。將行也。若順否不順也。保身安身也。夙早夜暮解怠也。一人天子也。言肅肅之王命。仲山甫則一行之王命。之以治邦國。而邦國之武順或不仲山甫則一明之既明且哲。所以能盡道以保其身。而敬事一人焉。

入亦有言。柔則茹。忍與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

禦。

柔順剛強。近也。矜寡窮弱之民也。彊禦。禦禦善之人。言時人隨勢用情。欺懦善也。豈知人有強弱。此造化之不齊。在人事。偏在彊禦。所以力贊化育。而中物理也。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

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輶輕鮮少。克能也。我吉甫自我也。儀相國度也。衮冕王象德之服也。補闕進言諫止。使過不形。如補袞之缺。失也。德者即物而則具。隨體俱舉。而不須勞。不如毛之輕乎。然民好之。而少克舉之。則又重無可此矣。蓋有質之重。可量無質之重。無窮我象度。其力勝此重者。惟仲山甫舉之。我亦嘗愛惜其力。力之甚。而莫能一助也。至于王德有缺。失邦已之力。所能勝也。山甫亦用其力。補王之過。如無過焉。此二章極言其任德之力也。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祖送行之祭也。業業健貌。捷捷敏貌。彭彭盛也。鏘鏘鸞聲也。城築城也。東方齊也。毛氏曰。蓋自薄姑遷于臨淄也。又謂山甫之賢。嘗見于出祖之日。人馬健敏。相從皆懷恐後之心。好德之驗也。又見出祖之盛。四牡彭彭。八鸞鏘鏘。乃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也。又王使之使賢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遏其

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心。

騤騤猶彭彭。喈喈猶鏘鏘。徂往。過速。歸反也。穆如美也。清風清微之風。言未幾而車馬之容又至。則仲山甫之往齊者。今已速成而歸也。此城齊艱大之舉。又何勝任之易也。吉甫遂自言。我作此誦。使人聞其賢而感者。如披清微之風。不勝美然。亦欲仲山甫長念此誦。無負其賢。以安慰其心焉。

韓奕 六章章十二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此典至厲王。盡廢矣。天子衰微。不能行。下諸侯。背厥亦無受命者。宣王又復始行焉。嘉美焉。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音度共音供爾位朕命不易音切不庭方以佐戎辟

奕奕大也梁山韓國山也在今陝西韓城縣釋山云梁山晉望也甸治倬明也言韓自禹甸治之後山川疆畝有倬然其條理焉而韓國之也韓侯爵姬姓武王之後也受命蓋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始受命為諸侯也戎汝虔敬共恭易改韓正也不庭方不來朝之國也辟君也厲王之後諸侯即位不受命于天子宣王中興振綱紀于是韓侯來受命王則親命之以繼女祖考為諸侯無廢弛我所命早晚勤職敬共在

詩經疏畧

大雅

位朕命亦不改易即以正彼不來庭之國助女君焉此言宣王之能命也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

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綬章簞弗錯衡玄衮

赤舄鉤膺鏤

音錫

音郭

音弘

音淺

音幘

音條

革金厄

音杭

修長張大觀見也介圭封圭執之為贊以合瑞于王也淑善也交龍為旂綬章樂鳥羽或旄牛尾注于旂干之首為表章者也簞弗以為車蔽也錯衡文衡也玄衮赤舄侯服也鏤刻金也馬眉上飾曰錫今當盧也去毛曰鞣鞣中謂兩較之間橫木可憑者以鞣持之使固也淺虎皮也幘覆式也以有毛之皮覆鞣上也條革鞣也金

厄以金為小環搖響之首也此言宣王之能錫也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音屠顯父餞之清酒百壺

其殽維何音庖鱉音鱉鮮魚其蔎音速維何維

筍音筍及蒲其贈維何乘馬路車籩豆有且音餘

侯氏燕胥音乘馬之

祖既觀而反國必祖尊其所往如始行焉屠地名顯父周之公卿也餞天子命之餞也既輶飲酒日餞殺食也藋菜殺也筍竹筍也蒲蒲弱也贈亦王所贈而顯父行之且多貌侯氏別姓諸侯之來私餞者胥皆也顯父既致王餞贈之儀而又有設籩豆者則侯氏燕飲以致私情焉

詩經疏畧

大雅

韓侯取音去妻汾音焚王之甥音甥顯父之子韓侯

迎止于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將將不顯其

光諸娣音弟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

門

汾王厲王也流于蹶在汾水之上故號之娣妹之子為甥蹶父周卿士姑姓也子女子也里邑也百兩百乘禮物賓從所乘也八鸞韓姑所乘也光榮也百兩八鸞之盛光極矣猶以為不顯此正言其顯也諸娣陵也諸侯一娶九女蓋一女而二國媵之女與其媵皆有娣姪總謂諸娣也祁祁之行也如雲衆多也顧視爛燦也盈門滿韓之門也此言韓侯親迎以歸也遂就王國親迎以歸也

蹶父孔武靡國不到為去聲韓姑音吉相攸莫如

韓樂力告孔樂韓土川澤訐訐音許魴鯿音甫

甫音甫鹿嘒嘒音語有熊有罷有貓音甫又有

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壯行為武韓姑韓侯妻姑氏也相視攸所

也言蹶父嘗壯行列國其為女相視可居

莫如韓足樂也訐訐甫甫大也嘒嘒衆也

猶亦虎類淺毛者也慶喜令善燕安譽樂

也言韓國既有高山而又川澤沃衍生物

如此其盛則生人盛多而賢才亦可卜矣

故慶其為善地而韓姑居之必應其瑞豈

不安樂哉此言韓侯造邦作家之始有福

也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 作 圭

溥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

王錫韓侯其追其貊音音奄受北國因其伯

實斯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皮赤豹黃羆

燕因 溥大也燕師燕國之衆完成也蓋昔召康

公所成也先祖武王之子始封韓者受命

受周先王封命也因依時是蠻夷也言此

城乃燕衆所完以韓之先祖受命時本依

是百蠻以為國也王宣王也追貊皆戎狄

之國奄撫也北國追貊皆在北方也伯長

也舊制自厲王時盡廢百蠻不服宣王于

是仍舊制以北國錫韓侯曰若追若貊凡

此北國撫而受之依蠻服以為長焉實壑

培其城也實壑深其池也實畝修其田里

實籍釐其賦稅皆重飭其常也貔豹羆皆

猛獸名韓國今獻此三物皮者示服猛也

長蠻夷與中國異時習其志

九而王因以考其疆弱耳

江漢 六章章八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

公平淮夷

召公召穆公也此與六月采芑之在小

雅者不同彼徽猷荆蠻有侵陵之禍屬

一旦之急其政小若淮夷梗化為百世

之憂故江漢常武皆彼未動而我先發

興我之衰撥彼之亂

其謀遠其政大也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 作 圭

出我車既設我旟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江漢在淮夷之南召公率師循江而下也

浮浮水流貌滔滔軍行貌皆不可遏止之

勢安止遊緩也求求平也兵至境而期嚴

地其日出車建旗舒亦緩也鋪陳也言師

行在道滔滔似水不敢止不敢緩而淮夷

已來求平矣及至境陳設營陳兵士亦無

逐止遂緩之心而淮夷投誠服

罪之衆猶師之具已徧陳矣

江漢湯湯音音武夫洸洸音音經營四方告成于

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湯湯盛貌洸洸武貌四方之國有附王者

有附夷者日相爭奪構禍調停其平而撫

論之費經營也言召公率此洸洸之士宰

經營四方之國乃告成于王焉四方既平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經

王都亦因之而定矣時無有爭奪之患王心則可以安寧矣

江漢之許音王命召虎式辟音四方徹我疆

土匪疾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許水涯也虎召穆公名也辟與開同徹并其田也疾病棘急來歸也極法也言師在江漢之涯而王命至曰爾召虎四方土地荒蕪經界壞亂用辟治之盡其疆土而徹以井田什一之法使無病于貧無急于輸納之患一歸于王國中正之法召虎于是自淮至于南海焉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音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什七美

旬徧宣布也來自淮夷來鎬京也受命受于命也召公虎之始祖召康公夷也翰幹也予小子宣王自稱也似繼也肇敏也敏勤也猶言勤勤耳戎女公事也福也言王又命召虎曰疆理既畢可來矣於隨所來之國則必徧布恩澤背文武時召公克盡甸宣之職為周楨幹之臣爾今無曰為予小子也爾祖之美是繼可耳其肇敏汝事予以福社焉

釐爾圭瓚音一卣音告于文人錫山土田

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釐賜也卣酒也卣酒器也九命錫圭瓚也文人文德之祖蓋文王也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于往也周岐周也自從也拜揖而推手至地也稽首跪而

側首至地也召公歸宣王又命之曰賜爾圭瓚一卣祀爾之宗廟焉再告于文王表爾大功德錫山川土田以廣爾封邑則在岐周爾其往居于周以受此命蓋岐周召祖故受命文武之地今從其舊命而命之見先後總一維翰也虎于是拜而稽首曰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對答揚言休美作為考成也矢陳也洽浹也召虎又拜稽以答王命揚言王德之休美如此庶幾足為先祖召公考成矣遂又稱謝曰天子萬壽遂又戒王曰明明天子令聞宜求其無窮是不在武實維文德願王矢陳文德洽此四國焉

詩經疏畧大雅民勞什七美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詩中無常武二字而特以命題正召穆作詩之旨常德善德也德無常則武不立是武不可尚也此詩無戒語而旨所以為戒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泰音祖大泰音師皇

父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赫赫盛也明明察也卿士帥也六師領之六卿師出擇一卿士掌之為大將南仲文王時人帥師伐獫狁者見出車篇太祖始祖也太師三公也皇甫其字也六師天子

六軍戎兵也。惠順也。言王將親征。則赫
赫明明。然以召命卿士矣。卿士為誰。南仲
是其始祖。世有顯功。今為太師之職。皇父
是也。王曰。其整我六師。修我戎具。既敬慎
于內。而惠順于外。此即常德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凡父俱。左右陳陣行。

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畱不處。

三事就緒

尹氏吉甫也。為內史。掌策命卿大夫之職。
程國伯爵休甫字也。策命為大司馬。以副
其軍。左右相之。陣行。師出有陣。陣有行列。
也。戒禁也。淮浦。淮水之涯也。省視也。徐土。
徐國也。徐與淮夷比謀。令其土民不安焉。
畱處。久居也。三事。三農也。春夏秋農事居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 什 卷五

其三。結業也。言又策命休父為司馬。曰。其
相助。于行陣之間。掌誓戒士卒。使無越廢
禁令。師循淮浦而行。此行特省視徐土。以
撫其民。不為殺戮。更不久畱。以妨農業。使
其三時之事。皆得就緒焉。

赫赫業業

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
方繹亦騷。切。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

驚。

赫赫。顯也。業業。大也。嚴威也。舒。緩保安作。

行。紹。急遊緩也。釋。連絡也。騷。動震動也。言

方繹亦騷

顯大威嚴之天子。徐舒保安而行。不急不
緩。徐方則已連絡震動。且如雷霆之震。不
遑安矣。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闚切。如虓
虎。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
之所。

奮。揚武威也。震。怒雷聲也。進。鼓而進之也。
虎臣。武臣也。闚。翹望貌。虓。虎怒也。鋪。布
敦厚。濱。涯。仍。乃。醜。虜俘也。截。斬殺也。言
王是奮揚威武。如雷霆之震。怒鼓而進。
之。其武臣則闚如怒虎。其營陣則布厚于
淮濱。乃執衆俘獲之人。而斬殺其魁首。于
淮水之浦。王師之所也。

王旅。王旅。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苞。如川之流。脰。脰。翼。翼。不測。不克。濯。濯。征。徐國。

王旅。王旅。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
苞。如川之流。脰。脰。翼。翼。不測。不克。濯。濯。征。徐國。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 什 卷五

王師之盛也。翰。鳥也。也。本也。濯。濯。征。正也。言
也。如江漢。其靜也。不可撼動。如山之本。其
相聯屬也。又如川流。無間其柔和不暴厲
也。則脰。脰。然。其敬肅不狎亂也。則翼。翼。然
其深謀不可測。其勇武不可勝。此王旅親
行以清正徐國之亂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

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猶。謀。允。信。塞。實。既。盡也。庭。朝。同。還也。言王
謀信實。無欺詐。叛則伐之。順則撫之。徐方
之所素知。故盡來焉。且盡同焉。此天子惠
省徐方之功。原不在誅殺也。其四方之國
相因為亂者。亦盡平之。由是徐方遂來朝
而無違心矣。王乃班師而還。歸焉。豈非有

常德而武
自立乎。

瞻印 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瞻印 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幽王詩不應列大雅而此見二首以其大者壞也。

瞻印 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與曲切不寧降此

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切蠹賊蠹疾靡

有夷屈罪罔不收靡有夷瘵抽音

填久厲惡瘵病也。蠹禾蟲也。賊害疾病也。夷平屈極瘵愈也。凡伯仰天而曰昊天不惠我周使甚久不安降此幽王大惡使天下之國無有一處安定者士與民俱病其

詩經疏畧 大雅 民無有平止之時多設刑罰以為罪網日

用小人如蠹蟲常賊害我士民疾病我士張而不收士民無有平愈不被刑之人。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奪之。此

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之

土田人民本君所予先子後奪曰反覆也。收入于罪也。說放也。言王又割黜諸侯卿大夫之無罪者而奪其土田人民以入于罪彼有罪者則赦之也。其反正背常又如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為鴟處

切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非降自天生白婦

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梟古堯切

哲智也。言能謀慮主持事。哲婦言褒姒也。傾覆城國也。懿美之也。梟鳴惡聲之鳥。長舌多言也。厲害階梯也。教誨善言之愛我者也。寺奄人也。言男哲足治國女哲足

以亂國。王美其為哲婦不知其為梟鴟其多言常為害國之階梯。因謂王今之禍亂豈天降之實生自褒姒聽其言何哉。凡言無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寺人耳。

鞫音菊人忮音志忮音志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為

慝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

織。陶窺懷害忮變譖不信也。竟終極則也。胡何慝惡也。賈市人也。三倍計利也。君子正

詩經疏畧 大雅 人也識心不忘也。公事國事也。休廢也。言婦人好窮折人之語忮害轉化無常始而

譖毀人終或不驗彼亦不曰此我之不中則反謂此何足為惡也。賈人貪利日計三倍。褒姒惟君子是識而譖之亦若有甚利者婦人無國事以蠶織為事何休廢其蠶織而與國事乎。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

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云邦國殄瘁

刺責富福介大也。狄謂褒姒也。忌怨吊閉類善殄盡瘁病也。言天罪責于王神不福于王皆何故由王舍爾褒姒傾國之大狄不怨惟子正人相怨故也。天既因此不問降王不祥王宜懼安禮賢下人復不善其禮儀以待賢賢之亡去國將盡病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罔喪也優有加也幾危也於是嘆天降喪亡日維有加而賢人之云亡誠可憂天降喪亡幾幾其危終聽賢人之云亡益足悲也

罔必沸音檻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

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

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廣淵泉湧貌檻泉正出之泉也藐藐遠也鞏固泰厚也皇祖文武也于是又嘆泉之湧出不窮深故也我心之憂亦不在此今所憂亦深矣喪亡之禍不先不後正當我身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幽王無復望矣惟思藐藐昊天無有不能固我國而轉禍福者庶幾周之子孫有無忝皇祖者出用救爾之後可乎此

皆大壞之詞無可望而望于後耳

召旻

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

無如召公之臣也

詩首呼旻天是即閔時之意也再詳此詩專責無臣未歸召公可知其閔時即閔無召公之臣也此作詩

本旨故命題為召旻耳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去聲瘝顛我饑饉民卒流

亡我居圉卒荒

旻天秋天時可閔也疾急威怒癘病卒盡也居國中也圍垂邊也荒虛也言旻天疾急威怒于有周故其所降之喪亂甚厚病我以饑饉使斯民盡以流亡自我所居以至垂邊悉皆荒虛也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昏椽靡共潰潰回

遘實靖夷我邦

蟲賊禾蟲也訌潰也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其供職也潰潰亂貌回邪過備也靖夷猶淨盡言何以致此害乎無臣為治也天降罪罟以執幽王使蟲賊之人潰潰于內昏椽之夫廢職于外內外潰潰然惟回邪是循行此實靖夷我邦之故也

臯臯訛訛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寧我位孔貶

臯臯頑慢之貌訛訛廢職之貌玷缺貶絀也言小人在位終日不過如此而王曾不知其玷缺我兢兢業業懼國家喪亡不安寧者甚久惜我位甚見貶絀不能為有也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西莖我相

此邦無不潰止

潰遂也棲莖水中浮草棲于木上者相視也潰壞散也言國家將亡人無生氣正如彼歲旱草不遂茂又如彼棲木之水草立待枯腐我視此周邦可決其必壞散不能救矣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

糲音收胡不自替職兄音况斯弘

時是言今也茲此言昔也疏粗言糲米也糲精米也替廢職主也兄同况滋也引長也言昔者富仁賢不如是之富不仁賢也今也病仁賢不如此之富仁賢也彼昔之以爲小人今反以爲君子是昔日之職爲今日之糲小人胡不自廢以聽君子之有爲乃主亂滋長何也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

斯害矣職兄斯弘不裁音我躬

池水從外聚者也頻厓也泉水從中益者也溥徧弘大裁害也言池之涸竭本自厓岸泉之涸竭本自地中國家之壞亂本自小人今不云然矣災害已溥徧矣王滋亂也如是而豈肯自替哉

詩經疏畧

大雅

民勞什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曰辟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於音鳥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先王宣王也受命中興也召公召穆公也辟開蹙促也言昔先君宣王有召公爲之臣淮夷梗化不日而平至于南海日蹙國百里今也下民不服諸侯背叛日蹙國百里豈非無召公之臣乎鳥乎可哀哉今宣王舊人不尚有在乎其柰不用何也問舊遺周公此與黍苗同意舉父事以屬其子耳

詩經疏畧卷第七 終

國全錄
卷八

頌卷第八

張沐疏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

周頌 三十一篇

鄭氏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孔氏曰自文王受命武王伐紂猶未爲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修文武之德業然後爲太平德洽也按此說似之蓋亦有武王詩而要皆周公攝政時作也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似非若風雅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按此說要皆于宗廟之中者也

清廟之什

詩經疏畧

周頌

清廟什

清廟 一章八句

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事文王焉

洛誥周公告王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則是成王于洛邑朝諸侯祀文武而此則祀文王之詩也

於穆清廟肅雝顯相息亮切濟濟子禮切多士秉

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

射音散於人斯

於嘆辭穆美清靜也肅敬雝和顯光相助也公卿諸侯助祭者其德皆光顯也濟濟

衆貌多士執事之人也。文王也。對配越於也。駿速也。承順射。斯語辭也。言於美哉。清靜之廟。和敬哉。光顯之相。濟濟然。又有與祭之多士。皆能執行文王之德。配於在天之神。又皆奔走疾速於廟中。而有如在之誠。使文王之德。不先顯如斯。則助祭執事之人。亦不能承順如斯。文王之德。其無厭敷於人。如斯乎。禮記云。升歌清廟。則祭事之盛。稱文王之德者。莫盛於此。

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我。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詩經疏畧 周頌

之於俱

天命。天之命于人也。即性也。不已。不息也。顯見也。德。心之自得。純猶不已也。假大也。溢。盈而溢也。我。成王也。駿。大惠順也。曾孫。成王也。言天之命于人也。豈有他哉。因嘆美。惟此不息之機耳。于是又嘆此不顯見之地。還天命之不息者。文王之德之純也。文王以此不息之德。大以溢及於我。我即收取此德。爲我有。而大順於我。文王焉。故曾孫篤厚此太平之福耳。周公輔佐成王。盡性至命。修文王之德。致太平之效。故告文王也。

維清 一章五句

維清奏象舞也。

象舞。文王之樂名也。奏獻也。奏獻象舞之樂。則以維清之詩。爲歌聲之辭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因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清靜也。緝。繼也。猶言不已也。熙。明也。靜而明。則敬德也。典。常法也。肇。始也。禋。祀。迄。至。禎。祥也。言心志清靜。而光明不息。乃文王作德之典法也。肇始禋祀。以配天者。此典也。至于用之以成一統之業者。亦此典也。與也。文王之典。豈非周之禎祥乎。

烈文 一章十三句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

詩經疏畧 周頌

成王即政。而諸侯來助祭也。以前必亦助祭。但成王未即政。無此詩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國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光也。有光有文。言威儀盛也。辟。公諸侯也。錫。予也。祉。亦福也。惠。順也。封。言自大。肇。言自後。戎。相序緒。皇。大號強也。前王。文武也。諸侯助祭。而周公戒之曰。凡此有光有文之辟公。來助祭者。皆乃心王室。錫我以祉。福順我。以無廢我。子子孫孫。賴以保安也。又祝之曰。不可遂自大。自後于爾邦。維王其崇尊爾。念爾相助之功。繼此更皇。大

爾之子孫又曰莫強於人爾自強以為四國諸侯之訓德雖自修不求顯于人百辟將自取法矣又嘆謂文武之德爾百辟不可忘也

天作一章七句

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先公太王以上后稷以下以未有王號故稱公也

天作高山大秦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

徂矣岐有夷之行戶郎子孫保之

作爲也高山指岐山開荒曰荒荒高山以喻修先人之德也彼謂民也作起康樂徂往夷易行道也言天之與周室如作高山其先公世世積累未及高大之德至于太

詩經疏畧

周頌

王巍然而高大之開闢之彼時百姓既已與起矣又有文王親民如傷增修政教與同好惡則無不安樂之矣自是天下之人往歸岐周者復不見有盛德之高峻惟見有平易之道可由焉先王先公世世德如此所以迄今子孫保有天下也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

郊祭天之名而祭地統之作詩以爲樂章郊天用此詩祀地亦用此詩非并祀天地之說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

命宥密於音緝熙單音厥心肆其靖之

成命以成乎天下命之也二后文武也成王業成也康安基始有寬密情也於漢離糾紛熙光畢盡肆故今也靖安也言昊天以成乎之責命于有周文武則受之矣今雖成就王業猶不敢康寧早夜謹寧常如文武始初受命之時寬宥以存心不敢戾于物精密以察理不敢疎于事惟常自精光明之念以盡其心焉故今天下安靖不替天所命也後儒有因成王二字謂爲祀成王之詩與古字悖周頌無成王以後之文又援國語爲佐信國語何如信經况國語未必非謂成王業之義舊訓似不可動周書亦有成王二字與此同

我將一章十句

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

詩經疏畧

周頌

清廟

室

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是也祭天有二冬至祭天於南郊以后稷配之季秋祀上帝於明堂以文王配之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

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將奉享獻右助也儀式善法也刑法之也典帛也受福曰嘏饗神飲其祀也時是也言我奉獻此牛羊以饗上帝天庇其右助我乎我於爲君之善法惟一切取法我文王之典常日靖安平天下天助文王之善則自助我之善是維受福於我文王也天既助我而享之我豈不致忘其夙夜畏天威于時是或可保安之矣

時邁 一章十五句

時邁巡守 符告祭柴望也。

大子十二年一巡狩至于方嶽之下乃作告至之祭行柴望之禮燔柴祭天而望祀此方之山川也

時邁其邦昊天其子之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

求懿德肆于時夏允王保之

刀切
進行子愛右助序秩也震驚疊懼懷柔安也喬高也嶽尊山也允信也王后君也

詩經疏畧 周頌

式法裁則朕聯紫韜也懿美肆陳時是夏中國也言時巡狩行至此邦昊天其子愛此邦哉于愛此邦實所以佑助乎有周秩序乎有周也若不于愛而薄以災患震驚之則神莫不震驚疊懼不堪其命矣懷柔此邦者亦唯百神及河與喬嶽焉昊天嶽川誠享我之祀而子愛懷柔于侯邦則我乃信為王后矣而侯邦始昭明有周之興法在位之人皆得其倫序豈非天實序有周哉如此則偃武修文唯求文德之言以陳治于中國信哉王業于是

執競 一章十四句

執競祀武王也。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

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紀近其明鐘鼓嗶嗶

磬筦音將將切降福穰穰如羊降福簡簡

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競強也執競主強不變也烈業也康安也皇美奄大也斤斤敬也嗶嗶和也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數自反也醉飲福心飽飽德也飲神之福酒則飽神之德反復也言執強哉武王乎天下無強於武王之烈也且其強在不顯見之地而能成康寧於天下也蓋上帝所美者此不顯之德自然成此康業而奄有天下也今恍然如見其執競使我心斤斤其明焉奏鐘鼓磬筦以樂神志而祝致殷饗武王降我德而威儀數數自反既而飲神之福酒又飽神德則福祿之來又重復矣後世實取此成康二字以證成王康王以其有所合耳

思文 一章八句

思文后稷配天也。

孝經郊祀后稷以配天是也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非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睿思也文文章也立粒也非粒食則不立故立粒相通極至也則也貽畱也來小麥牟大麥也率循育養也常常祭也言諸祀可變而此祀不變也言天生人必有以

養之養之道觀天文察地理裁成輔相乎萬物有睿慮之思焉有經緯之文章焉天有此心不能自思天隱此理不能自文而必待于聖人后稷如是故能配天而與之對也天將日非爾播殖百穀則衆民皆困饑而或立我烝民者莫非爾極至之法則又貽我烝民以來牟于是天又命天下徧以養育之德報后稷無此疆彼界之殊徧陳常祭于此中夏而人人皆不忘祀典者此又不容不以之配天者也

臣工之什

臣工一章十五句

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詩有不爲告神而作凡告戒於廟者皆告於神以遣之卽以戒詞爲樂章樂章詩經疏畧

非祝辭特播之宮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

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

於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用康年

命我衆人庠乃錢鍾奄觀銍鉞艾

音

工官也在公公事也釐賜成治咨謀如度也保介車右也田二歲日新三歲日畬於皇嘆美辭天之明賜曰明迄終也康年豐年也庠具也錢銍也古田器鍾鐃也奄忽也銍獲禾短鎌也艾獲也言嗟嗟臣工當敬爾在公之事凡王釐定爾之成法皆

宜謀度之嗟嗟今諸侯乘車各保介而歸時維暮春又有何事可求乎亦惟問此新畬如何耳然麥已將熟則可以受上帝之明賜矣而此明明之上帝又終用秋成以康我年則宜命我農人早具農器奄忽之間則觀銍鉞艾矣

意嘻一章八句

祈穀時奏此樂章詩

意嘻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

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詩經疏畧

周禮凡治田夫間有遂十夫有溝百夫有澮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言三十里者舉成數也亦大也服事也十千萬夫也耦者二耜相耦廣一尺共起一伐又朱子曰二人並耕也言意嘻王業既成矣天既昭假人君矣及是時率是農夫播厥百穀大發人君之倉廩以補助不給竟三十里萬夫之地大事爾耕十千其耦焉

振鷺一章八句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其後祀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客在

音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其後祀宋也

振鷺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客在

彼無惡在此無敦音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振飛運重貌。白鳥也。雖澤也。雖雖有水。驚所集也。辟雖在西郊。故曰西雖。客者二

王之後時。王所尊敬。特謂之客也。辰至也。彼彼國也。此周邦也。戰厭也。譽聲美也。言

君助祭于周廟。其威儀之遲重。德行之潔白。似之在彼國。無怨惡之者。在此國。人皆

愛敬之。不厭自今後。尚其夙夜念此美聲。思以永其有終乎。似此詩。皆因事而詠

之後遂每本則使工歌之廟而饗之。

豐年一章七句

豐年秋冬報也

祈於春夏報於秋冬。不言上帝。省文也。觀先祈社稷而後報社稷。可知矣。

詩經疏畧

周頌

臣工作

全

豐年多黍多稌音杜亦有高廩音切萬億及秬

切音為酒為醴音界烝音祖妣音以洽百禮降

福孔皆

豐大也。稌稻也。黍宜高燥而寒。稌宜下濕。而暑黍稌皆熟。則百穀無所不熟矣。高廩

也。廩藏穀之所。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秬。禮亦酒名。泔汁相將也。烝進昇子。洽

和皆備也。言收入之多。得以進享先祖。先妣和合百禮。是豐年之降福。甚備也。豈非

上帝之所佑哉。故不可不報耳。

有瞽

一章十三句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孔氏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而告神。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虞音崇牙樹羽

應田縣音鼓鞀音磬音祝音圉音既備乃奏

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

客戾止永觀厥成

瞽樂官也。以瞽瞽為之。庭廟也。業虞所以懸樂者也。衡者為業。植者為虞。崇牙上飾

之羽。然可以懸也。詳見靈臺篇。樹羽置五采之羽于崇牙之上也。應小鞀也。田大鼓也。

縣鼓言周制也。夏后氏足鼓。殷人楬鼓。周則懸之也。鞀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

詩經疏畧

還自擊磬石磬也。祝用木。狀如漆桶。投推其中而撞之。以起樂者也。固亦作鼓。木為

之狀如伏虎。背上有二十七鉏鋸刻以木長尺。操之有聲。以止樂者也。肅編小竹管

吹之管如篴。併兩而吹之。喤喤和集也。肅敬離和也。和鳴合諧而鳴也。客助祭諸侯

也。諸侯助祭與燕饗。故得稱賓客。王者功成作樂樂之成功之成也。故祈諸侯永來

助祭于此而觀其成矣。

潛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冬魚之性定。春鮪新來。此時魚漸美。故特薦之。月令季春薦鮪於東廟季冬始

嘗魚天子親往乃

猗切於宜與音漆沮七余切潛有多魚有鱣張連切
有鮪音條鰓音條鯉音條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猗與嘆美之言也漆沮岐周二水也潛穆也釋器云穆謂之漆今聚柴于水中魚得寒入其裏藏之為穆也鮪大魚也鮪小魚也鱣白鰻魚也鰓黃鰻魚也鯉鮪魚也言以漆沮之魚享祀先祖鬼神歆格而人君乃以善受大福焉
一章十六句

雝禘大祖也

大音秦太祖始祖也祭法周人禘嘗郊日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及太祖之廟而詩經疏畧周頌臣工作

七周之太祖后稷也蓋禘舉於后稷之廟而以后稷配之所謂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者也孔氏曰禘大祭也大祭五年再為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合祭為禘就廟為禘禮緯言三年一禘五年一禘禘後三年為禘共在五年之中也按此武王之禘詩與

有來雝雝同音至止肅肅去聲維辟音壁公天子

穆穆於音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

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

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詳雝和也肅肅敬也來而不和至而不敬皆非誠也相助祭也辟公諸侯也穆穆美

也怕性也皆諸侯所助故以廣言之肆陳假大也皇考武王也綏安宣通哲明也繁祉多福也右助也烈考武王也文母姜嫄也穆穆而為此五文耳言天子舉大祭行及姜嫄而為此五文耳言天子舉大祭行來者皆離離而和至止者皆肅肅而敬助祭者為辟公主祭者為天子于是成王歎其得天下之歡心以奉其先王曰於王薦此大牲皆諸侯相助予陳此大祭也于是又念非王不禘王業肇自武王曰大哉我皇考乎使我得伸此誠於太祖者所以安予孝子也因念通明睿智以粒食開天下人道實始乎此皇考乃文乃武伐暴救民君道實始乎此所以燕安天心昌大其後安我今日之壽考善我今日之多福也是既佑助于烈考武王又佑助于文母姜嫄也按此自禘太祖之詩而論語稱以雍徹者武亦後世之所用與或惟三家妄作耳

詩經疏畧周頌臣工作

載見一章十四句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諸侯初立來朝廟見曰始見也始見天子而亦始見先王之廟而此詩則於見武廟而作也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

倬華有鶴七羊切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

享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祐音烈文辟

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

載始也辟王成王也章法度也始為國君故求法度之文章交龍曰旂陽陽明也和

在轅前鈴在旂上爾雅有鈴曰旂蓋畫交龍于旂而懸鈴于竿首也央央聲和也律革轡首也錫金飾之貌休美也烈亦光也率引也昭考武王也廟制太社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為昭穆也幸享以孝心獻神也介善也保保有諸侯也思皇美辭也祐福也純大也受福曰殷言初立為諸侯始見天子以求法度則有龍旂和鈴降華之光輝于是成王率之以見昭考欲以諸侯之孝心享獻武王亦祈武王之靈以善諸侯之壽考因戒諸侯曰長言保此爵位美哉其有多福矣又稱美之曰烈文黃辟公多福不易綏也使爾心常自光明則大受福矣

有客一章十二句

詩經疏畧

周頌

臣工什

公名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為殷後自武王已受封國至成王方為殷後故以新命來朝見于周之祖廟也先封無白馬滿威之禮後代殷乃得為之尚書微子之命樂記武王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妻有且

七序敦都同切

琢其旅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繫

音以執

繫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滿威降福

孔夷

白馬殷尚白也使為殷後則其國制仍從殷尚明其不絕殷也妻且敬慎有文章視

效珠修整鵲旅衆也宿宿再宿也信信四宿也繫紼也欲繫其馬而留之追送也安也滿大也威制度之文厥也言依然天子之制度也夷易也言有客有客亦自其馬而非周尚也其人之賢則敬慎而有文章其相從之衆則皆修飾可觀至于宿宿信信雖久不厭皆欲繫維其馬而留焉此敬其至也及其歸而送之或有安其左或右安其右慰之曰汝既得有滿威則又何福之不可降降福亦甚易矣此敬其去也一章七句

武奏大武也

詩經疏畧

周頌

臣工什

公名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劉耆定爾功

於皇歎美也文文德也遏止劉殺耆致也言於皇哉武王無疆平其功業也然信有文德之文王實開之而武王特嗣後受之以伐紂勝殷止虐政之殺人致定此功也書武成云文王克成厥勳

閔予小子之什 十一首

閔予小子 一章十一句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

嗣王成王也成王免喪將
始卽政而朝見先王之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音在疚音於乎皇

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

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傷也造成也嬛孤獨也疚病也言居喪
思親在憂病中也皇祖文王也陟降上下

也止語辭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
其陟降於庭皇王武王也序緒也可謂哉

予小子遭家不造而親沒遺我孤獨在憂
病中嗚呼我皇考終身能孝其念我皇祖

也常若上下庭間無不見之此所以能繼
皇祖之志而述其事也維予小子亦夙夜

敬慎於此而已嗚呼武王之德業我豈能
望哉惟以夙夜之敬繼其克孝念茲之序

詩經疏畧 周頌 八十五

常思而不忘焉蓋此
念足以成王有餘矣

訪落 一章十二句

訪落嗣王謀于廟也

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
不能遵故于廟中謀始卽政之事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嗚呼悠哉朕未有艾將

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去聲

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訪謀落始率循時是悠遠也艾歷也判分
渙散也多難管蔡之變也紹繼也庭外庭

也家家內也休慶也保無危亡之憂明無
昏塞之患言今謀予之始政惟在率是武

王之道然其道遠哉非我所能歷至也進
子而勉之若似可繼此志而又若心
思分敬而不能一也因歎維予幼冲未能
任國家之多難其紹繼我昭考者亦惟於
庭則如在其上如在其下於家則一陟一
降無不念之凡有慶美一憑于皇考以保
明吾身而已矣味此前後四詩成王已聞
道矣故公此時可以復辟若成王未用功
夫於武王之道便以爲易矣烏能識悠
哉未艾將就判渙上下陟降之義乎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既謀于廟自有
進戒是一時事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

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

口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音時仔音肩

示我顯德行

顯明也士事也止敬心之所定也就成將
進也緝熙熙明此敬之實功也光明明德

也敬止則德明矣佛輔也時是也指光明
言仔肩任也羣臣進戒于王曰敬之哉敬

之哉天道甚明子奪無常其命不易保也
無謂其高遠而不吾察常上下于吾作事

承受其教而答之曰維我小子不聰也成王
止之德尚其日有所就月有所進以學習

之學有緝熙之功則自光明矣此緝熙光
明之任甚重爾羣臣其輔助我仔肩使

此任更示我以顯然之德行以內外交修

其功

小豳 一章八句

小豳嗣王求助也

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成王惑之。周公居東二年。亂既平。作鴟鴞之詩。以貽王。又感風雷之變。於是成王悔悟。迎周公。及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篇又深懲流言之誤。知凡事宜慎。小謹微求諸臣補助已。以弭禍患也。

子其懲而毖音必後患莫予荇音經蜂自求辛

整施隻切肇允彼桃蟲音翻拚音翻飛維鳥未堪家多

難子又集于蓼音了

詩經疏畧

周頌

周子小子什

卷之六

懲禁也。毖慎。非使也。蜂尾刺人有毒。口辛。整肇始。允信也。桃蟲。鴟鴞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鴟鴞之雛。化爲鴟鴞。語云。鴟鴞生。鴟拚。飛貌。鳥大鳥也。集聚也。蓼菜。味辛。苦也。成王求助于羣臣。曰。子今其懲禁於既往。而謹慎于後患乎。羣臣此後無聽于之使。蜂自整而不止禁我也。今而始信桃蟲之小。非小也。及其拚飛。遂爲大鳥。天下大事。可不慎之於小。謹之于微乎。已往者。既不堪其家之多難。子豈此後又肯集于辛苦之地。

載芟

一章三十一句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春始耕之時。天子親耕籍田。以倡農夫。而後農夫盡耕。仰於此。以而祈年於社。

稷之神焉此則所歌之樂章

載芟所銜切載柞疾各切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

臨徂咍音真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疆侯以有

賔勅威切其饁于輒切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畧

其耜音似似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

亦其達有厭其饀厭厭其苗緜緜其庶音切

載穫濟濟音上有實其積萬億及秭音姊爲酒爲

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飫音切其香那家

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

詩經疏畧

周頌

周子小子什

卷之六

今振古如茲

除草曰芟。除木曰柞。澤澤耕土解散貌。耕而復潔治之爲耘。今中州謂之耜也。徂往也。臨田中也。咍田畔也。侯乃也。注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疆以謂閒民助人之方。今傭工是也。賔飲食聲也。饀饋食也。思媚愛之也。依親近之也。士其夫也。畧利也。言自天子耕籍之日。民皆盡其力。將耕者。則芟則柞。先除其草木。土氣悉達。而和其耕。則澤澤然解散。一川千耦。且便耘焉。有往來者。有往來者。主伯亞旅。及其疆以。無不皆在田中。有食其婦之饁。而媚愛其婦者。婦始載事也。實種子也。函活。函生意也。驛驛。生也。達出地也。厭成苗也。傑先長也。厥厥。盡成苗也。應同。應。耘草也。濟濟。人衆貌。實成也。言既耕。則始事于播種。

既播則其含氣斯活。順畝望之。驛驛然。盡達其中。有厭然。先自傑出者。至于厥厥。俱成苗矣。則乃詳審而去其草焉。至于獲時。則收成之多。萬億及秬。可以為酒。釀之也。爾雅振古也。胡壽也。考老也。且此也。振自凡百祭祀之禮。無不治焉。且其酒醴之香。餼然也。以燕享賓客。為邦國之光榮。其椒子籍田也。以共養耆老。為胡考之安寧。自天子籍田一唱而耕。夫無不盡起勤敏。此王者之所得為也。若夫苗之盛獲之多。則有神明焉。用祭祀以祈豐年。非此日始有此理。非今日斯有今事。蓋振古已如茲矣。故祈之社稷也。

良耜 一章二十三句

詩經疏畧

周頌

周子小千什

卷之三

良耜 倣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載筐及筥。紀呂其饗。伊黍其笠。伊糾其了。其縛斯趙。其了以蓐。茶蓼了茶。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挈挈。以開百室。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聲如櫛。節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稔切。純牡有抹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抹音。

良耜 倣也。蓋言耜之利。良善也。瞻視也。有來視也。謂婦子來饗者也。筐筥盛食器也。饗食也。笠所以禦暑雨也。糾笠之輕束也。縛縛趙刺地也。飯草曰蓐。茶陸草。蓼木草。

除草掩于土使朽。以糞地。挂掛獲聲也。栗栗衆也。墉城也。稀理髮器。言客也。百室一族之人也。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人羣作同時入穀也。黃牛黑唇曰犛。犛角視社稷之牛角尺。似犛犛也。古之人昔之報神者。其宋遠也。言既耕而播種。既活而鋤苗。其婦子或來視汝。則以筐筥盛黍食。慰勞之。見其夫笠則糾然縛則趙然。于是為拔其茶蓼。以助焉。茶蓼朽而禾稼茂。其獲之也盛。其積之也多。高大如城。比密如櫛。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滿。民間之婦子。則可以安寧矣。此何非神惠也。王于是殺牛報祀。社稷其角抹然。以似續我前歲之典。不敢有失。亦續古人相傳之禮。不敢或墜也。說者多疑。祈報二詩無殊。泛以豐年題之。不知祈報有殊。意何殊也。

詩經疏畧

周頌

周子小千什

卷之三

絲衣 絳賓尸也。絳又祭也。以祭之明日行之。賓尸蓋賓禮其尸也。祭擇以卿大夫為尸。祭明日則以賓客之禮禮之。

絲衣其紕。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羶臠及蕤。兕觥其觶。旨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

絲衣 祭服也。紕鮮潔貌。載載也。弁爵弁也。其色赤黑如雀頭然。俅俅服貌。言恭順也。孔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塾。毛氏曰。基門塾之基。爾雅曰。基設也。蓋門內之側有塾。堂外設基。釋祭之所也。羶大者曰羶。小者曰蕤。解兕觥之貌也。柔也。吳講。敬慢也。

言釋之時其爲尸者服祭于王之服絲衣載弁恭願然以臣道自處也而王則以賓禮之不以臣處之使士升門以堂視亞濯盥豆之屬遂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牛至羊反告充已乃舉羣省鼎反告潔而後祭之兕觥則餘然美也旨酒則柔然和也王則不敢大言不敢傲慢而祝于尸曰壽考之慶以賓禮其尸無臣道焉既會居祖父之位何可復用臣禮加之乎一章八句

酌告成大武也

武之詩奏大武也言容則大武而歌用武詩合而奏之于廟爲樂也告成大武者作大武之聲容成而爲此詩以告成于廟耳非大武樂聲也酌之爲名未詳詩經疏畧周頌

先儒謂不用詩中字爲名而各其義爲斟酌時宜得之又謂內則十三舞勺卽此詩或亦所用爲然然不可考矣左傳宣十二年晉救鄭傳引灼日又爲灼不

於鳥鑠音灼王師尊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寵音受之蹻蹻音矯王之造載用有嗣實

維爾公允師

於歎鑠盛也遵循也晦不顯也純大熙光也介助也我武王也龍受也蹻蹻武貌造爲載則也公事允信師衆也言於乎盛哉武王伐紂之師也方紂惡未極人心未歸循時以養其晦何嘗自欲光顯哉及時大光矣天與人歸是用大右助我我乃受此

龍受蹻蹻然造此王業用有嗣于後人實維武王之事信于衆心耳此武王之能酌時而成大業也一章九句

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此講武類禡之樂章將講習兵事則類於上帝禡于所講之地如問罪出征則禡于所征之地詩以桓名者何武王之志也志武王之志耳

緩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予以四方克定厥家於烏昭于天皇以

詩經疏畧周頌

緩安屢數也桓桓武也士士卒也于往也左右之日以皇暇也問代也言今萬邦緩安數有豐年可謂太平無事矣人不必知兵也然天之所命本不在解怠之人則亦不可以解怠承之而坐享安常也昔我桓桓武王保有其士卒往左右乎四方以克定周家之世業豈不賴有武哉今雖緩豐之世志不可解而武所宜講也於乎敢明告于天以其皇暇嗣代我武王之事焉說者謂桓齊盤皆武王武成之詩既又不合又因左傳有曰昔周饒克殷而年豐一語以爲此詩之美談遂棄序說非矣

賚

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武王大封諸侯於文王之廟也經無查字序又說其各篇之意則篇中善人義重可知矣蓋亦周公所作即用以爲後王大封之樂章耳春秋傳以桓大武之六章賁大武之三章申公說桓大武六成之歌賁大武之二成殷大武之五成與序異皆不可考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亦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音繹思

勤勞應當也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思思慮也徂往定安於敷也言文王既勤勞天下我今日固當受此天下也今布是封典爾諸侯所宜尋繹而思慮之也我之往賚善人維求天下安定耳是我有周錫子之命也於其繹思哉在善而已

詩經疏畧 周頌 殷一章七句

殷音巡守而祀四嶽河海也

爾雅殷樂也說文旋也蓋巡狩大典亦王者殷旋遊樂之事故以爲名耳此與時邁皆言巡狩但告祭柴望以祀天而兼河嶽乃成王時所作爲常典之樂章每至一方則奏之此則專祀四岳河海之樂章乃武王之已事不爲常典也武人君巡守至岳河爲樂而祀之則用此矣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音土果山喬嶽允猶

翁河敷天之下哀切時之對時周之命

於皇歎美也時是也賾山之賾賾小者也喬嶽四岳也允信猶謀翁合也衆山會合

虞曰翁大水曰河賾猶普也哀聚對配也言美哉我周之巡守也升其四方之高山歷其醫醫之小山以至喬嶽山無不徧也能信謀議其四方之兪河水無不徧其祀也凡普天下山川之神皆得聚于是而我與之配對此我周所以受命爲百神主也此武王之所以樂故曰殷

魯頌 四篇

魯少皞之墟帝王世紀云少昊邑於窮桑遷於曲阜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之子伯禽今山東省曲阜縣是也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賜以天子之禮樂則魯樂中所用詩歌之辭蓋卽于周頌取之與天子同也及伯禽十九世孫僖公能遵伯禽之法有君臣之道修泮宮復周公之宇業未竟而薨國人思之季孫行父請命于周作頌四篇蓋亦附乎周頌而用于魯廟者也昔成王既尊周公此魯於先代之後是以魯宋無風諸侯之詩亦得爲頌而孔子錄之正雅頌得所者也或嘗僖公春秋未有褒辭何也蓋賢者之過如日月之食自不相掩或又謂成王之賜伯禽之受并皆非禮然則武王遂可以誅紂哉成王伯禽遂不及後儒之智哉故此類之義孔子未嘗言也後儒責備太苛亦異于孔子矣

詩經疏畧 魯頌

駟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

億公伯禽十九世孫季孫氏
行父名季文子也史官名克

駟駟音杜馬在坰音羈古切之野。叶雅。薄言駟者。

有驕音聿有皇有驪音離有黃以車彭彭音旁

思無疆思馬斯臧

駟駟腹幹肥張也林外謂之坳薄言駟者
貴贊之詞黑馬白跨曰駟黃白雜毛曰皇

純黑曰驪黃驛曰黃車田車也諸侯務農重穀則六閑之馬盡爲農用彭彭盛多之

牧野者皆爲田馬矣思僖公無疆但思

得其善矣

詩經疏畧

駟駟牡馬在坵之野薄音駟者有騶音佳有駮音不有騂有

騏以車伾伾音思無期想馬斯才

蒼白雜毛曰驢黃白雜毛曰騾黃黃曰驢青黑曰騾伾伾有力貌期止也才賢也言

僖公躬儉愛民務農重穀墾野之馬皆服
田令人思僖公無有止期思其馬斯已見

其矣

駟駟牡馬在坵之野音薄言駟者有驥音有騶

有駟音有維以車釋音思無斃音亦思馬斯

作。

青驪驪曰驪。今之連錢馬也。白馬黑鬣曰駉。赤身黑鬣曰驪。黑身白鬣曰驪。駉驪也。

釋釋善走也。作爲也。言僖公儉惠重農。垌野之馬皆以服田。令人思僖公無厭。思其馬斯以見其作爲矣。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因有駟。

遐音有驪音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切思無邪思馬

斯徂。

陰白雜毛曰騶。陰淺黑色。今泥騶也。彤白雜毛曰騶。豪肝曰騶。蓋謂豪毛在足脰間。

而白長者爲驥也。二目白魚似魚目也。祛祛彊健也。徂往也。言思僖公之臧之才。

其善矣。使僖公不儉以足用，不寬以愛民，之作此。其思本無邪志也。思其馬斯向往。

不務農重穀而無故思其異
是思之邪矣斯不可向往矣

詩經疏畧

有駟三章章九句

有駟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君有禮于臣臣忠
于其君謂之有道

有駉音必有駉駉彼乘黃去聲夙夜在公在公明音

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醉言舞。于吁音胥胥樂。

今

黃駕車之黃馬也。夙夜勤敬也。公。公事也。事
明。理治也。振振。驚飛千里貌。鷺。色潔白也。
以。比臣之德。咽咽。鼓節也。言語辭舞樂容
也。于。同吁。言僖公君臣之有道。于燕飲
之矣。見其赴燕而來。有駟者。皆彼駟

所乘之黃馬也。彼臣之夙夜勤敬于在公。在公明明無不理治。故僖公不啻恭敬而迎迓之。曰此振振然潔白之臣。如鷺之自。上而下降也。于是鼓咽咽以作樂。勸臣以醉。而盡舞容焉。吁。君臣之間其亦相樂乎。

有駉有駉。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有駉有駉。又彼臣之乘牡也。彼臣夙夜敬勤于在公。惟其在公。故僖公則飲之酒矣。僖公顧其飲酒。又不啻寵異而喜之。曰此振振然潔白之臣。如鷺之自天飛至也。于是鼓聲咽咽以作樂。醉而後言歸也。吁。君臣之間其亦相樂乎。

有駉有駉。彼乘駒。呼懸。夙夜在公。在公載

詩經疏畧

魯頌

卷六

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于胥

樂兮。

青驪曰。駉。今鐵驄也。君子僖公也。穀。善也。言有駉有駉。又彼臣之乘駒也。彼臣夙夜敬勤于在公。故僖公則燕樂之矣。于是其臣感僖公之有道。而祝君曰。君有道如是。自今以始。歲其豐登。既富方穀。君子乃有善道也。且以貽之孫子。吁。君臣之間其亦相樂乎。

泮水

八章章八句

泮水。頌僖公能修泮宮也。

泮宮。學宮也。修。則並復其學事。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辟廱。廱宮也。水環廱。

于宮之外。圓如璧。而中建宮焉。泮水也。水半環于宮之外。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也。說者據通典。謂泮水名。不信泮宮之說。不知後人因泮以名水耳。

于邁。

其旂旒旒。音。施。鸞聲噦噦。呼。會。無小無大。從公

思樂者。思當日僖公時。泮水之可樂也。學宮有水者。周制。視學行禮奏樂。士于與其中。國人觀于外。以水節約觀者。不使亂也。片水菜也。魯侯僖公也。展至也。旒。飛揚也。噦。噦和也。小大衆也。邁。行也。言泮宮之廢久矣。僖公復修之。以崇學政。由今思之。樂哉。泮水也。修其水。則有芹可采。修其宮。則有化可觀。魯侯至止。其旂可觀。鸞聲可

詩經疏畧

魯頌

卷六

聽。國人久不觀此。于是無小無大。皆從僖公。行往于泮宮焉。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音。魯侯戾止。其馬蹻蹻

其馬蹻蹻。其音昭昭。載色載笑。匪怒伊教。

藻。水草也。蹻。蹻強盛也。音。僖公訓教之言也。言樂哉。泮水。又有藻可采。而魯侯之馬。又強盛可觀。馬雖強盛。其學事則尚德也。故僖公於學中。教訓人之言。昭昭然明白。而衆可聽也。其色則笑。而衆可親也。國人善惡不一。豈皆宜親之。蓋修復學事。原不爲怒人而設。爲教人而設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芣。音。魯侯戾止。在泮飲酒

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彼長道。屈此羣醜。

萌翹葵也亦水草。南人謂之萑。飲酒行鄉飲酒禮也。難老言壽考也。屈收也。醴泉也。言樂哉。泮水又有萌可采而養侯於其中。又行飲酒之禮焉。既飲旨酒而養老乞言。又祝老以福。願天永錫老以難老之壽。願彼有德之言以為長久之道。可以收此羣衆于化成之俗矣。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

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

音格 見下節。昭明假至也。烈祖功業之祖。周公魯公也。祐福也。言美哉魯侯。既有事于學。則敬以明其德于內。敬以慎其儀于外。內外交修。可以為民之法。則矣。僖公信能文德。又信能武功。于是功烈之祖。明明來格。詩經疏畧。魯頌。無不盡其孝矣。是僖公自求多福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古獲切 叔問如臯陶。在泮獻

詩譜曰。十六年會諸侯于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此必有據。武謂春秋傳無傳。公伐淮夷事。拘矣。淮夷世為魯患。伐之恒事也。詩獨非經乎。信之可耳。矯矯武貌。馘爾雅獲也。淑問善鞠問也。四節所獲之人。當問其罪也。言明明魯侯。克明其德。則於何事而不成。故僖公既作泮宮之後。而淮夷攸服矣。武臣之勇如虎。鞠囚之明允如臯陶。皆于泮宮而獻鞠囚焉。此節以下。即承允文允武言其實。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不揚。不告于訓。在泮獻功。

音 德心明德之心也。桓桓武也。征伐也。狄同。狄遠也。東南淮夷也。烝烝衆也。皇皇猶張皇也。吳大言也。揚張勢也。訓訟也。言訟四何以獻于泮宮哉。僖公克明其德。而講習于學中。于是濟濟之多士皆能廣大其明德。以及民。人心傾服。而敵人之氣已攝于張皇。不敢出先聲所被。則遠彼東南。烝烝相抗。并不敢爭訟。是非以相侮。不敢張兵勢以學中講習明德之所。故也。故必在泮獻功焉。所以告學宮之成也。

詩經疏畧。魯頌。角弓其觶。束矢其撓。

色雷切 戎車孔博。徒御無斃。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觶音 觶弓弛貌。束矢束其矢也。撓輻之也。博大也。徒步行御車人。斃敗逆達也。式用猶謀卒盡也。言既不戰而勝。則弛其弓而觶然束其矢而撓之。車則閑而甚大也。徒御之人無敗也。既克淮夷。甚善而無有違逆。得益堅我泮宮修德之謀。淮夷庶其可盡得矣。

翩彼飛鴉。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憬彼淮夷。來獻其琛。元龜象齒。大

路音南金。

謂飛也。賜惡聲之鳥。雖桑實也。懷來也。好音善鳴也。以桑雖比。洋宮之德。以賜食。雖而變好音。比淮夷。被洋宮之化。而改惡。德也。路遺也。南金。謂荆揚之金。善和而堅者也。言淮夷何以卒獲哉。彼淮夷如。賜然我罔洋宮之德。彼必集洋林。以觀德化。變其惡聲。而來我以好音。何也。彼既懷于洋宮之化。必且獻琛龜象金。以相和好。獻琛以明威德之深也。獻元龜。以明其知得。失吉凶也。獻象齒。以明其象洋宮之德而行。如齒之斷也。路南金。以明其彼此和終無戾也。必如此。斯謂之卒獲矣。乃大成也。

閼宮 入章四章章十七句二章章十六句二章章十句

詩經疏畧

魯頌

金

閼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周公之宇。謂魯國也。魯自伯禽之後。漸以衰微。強大侵制。至僖公復為振興。國人惜其沒而業未竟。故此詩頌其能復周公之宇。而後大其所願焉。

閼音秘宮有俚音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

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

降之百福黍稷重切直龍穆音陸植音稗菽麥奄

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奄

有下土繡禹之緒

閼閉也。值清靜也。周人生于姜嫄。凡嫄姓國皆特設廟以祀之。其宮嘗閉而不啓。故

謂之閼宮。而清靜也。實實屋宇堅固也。枚。木才。鬱密也。赫赫光顯也。不同貞正也。依者。上帝憑依于姜嫄。而降之精氣也。無災害。懷妊之安也。彌月終十月也。不遲易生也。降百福于天下。以百福也。先種後熟。謂之種重種也。後種先熟。謂之種穆種也。黍稷有此二種。早種曰種晚種曰種。稷。豆麥養人。于是堯封之有邠。而國焉。和。黑黍也。下土天下也。緒業也。后稷又教民稼穡。五穀無不富有。堯遂于天下。有土之處。皆令也。此欲頌僖公之事。而先敘其生民之始。天命之奇。積德之厚。如此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音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致天之屨于牧之野

詩經疏畧 魯頌

金

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敦商之旅克威厥功土

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為周

室輔

翦伐也。翦商與大王無涉。但自邠徙岐。滅起修德。行仁。民心咸歸。由後邠前。伐商之始。基于此矣。屈極也。文武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既極。天之所極。革命歸周。周不得已。而致天之極。于牧之野也。牧野之諸侯。相告決戰。曰。無疑貳。無虞度。自有上帝臨視汝。人心可知。天意矣。敦。猶重也。咸。同也。及武庚叛。周公重興師旅。故曰敦與伐商。並有兩功。故曰克威。元子。伯禽也。宇。居也。輔者。治安其民。以佐周室也。言成王謂周公曰。叔父。立女長子為諸侯。于得大開女居。以為周之輔佐。此敘大王文武之

功及周公之功
封魯之自也。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
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
匪解音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駢犧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
女。

魯公伯禽也附庸猶屬城也小國不能自
建于天子而附于大國也魯公莊公子也
得承祀者得為諸侯也耳耳桑也春秋來
時祭之二也解意忒差也皇皇大也皇祖
后稷也成王賜周公以天子之禮命魯公
得郊祀上帝以后稷配之魯公以前解意
詩經疏畧

不敬禮儀差忒魯公特復修之也享獻駢
赤犧純也皇祖周公也于是上帝后稷
饗其祭之得宜多降福于魯公而周公亦
其福女焉開國以祭祀為大故特重之

秋而載嘗夏而福音福衡白牡駢剛犧尊將將
切七羊毛包音包戔音戔羹邊豆大房萬舞洋洋孝

孫有慶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
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

岡如陵

音秋祭也槁衡以木橫設牛角延福止其
祗觸所以預養牲也剛同犂特也特猶牲
也犧尊畫牛於尊腹也將盛美也毛包
爛去其毛而包之也戔切肉也羹有一太

羹音羹羹也太羹太古之羹清羹肉汁不和
貴其質也羹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盛以
銅器故為銅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附
如堂房也萬舞舞之總名洋洋美盛也孝
孫傳公也城盛也昌滅善也保安也常不
變也虧崩壞也震騰驚動也三壽未詳或
古有上中下三壽之名乎作為朋比也此
承上言祀周公魯公四時之祭也預時戒
牲禮樂盛美因祝倍公宜受福慶也又願
其福盛而益善壽而益善者欲以保安東
方守魯國之常不至損壞驚動我周公之
宇也則魯公之壽所關者大所宜三壽為
比而如岡

公車千乘朱英綠滕二矛重平弓公徒三萬

貝冑朱綬音綬侵音侵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詩經疏畧

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俾爾壽而富黃髮
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
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大國之賦出車千乘朱英所以飾矛綠滕
所以約弓一車二矛載之車上一人兩弓
納之櫜中徒卒衆也貝冑貝飾冑也朱綬
以朱綵綴之增增衆也西戎北狄膺擊也
荆楚之別號舒近楚之國懲治也承禦也
富富于壽也髮有黃色背有台文皆壽徵
也胥皆試用也耆艾壽也言魯大國也車
甲兵徒之盛戎狄荆舒皆可膺懲而不敢
與我抗此又就復字之事後言之也又願
魯公善盛壽富凡壽之徵皆與倍公用焉
又願魯公善大耆艾有
千歲之眉壽無害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音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
至於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保
有鳧音符繹又作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
貊音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
若

泰山魯望也巖巖高尊也詹與瞻同龜蒙
二山名荒奄也奄有之意大東極東也海
邦近海之內來同歸也鳧繹二山名徐
宅徐國也蠻貊蠻也貊也貊也貊也貊也
海之邦也諾順命也若順也言願信公壽
者戎狄荆舒且不敢動而况其他乎自泰
山龜蒙為本國所有由此而東至于近海
淮夷等國皆來同于魯而率從之皆信公
詩經疏畧

之功矣又不但保安我鳧繹且荒徐宅至
于海邦遂又總言之曰淮夷蠻貊及彼南
夷莫不率從聽命皆信公是順
也其能復宇之盛又當如此也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
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
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純嘏大福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許田
也皆魯故地朝宿之邑侵奪于諸侯者也
燕安也令善也妻聲姜也母成風也有常
有也兒齒亦壽徵言願天賜信公大福使
之眉壽則能保其故居嘗許之地必復
周公之舊信公于是可自安樂亦令善其
妻而壽養其母并宜其羣臣邦國是以
以久長而有之既多受福又多壽焉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音短是度音待是尋
是尺松栢音角有鳥路寢孔碩新廟奕奕音奕
斯所作孔曼音萬且碩音音萬民是若

徂徠山也新甫山也斷之度之以為材
尺曰尋長者以尋量之短者以尺量之栢
榱也鳥大貌路寢大也路寢正寢也碩大也
新廟信公費新作廟也奕奕美也奕奕名
魚公子也曼修廣也言願信公壽者卒不
如所願而曼于是為之作廟取二山之美
木斷度之或尋或尺以為材及其成也松
栢焉然路寢甚大此新廟之美公子所作
也何其甚曼而且碩乎庶幾順萬民思公
之心矣觀此蓋因新廟成而欲頌功德以
告之廟乃請
命于周焉

詩經疏畧
商頌五篇

商者契所封之地堯之末年舜舉契為司
徒有五教之功得封于此十四世至湯伐
桀而有天下其後三宗迭興聖賢之君六
七其時皆有歌頌商德之壞武王伐紂封
武庚為殷後武庚叛成王誅之封紂庶兄
微子啓于宋以奉商祀其封域在禹貢徐
州泗濱西及豫州盟豬之野其後政衰禮
樂散亡先王舊有聲歌多失墜矣七世至
戴公時大夫正考父者得商頌十二篇于
周太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僅存
五篇是商頌宋所用也商都亳又云
地失考或云偃師當考景山為據
一章二十二句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

壤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太

師以那爲首

正考甫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也

倚於宜與那乃河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

若日我烈祖湯孫奏假格音綏我思成鞀鼓淵

淵嘽嘽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赫湯

孫穆穆厥聲庸鼓有數音萬舞有奕我有嘉

客亦不夷懌音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詩經疏畧

商頌

金

倚盛也那多也置陳也鞀小鼓鼓大鼓也樂以鼓爲主故以小大言之奏鼓奏之於堂下也簡簡聲大也衍樂也烈祖湯也湯孫謂後王也奏假奏樂以格祖也綏安也思成如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所欲所樂之類而與其隨我思而成形象也淵淵深遠也嘽嘽清亮也於歎辭赫顯也穆穆美也庸即鐘大鍾也數數然盛也奕開習也嘉客助祭諸侯也夷懌悅也格敬也烝嘗祭也將行也言成湯之功盛而多于是祀之先陳奏鼓聲以樂我功烈之祖然湯孫奏此以格神者惟是鼓聲既奏則管聲皆起其聲和平皆依堂上玉磬之聲而作於顯哉湯孫既有此美聲之樂至于九獻祭之嘉客豈不喜悅乎然以樂樂祖者本於子孫之恭敬自昔先民所行此祭禮亦

惟其溫恭朝夕不寢執事一于敬而已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烈祖祀中宗也

中宗殷王太戊也湯之玄孫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尚書稱其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音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既載清酤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饌

音總又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耆無

疆約軼切錯衡八鸞鶴鶴七羊切以假以享

詩經疏畧

商頌

金

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俱音

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湯也秩常祐福申重也爾主祭之君斯所此地也酤酒賚予也戒備平和也饌總假至也君臣與祭之人總至神明之前也約軼軼飾也錯衡錯其衡也鸞在轡四馬則八鸞也假至享饗也薄廣將大也自天先人在天之靈也言湯有常德乃有此福而中宗又重中湯之常德以錫無疆之福是以及爾得爲天子以繼祭祀今我載清酤之酒神既予我以所思之成而格之矣又有調和之美神既以爲能備能而饗之矣君臣無有爭競之心以致和是神之德感入深也其新安我以壽考黃耆無疆乎其諸侯

其壽考則我受命乃為博將矣又祈在天
之靈降予以安使此後有豐年黍稷之多
以供神之來格來饗降福無疆可乎中宗
其視予之恭敬哉
孫之將之恭敬哉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玄鳥祀高宗也

高宗武丁也殷中興之君尚書稱其舊
勞于外爰泊小人作其即位乃或諒闇
三年不言言乃雍不
敢荒寧嘉靖殷邦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莫剛古帝

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

詩經疏畧

商頌

卷

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

王靡不勝

升龍族十乘

去聲大糟

尺志是承邦

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

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

音

玄鳥燕也又名軋春分玄鳥降按高辛氏

之妃有娥氏女簡狄於玄鳥至之日祈于

高禪而生契故詩以為天命玄鳥降而生

商也生商者契為商始祖也殷者商之地

名芒芒大也湯武勇天錫故號武湯域界

也九有九州也先王湯之下武丁之前諸

君也孫子即謂武丁謂湯及先王之孫子

殷也所以造酒承奉也假至也祈所多也
景商之山名傳云湯有景毫之命其同
那畿之幅輿也何同荷任也言自天命生
契居此殷土為盛大之始昔天又命武湯
王界其四方之地而居之方命之為君遂
大有九州歷我商之諸先君至于能受天
命不使湯之所有危殆則在此武丁孫子
矣武丁孫子與湯之道無不勝任則諸侯
之龍族十乘皆來奉黍稷以助祭矣王畿
為四海之本先定近民之所止而後界域
四海以為安四海之來至者多所以望景
員如河水之不可絕我殷家受命乃無不
宜百祿乃可
擔荷之矣

長發

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
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長發大禘也

詩經疏畧

商頌

卷

禘大祭也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

祖配之周制也殷人之禘或有不同故

此詩歷言商先
祖而及伊尹焉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外大國是疆幅

音

隕既長有娥方將帝立

子生商
濬深也智也商謂契也契商之始祖故云

中國之外之洪大敷治也方四方也外大國

邊也隕周也言其邊幅周圉耳有娥契之

母家將大也子女子也言濬哲哉商之始

祖然始祖所自出蓋有久發其祥者自洪

水芒芒禹敷治下土于四方凡外大國皆

得疆理之以屬于中國幅隕極其廣大

後有城得為中國始大矣此蓋天意將
為之立其女使之生商耳神已發于此天
祭法云殷人禘嘗而郊其祖契而宗湯
或祀契于契之廟而郊其祖出十天也

女王桓撥切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

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去士烈烈海外有截

玄王契也深遠之稱桓武撥治也達通
循履禮也越過發應也相士契之孫也契

之了昭明昭明之子相士烈烈光盛也截
整齊也言契武然創此治世之道何其桓

撥也其教教于天下也小國大國受之心
無不通達循禮而不過達所省視之方盡

皆發應至于相士能繼契之職烈烈然四
海之外被其風教有截然不敢亂者矣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

詩經疏畧商頌

昭假音遲遲上帝是祗音帝命式于九圍

違去也齊集也降生也不遲敏也聖之德
在敬躋升也昭明假格也遲遲久也祗敬

式法九圍九州也言自契與相士之後帝
命未嘗去于商至于湯則帝命斯齊集矣

以湯之生而敏速聖敬之道日升進而不
已明德格于下民久而非替又惟天是敬

天所以命之以為法于九州也聖敬
盡性之功敬天至命之學相錯言之

受小球大球求為下國綴音旒音何音天

之休不競不綵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

是道音

球勢也天子以球王小球鎮圭尺有二寸
大球人圭三尺皆天子所執也周禮下指

大圭執鎮圭是也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琢
飾所以鎮安四方大圭持上終葵首明無
所屈也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何荷
也休美也綴強綵急祿福也道聚也言湯
受二圭為天子諸侯繫屬之如旌旒之旒
綴結于縵上也此足以負荷天之休命蓋
以湯無好勝急劇之心舉事剛柔得宜以
此布政于天下則優優而和乃百祿之所
聚也

受小共音大共為下國駿龐莫邦切何天之龍

寵音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奴版切不竦小勇切

百祿是總

共恭也執小球為小共蓋朝覲之容指大
球則大共蓋祭祀之容駿大龐厚也龍作

詩經疏畧商頌

寵音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難奴版切不竦小勇切

仁厚布進其勇遇事不驚抵不恐懼可以
全受百福而

包總之焉

武王載旒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

過苞有三葉五竭切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

既伐昆吾夏桀

武王湯也旒旗也載之于車虔敬秉執也
烈烈威也過止苞本也葉旁生萌枝也言

一本生三葉本則夏桀葉則韋也顧也昆
吾也皆黨桀為惡者韋彭姓顧昆吾已姓

言湯載旒秉鉞以征不道如火之威莫敢
有止者于是桀與三葉皆不能遂其惡而

達之九州截然歸商矣初伐韋次伐顓乃伐昆吾夏桀當日用師之序如此也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

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葉世也震動業危也卿士所以治兵阿衡伊尹也阿衡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以平天下之難故以為名左右助也言昔日湯在商中世之間商德已盛為桀所疑而疾害之方震危不自安然信為天之子故天子之卿士主致征伐實維伊尹湯所倚賴以平天下實助我之王業焉此伊尹之所以配享也宜矣

殷武章七句一章五句

殷武祀高宗也

詩經疏畧

商頌

或云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祀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為之廟而祀之歌此詩也按祀高宗詩重見

更以詩義揆之頗似此說

捷切

他達

彼殷武奮伐荆楚采

爾

入其阻哀

切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捷疾也采深也哀聚族眾緒業也言殷道中衰而楚人叛高宗中興捷然振殷之武奮揚而伐之采入其險阻以來聚楚國難

散之眾國邑皆服截然齊壹而安其處此

高宗之功所以有我湯孫今日之緒耳易稱高宗伐兇方或即此與

維女

汝

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

切美

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日商是常

氏羌夷狄國在西方享獻也獻其國之貢賦世見曰王遠夷一世而一見于王言惟爾荆楚雖遠亦居王國之南耳何以竟敢叛乎昔成湯之世自氏羌之遠莫敢不來享來王者皆曰商之常道則然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過

適稼穡匪解

音

多辟諸侯也績功也歲事農事來辟猶來王歲事成則來享王也予與也適遇也言譴罰也承上言商之常道即天命也天命衆多諸侯各建都于禹貢所開之地使每歲農事成則以貢賦來見于湯勿得生二心以與罪過相遇也保此稼穡不解可也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

詩經疏畧

商頌

于下國封建厥福

監視嚴威也不僭賞也不濫刑也遑暇封大也承上言諸侯畏湯由于湯敬天畏民常若天命之下視又若下民之有威嚴故賞不僭差刑不濫及不敢稍自怠惰遑暇于是天命湯君于下國而大建其福矣左傳襄二十六年聲子引此詩謂湯所以獲

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

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商邑王都也屬高宗言翼翼整敕貌極自極之義王乎中正以為四方之法則也善也承上言湯建厥福是以高宗繼湯之功以伐荆楚我商邑翼翼然整肅以立

方之極而諸侯導向之有赫赫顯盛之美聲有濯濯光明之善政子孫所以皆願高宗壽考且寧以保

安我後生之人焉

陟彼景山松栢丸丸是斷是遷方斲音琢是虔

松栢音角有挺丑連切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景山商都之山也丸九員直也斷大截之遷徙也方繩墨之使正斲小截之虔法治也挺長也旅陳也閑閑然大也寢廟也言子孫不能忘高宗為新廟以奉高宗之祀主升景山輪材木斷而遷之方而斲之又虔治之以松為屋之棟栢挺然長也陳列其楹柱閑然大也寢廟既成高宗其孔安矣朱子曰此百世不遷之廟也

祭之詩也

詩經疏畧

商頌

卷八

詩經疏畧卷第八終

詩經疏畧八卷河南巡撫孫進本

國朝張沐撰沐有周易疏畧已著錄其說以小序為

主而亦時有異同大抵調停前人之說而參以臆

斷如平王之孫齊侯之子既不用舊說又不用春

秋王姬之說乃訓平為等謂唐棣本不同於桃李

而華如桃李王之孫本不齊於侯之子今觀其車

服則等王之孫以齊於侯之子以附會序中不繫

其夫下王后一等之說於經義殊為乖刺亦何取

乎宗小序也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清〕毛奇齡撰

首都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白鷺洲主

客說詩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

卷全

序論
說笙詩四條

說琵琶詩十二條
說鼓詩四條

白鷺洲主客說詩目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初蔚稿

文輝克有較
遠宗雅黃較

白鷺洲主客說詩

宣城施愚山以少叅分守湖西講學于吉安城南之
白鷺洲會楚人楊耻庵名洪率其徒數人東來而予
以避人故居撫州之崇仁縣愚山移帖于崇仁縣令
使之招予及予至而講會畢矣乃留三日與耻庵諸
君盤桓洲間偶有所講輒寫記于版康熙戊午予應
聘至京

白鷺洲主客說詩

御試後與愚山同授館職過愚山于宣城會館夜飲
出所講寫記相示予因轉錄其講詩者主客數條以
誌勝事陽餘客也陰餘主也客不一而至一者耻庵
之徒不一人而予則一也時同館宣城高阮懷諸城
李漁村任丘龐雪崖皆聯席知狀云
甲曰鄭風多淫詩而夫子錄之于經何也乙曰非淫
詩也孔子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
重取其可施于禮義者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
求合于韶武雅頌之音是三百五篇皆可施禮義者
也皆弦歌者也向使為淫奔詩則不惟禮義所絕幾

見有淫詩而可弦之歌之者且淫詩何詩謂可以合

之舜之韶武之武與夫在初在廟之雅頌耶

又曰漢王式為昌邑王師昌邑王亂式繫獄當死治

事使者責問曰師何以亡諫書式對曰臣以詩三百

五篇朝夕授王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亡諫書假使

淫奔之詩如此其多則導之不足何有丁咏以淫導

淫式之罪可勝誅乎

又曰武五子傳郎中令龔遂諫曰臣王有云聖王內

自揆度大王誦詩三百五篇人事決王道備王之所

行中詩一篇何等也若果淫奔之詩藉藉而有則昌

白鷺洲主客說詩

邑所中詩不篇矣

丙曰然則鄭聲何也乙曰鄭聲非鄭詩也于夏對

文侯曰君之所問者來也所好者音也樂與音本一

類而尚不同若詞一而曲不同一極音賦詩言

志聲依永聲與詩分明而事故乃錄曰鄭聲

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雨過于節曰淫聲

溢于詩曰淫聲蓋詩豈能溢聲乎乃朱氏語類

且謂鄭衛同淫而夫子獨放鄭聲者蓋詩三十七淫

纔四之一鄭詩四十一淫不及七之五繫繫以二國

詩篇詩淫深淺不一夫子當以鄭詩不當云放鄭聲

矣况放者說文逐也廣韻去也左傳正義放棄之也豈有明言逐其詩去其詩放棄其詩而反收之者是明言佞人當遠而反親之也若曰收之是垂戒收卽是放則設顏子當時樂則韶舞旣已作韶樂以示法則又復作鄭樂以示垂戒韶鄭並作觀者將謂何甲曰然而詩原有垂戒者小序所謂刺淫非乎乙曰垂戒詩必用戒語如小雅刺讒刺暴皆傍人指數之未聞讒暴者自道其讒態與暴狀也刺淫亦然故漆洧東門實有刺言俟出蝦蟆全用戒語他皆非是且戒淫者欲使人讀之而不淫也乃讀之而淫生焉此

白鶴洲王客說詩

三

謂之宣淫反曰戒淫何也

曰不然夫讀之而淫生者以淫婦自道其所淫故也鄭詩多此衛卽不然矣故朱氏謂衛詩男求女鄭詩女求男豈無見耶曰往以此二語質之張子南士南士作色曰此非君子之言毒嫖之言也孟子曰無羞惡之心非人也人各有耻自三古至于今自南極至于北極必無女求男與淫婦自道其所淫之事豈獨此一方人比戶聞閭皆以獻門媚自居者凡鄭詩之所謂叔兮伯兮君子都皆友朋相憶託詞比事離騷所謂變修姚姝古詩所謂美人君子皆託比之詞

而宋人以淫志逆之遂誣爲淫婦贈淫夫而不之察也予曰雖然詩有自言女求男者雉鳴求其牡非與南士曰此則誣詩益甚矣詩原本云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音妣與軌押謂夫濟雖盈不使濡軌雉之鳴當求其類正深屬淺揭之意也其必押此不押牡者老子谷神不死是謂元牝淮南子後生而前死左牡而右牝大戴禮記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谿谷爲牝古皆以牝押紙不以牡押紙可驗也然則陰陽牝牡各求其類詩未嘗誤而乃以誤本之文竟誣爲原詩之句學何事矣且子過矣據云衛詩男

白鶴洲王客說詩

四

求女鄭詩女求男男女異求將以定二國淫亂之優劣而以觀求牡之詩實耶詩也衛人女求男而反以大淫當放淫七之五厚誣之鄭鄭能服乎予當時已遽其言

戊曰然則彼妓童今亦友朋相憶之詞耶何以言之乙曰此在東林講會中有成說矣當時高忠憲講學東林有客問木瓜之詩並無男女字而謂之淫奔何也忠憲未能答蕭山來風季曰卽有男女字亦非淫奔忠憲曰何以言之風季曰張衡四愁詩云美人贈我金錯刀何以報之英瓊瑤張衡淫奔耶傍一人不

平遠曰然則彼後童今稱為後童非潘奔乎曰亦非潘奔忠憲曰何以言之曰箕子麥秀歌云彼後童今不與我好兮其所稱後童者受辛也君也君潘奔耶忠憲起揖曰如先生言又曰必如先生者而可與言詩

又曰宋黎立武作經論中有云少時讀箕子禾黍歌愀然流涕稍長讀鄭風後童詩而潘心生焉出而視隣人之婦皆若目挑心招怪而自省夫猶是彼後童今不與我好兮二語而一讀之而生忠心一讀之而生潘心者豈其詩有二乎解之者之故也然則解詩

白鷺洲王客說詩

五

當慎矣從來君臣朋友間不相得則託言以諷之國風多此體而楚辭解說鍛成潘失恐古經無邪之旨必不若是此宋末儒者之言立武字以常宋國子司業臨江人

又曰先仲氏曰使我不能餐使我不能息與古詩思君不能餐思君不能寐正同此是詩例儒者不識經當亦識例如風雨凄凄懷人之最雅者二南原有既見君子一例此在三百本文所自有者而一為后妃之德一為潘奔何以為說豈風雨凄凄八字中有潘具耶

又曰且詩有關乎史事不止詞句者衛孫林父逐衛君而齊鄭之君皆會于晉晉侯並享之齊國景子鄭子展私于叔向謂晉為盟主如何反為孫林父執衛侯是為臣執君似乎非禮趙文子以占晉侯侯宣言衛侯之罪使叔向告二君是時國子賦歸之柔矣此逸詩也不知何義子展賦將仲子今其意益謂衆言亦可畏衛侯雖有罪而衆人之言皆謂晉為臣執君不可為法晉侯乃許歸衛侯則是此一詩而挽回大義調停人國事立君臣之分通賓主之情何其正大正以君臣朋友夫婦之言其義有相通

白鷺洲王客說詩

六

故也若是潘奔則無踰無折幾以晉侯無執為潘失戒晉侯將無恤乎人言矣此皆當時史事之最關緊者

又曰詩通乎君臣又通乎夫婦故國語齊姜勸重耳歸國亦引此詩曰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而為夫婦言之夫夫婦可據潘詩耶

又曰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自齊聘于衛衛侯賦淇澳宣子賦木瓜蓋衛侯以武公之德美宣子而宣子欲厚報以為好也然而此二詩皆舊詩也向使木瓜潘詩則衛侯方自詠其生公之美詩以為贈而

爲之賓者時揭其目之滯詩以答之可乎不可乎
又曰况春秋賦詩之例若果滯詩則本有不面斥者
當襄二十七年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其時鄭公子
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等七人相從趙孟因曰七
從君以寵武也請皆賦以終君之歡武亦得以
七子之志當時伯有賦鴟之責責孟孟曰休第之
言不踰闕是在野乎非使臣之所得聞也以爲此
刺滯亂不宜賦及故而斥之且復退而告叔向曰伯
有將爲戮矣詩以言志志誣其上不公怨之以爲實
榮其能久乎則刺滯且不可賦其嚴如此及大

白鶴洲主客說詩

七

賦野有蔓草卽拜曰吾子之惠也夫野有蔓草朱氏
所謂滯詩也滯則何以稱賦何以明志何以拜惠日
同一滯詩而何以一則而斥一則而諛其不倫又若
是然則以當時鄭大夫本國之詩之解見諸實事明
白可據而區區數千年後之一儒謂足以非所是而
黑所白難矣且不特此也

又曰後此昭十六年宣子至鄭鄭六卿餞之于郊宣
子曰二三君子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當時子驥賦
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
同車子柳賦蓀兮此五詩者皆朱氏之所稱爲滯詩

者也然而鄭國諸卿盡賦之宣子又並受之且並頌
之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又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
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耽燕好也謂賦不出國
樂親好也向使五詩皆滯詩則在諸君必擇已國之
滯詞以爲貺辱宣子耶抑自辱耶不出鄭志者志滯
耶抑志醜耶而宣子又甘歷受其滯貺而不之怪卽
使宋朝逢嫪毐亦不必盡發其滯語而盡語之有若
此甚矣人不明理亦常設身處其地未有衛人賦衛
詩鄭人賦鄭詩而反取其至醜至惡以自獻其闕者
張南士嘗曰疑善從實疑惡從虛君子之志也未有

白鶴洲主客說詩

八

數千年並無惡形而世遠言湮之後可無端而強坐
曰如是如是是何耳目是何肺腑縱有可疑猶難實
指况本無疑也若以爲春秋諸事不足盡信則六經
可廢矣

又曰自滯詩之說出不特春秋事實皆無可按卽漢
後史事其于經典有關合者一概掃盡如南史袁粲
傳粲初名愍孫峻下儀範廢帝保之迫之使走愍孫
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此風雨之
詩蓋言君子有常雖或處亂世而仍不改其度也如
此事實載之可感言之可思不謂滯說一行而此等

遂間然即造次不移臨難不奪之故事俱一旦歇絕無可據已嗟乎痛哉

又曰陳晦伯作經典稽疑載風雨一詩行文取証者甚備郭麐叛呂光遺楊眺書曰陵霜不彫者松柏也臨難不移者君子也何圖松柏彫于微霜而雞鳴已于風雨辨命論云詩風云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故善人為善焉有息哉廣弘明集云梁簡文于陶紮中自序云梁正士蘭陵蕭綱立身行已終始如一風雨如晦雞鳴不已非欺暗室豈况三光之下乎此命也如何田汝成云風雨之詩序以為世亂君子不

白鶴洲主客說詩

九

改其度而必以為潘奔之詩王風君子陽陽序以為賢人仕于伶官與邱風簡兮同意而必以為室家思夫之作夫毛公之序詩與朱氏之釋詩皆未得詩人之面命也即如序說猶足以存禮義于衰亂賈達之憂勤乃改曰潘奔室家之辭既無可以助名教而反以之導淫佚此何意也

庚曰朱氏闢小序亦必有說以處此如青青子衿小序謂刺學校而朱氏確然以為潘奔以為詞意儼薄施之于學校不相似也如此何如乙曰此正全不識詩而漫然以妄臆斷之者也詩人之意有故為儼語

而實重故為薄語而實厚者袁宏留周公詞亦甚儼然情則重矣麥秀傷故都語雖甚薄然思則厚矣且風人之旨意在言外故言不足以盡意必考時論事而後知之閻潛丘嘗曰唐人朱慶餘作閨情一篇賦水部郎中張籍其詩曰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粧罷低聲問夫婿書看深淺入時無向使無獻水部一題則儼儼數言但闕開語耳有能解其以生平就正賢達之意乎又寶梁賀以才藻見賞于進士盧東表適東表及第梁賀喜而為詩曰曉粧初罷眼初開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箋書一紙上頭名

白鶴洲主客說詩

十

字有郎君若掩其題則靡麗輕薄與婦喜夫第何異蓋風人寓言其不可辨辨如此請即以此質朱氏凡以意逆志須灼知其詩出于何世傳于何時與所作者何如人方可施吾逆之之法若止就詩字詩句勢勢想像便鑿然定為何詩其為冤抑者不既多乎又曰兄青衿一詩原屬風刺未嘗儼薄且亦漢唐以來行文之甚有據者如北魏獻文詔高允曰道肆凌遲學業遂廢子衿之嘆復見于今北史大寧中徵虞喜為博士詔曰喪亂以來儒軌陵夷每覽子衿之詩未嘗不慨然如此引用不一而足即朱氏白鹿洞賦

亦云廣青衿之疑問寧他時儼薄此時不儼薄耶
又曰陳晦伯曰朱傳以青衿爲淄奔詩及作白鹿洞
賦又從序說此正中心不能泯處而安成劉君謂其
斷章取義夫毛鄭去古未遠其說必有所本故呂東
萊宗之作讀詩記朱氏乃敢戲東萊先輩爲毛鄭佞
臣然則劉君者殆亦朱氏之佞臣乎

又曰胡安國作春秋傳最爲無理惟鄭風諸詩則特
遵小序一如朱氏所云毛鄭佞臣者其於鄭忽出奔
傳有曰忽以國氏正也出奔而名不能若也考于詩
有女同車刺無大國之助也山有扶藜所美非美也

白鶴洲主客說詩

十一

韓今君弱臣強不倡而和也狡童不能與賢臣圖事
權臣擅命也夫以狡童目其君聖人猶錄其詩所以
見忽之失國亦其自取非獨祭仲之罪矣然則宋人
說詩自宋傳外亦並無不遵序者予作春秋傳則甚
以鄭忽不取齊女爲無罪在春秋正賞罰祇論理而
不論勢用法而不用術則斷不宜責鄭忽如胡氏所
云而在詩則風人刺譏但較成敗失勢昧時便云倚
賴所謂辭婚本無過亡援頗可惜此當以春秋解詩
不當以詩解春秋者而朱氏極駁之歷將其所云刺
忽之詩改爲淄奔且別作調笑語曰春秋最苦是鄭

忽將欲以此杜學者之口則過偏強矣按忽爲鄭莊
公子卽昭公也母鄆曼嬭微故使上卿祭仲輔立之
有弟突卽厲公也母雍姬爲宋大夫雍氏女頗有力
故于桓十一年鄭莊之薨雍氏誘祭仲至宋劫執之
奪忽立突使突歸于鄭而忽出奔衛此固忽之無如
何也但前此鄭忽至齊齊侯欲以文姜妻忽忽辭之
曰齊大非吾耦也既而桓六年北戎伐齊忽帥師救
之大敗戎師齊侯又請以他女妻忽忽又辭曰無事
于齊吾猶不敢今趨齊之急而受室以歸是以師昏
也至是奔衛則坐失強援而致于去國雖兩辭齊昏

白鶴洲主客說詩

十二

不害君子然而昧于事機矣故詩人刺之雖諸詩未
必皆刺忽然而斷非淄奔者張南士曰春秋固不可
使鄭忽最苦然亦何必使鄭女最樂此通論也
甲曰襄裳詩子惠思我襄裳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
人惟男女相謫其詞甚安若云鄭突篡君求救大國
可曰豈無他人乎乙曰此非毛鄭之解此春秋之詩
而春秋大夫自解之者當昭十六年晉韓宣子聘于
鄭是時鄭方倚晉以拒楚而宣子爲晉上卿且又甚
賢乃復以鄭商玉環之故與宣子抗則其郊餞時賦
詩言志重申其倚恃大國之意尚何敢以豈無他人

自露其貳心于晉別求荆楚開鄭罪戾而子大叔賦
襄裳而不為惡宣子問之而不為怪且曰起在此敢
勤子至于他人乎言必不煩求他人也一似其言固
然有彼此相安而不之覺者正以詩解固如是也正
以作詩之本事原求救大國而非有他也正以風人
之旨言有甚傲而實殷甚慢而實迫者不必男女始
安非男女即不安也不然于大叔何人而儼賦此詩
宣子何人而且拜受之而更為之辭讀經至此而猶
慚然不一省真狂夫矣故曰詩義有在必不當以陋
儒之腹揣度詞句此其証也

白鶴洲主客說詩

三

戊曰然則序果可信乎乙曰序何可盡信予鄉讀序
取其合于他經他傳者而遺其不甚合者知碩人美
莊姜此合于經傳者也擊鼓刺州吁此不合經傳者
也何也州吁時未成淵也州吁不平陳宋也州吁伐
鄭五日即還無不我以歸也故予辨淫詩以詩辨之
未嘗以序辨之者但序亦有說予鄉柴陞升其尊人
虎臣著家訓以戒其子有云漢魯國毛亨作訓詁傳
以授趙國毛萇時人稱大小毛公然大小毛公所由
授受則得之趙人荀卿而逆溯于根牟子孟仲子李
克曾申以及卜氏子夏子夏則親見聖人者總其剛

述之旨為之序論以授門弟子今世所習三百篇小
序雖繫毛公實則本諸子夏氏以立說者也故世變
汚隆六義美刺學者猶足考見漢唐諸儒奉而守之
即間有異同大抵不肯于孔子所云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之意吾以為詩家之指歸在于此矣自朱氏盡
斥之斷以已臆而有明一代因國姓所自陰承功德
用其書以取士勒為令甲而于是鄭箋孔疏皆莫敢
置喙焉夫漢唐儒者習守毛說以授受淵源必有明
據朱氏縱度越羣流又安得崛起千百載後橫執已
見以排之他故無論即鄭衛兩風朱傳皆以為淫詩

白鶴洲主客說詩

四

間考之序傳其間諷刺感寄各有所指大抵忠臣志
士憂時憫俗之為一旦盡以淫斥之果何據耶嘗觀
季札論國風其于鄭曰其細已甚于衛曰憂而不困
未嘗題之曰淫也若謂聲與詩雖不同而聲詩所在
詞理自合名之為淫度其詞理當如是耳則又不然
天下可遙斷者理難懸斷者事夫詩言志而附事以
興者也時有先後事有本末作者之指于是乎寓今
徒以其詞而曰理當為淫猶之盲者聽風聲而曰理
當為水皆妄言也且夫時代未可泯也今有圖貌者
于此其人之子弟曰頤而哲其異邦人則曰短而鰥

至後世所傳不知何人且曰僂僕而厲執塗之人而聽之于三者奚信必將曰顧哲者是短齋者非僂僕而厲者大謬何則傳聞不如親見而揣摹者愈遠也今以宋人之揣摹奪漢唐之傳聞而并欲掩卜氏之親見孰得孰失何去何從必有能辨之者已上論戊曰詩三百十一篇今祇稱三百五篇者以無六笙詩故也笙詩本無詞乃孔子刪詩反取六無詞之詩列之篇中何耶乙曰六詩未嘗無詞也所謂無詞者乃宋人鄭樵之言而朱氏誤遵之者也孔氏正義云孔子所刪詩原有三百十一篇當刪時未亡而漢後

白鶴洲王客說詩

五

亡之故齊魯韓三家舊本遂去其目稱為三百五篇惟毛詩尚存題其間推其故亦正以被笙之故彙作一處故偶軼其字句非無詩也若果無詩則孔子刪詩其所刪者詩也古詩三千篇刪之至三百一十有一而乃取無詞之題以為詩篇可乎又曰且詩無無詞而但有題者三百五篇皆摘詩中字作題關雎者關關雎鳩也葛覃者葛之覃兮也豈有詩中無南陔字而可名南陔無華黍字而可名華黍者即曰南陔華黍是賦陔賦黍如唐人南山詩種黍詩類若由庚由儀是何物夫既稱釋詩自當識詩

之始末三代之詩以詩為題漢唐之詩以題為詩金元樂府題是題詩是詩雖金元曲例可虛立一題以俟補曲題與曲不必相屬然未有有題而無曲者也且題亦自有義也由庚何義乎

戊曰儀禮鄉飲酒禮鼓瑟而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然後笙入堂下奏南陔白華華黍燕禮亦然朱傳云有詞者為歌無詞者為樂為奏以不言歌也此最有據者而猶不謂然則儀禮非與乙曰此則不惟不讀詩並不讀儀禮矣周禮歌黃鐘奏大呂歌與奏皆有樂也奏九夏樂出入奏與樂皆有詩也從未聞曰

白鶴洲王客說詩

六

有詩者為歌無詩者為樂為奏而朱氏敢言之此非儀禮之文朱氏之文也且朱氏極遵儀禮不識此書為周末无名氏作妄認為周公之書因以儀禮為經周禮禮記為傳自詡獨得至此則據其文以釋詩然仍未嘗讀據周禮鍾師有凡射王奏騶虞諸侯奏騶首卿大夫奏采蘋士奏采芣皆以歌為奏而儀禮鄉射禮亦云樂正東而命大師曰奏騶虞與周禮同然則儀禮本文歌亦稱奏而乃讀其一不讀其二遂欲解經得毋騶虞亦無詞耶又曰樂有徒歌必無徒器然徒歌則名譽而不名歌

白鷺洲王客說詩

如見舞韶箛箛韶九成則以箛主韶謂之箛詩下管
象武則以管主象與武謂之管詩見舞象箛南箛者
則以箛主象以箛主二南謂之箛詩箛詩以雅以南
以箛則雅與二南皆主以箛皆謂之箛詩燕樂歌二
南以鐘笙應之則又以笙主二南謂之笙詩然而管
象象箛箛與管通箛笙二南笙又與箛通箛箛笙管
其必有應和而必有詩彰彰如是今日無詩則亦不
學問之至而欲以之定篇次改先後真夢之夢者也

白鷺洲王客說詩

入也。則如詩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曰：爲收歲入此室處。又曰：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于右塾，鄰長坐于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冬，民旣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以夜半當十五日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然則漢書所志與寫官相証如此人。苟善讀書，何有非經學耶？

同言花萼之附離然以盛此與春秋傳華不注山作
花附注山言如華足之注于地正以成子山作後
魏賀拔夫人墓誌直曰邪附離圖然改不字為附
字以解有定也今忽曰邪然則不字上撰無義試思
于唐棣之華下突一邪然字行文有是理乎金
華盧東元曰吾讀邪然字乎不曉然也嗟哉
又曰以名類耶詩以此罪言捕魚行網之名
罪與吾皆網類也言有罪之罪原是字說之舉犯
法也秦以近皇改舉作罪而生傳謂罪者
刑罪之網罟可謂識名類乎

白鷺洲主客說詩

五

又曰以物類耶朱傳凡鳥獸一多葉齊註如關關
鳥聲王雎水鳥之類皆毛鄭王氏正義所舊有者
獨鶴鳴于九皋正義引陸機詩謂頂鶴青身白正
朱氏習見世所畜為鶴羽而不知其黑者舊傳
改為頂赤頸尾俱白公然如之五子而不知即
一羽之細已自大誤先生物安在陳晦伯經
稽疑有云遇九皋之介鳥也昭化之其黑者耶
耶雜詩

白鷺洲主客說詩一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奇齡有仲氏易已著錄初施閩章為
江西叅議延湖廣楊洪才講學於吉安之白鷺洲
書院併續招奇齡往奇齡與洪才論詩不合及與
閩章同官翰林重錄其向時所講毛詩諸條皆設
為甲乙問答故以主客為名大旨洪才主朱子淫
詩之說而奇齡則謂鄭風無淫詩洪才主朱子笙
詩無詞之說而奇齡則謂笙詩之詞亡故是書所
論惟此二事夫先王陳詩以觀民風本美刺兼舉
以為法戒既他事有刺何為獨不刺淫必以為鄭
風語語皆淫固非事理必以為鄭風篇篇皆不淫
亦豈事理哉且人心之所趨向形於詠歌不必實
有其人其事六朝子夜讀曲諸歌唐人香奩諸集
豈果淫者自述其醜亦豈果實見其男女會合代
寫其狀不過人心佚蕩相率摹擬形容視為佳話
而讀者因知為衰世之音推之古人諒亦如是此
正採風之微旨亦安得槩以淫者必不自作一語
遂謂三百篇內無一淫詩也至於笙詩之說未為
無理然併儀禮而詆為偽抑又橫矣

國風省篇一卷

〔清〕毛奇齡撰

清華大學圖書館藏清康熙刻西河合集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國風省篇

一卷》提要

西河合集

國風省篇目

卷全

飲篇

采芣篇

邶風篇

二子乘舟篇

揚之奔奔篇

河廣篇

黍離篇

叔于田篇

又雞鳴篇

十畝之間篇

稱名篇

朱莒篇

何彼穠矣篇

擊鼓篇

式微篇

邶風篇

敢馳驅篇

伯兮篇

綢衣篇

大叔于田篇

又雞鳴篇

國風省篇

西河合集序目

國風皆篇卷一

續詩傳鳥名卷二

毛詩寫官記卷四

詩札卷二

詩傳詩說義卷五

白鷺洲王客說詩卷一

蓋吾李璫曰此先生初避人時釋詩本也先生少年
即避人出門假假無攜書非無筆札思諸經惟毛詩
易解且易于記憶因拈胸腹所見者先為釋詩而第
以道路憑臆引書多恍惚不記原文其大略可信則

國風皆篇

引之不可信即置之且必鍛鍊改易以成其詞故假
為問答借作往復主客辨論比之韓魯之為詩且有
進焉或曰先生解經必扶其積滯而發其宿蝕凡諸
已明者不復再較故鄭衛滯詩前儒早已明辨之而
先生以俗儒膏肓偶于白鷺洲徐申其說近且有斥
三百以調儒說者謂三百皆偽詩悉漢武後諸儒轉
斷而成非夫子所刪舊文故雜攙滯詩于國風之間
先儒之謬之非過也則欲回護一儒說而寧廢古經
俗學之用心亦狠矣往以此質之先生先生曰其言
倡于王柏而明初程敏政刪改劉歆傳以附會之然

而無患者子不觀白鷺洲說詩語乎夫鄭衛之所謂
淫者皆春秋諸大夫所賦之以見志者也夫春秋諸
大夫已賦之而謂漢始偽為之人不信矣特予所傳
諸釋詩有惑于宋人之說而徒以行世之久未能改
者凡數端焉璫曰何曰十畝之間兮而以爲潘奔此
惑也鴟鴞東征也而以爲避居于東又惑也衛風本
成王封衛康叔而以爲武王所封又惑也卽有邵家
室此姜嫄武功之喻也而以爲卽太姜瑯琊之喻又
惑也凡此皆先生授詩時親爲舉言

西河合集

蕭山毛奇齡

字齊于
金敬致正夏較
姜兆周北漢較

國風省篇

舊刻無篇名篇另
有自叙與此不同
顧茂倫許曰昔稿文傷趣者義紹是
豈匡郭之微辭抑亦向歆之歟製

叙篇一

毛姓隨兄萬受尚書畢去受他經因愛詩時避人壁
中得竊聞時賢往來所論詩自河間北海下及漢魏
晉唐宋諸家以暨所為古燕齊韓魯紛紛之說且旁

國風省篇

極名物叅博野稗爰有舊義所未安者為合綜所聞
轉相論述著聞詩說辭合如千篇而惜乎亡之涉江
以後頗行瀕中既經肱篋重以昇幾辭中可記獨國
風耳餘何有之矣友人張彬廼予記憶因漏就闕補
係成文合而計之得如千篇初名問答以其中起義
多假詒諷發疑文也然而其名侈焉因復改今名其
請改今名者臨安陸圻先生也

稱名篇二

毛姓曰省篇者自省也問詩而有省夫齊魯韓三家
已極備漫悲而為之說者白漢迄今抑何侈也吾畢

去其說而僅取乎避人之所偶聞者著而為之篇夫
以古之人之說之奢浩煩縷窮麗絕博而吾去勿取
則亦省矣且夫國風十有五吾幾所傳者如千篇也
今得如千焉又省矣曰凡吾之所為如此者則皆以
省憶而得之者也

風篇三

夫詩也而何以謂之風哉曰雨之及人也有形日與
月仰之而可以指也霜者得睹其為霜露者得睹其
為露惟風之及人也不可見不可見故其入微也且
夫天將雨而棟宇則為之蔽也雖有嚴霜不能越禪

國風省篇

綬之衣太行之北民有不見日月者惟風之來也無
不入無不入故其感深也夫上所為亦微矣而感之
深夫民為微言刺譏入無不決而聞之者猶以為此
飄揚之行無所得罪故曰風之材不惟溫也或曰國
風有正變夫風則何正變也風之有貞淫方之行也
居燕齊者其風敖居鄭衛者其風淫方限之矣故谷
風習習不見可畏北風其涼難以為德夫風而南北
則亂亂者背也風而北南則治治者向也周召之政
則行南也故其行自上而其風及下宣平之政則自
南也故列國有風而王亦有風易不云乎先天之異

位于西南後天之異位于東南非其概乎夫風無治
亂必有治亂則其說似也而必曰北南之風為正風
南北之風為變風是則陋也且夫風亦何定之有哉
盛世之風和以愉亂世之風怨以哀其和者其時為
之矣其怨以哀則亦其時為之矣故有吟之而獨樂
其志者也有和動順成不可濫也有嘯哨也有賁盈
奮起若折也吾固嘗驗之風矣夫風之不能有東南
而無西北也是何也即方為之也然而抑不能有春
夏而無秋冬則豈非以其時耶時而先王則其志體
時而後王則其志憂今天當春風之吹河汜而疏通

國風首篇

三

當之者世世然也其或不然清風而彌涼焮風而熾
其或悲風而蓬從不平其對之者則怒也悲可哀也
惻悵而不得所願也然而四時之行矣乃曰春夏之
風正風也秋冬之風變風也則不可信也

采芣篇四

采芣何也曰傷夫有惡疾也維韓詩之說固然然而
何以知其說之必然也曰則吾以采芣而知其然采
官陵焉也維列子亦云生于陵屯是為陵焉然而列
子又云得水土之際是為蠅蟻之衣也而陸佃亦云
采芣陵焉即俗謂蠅蟻衣者然則采芣其蠅蟻衣與

夫采芣何以謂蠅蟻衣也舊云蠅蟻衣理患癩也藥
而衣之癩可愈夫蠅蟻亦癩矣藥而衣之癩可愈得
不謂之為蠅蟻衣與故曰采芣傷夫有惡疾也其惡
疾癩也然而又何以知其然也曰昔劉峻辨命論云
顏子敗其叢蘭冉耕歌其采芣夫冉耕以惡疾死矣
然而先儒曰冉耕癩夫癩惡疾也歌采芣以惡疾也
則癩惡疾與則采芣傷惡疾與吾是以益知其然也
彼列女傳云此蔡人之妻詩也有宋人之女妻蔡人
也蔡人有惡疾而不去也故比曰彼采芣惡且臭矣
尚采之况君子惡疾也耶夫采芣賦也而以為此則

國風首篇

四

將以惡疾為何疾與將以采芣為未可以治疾與采
芣之為草也亦可知矣以采芣為果臭惡也與與惡
疾比與此非韓詩說也則又不然也

吳雲章曰韓詩列女傳誤以采芣比惡疾緣不知
惡疾是何疾固不識采芣耳此曰采芣治惡疾則
采芣惡疾均顯然矣韓詩有得所傳
而仍見誤者如此詩與汝墳式微類

采芣篇五

采芣夫人親蠶也何以知之曰以采芣知之七月詩
采芣那那彼蠶用之生蠶矣夫芣芣也以芣育生物
故名芣亦曰茵陳矣茵陳者如茵陳也蓋藉也夫芣
者所以生蠶故芣者亦所以藉蠶故曰采芣夫人親

盤矣然何以知非爲祭祀也曰夫祭祀所用者爲直者也爲直者嘯萬也鄭箋云豆爲簠直爾雅云簠嘯萬也焉有嘯萬而水生者乎今日於沼矣於此矣且曰於淵之中矣非嘯萬矣

何彼穠矣篇六

何彼穠矣春秋時詩也或曰文王時夫文王時太公未封齊也安所得齊侯者哉且齊侯之女武王之元妃也安所得武王之女復嫁之齊侯之子者哉且皇甫謐云武王五男二女也夫元女既降陳矣王姬宜媵也安所得武王之女更有所爲嫁齊侯之子者哉

國風齊風

五

故曰此春秋詩也春秋莊元年迎王姬矣秋築王姬之館于外矣冬王姬歸齊矣所謂平王則平王也平王之孫則桓王之妹也桓王故平王孫也所謂齊侯則齊侯也齊侯之子齊襄也襄故公子也故一則曰平王之孫哉齊侯子哉再則曰齊侯之子哉平王孫哉蓋譏之焉或曰齊侯即齊襄則齊侯之子所爲齊桓小白也小白固取王姬矣春秋莊十一年以共姬歸齊是也然而莊王者則平王之曾孫也使王姬也而莊之妹亦孫之子也孫之子必有爲其王父者必稱平王焉是謬也使王姬也而莊之子也則孫之孫

也孫之孫而以爲平之孫謬不可訓也然而春秋之詩也而入二南曰此固非二南詩也夫昔者有誤入之二南者也

邶篇七

邶何也曰衛也衛則何以得邶邶曰夫不有入王都而邶幽冀者乎過江淮者以爲齊也生世家會稽曰吾越人未爲不可也以衛之詩之繁也而析名之名之以衛不可也名之以他國不可也則必更名之以衛而非衛也衛固今之邶邶亦昔之衛也則曰邶而已故衛則何不可以邶邶也夫衛固有邶亦有鄆然

國風邶

六

猶幸猶有衛耳晉之邶唐也邶其昔唐而忘其所爲今晉也且晉之爲唐也亦猶幸獨有唐耳邶之爲邶既有鄭復有檜鄆不得異邶而檜乃離鄆焉焉知所爲鄆也且夫衛之爲邶鄆晉之爲唐鄆之檜猶一地焉耳一地而古今名耳周公生西岐長而行南其東封則魯也晚乃居維維有事而居河渭之間今其詩曰邶也則猶之居故鄆者去會稽遠矣以其先之猶會稽名也而曰我會稽此以昔異居之名而名之者也異居之名猶名也然則舍晉而取唐析檜而離鄆去其今居而稱其世處苟可分名雖甚更施音後彼

猶有然者夫衛亦何不可稱耶也或曰得之耶者謂
之耶得之耶者謂之耶夫燕燕莊姜詩也雖有衛耶
人何得焉曰耶詩何也且載馳許穆夫人之詩也夫
許穆夫人欲歸于衛而不可得也則必作之自許矣
耶何也

擊鼓篇八

擊鼓非怨州吁詩也何也詩曰土國城漕漕何也漕
也其後閔二年戴公渡河廬漕矣漕未城故廬而處
之或曰露處焉使夫漕既城不露處矣其後僖二年
文公乃復城楚丘漕米城故復城楚丘漕既城不城

國風有篇

七

楚丘矣故曰州吁巴城漕誤矣又曰從孫子仲平陳
與宋夫州吁時曷有所爲孫子仲也且夫州吁之用
兵也以伐鄭也隱四年以諸侯之兵伐鄭夫伐鄭而
告于宋則夫孫子仲之出以伐鄭與豈曰平宋焉或
曰平宋矣以要宋故平宋也若夫陳蔡本衛驍故從
之是時陳蔡與俱也則夫孫子仲之出將與陳蔡共
出焉何平陳焉又曰不我以歸夫州吁兩伐鄭一以
夏一以秋也隱四年夏伐鄭而即還耳秋伐鄭取
而即還耳夏之傳則曰圍鄭東門五日而還也秋之
傳則曰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也何不我歸焉

凱風篇九

凱風孝子自責也其自責何也則以其母之責之也
以其母之責子之過情也舊曰七子之母不安其室
豈其然與夫不知其詩者嘗讀其詩曰莫慰母心
曰母氏劬勞曰母氏勞苦曰母氏聖善若曰何其卒
不得當母心也若曰使母氏瘁至此極也若曰子不
令母氏無過也假曰不安室則莫慰母心似矣則何
劬勞勞苦之有哉昔韓退之作文王之操有曰臣罪
當誅今天王聖明彼讀之者猶謂受辛而聖明恐文
王無是語耶假曰不安室則其義與父絕矣與父

國風有篇

八

絕且滯亂也縱愛君不曰聖明矣則何吾母聖善之
有哉夫學詩者讀其詩且當讀其讀是詩者其曰必
責子過情也是何也曰昔孟子嘗讀是詩矣孟子曰
不可磯是不孝也是責子也由石齒齒而流是激有
母斷斷而七子怨孝以德母則然矣孝何如矣故若
曰焉有孝子而不可以訓自處者焉有孝子而不可
以少拂者故曰不可磯夫磯以過責耳且孟子言之
彼將與小弁例矣以周幽之出其子而子怨也以凱
風之責其子而子不怨也均責子也則此可例耳不
然國之大事在社稷家之大事在閭閻吾未見其過

周秋駕曰凡責子曰勞詩中屢見勞字
原有勞而不怨之義故曰凱風不怨

式微篇十

式微何也曰黎之夫人之詩也維劉向亦曰北黎之夫人之詩故列女傳曰黎莊夫人與傅娥二人作武微焉此或未然然而吾信之其詩詩云式微式微胡不歸若曰其何以不歸與是言也吾嘗疑之或者其君曰此中樂不願歸耶或黎未亡耶或處衛日久有起而定其居者不必望衛君臣耶不然是狂惑也此非黎臣之言也黎夫人曰予入而蒙首出而蒙首久

國風省篇

丸

矣不如歸也予之不習于外也不然以予所聞有醉于逆旅者其爲歌云厭厭夜飲乎不醉其無歸乎彼聞之者猶笑曰雖旣醉將何歸乎彼黎君也則將何歸哉又其詩云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若曰苟非君何以至此哉是言也吾又疑之或者其君實甚也君好亡也雖然固亦有其君好亡而其臣從之與之羈縻不返矣然而其臣曰君之辱臣旦旦死也終不曰臣之辱以君不然則其臣非其臣也以予聞衛穆公時晉滅狄潞氏數之則以其奪黎地也然未聞有數黎君者也甚矣黎君之無罪也且夫黎之臣不更賦

施丘詩乎賦施丘讎怨衛矣怨衛之不救恤也然猶曰叔兮伯兮怨衛臣矣宋嘗敢或怨衛君夫衛君猶不敢怨敢怨君與予故曰此非黎臣之言也黎夫人曰予婦人也予出而視入而視所視者惟君爾苟非君何以至此哉

敬致曰按列女傳與此不同黎莊夫人見繫于莊而不肯歸故作是詩劉歆曰黎莊夫人執行不
莊公不偶行節反垂傳母勒去
作詩式微夫人守一終不肯歸

二子乘舟篇十一

二子乘舟誰二子者也或曰衛宣之二子替二子爭死渡河乘舟此其是與詩曰二子乘舟汎汎其址蓋

國風省籍

4.

傷之也曰非也吾聞二子之死勿渡河考之春秋曰公令伋之齊使盜待諸莘殺之夫莘固衛東地也齊人之言曰昔先王賜太公履西至于河河之東則豈齊地矣然而齊視之則西也夫莘固河西地也而以衛視之則曰衛之東故莘爲衛東豈當衛未渡河矣且吾嘗讀新臺之詩矣夫新臺者謂宣公取婦于齊而作新臺于河也故其詩曰新臺有洳河水瀰瀰聞夫齊女之必自河至而作臺于此將娶之也然而求當渡河矣然而昔之人曰新臺卽莘也新者莘聲之近也故莘爲有莘之墟而其後有莘城焉彼漢志不

云乎東郡陽平有莘亭而杜預鄭元無不曰衛之新
臺卽衛殺子伋之地蓋莘卽新也宜姜至衛渡河而
就新二子之齊不渡河而死莘矣且夫春秋之所傳
一曰死子莘一曰死子伋也史之所記則又曰死于
界上夫莘固衛東地也卽曰界齊之與衛界在河明
未嘗踰河則夫衛宣之二子苟爭死亦死衛界者得
毋未渡河而死者耶乃曰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非其
詩也

鄆栢舟篇十二加鄆者別

鄆栢舟非共姜詩也何以知非共姜之詩曰史記世
國風者篇

十一

家云衛釐卒太子共伯立爲君其弟武公襲殺之夫
襲殺之則襲殺之矣乃曰伯早卒何與且夫武公之
襲殺兄也則武之立之年也武之立之年則宣之十
六年也若夫武之死則在平之十三年則已五十餘
年矣然而武公時已薨則夫武之立之年其年已四
十餘也以四十餘年之命而襲殺兄則其兄非少者
與乃曰伯早卒何與故曰此非姜詩也然則何以知
非史之誤曰史之記事誤者可知也史之記年誤不
可知也故其伯之事吾所不知其伯之年則吾所得
知也且夫史與序亦皆渺不可據矣則安知非序之

尤誤也若夫武之必殺兄則吾固不謂武之必殺兄
也

董開石曰從來皆據詩序而以史記爲誤若東萊
記詩亦然此以年月爲據則詩序謬耳孔叢子云
孔子曰吾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也正指
此栢舟時引以証鄆栢舟誤矣信此則此是此指
志者

鵠之奔奔篇十三

鵠之奔奔刺暴也而以爲刺淫且曰頑之見而姜之
君耶非也何也曰夫彼以鵠之奔奔謂其奔也爲居
營匹而飛相跡哉夫奔奔也貴軍之將奔者也鵠好
奔故有挾之奔鵠者毋以次勝而取直蓋貴也亦曰

國風者篇

十二

憤也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爲憤奮也憤奮者
必暴故曰暴也且彼以鵠之疆疆謂其疆也亦爲若
奔也爲居營匹而飛相跡哉夫疆疆也勇勿順也故
諺曰鵠行踰踰性行勿良也故柳子怡王孫曰德縣
以鸞喙喙疆疆雖羣不相善也蓋離羣也躁而離羣
故暴也乃以爲居營匹而飛相跡讀春秋矣鵠之
實貴天策煒煒此言南方之鵠也夫南方之鵠辰也
其象鵠也然而徒鵠矣雖徒鵠猶貴貴也豈猶曰居
營匹而飛相跡且禮曰鵠之貴貴鵠之姜姜言君上
適惡則臣下亦將化之彼豈非明明以貴姜爲暴者

與彼所異者彼特以爲鶻之君而鶻之臣耳然而固亦以爲暴吾故曰此刺暴豈無謂也

載馳篇十四

載馳何也曰衛女欲歸唁衛侯而不可得也然則何衛侯曰衛文也或曰左氏曰戴公廬于漕許穆夫人賦載馳維序亦然其曰戴非與曰以予聞春秋在閔之二年十二月而狄滅衛也是時宋桓迎立申于漕申戴公也既而戴公卒復立弟燬爲文公夫即十二月而懿已亡也懿已亡則戴已立也然而戴又卒戴又卒則文又立夫即一月中而懿不在衛戴復不在

國風者篇

十三

漕矣戴不在漕安曰言至於漕爲唁戴公也誤矣若夫文之在漕則已踰年也文以閔二年而立于漕猶二年而城楚丘也文之在漕期年矣若夫戴之在漕則惟十二月中之一二日然何以知非即十二月中之一二日也曰以詩知之詩曰控于大邦誰因誰極夫戴之時狄甫滅衛也宋桓迎戴而立之而齊之公子無虧即又已帥師而戍之其同惡相恤尚有待也至踰年而尚在漕也則然後曰夫誰因極哉夫是言也其可言之于踰年之後而不可言之于一二日之中也亦可知矣且詩之卒章不又曰我行其野茫

茫其妾乎夫有妾且茫茫也必非十二月中之一二日矣

河廣篇十五

河廣其思人者與則不知宋之在衛者而思之也則不知夫衛之欲入宋者也則不知其思之者爲何人也則不知其所思者也或曰宋襄公之母歸于衛而思宋襄也非也夫衛在河北狄滅衛衛渡河是時衛都河南焉衛之適宋勿渡河勿渡河則謂河廣焉安也則謂宋襄公之母歸于衛而思宋襄也此未可信也或曰無然也其何以知夫衛之必渡河之後也宋

國風者篇

十四

襄之未立狄未入衛也都朝歌與宋之睢陽河而北南故衛之渡河則宋桓迎而立之其時在襄尚少也然而其時襄之母或在衛也母在衛其子少在宋母之思子必渡河必渡河則河之廣焉信與其何以知夫其詩之必不在渡河先與然而曰此其詩必思人者也必非宋襄公之母歸于衛而思宋襄也則何也曰問管說苑矣說苑云宋襄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君立日夷也公曰何故也對曰臣之舅在衛管愛臣也若終立則不可以往也故襄之未立則管至衛矣河雖廣不可限矣以其管念母而故以爲有舅在

也及其既立也而後思之矣彼亦曰若終立則不可往矣故舊曰襄公即位人人思之大襄之即位存僖九年閏二年而猶渡河也襄之即位距衛之渡河已十年所也以渡河十年而從而思之尚謂其詩倘猶在渡河先與尚曰河廣焉信與則曰此思人者也此非宋襄公之母歸于衛而思宋襄也宜也

伯兮篇十六

伯兮何也或曰思征夫也非也詩曰伯也執殳為王前驅夫前驅導者也左傳曰衛成入華仲為前驅導衛成也周禮曰賓客至掌訝者前驅導賓客也夫父

國風首篇

十五

者則導者所執也夫不讀曹之詩乎詩曰彼侯人兮荷戈與殳夫侯人則荷戈也夫侯人則導之屬也禮曰侯人主送迎則掌訝同也然而侯人執殳前驅亦執殳則執殳導者也故曰執殳為從征非也左傳曰殳者祭戰也導引通執殳彼則亦以為導者也日禮

書云受雖建手車及王行則執而前驅急就篇在云旅賁以先驅者曰殳

黍離篇十七

黍離何也曰不知也然古之說之者則有之矣彼何也曰序曰閔宗周也則泥于史之麥秀之歌之說也麥秀蕭蕭兮禾黍油油今其辭同也然新序又曰衛

伯見害翁壽閔之為作憂離之詩以求之夫伯之宗死壽為之先壽先伯死矣乃又曰閔而求伯是妄也故又有曰此閔孝子伯奇耳曹植云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弟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詩而韓詩章句乃云求之不得遂憂慙不識于物而羅願云彼黍離離謂此稷苗也蓋求見不得求之彼黍乃視黍不見黍也此或有見于伯與壽之有不可而求其事之類彼壽者諒惟伯奇遂襲于其事而更易其人以實之抑妄也故又有曰此閔宗周也然其詩曰行適靡靡則似乎閔行役者故又曰行役大夫

國風首篇

十六

過西周而傷之然又無其人也則又與麥秀之歌之為箕子不類也故偽詩傳則又曰王世子賦君自立尹伯封過西都傷焉而偽詩說即又云尹伯封封秦師見宗廟禾黍傍徨賦詩其曰尹伯封則倚于伯奇之說也曰過西周則麥秀歌也此又以伯奇之事而及伯封而又以異于閔見之說以別夫伯奇也者而又以附其所為恤行役閔宗周焉抑妄也然則何也曰黍離念亂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園有桃其實之肴也行適靡靡中心搖搖心之憂矣歌且謠也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其誰知之也悠悠

蒼天此何人哉亦勿思也

緇衣篇十八

緇衣周之人美鄭武矣何以知非鄭之人耶曰緇衣卿士服之居私朝其服而視朝皮弁也退而適私朝然後緇衣故緇衣私朝之服也然而私朝者何也曰盛也卿館也非歸之所為采也抑所為前幸後河主萃驪而食潛海也亦盛於路寢外矣終曰還始還鄭故曰此非鄭之人之言矣夫鄭之人不得見所為緇衣者也且不得適路寢外也然而周詩也而刻于鄭曰夫衛詩有載馳矣或曰夫載馳固許人之言矣

叔于田篇十九

叔于田何也曰美田者也美田者則可曰美且仁乎田則何以齊之盧亦曰盧令其人美且仁乎蓋詩辭也猶之曹植曰觀者咸稱善衆工歸我妍也然則何以知必非美段曰段失衆者也謬曰段得衆莊公一入京京即叛太叔段失衆矣

大叔于田篇二十

大叔于田美田者也又何以知不美段曰詩曰初楊暴虎獻于公所使公從京田公將能乎然使段入從

國風齊篇

十七

公田則段將能乎鄭人惡段矣使鄭人曰將叔無私戒其傷女鄭人將能乎然則安得曰必美段也雖然暴虎實事也則何以曰有暴虎者也曰齊之詩彼不曰從兩狼乎必曰有狼焉是妄也鄭好山暴虎其俗也昔匡衡之上封事也曰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夫匡固嘗以說詩稱矣然而匡不以弟段而以國人夫不以弟段而以國人而猶曰必美段且夫鄭之居在陽城虎牢之間嘗讀古文有七萃之士生得虎也彼則曾獻之天子天子秦之虎牢矣則意鄭之人固嘗有得虎者乎北園有猓得猓為猓猓市草有猓得猓

國風齊篇

十八

丰篇二十一

丰何也曰悔失所求者偶也女子或求偶以擇所求者而終失之也故曰子之丰兮俟我于巷兮悔予不送兮前所俟者固善也可悔也然則何以曰衣錦褰衣裳錦褰裳叔兮伯兮駕予于行曰今將衣所衣之行矣蓋將歸也蓋其事已不可復矣可悔也

鷓鴣篇二十二

鷓鴣人詩也何以曰鷓鴣人詩也其曰鷓鴣矣則鷓

矣匪鷄鳴也蠅聲也則不實也其曰東方明矣朝蠅
矣匪然也月之光也則又不實也則說也且又曰蠅
飛幾幾乎豈不甘與君同夢哉會且歸矣恐以我故
得君憎也則未嘗有憎之者而以爲憎至也未嘗愛
君也曰吾愛之也未嘗甘也曰甘也則說之至也此
危言之極也則因結甚也則又不實也故曰說也此
韓詩說也

又鷄鳴篇二十三

鷄鳴與居者無節也何也曰夫不能晨夜不夙則已
暮也此溺于所燕甚也故詩人曰鷄既鳴矣則蒼蠅

國風者篇

十九

聲也既暮矣而以爲夙可異也不然蠅不先鷄而鳴
矣使以爲非鷄聲蒼蠅聲也后夫人之警將旦而實
未旦也則豈有蠅聲而先于鷄聲者哉則豈有蠅聲
似鷄聲者哉東方明矣則月之光也已夙矣而以爲
暮可異也且曰予以夢中聽蟲飛以爲甘也縱復會
予以歸也勿憎也

又鷄鳴篇二十四

鷄鳴刺媼也又何也或后夫人曰鷄鳴矣其君則推
曰非也蠅聲爾則嚙語也則不知蠅聲之先于鷄後
于鷄也又曰東方明矣則又嚙曰非也月出光爾則

不知夫月出之或在夜或不在夜也故后夫人又告
之

十畝之間篇二十五

十畝之間何也曰淫奔也若非淫奔何以曰桑者開
閭兮哉漢志云衛地有桑間之阻男女亟聚會聲色
生焉則地凡有桑皆其阻也凡有桑者則皆得爲之
聚之起淫淫也夫桑者桑婦也若非淫淫則何以及
桑婦哉雖然彼男子不採桑耶何也曰古文六穆天
子作居范宮以觀桑者桑者桑婦也彼以爲採桑婦
工故必桑婦而後得稱爲桑者故又曰日出桑者用

國風者篇

二十

禁暴人也蓋惟恐狂夫之或及于彼桑婦也非桑婦
則暴何禁矣曹植云美女妖且閑採桑岐路間解曰
閑麗也則夫閑閑麗者乎使非婦何麗矣

鷄鳴篇二十六

鷄鳴何也曰諷王也諷王以武庚之將叛也何也曰
周公居東知流言爲管蔡矣武庚未叛也然而公曰
庚將叛王未之悟也公曰王室自是可危矣用諷王
若曰惟此二叔如取我之懷置彼之懷也其尚可毀
我室哉夫鷄子尚可憫况作室哉且予之作此室也
不特鷄鳴爲可畏矣有風雨焉且不特風雨令女下

民得毋有敢侮予者哉夫子之盡瘁不可已亦曰惟此室未定故也今此室將定而風雨又將至矣則安得不告哀也哉嗟乎周公之時兄弟之際有難言者夫以弟殺兄雖已得情猶勿忍焉而將流言而乃顛加之其平書曰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大然後公賦鴟鴞夫公當此時彼隱始章此疑尚未釋也王得其流言所由而方疑公之不利之果情也公懼衛叔之不給乃復曰既取我子蓋深痛叔之既為其所誤矣嗟乎公情如是猶有漢孔氏之以居東為東征朱子集傳之以既取為既殺者吾悲夫凡人之情不

國風省篇

三十一

明焉

及周公其原情定論不及朱子得毋骨肉間之多難

吳伯慧曰朱子與蔡沈皆亦自據其說之謬然不幸而其註已行耳註書之宜慎如此

國風省篇一卷 浙江巡撫
孫進本

國朝毛奇齡撰皆其避讐出亡之時以意說詩之語後追憶而錄之其初設為問答故名問答後去其問而存其答以其出於追憶故以省篇為名凡二十六章所論或据他說或自為斷制雖間有考證要於詩義未能盡合如以黍離為念亂以雞鳴為譏人皆憑臆見而失之者也以式微為黎侯夫人作以衛武公為殺兄皆據舊說而失之者也至於十畝之間諸篇李塨所作序目已記奇齡自悔之言矣

詩傳述蘊四卷

〔清〕姜兆錫撰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清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蘊四卷》
提要

詩經集傳述蘊序

詩經集傳述蘊猶周易本義述蘊之意也。易本義述蘊先載朱子本義而後述其蘊。詩經述蘊則不載朱子集傳而但述其蘊者。因易與詩之爲義也。易象理消于萬而無不貫。故義存乎本義。而蘊之發也。猶詳詩教義。貫夫一而無可移。故義定于集傳。而蘊之發也。已約蘊猶詳者。將領義以推義。故必載本義以爲之先。蘊已約者。不建義以立義。則但載述蘊以爲之後而已。故曰。因易與詩之爲義也。然則詩傳之爲蘊也。略而今每篇猶各有義何也。曰。凡蘊之爲義也。有二。一有義在此而蘊則在彼者。是更其義而爲蘊也。故易蘊詳而詩蘊略也。有義在此而蘊亦在此者。是因其義而爲蘊也。伊易蘊詳。詩蘊略而猶詳也。詩義亦間有更義以爲蘊者。然而略矣。若其每篇猶各有義而雖略猶詳者。則正所謂義定于集傳。因其義而以爲蘊者也。故今序詩蘊與易蘊異實同名之指於簡端。而并列凡例各條于左。以明後學述先儒以述先聖之微忱云爾。

乾隆甲子秋九月朔姜兆錫謹序

凡例六條

一 訓義格遠集傳則余各條如左者承先儒之志也詳義至集傳既以齊矣然先儒樂善不倦其于經學雖片語便手猶探之曾于未者而不備之乎此先儒道之大而末學所以仰質也

一 先儒詩序辨別偽真有功於經教大矣而後世猶有率為國史而墨守之者亦未于經潛體焉故也內序義亦有數條可系附若姑存而及辨義尚有諸條稍備略者謹附述

一 詩小序稱卜子夏作外詩傳詩說二書詩傳稱端木子貢作詩說乃漢魯人申培著蓋亦非破信之書也詩傳又筆頌勝小序其篇次與序互異國風多彼國易置此國雅頌亦彼此攷入此其又合國風為以下七篇及魯頌四篇以為魯風而無國風與魯頌此其尤異者也其每國每什之次多先治後亂二南亦頗得歸本于文王之義而其背者亦迥違有之詩說篇次義理與詩傳略同而筆數下矣詩小序上下截出二人手故下截較易若詩傳詩說皆一手耳學者但合三書正以詩序辨別失證然可見蓋編不及詳論其大者間見于篇

一 國朝重定經籍安漢本先生貢奉 命編易而于詩亦著焉詩所其諸所謂發聖人之蘊者乎茲稍頭多抹人志信從也

一 集傳舊在明道則經其訓釋典故雖已慎考而間有註疏遺誤以

卷首 凡例

二

詩傳述略

朱熹集傳姜兆錫述

國風 一 按正義之詩經無明文可考朱子考據實說國風二南鳴至青我十篇篇為正六月至何草不黃五十六篇篇為變小雅鹿文王至卷阿十八篇篇為正民勞至召旻十三篇篇為變姑從其說若其可疑者則具于本篇蓋先儒之詳審如此學者更慎考之可也

周南 一 一 按黃氏信以文王未王不得分陝而周召分陝孔叢子思答羊容曰周詩子夏殷帝乙之時王季以九命作伯受璽之賜而文王因之則文王之為西伯素矣厥後封復賜改王得尊征伐其奉行天命天討之正又無疑也况使二公分而布政化而六州歸附又豈據其地而相食稅如後世強藩割據之所為乎故語其化則二南為王者之化不嫌繁之以文王而述其本猶為風云

關雎 關雎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與也

參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

詩經

國風 周南

一

悠悠載輶轉反側 按通篇以二句與二句隔木章于與外又加得然後其所補哀

而下傷者可見也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之

采芣苢

關雎 按序云后妃樂得淑女以配君子者蓋謂后妃欲求淑女以配文王者蓋以好逑二字非后妃不足當此而雖繼相繼之和聲及生有定偶偶當繼之義亦非凡填飾之所得擬也後又以官人之言與文王后妃求采之實無涉故又補出文王后妃見其一端而官人見其全體之義其于詩可謂曲盡矣今士大夫多舍余傳而從詩序安溪先生詩所本云古者朝有外職官有內職外職謂而天工不宰內職謂而險故不悅故續以下皆所以佐內理者也國風關雎后妃求賢于內小雅鹿鳴文王求賢于外大雅文王則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續清廟則曰濟濟多士秉文之德觀四節之義而知急親賢之為務矣蓋

相國蓋言自平狄至仲春竹爲婚姻之時時有先強
郎雖有婚約婚期于季秋其時務故六禮得行而禮從
陰單于仲春其時則故六禮或不備而禮從陰單于仲春
云仲春之時奔者不禁蓋奔者疾速之義不備禮之各時
非仲春天時必備禮乃成而至仲春則知矣故雖夫婦不
備禮有不禁者此之謂奔此之謂水泮而婚禮殺也蓋所
謂殺者謂于時而婚之儀殺非謂當其時而婚之事殺
婚之儀殺乃正婚之事廣也其仲春以往則又有標梅之
款而謂追及二時之融貫如此而說
者又疑其相反蓋亦未之審體與

肅肅兔耳施于中遠超超武夫公侯好仇

肅肅兔耳施于中林超超武夫公侯腹心

兔耳 按序說見上詩所云文王作人之化下遠微賤此詩
不特見人材之盛足以美文王立賢之無方也頌曰
保有其子以四方書曰子布臣三千惟一心然則此詩
之所詠者信矣余履肅云按墨子書文王舉國天太熊子

特註

國風 周南

四

且綱之中長之政則上服此與免且之詩辭意應合計此
詩必爲此而作也開天等爲文王奔走親附禦侮之友後
爲武王將威制敵之人信哉其
爲公侯之干城好速腹心者與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采采芣苢薄言擷之采采芣苢薄言掇之

采采芣苢薄言結之采采芣苢薄言穎之

芣苢 按序說見上首章云采云有集傳未詳蓋芣爲尋其
處有爲得其處是皆未取時也此三章始終之序

南有喬木不可休思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

之永矣不可方思

超超錯薪言刈其楚之子子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

之永矣不可方思

超超錯薪言刈其楚之子子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
之永矣不可方思

漢 按序以漢廣爲極廣所致集傳國發其失矣今玩木
不可求也首章但言不可求而已下二章雖愛之至而不可
求者猶見憂勤于楚躬弱于馬因此以見女久而能立
而德化之深可知矣詩不可休思詩作不可休思故
傳于釋詩字之下即釋云思語詞若釋思方思之思爲
語辭則當在訓漢水之下矣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如調饑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魴魚鱣尾王室如毀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汝墳 按山江陵而汝墳蓋由南而北東矣父母孔邇句猶
魏風揚之水篇云何不樂之在但以此二詩參看一是

詩經

國風 周南

五

漸于德化一是結以惠衛于此見理欲不並立已自詩人
傳之矣有第二章于情未至下結蓋集傳所謂德澤深
而風化美
者蓋如此

麟之趾振振公子于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麟之趾 按序以初天兔星來首爲所政朱子因辯其
由則文王后妃國葉之也詩所云定類也類在趾之上角
在頤之上公子同父者故以趾與之公姓同祖者故以類
與之公族同遠祖者故以角與之其屬金疏其系益尊也
文王明于象象至于兄弟以類于象非近自公子遠至公
姓公族無不化爲仁厚
者所謂至于兄弟也

右周南十一篇終詩序其化自近及遠開導萬民爲
后此作穆木爲麟爲官人作此天兔星來首爲國人作此

召南一之二

維鵠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之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樂按起學之子爲諸侯夫人。後知國難。與女爲文。王姬也。詩所云。鵲之巢也。鷦鷯所而有之。至于碩莪。夫人之室。諸姬從之。將亦以爲家。公遷書云。賜以大生爲功。除以八尋。乃其老女。德之旨也。以德行至。天然復內。聯脩矣。樂之義。詩所具足發之矣。

壽星

國風 召南

六

于以采芣于汙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也

被之僮僮。夙夜在公。被之祁祁。薄言還歸。

采蘋 按序謂采蘋爲奉祭之詩。集傳不序主其初也。今考此詩當是祭不是采。其辨有三。此與芣苢詩相應。一也。臨風流矢授衣。推言采蘋祗二也。祭當在廟。不當在宮。三也。

嚶嚶草蟲超超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亦既覯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降也

防彼南山言采其蔎未見君子憂心惓惓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

心則死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覓止亦既覓止我心傷悲

心則夷

草蟲 按云兒又云觀者乍見曰見
熟見曰覷就訓覷作嬌者唔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也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

采蘋按此爲大夫妻奉祭之詩于以湘之于以奠之其門徵矣詩所云采蘋所以供祭衣也采蘋所以供祭品

也故宋明趙
草蟲而用此

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

飯蒂甘棠勿剪勿敗召伯所憩

蔽蒂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說

辟瘟

國風

七

甘棠 按此召南名篇之義也。及慧說異名同實而伐敗拜則每進而情彌至矣。

厭惡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風也。

靜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驅速我獄。

家不足也。

誰謂鼠無豕何以穿我牖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

不女從

行露按此師召伯聽訟之微也。不足不從矣。以逮焉。徒遠而不可以與焉。正之至也。或疑召甫如行露。擅有權勢。野有死麕之屬。雖稱女子被化。而于男子則猶不無強暴。之梗化者何耶。抑豈聖化能行于婦女。而反不行于男子耶。曰。是當以理求之也。鄭衛皆淫風。聖人乃獨放鄭聲者。斯風多男思女之詞。鄭風皆女惑男之作。是濫溺之在女。名尤嚴也。易之爲道也。陽往而陰來。陽健而陰順。陰柔不能啣宇。而動于欲。則聖人尤非爲威其衆曰。婦人貞。云。

種女與又曰見金夫不有婦其謂之切以手而男子則得
者矣術風士之就婦可也改之則不可說者其義亦然字
之

燕羊之皮素縹五紵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燕羊之革素縹五紵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燕羊之縹素縹五紵委蛇退食自公

燕羊 按集傳南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而中謂
事也結其界限曰結語其聯合曰縹縹其
又元曰既或解為三亦有淺深者亦誤

殷其雷在南山之陽何斯遠斯莫敢或追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側何斯遠斯莫敢或追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殷其雷在南山之下何斯遠斯莫敢或追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詩經

國風 召南

八

殷其雷 按集傳婦人思君子之詩而序謂婦夫以義也意
反與下文之詞詩所云雷聲殷然自遠而近陰陽將和也
而君子不歸是以思之也或又云雷動乎陽而伏于陰始
在陽次在側吹在下欲動而仍伏此詩人憂思之
所結也二說亦各發一意但恐非詩人之本義

標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標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標有梅頃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有梅 按此女子被化懼其嫁不及時而有強暴之辱也
而或者猶以女子自來恐非俗化之言蓋考詩
所云求我庶士謂庶士之求我者則文也既既又云標梅
偶有過時其女家情切如此也據此求非女子之自求詩
亦非女子之自求而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陰然高子其
間則可無惑者之疑矣或又曰此蓋求賢之詩也實七實
三之屬當當商播嘉之餘為碩果不食之象其存者有
多寡之殊故其求也自強急之異此與燕羊篇夾見下

標有梅頃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有梅頃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有梅頃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有梅頃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有梅頃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標有梅頃筐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小星之謂者亦猶周南兔耳篇水見于桃天采芣之謂
也家人之義男正位于外女正位于內而聖化之遷賢述
德與內治之歸本善則者相為表裏矣此
於義為安而其義尤大以至學者并詳之

嘒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嘒彼小星惟參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裊寔命不猶

小星 按此衆妾賢夫人惠其下之詩而小星之義未詳
建曰心三星無名者三心五頃四時更見孔氏
謂之參昴玩集傳三五言其輪蓋是約詞如以心參昴之
則亦非無名矣且心為東方之宿柳
焉南方之宿亦豈得同在東方乎

江有汜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江有沱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其自出而不可犯之章尤顯也凡接人則其情必安
而數人至則守大常之而象今謹于出入之防脫然安
詳更重以杜絕大失之虞蓋其德著而其心亦可見矣
匪徒又云舒則也脫也重言以應之也其說亦可通
并存

何彼穠矣唐棣之華馬不肅歸王姬之車

何彼穠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其釣維何維絲伊緹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何彼穠矣 按集傳王姬不其何王之世平王侯侯
宜曰二也詩所云凡肅為武王以復成京時召公肅考
獨亮四世故召南之末不盡文武之時也又以文王之化
存焉耳三也匪徒云平齊者較體之義父子與王姬平王
姬與公子齊也四也今考諸說雖紛仍當以舊說為正肅
齊二字是德化誠中形外之實或稱平王即平王宣曰此
雖有春秋所書王姬歸于齊之文可証但春秋兩書王姬

詩經

國風召南

十

歸于齊其一莊公九年所書則王姬歸于齊義公諸兒其
一莊公十一年所書則王姬歸于齊桓公小白二公之通
俱在位位之後不台齊侯之子而自平王之四十九年
為春秋魯隱公之元年通至魯莊公之時周天子亦歷桓
王而莊王夫王姬亦不得稱為平王之孫况齊襄公桓二
公皆內行不修官制有玷又何得稱平王之孫之風乎其
云成康之世近有趙無咎可考至為平等之稱亦似巧於
于理勝以舊說為正者孔穎云此文王也文王之子也
其稱之則隱隱不一大略証受今日事王承平日平王故
君與云平王之德是文王也王則公亦云所謂平王猶言
格王平王所謂齊侯猶言康侯車馬而已由此觀之二則
為王風則平王齊侯當從莊公稱不當從成說也成言
孫子或言子孫不是顛倒抑約抑下據則
姬為貴據入主則夫為綱故其先後如此

彼茁者葍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彼茁者蕞壹發五豝于嗟乎騶虞

鳴虞 按序及集傳皆以鳴虞為騶虞之應而騶虞之說
不一詩所云鳴道之行思及禽獸易所謂王用三

夫前禽雅所謂大庖不盈者皆文王之滿國也是以四
騶之而至先王能體信以達順也木朝詩云騶虞毛鄭
皆以為仁獸自歐陽以騶為騶虞為山澤之官又引射
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此証其說于楚後儒多依
以立義而朱子則從毛鄭者明騶虞非騶虞為獸之官
也據詩胡毛詩則從毛鄭者明騶虞非騶虞為獸之官
引爾雅不載騶虞為証然六韜淮南子皆云文王拘于美
里散宜生得騶虞獻封而顏師古注相如封禪書亦指引
騶虞他見于經疏騶虞者不一則不得謂無此獸名也夫
公在劉長前劉安相如與毛同時在鄭康成前亦不得謂
始自毛鄭夫恩按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此証其說于楚
之官無波况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此証其說于楚
物相次猶大夫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以此証其說于楚
而謂王以治二南類應之篇次也豈其然哉
右召南十四篇已見則前按二南皆正風而周公立文
王之化于國中自家而國而國以而風俗以和召公循
行南國布其化于諸侯則騶虞之詩成乎之烈
其風或不免致以厲何也蓋文王之自為化與諸侯體文

詩經

國風召南

十

王之化以為化既分近遠而周公召公之德又或
不無微差焉故也要其至于王道之成則一而已
抑一之三 按鄭師鄭本三國後鄭師非入于新其詩多有衍
定而詩在漢後者從名唐魏晉相并詩並當以此推之騶
氏謂王道盛則諸侯不得擅用併吞其鄰不滅而名存不與
夫商之滅國也其說
是也餘詳魏風篇首

泥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不寐如有隱憂彼我無酒以邀以遊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憂心悄悄惓于羣小覯閑既多憂侮不少靜言思之寤辟有標

日居月諸胡迭而微心之憂矣如匪醉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招舟 按集傳定此詩為婦人之詩而以為莊姜所作者蓋
以其詩是河干列女傳而冠于歸風綠衣燕燕日月

又美相合故也而或者以序謂衛侯公之時仁人不遇而
作且幸孟子得稱章及孔叢所謂匹夫匹夫志不可易也之
說而退疑朱傳之過也則失其事之實而且未識聖賢之
義矣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已也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就兮

綠兮絲兮凄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綠衣 按綠衣而黃裳者謂日月迭換之義而思古無此
一思古耳言女所治則思古尤故以俾無就之古妻以
風則但安之而已故以獲我心應之發乎情止乎禮義此
為要所以

詩經

國風

王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涕泣如雨

燕燕于飛頤之頤之子于歸遠送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仲氏任之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勸寡人

燕燕 按此詩美送燕姬大歸而作也首章燕燕于飛次章
所以知此者何哉今仲氏歸而其未歸時以心相勸者燕
矣故送不忍釋也詩以燕燕起興者隱四年二月衛州吁
弑其君完元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而此詩之作在桓公既
初如此詩所謂者猶見其羽之影次章但見其飛之勢
三章但聞其鳴之音又謂始則離望而泣以涕泣則仲泣
而不忍歸於斯勢心而不能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日居月諸東方日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日月 按此及終風皆黃莊公之詩而序謂邶州呼之難者
定先之者定之為言恒也亦正也易象傳齊之道備于四
風咸以正感恒以正主家人其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
而大衆發之口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凡云定也莊公
之為人誠深策微爾我則我報而所謂人而無恒者故以胡能
有定望之有定則我報我報而我可與之相忘矣末又以
報我不述望之者逆猶言謂報我而不復報其前也故
合之人而特念其親釋其今而并計其後以勉之與二詩
不若燕燕而前則其後未詳或曰柏舟綠衣燕燕皆憂傷
自責故就莊公而居前日月終風皆責其夫故為莊公而居後也存案

詩經

國風

王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浪笑救中心是悼

終風且厲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終風且曠不日有曠言不察願言則嚏

瞻瞻其陰咫尺其雷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終風 按此申上篇之詩也我顧則我報矣而無如其不
應多也蓋言無思之時也願言有思之時也無思則不察
而已思則寤言于外有如愛然憂填于中蓋有所懷而不
長也至此而不復言其末即之有
無夫前篇可忘不遠之意蓋如此

擊鼓其鐃爾用兵土國成洩我獨南行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

憂居憂處憂喪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死生契濶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于嗟洵兮不我活兮于嗟洵兮不我信兮

擊鼓按此從軍者當死生契濶之時而溯信誓以自傷也

矣洵水盤旋貌信讀如字明其流連于外而成說虛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天天母氏劬勞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凱風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凱風按書說有過臣子心傷母氏聖善之味天王聖明之
長不能自也此理同也詩所云自二章言以受劬勞而
幾諫致母不說而加諫焉故曰寒泉猶在浚之下以安流

詩經

國風

古

我乃瀝而不能與母相安乎孟子所謂不可與者亦古說
詩之訓義也末章又曰黃鳥猶善其色好其音以說人我
乃不能說容柔聲以慰親乎至聖又

于嗟分遇大遇小之別而義漸至矣

雄雉于飛泄泄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雄雉于飛下上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焉云能來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忒不求何用不臧

雄雉按序刺宣公不恤國事而樂傳定焉婦人念其君子
久役之詩也前兩章分起後兩章分應焉云能來應
自詒伊阻何用不臧實勞我心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
也早說雄雉義蓋似此而云興者雄雉無偶飛鳴而自得
矣而我之懷君子反自詒伊阻而實勞我心乎故以下二
章應之一云首二章實比非興雄雉舒遠去我乃自詒
伊阻雄雉哀鳴無所是以實勞我心雄雉即比君子而自
詒伊阻之反接實勞心之正接神氣畢現其中矣此所以又

分應以下二章如此有切
義理足證以正之先備云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

有瀟濟盈有鸛雉鳴濟盈不濡軌雉鳴求其牡

誰謂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招招舟子人涉卬否人涉卬否須我友

匏有苦葉按序刺宣公與夫人而樂傳定焉刺淫泆之詩
第二章言世之急進而求合也淫泆淫也飛曰離離走曰
化壯亦可通離雉鳴則當俟雄之繼而求之今淫泆而下
軌而不前離雉鳴則當俟雄之繼而求之今淫泆而下
知潘其軌離雉鳴則當俟雄之繼而求之今淫泆而下
三章承求牡之意而言親迎之禮男女下女也律初不
合而離可求牡乎末章承不濡軌之意而言徒涉當度中
流亦當慎也卬有舟子涉不濡軌之意而言徒涉當度中
流亦當慎也卬有舟子涉不濡軌之意而言徒涉當度中
可不濡軌乎易曰曳其輪无咎吝于義也又曰婦喪其

詩經

國風

古

勿逐七日得惡無禮也然猶必以同道
道占之此亦大易得朋索征之義與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芣采芣無以下體德

音莫遠及爾同死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送我載離謂茶苦其甘如飴安

爾新昏如兄如弟

淫以清濁湜湜其沚宜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

躬不閱遄恤我後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無黽勉求之凡

民有喪匍匐救之

不我能備反以我爲誓既阻我德賈用不售昔育恐青嶺及爾顧

覆既生既育比于于華賦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安爾新昏以我御窮有光有濟既語我肆不

念昔者伊余來暨興也末語感

谷風按此婦本無可棄之道詩所云婦人見棄之悲蓋指舟綠衣之風伯之自上也蓋謂茶苦二句夫婦離散之苦亦甚矣而夫方及常而棄其新昏也豈但言已之見棄而已哉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中露也賦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式微按此詩失國而寓于微而其臣物之歸也故字傳無明訓今玩故對明而意故通謂事故射則切指君身也說中視中

施丘之葛兮何誕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興

案朱點切矣

詩經

國風 夫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賦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碩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寢如充耳

施丘按集傳詩不斥街君而但責其臣婉矣而前二章望之至後二章責之至前婉後切不激不迫亦詩人之

也

備兮備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賦

碩人俱俱公庭萬舞有力如虎執轡如組

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赭公言錫爵

山有榛隰有苕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興

簡兮按集傳前三章見其簡而不素末一章見其賢而失志也惟其賢所以念見其簡也興

泌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懷彼諸姬聊與之謀興

出宿于沛飲饒于爾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出宿于干飲饒于言按肅載亦還車言過道臻于南不暇有害

何音能無河義下段有言言于身雖無取而于不取之義則有

有亦及此義詳其篇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酒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泉水按集傳此街女嫁于諸侯思歸而不得之詩也但

于諸侯按集傳此街女嫁于諸侯思歸而不得之詩也但

詩經

國風 七

伯姊爲夫人與一腰而無嫌從之未有輕嫌爲夫人具

相從之無嫌而次章諸姑伯姊當謂嫁于別國之夫人與

之諸姑伯姊也按集傳此街女嫁于諸侯思歸而不得之詩也但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嗟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

何哉此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益我我人自外室人交徧諸我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賦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我我人自外室人交徧諸我已焉哉天實

爲之謂之何哉

北門按此詩言仕不得志而憂之詩也其意也適適投

其制在已而其制如此可謂清矣知
王事國事而不顧室家可謂忠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寒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其暗雨雪其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北風 按此夢時避亂之詩風寒而雪盛風疾而雪飛喻之
天象也亦孤黑烏則欲諸物類矣因排之人事是惟

一夫不返可也而自責及諸事不同心
乎故各以其虛其邪既亟只且結之

靜女其姝俟我于城隅愛而不見搔首踟躕也

靜女其姝貽我彤管彤管有輝說憚女美

白牧歸蕢沖美且異匪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靜女 按此潘奔期會之詩歸德也芽始生亦可食故以
貽也貽管歸美一也然貽我彤管彤管有輝則日觀

靜女 國風 鄭

大

靜女美自牧歸蕢沖美且異則日非女之為美美人之貽
或美在人不在物或美在人則及物互明之也或疑女還

以靜初無清治之說而後錄者于彼美人兮又皆詩人所
托以目其賢者此與北風相繼而作或北風望而招之而

北則未見而憂之既見而說之與其說亦近有理但貽管
則日說靜女美歸蕢則日美人之貽其情相親然則靜

女乃其靜女之美歸蕢則日美人之貽其情相親然則靜
女乃其靜女之美歸蕢則日美人之貽其情相親然則靜

宜公無道夫人無德酒風流行也集傳野不全用其說而
其為清蕩之流風固不可掩矣范氏曰周南化決進

靜女亦不可求衛國清蕩雖靜女亦不可保是也

新臺有泄河水瀾瀾燕婉之求猶不殄也

新臺有酒河水浼浼燕婉之求猶不殄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也

新臺 按此惡衛宣淫倫傷化之詩也首二章怪之云不
也末章解之云天下如此意外之得
多同有因矣皆淫惡而漸染之之辭

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宴餐也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二子乘舟 按傳壽及二子先後為賊殺于陸初非舟中遇
汎汎其逝何也蓋傳其景落人祖而喻言之詞初非乘舟

赴齊而實銀之詞也不瑕有害與泉水同據集傳與何
音義並同據集傳有何音而無何義言身雖無功而道

則有害也竊以其說推之當日國人必傷二子故一日願
言思子中心宴餐再日願言思子不瑕有害悲其不得自

全也若日無玷身有善于道則是責之非傷之而于願
言思子之意未融矣或又曰二子無罪見殺

則責之正以傷之既既之說自適也當存於
古却風十九篇其亦自來而國而國以外相舟紱衣燕

燕日月終風隨風而靡其意耳也明不能齊家也擊鼓凱
風馳有苦蒙難堪亦猶棹天飛耳若也明不能治國也

式微旋丘泉水亦猶漢廣汝墳也明不能及國以外也內
簡兮之伶工北門北風之呼者實為憂時憫世故難決其

問至新臺二子乘舟之屬而風乃極矣明非麟趾之應也

靜女 國風 鄭

五

其觀召南亦略如
之餘國風並放此

鄭一之四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汎彼兩髦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汎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

不諒人只

柏舟 按此共姜自誓之詩也始云靡他繼云靡惡者惡匪
聖賢憤獨之辭也而女子得之

以聖人發詩之教曰思無邪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猶有茨不可束也中菁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猶有茨 按此刺公子頑于宣華之時而適云不可道不長言之不可也說謂言之乎此詩教所以溫厚也然但云不可道不可謂不可道時固非不能道不能詳不能讀也而嚴正者在其中矣後世內庭秘戲自以為秘而愈甚况敗俗敗教如此者哉楊氏無見不彰之說其辭詞至矣

君子偕老 刺許六卿委妾佗佗如山如河象服是宜于之不淑云

如之何 賦也按馮氏所許是兩物則注等為符也以蓋因并言機于并之兩旁故下章另言瑱而此四并以言漸與

玼兮玼兮 其之翟也髮髮如雲不屑冠也玉之瑱也象之掃也揚且之哲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瑳兮瑳兮 其之展也紫綈綈綈是纓紉也于之清揚揚且之顏也

詩經 國風 鄘

于

展如之人 今邦之媛也

君子偕老 按此亦刺宣華之詩也首章義見于中下章意見于言外與齊風高唐義例略同

愛采芣苢之華矣 云誰之思 美孟姜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

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賦也

愛采芣苢之北矣 云誰之思 美孟弋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

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愛采封矣 沫之東矣 云誰之思 美孟庸矣 期我乎桑中 要我乎上

宮 送我乎淇之上矣

桑中 按集傳此刺世欲在位相稱妻妾之詩即樂記所謂桑中采芣之音者蓋以孟姜孟弋孟庸等皆齊家大族而桑中采芣之民人乃皆邪思穢褻以于其上此樂記

所以言其相親相愛而上下相親相愛不可止也則不但如集傳所謂在位相親相愛而其為亡國之音可知矣然則聖人又獨放鄭聲何也蓋禮樂則衛之以下而上視鄭之民間相親相愛者為大而謂處取則鄭之女惡男視衛之男惡女者抑又甚矣故言有各見如此

鵲之奔奔 鵲之疆疆 人之無良 我以爲兄 賦也

鵲之疆疆 鵲之奔奔 人之無良 我以爲君

鵲之奔奔 按此爲刺宣華與其公子頑內亂之詩而其詞之教溫柔敦厚者何耶曰是求可以逆言也亂臣賊子人非而誅之而詩之爲言但如此則溫柔敦厚在其中初歌不自我而托爲惠公之我此又所以婉而彌至與

定之方中 作于楚宮 招之以日 作于楚室 樹之榛栗 椅桐梓漆 爰伐琴瑟 賦也

詩經 國風 鄘

升彼虛矣 以望楚矣 望楚與堂 景山與京 降觀于桑 上云其吉終焉允臧

靈雨既零 命彼信人 星言夙駕 說于桑田 匪直也人 秉心塞淵 騫

化三千

定之方中 按此美文公起威興廢之詩也桑田騫駕其心觀矣故曰爲政以德德所以率政也樂心塞淵是也政所以載德也騫化三千也

蜺蜺在東 英之敢指 女子有行 遠父母兄弟 賦也

朝隲于西 崇朝其雨 女子有行 遠兄弟父母

乃如之人 也懷昏姻 也大無信 也不知命也 賦也

蜺蜺在東 按集傳此刺衛侯之詩序謂美文公以道化其民非也女子有行二句蓋別離明微之義幽隱云姑婦懷

經 73—658

女子子已歸而兄弟弗與同席而生同席而飲父子不
同席是也以前風泉木鄉風發發而風竹乎河廣及有風
南山之屬推之可見又考紅雲皆曰氣相判所屬故朝在
西日朝陽暮在東日燧燧暮在東而即止朝陽在西而
即作則註方而而虹見終朝
而而止者亦略而未詳與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不死何為也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不死何侯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

相鼠 按集傳此刺無禮之詩序謂文公能正其君臣而刺
止故言有先後淺深特教溫柔敦厚而蒙
乃爾者蓋泛陳之詞雖嚴厲不為過與

子子于旌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四之彼姝者子何以畀之

子子于旌在浚之郊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詩經

國風

豳

子子于旌在浚之城素絲組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于旌 按此美衛大夫好賢之詩然大夫乘此車馬建此旌
旌旌旌為九旗之物之三各為一物傳言馬車之旗上設
旌旌旌三為一蓋仍舊註而云然又乘四馬初無五六
旌旌旌天子駕六龍取易六之義而諸侯大夫
無是也傳云極其盛而言者蓋或設之以備缺之與

載馳載驅歸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清大夫跋跋我心則喜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滅我思不遠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

爾不滅我思不遠 按兩說爾不滅蓋即乘釋且狂之意而發其意
也集傳云視爾不以我為滅于義覺拘而與爾
既不我嘉句亦似重複
蓋亦仍舊註未改也

彼彼阿丘言采其蕝女子有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且狂

我行其野芼芼其華于大邦誰因離橋大夫君子無我有尤

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載馳 按本篇朱子小註未定其為戴公文公之時然氏則
或以言至于清斷其為戴公而謂編詩者之失其次也
故次于後云

右鄭風十篇首柏舟以擯女貞亦齊家之意也次鴇有茨
君子偕老明不能齊家而采芣則不能正國矣鴇之奔奔
與定之方中相次者明喻化之存亡乃家國之廢興所出
也鴇相鼠與于旌載馳又相次者風俗敗俗滅禮廟
雖欲以賢士挽之以賢女救之而亦
不可得矣有國家者可下鑒于此哉

衛一之五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惻兮

今頃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猗猗有匪君子充耳琇瑋會弁如星瑟兮惻兮

今頃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國風

豳

今頃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
重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淇水 按此美武公廟德之詩前兩章言終不可諼末章不
明之末章則幾于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而終不可諼
不待言已據集傳金錫言鍛鍊之情純圭璧言生質之溫
潤一說金錫語其知剛圭璧語其純也此所
以恭而寬和而則為方圓之相濟也亦通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

考槃在阿碩人之德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考槃 按此美賢者隱居自樂而序謂詩莊公素賢而
集傳考槃二說蓋陳氏考也也於詩名之說為最

樂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食飲水湯湯爾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三其德比地

誰謂河廣付不窄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河廣此詩出於自傷之詩也禮母出與廟絕義難私反而范氏又云宋襄公生致其孝沒盡其禮而已者蓋親親而後不特遺使存問然義之屬一以禮將之無敢稍慢而後即安可也惟若魯文姜負其君之大罪者則絕之尤嚴耳君父重故也臣區云衛在河北宋在河南而宋襄立時衛已徙河南矣則此詩蓋作于宋襄公未立之前矣

伯兮伯兮之東首如飛蓬豈無寄沐誰適為容

其雨其雨果果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也

焉得焉得譏言樹之昔願言思伯使我心癢也

伯兮伯兮甘人之意也雖言使與言甘不同而統于願言中則耳

詩經 國風 其

有狐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也

有狐有狐綏綏在彼淇隈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有狐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履

有狐按此因亂民散而家婦欲求夫之詩也據詩淺淺淇梁淇梁則可以裝帶衣服矣皆憂其無

有言有言無室人相之也適婦人工織莊莊衣裝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非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非報也永以為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非報也永以為好也

木瓜按詩義亦賦而云此者蓋以木瓜瓊瑤之類非實事特以喻其輕重之等耳集傳疑亦男女相贈答之詞而序謂衛地齊桓之封國而思報也錄以爲詩大之詩蓋亦序之意而如鄭風雜報則報之類矣

右衛風十篇前漢其者蓋賢侯侯德化民之盛稱也次之以考榮碩人者外而碩人不能安于朝內而碩人不能安于室而治之行于宮中府中者皆虛矣誤詩之女婦士敗又阿任乎又次之什竿其隨河實伯兮有木瓜者嫁女安于禮而冲主之行不脩出女守于義而勞臣之心滋疾妻婦莞于退而友邦之德當報矣衛風十篇通以婦女與君臣相次蓋蓋難考而意略有所涉者如此

王之一六說詳集傳後齊唐秦陳曹幽並放此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噉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黍離按此大夫行役而憫宗廟故都之詩也三章黍離離一也而稷則云苗云穗云實者稷之成歷時久而黍之成歷時暫久者成此一或歷時暫者成非一成矣物變而情不變此感之所以深而憂之所以深與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日之夕矣牛羊下來君子

于役如之何勿思也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佖雞棲于塈日之夕矣牛羊下折君

于役勿無餒渴

君子于役按此婦人念其夫久之詩雞棲塈塈牛羊來舍也日亦在家惟牛羊則出歸故也加之何者

自解之詞苟無者望其夫之詞與易至易俗相應

君子陽陽左枕右倚我由房其樂只

也

君子陶陶左執翬右招我由敷其樂只且

君子陶陶 按序君子陶陶則周也相招為伶工以全身也

人善其行役而歸者蓋以承上君子行役篇知之也且味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申懷哉懷哉月子還歸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甫懷哉懷哉月子還歸

揚之水不流東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成許懷哉懷哉月子還歸

詩經

國風王

其

揚之水 按此成者彼遊而無思之詩據集傳彼其之子成

之子謂王使到國之人與已更番者而痛

中谷有藹藹其乾矣有女化離離其嘆矣嘸其嘆矣遇人之艱難

中谷有藹藹其條矣有女化離離其歎矣條其歎矣遇人之不淑

中谷有藹 按乾條謂三屬樂傳時而未詳詳家多誤今以

一也云乾者謂將老而枯者也三屬一臂深一臂故條歎深于

日厚之至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無咎也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憂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恐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詩經

國風王

其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有兔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戰尚

補衣之好今敝子又改造今適子之館今還子授子之樂今

叔子田按此及下篇皆不表而得象之辭而序以爲釋莊公在昨也得以無咎人形其仁以無咎四時其仁

以無服焉其武亦由其所云好且武非好也
非武也況仁乎彼所以得氏亦陳氏宋公子之爲耳
則私人之愛
又何足道哉

叔下出乘乘馬執轡如赴兩膝如執叔在救火烈具舉祖得暴虎
獻于公所將叔無復戒其傷女也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我兩駟行叔在救火烈具舉叔善射忘
又夏都忌抑第控忌抑縱送忌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齊首兩駟如手叔在救火烈具舉叔馬慢忘
叔發罕忌抑抑抑忌抑也

大叔于田 按上篇雖稱叔不遇細子御客從史諸美而
已此詩將叔無復戒其傷女其于叔可謂愛之
至矣然叔以不義得叔而平其身亡家臣聞愛子教之以
義方故知叔武而無其蔽一也君子有勇而無禮謂亂可

國風鄘

三

不戒

清人在彭驢介旁旁二矛重英河上平翺翺也

清人在清驢介旁二矛重英河上乎迫通

清人在驢驢介旁左旋右轉中軍作好

清人 按此詩大夫公不能都將以致失衆之詩也前二章謂
知進退詞無主名而章末皆言作好之人則所謂左
持矛右執矢而中軍主之者也夫平木士上本車當時之
爲率者誠而任之爲率者又誰哉則大夫公之罪不言可知
矣

燕燕如澠河直且侯被其之子台命不渝也

燕燕如澠河直且侯被其之子邦之司直

燕燕如澠河直且侯被其之子邦之司直

流表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流表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爲三美也此于義頗安當存焉

遵大路兮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遵大路兮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遵大路兮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遵大路兮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女曰雞鳴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女曰雞鳴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女曰雞鳴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女曰雞鳴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國風鄘

三

知子之來之雞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雞佩以問之知子之好之

雞佩以報之

女曰雞鳴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女曰雞鳴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有女同行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有女同行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有女同車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有女同車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有女同車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有女同車 按此詩大夫之詞而序謂思古之君子以觀其朝

山有扶藪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也

山有喬松。隱有游龍。不見于充。乃見狡童。

穆兮猗其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偁于和女也興

韓兮揮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偕子嬰女

國風

彼穉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彼彼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思兮按不能餐不能思極明其情之私彌也舊作未必使我至于不能餐使我至于不能思恐未
然不我言而我遂不餐不我食而我遂不思皆進一步之詞

狡童按樂傳此淫女見絕而戲其人之詩今玩此見絕而述不自悔之詩也而序皆以爲刺昭公也何哉

子惠思我寢裳涉漆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賦也

我塞裝淡洎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役與狂如此而猶謂童狂童狂也異哉或曰此篇與上篇
意相承接疑一婦人之詞也按如此則其狡且狂益甚而
其日男子爲狡
狂者則可怪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子之曰公侯我下堂兮悔予不將今

衣錦製衣裳錦製裘叔兮伯兮駕于與行

袞錦襲裳衣錦襲衣叔兮伯兮駕于輿歸

丰按序以爲刺亂男行而女不隨也集傳謂婦人與男子
期已有異志不從而悔之也今詳玩詩意殆未可能若
云婦人悔不送男子則當在婦人之家則俟乎巷朝俟乎
堂婦人不送而悔之若云男子已俟于巷已俟乎堂則是

而不予送蓋餉文故下二章婦人又別有駕子與歸之望也由此以推則序男行而文不隨殆非蓄意而詩序辨雖知其誤亦未及盡正之與

東門之墀如蔽在阪其室則避其人甚遠也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哀思子不我卹

東門之暉按序謂男女不待禮而相就而集傳從之也今玩全詩皆遺憶而挑之之詞

詩經

國風鄭

風雨淒淒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賦也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既見君子云胡不瘳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風雨 按序謂世亂思君子之詩而樂傳謂潘女見所期之人而心悅也據詩乍看似序所謂思君子者亦無害

然考之禮難初鳴成佈襪冠服見父母舅姑而承事焉其親賢友善必于質明行之風雨雞鳴非見君子賢人之時

門之開未見而思其抵觸然可見此篇本東門之墀之下東
前悔後幸其意緒皆瞭然而此篇則更下東門之墀之下東
前悔後幸二篇若故若放而此篇則更下東門之墀之下東
甲矣弼以所次各篇之其求之似勤梓兮 一論一評一漸
披重基幸二篇若故若放而此篇則更下東門之墀之下東
前悔後幸二篇若故若放而此篇則更下東門之墀之下東

之詩而別之耶雖上下相承其異同分合不可考而序詩之意則可見矣餘兄野有蔓草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賦也

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子矜按序謂輯學校解而集傳定爲潘奔者蓋以男僕補而文潘恐微之也鍾惺云李青衫以潘奔甚矣老孝之故人也子矜思良友也錫謂序既不切鍾說滋背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之言人實廷女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一人無信人之言人實不信

揚之水 按序謂忽既失位公子造立因忽無親而戒勉之也嚴氏謂全經揚之水凡三篇王風言平王不能

合諸侯唐風言智昭不能制曲沃此何忽不能制權臣也
獨衆傳定爲謬者蓋亦以上下篇定之與但衆傳謂兄
弟爲都姻之樂竟于其意未符蓋是男女皆
無親屬自相約誓又恐爲人間作此詩耳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綈衣葛屦聊樂我員

出其閨闈有女如荼雖則如荼匪我思且綈衣茹慮聊可與娛

詩經
國風

出其東門
按序謂公子互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人思保其室家之詩而集傳定爲自好皆不爲詩風

所核也詩所云天下非分之所當者苟思存焉雖不求而
已累其心矣思不在則與已無與也豈獨女色一事云然
哉

野有蔓草零露漙漙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逅相遇適我願兮

野有蔓草露漙漙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野有蔓草按序謂澤不下宅男女失時思不期而遇而集
傳定爲潘奔之詩者以不美其德而但美其貌

故也此及雞鳴等篇春秋大夫有賦之以相贈答者蓋亦漸章之義

澤與消方濟今亡與女方乘商今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

乎海之外。河。訂且樂。維上與女。伊其相謫。贈之以芍藥。賦而興也

深與洧淵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
乎洧之外洵訌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譖贈之以芍藥

按序刺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滿風大行而樂傳謂滿
奔者之自叙也考男女談諧女說燕多大致詩人叙

述其事與女曰舞鸞相類而賢不肖之相去則遠矣蓋二篇皆述士女相語之詞而美其賢者意見于言外諷其庸

者義見于言中詩人亦賢者之徒與

石鐘風二十一篇惟細衣及羔裘篇見親賢之意耳餘叔段二篇刺公子消人篇刺文公而外此十六篇皆男女之

然也。內女曰鍾離。及出。東門二篇。頗自充以禮。將仲子一篇。價值。變而不失其正。餘十三篇。皆清風之尤也。蓋教化

之凌甚矣。聖人以示
爲市之成也。有以哉。

齊一之八

雞鳴矣。朝既訖矣。匪難則鳴。若蛇之聲也。

國風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山之光

蟲飛麈尾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底子子忙

雞鳴按此賢妃警戒其君之詩集傳與序略同但漢箋唐虞齊以前兩章之首句皆以夫人稱之辨色而風

典之條而下二句則賢妃聞見其近頃者而心驚以悟其

爲詩人釋此管仲之詞我祇是踟躕不安但如此後人或

則明不越月出之光耳此見賢紀之切于證其也司馬遷

也又安見其切于營君乎近医館解云蛇蝎本在雞鳴之

後今見火光而群飛有聲也然解難近理燧見火而群飛作聲卒亦安得泥于羣聲乎惟詩所全篇皆作妃警君之

詞第一章雖既鳴而朝既盈矣且匪但雞則鳴不久而蒼
蟪且有聲矣是益以等村也第二章月字乃日字之誤來

乃明而朝既日矣且匪但東方則明不久而日出且有光矣是更以爲君也據此錄日月二字文即誤而誤是又

特君也。妃答曰：「東方朔曰：『明不遇月有光，晦是以妃再答君也。』」此則但換語氣，又不須改經字矣。余對修角之本，故諱體先儒審定之意，存諸說以備參也。

虛重其美且懸

虛重其美且懸

虛令 按集傳此詩言齊俗與遠略同序則謂襄公荒于田而以其之者刺之也玩各章首句虛令總言之類

分言之其下句仁大言之譽德則言之皆美而有刺而謂以美者刺其初無所據且還篇言之此篇言其人皆非目君之詞不如通說齊俗之為安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魴魴齊子歸止其從如雲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敝笱 按集傳大綱小敝笱皆不能制此則言莊之不能制其時文也而序而曰為刺之矣又考齊桓公與公十八年二月公自與夫人姜氏如齊而四月

詩題

國風齊

早

公遷曼行則桓公自不能辭繼之之罪矣而此齊子歸止初非指從公而歸也或者乃以為刺魯桓之不能制妻也何哉唯唯齊集傳蓋通上二章之詞或曰鯨大鯨小唯唯者抑未矣蓋齊魚之尤小而無名者以極形其不能制也今玩齊子歸止始如雲之作猶觀而之漁終如水之莫徒樂蓋通明其益也或謂唯唯視首二章為進蓋得之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四驥濟濟垂緡瀕道有藟齊子豈弟

汶水湯湯行人彭彭道有藟齊子翱翔

汶水滂滂行人儻儻道有藟齊子遊放

載驅 按集傳謂判文是得之而序謂判齊襄者又謂美而二章言其儀飾後三章言其儀飾儀飾如此則齊襄厚耳飾又多了哉豈弟美

總也活潑而少勇四維盡矣

猗嗟昌兮頤而目兮公卿若揚公美目揚公巧趨踰兮射則被兮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征兮展我甥兮

猗嗟昌兮頤而目兮公卿若揚公美目揚公巧趨踰兮射則被兮

猗嗟 按序謂判齊襄者又謂美而二章言其儀飾後三章言其儀飾儀飾如此則齊襄厚耳飾又多了哉豈弟美

右齊風十一篇首雅也齊亦二而自齊齊之意而退及應令二篇則謙克仁之中自為功判齊之象蓋亦向文開國以來道俗然與著東方之日二章說各不同要與齊齊之意互相致東方未明及甫田二章說各不同要與齊齊政教之無序以見化行自上之義若所由敝笱載驅猗嗟四詩則倫敘盡齊而詩人亦不忍言矣嗟乎大獨非雅也

風也故

魏一之九 按魏周同姓之國也詩所云東遷後魏乃為晉滅則其詩多西周詩也魏氏乃謂魏地人者久矣其詩多為晉而作新鄭鄭之序也何則然此篇以魏風為唐風之前附會之也清風之序其子鄭風遠矣亦以為清風皆以魏作又何耶魏氏意以西周有魏不應有魏也但謂魏以下述為東遷之風則成康而後室南而前太師之采風

詩題

國風魏

四

者安在況衛武公和秦仲之屬則在西周則亦不能為之辭者子集傳于國風之首謂二而用之門門都黨邦國以化天下而十三國則亦領在秦官以時存存諸侯觀省而齊魯此西京舊典如是豈東遷以後事乎

糾糾葛屨可以履霜慘慘女手可以縫裳要之襟之好人服之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佩其象揄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葛屨 按集傳魏俗對像極急而序謂其民機巧而善編葛屨非也黃氏云好人謂大人也猶今言大人不當視細事耳若不莫不采采黃之細事而以公路公行公族之大人當之皆是也古人以右為尊讓右辟左之屬皆大人之容儀非細以此也

民相無言爾矣

彼汾沮洳言采其葛彼其子子黃無度黃無度殊異乎公路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

彼汾曲言采其葛彼其子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顧見顧見無食我苗三歲貧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碩鼠 按集傳與序略同但序所謂剝重歛者專指之詞而
朱傳謂困于食錢之政則所已曠矣直不枉也得所

而不朽則無幾矣鴻臚刊阮集中澤而作此痛後思病者
也彼其詞哀以足顧胤良將適樂郊而作是篇時思無適

胡亥以懼

右蘇軾七篇詩所云首兩篇和陶也時有橫髮韻也至下
十篇伐檀向賢人起又至碩鼠向國人呼之矣四篇微有

不可得也

唐之

蟋蟀在堂歲半其莫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好

時報

樂無荒民士類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

樂無荒民士蹶蹶

蟋蟀在堂役事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悄。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

樂無荒良士休休

蟋蟀 按集傳魏伯勤儉而無荒之詩兩序謂刺晉僖公儉不中禮者非也朱子詩序辨濟之詳矣錄見下篇

山有栲栲有栲子有衣蒙弗斐斐子有事弗馳弗馳勿其死

矣他人是愉也

山有樛櫨有栢子有庭內弗酒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

英雄人是

山有漆，臨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山有樞按螳螂篇之發勁意溢于言表此篇之愉樂意盡于言中言頗不倫雖樂尚言其發愈深而意愈覺

未易尋其旨也味此篇乃憂亂悲邦之詩列下職思其外職思其憂之後而次子云何不樂六何其憂之甚卽其憂

深惡憐者可見矣。論其詩是以論其世。永元之遺風痛
季世之亂薄。諸詩所以憂之深而痛之切也。片謂蟋蟀刺

有慨何嘗昭公食鄰國特亡而不知也國略見其意矣蓋

詩云勸爾矧其憂乃絲管昭之君在加生其時者之不辰向固有寃其死於他人是倫足保而人室之悲也

者濟體之乃可以得
詩人言外風刺之義

揚之水白石嶰嶰素衣朱襪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也

揚之水白石皓皓素衣朱纁從子于鵲既見君子云何其變

附註

揚之水白石粼粼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揚之水按蛭蚌山側詩憂我來思浮處遠而揚之水

丁先威謀于衆而繼新旗金甌開去也
覽徵耆耋而處所有必年新進者與事相
下先威謀于衆而繼新旗金甌開去也
覽徵耆耋而處所有必年新進者與事相

至此而世變
周已亟矣。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遠條且興而亡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剝彼其之子實大且鴈椒聊且遠條且

梅聯上

綱釋東萊二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守兮子兮如此良人何

北山

三
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了公子公如此邂逅何

本箱之義安而上下
篇十安義恐然也

孟子曰：「生於憂而死，死於憂者，吾所樂爲也。」

飯有滌隄有梁悅見君子並坐鼓琴今者不樂逝者其重也

其世父遺其子詩所謂
厭良人者又何以解乎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交交黃鳥止于桑維從穆公子車

于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嗟乎不承權輿賦

于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權輿按集傳其若權輿之不繼而序亦以爲制康公權輿乃祖立之屬猶詩言大易權輿而推謂始也詩所云不承權輿猶言不遵

軌度也別爲一義存矣

石秦風九篇自車鄰至黃鳥五篇詩所已論于黃鳥篇末晨風無夜二篇念大懷感之情與從君忠勇之氣蓋融小及一詩備之味消陽而仁親之不終見于言外咏權輿而好善之不繼見于言中有國家者可不鑒于此哉

陳一之十二

于之公宛丘之上公河有情公而無望公賦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其蒼羽

坎其擊鼓宛丘之有無冬無夏值其蒼羽

詩經

國風

五

宛丘按詩經題詩之人而集傳惟本于元女大姬之遺俗則然也序又以此詩爲刺幽公蓋二南之義歸于反身則其若之不能倚身齊家

以教國人可知矣除詩總論

東門之楊宛丘之桐子仲之子娶妻其下賦

穀旦于差南方之原不續其麻市也娶妻

穀旦于漸越以饋遠視爾如茲貽我振振

東門之楊按集傳謂男女聚會爲樂而序亦以爲刺由公也于仲氏之女其家大族猶爲之子小民何貴

平蓋上行下效之風其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饌

登其食魚必河之魴登其取妻必齊之姜

登其食魚必河之魴登其取妻必齊之姜

衡門按集傳此詩自樂而無求之詞也首章總更賢者其高耳序以爲公起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則

其高耳序以爲公起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則

其高耳序以爲公起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則

其高耳序以爲公起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之則

東門之池可以滌漚彼美淑姬可與晤歌賦

東門之池可以滌漚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東門之池可以滌漚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東門之池按集傳此詩潘奔之詩而序謂疾其君之滌漚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豈誤以淑姬爲野窈窕之

淑女與亦益矣餘見下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以爲期明星煌煌賦

詩經

國風

五

東門之楊其葉牂牁以爲期明星煌煌

東門之楊按東門之楊即所謂之地也此及上篇兩言東門皆指其地也序以起興而結相承處故集傳皆以爲男女期會之詩也序于兩東門皆謂刺時而以此

爲男女期會之詩也序于兩東門皆謂刺時而以此

東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畏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謹昔然矣賦

東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畏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謹昔然矣

東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畏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謹昔然矣

東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畏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謹昔然矣

東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畏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謹昔然矣

東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畏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謹昔然矣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誰謂予美心焉切切賦

德而封帝舜之後于陳以元女大姬配之乃崇德象賢之

按集傳人不堪政賦之苦而歎不如草木之樂

皆以其漸次之以人况物言樂其是而人之不
樂其矣序則其君之謂也而思無情於者支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

匪風發兮匪車偈兮顧瞻周道中心恒兮

匪風 按集傳言人自不尊則而非以顯發車偈故也是以
也序以周道為

周之治化者非

古詩風四篇蓋表微隱有甚楚詩之亂之意而
匪風則思治也此則彼百泰之義餘詳舊風篇終

曹一之十四

蟋蟀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于我歸處

蟋蟀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于我歸息

詩經

國風

豳

蟋蟀振振闔闔衣如雪心之憂矣于我歸說

蟋蟀 按集傳此刺人玩細娛而忘遠慮之時序以爲刺昭
尤支也楚楚言其修理采采言其光澤如雪言其潔白振

聞未詳或曰羽翼言其飛振闔闔言其動或曰闔闔言于
云振聞

得五

彼侯人兮何戈與祿彼其之子三百赤芾

維鵲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

維鵲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遂其好

舊公詩公南山朝聘說今變公季女斯飢

侯人 按集傳此刺其君不用賢而序以共公當之者蓋以
言其親小人而違君子不待言矣

否之象小人道長君子道消是也

鵲鳴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鵲鳴在桑其子在懷淑人君子其帶伊緇其帶伊緇其升伊緇

鵲鳴在桑其子在懷淑人君子其儀不忒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詩國之四境

鵲鳴在桑其子在懷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鵲鳴 按序以爲利在位無君子集傳謂美君子之詩也據
哀而猶有正國如淑人君子者蓋公子首公子喜時之

流與或曰詩之世次無考當時不用諸侯而樂軒者三
百人則所謂君子正

國亦賦想之詞也

測彼下泉浸彼苞蓫我新歡念彼京師

測彼下泉浸彼苞蓫我新歡念彼京師

詩經

國風

豳

測彼下泉浸彼苞蓫我新歡念彼京師

光光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邠伯勞之

下泉 按序謂共公使刺下民民來其召而思治也集傳訓
也亦與序略同詩所謂浸乃浸灌之浸灌者皆非黍苗

此也不宜浸灌而澤及之則宜浸灌者澤陽矣此則一義
蓋用季氏本許氏據鄭氏說之說也或者又云泉來測則

不能測物故後苞蓫者且傷則黍苗可知矣傳訓不可
也

易

右曹風四篇義略同皆風鍾按後世王伯誠偶之辨慶矣
而曹詩思伯至與檢終思王並稱後伯本方伯之伯後世

而矣或同一伯也周召分陝而王化黃桓文主盟而王迹
終而思之猶思王也有以哉

幽一之十五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獻發二之日栗烈無夜無極何以卒

歲三之日于相四之日舉此同我父子維彼南畝田畯至喜

賦也詩所

云此詩凡言月者夏正之月凡言日者周正之日凡言春者皆夏正之春也自子以發言日陽也自午以後言月陰也惟已言月以推陰氣之始辰言春以著夏時之舊耳此章言建中之月始肅則謀衣建寅之月始和則謀食蓋一篇之綱也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昏日就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

求采桑春日遲遲采繁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七月流火八月萑葦白露未晞采芣苢采芣苢采芣苢采芣苢

月鳴咽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采芣苢為公子裳

四月蒹葭五月鳴咽八月其穫十月田獲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

為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績武功言私其縱獻新于公

詩經

國風

天

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

月蟋蟀入我牀下零露漙漙坐向墮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八此

室處

六月食鬱及薁七月亨葵及葍八月剝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

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蠶九月叔苴采芣苢采芣苢采芣苢

九月采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稌禾麻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

同上八執事宮功無干茅有雨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二之口蠶冰冲冲三之日納于凌陰四之日其蚤獻羔祭韭九月

肅霜十月濛濛朋酒斯饗日殺羔羊騂彼公堂稱彼兕觥萬壽無

疆

七月 按集傳謂公陳后嬖公劉風化之所由以成王而

第七 章雖始於農桑而作非也本篇分言衣食之端備矣但

難見忠愛其君而肅穆之端亦始於農桑之意蓋水南冰

亦迎寒送暑而肅之之意也蓋以衣食二端交互言之

而忠君親上隱然自具于其中非聖人其孰能為之哉

鴉鳴鴉鳴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思斯斯斯子之閔斯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綯繆屬戶今女下民或敢侮予

予手拊膺予所拊予所拊予所拊予所拊予所拊予所拊

予羽繭繭予尾綯綯予室繭繭風雨所漂搖予維音曉曉

鴉鳴 按書金縢公居東二年罪人斯得傳謂斯得者得其

公言權權乃挾武庚以畔公乃大誅東也以此武庚管叔

則於東遺詩之先言武庚而於東之罪傳東征詩時

也可見其今集傳云周公東征二年乃得武庚管叔而詩

之而主猶未知周公之意也乃作此詩以貽王是謂東

為東征而謂罪人斯得為伏誅也足證詩注未考其實以

致此誤而朱傳亦仍之而未及改耳朱子後來自有新疑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淅果臝之實亦施于宇伊

彼裳衣勿士行枚蜩蟪者蠅丞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也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淅鴉鳴于垤婦嘆于室酒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淅鴉鳴于垤婦嘆于室酒

我徂東山惻惻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淅鴉鳴于垤婦嘆于室酒

九段接集傳東人喜得見公而又應其怒歸也夫剛公居夷變也而其應乎人而人信之變而王也詩云

異者爲後且近國儀也次齊晉秦楚亦懸王不得而思伯之意次陳轅丘差孺于絳絳亦絳綱已收矣

附自檢以下無礙者也終以幽風者越不夷于三衛並將
其于二而工者之始分映之遺發而思正世特情王自伯
侯

詩傳通義

朱熹集傳美苑錫述

小雅二 六風又六雅與何也風多室家之詩雅多朝廷之詩
邪此宗廟故曰造端乎夫端察乎天地也雅有大小何也通上
下之情謂親疏之禮其事未達于風是以爲小雅推受命之原
述祖宗之德其事已近于頌是以爲大雅也其時世何也自虎
鳴至薄暮自文王至懿王武成康之世周召輔政時之所
作與風之二而略同雅之正體故先諸朝之正雅厥後惟宣王
能抗王室六月承芭車攻吉日命特出師遜徒講武義亞于米
微出車故從小雅至漢終高帝民韓奕江漢常武敬近天威既
保南土遂城東方奄撫北國終以淮徐之役召伯先天子繼之
享正備王之罪而立中興之基蓋亞于開闢荒岐作豐宅鎬故
從大雅也自鴻臚至無羊或爲宣王之詩或有幽王之詩悉不
可考惟內歌諸詩附于小雅惟南山以下至鼓鐘皆東遷之詩
內楚茨諸詩所謂幽雅也幽雅自爲部其東遷之詩始于朝
之製作卒于魯內之諸然能與雅皆相似是以同爲小雅至若
大雅則雖有風雨之詩而不得謂之諸俗雖與南山諸篇辭
義相近而不得與于東遷蓋有別召諸公稱天述祖陳戒之遺
章存焉雖在周喪天命未改義亞于文王大明輝故從大雅也

小雅 鹿鳴

鹿鳴之什二之一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將人
之好我示我周行與也詩所云鹿之爲物也一鹿聲呼群鹿皆至
將者鼓瑟坐上樂也吹笙坐下樂也承筐所以酌賓也
賓也人之好我二句因樂會而欲聞賢者之善言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悅君子是則是
傲我有言酒嘉賓式燕以敖詩所云德音孔昭三句此既聞其言
者當則其言
而效其行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苹我有嘉賓鼓瑟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我
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詩所云又言鼓瑟鼓琴以下者凡禮行
令有辭則堂下之樂不作將以瑟樂使賓不徒享其備而中心安
樂焉所謂心平氣和還不開矣此之前兩章之詩意皆指前章

鹿鳴 按各章皆四句一聯以物情適于食與實情暢于禮
也或說物適則聲相與實通則言盡則首章宜與到
示我周行句次章單興到德音是飲句既已不倫而于末
章更無樂和言盡之所興矣殆非也詩所云按漢儒以小
雅首之諸篇皆為文王詩雖未必盡然然此篇則必文王
之詩以四始皆冠以文王故也文王既作豈盡立辟難以
大興文教故多與賢臣無飲請端于其中節有應鹿何有
白鳥作者多因物以起興此及振發之篇是也斯時內有
后妃聖德肅雍求文王之尊賢于外者實先之是以琴瑟
鐘鼓之聲朝聲相應而後樂以為樂而不換其可謂至
德也矣

四牡騤騤周道倭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與

四牡騤騤嘒嘒駉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

朝朝者雖載飛載下集于苞樹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詩經 小雅 鹿鳴

二

騶彼四騤載馳驅駉馬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詠與

四牡 按本篇四五章分言將父將母而末章止言將母者
凡內顧于母尤切四牡言將母求詠斯父言有母斯
養以此蓋人情即是天理凡子行役而
父母俱存猶可若獨有母存則甚矣
聖皇者蓋于彼原照駉使夫母懷歸及與

我馬維駒六轡如緹載馳驅駉馬不懷歸

我馬維駒六轡如緹載馳驅駉馬不懷歸

我馬維駒六轡如緹載馳驅駉馬不懷歸

我馬維駒六轡如緹載馳驅駉馬不懷歸

我馬維駒六轡如緹載馳驅駉馬不懷歸

我馬維駒六轡如緹載馳驅駉馬不懷歸

皇皇者華 按此章度皆德之以各要之以周而德厚
于無疆及之一心臣心以廣及焉懷而君師

于其廣及者華之此處世之君若臣所以不可及也表也
不然具曰于望望知為之難雖能自以爲不可及而欲一
事之反乎人
不可得矣

常棣之華鄂不韋韋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與

紀喪之戚兄弟孔懷原罔哀矣兄弟求矣與

存令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未款與

兄弟闕于簡介樂其移每有良朋烝也無戎賦

喪亂既平既安且寧雖有兄弟不如友生與

僑喬簋豆飲酒之既兄弟既具和樂且穰與

表云云且謂而視賓朋乃云且謂者和表子樂兄弟而親父母情
相近也喪亂既平兄弟不如友生情彌得矣故特言且謂以醒之

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湛

詩經 小雅 鹿鳴

三

宜爾室家樂爾妻祿是究是圖宜其然乎

常棣 按此及下篇朱傳並矣但朱傳以爲周公既平僭桀
而不廢序遂以常棣之事當之凡爾篇中言兄弟急難
發乎天性王與晉蔡相反何耶蓋文王之德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而關雎以致爾君之德故周公難以善訓者如
此推而及于兄弟之德不亦宜乎其
說與朱傳全別姑存以待考

伐木丁丁嘒嘒嚶鳴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嘒其鳴矣求其友聲相

彼鳥矣獨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與

伐木不許許爾酒有與既有肥羜以速諸父寧適不來敎我弟俱於

琴瑟詠陳饋八簋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敎我有咎

伐木于阪醵酒有衍進豆有踐兄弟無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

伐木于阪醵酒有衍進豆有踐兄弟無怨民之失德乾餱以愆有

酒消我無酒酣我坎坎鼓我蹲踞舞我迨我服矣飲此酒矣

伐木 按詩序云此詩朋友而及親戚之詩與前篇相首尾

朋友之意也又云倫有五夫婦其本也父子兄弟天屬之
恩若臣朋友人合之義父子與君臣之分相較不以私恩
廢公義不以公義背私恩是此詩之意也四世皇華之義也兄弟
與朋友之誼相較不忘本然之恩而以義相夷不廢當然
之義而以恩相狎是常情伐木之義也風首夫矯正其木
也小雅開篇而首臣父子兄弟朋友之倫正焉天然故可
以反始追遠而推下祖宗可以窮本極源而達于天地大
雅與頌由此而興矣子思言道自堯舜夫婦父子兄弟
友以終于鬼神其夫子序詩之志乎錫按相為首尾之義
其義但朱傳諸父兄弟皆友也首章也言朋友下兩
章父兄弟三者亦擇德而友耳若如詩所因友及親之
義則上篇已專燕兄弟此篇何又兼燕兄弟蓋父言諸父
此亦謂諸兄弟也
中擇而友之與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詩 小雅 鹿鳴 四

天保定爾爾敵穀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吉錫為饋是用孝享禋祠烝嘗于公先王君曰卜爾百壽無疆

神之弔矣詔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爾

或承

天保 按前二章言天從後三章言福佑足以見福之廣以
身與民也但天言教言其意而祖佑則指言其事故以君
是君來只如除官之除義較平穩山岡無說義詳爾雅

采薇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止靡室靡家玁狁之故不

遑啟居玁狁之故

采薇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
成未定靡使歸聘

采薇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啟處憂

心孔疚我行不來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戎車既駕四牡業業豈

敢定居一月三捷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四牡翼翼象弭魚服豈

不曰戒嚴玁狁孔棘 賦也上章期時此復應
危以危為嚴之至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雪霏霏行道遲遲載渴載饑我

心傷悲莫知我哀

詩 小雅 鹿鳴 五

采薇 按此建戌之詩也首章專言王事二三章兼言私情
而王者代官之此所
以為聖人之詩也

我出我車于彼牧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

車多難維其棘矣 賦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談此棘矣建彼旆矣彼旆曉斯胡不旆旆憂

心悄悄僕夫况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山車彭彭旂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

赫南仲玁狁之夷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豈

不遑啟居此猶費

慶慶草蟲趨趨息未見君子憂心中冲既見君子我心則降
赫南仲傳伐西戎

春日遲遲升木萋萋食庚嗜嗜采繁祁祁就訊獲醜薄言還歸赫
赫南仲獵伐于夷

出車 按本篇前三章修言公義而以哀敬之心主之後三
章折言私情而以正大之心發之凡皆所謂聖人之
詩也又通觀全篇出車二篇皆言昔往今來而采薇方遠
時也則未歸而預體其私情出車既歸時也則已歸而不
忘其公義二詩所為異也然公私不相掩
而哀樂相乘此正二詩所為異而同與

有杖之杜有暵其實王車靡盬綱我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
夫遄止也賦

有杖之杜其葉萋萋王車靡盬我心傷悲升木萋止女心悲止征
夫遄止也賦

天歸止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車靡盬憂我父母檀車輶輶四牡瘡瘡征
夫不遠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期逝不至而多為憐卜筮偕止食言近止征
夫遄止

杖杜 按上篇勞還車之詩而此勞還之詩也勞還車亦言
杖杜私情而公義為特重勞役亦言公義而私情為特重
故曰君子樂得其道小人樂得其利之至義之盡也

向陵 按此篇上開出車下乃有南仲自華華榮榮詩
三篇其後又有南仲出車出車出車三篇其後
篇今皆無蹤集傳皆謂以為本有聲而無詞者蓋以六詩
皆言樂而不言哀也然今考南仲自華自華自華自華
奏九夏亦多有詩而皆言哀而不言樂則未便以言
樂言奏而不言哀也定為無詞也然則其不言歌何也者

若擊清以和歌聲得聞故特言歌竹聲應以溫雅聲以
若擊清鼓之但有節者
此也故以為先備實焉

白華之什二之二

白華 說見

華黍 說見

魚麗于鰓鰒君子有酒旨且多 興也或
賦也

魚麗于鰓鰒君子有酒多且旨

魚麗于鰓鰒君子有酒旨且有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賦

物其有矣維其攸矣

小雅 白華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魚麗 按此篇當從或說作鰓鰒自是鰓之品物也而集傳
云興者賦其事以起興于義例又可取也蓋以鰓鰒
之品物亦非一品與

由庚 說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興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祈

南有樛木甘瓠累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附有嘉魚 按此篇後二章是興前一章義意是賦而云興
者亦以兩有字相應起義與以魚麗例之蓋賦
其事以

崇丘上

南山有臺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南山有栲北山有栲樂只君子遐不作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小雅 白華

八

小雅 序

九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形弓召公受言職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鐘鼓既設一朝之賦

比物四驥兩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于
于出征以佐天子

四北修廣其大有解解伐獵猶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武之服共
武之服以定王國

優仇匪茲整居焦獲侯錫及左至于涇陽織文鳥章白旆央央元

戎十乘以先啟行

戎車既安如輕如軒四牡既佖既佖且閑解伐獵猶至于大原文

武吉甫萬邦為憲

百兩燕喜既多受祿來歸自錫我行永久伏御諸友無貽膺鯉侯

確亦矣張仲孝友

詩

小雅 彤弓

十

六月 按前三章王國佐天子奏膚公定王國總發其義
四五章實指其事而末章則因其功勞而遂及其
親賢友善之義所謂實以定主也但味末章吉甫燕喜
既多受祿二句之下始言來歸燕友則多祿二字蓋平
安過定國詞而樂傳則燕飲燕樂多受祿福蓋
約指之詞非上下文義之正皆更實之先備耳

南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祐方叔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

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驥驥路中有鳴鶴鳴魚服鈞爵脩車

薄言采芣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

叔率止約載鎗衡八錫珣珣服其命服采芣斯行珍忽斯

叔率止人伐鼓陳師勳勳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奏爾前謂大邦為魯方叔元老克壯其猷方叔率止執訊獲虜戎

車聲嘒嘒嘒嘒如雷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獵猶來威也

采芣 按一二章似言宴客之盛而末章乃言伐獵猶以實

允二字冠之蓋壯猶是陳氏之本顯尤更壯猶之本也伐

獵猶以威聲顯赫亦尚顯陳氏之義以備陳氏之意詩所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麗麗駟言徂東也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之子于苗騶徒禦建旆設旆搏獸于敖

鄭彼四牡四牡奕奕赤帝金鳥會同有輝

決拾既伙子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

四黃既駕兩騶不待不失其馳舍矢如破

詩

小雅 彤弓

十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不盈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服也大成

車攻 按此章王國會朝于東都而行田獵之詩也首二章

章乃終結之也但東本朝會為主而詩多言田獵者蓋

言曰維戊既伯既禱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群醜

言曰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鹿鹿鹿鹿鹿鹿之從天子之所

瞻彼中鴈其祁孔有德儀侯侯或群或友悉率左右以燕天子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殪此大兕以禦賓客且以酌醴

吉曰 按朝會師出至大典也此篇終以御賓酌醴六月

天下既于天子大旗強而不張文武不為張而不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此
按此詩勢于野者皆歸家可哀憐之人也蓋皆文今玩文義當云其所與行者無非可矜之人而其中又惟無家為獨哀也如此文義方完餘詳總註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百堵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鴻鴈于飛哀鳴嗃嗃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此

鴻鴈按集註此流民喜于安定而作是詩之子流民自相謂也近則既則以之為有司所謂命有司勞來

還定安集之也據其援引亦得似以詩謂我劬勞句味之則流民自謂之義為長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騶將將賦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騶將將賦

夜如何其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言觀其柝

詩經

小雅

五

庭燎按集註庭燎夜未央蓋黃初據詩意夜如何哉夜其未

庭燎矣下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肯念亂誰無父母與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之憂矣不可謂忘

飲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流言寧莫之愍我友敬矣說言其興

汚水按第三章從集傳增一句或曰按

鴻鴈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于淵或在干涸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嶺他山之石可以為錯此

鴻鴈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涸或潛于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
其下維嶺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鶴鳴按集傳鶴鳴而次章觀首章各進一層于野而于天

則誠不可掩者益遠在清而在淵則理無定在者益深維稱而維穀則美知其惡者益嚴為錯而攻玉則思知其美者益大義有互觀之而益見者此也

祈父之什二之四

祈父子王之瓜牙胡轉子于恤靡所止居賦

祈父子王之瓜牙胡轉子于恤靡所底止

祈父豈不聰胡轉子于恤有母之尸饔

祈父按集傳祈父自貢不聰而生靡所底止至有母之尸饔而極其所以生推其所終極深于責祈父之

君子以是借宣王之末也又按瓜牙瓜士朱子小註指卿

詩經

小雅

五

以衛王玠王有四方之事則聚軍命師于諸侯小宰掌其

戒具虎賁氏以牙璋啟之嚴兵不出也況司右虎賁之屬

乎其或天子自將凡諸軍之及司右虎賁之屬如

皆從王此天子討而不伐諸侯伐而不討之義章浚卿論

之蓋詳則或說及朱子小註並當以義備其用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芣一束其人如玉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白駒按在彼空谷矣猶曰母金玉爾音而有遐心此如秋

也傳言好者莫如緇衣如秋杜白駒亦可謂好之至矣

也傳言好者莫如緇衣如秋杜白駒亦可謂好之至矣

也。比

我諸兄，

我諸父、

黃鳥按青鸞實惠也與明空言也與處泛居也自啄栗而啄栗而啄栗通達之詞自肯發而與明而與處

我行其野，蔽其暵。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我行其野言采其蕣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直言歸思復

我行其野言采其菑不思舊姻求我新特誠不以富亦祇以異

海難

小雅新父

齒

我行其野按第三章樂備矣但以下思齊姻以下措後人說與上行野平當二句意不相貫詩所云此
自責其來之詞也鄉黨有舊姻今我舍之不相求爾新匹意爾之富醴醢我也爾不我責是不足以富祇自覺其去舊就新之可與耳據此作自責之詞與上二句味融但誠
不以富二句痛苦未洽偏謂不思二句爲自責之詞誠不二句乃自解之詞蓋言我何以不思齊姻而乃求我新匹
哉誠非以其富厚亦祇以其新異也而言外明新異之無惜不下如故舊之相孚亦祇以致責彼人者亦可見矣此于本
章上如意義並皆融徹而視上兩章彌見思與無已之意
當然也

秩秩斯干幽蘭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

相猶矣。

似續妣祖祭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語

約之閨闥。椽之齟齬。風雨攸除。烏鼠攸去。君子攸芋。

如鼓斯翼如矢斯棘如鳥斯革如翬斯飛君子攸臚

殖殖其庭有覺其楹哈哈其正嘖嘖其真君子攸寧

下莞上簟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蒙古夢維何維熊維罴維

應龍

夫人占之維熊維罴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乃生男子，載戢之，赫載衣之，繁載弄之，璫其泣，嗶嗶，朱芷斯皇，詔家君王。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栽衣之襪栽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

無妄卦 天雷无妄。上乾下震。乾：天，无妄；震：雷，无妄。无妄者，不妄也。无妄之至，不可及也。而况有

斯干
斯干爲君子咏也先言媿祖後言子孫者無體傳
系嫡嫡則承之義而又首言兄弟者親賢衆建之義

時

小雅 祈父

主。

黎蘭言宜兄弟常襟言莫如兄弟莫曾以此次章以爲
 故祖只于作室上推言之而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之
 慮矣只其中但或以此專指宗廟則偏耳玩下文爰稽爰
 慮爰笑爰語二句總包于跡宰等推之可見西南其戶集
 傳云或西或南其法一曰西南開
 坤方也曰者宮制戶皆西南方

維爾爾無羊。白維許。謂爾無牛九十其物。爾羊來思其角觝。

濕衛生來思其耳濕濕也。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訖爾牧來思何養何竺或負其饌二

十維以爲性則具

南牧羊思以薪以蒸以難以旌西羊來思矜矜兢兢不騫不崩

遂以眩暈來既升

求入乃夢來維魚矣歲維旗矣大人占之來維魚矣實維豐年維

維嶺央寧家漆漆日五
則爲至誠如神之驗也
自太一掌於一職詳矣

無羊 按牧者我

荷笠或召其饌
既升者應之而

其數而其族

南雄石炭廠林

何用不監也

山有實其猗猗

加憎莫愁嗟

大師維周之氏乘

小雅

夫

不宜空我師

親族民弗信邪

則無憾仕。

降此禍禍矣

大慙慙是楚

六天亂雖有定式

以卒勞百姓。

牝牡四牡頌我

兩意相解不矣既

不平我王不寧不

家父作頤以究

飾所山按首二

說心亦指尹

有之者特備一
義以資參耳

霜我心髮傷長

大猷貌也。

我胡俾我瘡不

是以有侮。

懷念我無祿民

子誰之屋

小雅

士

林侯薪俸燕民

伊薩云積也興

一軍爲國爲民

誰知烏之雌雄

高不敢不局

胡爲虺蜺。

田有苑其特天

亦不我力興也

我力矣其云亦

吳如或結之今

蘇宗周褒姒威之也

終其未懷又害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輪爾載將伯助予也

無棄爾輔員于膏輶屢顧爾僕不輪爾載終踰絕險會是不意

魚在于沼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憂小慘慘念國之為虐

彼有旨酒又有嘉穀洽比其隣婚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慙慙

此仇彼有星耿耿方有殺民今之無祿天天是孫哥矣富人哀此

悼獨

正月按首二三章以正月繁霜生感而稱言其遭變而憂

子聖也七八章又以昭被阪田起興而因言其素賢而任

昭類比而言生民不樂雖私人亦何益也

詩經

小雅 祈父

太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

此下民亦孔之哀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甯此

日而食子何不賦

燿燿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率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

今之人胡憚莫懲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絜子內史緜維趣馬馮

維師氏暨妻嬭方處

抑此皇父豈日不時胡為我作不即我訴徹我牆屋田卒汙萊日

予不戢禍則然矣

皇父孔聖作都丁回擇三有事直候多藏不慈過一老俾守我王

澤有車馬以居祖向

龍龜從車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嚮下民之孽匪降自天時

吝肯惜職競山人

悠悠我里亦孔之瘁四方有美我獨始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

天命不徹我不敢微我友自逸

十月按三章以上言天變四章以下則責人事也四章備

當協家室正宮闈以正朝廷而皇父卿士者卿士

化皇父以一變而婦嬭于六卿六卿之上周繼

浩浩昊天不駿其德降喪飢餓轉步四國憂天疾威弗虐弗圖舍

詩經

小雅 祈父

五

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無罪淪胥以罹

所考唐石經本定見作只諸從又事諸何只如有罪則既伏

有罪而處無罪則非處罪當而克之之謂也豈同一舍彼有罪而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澤於莫知我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

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滅覆出為惡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踰比百君子各敬衛身朝

不相畏不畏于天

戒成不退飢成不遂曾我舊憫憫日瘵凡百君子莫肯用訊

言則答諸言則退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苟矣。能言。巧言如流。仰躬處休。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謂爾遷于王都。曰子未有室家。思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
從作爾室。

而無正。按本篇。僂之條。政散民。而其不去之小臣。責
其。謂云。人皆曰。往仕耳。而不知仕之。急且危也。夫直道
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往仕者。王之所。謂可使也。今直道
得罪于。而往仕。見怨于友。此仕之所。以難也。此。謂于
當時之時。勢。似通。殊非本章。所。謂居。諸。臣之意。味。難曰。
仕。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友。友。
仕。仕。之。急。且。危。也。如。汝。之。意。蓋。不。可。使。之。仕。也。今。如。云。不。
可。使。則。忘。君。難。矣。汝。且。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則。汝。又。以。
為。危。汝。而。怨。及。朋友。矣。如。此。看。方。豈。不。為。意。義。難。足。也。
或。曰。上。章。不。能。言。則。吾。猶。而。躬。瘁。能。言。則。言。巧。而。躬。瘁。此。
仕。之。實。為。危。難。而。爾。氏。之。謂。乃。正。諫。也。時。勢。如。此。反。責。其。

詩經

小雅 新笑

辛

不仕而政其仕。亦何以承上章之義。曰。躬瘁。其。自。謂。
而。躬。休。亦。以。謂。去。者。也。惟。不。謂。此。義。而。爾。氏。乃。以。其。說。亂。
之。故。或。者。疑。勢。不。可。仕。而。致。之。生。恐。無。以。上。章。之。義。而。
去。去。者。之。但。知。處。休。而。即。出。仕。之。孔。棘。且。殆。以。自。解。托。還。
飾。之。未。有。室。家。以。自。謙。乃。其。所。為。巧。言。如。流。仰。躬。處。休。之。
左。驗。也。詩。人。之。血。脈。通。貫。徹。如。此。而。爾。氏。以。其。解。義。誤。
故。諫。爾。此。以。

小雅之什二之五

憂天疾威。敷于下土。謂爾回遑。何日斯休。諫爾不從。不聽。覆用我。
視。諫。爾。亦。孔。之。耶。賦。

洽洽諷諷。亦孔之哀。諫之其。諫則具。是遠諫之不。諫則具。是依我。
視。諫。爾。伊。于。胡。底。

我。既。既。朕。不。我。告。猶。諫。夫。孔。多。足。用。不。集。發。口。盈。庭。誰。敢。仇。其。之。

如。匪。行。清。諫。是。用。不。得。于。道。

哀哉。為。者。匪。先。民。是。程。既。大。猶。是。經。維。邇。言。定。聽。維。邇。言。是。予。如。
彼。樂。至。于。道。諫。是。用。不。得。于。成。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應。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如。彼。流。泉。無。
治。行。以。敗。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
履。薄。冰。

小。憂。按。此。篇。前。五。章。言。創。之。無。善。謀。而。未。因。
言。諫。不。見。用。而。自。為。危。懼。也。餘。詳。下。篇。

宛。彼。鳴。鵲。翰。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宣。各。敬。爾。儀。天。命。不。又。也。

詩經

小雅 小憂

世

中原有故。庶民采之。與。輪。有。于。螺。贏。負。之。教。誨。爾。子。式。殺。似。之。也。
爾。彼。背。令。載。爾。載。爾。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寐。爾。所。生。
支。索。系。起。率。場。咏。栗。哀。我。填。寡。宜。岸。宜。獄。握。栗。出。上。口。何。能。殺。

出。錫。茶。人。如。集。于。木。惴。惴。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賦。

小。憂。按。小。憂。小。宛。二。詩。篇。終。通。以。諫。深。憂。海。結。之。危。可。知。
矣。按。小。憂。詩。為。國。諫。而。慨。哲。又。諫。之。意。小。宛。詩。
為。家。諫。而。求。父。子。兄。弟。之。自。安。全。福。道。亦。各。別。然。
惟。國。諫。而。求。家。諫。爾。切。矣。一。詩。蓋。互。見。之。義。與。

弁。彼。鸛。斯。歸。爾。提。提。民。莫。不。教。我。獨。子。孺。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
之。憂。矣。云。如。之。何。賦。

取。取。周。道。鞠。為。茂。草。我。心。憂。傷。憂。焉。如。括。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
之。憂。矣。狀。如。疾。首。

維桑與梓必恭敬止靡靡匪父靡靡匪母不屬于毛不離于裏天
之生我我辰安在

宛彼綿斯鳴咽時有濯者淵在草澤漂漂彼舟流不知所屆心

之憂矣

鹿斯之奔維足仗仗雉之朝雉尚求其雌墜彼樹木疾用無枝心

之憂矣

相彼投免尚或先之行有死人尚或墮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

之憂矣

君子信謗如或醉之君子不思不舒究之伐木蒨矣析薪槐矣舍

彼有罪予之化矣賦面與也

詩經

小雅 小旻

廿三

莫高匪山莫浚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無逝我梁無發我

笱我躬不閱遐恤我後賦面與也

小弁

按全篇皆憂詞也而前三章疑我生之不辰後三章痛其心之已忍不三章因以信謗結之其視舜之怨無蓋別矣充其類雖謂小人之詩可也然以觀愈疎者猶為波善于此孟子之六論以是觀之

靡盬昊天曰父母且無罪無辜亂如此惟昊天已威下慎無罪畏

天亦慎于慎無辜賦面與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謗君子如怒亂底遄沮君

子如麻亂底遄沮

君子信謗亂是用暴言孔甘亂是用僂匪

其止其惟王之按止者執守之意人各其其所職共矣舊氏謂止職也言小人各其其所職共矣舊氏

其論未安

英矣癡癡君子作之疾疾大猷聖人真之他人有心于村度之

相免遇大獲之與而此也

佳桑桑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

言如饋顏之厚矣與此也

彼何人斯居河之廣無拳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趙爾勇伊何為

猶將多爾居徒幾何賦面與也

巧言

按此亦上篇憂謗之意而上篇于父也此篇臣于君也篇中前三章責謗者次自責而因以責之此對至尊之體也後三章責謗者則直責之而已此則惡小人之道也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也

詩經

小雅 小旻

廿三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我門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如今之所云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梁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愧于天

作一開一合兩節不愧于人不畏于天乎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攪我心

爾之安行亦不遑含爾之亟行遄貽爾車憂者之來云何其肝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憂者之來使我祇也

伯氏吹壎仲氏吹篴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爾斯

為怨為域則不可得有說而目觀人同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

詞思敏則不可得行有說

何人斯一三各章皆怪之也五六章猶望之七八章乃直之詩人之屬而然也

娶公妻公成是貝錦彼謂人者亦已大甚也

嗟公侈公成是南箕彼謂人者誰適與謀

糾糾翩翩謀欲謂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也

捷捷幡幡謀欲謂人豈不爾受既其女遷

騷人好好夢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騷人於此勞人

彼謂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謂人投界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比有

比不受投界有吳

楊園之道猗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巷伯按惡惡莫如巷伯舉其大而言如投界章是也今細玩全篇與上篇亦小異大同一二章怪之三四章猶

詩雅小雅小旻

愛之也五章但自哀之六章始深痛之而末章又總結以

也此則所以並行而不加停者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將安將樂棄子如遺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谷風按學傳末章此也或曰三章皆反興之詞谷風崔嵬與大德草木萎死興小怨也說通曰反以忠辭相

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其罪猶以大德小怨分任其過亦誠不以富亦誠以異之意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無草不死無木不萎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竹出則街衢入則靡至耕澤維艱言了之托命維艱言

父公生我母公鞠我拊我育我長我育我我復我出入腹我欲

報之德昊天罔極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烈烈顯盛貌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律律顯盛貌

麥我按篇中兩意雙說以親則感劬勞而罔報以已則失

言願之潛焉出涕與

小東大東村柚其空糾糾葛葛可以履霜僊僊公子行彼周行既

往既來使我心疾也

有冽洌泉無受穫新契契歎歎我憚人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

我憚人亦可息也與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西人之子樂樂衣服舟人之子熊羆是裘私

人之子百僚是試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謂朝服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

彼織女終日七襄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脫彼率牛不以服箱東有啟明西有長庚有

揀天畢載施之行

惟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維南有箕載倉

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大東 按一二章以維北之相輔與東西人之不均三四章以泉清之相與與東西人之相下而三章則望救于天而嘆其無益也傳云疾苦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勞苦傷心未嘗不呼天也凡變風變雅皆是也而此篇之呼望也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與

秋日淒淒百卉具腓離離猗矣奚其適歸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靡爲珍賦莫知其尤

相彼泉水載清載瀉我日構構易云能穀

滔滔江漢南國之紀蓋瘁以仕率莫我有

詩經

小雅 小晏

其

匪揚匪燕輪飛戾天匪鱣匪鮪潛逃于淵

山有蕨薇隰有杞桋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四月 按第四章似比體而集傳云與宋韓氏謂先生不解所以與者蓋此章之說已具于夢寐篇矣

北山之什二之六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憂我父母

海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或不知叫號或慘慘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掌

或湛樂飲酒或慘慘畏劬或出入風議或靡事不爲

北山 按獨賢二字大端大體皆多少憾意并首多山退

拘馬腹者執掌言手足如有拘係然故註曰失界也隨風言子手拮据亦似之

無將大車祇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底兮與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不出于類

無將大車維塵離兮無思百憂祇自重兮

無將大車 按底與塵不吐詩所云底本作痕唐人避太宗

也雖云所謂類者流憂之人有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指

不出二 字之義

明明上天照臨下上我征徂西至于玆野二月初吉載離寒暑心

之憂矣其毒大苦念彼共人涕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

詩經

小雅 北山

其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暮念我獨公我事孔庶心

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瞻瞻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昔我往矣日月方與曷云其還政事會盛歲聿云暮采蕭穫菽心

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小 明 按念彼共人三句集傳謂念其僚友之患也味文義

舉人以自廣心雖懷歸而終欲以故共之義自故于罪罟

譴怒反覆之餘也既以共人自廣因以共友之患亦惻然

念于言外矣詩教溫柔敦厚而昔人謂小雅怨譏而不亂

鼓鐘將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也

鼓鐘將淮水漘漘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鼓鐘作樂淮有三洲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

鼓鐘詩人聞鼓鐘之清濁而憂傷之故思古之君子其德不猶也

誠信而不忘也蓋性情者樂之本也德無則則樂不傷也

則首章與王說異末章與舊說又異存案

楚楚者茨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藐黍稷我黍與與我稷翼翼我

粃既盈我庚維億以為酒食以饗以祀以安以備以介景福也

濟濟跄跄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判或亨或肆或將祝祭于祊祀

詩經

小雅 北山

芄

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豐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執爨蹈躅為俎孔碩或燔或炙君婦莫莫為豆孔庶為賓為客獻

酬交錯禮儀卒度箋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我孔熯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但賚孝孫必恭孝祀神嗜飲食卜

爾百福如幾如式既濟既稷既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皇尸載起鼓

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若嬭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

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楚茨按本節序祭儀次第分明首章總言之也次章為始

四子皆南陽人也今但存特牲少牢之二篇而本集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峙矧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也

上天同雲雨雪雰雰之以霖霖既優既渥既霑既足小我百穀

邇場翼翼黍稷彙或曾孫之穰以為酒食界我尸賓壽考萬年

中田有廬疆場有瓜是剝是蕞猷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啟其毛取其血膋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信南山按本篇首二三章稱上篇抽茨棘黍所末

以後之事末章即祀事孔明以後之意也

俾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

詩經

小雅 北山

芄

耘或耔黍稷薿發攸攸止烝我髦士也

以我齊明與我犧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

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曾孫來止以其騂牛備彼甫田既至喜稷其左右嘗其旨否示

易長祜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如坻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

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甫田按本篇首三章功言祭者次章而巳上二篇言宗廟

穀播穀大田之矣結篇言雨霽霽

大田多稼既種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軍報似戰而畝播厥百穀既

庭且傾會孫是若

既方既早既堅既好不稂不莠去其螟螣及其蟊賊無害我田疆

田祖有神秉畀炎火

有汾婁婁與雨祁祁雨我公用遂及我私彼有不穫穰此有不斂

穰彼有遺秉此有滯穗伊穡婦之利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祀以其騂黑與

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大田 按本章亦多言農功末章言禋祀又言享祀蓋天神

多歸美于曾孫而曾孫來止四句而時皆言之者一為曾孫自宜故其來止時以易為農夫之敬一為農夫言曾孫使其來止時以禮祀饗曾孫之禮也當時公卿有田畯者之宗其上下交相愛如此延及文武之世而親賢樂

小雅 北山

神之澤之留遺

右幽雅四詩周禮篇第新年子天宗則吹南雅以樂田畯即此也今詩篇有幽風而無幽雅幽雅之名者蓋風雅于十五國之中故別以幽而雅頌俾列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韞琇有珌以作六師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禔琇有珌以作六師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禔琇有珌以作六師也

瞻彼洛矣 按集傳此諸侯天子朝會于東都既成因朝諸侯以講武事蓋自文武既設周召輔政皆不致忘武故曰維有司之牧其克詰湯武所以遠之也首二章講武與獲麟乘稱而未章但言獲麟不言講武者蓋隱示觀兵備德本末輕重之衡矣

采芣苢其葉采芣我觀之子我心寫我我心寫今是以有樂也

采芣

采芣者華芸其英矣我觀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

慶矣

采芣者華或黃或白我觀之子乘其四駱乘其四駱六轡八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也

采芣者華 按本篇前三章淺末章深末章又先言其有且右之而外之宜且有者足以似之也或將

兩有字混看不是便失諫中形外之義

桑扈之什二之七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與

詩經

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君子樂胥萬邦之屏

之屏之翰百辟為憲不戢不難受福不那也

兒觶其觶旨酒思柔彼交匪放萬福來求

桑扈 按前二章泛稱其福德而末二章推指我雖匪效蓋詩蓋必元侯受方伯之任者其在

東郊則周公君陳畢公之倫是也

鸛鳴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與

鸛鳴在桑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鸛鳴在庭其之秣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鸛鳴在庭其之擢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鸛鳴 按三之字兩其字一二章分以取興或云此篇用意在次章蓋頌以為德也言德則次章當言福則一

三四章備矣其所云固有發明然非經意也詩所云此諸
侯所以答天子也琴蕭請簡會歸享之詩此四篇雖義
皆似而篇什不相從以首篇推之皆為東都之作可知也
鹿鳴以下天保答之略彼將矣以下篇答之義皆相似

有頍者弁實維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登伊異人兄弟匪他焉
與女蘿施于松柏未見君子憂心奕奕既見君子庶幾說懽賦而興又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兄弟具來焉
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
彼雨雪先集維霰死喪無日無幾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晏

頍弁按兄弟匪他謂親兄弟兄弟具來謂諸兄弟兄弟甥舅則謂異姓兄弟也甥舅亦謂之兄弟者喪服傳所

詩題 小雅 桑扈 三

謂小功以下為兄弟服是也首二章言為親之施者情也
末章言為親之集者勢也本族之兄弟情本合故言情與
睦之兄弟勢必散故言勢不合一言何何期之語而但
言在首之勢蓋亦此意耳或曰各章與同亦互文

間關車之革兮思變季女逝兮匪仇匪渴德音來括雖無好友式
燕且喜賦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鵲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喜好爾無射興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文式歌且舞賦也

陸彼高岡析其柞薪其葉湑兮鮮我親爾我心寫兮興也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騤騤六轡如琴觀爾新昏以慰我心
車逐按集維此燕樂其新婚之時而序則謂刺責彼國

文辭女等皆此類也周公娶于齊凡言女言婦言嬀者
抵取義在君友之登楚屈原作嬀嬀周詩求女皆歷訪賢
人之喻也此詩之古天子所謂好仁者一言以蔽之矣則
頍弁及車馬乃常律使木之嗣音也錫阮序說甚確詩所
用發姑存參

營營青蠅止于樊豈弟君子無信讒言賦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興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我二人
青蠅按集傳王好聽讒言而戒王以勿聽也但味交亂四國構我二人等語當為同列相戒之詩詩所云以下

國構我二人非彼者之辭也三章首二句一例耳而分比
與者于各章下二句定之也首章以蠅營之止樊比讒言
而下二章戒君子以無信故于義為比下二章以蠅營之止
棘比讒言而與讒人之交

亂交構我于義為與讒
詩題 小雅 桑扈 三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蓬豆有楚設核維旅酒既和旨飲酒孔偕簋
鼓既設樂醑逸逸大侯既抗方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

有的以祈爾醉賦也
簋盤笙鼓樂既和奏丞衍列祖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玉有林錫

爾純嘏子孫其湛其湛日樂各奏爾能爾載手仇室人入又酌彼
康爵以奏爾時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日既醉止威儀僇僇令
其坐遷屢舞僇僇其才醉止威儀抑抑日既醉止威儀僇僇是日

既醉不知其秩
賓既醉止載號載吹亂我筵豆屢舞僇僇是日既醉不知其醉

升之俄屢舞僊僊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息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重投三爵不識矧敢多又

賓之初筵按實筵與神威皆衛武悔過之詩也而一列小雅一列大雅皆但將二詩對勘實筵較細密那戒饒闕大可知也考威禮凡射而飲祭而飲者雖無與前無異樂亦不至於終亂復何別于初筵其亦云賓之初筵者對凡飲之始正而終饗者言也

魚在在藻有頤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與

魚在在藻有莘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詩經 小雅 桑扈

音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魚藻 按集傳此天子燕詩侯而諸侯美天子之詩也詩所則云此詩與威禮而飲酒蓋亦賢臣所作以諷王其詩連連讀之殷紂沈湎號呼之失今有筵但嚴于自儆而魚藻之施于上者無微詞臣子之辭也由詩所發篇次之義推之是魚藻蓋美而因以爲勉也姑存參

采芣苢芣苢之篇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馬又

何予之玄衣及黼

威沸慨泉言采其芹君子來朝言觀其旂其旂淠淠聲聲鳴載

駉載駉君子所居

赤芾在股邪幅在下彼交匪舒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

只君子福祿申之

羅梓之枝其葉蓬蓬樂只君子殷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左右亦是率從

汎汎楊舟綿綿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與之樂只君子福祿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采芣 按集傳此天子答魚藻之詩而其末亦不詳詩所則云此詩與威禮而飲酒蓋亦賢臣所作以諷王其詩連連讀之殷紂沈湎號呼之失今有筵但嚴于自儆而魚藻之施于上者無微詞臣子之辭也由詩所發篇次之義推之是魚藻蓋美而因以爲勉也姑存參

駉駉角弓爾其反矣兄弟婚姻無胥遠矣

此令兄弟綽綽有餘不令兄弟交相爲瘡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侮不讓至于已斯亡

詩經 小雅 桑扈

音

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如食宜餉如酌孔取

毋教猱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微猷小人與屬

雨雪霏霏見見日流莫肯下遺式居憂

雨霽浮浮見見日流如蟻如蠅我是用憂

角弓 按此乃兄弟相怨之詩而集傳以爲刺王不親九族好讒佞之詩于末二章見之也始但言其交謫而已不繼而巳玩末二章乃知讒言相傾以取爵位也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則欽明恭讓之德先之矣時王反是其謂也宜

有苑者楸不尚息焉上帝其蹈不自驕焉俾予靖之後予福焉

有苑者楸不尚惕焉上帝其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役予適焉

有苑者楸不尚惕焉上帝其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役予適焉

有苑者楸不尚惕焉上帝其蹈無自察焉俾予靖之役予適焉

雙柳按前詩所引如字蓋雙柳也之意
特使天下歸而服之也而鮮原固去之
恐不遠矣故曰使諸侯則天下畏之

都人士之什二之八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
彼都人士充耳珵璫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結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容髮如蔚我不見兮言從之適
匪伊番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旅我不見兮云何吁矣

詩經

小雅 都人士

采

與髮通相稱也次章言常服之儉以約下三章告言禮服
之正以則詩所云厲王之亂宜王繼之舊時風俗交過
之一變于時猶有及見前民之典型故故感而
思之也詩蓋東都人之作故曰歸京為彼都

終朝采綠不盈一掬于變曲局薄言歸沐賦

終朝采藍不盈一襮五日為期六日不廢

之子于狩言觀其芳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其釣維何維魴及鯉維魴及鯉薄言觀者

采綠按序云利忽職也而集傳云思其君子之詩者詩經
有思職之意乃婦人之自作初非勞人所制也蓋
朱子與呂氏之
論辨者實煩矣

芄芄采芣陰雨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之

我在我整我車我生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我從我師我師我族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肅肅謝功召伯譽之烈烈征行召伯成之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黍苗按前三章言召伯之勞下私情也後二章言召伯之
情忘公義斯愛人易使學道之驗與日成申固毋家而
謝乃王舅也不以道成母家而怨楊木以其道營謝功而
為之而此心此理為之也有以哉

關桑有阿其葉有難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關桑有阿其葉有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關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賦

詩經

小雅 都人士

采

關桑按序謂刺幽王之世君子變處事得見而事之也而
篇集傳謂此詩未知所指蓋不以序為允矣然以上二
篇推之采綠為居者之思逸然為行者
之懷歸則此詩蓋行者既歸而作也與

白華菅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赤觀難之子不猶

漣漣北流浸彼稻田瞻歌傷懷念彼碩人

撫彼桑薪抑烘于熾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鼓鍾于宮聲聞于外念子綏綏視我邁邁

有芣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鸛鳴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有扁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底兮

新此國民

之義也
按小雅自形今之仕有涉本稿受職嗣所父之仕有涉
及黃鳥我行其野諸篇皆宜王晚鼓之詩也而篇首由
以下若小曼若北山若桑扈若都人士之仕序皆以為由
王之世風刺之詩其中雖若涉信而山而田大田之陶雅
四詩雖使洛矣矣者華桑扈為桑扈升車率魚藻采芣
芣之例享名雅欲諸詩及實是都人士桑扈與采芣
規款美之詩亦多以爲思古以刺今也則不免謂其失
其倫矣詩序辨各竹訂正其義而余自小雅以下不及
篇中規故總識于此云

小雅都人士

四

詩經述

朱熹集傳姜兆錫述

大雅三小雅

文王之什三之一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
王降陟在帝左右

在盛文王今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木支百世
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祚濟
濟多士文王以寧

神謨文王於群辟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配不億
大雅文王

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祿將丁京厥作祿將常服輔辟王
之

無念爾祖非遘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宜騶于殷駿命不易

命之不易無遘爾躬宜昭義問有虞殷自大上天之載無聲無臭
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文王按詩味文德歸于一徹而武王以下成王康王俱本
書之文不同而理皆同如此此集傳首揭之以示天下也
當其時雖多士之誠猶在以其真處之矣况配帝命而字
萬邦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不挾四方

任有身生此文王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律懷多福德不回以受方國

大邦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渭之澳文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緝女維莘良子維行萬生武王伐

有命爾發伐大商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無貳爾心

我野洋洋桓桓駟騶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彼武王肆

伐大商會朝清明

大明
按詩言文王武王而曰大明二篇上曰
大日下曰武王又曰自文王季文王而及
聖配極而後內列之迄今以聖配極而後作述之義明尚
精庶廣矣而通經之義有同而異之者曰備者惟我周
後歟我周先王功業之所歸也而文王之詩
身齊家以述乎均平天下者又獨至也本編
凡八章章六句與章八句相間別自一體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

為原應應望泰如始爰始爰謀爰及我祖曰止曰時謀定于茲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強迺理迺宜迺祇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廟翼翼

挾之陲陲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屨鴻鴻百堵皆興鼙鼓弗勝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有將迺立象士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梓械振矣行道兌矣混夷駸矣維其賅

矣

虞芮質厥成文王既厥生予曰有暉爾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

予曰有禦侮

大雅
按首章言其始小也二章至八章言其自小而漸大也
九章言其終之益大也第八章集傳云其時蓋已為文
王之時矣詩所云此章仍以太王之事實言之為是五子引
以為文王之事實者猶以莊姜詩發心悄悄為孔子之証蓋

新章之取也伏思未幾而太王之德愈彰而勢漸厚矣是
以昆夷虞伏也詩所之言如此錫以綏矣詩帝遙明德實
夷載歸觀之其為太王之事實可見矣集傳但言蓋已為文
王之時而不實言其為文王之事實其亦承上起下牽連言
之而蕪氏所謂大雅編九章

建山嶺嶺相臨入雲之象矣

尼凡被橫薪之櫛之濟濟辟王左右極之與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璜寔我髦士攸宜

也

渾彼涇舟烝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也

倬彼雲漢為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也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綏紀四方

也

械模按德盛化神此作人之大本而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綏紀四方可知此言本也言祭與戎而

凡左右之者無不可知此言綱也

願彼早龍棲梧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也

瑟彼玉璫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芾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清酒既載騂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早麓按本篇言干祿在得人以奉祭不及戒者外治末也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則百斯男也賦

詩經

大雅 文王

四

雖離在宮廟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報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教譽髦斯士

思齊按大雅文王及生民之什多推先世積功累仁之澤

遂推及王季大任篇又推及于大王大姜此一段也次

早麓篇之君子枝葉篇之詩王又皆指文王而思齊皇矣

二篇內又言文母大任上及周文王又言太伯王季上及

大王又一段也次靈臺篇之王在言文王而下武篇又言

大王下季文王之及王季及王季下武篇又言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篇其政不獲維

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愷其式靡乃眷西顧此維與宅也

作之屏之其萬其駁修之平之其濬其柵啟之辟之其樞其樞

之剔之其歷其柘帝遷明德串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

帝省其山梓棣斯板松栢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

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貺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

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

帝謂文王無然昨援無然猷義誕先登于岸審人不恭敢距大邦

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依其在京侵自阮騶勝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

詩經

大雅 文王

五

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讎不知順帝之

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援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馭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

方以無侮臨衝蕤蕤崇墉屹屹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挑

皇矣按本篇言文王之明德而推本于王季者新經之意

或存而求去之也修平據明以治之者存之也故詩

序之明德而求以伐時安民其皆體用一源之義而風詩

心塞淵之意與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弗諶庶民子來也

王在靈囿應龍攸伏應龍濯濯白鳥嚮嚮王在靈沼於初魚躍

靈臺按本篇言文王之樂而已而說以使民勞而不怨和以養士樂而不瀆不外求樂而惟于愛民養士中得
樂哉枚擣厚荒之滿滿厚矣雖有箕池鳥獸豈
能獨樂哉則毒痛民下焚炙忠良之爲禍烈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照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詩蘊

大雅 文王

六

下武按下武之義未詳序謂下武詩文也鄭氏謂繼文王也下猶後也孔氏謂居下世卽是在後呂氏謂下者

繼上之詞下武之繼文卽頌所謂武受之也據說下武二字亦附會說將夫然以下武維周四字細玩之皆不甚

安宜集傳謂下字或口當作文也全篇言武王纘緒成乎之驗而又以纘緒望後人蓋亦皇矣篇施于烝子之義

文王有聲適駿有聲適求厥寧適視厥成文王烝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築城伊滅作豐伊匹匪棘其欲迺追來考王后烝哉

王公伊瀕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齊東野語注雜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鈞京府
 癰白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豐大有也。武王豈不仕諸厥孫謀以燕翼于武王烝哉。

文王有聲按文武謚也后王爵也爵見殊位故文則稱以
后武則稱以皇謚見合德故文則稱其武武則

稱其文也武王先哲子諡因位以崇號而文王先諡子爵者本德以追王也豐芭渠傳作典也詩所云豐水有芭武

王豈不有事于豐而顧邇
于鎬乎據此則作賦也

生民之什三之二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

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賦也按舊註敏字與子止叶的朱子語類曰以

徽係乎履帝武之下以敬加于
敬介攸止之上皆不成文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圻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

康熙祀居然生子
按詩義上帝豈不率乎豈不康我體祀乎不然何以無節宮而安然生子也別無異義

附錄

大雅 生民

七

誕寔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寔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寔之寒水鳥

積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訐厥聲載路

藁實而即克岐克疑以就口食執之荏苒荏苒施施不役穰穰廩

麥糠蝦爪狀帶味

誕后稷之穠有相之道弗厭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稷

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頑實果所有部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糜芑是

任是負以歸璧祀

隨我祀如何或春或榆或簋或歸釋之與與蒸之浮浮載謀載惟

取蕭祭脂取瓶以較載燔載烈以興祠歲按四者指載

之祀故曰后稷肇祀以迄于今

按以上青太王王季以及文王武王之德脩矣而本篇又推生民于姜嫄以追述后稷之德者以其爲周

家尊祖配天之祭所自出也。但木角爲司家大禮。而舊注見大人之疎而履其拇。無人道而生子之說。爲干載傳疑。集傳子張翥二說始引而存之。然理實未足。而卽詩論闕亦可體察其謬矣。大姜嫄爲帝嚳妃。卽不得云無人道而生子。所謂輒帝武敏敬。猶言從帝而行不敢違。之意。卽又不得云見大人路而履其拇。遂欲故然。如有人道之感。至介子孫矣。謂相助之義。卽禮天子所御帶以玄纁之意。而止之。言息。亦謂止息所居之宮。親更不得云。卽其所美。大止息之處。而震動有身矣。况弗無子求有子也。則帝妃旣不得云無人道。假其時未及親。弗無子求有子也。則帝之女貞而求有子者。子從帝祀郊。婦有子而以及爲不祥。將女貞求有子而反爲祥。求然則舊註何以至此。誠曰。此諫生民開宮。皆專言姜嫄不言帝嚳。周禮大司業亦首言先。纁後言先。則舊註不體其義而遂滋之誤也。姜嫄帝嚳之

大雅
生民

八

紀也孽虜虞我姬位非國母親卽有誦諸侯不得祖人主卽姬不得入太廟稷祀姜姬合尊先妣而舊註見詩稱姬姬概不及姜遂有無人道而生子之疑也然則稷名棄而真之隘巷平林寒水之隘又何也曰此亦詞時未論其世而有此疑也古者命名簡率無後世吉祥利之習若此類者以不勝指矣又當時宮闈邑里不其相懸帝帝之宮棟松牖不覺茅茨周王之鳥革翬飛亦漸禁諸則貴之隘巷平林寒水之屬非下齊而卒之亦明矣豈以集傳始存舊註而遂不自千古之累矣乎末一章或疑承肇祀考其義亦非按集傳上齊后稷之肇祀興豈水爲後人之祀稷祀天故曰上帝居豈又曰后稷肇祀庶無罪愆以迄于今也各章歷言后稷之事各有疑字起之而未章不用起字意亦可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力也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與也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醢醢以薦或燔或炙

嘉穀脾臟或歌或哭也

敦考既堅四儀既鈞舍矢既均序賓以賢敦考既句既揆四儀四
鑑如對序賓以不侮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酌以大斗。以祈黃耆。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眉福。

行葦按上各篇自文武治定功成以上逮太王王季傳世之徽遠潤后稷開基之烈而聖人上治祖禰之道標以至矣而此篇乃以燕飲兄弟之樂之則所謂多治昆弟之義也但凡燕飲有射祭配無射此詩與父兄燕樂而云祭畢而燕父兄者未詳其說以義求之蓋祭時之燕飲無射而祭畢而飲射以擇士祭後飲射以睦親並皆有射故傳通云祭畢而燕父兄者之詩與考曾孫爲主祭者之稱其義起于祭而亦通于射射義曾孫侯氏是也

大雅 生民

九

既醉以酒爾後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昭明有融高明令終令終有假公尸嘉告
其告維何筵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祚胤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其僕維何賡爾女士嘉爾女士從以孫子

既醉按集傳此父兄箴行禁之詩而篇中吳福昭明錫類于孝子者千祚胤官之特詳此又所闕下治子孫之

義也。然則昭明皆自終而言終。如何。金。蔡。木。子。始。而已。既。友。攸。攝。以下。皆。所。謂。始。其。類。維。何。以下。皆。所。謂。終。朋。友。攸。攝。爲。輔。孝。子。不。隨。爲。主。輔。木。子。又。所。謂。始。之。始。也。舊。子。但。謂。行。茲。忠。厚。也。既。終。木。子。出。類。未。盡。卜。篇。之。義。

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夷餼糧于京于維思輯

異者近謝侍御有毛詩義序一書謂召公戒成王思得石

詩刺君子民之父母等句周鼎則雖通而亦非朱子所
辯之小序不知謝得何項爾也錫其嗣于序義猶同通
蓋不無排商而不致

有卷者阿颯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伴其游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爾爾性似先公會矣

爾土宇取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爾爾性似先公會矣

有焉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爾爾邱邱如圭如璋令則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東爰止鸛鳴王多吉士維君子使爾于天

詩也

詩

大雅 生民

主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傳于天鸛鳴王多吉人維君子命爾于庶

人

以鳳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萋萋翼翼離離喈喈

又以此興

下章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達歌

之興也

卷阿 按集傳亦從序爲名康公戒成王之詩但豈弟君子

人爲輔其以此戒王者豈文武之德與其作人之澤由來

遠矣豈知序以君子指則則是君子之知性君子之四方

爲明四方訪訓及吉士古人之維君子之使與君子之車

又明指王而無可混乎此等本無容申辯錫錄本朝忠節

之作爲不得已而贊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謹無良式

遇寇虐憚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速無縱詭隨以謹憚良式

遇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爾良式

遇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民亦勞止汔可小得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爾良式

遇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無有殄穡縱詭隨以謹爾良式

詩

大雅 生民

主

遇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未有下位而能處下亦未有能處若而不處下者也而末章又

合無聞此詩人上下

民勞 按序及詩傳此乃成周時而內以利國王之詩蓋繼

之作自文王上推太王王季十積功累仁下迄武王之功

成治定而此生民之什又推文成天之後與思賢解

因之公劉以申追頌陳戒之辭即其辭各篇蓋亦莫非先

王先公之遺澤遠也其發至周王之世而亟矣此民勞以

上帝板板下民卒穰出話不然爲猶不遘靡聖管管不實于惠猶

之未遘是用大諫

天之方赫無然憲憲天之方蹙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之治矣辭

之憚矣民之莫矣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即爾謀聽我言維服勿以為笑先

民有言詢于芻蕘

天之方虐無然其譏老夫灌灌小子踈踈匪我言耄爾用憂譏多

將爾不可救藥

天之方曉無為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殷尿則莫我敢

藥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天之屬民如魚如雉如璋如圭如取如揭揭無日公歸民孔易民

之多辟無自立辟

价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常懷德維寧宗子維成無

詩經 大雅 生民

俾城壞無術斯畏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吳

天曰旦及爾游衍

板 按此與上民勞篇大指相似但上為召穆公作此則凡

詩作而義亦深以切耳前二章言不為任已而當受

則推本懷德之實以告之此其所以為大誦也

蕘之什三之三

薄薄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強禦曾是掊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

味惟德女與是力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強禦多對流言以封冠棧式內侯

作侯視靡屈靡究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無休于中國飲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

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貽無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洎爾以酒不義從式既德爾止靡明靡

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螻如沸如羹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

內喪乎中國華及冕方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刑曾是莫職大命以傾

詩經 大雅 蕘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顧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

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蕘 按此為召穆公刺厲王之詩首章為綱而下七章通借

文王之治商者以戒王也而秉義類以下未詳詩所云

自謂親用義類而實強禦以誣怨流言以禦人且引掊克

以爲憑據也傳謂紂知足以拒諫言足以誣非者如此此

與集傳小異大同

而意較明存參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

人之愚亦維斯戾也

無說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討諱定命遠猶辰告

教訓威儀惟民之則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在樂從弗念厥

終國教求先王克共明刑

野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厥興夜寐而播廷內維民之

章修爾車馬兮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邊蠻方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

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小懲無德不報

憲于朋友靡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不承

孔曰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楊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

不而莫予云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辟爾爲德俾威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不爲則投

大雅

卷

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小子

荏染柔木言播之經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

德之行其維愚人獲謂我僭民各有心也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匪手携之言示之惠臨面命之旨提其耳借

日未知亦既抱子民之腹盈諶風知而莫成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忼悵爾諱諱鸛鳴我視載匪

用爲教履用爲虐借曰未知亦事既矣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諫庶無大悔天方艱難曰喪厥國取

靡下逮昊天不弔回遹其德俾民大瘵

抑長詩傳據國語以爲衛武公自獻之作而序謂武公作以刺周王詩所云據篇中呼小子皆以自警其以斥王

然玩首尾顯言時率則兩說當兼用且上繼板蕩下屬

柔序說未可盡廢也篇中首章言威儀于德行此德爲

無德之害此言其德而不事也五章言三句言失德喪

德之害而以下六句并六七八章言敬儀慎德之美此言

其轉敗以爲功也九十章視物起興而呼小子以敬之十

一二章瞻天典隆而再呼小子以中敬之

蓋自敬而所以敬天下使世者切以至矣

彼昊天亨不我矜也

四牡騤騤旌旗有曜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於

乎有哀國步斯頻也

國步戡安天不我將靡所止戡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

生罔阻至今爲梗

我觀瘠孔棘我國

爲謀爲慮亂况斯削告爾憂慎爾序時誰能執熱適不以灌其

何能淑載胥及溺本章水謂或曰爲謀能慎則亂之滋者所以消

災果欲慎爾謀乎則告爾憂也果欲得人以

序於于義自顧存素

如彼週風亦孔之僂民有肅心并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

穡維實代食維好本章亦承詩所云氣吧不通曰俟推而去曰

遠故民雖有敬事朝廷之心者肯推邪

自云不進而安于田畝也說亦存矣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自爾爾自
有歸勝俾民卒狂

瞻彼中林維其鹿朋友已謂不齊以殺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維此聖人維言百里維彼小人獲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思畏忌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率爲荼毒

大風有隧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爲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大風有隧食人敗類維言則對謠言如醉匪用其良獲俾我性

獲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七獲既之陰女反予來

耕

民之罔極厥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罔道厥用力

詩

大雅

大

民之罔極厥涼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罔道厥用力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惡離曰匪予既作爾歌

桑采 按此詩爲大雅之詩一二三四章通言亂而五

之惠運以勤之九十一二十三十四章通言亂而五

推言心之向

俾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事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臻

早既大甚維隆盛盛不殄祀祀自郊徂宮上下食猶靡神不宗后

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下上寧于我躬

早既大甚則不可推就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子遺吳
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搖

早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太命近止靡靡靡頌群

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早既大甚維淦山川早魃爲虐如懷如焚我心惴惴憂心如熏群

公先正則不我助昊天上帝寧俾我遜

早既大甚維勉畏去胡寧瘼我以早憊不知其故祈年孔風方社

不莫吳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約哉庶正疚哉冢宰起馬師氏唐夫左右靡

人不周無不能止瞻仰昊天云如何里

詩

大雅

九

瞻仰昊天有嘒其星大夫君子昭格無疆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

求爲我以戾庶正瞻仰昊天易惠其寧

雲漢 按此詩爲大雅之詩一二三四章通言亂而五

也集傳寧一我躬有一訓以義推之何以爲我躬而有是

里傳引漢書作傳詩所云里好與理同

松高維嶽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四

國于蕃四方于宣

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廟王命召伯徽申伯土田

王命傳謝其私人

申伯之功名伯是魯有似其城寢廟既成既成祝純王錫申伯四

牡馬錫鉤膺濯濯

王命申伯路車乘馬我國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賓往

近王舅南土是保往近王舅謂王舅往近南土而保之也猶吳天

作一詩言往近之哉王舅乎南土

其誰改是保也二說皆通存參

申伯信邁王餞于郾申伯還南謝于城隴王命召伯微申伯土疆

以壽其棣式遏其行

申伯番番既入于謝徒御嚶嚶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

之元舅文武是憲

大雅

申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操此萬邦聞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

風肆好以贈申伯

崧高此言王封其舅申伯之詩首三章言申伯以功封于

以佳也末二章言申伯往入于謝而吉甫贈以詩也封于

謝者申伯而魯之者召伯贈之詩者吉甫皆近實也先言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

茲天子生仲山甫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

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緝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

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

身夙夜匪懈以事一人

人亦有言柔則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

侮於寡不畏強禦

人亦有言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

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旆旆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

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四牡騤騤八鸞嚶嚶仲山甫徂齊式遇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

詩

大雅

世

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烝民

此與侯仲山甫奉王命城齊而吉甫美之詩前六

章言山甫德冠烝民之上而山甫內及外歷舉以美之

心者何心哉漢出漢守淮陽而非其心也況賢如仲山

甫者乎城齊其外之也所以外不同而自內而外則同故

之以繫

于篇也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續我祖考無

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爾位朕命不易韋不庭方以佐戎辟

四牡奕奕孔脩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

旂緌章璫節鉞玄衮赤舄鉤膺錡鉞緌緌修車金厄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顯父饒之清酒百齊其醑維何烹鮮魚其

蘇維何維衍及龍其贈維何乘馬路車慈且有且侯氏燕衍

韓侯取妻汾王之甥厥父之子韓侯迎止于厥之里百兩彭彭八

鸞鏘鏘不顯其光諸娣從之祁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爲韓結相攸莫如韓樂孔樂韓土川澤訏訏

鈐鏘市山應鹿鳴有熊有羆有猶有虎慶既令居韓結燕譽

將彼韓城燕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親王錫韓侯其追其類

聖受北國因其伯實賄實幣實私實藉獻其貌皮赤豹黃頭

韓奕此詩人厚叙韓侯人親受命因時百親其理家推國之

共爾位者乃所以繼祖考而佐成時也記曰私惠不歸德

君子不自留焉王之所以隆新滿也茲王之所以崇世臣

詩經大雅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

安匪舒淮夷來鋪也

江漢湯湯武夫沈沈經綸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

靡有爭王心哉寧

江漢之流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次匪棘王國來極于

顯于理至于南游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日予小子召公是似

盛敏戎公用錫爾祉

猗爾圭璜相也一告于文人錫山上田于周受命召祖命虎

拜稽首天子萬年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今聞不已矢
其文德治此四國

江漢按此王命召穆公平淮陽之詩也一二章言武烈成

事不忘武備之義見而聖人懷德不競觀兵之

義亦見矣此允武之文和爲交輝結終之義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師皇父整我六師以脩我戎既

敬既戒惠此南國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戒我師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

不謂不處三事就緒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緝騷震驚徐方如

雷如霆徐方震驚

詩經大雅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虬虎鋪敦淮濟仍執醜虜截

彼淮浦王師之旂

王族皞皞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解解翼翼不

側不克濯征徐國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

方不回王曰還歸

常武此篇六章皆以王親所訓自將以伐淮北之夷也名

不戰許之而以爲上理亦通其義亦可想矣以上言伐徐

高宗民韓奕江漢當武六詩舊序皆宣王之詩未傳從之

蓋以諸篇上繼厲王之世系乘以上諸詩而

其下又以肅穆召是剛王之世諸詩繼之與

雖耶吳天則不我惠孔燕不寧降此大風邦靡有定士民其瘵瘼

行風

宜有罪女覆說之。

匪降自天生白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無公事休其懸織。

之云亡邦國殄瘁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

大雅

蓄

之云亡心之悲矣！

我皇天無不克證無忝皇祖式救衛後

之非一正君而無不正之義也十月之交列于小雅而磨印列于大雅其淺深大小亦于此可見矣

昊天疾威天篤降喪，瘼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卒荒。

天降罪罟，賊內訌，辱杯靡共，潰潰回通，實靖夷我邦。

皇皇誠誠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賤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苴我相此邦無不潰止

未傳謂水中浮草棲于木上也詩所醫匪皆謂棲于樹之莖不茂

之意也

引：

戮我躬

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憂心之曰長乎其視盛世開國之時
興亡之機決而今昔之感不勝言矣

大雅

世

其自贊以之義也夫

詩經述義

朱熹集傳姜兆錫述

頌四 說見小雅先儒不言頌有正變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
功告于神明無變之可言也問予以下四詩其變之意以
或曰周先王德盛化神而雅頌作于成康之世正也魯不得有
頌而以頌附焉殷喪國也而頌附于魯後斯頌之變也始存於
周頌清廟之什四之一

於穆清廟肅雍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
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也

清廟 按集傳肅雍顯相其德著矣而濟濟之多士則指秉
文之德也此正義也或謂肅雍之頌指濟濟之多士
非義之正矣徐見維清

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
假以益我其叔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詩經

周頌 清廟

維天之命 按風雅皆首言文王風小雅之義各言其化而
之故大雅曰命罔不已豈豈文王又曰穆穆文王於維
敬止此篇之為言即所謂純亦不已也穆穆即於穆也然
則何天與人之間哉而天命聖德一以貫之矣抑又有實
者中庸註不顯猶言豈不顯也或借為由深玄遠之意凡
今玩詩意即作幽深玄遠解正與天命之於穆相符而文
王篇之穆穆思齊篇之不顯亦隔無射亦保及皇矣之不
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亦正相貫且木詩亦
不載豈不顯之說直謂不顯為深遠可也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迄用有成維周之禎

維清

按集傳清緝熙者德輝顯而典亦可知矣此化之盛
久無疆上下所以同流也以上三篇皆祭文王之詩
詩所云清廟方祭之詩維天之命祭而受福之詩維清祭
畢而送神之詩三詩皆祭于文王廟其後亦通用之蓋文
德之昭武功之舞則入祭之也至而用之也廣記曰升歌
清廟下而管絃以舞大武又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雅頌
文王廟
為然也

維清 按集傳清緝熙者德輝顯而典亦可知矣此化之盛
久無疆上下所以同流也以上三篇皆祭文王之詩
詩所云清廟方祭之詩維天之命祭而受福之詩維清祭
畢而送神之詩三詩皆祭于文王廟其後亦通用之蓋文
德之昭武功之舞則入祭之也至而用之也廣記曰升歌
清廟下而管絃以舞大武又曰始奏以文復亂以武雅頌
文王廟
為然也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

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乎前王不忘

烈文 按集傳此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前二章于
辟公之功美之後一章又即前王之德以勉之也詩
所論此什歷序內外之大祭不遠則獻助祭諸侯之作
而定此為祭宗廟之詩按其說以首章繼指先公而以
次章繼王句指太王王季文王謂太王季王述王季其
勳王家至文王謂膺天命以天下也以下章繼指太王
句指武王謂其所以成王業者惟自蹈以德而非國度天
命也說亦有理但味無封靡二句似或列後之詞不似謂
先王之詩蓋或曰維王其崇謂殷先王崇其功繼序其皇
謂太王季文王之屬繼之而益光大而四以明前王之
訓四方而列百辟者為不可忘也然亦未知果否當更質
之先
篇云

詩經

周頌 清廟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
保之

天作 按集傳此祭太王之詩詩所云此文王稱祭于太王
之詩也今考詩中數說太王文王詩所之說亦合然
四大王而及文王正以美大王也則集傳無害改矣徂作
徂謂因解也今玩徂之言往即指有夷之行而言也彼徂
矣岐猶言彼徂岐者蓋倒文
則徂字不作險解解可也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審於緝熙單厥
心肆其靖之

昊天有成命 按序謂郊祀天地之詩而朱子定為祀成王
以此推之可見漢氏曰朱子據論公詩世論以斥序之非
而周表章四詩以飾其無可疑今觀詩意與名諱斷天永
命合其為郊
成王明矣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儀式刑文王之典日靖四方伊嘏文王既右享之

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

按此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之詩也程子及陳氏之論至矣蓋然祀后稷以配天所以尊之祀文王以配帝所以親之也莫尊于郊壇莫親于宗廟不于宗廟而于明堂何也漢氏謂文王之祀既不敢同后稷于郊壇又不敢同天神于宗廟故特祀于明堂也斯其所以曲而至於與天但說右文王則說右享文王說儀式刑其典大但說畏其威此皆

是時天親祖之義

時遇其邦昊天其子之

實右序有周薄言震之莫不震懷懷柔百神及河喬嶽允王維后

明昭有周式序在位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允

周頌 清廟 三

王保之

按此聖符而朝會祭告之樂歌也向來講家多說此

王告諸侯今味樂歌二字不是告神但告神而諸侯莫不與聞則告諸侯亦具其中矣又而允王字當作詩人

口氣方可通若作武王告神及告諸侯又焉得自稱允王

維后允王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

鐘鼓嗶嗶磬筦將將降福穰穰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執競 按集傳此祭成康之詩而齊序云祭康王也詩所云

祀祖則亦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其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

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思文 按此祀后稷以配天之詩也后稷養民之官而以陳地官司徒其于養道詳而以教官名官自比是以至稱大

夫凡以鄉三物教民而養與之者莫不本此自後世但以戶部為司農而教養相須之義乃

失矣讀思文篇可以得其意矣

周頌臣工之什四之二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爾成來咨來茹

嗟嗟保介維莫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命於皇來牟將受厥明

昭上帝迄用康年命我衆人夙乃饒饒在觀錫艾

臣工 按集傳此及下篇皆戒農官之詩而舊序云孟春祈

詩 周頌 臣工 四

以后稷因戒農官之辭元日祈穀於農春不遠故曰維莫

之春也據此則序說益有據但祭稷之配天有詩而祭天

無詩未詳漢氏云祭

天宜有詩而今亡矣

嗟嗟成王既昭假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亦

展爾耕十千維綱

嗟嗟 說已見上篇按終三十里者所謂成十為終也考司

馬法井制方一里井十為通是誠十里通十為成則

縱橫皆十里故曰成方十里方十里則為里百為成十

為終是縱百里終十為同是縱橫皆百里故曰同方百里

方百里則為里者萬矣自十而終于百名為終猶自十而

通于百名為通終是縱百里而云終三十里者以縱為方

也實方三十一里有奇而云三十里猶實九千而云萬夫

在彼無惡在此無敵厥風夜以永終譽

振鷺 按集傳從舊序云此二王之後來助祭之詩也詩所

西郊故曰西郊我客指賓與之賢士也在此詩謂學者也學

不厭故曰無遠在此謂教者也教不徒故曰無疆以永終

譽期其以令譽終也思齊云古之人無我譽斯是也

按此說非無微目以表教相次亦有理惟是王制鄭註廣

版小學在國中王宮之東太學在西郊夏周大學在國中

王宮之東小學在西郊則謂周之大學在西郊說不相符

但鄭注亦多未可全信耳如左考

豐年多黍多稌亦有高廩萬億及秬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

禮降福孔乂 賦 豐年 按集傳云此秋冬報農田事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

豐年 方社之屬也而其下但言收入之多可以祀先儒

而集傳之意初未一言田祖方社之屬未詳其指考序云

豐年秋也報也鄭箋孔說皆謂秋祭冬也成王致太平

詩 周頌 臣工 五

而大豐報秋冬報祭宗廟而此歌也據此則報祭但謂

祭先也王氏李氏皆謂豐年進祖此治百禮降福無所不

至者上之之力也據此則報祭先獲福而報祭方社之

屬自見于言外也詩所又謂報祭先家祭楚家信南山

竹言祭先而南田大田乃言方社田祖是皆自祖妣以治

百禮之左也據此蓋以祭界祖妣為祭先而以洽百禮

為指田祖方社之屬也今細體各說集傳蓋本王季以推

言中言外之意而詩所之言殆非徒直且以實建百禮既

至錫福子孫推之則百禮即祭亦未見其非報祭也

有替有替在周之庭 賦 有替有替在周之庭也

嗷嗷厥聲蕭蕭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有替 按集傳此為始作樂而合乎祖

有替之詩也今見周禮大司樂諸職

特與漆沮潛有多魚有鰋有鮪鰈鰒鰓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賦

潛 按集傳此為季冬始漁先薦鰋鰒及

季春薦鮪于廟之詩詳見月令

有求雖隨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 賦

於薦廣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

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

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維 按集傳定此為武王祭文王祭畢而歌以徹祖之詩則

而集傳謂禘太祖非也但本集云文武維后又云既右

烈祖亦右文母皆是祭文王既畢而歌之其周禮太祖凡

祭祀令微注皆以為祫此詩者豈本祭文王歌以徹祖而

詩 周頌 臣工 六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央央修車有饒休有烈光

率見昭考以孝以享

以介眉壽永言保之思皇多祜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地

載見 按集傳此詩後明祭于武王廟之詩次章云率見昭

考是也其舊序謂載見為始見詩序辨不然其說者

以篇中無始見之義

而載亦無詳之詞也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嬖有且敦琢其旅 賦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祿以助其馬

設業設虛崇牙樹羽應田縣鼓執磐祝圓既備乃奏蕭管備舉

有客按此劉子來見周祖廟之詩商孫子侯服于周故鄭
謂藉王之德蓋以如玉之德其族也蓋其族而客之其
不待言矣下文所謂濟威即微子之命修其禮物以作賓
子王家是也

於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過劉書
定爾功賦也

武按集傳此則公象武王之功為大武之樂也但書定者
定為老而定其功所謂武王末受命也今考有老之者與
者定之者雖同字而異首異義末受命者定之者為老
之者況六十日書而所謂未受命者則將九
十日蓋矣即欲轉釋為老之者何可得耶

周頌閔予小子之什四之三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煩縷在疚賦也

詩鑑

周頌閔予

七

於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

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閔予小子

按此成王既克殷而朝于廟之時也集傳首閔

幸也次念茲皇祖四句為章明親之克孝而巳之常敬也
末於乎皇考二句為章結言當繼序于祖若父也今玩詩
義首閔予小子三句為章言巳之在疚也次於乎皇考四
句為章言親之克孝也終維予小子為章言巳之繼序也
詩義無殊說

詩鑑較順耳

於乎落止率時昭考於乎修哉朕未有艾將予就之繼猶判渙賦也

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

詩鑑

訪落按此篇成王既朝于廟而進延訪群臣之意也舊注
為一章今玩首言訪落而繼合人言繼序而求明也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曰監在
茲賦也

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時仔肩示我
明德行

敬之

此成王受群臣之戒而答之也成王之

予其懲而後思莫予肆肆自求辛敬肇允彼桃蟲折飛維鳥未
堪家多難予又集于孽賦也

小誌

按此亦訪落之意也說又集于孽句集傳未詳其指

又在免災之後乎此蓋言禍患未集又言之義不如是况其時
訪迓切之際所謂予其懲而後思也

詩鑑

周頌閔予

八

載戩載柞其耕澤澤千耦其耘徂隰徂畛賦也此總

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甸侯以有賔其饋思媚其媚有攸其士此

其惟伯也

有略其粗似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此申言耕也

辟疆其遠有厥其係厥厥其苗緜緜其庶此申言播也說連而

載獲濟濟有實其積萬億及秬為酒為醴黍稷界祖祇以洽百禮此

祀先也

有祓其香邦家之光有楸其繁胡考之寧此言祀先而

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此結言其

載戩按序以木為為春祈社稷于詩初無所據集傳亦未
詳所引但說與作相似而已今玩詩年當為年

晏晏良耜假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

或來賸女載筐及筥其懷伊黍

其笠伊糾其縹斯趙以蔣茶藟

茶葉朽止。黍稷茂止。此言既耕
黍稷盛也。

壽星

周顒

九

獲之桎桎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如櫛以開百室

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此言既獲而婦子寧也。

殺時擇牲有揀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良耜 按序以不篇爲秋報社稷之詩亦無明據
章段舊亦未分今亦以義分之餘見上篇

絲衣其絰載弁俅俅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醢鼎及臠兕觥其觶旨

酒思柔不吳不敖胡考之休也

係衣按樂傳此聚而飲酒之詩序以爲釋賓尸者誤也詩所云蜡祭擊土鼓吹豳頌以息老物于是國亦饗老

焉此則養老之詩也據詩所之說蓋以各篇胡考之寧胡考之休而定之與但養老有執爵執醕乞言合語之義

而未備白堂祖墓白羊祖牛之盛禮今亦未見其必然也

於鏤王師遊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王之造

載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賦也兼傳情矣或曰介維介以景賦之
師之也據此我龍受之合知我應受
之之例作武王受之筭是說當從也

酌
股
見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桓桓武王。保有厥土。予以四方。克定厥

家於昭于天。皇以問之。也。

桓
殷說見

父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殷時繹思我祖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繹思

也賦

賽殿詩見

於皇時周陟其高山。臨山喬嶽允猶翕河。敷天之下。哀時之對時。

附錄

周頤

14

周之命也賦

般 按武酌桓賁般皆大武之樂名而酌賁般皆不用詩字未詳今皆無以考其歸也據集傳云酌卽勺也內則十

三舞勺卽以此詩爲節而舞也。桓序以爲講式類禡之詩。喪序以爲大封于廟之詩也。據嚴氏酌勺雖相迥。但酌爲

武王大武之舞，勺爲文王，文德之舞，不得相混也。據詩所云：「般，謂盤也。」因盤起而望三塗嶽，鄙顧瞻河洛之間，有定

都之志故作此詩也據旻旻序謂告成大武也武非聖人所尚不得已始用之也恒謂講武類禍也武志也武

有敕天下之志無利天下之心故出師祭告者用之也殷
序謂延聘祀饗也殷班同祀嶽瀆則頒政令矣諸說如此

姑以備考

右周頌三十篇內二十五篇皆祀宗廟先王與郊社群神及凡紀功揚烈之詩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告其成功者

也而臣工喧嘩二篇因祈穀而成農官問于小子訪落小
楚三篇因釋服而咨群下蓋亦片敬天法祖之義與但變

頌大飴有詩而周反無詩又祭大王有詩而祭王季無詩
刑祭文王及成康有詩而禘祭武王無詩蓋雖昭代之禮

安亦多矣矣今考詩所之端大謂明既以祭文當之武王
王禮祭則詩所又謂武王始受天命其入廟之典則其故
其祠祭無詩也據此蓋謂武王之於祭而於其祭之典則
其之釋思殷之哀對之屬皆其時特殊之典而不必別有
祠廟之詩也然如大武之九章而
軼者猶多今亦未敢遽以爲然耳

魯頌四之四 魯頌無風未詳詩所云都鄙以下有風而宋
職不來陳其詩明無風者先儒以爲周先王尊崇宋無守述
所未矣都鄙以下有之而宋魯亦無之者都鄙以下其先
有列國之名都故後來者得以附焉宋魯先無都名是以後
雖有詩亦無所附也而先世之風也周公建以陳成而周公
居東之詩附之是亦魯風類也他何附乎宋魯皆用天子禮
樂則南頌五篇爲宋所用之廟樂魯所用之廟樂何耶魯得
祀文王當即用周頌清廟之類其國不得私作頌也故魯人
欲爲僖公作頌而季孫行父請于周以爲之則頌止用于文
工雖則公無頌也況僖公乎此其失禮之中復失禮者徒以
天子所命不得而創也僖公魯之賢君故聖人取師焉揚按
子正樂而雅頌各得其所魯無風有頌詩所發之蓋詳但謂
附無都名則鄭風王風豈舊有都名耶抑小序外有端木氏

詩經

魯頌

士

詩傳一篇則魯乃有風無頌而取焉焉東山狼跋九伐伐柯
破斧六篇并鄭之楚宮一篇以冠乎頌汗亦有風閣宮之上
謂之風而其間之義理固亦不
得而盡信也此其爲魯風類與

朝朝壯馬在厔之野薄言朝者有驥有騶有黃以車彭彭思

無疆思馬斯臧也

朝朝壯馬在厔之野薄言朝者有騶有騶有騶以車伍伍思

無疆思馬斯才

朝朝壯馬在厔之野薄言朝者有騶有騶有騶以車絳絳思

無疆思馬斯作

朝朝壯馬在厔之野薄言朝者有騶有騶有騶以車袞袞思

無疆思馬斯祖

朝 按此美僖公牧馬之詩而末章思無邪一言則聖人取
以徹全詩者也今考首章言其思之廣故無疆次章言
其思之遠故無疆三章又言思之廣且遠者木于桓而無
戰四章又言其思之恒者終歸于貞而無邪也衛文之驂
北由心之塞淵魯僖之朝壯由思之無邪一也凡政治
可知矣則詩而不明此所謂雖多矣以爲也可哉哉

有騶有騶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鷥于下鼓咽咽

醉言舞于荷樂分也

有騶有騶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鷥于飛鼓咽咽

醉言舞于荷樂分

有騶有騶彼乘黃風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

有穀給孫于下荷樂分

有騶 此詩與飲爲樂之詩也而始之以在公之
有騶明其終之以在公而論其亦樂而不滿之義

詩經

魯頌

士

思樂泮水薄采其芹魯侯挾止言觀其旂其旂從從鸞聲嘒嘒無

小無大從公于邁 賦其事
以興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踳踳其馬踳踳其音昭昭載

色載笑匪怒伊教

思樂泮水薄言其菲魯侯戾止在泮飲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順

彼長道屈此群醜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順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烈祖靡

有不孝自來伊祜也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猷猷

問如皇哉在泮獻猷

濟濟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狀彼東南番番皇皇不愚不揚不

告于訓在泮獻功
角弓其觥束矢其搜戎車孔博徒御無敵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

固爾猶淮夷卒獲
翩彼飛鸞集于泮林食我桑黹懷我好音俾彼淮夷來獻其琛元

龜象齒大賂南金

泮水 孔飲于泮而頌禱之詩也說見下
閱宮有備實實枚枚赫赫姜嫄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

詩經

魯頌

主

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商至于文武續大王之緒
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攸商之族克成厥功王

日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啟爾宇爲周室輔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

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

駉犧是享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秋而載嘗夏而禘衛白牡駉剛犧尊將將毛魚載饔豆大房萬

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穡穡而昌俾爾壽而威保彼東方魯邦是常

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公曰于來朱英綠縢二矛重弓公徒三萬貝冑朱綬綬徒增城戎

狄是厲荆舒是懲則其我敢承俾爾口而熾俾爾壽而富於發

背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無有害
泰山巖巖魯邦所瞻奄有龜蒙蓬萊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

不率從魯侯之功
保有龜繹蓬萊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

敢不謀魯侯是若
天錫公純嘏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

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徂來之松新甫之栢是斷是度是尋是尺松栢有易路寢孔碩新

詩經

魯頌

古

闕宮 此詩闕宮而頌禱之詩也考泮水闕宮一詩語多和
張揚屬而學者信爲微實之文則惑矣止如泮水之
服淮夷秋東南國諸詞又如闕宮之制舒是然亦不繼從
齊桓一與伐楚而歸如楚乞師君受盟于楚者不絕也又
如復周公之宇皆使齊歸以濟西而祀周公之計則且
不保矣成風以妾母爲夫人非尊父之道也聖人身爲魯
臣義不得然然陳而不隱春秋之義知我罪我固聽之矣
三壽作朋壽考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
眉壽無有害

右魯頌四篇或因牧事而美之或因燕飲于公與泮宮而
頌禱之皆樂傳所謂其體固列國之體而初非謂美盛德
之形容以告其成功者

也餘詳樂傳及篇首

商頌四之五

猗與那與置我鞀鼓奏鼓簡簡衍我烈祖

湯孫奏假發我思成載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弊聲於

蘇詩孫穆穆厥聲。

肅鼓有歌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那按此及下列祖篇皆記成湯之詩篇中獨那篇鼓未地

進牲以後則四代之樂略同矣儀禮樂簡凡四日升歌曰

笙入日間歌曰合樂虞書有博指琴瑟以詠次下管鞀鼓

次合止祝致笙鐘以間終簡韶九成其飾並如之本篇言

鼓管為笙下笙入之飾不言升歌者言彼堂上之玉

言間歌者日府鼓有歌則笙鐘以間之飾又可知矣

既載清廟齊我思成亦有和黃既戒既平讓假無言時靡有爭綏

我后播黃耇無疆

約軼錯衡八鸞緹駕以假以享我受命溥將

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來降福無疆

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烈祖此篇與上篇並同首章皆言烈祖次章皆言思

以上篇義例分之也一篇皆記成湯作樂又同而分爲二

篇者上篇言祭樂此篇言牲酒上篇言衍祖此篇言每假

此其同而異也若其用之

或分或互則不可考矣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

孫子武王康不勝龍旂十乘大綽是承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荷

玄鳥按集傳此亦祭宗廟之樂今考蓋祭武丁而漸成湯

民篇履大人跡而生稷皆爲史記証之說而先儒始有

之非徵信也以春分玄鳥至之時祈于郊祿而生契故有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之文而以祀通即爲之詞因載遷之

爲詩也從據履潛流虹明理者猶以祈符典引問之履武

吞卯之說又

胡爲乎來哉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跻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

烈海分有載

長有城方將帝立子生商

玄王桓撥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土烈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跻昭假遲遲上帝是祇帝

烈海分有載

受小球大球爲下國綴旒何天之休不競不絀不剛不柔敷政優

優百祿是遄

受小共大共爲下國綴旒何天之德敷奏其具不震不動不懋不

騭百祿是總

武王載旒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苞有三葉莫遠莫達

九有有截章顧既伐昆吾夏桀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尤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右商王

長發按序以爲大禱之詩集傳正其誤而定爲大禱之詩

載雖宋大儒猶有承其謬者況其他哉幸趙氏三山李氏

配享于二主而大給乃合食于群官之
信而有徵也嗟乎禮之設豈不勝言矣

捷彼殷武奮伐荆楚采入其阻貞荆之族有載其所湯孫之緒也
維女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氏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
王口商是常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豫稽匪解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慢命于下罔封建厥福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濯厥靈靈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陟彼景山松柏九九是斷是遠方斯是度松栢有挺旅楹有閑寢
成孔安

殷武 按詩經高宗首三章稱服遠安邦之功次二章美敷
天保後之烈而末一章因言作廟以祀之也商自成

商頌

十七

湯至于武丁聖明繼作詩之去武丁未久也而問遠于周
雖修禮物賓王宗而廢典之報忽焉則天難悅斯不獨商
宗之可鑒矣

故以是終焉
右商頌五篇元成湯二篇武丁二篇大略一篇也而其
餘自大甲以降至于三宗歷宋之詩蓋通經三變而亡矣
自商而宋為一變至正考之十二篇而再變至後所存之
五篇而三變也乎至聖同自宋祖各得其所然則魯詩
多訛說况其在勝國者乎故修明肅定廟堂
之典亦儒生之志也凡學者亦可以興矣

詩蘊四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國朝姜兆錫撰兆錫有周易本義述蘊已著錄是書
一以朱子集傳為宗力攻小序至以偽子貢詩傳
偽申培詩說同類而譏未免主持太過於近代諸
家之說頗取李光地詩所然惟合集傳者始采之
稍有異同即為所汰至於木瓜諸篇知不能全泯
舊說則依違兩可於其間尤不免門戶之見矣



ZW 21181800513065